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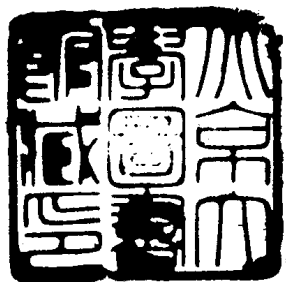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〇册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EB73/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8.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〇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此庵講錄十卷

〔清〕胡統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 一

答問二卷

〔清〕孫奇逢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 二二二

潛室劄記二卷

〔清〕刁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 二四〇

學案一卷

〔清〕王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刻積書巖六種本

..... 二八〇

存性編二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三〇〇

存學編四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間志廉鈔本

..... 三二四

存治編一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三六七

存人編四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三七九

致知格物解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〇四

論性書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初龍江書院刻本

四二〇

靜怡齋約言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四六〇

朱子聖學考畧十卷

〔清〕朱澤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舊鈔本

五〇三

廣祀典議一卷

〔清〕吳肅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九二二

此庵講錄十卷

〔清〕胡統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此菴語錄
十卷》提要

序

姚江阻伏絕學中淹蕪欲燼而
火傳道未墜而人在識大識小
過我門者咸曰聖人之徒希聖
希天尊所學者原是大賢之事
序十
但立必爲聖賢之志疇非可爲
堯舜之人幸得與於斯文敢畏
難於名教洪惟

今上乘乾御世應運開基當成王
踐祚之英年纘夏啟敬承之大

業

敷宣皇極

兼總萬幾鄒魯之靈配天濶維
之傳在世師師濟濟咸用讀書
人臣哉鄰哉類皆公輔器化行

序二

自上宣哲維人統困勉庸材方
隅陋質慙十五而志學粗知章
句爲文傷十八而少孤謹守父
師遺訓空抱慈湖之願不遇金
谿欲開子厚之堂難逢正叔提

衡衆說旁及百家確然有見夫

新建之良知斷斷不越乎中庸
之明善半生學問少有依歸始
與博士弟子員辨同異於成均
繼與縉紳士大夫共講求於書

序三

舍取經書爲定格藉憤悱爲兩
端或趨庭輯以爲篇荷同志錄
而成帙馬別駕梓雍談于徽歛
潘鱗長刻社講于白門吳子立
齋負笈千里悉總後先之說來

集鄙倍之成因思羣弟子之記
言一字不真便失立言之本意
聚同門而講學一疑未訂遂分
所習之異同故有子夏氏之儒
子游氏之儒泐洙泗之源豈曰

序四

異授亦有齊之論語魯之論語
登杏壇之座原無擇言總之記
者非說者之心說者非作者之
手聖賢親炙尚有微細之分蒙
叟相承豈無傳寫之誤若非親

攷其謬誠恐以是已見者而背
前人必須自較其全免致以欺
及門者而誤來學是以欣茲吳
子之請訂今災木之書又念同
人互證發論因乎一時成見相

序五

參直指辨于言下或言不能盡
乎意或偏不能蓋其全或尼山
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
說一經辭辨遂有醇疵人各非
其所非亦各是其所是漢儒以

授經爲業奉師承者咸各守其
專家宋儒以講學爲功列門墻
者得不阿私所好要之求有功
于孔孟無非期學步于朱程敢
曰用以鼓吹 休明亦將旁求

序六

補過云爾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六月丙寅

武陵胡統虞識

題成均講錄序

西蜀胡世安撰

入心中直以動曲而能致者其惟善乎天地之心卽
于是見降受無渝存養不貳鑑空水止有何不明乃
鑿知者深求之而善不明矜知者紛求之而善亦不
明則不能于自心中見天地之心也此庵倡明明善
之學既破其童習矧見又祛其外援支解直引之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無非欲人從自心中見天地之心
而其槩紫爲人莫要于象乾之龍德以明善夫乾統

胡序

二

天之德以元而文言繫以善之長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而繫傳以一陰一陽之道直屬繼之者善也言長
則更無一物與之敵矣言繼則亦別無他物可以間
之矣天心心不岐兩在自潛歷亢何地能昏故曰
大明終始善無息體明無止法先正異同之論準于
明善而不得不齊明善異同之解準于龍德而尤覺
大備蓋乾道之變化而純粹精也學問亦外王事功
亦內聖深求之而明紛求之而亦明也知至至知終
終卽天行卽天則又何能外自心見天地之心哉此

原缺第一葉

菴言之庸而大變化而精微盡人之學也而實統天
之學也

成均講錄序

金之俊撰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
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
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是乎學之
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較慎選師儒視前尤加甚焉大司成

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典起教化為已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

全序

四

聞以政學今日遊碎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即他日
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
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曾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
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
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
過也余之所怒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
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為成均語錄
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表能
誣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

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
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
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
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
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川之學未有不
知經傳爲何語身心性命爲何物而貿貿焉自誤誤
人并誤天下國家者也然則世又何必以道學爲詭
病哉

金序

五

序

吳門女弟宋學顯撰

絕學之不明久矣茂友孝緒先生以玉局宗工殿經
說義嘗有國書解原性諸篇從都簡中見跡其于新
輟而日洙泗淵源庶乎身親見之直接正統矣近者
繡長潘子自燕還吳携其金菴社講以歸吳門好學
之士翕然奉爲指南于是孝緒之學倡明于

京師者漸涉于東南而同風于天下甚盛事哉京師者
天下之所往學術奇正純疵無不視爲標準矧時值

宋序

六

嚮新則世道人心尚在草昧經綸之際故天愛人國必
誕生鉅儒爲之說經以一天下之學則聖賢宗系如
日經天專之百千累葉可以永久而無弊善乎孝緒
之言曰原本六經發明都魯庶不使從旁側山者長
生心害政之漸乃日進成均多士究論明善誠身之
旨輯而成書公諸天下功在世道人心不小也余
追邈往事嘆惜斯文如良知之學文成尚矣嗣而各
流踵事論說如林非不足以探藏孔壁潤色儒衣茲
或以按神玄寂爲超世以依阿名飾爲實及其弊

概學不講第以盟約相將互爲標榜識者憂之湛持
文先生嘗頌予而嘆曰昔之講學者以忠孝廉潔爲
本今之立社者以聲氣肝膽爲名江河不返謂世運
何夫湛持處叔季之時必懼其終孝緒際鼎新之會
必謀其始蓋士君子不日與聖經賢傳相習卽有名
利之心以應之而生平事業遂不可問孝緒所以日
致衰耳然則今日之端學術正人心爲一代風化之
首者舍是編吾誰與歸

宋序

七

金臺社講序

同社松滋後學潘游龍撰

士君子不究心聖學不稱讀書而學非明善誠身亦
無以致聖人之道故惟心有妙悟德堪師表而後見
之乎言以覺世迪人斯大業晦而復昭微言絕而復
續周行倬然而性教長在天壤也吾鄉胡孝緒先生
天賦異質敏惠絕世博極羣書探奇汲深領其要渺
而不爲詞章之學龍往遊長安值先生秉教壁宮登
壇暨義直剖性靈送一難則波涌雲興折一疑如升
潘序

八

膏親日覺四子當日之淵衷奧諦映發於先生指顧
之間春風與披而靈雨爲潤不自覺其移人之遠也
一時有德有造無不願遊先生之門承其單辭餘論
以爲欣幸而先生自視歛然無幾微矜勝意嘗言吾
與二三及門討論正學豈求以口舌見長亦冀有裨
於身心耳龍因竊窺先生檢躬清約不殊寒素又嘗
語龍曰人生仕宦幾時苟念遠圖獨惟砥德奈何以
波易此且富貴有分如布帛之幅焉吾不敢貪以明
慊也先生之稟心如足豈非所謂然而成之以身爲

教者與茲學庸講義一篇皆先生自得之要讀者因是亦足想見先生矣江陰令李君岡陵固出先生門意操端潔絕類先生乃捐俸授梓以公于世甚感心也嘗攷經籍志學庸傳雖自梁武戴顓諸家迄於明代凡有標目者約數十家今學者未能悉睹其書每懷歎慕然雖傳至今未必若此編之簡要而切著也河國剛不傳之秘而茲編暢用中之蘊庶幾明道諸公復見於今日也夫

濬序

九

成均講錄目序

余昔待罪成均仰觀

先師在廟之靈俯對諸生在雍之盛輒凜凜餘韻是懼首念

國家教育新開為斯道薪盡火傳之始先儒許魯齋嘗大元定鼎之日一聘輒起口不如此則吾道不行有識者推為聖學絕續之命學者讀聖賢書守先儒訓一朝而與聞師儒之政亦何敢多讓焉因與諸生切磋商于共發聖賢之旨以堅人必為聖賢之志

自序

十

嚴寒溽暑亦不敢輟而二三同官每講必錄遂以成帙出就正于諸縉紳大夫而及門羣賢亦私相傳習友人命授之梓余曰聞之先儒有戒門人錄講語者矣未聞有自付之剞劂者也因塵之案頭凡三年而馬子翰如因請携之南今年復欲災之木余曰著作之書思脫商確尚恐其有未盡何況討論之際問者笑如其來答者叩然後場既不得取之口給以欺天下之人又不得逐句思維以作商量之語言必求其合義義必期于守先橫成見于胸中既恐非問者

來意擬陳言于紙上又慮非聖賢之本旨立言之道
如此其難而欲言言與千聖合符句句與先儒合拍
此適難矣且見各不同要期明道譬之適路者除却
南轅而北轍無當矣其餘北轅北轍即使水與陸爭
馳東與西分道總斬抵北而止蓋無論殊塗也若曰
迂捷之徑有岐勞逸之功有游介則曰惟周公作指
南乃能使風雨不迷耳翰如之志堅矣倘有見斯刻
者曰夫夫也其讀古先大儒之書而有憂患乎其讀
古先聖賢之書而有愧心乎余庶幾謝之若曰爲此

角序

七

者蓋續聖學不絕如綫之命心良苦哉余曰不然也
余司成人者也余職也余立言也乎哉
順治七年中秋後五日武陵胡統處述

止例八則

一成均語錄皆彙倫堂上親口開示直指本源不
假思維不執成見恒得退與監丞王悔菴先生
蕭禹太先生全錄成篇次呈點定間有後先失
次聽受訛舛者少爲訂正餘皆堂上敷言一字
不曾刪改

一成均講論因問施教非劈空臆說後馬生翰如
恐語意高峻學者難入懇請一書兼有便子制
舉子業者先生始命諸士自拈一章先講以爲

九例一

發論之端要皆揮豁斯理不習經生訓詁

一金臺社講自成均入院後二三同志與諸士之
後至者結社懇教恒因學問有主且飲食門下
遂得與聞斯席每講諸士既集各將所欲質者
開列次第呈案後請先生陸座隨案上次第發
排啟憤初非豫設一辭以當諸友問難間有因
問旁及他書者隨掉隨轉絕無留難瞻顧之氣
其教人之圓通直捷者如此

一金臺社講皆從圖書蓋以此學至孔孟如日月

中天江河行地就書開揚猶恐發揮不盡而孔
孟不傳之秘早已從言下逗出欲使學者盡反
之身不使他說得雜之也

一先生際論非說本體則說以夫說本體者使人
知聖賢之源說功夫者使人勵為聖為賢之志
陽明而後為道求人之心于先生為最苦

一學問之功圖邪崇正先生勦絕二氏機用非我
輩薄劣所知卽二氏中久在泰學者亦不知其
用意之高遠諸生中間有偶舉一二言以問難

凡例二

者先生輒能就彼說以破之俾得豁然于吾儒
大中至正之道

一就其以貢監入雍獲侍先生口授絕學五年于
茲凡先生之動靜出入身體力行無不親炙所
謂無行不與者似亦微窺其一二故凡先生之
所言所行備禮儀而躬大道振絕學而起斯文
者魯謬錄成篇佩服味流先生命之曰退私錄
嗣刊成帙以公同人

先生以道爲己任學積于躬語錄雖成如陽關

之初刻傳習錄以便學者低歸後有同心互相
訪求知先生必不容提命振興絕學惟我同志
相期續輯共榮成編以無負先生羽翼鄒魯之
意

順治八年六月辛未門人吳就恆蘇沐謹識

凡例三

此庵講錄目錄

一卷

大學講錄

二卷

中庸講錄

三卷

上論講錄

四卷

下論講錄

目錄

五卷

二孟講錄

六卷

成均講錄上

七卷

成均講錄下

原性

或問

學規

八卷

萬壽宮講錄

九卷

此卷講錄

十卷

此卷書問

目錄

子

大學講錄

男觀後錄

金臺社諸子集講大學。李萬成張順侯主明德。吳介仲主止至善。高勵昂主知止。成清質于先生。先生曰。聖賢一書。如軒轅鏡懸之空中。四面八方。皆可以窺光影。諸子之說。何所不宜。至于當年親切之旨。大約以止至善為主。以致知為功。總之不外修身兩字。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何以有箇至與不至。譬之古鏡。寶光俱足。然有經月不染一塵者。有經年不染一塵者。有數十年不染一塵者。蓋原初銅質。有純粹夾雜之不齊。便落在氣質邊。所以無不善而有不至也。其無有不善者。性也。有不至者。性中夾帶之習氣也。不可不求其至者。去習還性之功力也。所以明明德與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然而止到那至處。是學問得力事。所謂聖之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切事。所謂智之事也。不知止如何能止。這箇知字。是明德之在人。不論聖凡。恒常靈而不昧者。凡人習而不察。聖賢擴而克之。不知止。則易為岐道所攝。易

大學講錄

卷一

一

為浮議所動。此中甚是不安。于至善本體。毫釐有差。千里成謬處。必不能詳審思慮。而欲其學問之有得也難矣。何也。天下凡物皆有箇本。凡事皆有箇始。不知得先後。從何處下手。故止處是大學究竟處。知止乃大學開手第一著處。知止者。知所先也。此時雖未到止至善的田地。而已與大學之道。不其相遠。朱熹陽謂明德為木。新民為末。蓋指學者扼定要明新。便自物而不化。如其為物不貳之物。其實當初聖賢之旨。亦未必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學貴知所先。故古

大學講錄

卷一

二

更沒有甚先着。就在那有本有末處。一一羅列眼前。從中格去。括出一箇本來。却從此處爭先做起。乃知家國天下。都從此身推將去。此身誠不可一日不修。正心誠意。是此身刻刻放不下的了。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如此看書。與聖賢本肯少有相因。若以之行文。亦不爲杜撰。先生復問諸子曰。朱註云。意者心之所之。這等看來。是心原在意之前。則宜曰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何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諸子對不契。先生曰。心譬主人。意譬大學講錄 卷一 三

先生曰。放開明命的明字。覷定願誕的願字。則得之矣。諸子又問用極極字。先生曰。極有二訓。一爲標準。一訓無餘意。此句中兩訓俱備。學問不立定一箇標準。豈能行造其極。皆自明也。稱引帝王而責備學者。愈嚴。此句推開在學者分中。而三王之標準俱在。又問邦畿一章。先生曰。首引詩如所云。在止于至善。次引詩與孔子之言。則所云知止而後有定也。熙字是知字。緝字是致字。孝弟慈信。推開說看。以前貼文王說者俱非。此四句是遷止至善者。布帛菽粟之事。葢大學講錄 卷一 四

人若無情，豈能爲善？訟生于無情，其所以無情，良由平日心之所之處，全不知天下有箇明明德之大人，所以說不出口處，都要一口說盡，使民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我不必威令禁民，而民之暗室屋漏，凜凜然有箇明明德之君子在那裡，不然，紛紛聽訟是逐末也。豈知本乎？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若作講學堂中，表出千百年埋沒之旨，則宜刪去此段，看鄭康成古本，若作學者格物窮理之功，此老真是難及，何也？吾儒知禮不能現前，只是未

大學講錄 卷一

五

知處尚肯鑽研，已知處便不肯窮究，與聖賢溫故之學，天地懸隔。此老之妙妙在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于其極，吾儒纔一用功，便要求明白，求明愈速，功力愈減，不知功力困于窮年，透徹開于一旦，一旦緊對久字，原不草草，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刊至也，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致也，非此老身親到這田地，亦難說到這處，諸子進問誠意，先生曰：只毋自欺三字便了，誠意功夫，盡在三字之內，下面慎獨，非此外另有功夫，何也？人仰至愚，豈肯甘心

作偽，卽下向小人之拚着，便可曉然，其所以敢于作偽者，只是自己欺自己耳。韓求仲謂致知之後，天人之路已明，此猶不大，愚謂不待天人已明，纔說得不自欺，卽使開居爲不善之小人，不肯自欺，便是真正君子。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功夫說到毋自欺，便屬人心曲隱微之地，卽下文之所謂獨也。豈是指點得出的，故特以譬喻明之，而以惡臭好色爲毋自欺的樣子，又恐四字不足以形容，加一惡字好字，真是令人欺不將去，豈是朱註好善惡惡之謂哉？獨是毋自

大學講錄 卷一

六

欺的本來面目，慎是毋自欺的極則功夫。毋自欺便是慎獨，非將慎獨之學，作毋自欺之切也。小人只爲看錯了這獨，認作人不見的，不知人未先見我，我已先見人，人未必有心攻探我，而我一見人，便覺自己拚飾不過去，覺得我的肺肝，却被人洞見，如俗語云：作賊人膽虛，少不得自己把一段欺人的行徑，和盤托出，豈不是自欺？故說到誠中形外，以著不可不慎，而凜然于十日十手之嚴也。何若明德在躬，爲剝身之本哉？故曰：君子必誠其意，心廣是德，體胖是潤，如

粹而盡背之謂。若誠明德在躬，卽形容枯槁，而形色自彰天性。故又曰：惟聖人可以踐形。

是日也。先生出署最晚，計入座後移申刻未既，至漏下一鼓餘，人無厭志。先生亦無倦容。諸子復請益古大學。先生曰：古大學之與程朱集註別者，至此止。向後則無有不同。朱註之附會割裂，先儒辨之最詳。其最明白易見者，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無冠首之字。是作書者，原不置立傳，可知矣。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而紫陽猶有一破綻。末經拈出，何也。紫陽既以三綱領八條目，分列經旨，則綱領條目而外，別無名色。何以後來又云傳之四章釋本末，本末該釋終始先後，便不該釋乎。何處更搜得終始先後之釋辭，以附會經旨，是本末一項，將收之綱領乎。抑臆之條目乎。想紫陽亦不自解矣。如曰終始先後，俱在本木中，只須釋本末，而終始先後俱在內，述末亦在本中，只宜曰釋知本可也。不亦于綱領條目外，又添一說足耶。至于古大學之語氣，原無不貫。

其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于首章之末者，蓋以大學之功，明新皆當止于至善。求止必先求知，求知必先致知。知致之以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修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末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既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致。故曰此謂知之至。信乎功夫該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衛武公之切瑳琢磨者，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爾赫喧者，以進誠意者止于至善之益。如此則明德明于

大學講錄

卷一

八

民親賢樂利，無非是物。所以古帝王皆自明明德做起，而咸用其極。何非知止，何以能止乎。故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而求之人倫日用之實，以立新民之本。而攝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本四字，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繁引詩書，緊趕到此，以應轉首章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豈曰錯簡耶。

次會諸友畢集。先生曰：註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張順

侯主心字。高平子云。卽當作身字。方見身心相關。先生嘉之。且徵其何以便見相關。復徵云。此與下章。功夫在何處。如釋誠意則曰毋自欺。釋治國則云不出家而成教。孝弟慈仁讓恕。皆實實下手做得的。釋平天下。則曰絮矩理財用人同好惡。俱有切近之功。獨此二章。只及說箇弊病。全未曾說到功夫上。何也。諸友一時茫然。俱歎平日爲章句所縛。先生曰。信然。學者看書。要在書外看書。莫在書裡看書。此兩章不說功夫者。蓋以正心雖在修身之先。而功夫先著于誠。

大學講錄

卷一

九

意除却毋自欺。別無誠意之學。卽別無正心修身之學。家與此身最近。除誠正以修身外。別無齊之之法。故誠意之極功。直貫到平天下止。卽下面發想喻人。與好惡絮矩。俱從毋自欺做出。此章言心之不得其正。而推本于身有所者。蓋謂功夫在毋自欺之後。豈得復有不正之時。若使此心寂然。不爲客感所動。則那有不正。無奈身與物交。時刻俱爲七情所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是外來之遇。與血肉之軀爲物交。物若誠意之功。刻刻不能現前。則四者笑如其來。便

成執者。此心遂爲所引而不能常在腔子內。以致視聽飲食俱無所主。而尚可口正乎。所以君子貴誠意以正之也。此處功夫不密。以致處家人骨肉之間。一味任情偏辟。好惡執迷。將明德本體。與止至善的源頭。盡爲障蔽。何也。明新止至善。先要在此良知湛然。不爲情愛所淆。此知體既清。則處處都成自欺的學問。豈能使身無不修而家無不齊也哉。此處站立得穩。則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矣。其家不可教。是自已誠正之的不端。以致家之人。成昏情拂性以相欺。

大學講錄

卷一

十

卽欲教之而勢已成不可教。非但曰不能教也。不出家三字中。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三字中。包得有身字在。蓋不出家者此身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亦此身也。孝弟慈三者。只是從治國的大要領處。提出一兩件來說。非以此三者盡治國之道。孝弟慈三者。若說不能。則平日取法聖賢何用。若說已能。則夫子何以云子臣弟友。且未能一。則知三者捫心自問。便難自欺。本此不敢自欺之一念。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樞要。三句俱本毋自欺來。故能

事使相關。故引康誥如保赤子之書。以發揮誠字。心誠求之。毋自欺也。引此是爲孝弟慈三句。指出一箇事使相關處在誠。非但爲使衆說法耳。當此之時。齊家君子。止知求誠以立教。而不知滿腔中。都是慈祥體佛。一家中。都醞釀成太和元氣。無復殘忍刻薄寡恩之事。夫人除却不忍。則何不可忍爲。行出來。便無變于禮讓相先之意。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便復禮。便能讓。讓不與仁對。蓋仁所成也。故堯舜以之帥天下。而桀紂反是。除却仁。便是暴。原不兩立。故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二者皆能帥天下而使民從。若所令反所好。豈是欺人。只是自欺。豈君子有己求人。無己非人之怨道乎。怨者求仁莫近之本也。亦反身而誠之要也。不怨未有能誠者。不誠未有能動物者。而曰仁覆天下。有是理哉。所藏乎身四字中。亦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象木達。先生曰。此四字中。包得箇心字在。蓋以心藏在身中。怨與不怨。人不能知。可以相欺。而不知此心獨知。先難自欺。而欲人喻也得乎。故下繫引詩以詠之。平天下在絮矩。絮矩是借川守眼。天下人只是俯情

字。天下人之情。只是此心而已。天下之不平。情不平也。天下之情不平。心不平也。固融處多。便有許多不出手中之誠然。初尚欺人。久之便自欺了。惟方正處多。則一毫遷就不得。故將矩字喻人之情。以絮字喻平情之法。天下人。好上還平得去。只到了己所不欲處。便有許多平不將來的。故以所惡暢言之。而好可知。平天下者。咸曰作好作惡。皆維辟之事。何恤斯民。此已大不是。說者又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于民。不知好雨好風。南北燥濕。卽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卽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于民。亦非父母斯民之道。不知平天下者。有何所好惡。蠢動一念。便想到百姓們身上。是他們所好所惡否。若非他所好惡。豈可背民以徇己。總是提此心于未形好惡以前。推此心于民好民惡之內。民未嘗曰是其所好。而我預審之曰此民之所好。是我原無好。以民之所好爲好。而所惡亦然。此之謂民之父母。故兩引詩以詠歎之。而責其以慎得衆也。凡此者。人見以爲平天下之君

子與民同好惡。而在君子分中。只是慎此明明德之學于天下而已。此德字打轉經文明德之德看。而以人土財用廣之。從來泉貨流通。是經國子民之本領。此處不推本末。則用入行政之間。都做了以身發財之事。而聚斂之小人。得以成之。此處惟出本末。則用入行政。都是以財發身。而聚斂之小人。皆無所庸心焉。蓋人主通天下為一身。泉貨為周身榮衛。容賢愛國之人。是以清心寡欲。培養元氣于天全。妨賢病國之人。是以嗜慾利樂。助長邪氣於臟腑。此處好惡不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為仁與不仁。若是仁者。則為發身之取。若在不仁。反為培克之媒。百姓見以為財源。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為通身之榮衛。百姓見以為理財。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為仁天下之術。不出此外。津津然好之。百姓領此。便覺得忠君愛國之心。時刻不敢去懷。始信太倉九府。終為有盡之藏。而府海官山。不盡自然之利。家藏戶蓄。豈曰豐裕在民間。而何用聚斂之臣為也。初然只見得斯民好義。而不知無疆之利。即開于此。假使平天下君子。不見得此處是仁術。而以發財之

大學講錄

卷一

八

心行發身之事。好以徇己之欲。而不以篤天下之仁。則惡處如何打得過去。猶曰我欲平天下也。看來總是箇自欺。故大學一書。可一言以蔽之曰。毋自欺也。

中庸講錄

男觀徵錄

諸友請講中庸。先生徵諸子以各出所見。吳介仲曰：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五常之性。高麗昌曰：註云。命猶令也。先生又徵以各宜暢所說。諸子對俱不契。先生曰：此命字。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命字不同。此諸家附會之過也。程朱命令之訓良是。但要發得暢快。諸友言不盡義。只爲平日以書看書。不曾以當人之身看書。要得書旨透切。只須將此句書。打疊到自己身上。試看此身在形骸未具以前。從何一旦而

中庸講錄

卷二

一

有此軀體。又從何一旦而有此五常之性。則知子思子天命之說。與朱程註疏。俱非劈空撰出。詩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率性之謂道也。此箇軀體。在凝結之初。既不由楷模以成。亦不由造作而具。只有陰陽二氣。相與胚胎。氤氲化生兩字。極確極真。二氣相蒸。動靜互爲其根。遂結而成水火木金土。陰陽有氣而無體。五行有體而無氣。五行各有陰陽。卽各以陰陽之氣爲

此處孰使之然。則夫子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與率性之道。道字不同。率性之道。在天命以後。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初。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以運化主宰言。則謂之道。以萬物受表言。則謂之天形。然未具以前。二氣蒸動。清濁未分。全是此箇物事。在中參伍摩盪。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非數目字也。一處便是命真。故陰陽者氣也。五行者形也。五常者性也。此邊未講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本賦焉。爲極妥極當之論也。蒸民之

中庸講錄

卷二

二

詩所以云有物有則也。五常之理。與五行並賦。不待矯揉造作。率由出來。自與至賢理道。無一不合。不特聖狂愚不肖。率出來都與道合。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箇箇人心有仲尼。此孟夫子性善之本義也。但是知覺日深。漸染習氣。率出來。未免有過不及。故君子修之。以教天下萬世。使之返習而還性。盡人而今天。諸友曰。然人有纒通知覺。便自剛狠暴戾者。豈又不異于性善之旨乎。先生曰。此便是習氣。雖與諸友言之。恐起人疑竊。

其實乃聖賢立教之本意。但聖賢引而不發耳。何也。此便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真要緊處。人只顧了便休。聖賢亦不必費許多氣力。教人勉為善。須知人本曾死。此箇形骸軀殼。譬之草木。秋霜凋殺。莫不墮落。豈不是死了。到得春氣薰蒸。自然又生發出來。須知此草原不曾死。又譬之五穀。為種之美。成熟以後。斬刈將來。豈不是生氣斬盡。及至次年播種。依舊萌芽復生。一粒故種。結千百顆新實。故向嘗對友人言曰。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秉者。論受秉以後。性為

中庸講錄

卷一

五

體而心為用。性在心之前。論降賦之初。性在天而心在我。心又在性之前。只觀芳草生于青郊。年年不離故地。新穀結成香實。原從舊穀發生。但是今歲種艾蘭。秋後雖死。明年仍發艾蘭。今歲種嘉禾。秋熟雖藏。明歲仍成嘉種。故剪蓬蒿而植艾蘭。鋤莠稗而植嘉穀。此去惡為善之道也。而艾蘭嘉穀。即生于蓬蒿莠稗之間。斷未有植蓬蒿莠稗。而能發生艾蘭嘉穀者也。此屬人一遍事。至于天之所降賦者。淑氣薰蒸。雷雨膏澤。不惡蓬蒿艾蘭。嘉種莠稗。而各予以生意。則

知天所賦予。無有不善。即莠稗蓬蒿。亦莫不各有其生意。是物听原來。亦無有不善。其同此無不善者。性也。而究竟不免于蓬蒿莠稗者。則未死以前。習氣深重。到那發生時候。習氣復來。將天命一點至善嘉種。都混入習氣裡去。如何得復還無不善之本體。可見性原至善。都為習氣寬他。故君子教人明善。不但為此身此日而言。正為後來承受時。莫辜負天之所以降賦者。故曰知生而後可以知死也。信得此席話。則知幾有知覺。便爾累戾。是帶來習氣。使然非性之罪

中庸講錄

卷一

內

也。是以君子修之。此道既原于天。率于性。而成于教。則便是當人之身。時刻離不得的。尋常說書。只說得箇道也者。不須史離也。略看了可字。故把此句書。看作體物不遺一般。做道之體說。非也。此句書。原不是指道體。蓋為體道者。極力喚醒。使他刻刻無雜用心。喫緊在一可字。故又以可離非道申言之。既云須史不可離。便當事事修。時時修。遇事修理。遇事便修。其過不及。以歸至善。萬一事事湊積于一時。豈能分心處處照管。不惟照管不及。亦且瑣碎太勞。君子到此。

看得此道有箇源本。所謂天命最初之體。時時刻刻在當人之身。只是人觀他不得。聞他不得。這箇所在。性習由此而分。理欲從茲而判。礙此者戒之使不入。保此者慎之使不失。然這箇念頭。一刻放鬆。便成隕越。直須時刻察然。如臨淵集木。遇事遇理。自然合拍。當可而不與此道相離。恐懼不與戒慎對。功夫益覺嚴緊。繞于須臾處得力。夫說箇不觀不聞。若像個隱的。微的。說箇所不觀所不聞。明明有箇的真面目。莫見莫顯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于一物不有一念未

中庸講錄 卷一

五

動之地。兢兢然。臨淵履水之不管也。此箇獨字。便是上邊所不觀所不聞。便是下邊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卽是天命本體。若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便又落脫開過矣。一落觀聞。便涉在七情交感一邊。便有偏倚。何容慎哉。故緊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接之。喜怒哀樂自是情。其未發則是性。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蓋本諸此。人之一身。除却喜怒哀樂。別無用心處。天下人除了喜怒哀樂。亦別無同心。此情在未發之初。觀也。觀不得。聞也。聞不得。與無穀無臭之天

穀。河流處處是形骸。未具以前真正面目。形骸以後。事皆托根于此。真是人我同于一原。萬物皆備于己。過也過不得。不及也不及不得。有何偏倚。有何方域。迥然獨立。絕物孤懸。豈不是天下之大本。從此處發將出來。那有箇過情的。那有箇不及情的。我以爲如此。人亦以爲如此。天下人亦莫不以爲合宜如此。卽揆之于無情草木。亦必無天札瘥厲之事。豈不是天下之達道。可見人但患不能盡其性耳。能盡其性。自然人物兼盡。人物兼盡。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中庸講錄 卷一

六

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此天地位之說也。盡人物而贊化育。則萬物育之說也。而皆本于能盡其性。此致中和之說也。惟君子爲能慎之于未發。而擴而克之。故全體是箇天命時本來面目。學者從此處認定樞紐。直從天命處體勘到率性。從率性處體認到聖賢修己治人之功。始知此件大事。原與他離他不得。却又觀也。觀不得。聞也。聞不得。慎以修之。自然親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大本達道。皆于一身擴而克之。位育在我。此便是外王之學。從此處認定樞紐。達觀

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位育參贊不外中和。中節之
和又從此未發之中。達將出去誠哉此箇物事。以爲
隱微却又躍躍孤懸。以爲孤懸却又不落捉問影響。
真是須臾離他不得。凜凜然戒慎恐懼以修之。自然
親見我形骸未具以前的真面目。與一陰一陽之主
宰源流相接。不曾增減分毫。到得驅殼枯槁。一點靈
明與天命降衷。承流乘化。依然是箇聖賢種子。豈非
內聖之學乎。中庸一書直把此章看得七穿八穴。後
邊分作兩大段看。以終此章之義。自仲尼曰君子中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庸以至誠則明矣止作一段。以終此章天命至大本
達道之義。自人物參贊以至達天德止作一段。以終
此章中和位育之義。末章繁引詩書總結之。與此章
同體。庸訓作平常之理。非庸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
用處。亦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
立不得的。修道君子認得天命本體只是未發之中。
故土一中字終身用之不盡。而君子小人皆從中判
焉。此箇物事如日用飲食不離當人之身。而人自不
知。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總之知體不能現前。

只是不能明善。舜從問察中明得此善是中之本體。
故卽用之于民。此聖之事也。否則須川擇善固執之
功。如顏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
賢人之事也。雖然如此却要辦得一副剛從中正的
精神。而後無隱恤半塗之事。然此件大事體備如聖
人。廣大若天地亦不能窮究兼統其至。而不知就在
愚夫愚婦。知能日用之間。若從子臣弟友中實實體
認。自然無入不自得。此行遠登高之必有所自也。自
者何也。誠也。鬼神體物不遺。出不了。一誠。既明此善。

中庸講錄

卷二

八

而可以不求誠乎。明以求誠則聖賢開闢希有之事。
如舜以匹夫而帝。武周以革命而王。無一不是時中。
無一不歸至善。可見天下之達道原不離當人人倫
日用之間。不誠以行之則達德亦有所不達。而以之
治天下國家也難矣。故明善誠身爲天下國家之本。
而擇善固執爲明善之極功。乃知天下只有兩種人。
不是合下來完滿具足。常明此理。便是擇善固執。求
明此理。所謂合下具足者何。我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所謂擇善固執者何。我所謂修道之謂教也。然性理

孤行之人不易得。而修道立教之事。則無人不可反身以自求。是以君子貴致中和也。此爲一大段。夫致中和則位育在我。便是能盡其性。而人物兼盡。與天地參。其人亦不可多得。下此則致曲者事矣。致曲能化。則可以與鬼神合德。而收仁智合一之功。與天地同其博厚高明悠久。惟聖人以至德凝之。而爲制禮作樂考文之宗主。型範帝王。効法天地。而使臨民育物之德。上可配天。無少偏倚。以此言德。直曰天德。向非擇善固執。以明天命之本來。何以辨此。故繫以固

中庸講錄

卷二

九

字收之。達字從固字來。固字是戒慎恐懼的真面目。而以入德之自。推本于人所不見。以點明所不覩所不聞之初體。以照應首章慎獨以前之意。却又推廣到篤恭平天下。以及化民不假于聲色。使復還無聲無臭之天。以照應首章大本達道位育之事。而復還他天命率性之元。故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明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愚以明善誠身教人之本旨也。中庸一書。既爲明善誠身而發。先要分別得君子小人用處。扼定主意。只做君子。自能動與中合。故六句

得中。三出君子小人字。而不厭重疊者。蓋極力喚醒人在幾微之間也。小人非閒居爲不善之人。與夫子對子夏言儒者一樣。同此未發之中。是天命本體。君子便看到大本達道處。爲天地萬物位育之所由致。何等見得大。做出來自然時措咸宜。小人便看不到此。只以爲希奇隱怪之事。外不能見天地萬物。內不能見不覩不聞。日事穿鑿。何等見小。做出來都是沒規矩的方圓。沒本體的作用。居之不疑。更有何忌憚乎。故君子中庸。小人非不欲中庸。只是行出來。都與

中庸講錄

卷二

十

中庸相反。故君子之中庸也。自家先已是箇君子。行出來便是時中。小人雖反中庸。而亦成了箇小人的中庸。但自家先已站定是箇小人。行出來那有忌憚。故上邊兩箇君子小人。所以分別之。使人有定見。時中忌憚上。又著箇君子小人。所以點醒人。使人有定守。不得忽畧看過。故下文極嘆中庸之至。而傷民之鮮能也。其所以鮮能者。只爲見之不真。以致行之不力。故首慨其不行。由于不明。次嘆其知體不能現前。只爲他精神力量。不先用在明上。却一味耽迷。故

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如人莫不飲目食，而知味者少，味就在飲食中，不知便爲飲食瞞過去。斯道就立本于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中。不明亦便爲喜怒哀樂瞞過去，而欲道之行也得乎，此處便露出明字。而山明之維何，蓋求明此中之在人，爲萬善之所同歸，而大用之所由出也。視問不著之理，每在尋常淺近人口中。一語道着，人只爲自己認作極聰明的，說天地民物之理，惟我能知，下此者皆不足與言。如何肯去通言中用心問察，惟舜不自智，好的也問，不好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的也問，所以善與惡面目各陳，惡處不必照管他，善處却不可草草放過。凡善莫不有兩端，亦莫不有箇至當恰好之理，不得其至當恰好者，用之于民，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所以執之貴精，而後用之恰當也。乃知未問察以前，舜全乎其用智，不用智則問之無功，而察亦無術。一問察以後，舜全乎其不見己之有智。一見己之有智，則執者爲偏執，而用者爲強民，以不堪，所以首贊其大智，而未嘆其斯以爲舜，不復以智贊之者，所以起下子知者之不能守也，此處便露

出善字面目，而致慨于子智者之妄執，以爲擇而不能期月守，明善兩字，此處和盤托出，而以回之爲人仿之。從來看此書者，如看多問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般，不知此非泛泛一擇字也。加擇字于中庸之上，蓋所謂中庸者，原有箇至當不易之理，爲萬善同歸之極，任天地間千百箇善，只此一善，以統其元，就在此中庸中，不擇則不得，既得則不必求之天地，求之萬物，只須守此勿失，而位育逢源，大本以立，達道以行，豈是易能之事，所以曰中庸不可能，其曰不可能者，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非危言之，以絕天下人向往之路，乃正言之，以激天下人擇守之堅也。故以君子之強繼之，和而不流，非介也。和從未發之中處托根，卽到發時，猶有未發之意，在若一發便盡，則含蓄之意少，豈是堅固之道，中立非聯貫字，從中字斷了讀，此中在喜怒哀樂未發時，是天下達道的根本，不能毅然植立，則必有所偏倚，此中一立則不倚，不倚則無所撓，以之處有道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手段，以之處無道，亦是位天地，育萬物的心腸，其曰不變寒者，非不變窮約之所守，

此塞字與秉心塞淵之塞同。蓋君子未處人國時。此身聰明才知。都收斂到戒慎恐懼上。以養中和位育之基。到得國有道時。天地由我而參贊。萬物由我而化成。使學問一味張皇而出。不惟聰明睿智之不同。亦且把戒慎恐懼之心。都發越出來。如何能堅忍到底。至處不變者。非意氣節烈過事。蓋平日談中和談位育。都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觀聞見顯不著處。一派道學話。把偌大一箇天地萬物。都收在未發中。無道時。那箇來係你。使認之不真。守之不定。少不得便要

中庸講錄

卷二

十三

貶損。遂統裝。以爲明哲保身之學。而君子則至處不變。方能使民所鮮能者而已能之。故謂之依中庸之君子。依字絕妙。說箇須臾不離。還有離時。依者如人之依依也。衣來依人。便有可不衣時。人去依依。則自朝至暮。自暮至朝。那一刻是去得體的。人去了衣。便成不得人。君子去了中庸。還成得箇君子麼。此種學問。全在人所不視。人所不聞處着精神。不是故意要逆脫人世。日日在倚人廣衆中。而立心制行。全不與人相混合。豈非避世。故易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如

何能見知于人。隱惟到此。便要廢然自返。避道者于此。便要中道墮越。君子乃恬然不悔。非聖人而能之乎。惟聖者能之。非曰凡人所不能也。正見惟聖可能。這箇聖人。也不道是人而聖者也。奈何以聖人自絕。而不肯作。毅然爲聖之想乎。故千古聖人。與愚夫愚婦同體。千古聖人。亦莫不與愚夫愚婦同道。聖人所知的。愚夫婦亦可知能。愚夫愚婦所不能的。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但聖人。卽廣大莫若天地。亦不免人猶有所憾。聖人到此。只行其常。以爲道自費

中庸講錄

卷二

十四

也。道自費而隱也。賢知之過者。便愈加推索去。行出來都是惟事。他說他極是聰明。看破到聖人所不知不能處。聖人看他。只是箇愚得緊。不是愚。如何穿鑿出許多隱僻。惟証之事來。君子不必如此。卽就愚夫婦所與知真能者。看到那極大處。便說到位天地育萬物處。夫說到位天地。則天地也。載他不佳。說到育萬物。又有何物可以載他。故曰天下莫能載。卽就這極大處。看到那最小的田地。便視也視不得。聞也聞不得。可視聞都用不得。還有一物可破他否。可見這

箇物事。無日不在人耳目之前。却無處落人眼見之
內。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畫了一箇極大的世界。而
詩之咏鶯魚者。早已把上下的道理。昭察著明。不然
而必要以知能窮聖人。則上至于天而止。問其土至
于天者。幾千萬里也。聖人所不知。聖人所不能。何若
卽詩之咏疾天者。而凡物之輕舉。莫非此道之所峻
極。而上之理已著。下至于淵者。幾千萬里。聖人亦有
所不知。所不能。何若卽詩之咏躍淵者。而凡物之潛
泳。莫非此道之所遊行。而下之理已著。何者。此道在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至聖極神。脫不了夫婦兩字。做到聖功神化。只了得
箇夫婦身上。萬物備我。與天地同體之理。看到這禮
方知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同流。大本達道中。了
却位育之功化。這種學問。真是實載事。不是空談理
道。人只不肯實實理會。而欲遠人以求之。所以愈求
而愈遠。何也。人只爲以我治人。便覺得有許多不合
處。若是以人治人。便何等省力。上人字不指君子。下
人字不指衆人。蓋爲自己一身。以知覺靈明。治形骸
肢體。以執理不化之念。治活潑潑地之心。皆是此病。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世界中。上至于天。下至于淵。滿世界。莫非此箇物事。
爲之瀾滿克塞。而却不在愚夫婦之外。別有一端。夫
天地間。除却君臣上下。別無參贊位育下手處。然有
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知天位乎上。也在此大本達道
中。地位乎下。也在此大本達道中。聖人是此喜怒哀
樂之性。愚夫婦也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極之天地的
陰慘陽舒。亦莫不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故天地一陰
陽也。一大父母也。夫婦一陰陽也。一小天地也。做到

君子只見得天地間。少不了是子臣弟友。只以子臣
弟友自治。何嘗于當人之外。別取一箇道理來治他。
故曰以人治人。治則未有不改。改則不必道求。便與
中庸應合。此忠也。恕也。未必便盡了聖人之道。而違
道亦不違也。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此云
違道不違者何也。人之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喜怒哀
樂未發處不可見。而發皆中節處則可見。聖人之
道。全在水發時。溫養得元氣渾渾。發出來自然與人
物同見其是。方謂之和。方謂之達。施諸己而不願。亦

勿施于人。必待隨時平心較量。方做功夫。則人我未
交以前。全未着力。就使與聖賢同志同道。只叫得箇
忠。叫得箇恕。叫不得天下之大本。叫不得天下之達
道。所以曰違道不違。故某嘗語人口。夫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者。曾氏子之學。賢人之學也。是曾氏子自陳
得力。非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所云以人治人
者。于吾夫子之自治而得之。于臣弟友人也。君父兄
友。亦人也。求之未能。所謂以人治人也。豈曰以我之
人。治人之人也哉。這箇道理。極是尋常。自有物有則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之初。使其以為蕪德。說將出來。都是人倫日用中極
平常切近的言語。人只為看做是庸德。便不肯行。只
為看做是庸言。便侈口而談。不知你但未行。行則自
見其不足。即以上面事父言之。若樂論箇事父。豈夫
子尚有未能的。若論到許世子之侍疾。及曾氏子之
養志。充類至義之盡。真是聖人亦所未能方知夫子
之所謂丘未能。都是真話實話。非望道未見之說也。
而臣弟友可類推矣。猶口無不足。只為看做庸言。
則信口說將去。都是聖賢路上人。都是日用常行事。

真正一言之下。有無窮道理。何所不可說。不知不必
說到孔夫子之所謂志在孝經。非人所不敢戲談。即
在尋常晨昏定省。問安侍膳。進事。有多少說得到。行
不到的。與其侈口而談。行之不逮。何如留有餘不盡。
以看自家持行得力。何如不失為慥慥篤篤之君子
也。以此自治。便處窮通得喪。無所不可。于臣弟友。所
謂位也。素如繪事後素之素。凡人看此理在中庸之
外。即處于臣弟友中。亦非飾出許多有造氣象。再不
肯依本色行去。遂于尋常日用之外。別作希奇出特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之想。謂天地間有一種聖人。真是人及不得。學不得
的。他那一種學問。真在吾人尋常日用之外。自家恭
不得。却又不肯罷休。却裝點出一般行徑。以為忠孝
弟友之能事。不知孝到格致底。忠到龍逢比干。在
聖賢分中看來。都只是布帛菽粟之事。他原是本色
行將去。學他者。便不能依本色去做。何也。此聖賢與
常人。分量之不同。學問淺深之不一也。不然。上天下
地之間。得意之事。只有富貴一途。過此則貧賤夷狄
患難的時節居多。此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三也。

四者在天地間，是那一個跳得出的，身在子臣弟友中，非富貴就是貧賤，夷狄患難，那由得你不入的人，不肯依本色行去，遂覺得有許多不自在，不受用處。只看夫子蔬食飲水，一簞便是處富貴，貧賤妙處，看左衽便是處夷狄，患難的樣子，一向將四者看做位，只爲中間有箇素字，不知四者過也，境也，非位也。子臣弟友位也，子臣弟友中原有不齊之過，人只不能依本等行去，故合四者之過，不過居上居下而止。所

中庸講錄

卷二

九

以于上下中着箇位字，于富貴貧賤四者中，止下箇素字。上下者，子臣弟友之位也，不凌不援，便是真正本色人。立身行己，那有一些不正，何處更去求人，而作怨天尤人之想乎。這等看來，一味正己，更不求人，功夫何等庸易。一味只管自己，更不必問他人，此中何等平易，而所遇之富貴貧賤，則命適使然，若丟開自己，去周旋人世，援上陵下，與命效爭衡，此中何等險，此事又何等險，毋論愈險愈難，即使萬一行過去，亦只是微倖苟免而已，豈射者及求諸身之意乎。言

此學者不肯依本等處，曰：「本也。」做事只是箇行險，只是箇願外，正隱僻，惟誕到極處，諸少此處，須着眼，其所以不依本色，而必要行險者何也。無非把聖賢學問看做極高的極遠的，無論聖賢學問，原非高遠，即使果然高遠，亦必從平通處，一腳踏去，不必論到如何爲處，如何爲信，若臣合以道，朋友合以義，卽此庭闈之內，順勢道理，好不是難舜之號泣旻天，難得親心悅豫，事親不悅，則信友獲上，都無根本，而夫子得此于兄弟，旣翁之詩，豈非行遠自邇，登高

中庸講錄

卷二

十

自平之明驗乎。不然，遠莫遠于鬼神，高莫高于鬼神，而其微顯莫拚者，不出人心一念之誠。人奈何徒事之高遠，而不于此善旣明之後，講求誠身之理也。鬼神日在天地間，視也視不得聞也聞不得，如此便集鬼神安頓處，不知鬼神無體，卽物以爲體，且無論一切草木山川附麗之物，卽以吾人一身而言，生者之五官百骸，與死者之五官百骸，莫不相同，而未死之時，言動持行，無一不盛，一死之後，見神去其體，止遺下這箇物，所以立就枯槁，故人身中卽有鬼神，鬼神

不能盛。鬼神之盛。鬼神之德爲之也。鬼神之爲德。鬼神之精英。凝結不散。所謂誠也。鬼神亦雖不得喜怒哀樂。故能以陰慘陽舒之性。孤行于人。不覩不聞之中。而附之以爲體。若看到鬼神與我同體。便曉得鬼神在。視不見聽不聞處。我那所不覩所不聞處。又是什麼。戒慎恐懼。無時放得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就在此。豈待入廟而思敬乎。此處不肯信。只觀祭祀之時。洋洋如在。果孰使之。鬼神使之也。鬼神何以能使。我平日戒慎恐懼之功少。不曾看到鬼神與我同

中庸講錄

卷二

圭

禮處。少不得到入廟之時。自然一點靈明。都被鬼神攝去。洋洋如在。那容你不誠。可見入廟思敬。人心之誠爲之。體物不遺。鬼神之誠爲之。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人奈何不干天地萬物。與我同源之體。而求誠也。此處方露出誠字面目。可見人不明性之在。我在人者。原同此善。則擇守之功少。處處都是作僞。明得此善爲人物天地之所同原。那一處可以不求誠。既能明善以誠身。便把天地間從古及今。希奇僅有之事。都看得是尋常日用邊事。所以孟子曰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聖賢行出來。都是中庸。所以子曾子之。以及桓文之事。卽堯舜文武之事。堯舜文武是聖人。是君子。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故行出來。都是時中。曾之桓文。不是君子。不是聖人。不曾見到那位天地育萬物處。不曾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行出來都是無忌憚。故舜以有跡匹夫而爲天子。尊富饗保。若見爲開闢僅有之事。不知舜之德爲之也。聖德在身。自然祿位名壽不求而至。大命在我。德有以受之。德到可以操祿位名壽之權。而集天之大大

中庸講錄

卷二

圭

命。又像箇開闢僅有之事。不知在舜分中。只了得箇所求乎子以事父的道理。雖曰聖人之德。其實卽庸德也。特舜滿了這孝的分量。能獨造其大耳。不然商周之際。成何等世界。明夷遭難。文王豈日無憂。故終文之世。無一日不憂。所以周易一書。成于羨里。皆文王憂患中所作。而夫子獨信其無憂。蓋以天王明聖。時刻不敢去懷。而六州歸心。時勢又將在我。既憂天命之不能保于明聖。又憂人心之不能與我相忘。此中若焚。因上下一想。前有明類長君之父。後有遵養

時晦之子父有聖德而僅自克勤天下人信之子有聖德而深自養晦天下人又豈不信王季之作可以無憂武王十三年之勤文王早已信他必不肯驟作戎衣者定之事不然武王非文考少子伯益考之曠武王豈不見太顛闕天章之謨武王豈不與聞若使有志伐商文考一歿之後便投戈相向豈姑待于十三年之後哉故十三年以前實實是文考天王明聖之意十三年以後不得已而順天應人所以下車卽繫之以善繼善述而推本爲達考不然其父天王明

中庸講錄 卷二

聖其子稱于比戈雖曰爲之身嗣克以天王明聖必曰吾君之仇而何以爲善繼善述也哉聖賢看到這裏都把來做子臣弟友分內事以他胸中原是一團戒慎恐懼的人原是一團位天地育萬物的學問原是一團明善誠身以修庸德的心腸故經也是權也是常也是變也是看得到此方可與讀中庸不然中庸教人以庸德之行而必說到以匹夫而有天下以諸侯而作天子豈教人戒慎恐懼之意哉與諸友辨辨此而後與之說此兩書文既上下父子而可以無

憂武王繼之不過續此太王王季文王來侯封之緒餘初無心于代商卽曰遵養時晦亦後人稱頌之詩而武王當日豈有此念待至紂惡貫盈獨夫自取滅亡卽六七作之賢聖到此也留不住所以一戎衣而有天下疑于失天下之顯名而天下反信爲聖人爲仁義之師者何也只爲武王胸中原不得利商之天下因時受命故曰時中所以若固有之而不必如湯之台有慙德也蘇子瞻謂商周之君爲世運升降之一會蓋以湯有慙德爲不自失武並慙德而無之不

中庸講錄 卷二

知夏桀無道蓋在天下未必如商紂之無道摘惡于天下而不已且毒虐于天王明聖執敬養晦之父子白伯益考以及武王何日脫商紂之虎口而武猶勤服事于十有三年臣子之義至此已盡而君心不悟又何慙德之有哉子瞻猶淺之乎窺聖人矣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這一句書夫子蓋得之魯頌可見大聖人學問自是不同魯頌曰至于大王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此詩不特寬於文王卽太王亦寬沉吳已夫遷邠避狄自救不遑何暇用心去

剪商祚。只觀天作高山。與皇矣。土帝及篤公劉諸詩。何曾有一字涉到剪商上。而此孟子所云。書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蓋高山皇矣諸篇。及頌武王執敬勝殷等詩。皆出自周初。必成于周公召公之手。所以溫厚和平。魯自立太廟而後。已非周公之所安。而躋僖以後。人心益大槩可見。爲闕官者。只知稱美倍公。推本到后稷公劉。以見建侯啟宇之烈。誇張祖德。而又失祖宗當年之意。愚故曰闕官作而春秋益不得不作矣。夫子不刪之。非所以爲父母之邦也。亦將以正告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天下也。不然。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等渾厚。豈曰省文耶。故下節直筆云。武王末受命。正此意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亦有深心。後來說書者。都說到武受命遲而未成。周公成之成武也。正所以成文也。俱非聖賢之旨。文王小心服事。武王養晦誓師。父子原是一心。然到得誓師之後。未免君臣上下之分。倒置了一番。夷齊扣馬一諫。又何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此時不急急講求出箇禮來。則武王之德。必不能著明于天下後世。竝文王小心服事之德也。着武王

累了。故惡惡講求箇大禮。以收拾天下後世之人心。到仁人孝子上。而後文武之德。大明于天下。下然。追王足矣。而何以必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哉。故下文便歎其善。繼善述而稱之曰達孝也。春秋時舉少不得位與禮樂。都要易候而王。所尊所親。都非穆考生之日存之日所行之事。昭穆相對。豈不惘然。而不知看到繼述之善處。即使起死者。亡者于今日。亦有不得不然之勢。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爲孝之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至也。聖賢到這裡。全不曉得有天下者是我我所有者。是何人之天下。只知道祖功宗德。是我子臣弟友中人道之儀型。有皇上帝。是我泰贊化育之主宰。在我國者。皆是與我同此性天之物。我不能治人物。如何能贊得化育。故制禮之始。莫大于尊祖以配天。配天者配饗也。非謂我祖之德。上與天齊。而直與天配。乃謂上帝在鑒觀求莫之初。仁愛而眷顧者我祖也。我祖在升遐之後。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剛丘以祀天。所以報天之功。方澤以祀地。地原以代天而

有終亦所以報天之功。是君人者之事上帝也。而制禮者。謂以我事上帝。則渺茲厥躬。豈能格重玄而通帝德。有我祖焉。是上帝之所眷顧。而在帝之左右者。以之配饗。或者上帝其饗之。故曰所以事上帝也。若曰以我事上帝。不若以上帝之所眷注。而在左右者。事上帝也。而至于我祖之靈。則以禘嘗之義舉之。明乎此禮此義。則知我祖能治國。而上帝乃眷之。我能嗣祖德而治國。乃能以祖事上帝。而上帝饗之。斷未有不能治國。而可以事上帝。可以制郊社之禮。禮皆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之義者。治國之道。不示諸掌乎。不王不禘。蓋本諸此。前此坊間諸說。繁引周禮。皆未發明得聖賢之旨。出。故下引九經。以爲治天下國家之大凡。而推本于明善誠身。以終性教之義。

政以八舉。人以道存。非茫茫說簡人存。故下文緊補出道字。只此兩節。便知得前面所爲道不遠人。天地間斷無除却當人之身。別有參贊位育之理。夫政也者。蒲蘆也。文法最奇。註云易生之物。非舉此以見地之微樹。只將他來露出箇政的樣子。以甚著人之爲

道。最是緊切。蓋哀公只問去問政。早忘却了當人之身。不知政只如樹中的蒲蘆一般。若無地道。何能得敏。人主只照管自家。是何如人。修何如道。政之敏易易耳。然是人也。不是我一身。便能孤存得的。凡能與我講求此道。而伴政之敏者。皆人也。天下惟此一等。人不是容易招致得的。全看我當人之身。是與他志同道合的。方纔能爲我用。在人取人。兩人字。同人存的人字。則指取人以身之人言也。人既以身取。則不可一日不修。修之云何。卽修以能敏政之道而已。此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道在當人之身。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根本。一念之慈祥。便是布滿世間之太和元氣。故曰以仁。話說到以道以仁。便節節說向內去。未免起哀公以玄妙之解。故惡惡打轉到當人身上。所以曰仁者人也。諸友試看仁字。豈不是道。仁者人也。豈不是道不遠人。人奈何只是舍却自家一箇活潑潑地。爲聖爲賢之體。而別求所爲道也。諸友好自體認。莫作講書會。仁不遠人。先須從自己家中。一本九族上做起。此處行將去。適也不可。莫也不可。有變通。又要有階制。非義則

孤守一仁。何以能時措咸宜。故仁之動與事符處是義。而義每足以成仁。若非天地間第一等人。與我講求精進。則恐每能掩義。如何曉得天地間。只有這一本爲最篤。下此都從這裡殺得去。不惟此處不知所殺。連求與我講究此理的人。分量之淺深。識趣之高下。都辨不出來。行將出去。如何得有禮夫爲人上者。莫過行。事有斷制。處事有節文。而皆仁字中包舉生發出來。却不曾離了當人之身。別有甚新穎作用。豈非人道之微政乎。故曰君子不可以不

中庸講錄

卷一

五

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却在親親上做起。欲修身可不事親。合身與親。出不了箇人字。合修身與事親。離不了箇人道。故不可以不知人。若要知人。不能明徹本源。曉得天命以前。物則此賦。如何知得親與我。都在二氣五行化生之中。一刻離了賦稟之初。便氣質茫茫無有主宰。尚能于當人之身。而求盡所爲。義禮完備之仁體。說到此。足知君子戒慎于所不親。恐懼于所不聞。全是知天知人之學。學者誠不可一刻放鬆。諸友又莫作講書會。話說到知天知人上。又

不免轉入轉細。易使作玄妙之想。故惡急打轉到人倫日用上。而約之于所以行。上節要着眼看知字。下節要着眼看行字。知行並盡。便是下面明誠擇善固執之根本。大意謂知天知人。豈是知之玄特深隱。就在吾人人倫日用間。只觀天下之達道有五。而所以行之者。只在三達德。夫達道有五。而達德有三。似乎道當各盡。而德有異名。不知只是一箇樞紐。運行到底。一字原從三與五而得名。不必泥定到誠字去。以下面還有知之。一。成功。一。所以行之。一。凡一字定當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作誠會乎。此執理之過也。上面修道以仁。只說箇仁字。而此處補出知勇何也。知字在知天知人中。這出。勇字在四箇不可以不中。這出。故曰知以開仁之始。勇以圓仁之終。諸友欲求明所以行者。一。只須把達道達德。打轉在自己身上一看。不是以一念去行君臣之道。又以一念去行父子之道。遇君臣是此念。遇父子也是此念。以至遇夫婦昆弟朋友。無非此念。即使五者伴聚于一時。還他各各恰好。也只此一念。雖云用了的是知。胞懇的是仁。克滿分量的是勇。究竟

防的了。的脆的。懇的。克的。滿的。只是一箇念頭。隨處隨足。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此一念。彼又一念也。故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而到頭總是一樣。知行雖是並進。而知必定居行之先。何也。知仁勇三者。乃純備之名。豈能一促便至。少不得從相近處做起。先須知得此三者。從近處下手。則知得修身不外此道。而治人即在修身之中。以之治天下國家。無不敏之政矣。逐句以連下幾箇知字。最要着眼。文氣至此。纔了得人存。下方是言政事。故爲之列九經。纔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雖有九。而綱領却在修身。尊賢親親。是修身兩大柱。下六者。四是由親親而殺。二是列尊賢之等。道立九段。不作效看。合下節都是九經之事。但上是事之終。卽下文所謂立也。下是事之始。卽下文所謂豫也。故緊承之曰。凡事豫則立。先終于始者何也。治天下國家者。先要看到究竟處。則下手用功。方不草草。其意蓋謂修身以道。不修身則道不立。修身而道卽從我身上立矣。夫以藐然一身。居天下國家之上。若恃一人的聰明。鮮有不惑之理。故尊賢以辨之。夫親之爲

道。止一本爲最篤。下此則無有不殺者。若我無親其親之心。而驟分隆殺。非我諸父。卽我昆弟。鮮有不怨者矣。我實親其親。不特不殺處。是所以親之。卽殺處亦所以親之。更何怨夫。我一人之身。爲賢親所取。不有帥保。則賢之有等。親之有殺。一理不明。使多迷悶。不行之。則賢親皆無所景仰。徑行之。則自己此心已不安。如病眩焉。敬大臣則輔道有人。坐論必無不恰之情。理故曰不眩。諸司百職。去我漸疎。不必責之以報。而但使之盡禮。大小臣工。各有分際。報之不及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于禮。是我疎之。卽報之過。當于禮。必我之體貼臣鄰者。不能推心置人腹。而人方越禮以媚之。體之者如推心置腹中。痛癢相關之意。非手足指臂之說也。百姓遠若門于萬里。要他感恩戴澤。易要他終事。急公難。要他犯上作亂。易要他典孝與弟。難。從古百姓不能安。多起于不能勸善。如教子者。必教之爲肖子。不教之爲驕子。以子之道。子民。則孝弟之行可行。而禮讓之俗可化。如僅曰戴元后如父母。豈勸字之義乎。治天下國家者。那一日少得財用。用字最妙。大學曰

有財此有用。以府庫之財爲財。知財而不知用者也。以靡色貨利爲用。知用而不知財者也。都不曾體貼到財用所自出上。故必曰來百工。歸字與桑字相合。以言情懷字與畏字相友。以明義皆實實指出九經的究竟處。以起下文惡切下手用功。豈徒曰效而已乎。齊明二句。總是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觀夫子與顏氏子論仁。俱拳拳于非禮。則知此二句。非力仁者不能。不是修身以道兩句外。更有此一法也。此二者。揚之在我。我可以自盡。故不用勸字。遠人與我隔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絕。諸侯非我畿親。則祖宗朝世爵。皆不可責望太過。故亦不敢用勸字。其餘六者。皆有責望之意。故或易以勸字。或增一勸字。非無意也。人主得一二賢人。何如使通國皆賢人。且天地間。中人多而中人以上者少。無以勸之。其孰肯見賢而思齊。故去纒遠色賤貨三者。不與人主親。而後有德者貴。其誰肯自外于貴德之世。而不自賢。以我親親。不若使親親我。使親親我。不如使親各親其親。安得不勸。大臣位有師保之尊。親細務。則座論必無精義。職司社稷之重。勞崇廣。

則變理必無大猷。從古大臣。斷未有不學而多術者。官盛任使。非所以逸之。使處優養。實所以勸之。使成就君德。士在下寮。不忠信。無以作其小心。不重祿。無以養其廉潔。百姓孰不思爲善。救災且不贖。奚暇治禮義。故時使薄歛以勸之。糜不給事。工何樂于趨事。糜浮于事。工亦何必趨事。且浮一而百覲。人人有佐俸之心。將勤者亦惰。故以省與試。量百工之事。而以廉與事。作百工之勸。此六者。權俱在人。不得不爲責望。故各以勸字勵之。至于遠人諸侯。則無所容其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責望。並以懷柔二字。發明其理而已。這等看來。九經如此其繁。以九經治天下國家。如此其詳。且悉使事。而謀之。節節而理之。且時至事起。而後分以應之。則鮮有不廢厥事者。故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只是一箇樞紐。以運行曲當。但須預以圖之。則一者之根本已立。而九者之節節齊舉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下四句。只是申明此一句。非九經之外。又有言事行道之四端也。訓詁家以一者何也。誠也。爲下節過文。遂將活潑潑地的道理。看作膠柱鼓瑟的學問。大不是。

須知不必拈一字。只須以行字貫下。蓋聖賢教人。外不得知行。兩者大義云。所以行之者一。果何道以行之哉。君子蓋不可不求誠也。人身自天命以來。曉得此身之主宰。全乎在天。則上自天子。下至親民百職。無復有位乎其上者。自王者奉天以勤民。早已在下位矣。王者必受天之命。而後能撫有天下。早已有獲上治民之準矣。而謂在下位者不獲上。民可得治乎。由獲上信友以遞推到順親。則知誠之爲道。不易講也。人只泛泛說箇誠身。誰肯不自信。只是反轉對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自己身上一看。果能不欺衾影。不欺屋漏。事事出乎心之所誠。然還是信得過。信不過。然天地間。亦有此誠行得去的。亦有行不將去的。如舜之于象。是誠行得去的。周公之于管蔡。便是誠行不去的。惟孟夫子爲能推明是書。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原下得少活。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下得喫緊。所以要明善。學者只要看源頭處。明與未明。假使未明。不特行推不可以言誠。卽守經也。叫不得誠源頭處明了。經也可。推也可。常也可。變也可。而總之無害于爲善。不然

以周公事主之誠。豈尚不能見信于同氣。卽使當年不見信。而東征之三年。豈真威信不立。久勞王師哉。周公于此。必有反身以求信之意。故居東者三年。而究竟行不去。乃有破斧缺斨之舉。周公當日。若不明徹源本。自信其無他。而天下何以能信之乎。故源頭上明得清白。則經推常變。總是至誠。不然。大舜以昊天號泣之誠。而不免于不告而娶。荆無夔夔。齊立亦僞乎。與諸兄言及此。非以兩聖人開後之學者。以爲虛不成之路。只甚言善之不可不明。以著學者當求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之于本。毋求之于末也。夫何以明善。乃能誠身。只爲天地間原有兩種人。一種喚作誠者。以他從天命來。純粹至善。全乎氣稟之初。雖日處人中。而率之性者。不失維天陰騰之始。其道爲天之道。一種喚作誠之者。以他從天命來。原是純粹至善之體。而落在氣稟中。遂爲氣稟所拘。未嘗一刻不是聖賢。而未免有過不及。却又不肯自安于過不及。盡人之功。以合乎天命之體。雖日求此道于天。而終久是以人力自治。其道爲人之道。誠得天之道。所以能不勉不思。爲

存中道之聖人。誠之得入之道。所以必須用擇善之功。而堅固執之守。上言明善而此言擇善者何也。明以知之炯然洞徹者言。擇以知之未曾發光。剴磨求濟者言。不擇善。未有能明善者。擇善不能固執。亦喚不得明善。故下以學問思辨。盡擇善之功。而以篤行爲固執之守。又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爲反身求誠之道。故緊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子思子說到此。直見得天地間。無一箇不是聖人。無一箇不是誠者。那裡有箇愚的。那裡有箇柔的。只爲他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不肯擇善。所以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畔乎中庸。真是箇箇人心有仲尼。人自不知擇耳。夫誠者合下。來天性未漓。而中處得處。乃由于不勉不思。非自誠而明乎。此我所以云天命之謂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非自明而誠乎。此我所以云修道之謂教也。自此理之具于人者言。則曰之謂性。之謂教。自人之能其備此理者而言。則曰謂之性。謂之教。非異文也。人但思不求誠耳。若使刻意求誠。將聖人之所爲不勉。不思者。終久爲我看破。豈有不明之理。此理既明。明

一分則盡得一分。明十分則盡得十分。知到這理。少不得要行到這理。那裡有不誠的。下二句不是申言上二句。乃單主自明誠者立言。以天地間誠者少而誠之者多也。中庸至此。纔了得大本達道一段話。故下以參贊化育。攝之至誠之性中。使天下後世學者。用心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

說書至此。先生復謂諸友曰。如此論說。縱使問所未聞。只喚作講書。不喚作講學。而不佞講學之旨。卽寓于講書之中。使諸友中有眼孔者。自能下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不佞尋行數墨中。看出言外之旨。便曉得此卷那幾句話。是書中所不應有的。何故逗露若此。自知不佞有苦心。在若使未必然。只須看此老何以拈着書便講。每講必有許多註疏中所未及的。卽使做口去辨論。他却能隨口就轉。要知得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爲善。只是教人擇善。若使日日操時時擇。事事擇。無論沒許多絡索的精神。且聖賢那裡討許多零碎的道理。還你擇得出的。便開口說得擇不出的。一字也不敢開口。因而隨手放下。

謂天地間那裏再有真正聖賢。毋論如論語中所云朝聞夕死。知生知死。孟子中所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爲事天立命之學。萬一機緣遇合。一旦起而以未明善之身。促當人家國天下。且不必說到中和位育上。求爲信友。獲上以治民。則茫然無所措手足。亦不必說到信友獲上治民。試請反觀自己。庭闈也。有離父母多年者。也有在父母膝下者。還是能順不能順。真真是不可以爲人。卽以日用衣食。略而論之。離父母者。或食君而遺羹之念起。

中庸講錄

卷一

堯

或能養而風木之痛生。此處如何發付去。其廢父母者。膏粱文縉。俱出親澤。內及一思想。親之衣我食我者。義乎。不義乎。如其義。則一絲一粒。皆出親造之艱難。何也。義必不苟取。不苟取則何以爲繼。我不念此。親必念此。親念此而我不念此。則親心不順。如不義。則何故以我一身之受享。而陷親爲不義。親之取此。必非得已。爲我輩也。爲我輩而使親爲此。是則不孝之大者。親違心以爲之。而我不念之。則親心必不順。常將此念。提在心头自然想出。

箇不貳親心以憂的道理。這也喚作是明善。而不佞之所望于諸友者。不在此。有一善是萬善之所同歸。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此處最要透切。故王陽明教人以致良知。明到這理。纔曉得孟夫子之所云性善。孔子之所云繼之者善。顏子之所爲得一善。大舜之所爲善與人同。若不明到此。任你終日談性。談天。談未發。談尊德性。談道問學。談主敬。談誠正。談行恕。談慎獨。都是說夢。今日與諸友言及此。明日有一友向不佞曰。我明善矣。不佞如

中庸講錄

卷二

早

何辨得。以諸友皆有學識。皆多讀書。這步話。誰處說不到。要辨得諸友出。必如不佞之所謂四禁。一禁孔孟及諸經書已道過之語。一禁宋儒推明理學之語。一禁時文中訓詁註解之語。一禁野狐禪客機鋒。及拈拳樹拂之語。日將此四者。如四堵銅牆鐵壁。逼進前來。身也轉動不得。一開口。一念。不觸彼。則觸此。如此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四者如頰垣敗壁。不復遮攔。而我之力量克周。亦復遮攔不住。信口道將出來。或詩或賦。或說或

鮮。使見者得未曾有。而不佞以爲真正了徹。不復
影響含糊。方許吾友高談闊論。爲孔曾思孟。留未
墜之斯文夫。非拘拘然冠古冠。服古服。繩繩而趨
尺尺而步。使天下人笑板腐道學。諸友請從事看。
勿徒作今日講書觀。

明誠性教而後。凡十二章。中間推本于人者凡四。其
餘則皆談實理耳。此章蓋直指吾人性分中。有人物
天地。皆備于我之能事。非至誠不能滿其量。至第十
一章。則見天地之化育。原不在至誠。大經大本之外。

中庸講錄

卷二

望

亦非至誠不能洞其源。故于開首處。各列個惟天下
至誠的字面。而未章則收攝到無般無臭之天載。以
使人認得天命以前之本體。中庸一書。所由一線穿
來。無少隔碍也。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除至誠
而下。便是致曲的學問。故特別其次。此外則皆論至
誠之道。而推尊于仲尼與天地合德。爲亘古以來。配
天地之一人。所以變至誠而言至聖。自其實備此理。
則曰誠。自其理備厥躬而身有盛德。則曰聖。凡此者
皆推本于人。以明此道之有所歸。其餘則皆從理上。

發揮以著此道之裁。諸用非分疏天道人道之旨也。
上章既引夫子之言。以終明誠性教之旨。此章則從
謂之性的性字中。看出人物與我同原。天地與我同
體。此性恢復乎有克塞人物。滿天地之分量。人自
不能盡。所以與人物隔而與天地睽。惟天下至誠。直
從我性中看得人與物都從此托根。除却人物之性。
別無自性。除却自性別無人物之性。故能克滿其量。
不少虧欠。而人與物。莫不各正其性命。而保合太和。
所以一盡性而人物之性都盡。二氏只爲顧自性。遂

中庸講錄

卷二

望

遺了人物。吾儒無一念肯遺人物。所以性體中。偏能
兩蓋乾坤。而盡人物之所欲盡。爲天地贊化育之根
本人。只知化育者。天地之事。人不能參其力。至誠則
在自己性分中。實實做出裁成輔相之功用。非但空
談理道而已。參如參軍參政之參。竝立爲三。殊屬附
會。易云參伍以變。如所云參而伍之以盡其變。亦非
如註中所云三數五數之謂也。以人而參天地。洵非
天下之至誠不能。然而此等人不恒有進。而求其次
則惟有致曲而已。何以謂之曲。此理自天命來。人人

本有。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聖人合下俱足。此還常明。其餘縱在習染之後。而原初聖凡同具之體。未嘗不時露其一端。雖然呈露的是箇端倪。其實全體卽于此處完備。自明求誠者。若非此箇端倪。又從何處明起。先儒所謂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正謂此也。致如致中和之致。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初然只是箇端倪。一經推致。就此端倪中。便現出箇滿具足之體。正如首章所謂從未發中。建立中和位育之本也。故曰曲能有誠也。上句是箇明字。下句是箇誠字。合二句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是自明誠三字。然又要曉得是曲能有誠。非致曲而後能有誠。惟其曲能有誠。所以愈加要去致。亦惟曲能有誠。纔是聖凡同具。于愚夫婦。真知真能中。畢具了聖人不知不能之全體。人之不肯決志爲聖賢者。只爲不肯去致曲耳。間有端倪呈露。亦遂自委爲一曲之明。豈知不致則誠終隱于一曲。能致則一曲卽能有誠之全量。而形著明動變以至於化。與至誠同用同體。都在此一曲之中。而謂曲可不致哉。功夫只在致字。致曲以後。全無功夫。一路滾下。直起到至誠

能化。以著致曲之功。與至誠合德。夫致曲者。既與至誠同其變化。則能成變化矣。能成變化。便可以行鬼神。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人遂以爲奇特希有。而不知皆從實理中得來。所謂善也。此善在禎祥未有之前。著龜未見。四體未動之始。此念孤行。便釀成國家無疆之禍。禎祥由此而感召。著龜由此而告吉。四體由此而發祥。此念汨忘。便釀成國家無窮之禍。妖孽由此而生。變著龜由此而告凶。四體由此而乖戾。人不能明此。而乃于禍福之將至時。問之四體。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問之著龜。問之禎祥妖孽。豈所謂如神之智而爲至誠之前知也哉。夫前知如至誠。亦不能于善不善之外。別卜與亡之理。求誠者尚安得于善與不善之外。別求自明而誠之事。故子思子于誠明明誠兩立之後。親切指點出至誠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出一善。以爲求誠者下手切近之功。諸友切莫輕易看過。夫至誠之參贊。不出自性之中。而其次者之幾化。亦卽在此一曲之內。以致與亡禍福。取決于一念之善與不善。可見天地間人與物。都在我自家身上。盡

求能盡人與盡物。纔了得自家性分內事。故聖賢懸急于求誠。良以非此誠。必不能成此人。自己成得箇人。纔叫做箇誠者。而益信誠之爲道。原是自家合當自盡之道。而非外求之天地人物也。先生說書至此。因謂在座者曰。此章三箇誠者。如何看。一友以前後兩誠者指理言。中間一箇誠者。指人說。先生哂之曰。情知吾友必作此解。不特此章三箇誠者。不曾指人說。連哀公章誠者。天之道也。亦不曾指人說。若作指人說。何以下面纔云。從容中道聖人也。凡言誠者。皆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樂言誠之實理。止得惟天下至誠。方指體備此理之人說。切莫錯會。夫何以誠者爲自成。良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無物。無物則自己性分中。便有了許多虧欠。如何叫得自成。所以君子必盡擇善。而固執之功。蓋以誠之爲貴也。于先說誠者自成也。豈是謂自成已而已耶。所以成物也。不自誠。如何能成物。不能成物。若何叫得自成。乃知天地間。只有此一箇理。以之成已。則曰仁。以之成物。則曰知。合仁與知。皆是吾性中秉彙之德。不分內。不分外。物與我同。其同然之

理。我能體備此理。措將出來。自然與時成宜。遂覺得無一物不正其性命。無一物不保合其太和。豈分成已成物爲外內之道哉。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人惟內外不能合一。措置便不得合宜。縱使立意求誠。有時做得到無妄處。亦有時做不到無妄處。力量有淺深。則不能無間斷。惟至誠從自性中。看出人物同原之本。故能成已成物。內外合符。而仁知全備。就如天行之健。而能自強以不息。此久道也。徵發出來。便是

中庸講錄

卷二

吳

載物的博厚。覆物的高明。成物的悠久。其德直與天地配。而豈待見而後章動。而後變有爲。而後成乎。功能力量。到得這裡。則知參天地。贊化育。都是實事。不是空空談箇道理。因而識得自性中。原有與天地同量之分。只是明不到此。遂覺得內外不能合一。縱使學問做得到一處。不是仁者見之謂之仁。便是知者見之謂之知。如何能使仁知體備于一身。而爲物之終始。看來非是誠不到至處。只是明不到源本處。明則未有不誠者。只今諸友莫把人物看在自己性分

之外思量那仁智兼備的是箇甚麼物事。仁與智從何處得名。合仁與智又是箇甚麼名色。自然見萬物咸備之體。在天命維善之初。立見你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指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便是至誠之無息。只怕明不及此耳。明得豈有不能有成之理乎。諸友急須體貼予這一席話。切莫徒聽說書理也。言誠道至此。則至誠完。然是箇天地。至誠之道。卽天地之道。只須發明天地之道。而至誠之道。真切著明。何也。以天地也。脫不了一箇誠字。故向後只言天地之道。而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盡之。以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經生家說書。拘泥着一字。遂將一言爲一字的註脚。遂引老氏之抱真守一。及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等語。爲此字證據。殊失立言之旨。其曰可一言而盡者。猶曰一言以蔽之也。明明指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又泥杜句者。于不貳爲句。遂疑以爲兩言而非一言。此所謂不朋大旨。而尋行數墨者也。卽今就本文中。有不可以尋行數墨看過者。諸友當自家理會一番。莫只待予說。如書云其爲物不貳。自來以上物字

指天地言。下物字指萬物言。天地何以言物。爲有物字在。則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此解易明。獨是生物者是天地。爲物的。又是什麼。諸友曰。這却不知。先生曰。諸友只爲此學之源頭不明。所以日泥在文字名義上。故平日看書。未嘗不說得過去。一經人提掇。便要隨人顛倒。卽如此一問。爲物的是何物。是道。道又是何物。直須應曰。爲物的就是何也。天地之氣化流行。所由以立位而成形成象者。原不出此理。此理又是箇什麼東西。却圖繪他不出。所以命之曰道。道字是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借用字面。何也。道者路也。故古字從行從首。言人投足便是路。則一舉一動。如何外得此理。自其在當人之身。井井然有條有文。則謂之理。却一步一刻也。離他不得。則謂之道。若把道字看得做死煞的。謂天地間。畢竟有箇道。所以愈求而愈遠也。二氏之學。自高其門庭。曰不貳法門。人遂以爲此箇法門。真是玄妙。却不知建立此法門者。在派人中國之後。而吾儒之所謂其爲物不貳者。則在他此法未入中國之前。故子嘗曰。惟吾儒足包二氏。而能開二氏之學。二氏不

能山吾儒之範圍也。武者辰也。疑也。携也。不武者誠也。非一字之謂也。就向來諸儒說。應得如此。若在我看此書。連這物字也不指天地。夫天地間皆物也。有爲之者。而後有生之者。卽如人未生以前。先有箇人。此爲物在生物前之說也。既生以後。也要去爲。此爲物在生物後之說也。未生以前。無爲物者。物從何處生。既生以後。無爲物者。且立就稿。豈能生生而不測也。我故知爲物處是誠。所以生物處也是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至誠見得天地之道是如此。所以要

中庸講錄

卷二

見九

誠之爲貴。豈曰天地是一物。物又是一物之謂耶。惟其天地之爲物。生物處外。不了一誠。故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卽天地之道也。下因以天地山水發明不貳不測之義。而歸本于於穆不已。以著維天之命。而終天地之道。又推本于文王之純亦不已。以終至誠之道也。看兩箇蓋曰字。則知一是爲天地寫照。一是爲文王寫照。切莫膠柱鼓瑟。由參贊位育。說到至誠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其作久。斯道何等。大信非聖人不能備。亦非待聖人不能行。若夫真正以至德凝

于道的聖人。居上也可。爲下也可。有道也可。無道也可。隱隱推尊到仲尼身上。而直著道統之有所歸。此後至第十一章。達天德止。皆子思子推尊夫子。以開萬古絕學之傳。非如舊註。分訓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也。大哉聖人之道。承上五章統贊其大。而歸之于聖人。洋洋優優兩節。不對。發育峻極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莫燦明于禮。使萬物無此禮。如何發育得出來。故以禮凝道。要歸崇禮。而三重以寡民過。亦首先議禮。孔顏授受。亦止曰克己復禮。聖人見得此

中庸講錄

卷二

辛

禮爲節宜萬物之樞紐。故其儀世而威天下者。三百三千。不厭其繁。若非聖人直見到此。其何以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也哉。故未有聖人。此道日在天下。一有聖人。此道則專在聖人。而日行于天下。故體備此道者。不問道之行與不行。而先求此道之凝于我。若使德不造其至。則至道不凝。故君子尊之。尊之維何。尊之于人物同原之性而已。此性爲人物同原之本。以其體言。則曰善。以其體備于己。而深造以自得。則曰德。故曰。民之秉彝。好是彝德。欲尊此德。必先明此

德道問學者。所以明之也。卽所以尊之也。故予平日
教諸友明善。必明到善之本原。正要明到此處耳。朱
晦翁早年功力。未免支離。所以云陸子靜只要人尊
德性。我這裡只是道問學。而陸子靜西之曰。朱子又
誤矣。不道問學。如何尊得德性。舍却尊德性。他所云
道問學者。又何事乎。宜乎朱子有晚年之悔也。此一
節書上四句是知。下一句是行。何也。道問學。致廣大。
盡精微。溫故知新。皆是求明此道一邊事。此道既明。
便知得天地間。離不了這箇禮。欲使此道行造其至。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少不了只是崇禮。故敦厚以崇之。說到要敦厚。則三
千三百。誠不厭其繁。而後能發育萬物。以峻極于天
也。天下豈有淺薄的人。能發育萬物者乎。此分論知
行。以見明善之功。先于誠身。求明之功。難于求誠。以
著自明而誠。明則誠矣之義。若論真正源頭學問。則
知行原是合一的。上四句雖是知邊事。而尊處道處
致遠盡處溫處。則已是全副精神。都在行上了。敦厚
崇禮雖是行。而敦之崇之。豈是情情行得的。早已是
知了。此君子之以至德凝至道也。道既凝于厥躬。以

之居上則不驕。以之爲下則不倍。然天地間。居上之
人少。而爲下之分多。處有道無道。皆爲下不倍者之
事。然天地間。有道之時少。而無道之時又多。引詩則
單爲無道。足以容者發。層層說去。無非只爲仲尼以
最上之德。而居爲下之分。處無道之時。剛訂贊修。使
春秋之天下。能容此道。則此道便能萬古不夜矣。有
道無道的道字。卽大哉聖人之道的道字。國有道則
道在天下。國無道則道在聖人。不是以口舌爭得的。
此身既爲道所繫屬。若使天下不能容此身。則不能

中庸講錄

卷二

至

容此道。我欲天下容此道。安得不爲道而保此身。明
哲保身。全是爲道以自全。非爲我一人起見也。故下
章直以夫子之尊奉時王者。爲愚賤不倍之事。而着
夫子之敦厚以崇禮。正夫子之以德凝道處。不然。生
今反古。便是不明哲。豈所謂爲下不倍者哉。議禮制
度考文。雖然二者並峙。而度文則兼統于禮。故德位
並乘者。首先制禮。而吾夫子斟酌三代所因所革。亦
只是禮。此禮所以爲發育峻極之本也。雖然吾夫子
不倍時王。固是爲下者之分。詎然以之本身徵民。便

是知天知人之學。其所以必如此而後爲明哲者。蓋以王天下者。非此三重。必無以寡民過。上焉者。既是杞宋之無徵。下焉者。又是韋布而不尊。此道將中斷于今日乎。則不得不以此身任之。而爲以道凝德之本。其曰本諸身。徵諸庶民者。實指夫子身有聖德。而爲千萬世庶民之所徵。非如舊註。指王天下而言者之說也。君子旣欲以本身者徵民。使考之三王而謬建之天地。而倍質諸鬼神而疑。俟之來聖。而惑。則德必不至。而道亦必不凝。乃其本身徵民之道。則上必

中庸講錄

卷一

五

考之往古。下必俟之將來。與天地必欲合其德。與鬼神必欲合其吉凶。而後爲知天知人之學。學不至于知天知人。必不能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尚安得于舉動之間。使言行不違于人。而爲遠近之所繫屬。其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者。非指成效而言。是說君子之本身而徵民者。一舉一動之地。都皆爲世世之天下。立得箇不易之常道也。于焉而行。則欲爲世法。言便要爲世則。遠之則求其有望。近之則徵其不厭。而後爲本身徵民之實。故特引詩而繫之。未有不如此

而後有譽于天下也。若依舊解。皆指君子之成效而言。則末句所謂不如此者。又將何所指乎。這等看來。則千古以來。惟有我仲尼一人。足以當之耳。子思子推尊孔子。盡于開手四句。稱贊孔子。亦盡于此四句。四句旣盡。下面只消比譬到天地。不必更言仲尼。而天地已爲仲尼傳寫殆盡。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千古乘軋御世。只有帝王。帝至堯舜。王至文武。便爲千古人倫之至。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仲尼居然一堯舜文武矣。從來天之所以開物成務者。只是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箇時。地之所以承天効法者。只是箇水土。仲尼上律之。則與埤埤行。如太和元氣。仲尼下襲之。則流行且止。動靜不易。居然一天地矣。此則推尊之至也。千古以前。舉箇堯舜。則堯舜以後。不知凡幾。聖人。千古以後。舉箇文武。則文武以前。又不知凡幾。聖人。往古來今。一切都在夫子包羅之中。則仲尼是古今來之一人。上舉箇天時。則無人無物。不在天時之中。下舉箇水上。則無人無物。不在水土之上。上天下地。都在仲尼函蓋之內。則仲尼是天地間之一人。所謂稱贊之

至也。則仲尼又居然一天地矣。天地覆載，日月四時，都在覆載之中。生麟鳳亦生豺狼，生芝蘭亦生荆棘，萬物並育而不相為害。有中庸，則有隱微。有時中之君子，則有無忌憚之小人。各為其道，並各行于天地之中，而不相為背。良以天地間同此一性之德，見小者成其為小，見大者存乎其大，見小者如江海之水，各分其派，而為川流。見大者則能敦篤其行，而窮神達化，無小無大，莫不從此人物同原中，各得其所同得，而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若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使天地止生芝蘭麟鳳，而不生荆棘虎狼，止許大道孤行，而不許異端曲學，各行其是，則天地亦不大矣。如今學者不能自為聖賢，却要責備人以聖賢，少有異已，便要背道而馳。一見人賢，便要推敲到底，看來只是箇不大。夫仲尼身倚帝王而合德天地，即以之臨天下，亦是四德完備，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聖人。天下惟至聖為能以聰明睿智而臨庶物，仁義禮智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一般，故能使見而莫不信，行而莫不悅，聲名洋溢，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向非我仲尼，其孰能語此。言蠻貊，則不但中國矣。言覆載，照陸則不但舟車人力矣。言凡有血氣，則又不但人矣。而謂配天可易言耶。配字與位字參字，如字有別，三者或論其理，或稱其功用，或擬其形容。配則盡人而同之天，如陰陽健順之義，非淺鮮也。然是聰明睿智也，以之臨天下，則有餘，以之達天德，則不足，何也。天德不能現前，必不能知天地化育之理，就在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而纒經綸天下之作用，惟天下至誠，他從自性中立見人物之性，與天地同源，故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我喜怒哀樂未發處，便立了天下之大木，而天地之化育，就在此未發處。了然洞徹，豈有一毫偏倚而為之哉。所以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何若倚聰明睿智以為用，則一切經綸，都是聰明睿智用事，而非吾天命以來之天德用事，其孰能知天地之化育，就在我喜怒哀樂未發中，全體俱備也哉。故曰以之臨天下而有餘，以之達天德而不足，是以君子因之也。下章求君子于人所不見，求敬信于不動不言，以至勸威不成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于賞怒。平天下。一本于篤恭。聲色不可以化民。而無聲無臭始可以言天載。皆所以固聰明睿智而達天德處。使學者直達此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率于性。成于教。其所云闡然而日章者。猶首章所云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也。其所云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至篤恭而不大聲色者。卽首章所云戒慎恐懼以謹之。而中和之所由致也。求之遠。求之風。求之顯。則聰明睿智必不能固。而與天德違。求之近。求之自。求之微。則聰明睿智皆無所用。而天德就在此一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點真知確見處。得箇入路。故曰。可以入德矣。德字直領上章天德的德字。三箇知字。直領上章其孰能知之的知字。此是學者明善之本。姚江教人致良知。卽致此也。何使此學不能透現。何以于人所不見處。君子獨能知之。而爲人所不及。且能見敬信于言動之外。寬勸威于賞怒之先。以成篤恭之化也哉。學問到得篤恭而天下平。便是于大本達道中。致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來。于喜怒哀樂未發中。看出天下之大本達道來。此際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通。豈是以

聲色化民者之能事。蓋以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豈是有聲臭的。這便是天未命以前的一著。所謂上天之載也。又豈是有聲臭的。自其既降而賦于人。則曰命。自其未命于人而爲天之宰。則曰載。真是萬善同歸之極。真是連善字也着不祥之體。假使着得一箇善字。便是有聲有臭的物事。便叫不得至善。何以云至矣。明善者。必須明得到這田地。方能使品物流行。物與無妄。而從自己天命中。直見得人物皆備于我。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其宜。纔討得箇自己性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命着落處。纔知道得此源頭。在聖原不曾增。在凡原不曾減。人人有參天地。贊化育的力量。而自不能誠。皆由源頭處。知之不明。如何能擇善。能固執。而爲盡人合天之事也乎。故曰。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明善誠身而已。諸友切莫徒作說書會。

上論講錄

男觀微錄

戴經弟問時習章大意。蓋謂記書者。取此章以冠兩論之首。意必有所取義。學至時習。只見得苦處。如何得有悅處。既曰朋來。何以又曰人不知。先生曰。苦處正是悅處。朋來處就是人不知處。若是人盡能知。則天下盡朋也。何以曰同聲而後應。同氣而後求哉。此無難辨。獨問此章何以冠二論之首。則起發卓絕。吾賢只將兩論中論學之書。如所云學之不厭。忘食忘憂。不遷不貳。敏事慎言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

上論講錄

卷三

一

首節。能出得範圍否。又將兩論中論友之書。如直諫多聞。會友輔仁。事賢友仁。忠告善交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次節。能出得範圍否。復將兩論中論人不知之書。如所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將行將廢。皆命以主之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第三節。能出得範圍否。則知夫子設教杏壇。任他大之說到聖神功化。小之說到日用飲食。離不了一箇學字。此學不是公之同人。便是不能達之尋常俗士。除却此兩種。別無學者着脚處。只觀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便是首

段註脚。鶴鳴子和。聲應氣求。便是次段註脚。良其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便是三段註脚。誠茂此一章書。不特可蓋二論之首。並可以該括六經中希聖希賢之學問也。經弟又曰。畢竟所學何事。時習何事。之字何指。先生曰。往曾對常學字云。只是穿衣喫飯。遊事。擊字曰。果爾亦甚淺近矣。某曰。人只爲把穿衣喫飯。看得忒尋常了。所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賢今日之疑。與向來疑夫子者。幾同于禪客風流。絕不爲人說破。不知學者平日。把這學字。看做

上論講錄

卷三

二

書本中事。不看做英特述事。所以開卷時有學。捲卷時便無學。都是個誦讀而時習之。豈所云學而時習之也哉。不知學者自許爲聖賢。則自清晨櫛沐。以及脫履安眠。無時不是學。聖學賢遊事。自深談性道。以至禮樂射御書數。無一事不是學。聖學賢之功。故夫子設教一生。從遊者三千。而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觀七十子身通六藝。便得列爲大賢。則知性道文章。原不曾裂而爲兩。而夫子之所以教學。與七十子之所以學夫子。都明白了然。豈禪客所云必須自證始

得哉。觀後起問悅樂之分。朱子分內外。是否。且夫子云樂亦在中。不改其樂。此處何以不曰不亦樂乎。而曰不亦悅乎。先生曰。分中外者。且不必。悅字對學與時習看。我去悅之也。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樂字。喜也。好也。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是也。樂則人已暢適。如夫子之喟然于曾點。合此章的悅樂兩字。纔完得孔顏樂處的樂字。知得孔顏樂處。纔曉得時習之可悅。則來之可樂。切莫錯會。

高陽昌問曾子三省。大約以三者事屬尋常。何致勤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大賢之省察。且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先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于尋常。故不可不省。人只爲把這三者看做身外事。所以做出許多欠缺。不知從自己身上。仔細一體認。從朝至暮。除了此三者。還別有事麼。聖賢固學之本。只是主忠信。夫子又常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可見忠信兩字。是聖賢真實之學。人却不知就在謀人交友之間。此處體認不真。便辜負師友不少。孔門第一章論學。只重時習。則傳習豈是輕易事。只此三者。終身

跳不出。終日跳不出。安得不省。人只爲把這人字友字師字。放在心頭。不打轉在心上。所以不能猛醒。若心上無此三者之見。而一一打轉在自己身中。有不瞞瞞自警者鮮也。諸賢反求之身。立地便是曾氏子守約之學。

曹木所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還是便志到矩上否。且學是學個什麼。若說志到矩上。則學到矩處。便是止境了。假若夫子更進而八十。豈遂無別境乎。先生曰。訓詁家久有此言。謂夫子行年七十而追序從前

上論講錄

卷三

四

得力之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學問之無止境也。如此。又遂謂所志何志。矩也。此俱不看活句之故。學問做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易之所謂環中而應。是神化的境界了。豈是易到得的。若謂此後再有佳處。原非止極。則他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及可與立。未可與權以後。俱還有進步。樂與權。都非止極也。此只是說針好聽。而于聖人之旨未當。且云志到矩上。夫子當日便該說而志于矩。何以曰而志于學。且矩字是借來用的。其妙處不在知而在從心所欲之不踰。

大聖人做功夫。豈是如今人立定一箇意思。求得貴而便止的。所云志于學者。吾夫子在這時候。便知道吾人自今下來。無一事不是學得來的。千古聖賢的大道理。大事業。無一件不是可學而至的。所以決志去學。則自吾人穿衣喫飯。動靜云爲中。都是體認聖賢要緊處。那一時一事是放得過的。所以曰志于學。若必曰夫子所學何事。不是思量到矩上。腹誦話之。迂。則是謂夫子學處。原不曾說破。如禪家摸索在語言文字之外了。豈吾夫子之學哉。立者三十以前。徒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有此志。却自家植立不起。到此則此志屹然獨立矣。此志不能立。則事物尚不來擺撼。此志一立。則擺撼者日至。到此方能遇事卽了。遇事卽達。無復能擺撼我者。雖然如此。却是在事物上打疊得通透。而不能直達。夫物與無妄之本源。又進而到此。方知平日常物上。通透無礙處。原是天命來。恰恰如此。夫子到此。只覺得渾身上。是個天命流行。於穆不已。所以再進而六十。便能齊入心通。無所違逆。耳順者。只是鳥啼花落。觸處莫非天倪。耳順兩字。是夫子文法字法之

或。非是耳順目不順之謂。若必在耳字上作活計。則又要走在那耳根圓通上去矣。立者。見有事。不成者。知有理。知命者。事不岐于理。耳順者。理旁通于事。到得從心所欲。則仍只見有事。因事付事。無一非此理之完固。學問到此。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前此認定聖賢。自家不敢輕動一念。此時則無念不是與天命同流。無念不是與聖賢同體。所以曰所欲。並不諱言欲也。孟子每言規矩。而大學魯論。則單言矩而不言規。何也。孟子每在器用上來。比量說學論。則借字

上論講錄

卷三

六

用也。若借到規字上。則圓處多而方處少。聖賢教人。每方處多而圓處少。說到從心所欲。則易涉于圓。妙在不踰矩。仍傳不失方的意思。明此益可以得吾人自治之學矣。今日學者。只須看夫子一箇大聖人。學問必待因年而進。而今人把吾夫子進學之年。不付之名利。則付之聲色。此道之所以不明。而人之所以不古也。悲夫。

史中黃問子游問孝章。大意蓋爲幹旋養犬馬無別。先生曰。聖賢教人。不說到極傷心處。不足發人深省。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到違禽獸不遠。還喚作得箇人。養親者。至與養犬馬無別。還叫得箇人子。人能常提此念。放在心頭。真是芒刺在背。欲少寬一念之敬。而不可得。學者莫只自己欺。妄謂我實能敬。此念若不出于誠然。即使賢者。亦不能免。只觀孟子所云。曾子之養志。曾元之養口體。便知此道之難。便知聖賢教人。真是極痛切。極刻毒。須知三代以後。莫說求敬養者不可易得。即求箇能養者。亦不多得。諸

上論講錄

卷三

七

賢體勸自身。也有與父母同堂共慶者。也有違父母而遠遊者。同堂共慶。方飲且食于父母。何日是自己養父母之時。違父母而遠遊。則其旨缺然。果能拜若之食。而思遺父母以羹否。果能如仲由之負米南遊。而生慨否。此時容易。忽畧過去。將來必有樹欲靜而風不寧之悲。諸賢切莫草草。故夫子與門弟子言孝。最能發人深省者。惟此章與父母惟其疾之憂。人其把這惟疾之憂。看做未成人以前之事。父母養子一念。真是眼光一日未醒。憐惜兒子之念。一日不肯少

休。共有七十四歲之老母。日對四十六歲之不肖子。心心念念。惟恐其少有寒暑之不調。晨起問安。而老母必問及不肖。間有向左右服役。殷勤問及不肖子者。爲人子者。如何肯體貼此一念。克此一念。豈特寒暑風濕之不齊。方謂之疾。即平日一舉一動之不慎。亦必致遺父母以憂。故曾氏子臨淵履水。至易箴方知幸免。朱仲晦看到而今而後四字。直下箇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真正善得聖賢之心。孟夫子斷之曰。守身守之本也。諸賢常體此念。則知守身之爲孝。

上論講錄

卷三

八

諸賢常存養犬馬之一念。則當夫能養之時。必須如許世子之侍疾。曾氏子之養志。當夫飲且食于父母。及違父母而遠遊。時刻不放開箇養字。時刻不放開個敬字。就是身體力行的真實學問。豈待遠求哉。先生講此章時。座中有流涕不止者。先生曰。于此足知性善。克此可以明善。陸子靜發湖講論義一章。亦無甚深遠之論。只是將喻利者。說到那功名念熱上。滿座爲之揮汗。講畢。朱仲晦長跪以謝曰。嘉生平學問。實實未曾看到此處。至今以爲美談。諸友幸無忘却。

此日。

曹木忻問退而省其私。謂是燕居獨處否。先生曰。謂是燕居獨處。夫子好生信回不過。謂是相對坐談之頃。退幾于密之地。夫子一面與他言。一面又要省察他密處。則其待回太薄。而自處亦覺甚勞。此皆過泥文意。而不達語氣。須知此是夫子極得意于回。而極口稱美之。語氣甚閒。只開口兩句說盡。如今日有個極得意的學者。那先生見得他善于領會。遂說道。此人不達如愚。若是去退而省其私。他却亦足以發。這

上論講錄

卷三

九

樣看起來。此生不愚。豈其愚哉。其所云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想當然之辭。非真有箇私。真去省察他。也。若不如此理會。而必曰有個私。試問回之所發者。是何旨意。不傳也。故此書傳而子之與回言者。及回之足以發者。不傳。非秘而不傳也。聖賢而面諦證。各不曾筆之于記載。而旁文無紀錄者。從何處傳起。故知拈此書而推原想像。要替夫子言字下作註脚。皆非善看書者也。何不打轉在自家身上。去看當日。顏子在夫子前是如此。我若設身處之。能如此否。便有

自家警策之意。看來只是不肯愚。又生怕在師友前。像了個愚者。却不知愚字絕妙。大受用。大解悟。止在此。故曰不安于愚。是學者大病。

李萬成問由海女知之乎。大意問兩爲字。還是自認。語還是着功夫語。先生曰。此是直指吾人良知本體。全不涉功夫。兩爲字是自家檢別得。歷歷分明。不敢自欺處。吾儒良知本體。以之照物。則妍媸立辨。以之自照。則分數悉陳。不到得十分燎然。自家信得過去。豈敢自認爲知之。其或有強認爲知處。只是個自欺。

上論講錄

卷三

十

若使不肯自欺。卽此自家檢別得分明處。便是此點靈明。不受一些障礙。所以謂之良知也。姚江從此看得良知本體。人人具足。只欠一致字。其亦于此看得此點靈明。直用不敢自己欺處。便爲擇善。便爲知止。便是致知。所以教人先明善。明得的是萬善之同源。卽明不及的。亦原不碍此同源之極。但不必自欺。久久自然了徹。故夫子曰。是知也。

范素長問子張十世可知。大意蓋爲幹旋幾周一語。又疑子張爲卜氣進之修短而發。先生曰。世儒看夫

子延于私。看子張延于淺。故泥或繼二字。曲爲幹旋。又將子張看做謙緯術數上着精神。夫子却將箇禮字來救正。不知聖賢皆有修明禮教之意。子張見得周末文勝。曠觀千載。江河口下。世運遞流。無所止極。將來氣運。莫說一二世。就是十世。也是看得見的了。故曰可知也。世儒都將也字看作乎字。無惟乎泥在。求前知一造。夫子對他說。世運如江河。雖然愈趨愈下。所恃以砥柱狂瀾者。猶幸有此禮。殷能革夏之命。不能革夏之禮。周能革殷之命。不能革殷之禮。迨不

上論講錄

卷三

十一

及處。可以容人損益。故可考而知。至于損益到不得處。卽兩代聖人。不得不因。可見此禮在天地間。真是。一日離他不得。卽使文勝于質。究竟文亦範圍于禮中。只觀春秋何等時。臣弑君。子弑父。似乎三綱缺。五常滅。而究竟亂臣賊子。難逃斧鉞之誅。九鼎空名。猶在諸侯之上。非此禮之維繫而何。上觀三代。下觀千載。或有繼周而王。雖百世亦可知。豈但十世哉。可見學者。不問世道如何升降。氣運如何升降。只是以修明禮教爲己任。行之一家。則爲一家之禮。行之一鄉。

則爲一鄉之禮。一旦朝廷血祀禮教。自然首問講禮之儒。豈可曰議禮者天子之事。典禮者宗伯之職。而姑處之禮失而求諸野哉。高平子問曰。既然禮可以挽回氣運。何以又說禮後乎。先生曰。有禮前之禮。有禮後之禮。禮後之禮。禮意也。損益到不得的。故聽世運爲升降。禮前之禮。禮文也。損益到不得的。故能主持升降之世運。故曰。二代不得不因。百世俟之不惑。劉尊生問。夏禮吾能言之。謂坊間有致慨于杞宋之不振者。有云。重看幾個吾字。謂是夫子慨然以文獻

上論講錄

卷三

十一

自任者。未知所從。先生曰。若作帖括遺事。無不可者。但提衡當年時事。雖善不尊。豈得慨然自任。處時王之世。而懶想杞宋之振舉。聖賢亦必不其然。此書中意旨。却與伊伊乎文哉之意同。其旨原在言外。意若曰。我周監視二代而制禮。其所因所革。可考而知。原極妥當。想爲百世不改之制。而相沿者。浸失其意。遂使有心者。曠想于夏殷。不知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之文獻。不足以徵。假使若足。則吾便能徵。何必你竊然遠想。學者上觀千古。夏殷當年。非不極一代

之甚。而未免有今日之無徵。况乎生當明備之時。講究于夏殷損益之日。曾幾何時。而漸失文武成康之舊。爲文爲獻。猶當急急講求。以無失當年郁郁之旨。此是大聖人挽回氣運于禮運的大關鍵。言外有幾幾乎。將來把宋。就在目前。况乎江河愈趨愈下。自周而後。寧復望有三代。所以亟亟乎定禮定樂。爲萬世作個法程。此之謂前知。所以曰雖百世可知也。豈是第二箇人能得的。莫徒作一章書理會。

宋直方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豈非君子的仁。都是上論講錄 卷三

爲名了。先生曰。昔人有云。三代而降。患不好名。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少哉。亦豈可易言哉。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是民不能名堯。至若堯成其個堯。便成了堯的名了。况此語原是反說的。重在仁。不重在名。名從仁上成。仁不從名上起。此心用在仁上。令問廣譽。義問宣昭。名不可一日無。此心不用在仁上。即使有譽于天下。君子亦曰不處。故曰蔽聞。過情君子耻之。名不可一朝居也。吾賢欲從此書着眼。不要如從前說者。重看後段。而畧首段。學問以求

仁爲主。若使寂守此心。把這仁字。當做深微玄妙之旨。一遇盤根錯節。便有違處與不違處。要做聖賢。只須打點精神。看十二時中。那一刻不是富貴貧賤。看天下人。自聖人以至常人。那一個不在富貴貧賤中。終食也離不了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亦離不了富貴貧賤。除却富貴貧賤。別無吾人着脚處。除却欲惡。別無吾人用心處。除却不處不去。別無吾人作工夫處。人自三代以後。處富貴時。從道中看出無道來者少。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處貧賤時。看出不以

上論講錄 卷三

其道而安之者頗多。心平氣和。要求個必有以致此。困窮之故者却少。故不曰有道無道。而曰不以其道。則知不處不去。還落在第二義。公私義利。只在其道。不以其道之一時。此一時却如何認取。須知就在尋常欲惡上。聖賢原不遠于人情。處與去。只爲任情。不肯去求情。所以在常人。只教得箇欲惡。以他原不曾用工夫。君子直教做去仁。以他平日工夫。都在學問上。學問都在仁上。此處一差。將平日講強恕立達取賢。都放在一旁了。如何叫得箇君子。可見此處

一念不親切。平時學問。全無些子干涉。所以做君子。納人。無一刻是雜用心處。雖極之造次顛沛。無刻不然。把天地間不齊之遇。都打轉到心上來。便有此心。落脚處。直方曰。畢竟富貴貧賤是境遇。先生曰。吾人那一刻離了境遇。終食便是境遇。離境遇。覓心體。竟工夫。一入境遇。本體工夫。便有多少合不着處。如何能無入而不自得。若曰離却境遇。別有可用心處。待吾賢離了境遇時。再與你說。曹木忻曰。既說箇道。如何又說箇仁。先生曰。道是總名。與富貴貧賤。忝處。的。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仁是不處不去的一念。是忝處。那富貴貧賤的。陳百更先生曰。看書莫只究字義。要看立言者用心處。如宋直方之問。是見得爲善無近名。先生之答。直見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不是問答恰好對證處。先生曰。陸子靜義利公私之解。當初亦未說到如何是義。如何是輪義。只將利字說到人身極易犯處。令人不可躲閃。所以問者下泪。而朱文公亦謂我平日不曾看到此處。諸賢若不徒作講書會。只某前說三代以後。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便有如許警策。

在。可悲可涕。亦正在此。諸友切莫錯會。

戴經碧問。適莫比義之說。謂自古聖賢。如堯舜湯武。那一個是外得適莫的。如何纔是比義。先生曰。若去了兩個無字。單提箇適莫。則從古聖賢。那個跳得出這圈。纔天地間事。做到成功時。少不得不是適。便是莫。但看當初應事之時。還是有心。還是無心。凡事有個自然恰好的道理。我但無心去執着他。因事付物。絕無一些意必固我之念。行到適處。也是義。行到莫處。也是義。若有一念執着。任他隨事度理。都成適莫。

上論講錄

卷三

六

了。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都是義。不是適莫。義原不在適莫外。比之云者。如魚之比目而遊。折却一個。便行不動。君子周身都是義。那一時一刻。離了他來。故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此個義。是極有斷制的。又是極能圓通的。惟圓通方顯得斷制。惟斷制纔叫得圓通。故曰義者事之宜。看比字。先看兩無字。看無字。先看之于天下。此是君子大機大用。全是在用處。看君子。學者做工夫。只要把一個無適無莫的無字。常放在胸中。自無意必固我之見。自能從義。故曰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水析問吾道一以貫之。蓋為從前立論者。有謂忠恕卽一貫。有謂忠恕二字。離不了一心。不知夫子當日所謂一貫者。實是何物。之字實實何所指。先生曰。若謂忠恕是一貫。何以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若謂忠恕離不了一心。是又看許氏說文矣。大吉之錯。只為將曾子忠恕二字。看作悟後語。又將一呼一唯。一唯一出。看作禪家棒喝機鋒印證語。所以將夫子活潑潑地一句書。死死捏作一貫兩字看。不知夫子設

上論講錄

卷三

七

教四十年。並不會輕易許可一人。好學如顏子。只說得個其庶幾乎。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如此。其他可知。其所以呼參者。蓋為他資質魯鈍。求道之心最苦。半生精力。都用在之處。東摸西探。茫不得個把柄。假使夫子早與他說破。必不得力。任他極力摸索。到得此時。方與他一句點出。說吾道一以貫之。都在理事相徇。作功夫處說。語意極圓通活變。並不曾指一是何物。貫又是何物。亦非如禪客風流。掃除一切。認定萬法歸一之理也。此時夫子如看迷路

人。指引他一直去。曾子此時。如岐道正迷。一聞指點。力悔前誤。擦起便行。所以唯。夫子見他趨向既定。更有甚麼說的。所以便出。又豈禪客規模。撒手向外去。作把臂同行之隱語也哉。曾氏子因門人一問。直覺得忠恕兩字。一生受用他不盡。前此日日在忠恕中。却拈他不出。今日一經提撥。直覺得夫子之道。莫切近于此。依舊在功夫一處說。連夫子所謂吾道。曾子所謂夫子之道。都如所云大學之道的道字。非指斯道之本體而言也。只觀他日對多學而識之子貢。亦

上論講錄

卷三

八

下此語。則知聖門惟有二賢。下得此服藥。其他用不着也。戴巖華曰。何以先不與他說破。先生曰。此之謂善誘人。惟顏子為能覷破。乃知聖賢教人。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都是誘他向前去。如以一物誘孩子學步。少不得一步步移了去。到得力量能自己游行。方知慈父慈母之憐兒。設盡許多方便。從古迄今。那一個不是被人誘的。故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曹水析問君子喻于義。謂先儒有深嗜篤好兩解。先

生曰。若將四字解喻字。是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吾輩只看四體不言而喻。其所裁不恕而能喻諸人兩個喻字。亦解作深嗜篤好。可乎。朱註猶曉也三字絕其君子胸中乾乾淨淨。只曉得箇義。小人心不能乾淨。只曉得箇利。所謂利者。亦非單指到財帛上。所謂小人。亦非單指着貪賄之鄙夫。天地間只有此義。君子于大本領處認得真。有時做到利天下。利萬世。無事不占便益。却都是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義。所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是也。小人于本領處認不真。卽有

上論講錄

卷三

元

時做到希聖處。希賢處。一舉一動。都明明要取義。而其實着着都要討便益。所以彼自見以爲義。而聖賢則見其爲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利故也。學者做工夫。此處最要明了。預先一眼覷定。直將此身安放在甚麼處。如安頓在君子一派。還你無處不是義。若不然。無往而非利也。然放在君子一派。豈是你硬硬推進得去的。只將大本大源處。直截了當。拚一副必爲聖賢之志。而後可爲聖賢。陸子靜白鹿洞說此書後。人謂只說得儒者病痛。不曾一字說着此書。却不覺

他字字是教人做君子。念頭一錯。便做到小人。君子小人之分。幾希之間而已。可不慎歟。可不明善以爲誠身之本歟。

鄰水滌問德不孤。大約謂天地間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亦有小人之黨。德自然是不孤的。夫子何以言此。先生曰。若使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該有君子。那得有小人。凡爲君子之志不堅。爲君子之力不猛。都只看得道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服安神定志之藥。說個德不孤必有鄰。水滌曰。又如何見得不孤。先

上論講錄

卷三

辛

生曰。天下極不肖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念萌動。所爲清夜自思。平旦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閒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見得不孤。水滌曰。這等說。便是無人無德了。先生曰。不然。小人只那一時。那一刻。見得如此。過此一念。畢竟是小人。其曰不孤云者。同之之辭也。必有鄰者。隘之之辭也。惟其隘。所以僅曰不孤。無怪乎天下之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只可惜小人這一念。是聖賢全體發露。而自取帶亡。隘我芳鄰耳。可不爲之嘆息。

素正公問子使漆雕開仕。還是因他有可仕之材。還是如家語所云年長且貧之說。先生曰。若是因他材可出仕。則七十子都不如他。而由果求藝等輩。豈盡不可使乎。若謂年長且貧。則七十子中。未必無長且貧于開者。此俱不看全書血脉之故。須知紀魯論者。紀此書。非紀使開之仕。紀開未能信之一言也。想夫當年使人仕者儘多。而開獨有此一言。真足動夫子之色喜。所以記之。如何不在此處着眼。而向使開行活計也。有一友問斯字之旨。先生曰。可惟看書者

上論講錄

卷三

主

不平實商量聖賢的言語。凡遇斯字。與在中字。便要說。說一般去。都爲禪客家有不說破三字。不知吾儒絕不作影響語。只觀無行不語。何嘗有不肯說破之事。大凡斯字。與在中字。都就在本章語氣文法上領會便了。

胡保寧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先生曰。文章朱子訓作威儀文辭。便見到無行不與處。子貢說到此。亦早看到無行不與處。爲他平日一向求夫子以言。却不知周身舉動。無一處

是到得這一日。方見得夫子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之間。都是文章。文者如文人之文章。章者如斐然成章之章。說做動靜語默。學者還有着眼不着眼處。把來尚作文章。則夫子滿盤托出。都在學者見前。蓋人皆可問。若不于此處認取夫子。只要在言論上去求夫子。就是終日與你言性。終日與你言天道。還管一字也不可得而聞。何也。學者從事于夫子。那一個胸中。不曉得個性與天道。那一個做工夫。不要在性與天道上着眼。却不知此個物事。是說向人不得的。縱使

上論講錄

卷三

主

立言者。披肝露膽。說將出來極明白。極通顯。而聽者終是愈聽愈疑。愈疑愈不明顯。直覺得越說越晦了。如何可得而聞。故某嘗曰。爲文章。爲性與天道。都是學者分別知見。可得聞不可得聞。亦是從學者得力與不得力處分別起見。在夫子只是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便了。此子貢反約之一時。當在與聞非也。子一以貫之之後。吾賢此處觀看。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當自有悟入也。

學萬成問子路有聞。大約爲紀魯論者。原是取子路

之勇于行。而夫子曰有父兄在。又似不許其勇行者。豈聖賢所見如此其不同乎。先生曰。夫子是因于路來問。故與他對症下藥。故曰。由也。兼人。故退之。至于記義論者。則止見仲由一派勇行的力量。真是人所難及。說此書者。先要看一有字。學者是處留心。隨地皆可體認。此個聞性。直與無行不與。視面相承。若使聞性現前。目前花落鳥啼。都成妙義。假使聞性不能開豁。卽同堂講頌。如風過疎籬。管取毫無干涉。此處說未之能行。不是虛心攬物。天地間物理相徇。不留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心去行。便覺得從容暇豫。若實實體認將來。卽終日行。終身行。何曾有行得了。住得足的時節。此聖賢立言。所以不曰敏于行。則曰先行。曰耻躬之不逮。惟恐云者。不是將後來之恐。勉前此之聞。只是當下惡惡求行之心。惟恐將從前得意之事。向從容暇豫處。輕輕放過了。何以發付繼此而聞者耶。學者若是常常將子路這副心腸。關在眉毛下。何愁做不出個聖賢。然要須平日眼光明亮。若眼光不明。可聞處都辨不出。如何謂之有聞。故人知子路聞後之心。不可幾及。

吾獨謂子路聞前之心。非非常人所能及也。此陽明所以要致知。其所以要明善。

進玉聖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還有違仁的時候否。不然。何以直曰三月。若謂三月是時序之一小變。畢竟是有程限的日子。豈顏氏子猶未做到純仁的田地乎。先生曰。三月二字。對下邊日月字下的。爲其餘是或日或月。便覺得顏氏子如此其久。若非爲日月至三字。則三月兩字。可不必下。三月只是言其最久。非三月後便把捉不定之謂也。若使把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不定。縱使他三月也。少不得美做日月至。豈所云不違也哉。某常對學者言。顏子只爲認得此心之外無仁。故直守此心。而仁體完滿具足。所以不特有仁字。竝有個心字。諸子只爲心外覓仁。故有時覓得着。亦有時覓不着。所以日日月月至。故夫子口中。不特沒心字。連仁字也不下了。諸子如客覓行臺。去來不得常主。顏子則如自已坐在家裡。那裡有一日離了堂與的時節。諸賢切須自會本心是萬物同體的主宰。管教與顏氏子。把手同行。若從心外覓仁。還管換不着。

一個仁字的註脚。明此之謂明善。

費穀卿問既謂之儒。何以又說小人。既曰小人。便不得謂之儒了。陳百史先生曰。也少不得要此一問。先生曰。小人也不是等閒的。從做學問處。見得天地民物。件我性分中事。便見得極大。便是君子。若從天地民物上做學問。却處處只管照顧自己。守經而不能行權。得體而不能達用。便見得小了。便謂之小人。所以體欲其全。而後能用盡其大。學者全體不能畢舉。則大用不能見前。子夏篤信謹守。只爲所見不大。學

上論講錄

卷三

三五

者只看聖門如子夏。夫子尚吃緊與他辨君子小人。則知爲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爭正不在多。今日與諸賢商量。作功夫。刻刻不要把天地民物放開了。所以夫子處春秋之時。栖栖皇皇。三月無君則弔。及至世無用我。而直任天子之事。于筆削之間。取前聖垂世之書。刪定贊修而不輟。只爲他見得極大。東晉史先生曰。別處說君子小人。都是判然兩開的。此處却同是一儒字。必須先生下一二語。使學者泐然。纔妙。先生曰。別處是分別君子小人的界限。此處是就

爲儒者之器局而言。別處是開開提衡箇君子小人。此處是與子夏下對症鍼砭之藥。

李萬咸問知者樂水。童將仁知分作六段。而註疏中。遂有分情體效三種者。畢竟如何。先生曰。將動靜二字作體。已自不是。猶醜是個效字。夫子淵腔中。是箇知仁。不覺爲他開開點綴出許多佳話。當年印要說仁者樂水。知者樂山。亦自使得其所爲樂水樂山者。非一味要去那水邊山下。各尋生意。亦非見山便沒趣。見水便不怕。只爲他胸中明皎皎的。不受一髮渣

上論講錄

卷三

三五

滓。與水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孤峰。依舊樹影山光。都是天機流蕩。故曰樂水。仁者胸中。安妥妥地。不受一髮搖撼。與山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川流。依然淨靜無波。都是天機澄湛。故曰樂山。何也。爲他一個是動的。一個是靜的。究竟動中未嘗無主靜之意在。合靜以言動。動便是躁矣。靜中未嘗無流動之意在。離動以言靜。靜便是枯槁。所以一個生趣滿前。即在可憂可懼之中。而快然自得之理具足。一箇生意滿腔。即在朝開夕死之時。而與天地同悠久之理具足。總

之聖賢言語。要看得活。莫看得死。只觀仁知兩者。豈不是天地間純粹以精的人。而畢竟山水動靜仁壽。各從其性。足知道夫子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爲他學問非不純粹。以精終不免分道之一體。學問做到這田地。尚不免分仁分知。今人連仁知的邊洋。尚未夢見在。而便日逐于山情水意之中。妄談動靜。妄求樂壽。不亦可哀哉。信乎善之不可不明也。

高平子問博施濟衆。夫子說堯舜猶病。是言仁如此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其難。後說立人達人。就在欲立欲達。豈不是言仁又如此其易。先生曰。仁原至易。人求之難。仁原最近。人求之遠。首段非病仁之難。病博施濟衆之難也。平子曰。欲立欲達。如何便能立人達人。先生曰。此節全沒工夫。是樂論仁者之全體大用如此。工夫在能近取譬四字。近者已也。欲也。近取已之欲是如此。便譬之人的欲也是如此。此孟子曰強恕也。曰求仁莫近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也。故曰。可謂仁之方也。李萬成曰。立達兩字何解。

先生曰。立也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自己立身。此天子所以曰三十而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學者舍却天地萬物。從何處立身。舍却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卽生于天地之間。都是一團臭氣。與禽獸何異。達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孟子之所謂無他。達之天下。中庸之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皆此物此志也。吾人在天地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一副生之意。誰人不要植立得住。推此一念。人與我。真是一體。豈屬真如通身血脉。欲他流通。不欲他壅滯。一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處壅滯。便不能通達。學者只爲不覩到這裡。便不能強恕。所謂不明。如何能誠。卽使有志于聖賢。便要走到博施濟衆上。極難極遠處了。如何能得那萬善同源之極。所以學者務先明善。王宜生問德與仁如何分別。序游藝于依仁之後。將藝看得恁般輕。何以孔門依仁者少。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先生曰。若問分別。不特德與仁有分別。連道與德亦有分別。若說無分別。不特道與德無分別。更與仁亦無分別。其曰分別者。道散于萬事萬物。

德體倚于已。仁醞釀于心。其曰無分別者。萬事萬物。莫不有個當然之理。以其一舉一動。踏著便是。如大舜然。則曰道。以其一舉一動。日用持循。非此便無主宰。則曰德。以其各還以所當然。萬事萬物。都從此遂生。復性。則曰仁。其實總是一本萬殊。萬殊一木之理。特道字說得廣大。德字仁字。說得精微。道字是德仁的統體。德是以此道守之于已。仁是以此道純之于心。志即夫子十五而志于學。據是立與不惑。知命耳順的境界。依仁游藝。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游藝。上論講錄 卷三 五

與七十子之通藝。同日語哉。李萬咸問仁遠乎哉。先生曰。會得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知道此青落處。欲仁斯仁至。夫何遠之有。高平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可見仁原不遠。先生曰。顏子之于仁。可謂不遠。其餘則求之遠在。何也。顏子即心即仁。所謂欲仁仁至。其餘心外覓仁。所以有到得仁上處。有到不得仁上處。故曰求之于遠。萬咸曰。何以欲便能至。先生曰。某之所謂欲。非吾賢之所謂欲。某之所謂至。非吾賢之所謂至。上論講錄 卷三 手

吾賢將欲字看作好樂。至字看作來復。假若天地間。有個仁可好。樂便去扳援。欲美了。有個仁體來復。便原非取携自我了。終是向外馳求。是孔門諸子的學問。非顏氏子學問。某所謂欲。則指理欲之欲言。其所謂至。則指至極之至言。人從天命後。性都落在喜怒哀樂。過其未發者。但未發耳。情從此生。便謂之欲。此欲用在自私自利上。便不仁。用在萬物倚我上。便仁了。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欲便無不仁。夫子之所謂不踰矩也。此欲不仁。即勉強求仁。有時到得仁上。終

是有分量的。此欲既仁則仁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此心是沒分量的。這仁也就是沒限量的了。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曰首句違字。喚起末句至字。此尋行數墨之學。非夫子立言本旨。亦不便于學者作工夫。吾人明善不真。終日說理說欲。都同說夢。若明善親切。欲便是理。是將欲去作出理來。就是真正聖賢。非天地間別有個理。為作聖作賢之階也。故曰學者先明善。

方禹符問民可使由。恰像不要民知的。豈不是愚百姓了。先生曰。此是就民身上說的。兩使字。不是着力語。緊跟可字來。夫婦可以與知史能。此可使由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眾。此不可使知之也。若可使知之。便是君子。便是聖賢。豈徒曰民哉。吾賢只觀終日由。終身由。由處與聖賢無二。而究竟不免于凡民者。只為知體不能見前。此姚江所以教人致知。其所教人明善。到得今日。莫說知之者少。即由之者亦

少。若使人盡能由。夫子何以說誰能出不由。

上論講錄

卷三

至

身何莫由斯道也。哀哉。

吳价仲問固天縱之將聖。大意謂既說固字。如何又說將字。固者決辭。將者疑辭。豈子貢亦見之未定歟。先生曰。學者只為視子貢太高。故作此疑。子貢平日若真知確見。認得夫子是箇聖人。必不肯敵面來說。箇夫子聖矣乎。此書在太宰心中。認定多能為聖。言之此身在桎梏中。不能自解。子貢乃不與他急急解脫。却又與他添上一重桎梏。說道又多能也。子貢之病。不在上句。却在下句。固字對又字說。不對將字說。

上論講錄

卷三

至

則知子貢錯處。不在將字。却在又字。夫子聞得如此。直覺得子貢忒不啣嚼。如何能使太宰豁然自釋。所以直下喚醒他。說箇太宰知我乎。旋即指出多能的緣故。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又直陳出自已脚色。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段說話。不特使太宰廢然自返。識平日測聖之非。尤能使子貢如冷水澆背。頓曉立言之誤。又不惟使太宰子貢。在局中者。曉然于夫子之不貴多。並能使旁觀者。立見夫子于無行不與之地。故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夫子不讓子

實而呼太宰。太似放開誤投藥餌之庸醫。直向病人
猛下鍼砭。子貢未去多之夙智。大似刻舟求寶劍。而
琴牢。猛悟子之夙言。則酷似望氣識豐城者也。觀微
曰。果爾。何以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智足以知聖人。先
生曰。直就他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生民莫遠處。見他
知聖之智。若不看出他們差別。則朽木不可雕。糞土
不可朽。與短喪之不仁。豈是智足知聖者之事。而賢
于堯舜之一言。則非智足以知聖者。不能道也。故知
子貢之對太宰。必在未聞一貫。及得聞性與天道以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前。此淺深之所以不同量也。
戴巖華問曰。先生曾謂夫子不曾輕易許可人。曾氏
子亦不得作悟後語。然則顏子喟然之歎。亦不得作
悟後乎。先生曰。只爲他做到那欲罷不能處。才竭而
卓立。見前此之力量。竭盡無餘。後此之欲從。又未由
已。不覺得喟然發歎。形容到仰鑽瞻忽處。而始信夫
子之循循善誘也。從約看博。博處是誘。從禮看文。文
處是誘。到得欲罷不能。吾才既竭。連約禮亦是誘我
耳。纔現得一箇面目。如有所立。及至欲從。却又由不

得我。不連這如有所立者。並爲誘我之物乎。巖華曰。
畢竟孔顏地位何如。先生曰。只將從心所欲不踰矩。
對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便知孔顏分別何也。爲他
一箇是從心。一箇是將心去從那卓然如立之物事。
所謂有這個在。巖華曰。然則孔顏曾思孟若何。先生
曰。夫子爲道源所從出。體備帝王。周身是個天地。顏
曾未見全聖之體。然涵養自是純粹。子與立見全聖
之體。而涵養純粹。不逮顏曾。子思子見足以開子與
而純粹過半。總之夫子之聖。是親自做到那禮。顏曾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是極力求到那禮。思孟則已親見到那禮。而非親做
到那禮。故俱謂之大賢。又如宋明諸大儒。非不有直
窺到孔孟淵源處。直發揮到孔孟淵源處。而涵養力
量。豈遂得謂之做到孔顏處乎。
費殿卿問子在川上。所云逝者二字。還是歎水。還是
別有會心。先生曰。學者大本未明。無惟處處穿鑿。如
一切在中字面。便要歸到心上去。一切斯字。此字。便
要歸到極玄極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上去。又如此章
之所云逝者。遂謂夫子別有所指。不過借水以發明

此之謂泥聖愈深。則求聖愈遠。大非吾夫子平實商量。易簡而理得的學問。須知大聖人胸中。活潑潑地。隨處都是這一着。子偶在川上。看見水。水便是這一着。子不覺喟然發歎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水便是說水。何曾又別想到甚氣化流行。同此運行于不息。如後儒許多節外生枝之說話也。哉。不曾想到微妙處。而微妙之旨。却就在水上流出。夫子就水言水。而不覺微妙之旨。亦隨言流出。故謂讀夫子此書。而別有會心。則可謂夫子當日因川上之水。而別有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會心。則不可以其求夫子太迂。非大聖人活潑潑地之本旨也。只看孟夫子因徐子之問。而想到源泉有木。便知道讀聖賢書者。當別有會心之妙。

雷雨若問共學一章。還有次第否。先生曰。吾友看來。畢竟還有次第否。雨若曰。像沒有次第。先生曰。試以十五志學一章。配此章看。學是學了。志字中有適道之意在。立便是立了。後面都是權的事。若使無次第。在先師分中。何以必須四年而進。須知悟與證。原是兩事。悟可以徹首徹尾。一刻了當。證須是一步一

脚。着實踏將去。悟是致知一邊事。證是力行一邊事。知行合一者。以見不行不叫做知。縱知亦是光影。非謂知了便是行。此孟夫子始終條理之說。爲極得聖知之解也。權字有看作通立之窮者。此是權字的後半分。與經字對的。前半分。乃是權然後知輕重之權。殊兩分明。方能通權達變。學者到此。若不是這個權衡在手。管取都要走在毫厘之差處。看到此。連執中無權的權字。也要作權衡看。方于執中有合。不然夫子到七十時。只消說個從心所欲便了。何以必曰不

上論講錄

卷三

三六

踰矩。

觀微問賤述入室。大集況程子雖不循塗守轍。然白不為惡。先生曰。爾等看書。勿不能看活句。如程子之說。只發明得個善人兩字。須知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非問善人也。夫子所告者。亦善人之道。非論善人也。述字緊對室字看。賤字緊對入字看。賤述是入室的張本。亦不入室是不賤述的病痛。高平子曰。然則終不入室乎。先生曰。若肯入室。便不止為善人。曰。然則善人未足以踐聖域乎。先生曰。何易幾也。只觀夫

下論講錄

卷四

一

子思聖人不可得而思君子。方思善人。則知善人是聖人。君子的胚胎。聖人君子。是其此胚胎而由賤述以入室者。學者只看天地間。那一箇不是善人。只有聖賢倡明此善之旨。是保養此善之迹。一步步踏將去。自然與聖賢同功同用。若自己不肯信步踐履。而一味率其性之本然。矜矜乎守此善而勿失。所以為善人之道。若不看到此而樂以為生賢之美。是天地間必有一種生賢不美的人。豈能善成性之體也哉。須知在儔人之中。稱他做箇善人。亦必有道以處此。

故子張特地來問。夫子却看他明明放下個聖人君子。不能造到那精微處。所以催喚作箇善人。若謂善人是不知有學問的。豈其然哉。故其恆教人以明善。明則誠矣。賤述入室。是在學者立必為聖賢之志耳。宋直方問顏淵問仁。大意謂視聽言動四勿外。還有已否。先生曰。只須打點一身。從朝至暮。離得視聽言動否。即使收視反聽。不言靜對時。而視聽言動之體。躍躍見前。還得問此外有已否。直方曰。此處有已。是克己之已。不是由己之已。先生曰。兩箇已字。是一是

下論講錄

卷四

二

二。是二是一。若謂視聽言動是已。嚴四勿于非禮者。又誰若說視聽言動非已。嚴四勿于非禮的是已。則請除却眼前視聽言動的。別求箇四勿的來。看故某嘗對人口。與顏氏子論仁。莫說視聽言動。不得說向外去。連非禮亦不得說向外去。四勿只是一勿。此念直占在視聽言動之前。若待四者當前而後辨其非禮。早已為非禮攝去矣。假使四者一齊同時俱到。豈能臨期逐一檢辨。直方曰。若使預存着一念。去分別他。恐此分別之念。早已不是。先生曰。若謂此念不是。

則毫釐之差，便有千里之謬。豈不是箇個真偽比姚江何以教人致良知，某何以要人明善，須知此章書原是說功夫，不是說本體。提此念于四者之前，只是常常把一箇禮字，參前倚衡，放在眼前，自然于非禮處，都看出禮來，見得到此，便知得克已復禮爲仁，是拈點的一句，吃緊在。一日克已復禮，天地間何者爲仁，只是已與人物情文來往中，有一段藹然惻然之真意，便是所謂禮也。以禮社來，何等真至，便沒有殘忍暴戾之事。此段真意，原是人人所本有，而所以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能復還于當身者，此已障之也。有一物于此，見以爲已而據之，則必見以爲人而拒之。行出來，都是沒禮節的事。存在胸中，全無一些人物與我同體的意思。此段人物同體之意，爲此已所橫據，不克之，如何能復。譬如孤城，爲敵所據，克得下，纔能恢復得故物。若使曠日持久，亦不見進取之勇決，而須猛着精采，立地克將去，則立地復還來，所以說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始知道對敵的，就是能登壇建旗鼓的，前此只爲功力不猛，故由不得自家。一旦功力勇猛，爲

克爲復，都由自家作主，豈是由人的。上一箇已字，可謂認賊作子，下一箇已字，前起作賊的，原是已子。一切形骸兩我，盡情撤去，都要由他，豈復作賊也哉。故曰兩已字，是一是二，是一故某又嘗語人曰：克已的已字，斷了克字看，尚已的已字，連着克字看。吳价仲曰：歸字何解。先生曰：如滙歸之歸。天地間那一物不是仁，爲已所障，便散失滿天下。撤去此障，只覺得草木鳥獸，以至無情瓦礫，都是天地間不容人傷殘之物。那一物，那一件，不是仁，故曰歸仁。就如雜色

下論講錄

卷四

四

之銀，無力量者，便取其高足而棄其低惡。一遇冶工，還他一爐，聚出煉成一片純銀，亦可以分鑿開來，點出無窮造化。此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又曰：會天地萬物于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尼山與門弟子言仁，不止一端，而立下以仁爲己任者，回雍兩人而已。只觀不敏請事，二子而外，不復聞有人。然要知一主坐忘，一主簡默，平日直認心體，不在事上着精神，迄今始知事外談理，終是理見，必須着脚在事上，方爲理事合一之學。

舜并扶問夫子與子張論明，只須說明便了。何以又補出遠來？先生曰：此非夫子補出，乃是看到明的全體大用，無遠不照上。子張之問，是求明于己，要由本體以達之機用。夫子之答，是大畏民志，即大用以顯全體，沒潤膚受。是天地間極易得惑亂人的，不行焉者，非是他只昏帶想，而不行他的，全是我平日至公至明，不為一髮子物欲所染，任他沒潤膚受，極易得行的，到我跟前，都行不去了。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此互相發明。且如燕

下論講錄

卷四

五

昭王蓋鏡華表，能使千年老狐，真形立見，非明之達而何？故有尋常一鏡于此，非不期期照人。若求如三代以前之物，使山魃野魅，無有遁形，見而却走，則遠近之說可通矣。陳百史先生曰：又必如千年野狐，不敢到張華坐處，盤薄伎倆，方是妙處。先生曰：此又是張華原有學問氣在，故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况天地間那一箇不是聖賢那一箇人，不可感動，莫謂贊成如何管不爭，入周郊而思議，此便不止不行焉。且有轉移講懸處，故曰：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

三香庭問居之無倦，謂無倦近于行，如何反說在居上，以忠近于居，如何反說到行上？先生曰：行在動用處多，求無倦怠還易，求不欺妄最難。居在靜對時多，求不欺妄還易，求無倦怠則難。故人有終日動作，全無怠容，及至屏絕萬緣，靜與此心相對，不消半個時辰，便覺得精神解散。人有舉心動念，絕不自欺，及至應用浩繁，却不免草草打發過去。此夫子所以將無倦屬在居，將以忠屬在行也。香庭又曰：人有以交互

下論講錄

卷四

六

看者，以一串說者，這却如何？先生曰：此是時文家伎倆。至于在聖賢口中，須得一句還他一句，兩句還他兩句，始得。如可交互並串看，將先之勞之亦交互串插可乎？猶有說在，某嘗惟後之學者，但遇論政的話頭，也不管問者是甚麼人，動則與談帝王之事，是夫子杏壇設教一場，只教人作天子的事，絕不教人作宰輔的事，作師儒的事了。某欲將兩論中，與哀公定公論政者，屬君一邊，與康子等論政者，屬相一邊，與及問諸弟子論政者，屬師儒平實商量一邊，大約在

相業處居多。方子聖賢立言之旨不停。

陳奕大問聖門言仁。多是因病下藥。樊遲兩次問仁。知。夫子兩處答之。遂有謂務義先難是體愛人。知人。是用者。且他人止問仁。遲每兼問仁。知。俱不能無疑。先生曰。夫子教人。原不是執定一個死法的。不特這。何來問。是如此答。那個來問。又是如彼答。即使一人。今日問。是如此答。明日問。又是如彼答。在夫子是隨。問便有。在學者當溫故知新。若說務義先難是體。既。上。說到民上。又說到先上。獲上。豈不是用。若謂愛人。

論講錄

卷四

七

知人是用。那愛的知的是誰。豈不是體。做聖賢學問。把體用兩字折開說。便非知本之言。他人問一次。便罷。樊遲却問了。又問。仁。知。合問者。凡兩次。單問仁者。一次。蓋為樊遲求仁甚苦。及至摸着些子。便疑到仁。知之相妨上。他未問以前。先有知之妨仁一念。故夫子各與他說得了然。一箇還他愛人。一箇還他知人。夫子原極說得明白。樊遲却引起疑情。說到仁。于愛。一到知得是非善惡。太煞明白。少不得有愛而不愛。的所以在那裡沉吟。此是樊遲好處。不是他絕處。

如今將夫子答的。且莫看。諸賢只說樊遲此段疑情。打轉在自家身上。當如何作。夫請道一句看。其大曰。不愛處正所以成其愛。先生曰。儘力道。只道得個八成。某却不然。不愛處正是愛。所以夫子與他說。能使枉者直。吾賢却在使直處。看出相成。某却在舉措處。看出聖賢為世的婆心。真是無人不在愛內。樊遲到此。也窺到仁。知相成處。有如許作用。只是說不出。却又放不開。如鏡裡看花的一般。所以削去了仁字。單舉個問知。向子夏身邊。討個印證。子夏却與他一。

論講錄

卷四

八

句道出個仁字來。總之此一章書。樊遲極善。夫子極善解。子夏極善判斷。樊遲欲言不言。夫子言而不言。子夏于言外立言。至于務民之義。雖與言知。而其中。有仁。天下未有在民上用工夫。而又不謂壞鬼神。是不知有仁者。先難雖是言仁。却其中有知。先難處是仁。若使此理不明。見難便要疑阻。如何肯先。要先難。須是十分見得透徹。言務義便了。如何又說到鬼神。天下見義不為的人。多是鬼神兩字。橫于胸中。故夫子曾以兩者作一章書。說道。然這一項人。却不是。

不聰明的。觀臧文仲與季氏諸人而可知矣。說先難便了。何以又說後獲。不是舉後獲以顯其先難亦不是一味先難。不必計獲的說話。天地間。除是不做工夫。便罷。再無有着實用工而無實得之理。先難自然後獲。先難後獲。纔叫得爲仁。此兩書之旨也。但猶有說者。一次言仁知。必說到人上。一次言仁知。必說到民上。難上一處。單言仁。便說到之夷狄上。何也。樊遲學問。只要到極小處做。夫子教他。却偏從極大處指引。夾大曰。這等看來。仁知原是合一。何以孔門問知

下論講錄

卷四

九

者。竊。先生曰。知原用以求仁。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知。曉得問仁。便是知。

趙方水問正名之旨。大意爲論衛事者紛紛。求一折衷之論。先生曰。諸說紛紛。皆後備聚訟。夫子當年。只說個正名。並不曾說到何人當立。使子路肯詳究正名之義。夫子必有一段恰好至當之理。以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而奈何其未也。如今做學問人。看這章書。不要照着他衛事。只看大聖人將這箇名字。看得如此鎮重。禮樂形罰。都從這裡。以次施設將去。當年衛

輒忍于拒父。豈但是父子之名不正。連這一點顧名思義之心。都沒有了。所以說三代而後。求好名者亦少也。若要折衷衛事。只將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作出公斷案。便得衛輒所以自處。而衛輒之案亦定。試觀子貢對冉有。亦不敢懸斷。而舉夷齊以爲問。便是某引大舜竊負而逃之意耳。却緣何危言危行一段。反似有適莫信果之意者何也。義之與比。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却緣何危言危行一段。反似有適莫信果之意者何

下論講錄

卷四

十

也。先生曰。這正是無適無莫。無信果。正是義。只看言行一也。有時而危。有時而不必危。豈是有適莫的。豈是必信果的。義者合乎時宜之謂。言行之危與不危。都因乎邗之有道無道。此之謂合乎時宜。都是義。不。得不如此。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亦便是尤悔之門戶。能寡尤悔。纔叫得樞機。後人都把這危字。看作獨持已見。與衆相忤而不恤。如此便是適莫信果了。危者。聖賢兢兢之心。戒慎恐懼之木。有道時。泰交一堂。人都把這兢兢的意思。盡放開了。君子却一言一行。

都是憂盛危明之意。無道之時，行處仍舊是如此。只
言處，便當委蛇。若當人心洶洶不定之時，復說到
極賊人的田地，不惟自己殺身不固，無所施其轉移
氣化之權，亦且足以動搖人心，而害我擔當世道之
氣。孫丹扶曰：君子擔當世道，只有此點心。若使言行
分個危孫，龍逢比干，何以自苦？乃爾。先生曰：龍逢比
干，當日又何嘗不孫來？臣子見君父之失，非不看到
自分利害處。及至進言之時，還不曾說着二三分，而
天威早不可測，故以不敢不危者為君父効忠之苦。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心。而又以不敢盡危者為臣子納誨之小心，只觀夫
子曰：事父母幾諫，事父母且然，而况大君天威咫尺
之前乎。故知言不能孫，而致君有拒諫殺諍臣之事
者，皆非聖賢中庸之道也。至于君如桀紂，但有言者
危亦殺，不危亦殺，為臣子者，不得已而批鱗觸譴，此
龍逢比干之所以自盡，而非以自苦耳。

雷雨若問古之學者為己，先生曰：為己正是為人。為
人便撇了自己，此古今學術之別。若舍却民胞物與
而專言為己之學，便是自了漢，豈聖賢明誠之極功

乎。古之人，見得天地間人性物性，與己同源，就做到
人物兼盡，參贊化育的田地，只了得自己性分中事。
若有一步不臻其純備，便是自家的缺陷。這是何故，
只為平日一見眼前民物，便打轉向身來，作自己切
體切身之事。今人一見眼前民物，便認做民與物事，
業做到極頂，也只在民物上去設施。此心只在民物
上去作活計，所以求之博施濟眾者有之矣，求之堂
堂者有之矣，求之自心，即是仁體。此身就是仁宅，則
未之有也。這又是何故，只為見善不明，不在自己本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源之地。看出人物皆備于我，一向只該在自己身上
做民物的事，不該在民物上着精神。却忘懷了自己
的性量。若曰：古人是做聖賢的工夫，全乎為己。今人
是求名達的工夫，全乎為人，則今人都是指着一切
名達之徒了。豈得謂之今之學者耶。

李萬成問：君子思不出其位，還是以位去制思否？與
良之文辭，還同一肯趣否？先生曰：此與良辭不同。良
辭多個以字，是從卦象中看得出來。此則直指人心，
不必過從總明，徒苦自己。此是曾子既得一以貫之

以後話，全是守約得力的工夫。何也。人只說此點靈竅，可以上徹天，下徹地，中徹人物，前徹往古，後徹來今。極靈極活，再無處可以拘攝得他，却不知天地人物古往今來，跳得出個位字否。任你徹天地古今，還跳得出這個位中否。一落思維，便有位管着。此所以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百致而一處。天下何思何慮。如此點醒得明白，方知學者平日一切穿鑿的學問，真正是徒役自己的靈明，絕無出得格外的知見，不若見得定時，便擔在自己身上。人

下論講錄

卷四

圭

只將此個物事，常常放在眼面前，故曰窮而不知止。日見我而不見聖賢，若是見得定時，不把來放在眼前，却交在身背後，則只有此一副精神力量，任重道遠，何曾得見有我，所以曰：見其背不獲其身，爲他擔荷聖賢，全在此背。若曰背在身後，有止之義，則是將聖賢無窮之事，都撇向在腦後也。豈其然。一友曰：何以解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曰：人只爲不肯擔荷，所以內見有我，外見有人。若一力承當，則自己此身，尚然不肯自家姑息，豈猶見有人乎。即使人至吾庭，

亦只見我一副精神力量，去擔荷聖賢，並不見得有我也。程子曰：見其背不獲其身，是內不見己，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正是此意。

莫先子問知我其天，大意謂君子不怨天，何以又云知我其天。先生曰：此書埋沒千百年，只爲把開首一句，看作遇合遛事，不看作學問遛事。不知夫子所云莫我知，蓋是學問做到得力處，直與天載相通，尋解人不易得，真正把時習之悅，在中之樂，一語道破。下貢是有心人，從旁領略，便問到極親切，極痛癢處，下

下論講錄

卷四

十四

個爲字，夫子此時若死死說個怎樣爲，怎樣莫知，便如自己罵生，究竟只畫得個形容肖似，所以閒閒點綴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何等遺籍。曾氏子童冠咏歸，程明道吟風弄月，都是此段親切受用，學者平日不得力，只爲把這件功夫，看做極高遠，極深微，至尊無上之事，終日只要上學，絕不肯下學。學不來，便快快不自得，便是怨尤根本。豈知這件大事，原不出尋常日用之間，爲何只管求之向上，若是真正在尋常日用中，處處不肯放過，則

大聖大賢，薪盡火傳之秘，就在我尋常日用中。雖然洞徹，此處求知已，須是自家性命源頭的主宰。須是常體發現性命未具以前自家的真正面目。所謂天也。爲他功夫到此，只覺得無聲無臭，連自己一毫氣息也不見得，而况于人乎。豈是遇合遛事也。賢友各各欲尋吾夫子樂處，直從這裡入。

汪邵孫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與呼參之旨，同異何如。先生曰：不同。那是直引曾子到一以貫之處。此是爲子貢平日錯求夫子。直指出自家得力處，以點醒

下論講錄

卷四

五

子貢故呼參處，多吾道二字。曾子亦有夫子之道四字。此處全無道字，而首尾兩下予字。此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曾氏子只在自家身上絡索。故夫子示之以吾道。及至當下了然，亦直見夫子之道。端木氏却只在夫子身上絡索。一向見夫子于多識多學。過故他日以又多能對太宰。夫子直曉以他錯處。說你以予是這等，予却不是這等。及至子貢將欲回頭，夫子急急與他一個明白了當。說予一以貫之，子貢認不親夫子，便見不得自己。夫子急急與他道破自

已。子貢也就能于夫子身上，認出自家錯處。此夫子所謂以身教人也。若謂參以魯得之，故直下一呼。子貢從學識入，故獨費婉轉。是聖門自二子以外，便不得與問一以貫之旨矣。豈其然哉。

吳涓玉問參前俯衡，還有功夫也無。先生曰：功夫全在此節。不在上節。兩則字是緊切字眼。不是現成字眼。首節只是指點出言忠信行篤敬是如此。不忠信篤敬又如此。所以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兩見字。兩于字。明明實有一物事。涓玉曰：是何

下論講錄

卷四

六

物事。先生曰：便是言忠信行篤敬的這點心。應是自家見了自家的真面孔。立便是靜對時，便是燕居獨處時。凡不涉動一邊者，皆是。非專指站着的時候言也。在與便是動用時，便是與人應接時。凡不涉靜一邊者，皆是。非專指在車時候說也。只此兩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事。只此兩見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用力事。所以說夫然後行，夫然後三字，好不吃緊。所以子張書諸紳，到這田地，却要看得人出。夫子說到這裡，全在心體上做工夫。子張書之紳，未免在

目警心上，且平日無行不與，那一處不是該領會的。該書紳的，而獨此書之。此子張之所以爲子張也。然自子張以後，學聖賢者，何嘗不聞師門吃緊之語，然有隨聽而遺忘者，有並未曾聽受者，求個書紳的不可得。此子張之所以能爲子張也。淵玉曰：此處問行，何以他處又問達。先生曰：行者專求之在己，故夫子與他個極踏實的學問，問達便有人在。語氣中有病，所以夫子急與一針，問個何哉爾所謂達者。他果說在邦家上，果便走到問上，故夫子不與急切言之。而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爲辨論之語也。宋直方曰：動靜處實有所見，豈非先有一念以爲主宰。先生曰：主宰却是少不得，譬之風波震撼中，不有舵竿，豈能御風于八面。功夫要在風波震撼中做，却不在風波震撼時做。此某平日所以教人先明善也。淵玉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這却不易言。講習討論是大共事，做工夫是各人事。吾賢要做工夫，便不得同衆人一講而罷。比如子與回言終日，還是當大衆與回言，還是獨與回言。若當大衆，便不是與回一人言矣。且此句至今傳，而所以

與回終日之言，却不傳，回之如愚足發傳，而心齊坐忘之功不傳，須知此個工夫，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要從師門中討消息，討印證，須自己猛着精采始得。只親講學家，自兩程夫子向濂溪吟風弄月而歸，以至姚江天泉橋證道，諸大儒那一個不是親到門牆求卒業的。若曰這一席話，便有下手工夫，你學者自去理會，此亦堂中自說爲善知識之所爲，某不以教天下學者也。

下論講錄

卷四

八

先生曰：子貢平日病在多，問到一言，漸漸要反約了。夫子所以從極約處說，舉恕而遺忠者，約忠于恕也。况他所問者終身行，若忠字，于居心盡已處多，于推己及人處少，且恕到那恰好處便是忠，忠到那恰好處離不得恕。况子貢曾有言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說非爾所及也，以他那時候未做到反約上，故曰：非所及。此時他却要反約，夫子所以說豈在他求，就是我前日說非汝所及處便是。此真夫子向患人病穴上一針，直教接者能行，痛

者立起。故曾子言一以貫之曰忠恕。而言義身喻人。則直曰恕。子思言遠道不遠曰忠恕。而孟子言求仁莫遠。則直曰強恕。

吳匡左問人能弘道。未有人。先有道。何以反說人能弘道。朱生曰。道是個甚麼。原是人強安的一個名色。人不能弘他。如何能名他。天地間只這個物事。若沒有人。這物事終是隱的。豈能使昭著大明于天地之間。萬古不夜。而人人思奉之曰道也。道也。然須是箇人始得。是個人。便能弘道。若不能弘道。真正不是個人。

下論講錄

卷四

七九

某今日爲吾賢多了許多說話。恐吾賢終久作章句會。工夫必不得力。若是當年陸子靜王陽明。直須隨吾賢問處。正語以告之曰。惟其未有人。先有道。所以說人能弘道。吾賢喫此一句圈圖話在胸中。吞吐不出。久之久之。自有箇入處。

吳价仲問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所思者何事。而乃曰無益。不如學。且夫子十五而志學。豈到得思無益時。方信學之有益。先生曰。二章正好合看。當夫志學時。便志到從心不踰矩的田地。若既有此志。

便要忘食廢寢。去想這從心不踰的道理。如何便得得益。所以因年而進。學之功力居多。思卽思其所學。未免廢學。學卽學其所思。却不病思。价仲曰。卽如文王繫易。少不得是由思上得來。先生曰。子又悞矣。假如沒有這個卦。文王劈空。從何處思起。豈特文王。若使河不出圖。也觸發那伏羲作用不出。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文王學易者也。非思也。伏羲學天者也。亦非思也。故書前原有易。自天地開闢以後。都是學的事。若舍學而徒事思。未免憧憧往來矣。价仲曰。果

下論講錄

卷四

手

爾不惟無益。且近于禪。先生曰。子又悞矣。任他極頂禪宗。終日不下禪床。少不得被一句話頭。塞在心目中。眼。下早已落在學邊了。豈是思。特吾儒不知。遂泥以爲彼能思耳。豈其然。莫先子曰。慎思之。慎字。敢便是學了。先生曰。然但以思無益之思。在學前。所以無益。慎思之思。在博學後。所以能開篤行之先。某若教人求明。便是徒用思。惟明字中着一善字。便是學一邊事了。故教人明善。

宋直方問以思無益。還是思個什麼。這思到夫子分

中。豈是淺淺的。先生曰。此間大有關係。學者只看功夫。到夫子分中。尚說個不食不寢以思。方見得學之有益。吾人一日也不曾思。假使若思。都是些游移妄想。何曾到得寢食俱廢處。便說道思之無益。便想去向書本上討個消息。亦即便喚作學。不知連這學都是附响尋敲。何曾有一步親切緊要的力量。須知此個思字。原是現前揣摩分別之心。與附會堅執之意。及聰明測度之知解。都用不着的。假使用得着時。到夫子分中。豈尚不能及此。而猶曰無益也。離却此

下論講錄

卷四

主

種種心。透出自己本來良知。直與千聖不傳之秘訣。體親切。方知是我所思者。原是千聖千賢所已說。所盡說。不如實用其力于學。而所欲深切著明者。就在所學中。真切了當。何也。爲他思時。每每廢學。學處全不廢思。思時一念不淨。便流入游移妄想。學時一理不透。決不肯輕易放過。卽如易爲文字之祖。夫子是學周文的。周文是學伏羲的。伏羲是學圖書的。故曰。賢學聖。聖學天。惟天無學。所以說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人。只知一畫。未有以前。聖人以思開千載之學。却

不知聖人都是以學成千載之思。至問夫子當年所思何事。則我不能爲夫子下註脚。豈特我。連夫子當年。亦自家下不得註脚。若使註脚得。夫子不消去寢食俱廢以思之。直須一口道破便了。今日卽使某強下註脚。亦只是說得某的。却不是夫子的。卽使賢友如夫子廢寢食以思。看夫子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少不得有一日親見得幾分。那時開口要說。亦只是說得賢友的。不是夫子的。但使真正能提起這個念頭。去尋夫子當年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如此不食不寢。

下論講錄

卷四

主

一派思將去。直使此念充塞滿天地之間。是真正不放過此書。若使直下信任得及。誠所謂當仁不讓于師。直須認我常人之身。食息起居。便有多少可疑處。平日只是日用而不知。便不去理會他。夫子當年。只是處處不肯放過。逢着便思。思不着便學。原不是除却日用飲食外。劈空捏出個道理來。疲神役智。作希奇異樣之想也。如此做去。管教賢友直下了當。任重而道遠。處處是學。處處是學不廢思。亦叫做真正不放過此書。亦便知道陽明所謂致良知。某之所謂明

善都從這禮入。

孫柳次問知及仁守一章。天德王道是一是二。且既云莊蒞。何以又云動之不以禮。先生曰。從來聖賢。只此道。用之于內。則爲天德。用之于外。則爲王道。故曰內聖外王。原不得分而爲兩。舍內聖而談外王。則雜于伯。舍外王而談內聖。則得志不能澤加于民。都是一偏之學。莊蒞從仁守說來。不免有過于矜持。勉強把捉之弊。不得到動容周旋中禮的田地。夫子與顏氏子言仁。首先復禮。爲仁之目。首嚴非禮。天下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特舉動敢慢爲不合于禮。卽有意把持。不中夫天理自然之節。亦爲非禮。堯聲玉曰。與顏淵論仁。先禮于仁。此章先仁于禮何也。先生曰。先禮于仁者。爲仁之功。禮復則仁歸也。先仁于禮者。純仁之學。式禮莫愆而仁斯至也。孫柳次日。兩之字何所指。先生曰。此又犯過泥虛字之弊。吾賢何不問及守字何所指。而問之字乎。聖賢每說到此。原極渾渾。却就以渾渾口氣道他。每見學者于此等處。不能還他筆墨。却便添出道字。不知道字早已是聖賢借指顯月。是借來用

的字眼。而其實何者。名爲道又不肯在事物上。求所爲當然之理也。此書知仁禮三者具在。如今把做自己工夫。却先從何處下手。座中有云。夫子以仁道教天下。該從仁字體認者。有云。求仁先于復禮。該從禮字上用心者。先生曰。學問必從知上做起。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仁不能守。蒞不能莊。動不以禮。都是知得不了。微。若是知到那一舉一動。純乎天理。不待用力把持。自然動容周旋之間。無不中禮。何得復有他弊。是晚莫大岸復問動字。還是單指自己舉動說。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甲竟動民之意也。該得了。先生曰。朱子解動民。原爲從莊蒞來。便要說向外去。所以說動民兩字。猶不足而又補之曰。猶鼓舞而振作之也。某直從知仁兩字看來。不特動之以禮。連莊以蒞之。都要說向自己心裏。纔是內聖外王有本之學。

雷雨若問生知學問之別。將體用分疏。如論到本體上。人人都是生知。若論到發用上。生知的亦有學問。與先生曰。生而知之。恰有所指。若不窮其所指。而條論理道。天地間那裡有生知的人。凡人自有生以爲

都是學知的事。卽如赤子飲食啼笑。豈不是生而知之。然惟慈母于襁褓中。不時勾引他。他便一一隨着慈母來。豈不是學。其所云生知者。蓋指天地間這個大道理。是千聖千賢傳心之秘。有一種人不待思勉而得其中。是生下來便知有此理。有一種人先却茫然不知有此個道理。因頌習古人書。模倣古人事。纔能發明出此點靈竅。又有一種人。卽使頌習而亦與古人相遠。卽使模倣而亦與古人相遠。費盡氣力。此中終是半明半暗的。只叫得學。叫不得知。故曰困而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五

身不肯放下。一味研窮上去。少不得也有個徹悟的時節。卽是又其次的人。若自不肯研求。便沒奈何。何所謂開首發贖之藥。就在眼前。奈他不喫何也。數種人具在。惟賢友以之自勉。

張顯卿問君子九思。還是未與事物接之先去思。還是逐物去思。先生曰。譬之明鏡在臺。妍來妍現。媸來媸現。各還他個恰好面目。不成去妍來思妍。媸來思媸。也不是君子要去思此九者。看一有字。卽如背經所云一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之謂。人生日用。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五

他個原不染一塵的本體。任他一件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九件一齊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人見君子是愚。君子却是如印印泥沙。無一轉一畫。不分明印定。其歷數九者。只是臆刻出九箇題目。結完首句一個有字。非君子從此一件件作功夫也。

周止菴問性相近也。還兼氣質說否。先生曰。性如何。無得氣質。一兼氣質。便是習了。豈人生而後。有個天命之性。又有個落氣質之性。豈不畫作兩段。須知此章書。是對習相近的人說。性相近。有了下句。纔有上

下論講錄

卷四

五

句。孟子是占在最初一着。不對習言。故說個善字。性要在習中看。相近。就要在相遠處看。人曰天命以後。那一日不是習。那一刻不是習。人各有習。習各不同。安得不遠。不知就這相遠處。而原不相遠之性自在。如此說。方于吾人有下手作工夫處。莫大岸曰。如何作工夫。先生曰。其學只要覓性。不知性如何覓得的。只要去習。不知習如何去得的。但十一舉一動處。認得都是習氣用事。都為習氣所轉。便是知病。知得病。便不辭病。何必又去服藥。只須自家占在聖賢路上。

任你習處都是性。着不在聖賢路上。任你終日覓性。就做到那鳥道孤行處。少不得是貼體習氣。任你做得來。終是它原有差。天地懸隔。安得不遠。故曰。明善者。必須明得到此方為徹源本的學問。

觀微問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不與人皆可以為堯舜相友。先生曰。孟子是直指人生最初之同然。不曾落功夫邊說。夫子是指作學問功夫者說。生而知之。不思不勉。豈是學問之所能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又豈肯為學問所移。除却此兩項人。都是學問。都是

下論講錄

卷四

五

學問移得的。此之謂性相近。習相遠也。就他不移處。見他的愚。而究竟愚也。非不肖也。故欲從此章討學問的着落。緊關在智愚兩字。二者皆主良知而言。便是某所謂明善的明字。可見此體無人不具。只為不肯去致。以故不明。把自己萬善同歸之源。都不知了。豈不是下愚。不特說智說愚。而必說上智下愚。夫子婆心。體貼將來。真是令人可悲可泣。人奈何自其于下愚也。亦可歎也已。

雷雨若問。子欲無言。在夫子當日。言便言。不言便不

言。何以說欲無言。先生曰。吾賢所見若何。雨若曰。其直覺得原無可下語處。先生曰。若說無可下語處。只此子欲無言。早已下語了。天地間學問。就要說到陸子靜所爲言語道斷。思維路絕處。也要這口舌達將出來。卽吾賢自家這一句。也就自家下語了。如今禪客風流。都說不落語言文字。要坐斷天下人舌頭。要使無舌人解語。試問此等話。曾落語言文字否。只就我夫子說欲無言。子貢求述于言。夫子掉轉旗幟。說個天何言哉。早勾坐斷天下人舌頭矣。此處翻得轉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九

身來。便能使無舌人解語矣。他們都從我夫子這個法則套將去。而天下極聰明人。反舍却自家裡奇特。而覓別人家裡希有。亦又何哉。須知夫子說箇不欲無言。只爲老婆心切。若不爲此。則夫子分中。作止語默。豈不自在受用。何用多此一語也哉。夫子當日。必不是對子貢一人說的。想當年在坐者頗多。特子貢是忍口不住的。所以卽便問箇不言何述。子貢此對。橫身在桎梏中矣。夫子若要與他如何若何。愈不能使學者精進。後來得力處。亦不堅固。故子貢如滿

身桎梏。夫子却與他添上一重桎梏。等他去自己思自己想。說夫子何以欲無言。及我求他以言。却又說到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這是箇什麼道理。如此只管去理會。到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橫口便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真是坐斷舌頭。能使無舌人解語矣。只看未後一段。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否耶。曾可得而聞否耶。在夫子還欲有言得乎。此是就這一章。看子貢對千里良驥。望鞭影而疾走。非謂夫子之言。盡于此章

下論講錄

卷四

肆

末後一段也。文章與性天。可聞不可聞。都是此處一狀。領過如冷水澆背。急打轉在夫子平日無行不與處。在在體認。便覺得自家開口處卽得。不復再向人喉下轉氣矣。

史中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先生曰。諸友只解看子張之說。廣大似子夏。又只解看子張上二句。是廣大的分量。不解看子張下五句。子張若不得下一段所云。我之大賢與。我之不賢與。打轉在自家身上。幾乎走入泛交一路。爲他只解駁子夏一個非字。



其實不知子夏之所謂拒者。其中原有人在。若使理
面無人。如何分別得。不可。且子夏當日。是教自己
的。門人着力在擇交取友一邊。所以夫子言固學。必
曰毋友不如己。言擇師必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言三
友必曰損矣。但是夫子說得渾厚。子夏說得嚴厲。
夢。都不失擇交取友之正道。子張則說向泛泛交情
一邊了。豈所以教門人小子乎。且上二句。聖賢原入
在治天下一道。不曾入在擇交取友一道。至于以賢
不賢。打轉在自家身上。則真正令人痛發深省。如今
下論講錄 卷四 圭

人不啻自家是賢不賢。只要分別別人的賢不賢。一見
不賢。必思去搜索他。誦論他。豈但不可者拒之而已
哉。須知子夏之告門人者。先把自己交割在大賢分
中。豈有擇交取友之人。還自己陷在不賢一路。此處
已踏定脚跟。極有把柄。子張却說得好看。恰像個天
地包荒的大聖大賢。其實誤事。所以夫子說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諸友提衡于二賢之間。以為取
法。得子夏之意。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取子張之意。
則所為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高玄淵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知一事。如
何便說仁在其中。先生曰。學問志思是致知。博篤切
近。却是何事。從來知行兩字。原拆不開。不行如何叫
做知。不知如何叫做行。知行可不必分說。獨是如何
喚作仁在其中。請吾賢親道一句。玄淵曰。以此求仁。
先生曰。若說以此求仁。只合說可以為仁矣。不必說
仁在其中矣。子夏見天下學者。終日只講求仁。却不
知自家平日學問志思。所作者何事。學的問的志的
思的。無非此個物事。博的篤的切的近的。都是此個
下論講錄 卷四 圭

物事。活潑潑地在那裡發見。却硬要說將這學問志
志。去覓那仁。不知仁早已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
中。真是騎驢覓驢。多因自昧本心。而求仁于心外也。
看子夏說到這裡。何等親切。他日又說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何等脫洒。宋儒只為夫子說個無
為小人儒。便要說他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真是冤殺。
莫大岸問子夏子游之學。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優則
俱優。劣則俱劣。子游要人務本。子夏立教。不分先後
而學者所受。原自不同。是二賢優處。子游只知務本。



却把日用常行。最親切事。看得尋常。不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爲仁之本。不外孝弟。若將洒掃應對進退。看得恁地尋常。豈此數者之外。別有子臣弟友的學問。別有希奇玄妙的學問。知得學問不可無本。此處便是本。不能于一舉一動。一言一事之微處看本。任你流到事業滿天壤。也是無本的作用。此子游劣處。夫子杏壇立教。因人而施。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卽如一般樣問仁。惟顏氏子。與他個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其餘都是因他材品。各與他親切下手處。若拈定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一個學問。普例施設。也無次第。也無分別。任他學者。隨取隨得。便是禪客風流。只有一法接引人。全不隨人造就。卽在彼法中。亦名爲一概禪。豈吾夫子立教之本旨哉。此子夏劣處。如今做學問。從二賢中。討自己着落處。只須看細微曲節。都是本中散見。天地間。既有個有始有卒的聖人。爲何不鼓舞精神。作有始有卒的學問。須知埋人是人做的。故先儒曰。個個人心有仲尼。然此法。取不易得。何也。爲他向尼山行處。行。所以不能洞見自家首尾。二賢之病。亦正坐在此

處。况後之學者乎。

姜滙思問知言何以能知人。先生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人也。其病根在蔽陷離窮。不在誠滯邪遁上去辨他。如何分別待他人品。滙思曰。這等都是分別人了。先生曰。須知此書。在爲君子能自立之後。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是人。知人的豈人也哉。命是心性的源頭。是爲君子的主宰。不從此地着眼。如何能見得道之大源。既知命爲心性之源。立命之功。便在自己。不在天。聖賢制禮。原是教人窮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理盡性。以至于命。不知禮。此命如何能立。只觀聖道極于天。發育于萬物。而咸取則于三百三千。故尊德性道問學。極之敦厚以崇禮。如此則自治之學詳矣。若見人不分明。終是自家見解不定。故又極之知言。知人。須知記夫子者。以此章作兩書之結句。深心遠意。在三個知字。此知在聖人不增。在凡人不減。生學困。都同此體。學者不能使此知常朗常耀于心目之前。縱終日談聖賢。都是無目人。妄測五色。卽猶得着時。都是影響疑似。若能使此知常靈不昧。直見萬善

同源之本。與維天之於穆不已。呼吸相通。便是天本。總備之學。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五

上孟講錄

男親後錄

郝水滌問我每言二句。是孟子不動心的極則。然這言從何處知。先生曰。聖賢論學問。說一件有一件的極則。故謂之因事立言。若論總領一個極則。蓋孟子一書。只是個性善。善只是仁義。此章單講集義。却道了仁。此之謂是這一事的極則。何也。以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公孫丑便看做過孟賁。孟子遂舉個告子來換他的孟賁。他却便舍了孟賁。就來把告子與孟子提衡較論。孟子只得拈出告子的病根。與他痛說。

下孟講錄

卷五

一

一頓。然後說到自己得力處。與告子恰恰相反。何也。告子說不得于言。我却知言。那裡有不得于言的時候。告子說勿求于氣。我却能養吾浩然之氣。那用你去勿求。都是與告子對待說。至于問言從何處知。下面說滌那通。便知得蔽阿離窮。水滌曰。如此亦只在人的言語上分別。何益。先生曰。說滌那通是言。蔽阿離窮。便是人的心了。故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豈是小可的。豈是徒在人言語上做活計的。言者心數也。言從心生。豈可曰不得于言。言於心也哉。水滌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既已云我何。又云吾先生曰。與吾日三省句。兩下吾字。同一語脈。言在人面上的分數居多。氣則專在自已身上。故緊下一吾字。此夫子所以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可以知人。豈不能知自已。這個知字。如暗室一燈。絲毫隱匿不得。陽明良知。其明善。皆指此體而言。

劉尊生問大舜善與人同。與沛然若決江河。同一發明否。先生曰。居深山一章。是單就舜身上發明。沒工夫。亦無學者做工夫的分。此章則就舜身上教天下

二孟講錄

卷五

二

學者一脚踏實處。是明善最要緊。最親切的。第一着工夫。諸賢看三聖賢。還有優劣否。此處分得不明。不謂明善。言舜最詳而先之。問過則喜。問善則拜。孟夫子老婆心切。一至于此。學者不實實理會。亦只是不肯爲聖賢。善之量最大。故舉舜以爲希聖之極。則爲善之心最小。故舉禹以爲希聖之實功。所以此書有三處要着眼。其一是人已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只爲人已太明。以至人已不明。太明者本爲其認己。太真以致同己。則是異己。則非。早不知此念好是不

明白。如何能善。其二。是取與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先病在不能取。後病在不能與。都只爲有己在。自己預先要占在個聖賢邊。看得天地間。都不如我。如何肯去取人的自己。既要占在聖賢邊。遂要將千古來無數聖賢。只得我這一箇人。便一擔擔盡。却不知堯舜人皆可爲。蓋天下人。那一個不是善的。其三是從舍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只是舍不得自家的。遂要人來從我。絕不肯以我去從人。且勿論做聖賢的學問。卽是做功名。做事業。自己已有得一步。要放得下三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字最難。所以功名亦起。滿盈。而事業爲之減半。此是學者千牛拔不去的病源。三者着眼。既明。便要直觀。到萬物皆備于我。堯舜人人可爲的第一着處。則人已之障頓徹。而取與從舍。當下了然。何也。只爲他不曉得善與人同。當日大舜之所以有大者。亦直觀到善與人同。此善之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是人人之所本有。亦人人之所盡能。吾人少有些影響。便要人來附和我。便覺得我有。些子與人不同處。不知候你做到至聖極神。原不曾于當人同得中。加添

得個什麼。若使撒却這層藩籬，便知道我所不知不能者，原是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我更復有那一些兒奇特不同人處。遂覺得天地間，屑兒市埽，莫非至賢，那一箇不是好友，那一箇不是師資，先只爲于同人中，執了箇己字，便覺的合不得，此處撒到歧墻，方知道人已兩字，先只病他認之太明，則克己不純。今又病其認之不明，則從人不猛，在我原無一善，只此原無一善之一念，是萬善所來歸之極，而我所爲之善，皆其取之于人者也。樂此不爲疲，所以不論窮

五五講錄

卷五

四

困通顯，只見的在己無不可合。在人無不可從，而一切人爲善之心，亦勃勃其不自已，請看愚夫愚婦，一言一事之微，亦爲大聖賢所采擇，其誰肯自外于聖賢名教，而不興起于爲善也哉。故曰：是與人爲善者也。人與己原同此善，我不能從人，只爲有己，我但能從人，而不能使爲我從者，日進于高明，而日躋于聖域，亦只是有己，是善原與人同，而我見之不明，以至爲之不廣也。覩到這田地，好是難事，豈能一旦至此，先從寡處上做起，所云要見不善之在己，次便在拜

善言上做起，所云常見無不善之在人，見不善之在己，而後能舍己，見無不善之在人，而後能從人，然要曉得此二事，便是難事。問遊則喜，想千古下，必無兩人，若此不是絕頂學問，則于路可頌處儘多，而孟子子何以及此。或曰：千古無兩人，則孔顏何如。先生曰：夫子自云可以無大過，只覩有過人必知，則知夫子原無過。人從何處告來，顏子不惑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又從何處告，所以云無兩人者，蓋自未幾于至聖之無過，大賢之改過，則聞告而喜，千

五五講錄

卷五

五

古有幾人乎。聞善言則拜，切莫忽畧了言字。如今人善念不廣，不能舍己，只是爲以言語忽畧人，聽得人說到好處，初未嘗不以為是，轉一念便曰：也只是說得好看，却不能身體力行，曾不肯打轉念頭，對自己看，還能身體力行否。故知禹聞善言則拜，非書所云禹拜昌言，如曰拜昌言則堯舜其咨交儆，豈不能拜昌言乎。况禹拜昌言曰：俞，原是史臣之詞，而孟子曰：聞善言則拜，又曰：惡旨酒而好善言，則知孟子看大禹處自別，而當日之所謂善言，卽如論語之所云不

以人廢言也。不以人廢言而後謂之明善。

分信月

五傳錄

卷五

七

下孟語錄

曹水沂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引先儒明察為生知。由仁義行為安行等說。先生曰。前輩說書。皆有一種貼骨冒氣。就為這知行生安兩箇骨子。再擺脫不去。如此處要說生安。便把君子存之。看得忒現成了。須知君子存之。要主工夫。一過說。雖大聖人到此。也要用功夫。纔見得百姓不著不察。只是放鬆了這一念耳。幾希兩字。非實實有所指。作深隱玄妙。不落名相之義。若說到深隱玄妙。遂只有聖賢分上事。

二孟講錄

卷五

七

一切恒人。皆沒分了。豈不把聖賢緊切為人言語。到放鬆了一步說乎。此兩字。即易繫之所云。貞悔吝者。存乎介。人只看得自家為萬物之靈。殊不知道已之。所以異于物者。止爭在微芒之介。無甚大相遠處。庶民日用而不知。所以去之。君子直看到這田地。可危可懼可憂。所以存之。中庸之戒慎恐懼。于所不睹聞。正是此箇消息。如此去看。直覺得人生日用之間。那。一刻。那一時。是放鬆得這個念頭的。兩箇之字。就緊繫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一念耳。如此

說。纔說得緊切。幾于一切人都有分。却又恐人不曉得下手處。反求之深隱玄妙。故舉大舜之明物察倫者。道人一步腳踏實地。天地間。除却眼前民物。別無聖賢着脚處。庶物中。惟人爲最靈。人惟倫理最重。所以必須明之察之。明察兩字。都是極用力去做的。只觀史臣之頌文明者。必曰濟世。濟如濟川之濬。不用力。道者如何能得擴克。中庸問察上着兩好字。正是濟世的本領。然這箇明察。豈是自行已意去做的。天地間。除却仁。必不能使人物與我同體。除却義。必不

王孟講錄

卷五

八

能使人物與我同用。明處察處。都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說安行。便是行仁義了。非由仁義行也。若謂由字是安字。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與聖賢由處。原是一般。但聖賢是知而出之。盡人物工夫。便在裏許。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所以不能盡人物。同爲聖賢共體之人。同事聖賢共得之理。爲何不去存此一念。真個與禽獸爭差不多。衡所由來。只是不知萬善同歸。就在倫物上。如何肯用明察的工夫。如何料得明善。又如何能勾誠身。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木折

口。天下庶物頗多。如何明得盡。先生曰。就平日接物上做工夫。只觀夫子曰。舉爾所知。便得此處消息。若論大舜當日。實實從庶物上做起。凡物莫不有一總共之理。如舉網罕綱。則網自畢舉。只觀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不問得如何能若得益。知至誠之盡性而盡人物參天地矣。

史中黃問天下之言性也。人築泥着註中已然之疑。先生曰。註中是沒柰故字何。方作如此解。學者讀書。先要看他通章血脉。莫夾在一字一句之中。此書是

王孟講錄

卷五

九

講聖學家第一要着眼處。何也。明善要明到此方見萬善同歸之極。孟夫子當日。只爲言性者紛紛。都是從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說話。殊不知大凡立言者。都有個立言的緣故。而况與天下言性。可不推求其故乎。此個緣故。却是穿鑿附會。強生知解。不得的。你只看他率將出來。都是自然而然而不待勉強。施之一事而利。施之萬事而無不利。施之一時而利。卽施之千百世而無不利。故曰。生民物則。是爲乘彙。若是不善的事情。便有利有不利。便知道非性之本然。此個利

字真正直從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處打轉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直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處看出乃所謂善奈何言性者不從此處推尋一味從自己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臆見仗他肯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則此段聰明便是良知本體便是明善的極則禹之行水出不了個利字故不曰治而曰行此節是利字的真面目後面與告子言杞柳言湍水俱是描寫個利字這等看來你只本着那自然而然而不待勉強處求將向前去自然洞見此性之故何性教

二孟講錄

卷五

十

之不明而事紛紛聚訟也哉莫高于天莫遠于星辰荷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而况此性就在當人之身也此節是故字的註脚然要知此章書是爲言性者立說不是爲性字立言說故說利都是說言性不是說性學者看過此章書就該曉得此種學問不是倚聰明辨得來的不是事穿鑿做得出的蓋穿鑿的事都是可學而能可慮而知此是不學不慮之良所以直下一致字若要明善須從穿鑿不及處一取

肯哉。

高平子問性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生字落在形骸軀殼邊食色則指其食悅色之心而言也爲他將形軀認作性所以將物之但有形質而無生氣者以詰其性謬又將物之同有形氣而不能克全生理者以奪其淆亂蓋白是物之形體不是物之本性生是性之邪靡不是性之本體若但以有生者便謂性將物之白者可盡謂之白了亦將謂犬牛與人同此生氣便同此生理乎此孟子子極善立

二孟講錄

卷五

十一

言處如今將這章書自己體認一番看將謂犬牛與人不同此性何以至誠盡已性而物性兼盡將謂犬牛與人同此一性則孟子夫子反說得分別了須知天以性命下來原不曾分出這是人之性賦與人這是物之性賦與物如雨露降時不曾分這是大物的雨露這是小物的雨露而大者得其大小者得其小天降衷時只是一個生生之理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其所以物與人得之不同者則受衷時習氣使然也人惟靈于物故不與同其疵益聖人惟最靈于人

故不與常人同其汨沒。物惟不與人同。人惟不與聖人同。故自己不能盡。而待盡于聖人。聖人惟悟得人物與我。原無二性。故但盡自性。而人物自然盡。只觀上古聖人。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便是盡性的樣子。推若字之義。仰驅蛇龍。驅虎豹的驅處。都是盡物性。若曰驅之非所以盡之。然則狗豕食人食。到是盡物性乎。知此。不特性字有交割。運至誠盡性。亦自了然。雷兩若問。平旦之氣。謂聖賢是以心去役氣。凡人未克。以氣去役心。先生曰。氣如何役得心。兩若引蹶趨。

二孟講錄

卷五

圭

一段。先生曰。此是動心。不是役心。且此個氣字。與那個氣字不同。那是血氣之氣。其所謂浩然。又是自家體大之體。都屬在人身。上。此箇氣字。屬平旦。屬天地。不屬人。其好惡與人相近。則屬人矣。最妙在與人相近的人字。他原不曾說與聖賢相近。何也。爲他聖賢的好惡。原不拂于常人。惟好惡不拂人。纔叫得個平情。纔叫得個無我。纔叫得個聖賢。若曰與聖賢相近。則聖賢必是遠人爲道的了。賢友做工夫。只消在平旦時。看那天地自然之氣。帶取你浩然剛大之氣。復

還當身。一一聽你良心直養。豈更爲血氣所動哉。

宋直方問。苟得其養。還是養氣。還是養心。先生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便是養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便是養氣。獨此泛泛說。個得養不得養。益以此個養字。原不甚着力。從上面人物性情。一路說來。以若天地間。凡物之消長。只在得養與不得養耳。若以心與氣較論。則還宜主養心說。只從前而說仁義之心。又說良心。後而復指操存存心之心。而所謂平旦之氣。止一個氣字。則知養心之善。最多。且養得此心。則平旦之

二孟講錄

卷五

圭

氣。自能常存而不伐。况此致在平旦時。去旦旦之伐未遠。與昏亡之時。又最近。得方在夜之所息。故後又曰。夜氣。其所爲氣。止得一息之氣。機與浩然剛大之全體不同。如何容得養。亦且養浩然之氣。卽所以養心。試觀此心之所以不動者。得力于養氣。豈非養氣正所以養心乎。然此章書。下山說性。于朋友說情。蓋以山惟無情。故止有性。人之性體。不可遮問。只爲他有情。而性之本善。就在情之可以爲善上見。山以生物爲性。不在觀他常美之時。就在若彼濯濯後。一章

一木不生。而生物之性具在。人以無有不善爲性。不但在良心未放之時。就使在特之反覆以後。而仁義之良。原不曾斷滅。有且便有夜。有且旦之伐。自然就有夜夜之息。若因夜氣不存。而便云無才。豈人之情也哉。上材字謂材木之材。此材字則非材之罪也的。材字。猶妙在一放字。他原不曾說其所以喪其良心。與斷滅其良心。蓋喪與斷滅。則一了便休。此心原與人貼體相依。豈是一了便休的。放了去。便可求得來。終日終年放了去。一刻一念便求得來。故曰。學問之

二孟講錄

卷九

五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而其所以不能使之不放者。則得養與不得養之說也。養之得失。消長係焉。凡物且然而況于心乎。故引孔子之言。以直指吾人心體。其所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乃心之體。非心之病也。蓋操之則存。卽入者機也。舍之則亡。卽出者機也。一面操存。稍一弛緩。便要舍亡。一面舍亡。纔一緊嚴。便還歸腔子裡。豈是有時的。操之固存。存在何處。卽曰。退藏於密。密又是何處。將什麼所在。喚作密。舍之固亡。亡于何處。卽曰。放之彌六合。却彌在何處。能知

他箇不。卽此數句。將人一個活潑潑的靈元。描寫得微妙活現。上古聖賢。看到這裡。所以說個人心惟危。他人將人心對道心看。危對微看。此是對待說。如何實得精一執中下。人心惟危。集指人心體是危的。如孔子此言。豈不是危的極則。知得此心最危。便是道心。此點道心。睹也。睹不得。聞也。聞不得。豈不是極微的。所以惟精以研其幾。惟一以固其守。而允執厥中也。豈對待之說哉。故某常因朱子論心性。有性如假頭。箇子之喻。深不謂然。箇子是既有包皮後。從外邊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填入的。性豈是外邊填入得的。故某常曰。心性各爲其體。天命以前。心是性之體。此有降必有受之說也。天命以後。性是心之體。若無此性。將何物作主宰。故知此身雖死。此心不曾死。譬之草木。經霜雪而灰。春回依舊發生。生艾蘭者。依舊艾蘭。生荆棘者。依然荆棘。明善者。別艾蘭于荆棘也。誠身者。鋤荆棘而種艾蘭也。直方曰。何不速艾蘭也不移。更覺得此中光光的。先生喜曰。正要直方有此一問。此是至善無對之本體。只須學者自認。聖賢不以之教人。若教到這處。

竟足引人到水窮山盡處。人從何處做得功夫。此時且教他種艾蘭去。直方躍然曰。不妨且教他鋤荆棘去。先生又爲之喜曰。直方可謂解嘲。到得荆棘去盡根株。無地不是艾蘭佳種。方知此段光皎皎的田地。任他荆棘艾蘭。都是一般生意。此周子窓前草不除也。所謂造化在我。與天地參。人物兼盡之妙也。終不然至誠盡物性。只盡那蛟龍鱗鳳。與梗楠杞梓之性。而便不盡雞犬魚鱉。與蓬蒿茶蘘之性也哉。聖賢教人。有說本體處。有說功夫處。有說病源處。無非要發

二孟講錄

卷五

六

明人這一點良心。使他善體豁然開朗。如云性善仁人心也。等語。皆說本體也。如所云盡心求放心等語。則所謂功夫也。至于此章。則借牛山爲發端。直指人放其良心。到惜亡及履處。至與違禽獸不遠。而此點良心。究竟不曾漸滅殆盡。只在人養之何如耳。誠足令人痛發深省。而所以養之功。全未一指畫。蓋謂人識得病。便知得藥。對症投機。全憑自家一手拈出。則自然得力。較之從人問方脈者。更覺親切也。

雷雨若問仁人心也。大意謂人只一個心。既曰放。又

曰求。豈不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乎。先生曰。此書原是說人只有這一點心。是仁天下的根本。率山出來。事事妥當。便叫做義。是如何放得的。一放了去。急忙收不回來。而人又不肯自己去求。所以聖賢設出個學問之道來。教你去求放心。這原是說學問之道。爲求放心而設。非求放心爲學問而設也。若使此心不放。即使放處。旋求得回來。連這學問。都可不用。今人却不知聖賢設學問。原爲求此放心。反要在學問上。做出許多活計。動則要以學問自鳴。這管聖賢以

二孟講錄

卷五

七

之求放心者。今人到以之轉放此心。何也。終日窮終日究。紛紛汗漫。不能洞見源本。此心一切放在問見強博上。何曾得反身約己之功。此句書真正說破千古來偽學問的骨髓。豈是以這學問的心。求那放失的心之謂乎。學者終日講仁。終日講義。便喚做大學問。却不想開口的。是那個。總之喚作放心出。不與作攝心入。即今有個做學問的出來。說我能寂守此心。保固此個仁體。使他常存而不放。某曰。此人解求不辭放。假使此心是寂守得的。動用處。滿六合者。又是

何物。如此做學問。是之謂狹隘自守。全不得一些受用。須知能收者必能放。能放者必能收。纔不是心外覓仁心。外取義。纔喚真正學問之道。

孫丹扶問先立乎其大。還是思則得之。便能立否。先生曰。果爾。是後立乎其大。非先立矣。立是立那能思的。說到思。便是心之官。早非心了。立起來纔會思。不立而思。只是游惰妄想。如何能得也哉。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兼耳口說。如云耳目與心。都是天所以與我者。與之在天。立之却在我。我先把大的立了起來。

二孟講錄 卷五

十八

則其小者自不能奪。豈思得後。纔能立哉。丹扶曰。放開思。如何是自已本心。先生曰。問書的便是。若認得這個親切。再不受外物所移。丹扶曰。如何去立。先生曰。誰叫吾友來問此書。你知得問到此處。早已立多時矣。此是朱陸同異之一端。兩人異同。原有三大段。太極圖說。是陸子靜的不是。此與尊德性是朱心晦的不是。元晦曰。陸子靜除却先立乎其大。別沒說的。子靜曰。唯然。元晦曰。陸子靜只是尊德性。某却是道問學。處居多。子靜曰。元晦要合兩長去兩短。如何使

得。除了尊德性。將甚麼去道問學。二者是朱元晦的不是。夫人只有此心。在天未命之前。與維皇嫡禮親承者。此物。天既命以後。日用動靜云爲。無處不是此物。今人不會料理。此件物事。讀書到此。硬硬的把大者看做一物。却又有個先立其大的一物。豈不是一個人有兩個心。不則將一個心。硬硬畫作兩段。不知那先立的是甚麼物事。纔一動念。便早立起來了。豈是將一物去立一物也哉。故陸子曰。某于操履。未能統一。然纔一警策。便覺與天地相似。諸友切須于日用動靜云爲處。認取此物。然動靜云爲的是誰。認取的又是誰。所以令某歎蒼天也。

二孟講錄 卷五

九

周伯仁問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謂齊地甲于魯。律以先王之制。則齊亦在所損。孟子何以寬于齊而獨嚴于魯。先生曰。孔子作春秋。責備每在賢者。魯國爲禮教信義之邦。周家法度。大有望于魯。一旦而出殃民之師。故孟子引先王之制以繩之。且損益兩字。從有王者作說來。齊固當損。亦非魯所能損。而慎子奈何爲附益之論。孟子譏之。從欲使二字上。看出聖賢幹

旋先事之功。若使既使。孟子亦付之成事遂事而已。此經生之學也。在儒者分中。只要看罷手一句。說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結尾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矣。殃民者必不仁。仁者必不殃民。引君當道。便有堯舜其君之想。孟子平日以仁義教天下。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見人國興喜功好大之師。便想到仁上。便想到堯舜上。誠修萬世臣子事君之的。引君當道緊關處。先在教民。人主好大喜功。只爲照管自己。全不念

二五講錄

卷五

手

及百姓。平日無教之方。臨事又有驅之鋒鏑。卒之事。皆由平日事之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學者不可一日忘天下。便不可一日不作引君當道。志仁之想。萬一時勢行不將去。必不可一日不講明此義。使斯道大明于天地之間。方可以講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之學問。不然。講學堂中。只終日講費身心性命的好說話。又何異于談苦空而與修証也哉。郝水滌問舜發于畎畝之中。先生曰。此書一不可作提衡聖賢。二不得作援天以自慰。引舜說諸人。都是

從動忍中來。說天降大任。不過從動忍中。體貼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不然。天心要苦我勞我。也要我自己肯去勞苦。從古處困窮拂抑之時。如舜說諸人儘多。而能爲舜說諸人者有幾。故學者但辦必爲聖賢之志。利達通顯。則係天之事。非我所得。援之以自寬者。學人之達于聖賢。只爲目欲見其所能。必不肯自見其所不能。不知生人之器局才品。只有這些分量。能得的較少。不能處較多。後來靡事不能。都從學問中增益得來的。非合下便能如此。人只有此心性。是百

二五講錄

卷五

手

能之所出。而上以順承乎天者。此心在當大任之後。要他不動。在未受大任之先。全要他能動。有未降以前之動。而後有既降以後之不動。動者靜鎮之基。此性在既當大任之後。全要他不忍。不忍者仁覆天下之作用。在未當大任以前。全要他能忍。能忍者懲忿窒慾之極功。蓋以心是此身之靈竅。性是此靈竅中生息之妙。此竅不生則已。一生則任他率由處儘多。學問本做到聖賢田地。若當此心未生以前。不

把一段極苦極艱之事。去動搖他。則力量必不老練。

在既生以後，不把一段極堅極硬的念頭，去固守他，必有恣所欲爲之事。一當大任，力量能得的便能，能不得的，便不復能。雖來以全副精神赴事，這豈但是力不濟，蓋由他學問不克，不能增益故耳。所以然者，只爲他見不到這理，所謂不能明萬善之本源。此心未嘗不欲善，然而明不真，則行不實，所以求無過者寡。求知道而能速改者亦寡，恒而後改，因橫而後作，微發而後喻，皆所爲動之忍之而增益之法也。在有國者且然，而況于恒人乎。而况于志聖賢之志。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學聖賢之學者，吾人只是求安樂，求免憂患，不知安樂者，成之基，憂患者，生之理。君子戒慎恐懼，只是不肯一刻放下憂患兩字，以自處于安樂。說到這理，可見聖賢做事業，是這點心，腸子生火也，只是這點心腸，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恒處其三也。學者不能于生火處，看出心性，不能于心性動忍處，直看破生火關頭，斷不能合却眼前安樂，去向那憂患處做學問。看來總是見得不真，所以人貴明善。

劉尊生問求則得之，先生曰，兩之字，一在字，不是空

下的，皆實實有所指，這箇物事，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就在我當人之身。人病不求耳，求之不力，只爲見地上差了，若肯先從見地上求個一了百當，自然全體便是聖賢，陽明之致知，致此也。我之所謂明善，明此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要看壞了。此是世界，上極有艱難的人，人非聖賢，豈肯以道命自處，只對上面在我看，便覺得此係在外的，若曰此非聖賢路，上人則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又何說之辭也。學者做功夫，須要看到道命所在，尚非在我，尚曰無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益，何況達道以干泰，達義命以希利達者哉。看來好是不明白，又安可不明善。

黃序其問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曰，首節是直指聖凡同具之全體，所謂八字打開，靚面呈露，就中認得的，便該直下領取，不必向外馳求，所以反身而誠，便樂莫大焉。此節說到反身，說到誠，便在功夫上說。然天地間一反便誠，能得幾個。求誠之道，莫先求仁，求仁之功，莫先強恕。孟夫子之善于言仁者，是推恩兩字。說夫子之善于論仁者，是克己二字。兩者皆所謂起

也。惟字克字中。都有強的意思在。學者做工夫。只將強恕兩字。時刻放在眼前。何愁不全體聖賢。何愁不反身便誠。何愁不萬物皆備。若先不見得萬物備我極真。如何肯以萬物為一體。便不肯反身。便不能強恕。故首一節是智之事。次一節是聖之事。方知明善二字。是千聖不易之的。孟夫子之言樂者有三。樂之實樂斯二者。君子有三樂。及反身而誠是也。至于中天下定四海。則非性分之樂。粹商盜背。則從性分中流出。所謂樂善不倦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不

子孟講錄

卷五

五

知者。慢求之。忽荒。只為他不曾熟讀孟子。若是熟讀此書。則孔顏樂處。觀向相陳。豈復作恍忽慕擬之想。劉尊生問居深山之中。意旨何如。先生曰。說書者從幾希一節。重看下半截。輕看了上半截。重看下者。為其有見聞。若決江河之善也。輕看上。只為錯看了幾希二字。謂與深山之野人。差不多兒。不知孟子說上一段。何等刻畫。真是形容到大舜微妙甚深處。說下一段。何等自然。正從上一段中來。吾賢只看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豈如舊解之所為。因窮遺際乎此段學

問。真是大聖人。區養純粹。一步般臭都沒有處。今人只聽得說。墨墨釋氏。雪山真行。人所不及。却不知大舜這般風光。是千古學聖賢的極則。孟子當年。直親到這裡。所以直云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只有這舜子。真是人所不能及。人所不能窺。惟這舜子。與人不同。所以由此而及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何非此心與天為徒。與萬物為一體。豈能于見聞處。從善如流。而莫之能禦也哉。學者只要從此

子孟講錄

卷五

五

章內覓功夫。直須高着手眼。窺到我與舜那步子處。是。同是別。又將此身打想到木石鹿豕處。畢竟何如。是之謂明善到極則處。費殿卿問。聖賢直此一心。從何處分別得。堯舜便是性。湯武便是身。且本文之字。還是指心法。還是論治理。先生曰。聖賢學問。不是撇却治罔平天下。去講身心性命之事的。遍天下是聖賢。一個身心。遍天下是聖賢。一個性命。堯舜是不勉不思。從容而中的。湯武是擇善而固執的。不勉不思。率性便是。故曰性之擇

善固執。反身而誠。故曰身之五伯也。見到這裡。却不能率性便是。又不能反身求誠。却又舍不得此種至理。便去假借起來。殷卿曰。五伯過處。還是在假上。還在不歸上。先生曰。范他去。只要歸到真實田地。五伯也見到堯舜湯武處。也知道堯舜湯武是聖賢。方纔去假他。只此一念。便是人皆可爲堯舜的種子。此時離假。何嘗不知道非己所本有的。若使回轉頭來。自然漸漸到真實處。亦漸漸能有諸己。奈他一向手。猜心粗。索性要假到底。連自家也不肯信是假的。是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硬硬認作是真正堯舜。真正湯武。並向來非己所有。都不自知了。此所以爲五伯。殷卿曰。莫是將堯舜湯武來提醒五伯否。先生曰。此是作文章的議論。須知孟子此意。與孔子作春秋意同。故以堯舜湯武提起。而痛言五伯之假。猶曰五伯者。堯舜湯武之罪人也。而千百世之爲久。假不歸者。懼曰在言外。豈知傳至末季。連個假的也不可得。哀哉。高平子與仲問形色天性。大意謂形色既是天性。當夫形色既朽之後。天性安頓在何處。莫不與形色

俱朽否。且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若使天性與形色俱朽。聖人便不須踐形。若使形色與天性分而爲二。聖人亦不須說踐形。告子食色之說。蓋指其食悅色。在嗜好邊說。此之所謂形色。蓋指當人。指其有體有質者言。除却形色。別無天性附麗處。除却天性。形色便與草木同朽腐。故形色有腐朽之時。天性決無腐朽之日。形卽天性之著色。卽天性之見。惟聖人看得形色之外。別無天性。故通身都是天性。惟字。然後字。吃緊提醒人。天地間那一個不有形色。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那一個不有天性。又那一個不是聖賢。說到踐形。惟聖人然後可。分明是人自汨其天性。而日溺于形色之中。究竟形色衰朽。而天性渺不可問。何如聖人洞見于形形色色之間。任他衰朽變遷。而此箇物事。依舊是形形色色之主宰。高勵昌問何以直曰踐形。不曰踐色。先生曰。莫將形色畫作兩段看。宋榕庵曰。至誠何以到要盡性。先生曰。至誠是體。備實理之名。聖人者大而化之之謂。至誠在實理上看。故還他箇盡性。聖人在大而化之上看。故還他箇踐形。只觀中庸

自參贊化育起。至純亦不已。皆曰至誠。此後則言大哉聖人之道。而推本于仲尼。以彰臨天下之盛德。豈非從實理說到聖化上。而究竟聖德不外此實理。故復以天下至誠結之。此孟子所爲直接子思之傳。王梅庵開口之於味也。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旨何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還是畔然兩開的。還是相涵合一的。且上節在形骸邊說。如何下個性也二字。下邊在倫常上說。如何到下個命也二字。先生曰。上節性也二字。不在口目耳鼻四肢上看出。亦不在殼

二孟講錄

卷五

夫

命上。却引歸自己。天未命我以前。只將仁義禮智。與天道養成穀種。一到春意發生時。雨露來降。此種恰恰承受。便成佳穀。雖五穀生意之暢茂。命自東皇。然有種而後能涵生意。若是無種。此意從何處發生。君子必須看到這個田地。方信得平日做明善功夫。全是培養此性。爲順承天命之本。豈但爲眼前作道理會哉。至于上節五句。首四句要從安佚二字中看出。穀色臭味。却在求其美一邊。恒人之情。誰不欲求其美。求安佚。此念自性生而已然。故曰性也。然又有求

二孟講錄

卷五

夫

恒舞酣歌。棲遲偃仰。而猶以爲未足者。此處不謂性。便有許多居易的念頭。疏水曲肱。無入不自得。豈有願外之想也哉。梅庵曰。畢竟性命還是一是二。先生曰。仁義禮智之聖人。原不曾翦滅却。酸色臭味之性。特與食着嗜然者不同耳。認得酸色臭味之性。便是天命。則當盡知性立命之功。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孫丹扶問。可欲之謂善。還是善是可欲的。還是去欲那善。先生曰。若謂善是可欲的。是由外繫我了。且人

二孟講錄

卷五

手

那裡有個不欲善的。不善莫過盜跖。若當面指斥他爲盜跖。彼亦不樂受。豈不是欲善。前二句是指樂正子的人品。故下兩個人字。此二句因浩生不害。丟了兩個人字。問何謂善。何謂信。故特與他解善信兩字。不連人字說。下面美大聖神。却又兼人言之。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也。與浩生不害言善。自是難與深談。故指出可欲處與他說。如對公都子說。乃若其情之意。若在他。直與之言。性善便了。此善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就在人可欲處。若立志決爲善人。欲

便是善的。人之所以自違本心而不肯欲善者。只爲自家信不過。即使遇大聖人賢。當面透徹。指點出他本來面目。無有不善。他亦不肯自信。故人之爲學。莫先于自信。其所以不自信者。只爲自有而自失之。若是原來自有者。實實能有許已。自家便肯承認。故有諸已者。非有日外至。不過將自家可欲的。立下承擔。便爾隨欲隨有。亦便爾自己信得過去。朱若一曰。可是從心所欲。先生曰。未達到這田地。如云欲立欲達。則近之矣。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而化之了。只觀

二孟講錄

卷五

手

他日說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字是欲字的真實用處。惟其可欲。是以好之也專。惟其能好。是以能有諸已。此時善之體段。圓滿具足。只是空虛。所以要克實。丹扶曰。既云圓滿具足。如何又說空虛。先生曰。孩子生下來。何嘗缺了那一些。何嘗不圓滿具足。只是氣體不曾克實。如何能舉動自由。又如大病新愈。何嘗不是好端端個人。然而元氣空虛。必須補益。此克實之功。所以不可緩也。丹扶曰。克實之功如何做。先生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曰。知皆擴而克之。

矣。大學之絮矩，孟子之舉斯加彼，皆直言克實之學。然猶有善之一字在胸中，明明見得個主宰，却不是隨分自在，無處不自家做得個主宰，所以要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纔滿得善之分量，可見聖神功化，都只完得一個善字。這箇善體，真是內之則為聖，外之則為王，只要人自家信得過，信人也。三字，真是孟夫子極玄妙、極切實的文章。如今做明善功夫，打點一個信心，便是為善的根木。此之謂先立乎其大，即今吾友看這信心，能立起來否？丹扶曰：自後只是立起此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心來便是。先生曰：情知吾友必到這裡，這是將一個心去立一個心了。豈不是將這一個心去信那一個善？不知人只有這點靈明，是自家本來面目，一切善，都是此點靈明中所見之理。若使此點靈明不昧，便通身透體，無一善不全備，且無一善可以形容，只有此個真，別無真過此者。吾友切莫錯會。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城悔菴

博士蕭譜元魯太

貢監吳就恒立齋全紀錄

先生陸監西班一生，出問聖賢傳授心法，與歷代大儒宗旨，答曰：此問最善。從來千聖相傳，止得一箇心法。大儒體認心法，不一其旨。如所云誠正，致知，慎獨，主敬，行恕，各有本領。總之要在千聖相傳處，討箇真正端的。曆之升堂入室者，外來門戶，四通八達，各有

成均講錄

卷六

一

塗路。總祈同登堂與而止。非心法之外，別有千聖不傳之秘也。雖然要看前賢毫釐差別處，此處看得的確，便能從前賢未着眼處，討箇自己得力功夫。不然，徒向尼山行處行，亦非學問得力處。即如濂溪夫子，首著易通，以誠為聖人之本。而程朱相繼宗之，已關書大學源頭，疑無復有餘蘊矣。然而仔細體勘將來，不先發明繼善成性之本，開口便要與人言誠，此箇誠字，從何處立得脚跟定，將使見理不明，自為私欲竊發，豈非從一部大學中，第二義上做起，宜乎姚江

有致良知之一說也。致知自合在誠正之前。姚江恐人徒在事物上做活計，故直從生人不學不慮處，拈點出一箇良字。所以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又疑無復餘蘊矣。而當時排擠者，斥爲異學。抑又何也。繇于持論孤絕，是處叫學者看自己本來面目，所以得力者，便見自己性命根源，不得力者，便踏向空處。語涉禪家者流，便埋沒他一段有餘不盡之旨。我今日爲諸友說破，不在他處去求，只在這幾句四書上。大凡要討聖賢骨髓，莫在那斷章記述上看，須看他一筆著

成均講錄

卷六

二

作，便有分曉。論語是記述的，孟子七篇仁義與大學綱領條目，中庸天人性命之理，細細打疊，便有明白切當之旨。在太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綱領。當日何以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善，而曰在止于至善，明乎明德新民亦有至有不至也，卽以明德論，明德譬之鏡，鏡體無不明，是其善也。然有一澄如水，寒苔畢現者，亦有大槩光亮而不能照及寒苔者。此明體之有至有不至也。此體質之分也。銅之清濁辨之也。然學問之淺深，亦有至不至焉。今有最上者，下

到磨一次，可以明照數月。其次開磨一次，光明不過十數日。若使三代以前之物，而須一經磨洗，可以數十年不染塵垢。由于歲月既深，淨氣渣質，久而淨盡。故能常明不暗。此卽學問至與不至之說也。故莫認定明德便是大學，就是明明德，也要止于至善之地。新民視此，雖然不知何以能止。故工夫先從知上去做，所以八條目中，緊緊趕到致知，方是親切下手處。然這段眼目，却埋在經傳之中。又在何處討個真正了當。在子思子原道一書。子思以道原于天，率于性。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修于教，而修之功，不外慎獨。只看那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便是吾人天命本體。中和位育，都從此畢具。故由天命順說，向位育，便是外王。從位育逆還之天命，則爲內聖。雖然天地間道理，有個真的，便有個假的。有箇戒慎恐懼，隨時處中的，便有箇籠籠豁達，模倣肖似的。真正能此者，豈可多得。然而何以不可多得。由于求道者多，明道者少。不能明道，豈能行道。坐此弊者，只爲自中看得太高，不向人心同然處討消息。不知智莫如，而問察中來，不然，子智之

害障道不小。豈能拳拳弗失。以與中庸相依也哉。故曰中庸不可能也。雖然打疊一副精神。猛勉求去。如易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通顯晦。皆莫能試。方是體備中和的君子。隱惟之。所以過求者。只爲不體貼于人倫日用之間。以爲宇宙間。別有此一種。瀾滿天地之物。不知舍却子臣弟友。別無當人踏脚處。此處一脚踏定。便是易。便是無入不自得。豈必求之高遠哉。高莫高于鬼神。遠莫遠于鬼神。而總之一誠。可以相推學者。何憚而不求誠也。舜之大孝。武周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之達孝。都只滿得個子臣弟友的分量。于這分量中。看得透。就是舜文順做去也可。就是武周逆做去也可。而皆無戾于中庸也。從天命說到此。文氣愈說愈開。愈說愈放。却如何收到性命源頭處。故引夫子與哀公論政一段。極之于三達德。五達道。三近。九經。而歸本于一誠。便是懇切着力處。這個誠字。是達道達德。九經之本。所以周子著易通關手。便曰誠者聖人之本。惜乎周子到此。引而不發。姚江到此。發而未竟。引而不發。發之者其誰。發而不竟。其不流于空者幾

希矣。今日特與諸友指破。要看宋儒不曾說出明字。姚江不曾說出善字。所以謂之都留有餘地也。于思序述至此。緊緊湊着自己關竅。恐人心不着眼。所以一手擴開。說道盡天下只此兩種人。不是自誠明。便是自明誠。何以謂之自誠明。我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何以謂之自明誠。我所謂修道之謂教者是。誠明合一。方纔了得修道分中事也。故下以參贊了誠明。以致曲了明誠。曲字中有明字義在。此明一開。便有如神之智。而備仁智合一之理。與天命同其不已。故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可以體備至道之身。而講求帝王有天下者之事。以進而合之無聲無臭之天。方纔了得個誠明的責任。故知學問宗旨。當從明善做起。然這個善。還是逐節明將去。還是于大頭腦處明得去。若說逐節明去。則工夫不若是之紛。若說于大頭腦處明去。這個頭腦。在何處。諸友請試思看。人性原是善的。孟夫子道性善。只此二字。便了千聖傳心之秘。中庸明善。不明到此。不可謂明。大學止善。不止到此。不可言至。明到此。至此。方可說個個人心有仲尼。方可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故知道孟子性善二字。方可以談明義。有孟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方可以談明誠。合一之義。上子悔庵引釋氏之學。以證周子無極之理。先生曰。此間不得雜以二氏之解。且此圖一立。諸方袖于上堂。動輒打一圓相。盡皆附會于其中。更妙不從此圖中竊將去。某此圖則直指聖賢切近下手之功。爲當人本領。全用他不著。吾反若要壓倒釋氏。何不連周子這一○也不用。更覺妄貼。王曰。如何可以無得。先生曰。你看此○還是未

成均講錄

卷六

六

有一畫以前的。還是既有一畫以後的。伏羲當日。只因馬上旋毛。劈空畫出一畫。又將一畫劈作一畫。由一得兩。由兩得四。由四得八。由八得六十四。並不聞有太極之說也。無極云乎哉。至夫子繫易。方從伏羲六十四卦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劈空道出一句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止有太極字面。並無圖象也。濂溪夫子。又從孔夫子太極兩儀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畫出圖象。又從夫子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亦猶夫子從伏羲一畫。看出太極。故知伏羲畫卦。是從

一畫順將出去。故通行至六十四。後人繫辭立象。是從六十四卦中。逆將轉去。故由陰陽而窮太極。自太極而悟無極。故亦能劈空摸出曰。無極而太極。是之謂易也者。逆數也。後來朱陸同異。只爲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辨論。二氏亦常執此一○。以各樹談柄。夫子當日。豈不知太極以前。原是○如此。只是言語到此地位。便說不出。所以說子欲無言。子貢頓會到此。所以曰不可得而聞也。悟得此。便知子所謂連周子這一○也不用。更覺妄貼。原不爾欺矣。

成均講錄

卷六

七

先生曰。吾儒學問。全要得個本領。如曾子當日。係重門高第。不知費了多少功夫。却不曾用到本領上。夫子却妙在不與他說破。到得摸索已極。功力持久。便如向岐路人指道。所以一呼便唯。蓋曾子平日功夫。全在之處做。夫子引向他到實處去做。曾子如迷道人。一上直路。脫手便行。夫子又何容再說。所以便出一時呼者呼唯者唯。出者出。聖賢各各心中明白。門人却不知從何處說起。所以動疑。曾子却與他各人一個安穩處。說你不須過疑。夫子之道。直是忠恕兩

實。你們但向忠恕去做，便是腳踏實地，何必多疑。要曉得曾子是脫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也。若認定忠恕作一貫，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也哉。須知聖賢對唱一問，却正在此。夫子說吾道曾子說夫子之道，亦任與不敢承任，和盤托出。若謂學問必有宗主，正抹煞夫子不得。夫子又將推尊之何人乎。聖賢分隔，正自要了了學者切莫含糊過去，方有個入路。

成均講錄

卷六

八

先生以明善立教，與諸弟子互相發明。豈丞王子梅庵進曰：學者先要認得此心在腔子裏。先儒有不能守一鍾聲盡者，亦有不及半炷香久者，而况今人乎。先生曰：此論却好。這個腔子，却是要着實理會。若以此身作腔子，如今成了的人，何常無腔子。心又何常在腔子外。然却不能說話。若謂此身一心，心亦隨處，何以精誠所格，呼吸能通。如在洋洋，誠不可掩。故知腔子二字，不是在血肉之軀上。討得消息的。此處不明。何云明善。此善不明。何能誠身。諸友切莫錯會。

示李太學

成均講錄

卷六

九

予之所見，大都落籠侷一處。如釋子之所謂離迷空，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並所謂生住異滅，為循環相也。嗚呼！子言吾學如月之在天，諸子如川之有水。倘真能如百川淨盡，萬里長空，都被一水攝住，只怕風波搖撼，水自不寧，尚能與月相照派乎。此種風搖，有在道外者，欲障是也。有在道內者，理障是也。總之皆為心中有箇月在。比如子言萬緣俱放下，今還放下了否。又云勿與外物交，今還與之交否。又云一念未生前，善惡都不見，此語最是殺人。要曉得見那一念未生之前，早已生却一念了。便是善惡根本。若真真一念未生，豈尚有惡在。即如一盆淨水，內無渣滓，外絕塵埃，尚有不澄湛者乎。此幾落于善惡混之說矣。且既見到一念未生以前，何以又道生在一念後耶。而且與滅為對待之理耶。此處說無言，稍有一線，若使未也。夫子終日與門弟子嘵嘵不休，何得無言，所以只得存此一念罷了。子敢抹殺欲字耶。

示平陽李太學

學之學問，恰有會心。蓋跡平日于禪宗中，求個光影。

所以一經撥動便牽出許多絡索。吾儒真實以斯道爲己任。便要把自己心中淘洗得乾乾淨淨。如美味不盛于羹器。黃流不注于瓦缶。若不將平日自己心中曉得的自己口中說得的一切。都消化淨盡。豈能明性善源頭。卽如子云。此心只要常在腔子裡。請問將其煇煇作腔子。又云。時時體認。還體認個甚麼。且體認着何物。爲我所體認者。又何物。豈非心外覓道理耶。若謂心外有道理。分作內外兩截。若說道理在心內。依舊籠個此處。正好討箇明白。此處若明。是爲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示山右董太學植

子蓋有心此道者。只是得中也。染有釋氏之糟粕。而于先儒誠正之旨。過生執着。不能別行一路。透出自己本地風光。卽如子云。心渾淪。意靈變。一時動着此中。自是一派覺生處。還問吾子。既曰覺矣。尚有昏的覺否。覺既。不復有昏的。又曰從意之動着而生。是意能全體發見。一切現成。了何以又欲先致之也哉。致字豈是不費力的。此處未透真際。非惟乎把帝王聖

賢分作兩項了。從古真帝王。豈在聖賢外。從古真聖賢。那有不擔荷帝王之任者。須猛着功夫求之。

二月二十三日陞監。學者做功夫。先要討個聖賢的受用。若不得他受用。縱衣冠言動。堯步禹趨。終是個腐儒。一些經濟也沒有。蓋由源頭上不甚明了。便不得顯出口已實落的受用。卽如古人所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若使不識東風面。且安能見千紅萬紫。盡是春光。卽今萬紫千紅。那一年來。誰人不見。問他春光何在。都向樹頭樹底。去覓殘紅。豈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能使春意現前。毫無障礙。總因不識東風面。故將光景付無邊。諸生切莫草草。先儒所謂要尋孔顏樂處。正是此意。

一生問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請問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否。先生曰。此真正聖賢。近視着己之學。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從來仁之道大。盡論語一書。發不了箇仁字。却在孝弟中收攝完了。豈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此孟子所以云。孝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旋語生云。子還是問着古。還是問功夫。可將

子見陳來。生對如疏註。先生曰。此是歷來訓誥皆然。學者却要于訓誥外。討個下手。本文現有兩字。切莫被註疏瞞過。夫子他日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行兩字。最要着眼。夫子當日示人。却由行後說。何文。本監今日示人。却要由文上說到。行。何也。蓋由夫子設教之時。諸弟子無行不與。做實落功夫者多。如今人脚跟未定。一日功夫未做。從童而習。便是語言文字上走。却不知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教人身體力行。若能在文上。討出聖賢教孝教弟。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之心。方是學文。以此實見之行。自與聖賢不相違背。只看成童舞勺之後。那一日不是學文的事。只是要善學文。故以一行字。勉子之功。以一文字。廣子之見。勉子之功。使之誠身。廣子之見。是爲明善。

一生問顏氏克己復禮。與爲仁由己。兩已字。是一是二。先生曰。此間大有關係。從來聖賢教人。絕不一口兩快。這箇己字。是意必同我之己。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己。世人只爲將此己。認得太真。遂覺干己的。十分愛惜。不干己的。便度外置之。本此一念。行將出

來。都是利己不利人的。爲己不爲人的了。那得有禮。若足功力堅定。克得此己。便如鐵壁銅牆。一朝打破。將使天地間。那一物是己的。那一物是人的。天上天下。無大無小。無一草一木。不是當愛惜的了。人已障除。何等。有禮。萬物皆備。何等至仁。然這功夫。豈是苦難的。若能立地悟去。卽能立地完成。所以說。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這等看來。莫把這己。看做自私自利的。執着便成障礙。克着卽是聖賢。除却此身。別無此理。爲仁由己。豈區區在人身上。日尋利濟之事。顏氏子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說。這覺得痛癢切身。遂請問其目。夫子說。禮之不愆。謂之也。己之不克。又非禮障之也。故欲求克己。仍就把握去制他。除却視聽言動。別無己。除却四勿。別無克己功夫。顏子平日。做坐忘學問的人。一向守着。晨空。墮在無事境。一聞此語。便覺從前苦于無事。今日却有從事處矣。所以說請事斯語。生又問非禮勿動。動字。還在內。在外。先生曰。功夫說到這裡。無論動字說不向外。連非禮也不在外。求學者暗室屋漏之際。若不時時打點箇非禮二字在眼前。一時促與非

禮相值。豈能照顧得及。故知求誠之學。莫先于豫。四
目皆從豫事得來。安得不求明善。

一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孟夫子善于接引人。有所
處。一是以情言性善。一是以氣證心良。情字是從性
體上。順看出為善的種子。氣字是從平旦後逆看出
靜夜的天心。此氣養得厚。便自浩然。

一生問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在舜當日。何以不執大
杖則走之義。先生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萬章引證
許多不經。孟子只借他道一段。發出舜的誠信。在學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者看書。不須膠柱鼓瑟。在儒者明善。不可不把未嘗
大舜實事做。方能自處人父子骨肉之間。

示趙太學

聖程

子可謂善于體認者矣。其曰善者性之本然也。不善
者。非性之本然也。非勉從于聖賢之教而云爾也。又
曰。學者之于不善也。雖刑議不及。而勢有得為。而吾
心自不為。而後為得其本心。俱說得切近真實。然要
曉得究竟。是聖賢之教。若不身在聖賢教中。何以能
刑議不及。勢有得為。而自不肯為。即使果真不由。

賢之教而使然。亦只是箇善人罷了。此吾夫子所以

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故知學者。當以不山聖賢

而具足者。明吾善之本體。以必由聖賢而後純者。明

吾善之功力。纔做得到誠上。且中間亦有說得不妙

處。如高告子之論。則曰。人生而靜而上。一物不著。安

有善之可言。此語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者也。且

子未能親見人生而靜之上。若使親見。知子必將曰。

此處一物不著。那得不善。故知凡善字。俱對不善而

言。惟孟夫子此個善字。如皎日常空。羣陰盡伏。直說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向于聖未生以前。萬善不立以上。絕不與不善對。豈

可曰既無不善矣。又何有善。故知子若親見及此。又

必將曰性既無不善矣。又安得有不善哉。明不及此。

無惟乎。走入孟子情上去了。子亦知孟夫子情字。是

萬不得已。為執迷不悟者。因指點月乎。明到此。方知

今人之林于刑。畏于議。束于勢。而不放為不善者。雖

非自然。却是他自然處。正見為性善之源本耳。何也。

為他有林字。畏字。束字在。克此一念。即君子之終日

克乾。夕惕若。正是求誠緊要功夫。而反以為中人以

下之事耶。

初六日陸監。一生出班。自陳所疑云。子貢是聖門高弟。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還是悟後話。是未悟前話。先生曰。學者看古人書。都要打轉。在自己身上。試將此章書。自己體認一番。蘆論語家語。以及五經。則訂何處不可聞。何處不是夫子之文章。若就論語中。單提半句。若實理會。有經漢唐宋明諸大儒。詮釋不了。了者。豈非不可得聞。又何常在這幾行書本之外耶。一生問子張是聖門高弟。何以去干祿。夫子告以祿。

成均講錄

卷六

六

在其中。又是如何說。先生曰。聖賢言句。有當求之。去與者。有不必強泥之。去與者。卽如此句書。夫子原在言行邊說。除却言行。便無學者真實下手處。就指寡尤寡悔之中。若將中字。過泥在心裡說。是反將言行看輕了。豈是夫子立言之旨。子張平日學問。在外者多。在內者少。是他之所學。足以干祿。且干祿二字。原非不好的字。而卽如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子與曰。經德不同。非以干祿。弊病在以字。此處弊病。在學字。俱非在干祿二字邊也。夫子有得他受病處。在聞

意不廣。卽此干祿之學。早是尤悔之根。所以進之。多

且關慎。則自家先立于尤悔之外。不必干祿。而祿。在家尤寡悔之中。平常把上六句。看得重。將下二句。看作過透。文法。大非本意。上六句。是說箇大樂。下二句。着實打轉。在言行上。討箇寡尤寡悔。尤悔都是好字。而人若把這尤悔兩念。都一味放開。何處是希聖希賢的學問。易之爲道。吉居一而凶悔吝處其三。夫子韋編三絕。僅可以無大過。自有生以來。尤悔是那一日去得的。只寡得幾分就罷了。學者今日反觀這

成均講錄

卷六

七

彙倫堂中講學的。還是干祿的。不干祿的。平時言行。還是寡尤悔的。還是不寡尤悔的。我這裡不帶你干祿不干祿。只教你向聞見邊求個言行的本領。從言行邊。求個寡尤寡悔的實際。莫徒在文字上作活計。可也。先生曰。學者先要自家占個地步。方有進修功夫。卽如前日。與諸生講見賢思齊一語。須必我是個賢者。方能見得賢與不賢。若我不是賢。無論不能見人之賢。卽使見得也。只肯取法他。何以云思齊。思之云者。

如所云望道而未之見也。向來只說我是賢者。不想又有賢過我的。可見義理無窮。已精益求精。已密益密。勢必與他齊等。纔罷。要曉得齊得他時。更有賢于他一等者。我又要思齊之矣。此兩個賢字。都是賢于堯舜之賢。不賢與不善不同。有了賢者。就顯出不賢者。如所云差却一成。便低了許多。非所云不才不肖之謂。所以須自省。若是不才不肖。自是做學問人所無。何待內自省乎。故知不特思字。內自省字。不說向外。連兩見字。亦不說在外面。都從身體力行中。看得微

咸均講錄

卷木

木

二十三日晚。學者做工夫。要上明通貼身之。一者自視太早。謂天地間。聖人是聖。賢人是賢。凡夫只是凡夫。如何能做得聖賢的事業。不知從古大聖大賢。也只是個人。非于富人之外。加得毫末。要知堯舜人人可為。仲尼箇箇人心都有。只怕我自己不肯承當。便為自暴自棄。一者自視太高。謂天地間。無非只這箇道理。我也曾說得。我也曾行得。我胸中也有一箇把柄。由此一聽人言。且不理會言中之意。如何身體。如何力行。先以自己意見。檢別言者。意見少有

咸均講錄

卷木

木

回來比試他。意蓋謂你平日方人，覺得人都未必如你。你試自想，與回孰愈。妙在夫子此時取一箇極勝他的來，當面考覈，他便冷然自失。說到何敢望回，夫子說，你也曉得弗如，仰此曉得弗如，便是子大有解會處。分十分二，子實知解不除，夫子也不照管他，只要他個何敢望三字，便把勝心指破。本監謂若在全人，必曰何敢望回，只是我胸中也各有幾分，自家做得個主宰，豈肯如賜之以分數相差等，而不肯毫忽自爽也哉。

成均講錄

卷六

手

又曰。昨試萬紫千紅總是春，原是講學時。與爾諸人說過的，此是宋儒的見春風面目，親切言語。奈何無一說着者。本監因自賦曰。眼前生意徧天涯，漏却春宵那一枝。信手拾來香片片，當陽拈出日遲遲。每從林外通消息，不向人間覓鼓吹。寄語草堂吟歸士，年年須看未開時。頃畢，良久，謂諸生曰。本監雖是如此說，就中倘有個具眼的。出班來問。怎麼是未開時面。便是會消息的了。一生出，揖曰。萬紫千紅總是春，與孟夫子深造之以道章，意旨何如。先生曰。錄有

分別。詩是直指自家當下悟後之語。孟夫子是歷指學人功力次第之語。子蓋爲取之左右逢源一句。與萬紫千紅總是春，是一個文意耳。生曰。唯然。先生曰。也難得子理會到此。要曉得這事，非是引書說詩來比喻得的。仰使此喻得上，也是孟夫子的。拏來兩山撮合一處不得，爲其非子自家胸中流出也。

成均講錄

卷六

手

下七尺單前，不肯一時放過。若問椽下事，便非子所當知。生復請問榜嚴之旨。先生曰。長安市中，多少講堂法席，子不去聽，却來此處問本監。且莫論這莫倫堂上，一夢用他不着。仰在彼法分中，亦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得到此處來問。生欲揖而退。先生對諸生曰。也難得此生這一問，正好借這機會，與諸生說說。學者自成童誦習，便念學而時習之，聰明既開，便曉得有聖賢兩字，爲甚麼，却要走入在二氏邊去。蓋爲聰明既開，不用以體認聖賢，却去貪名求利，縱欲

用智。口讀聖賢之書。身背聖賢之訓。清夜良心發見。便覺得平日所行。種種都是罪過。生怕日後。真正有箇阿羅天子。揀點罪孽。便把阿羅天子。作箇極利害的。只有這夢和尚道士。是到他跟前。說得人情的。不知人情。只能動得罷軟的人。不能動那利害的人。且無論動他不得。卽金銀滿貫。延請僧道。作九晝夜水陸道場。可以聳動得他。恐我先師在天。亦必不肯叫他放過。以爲不善者戒。有等伶俐的。却不在因果邊討懺悔。以爲天地間。真箇有神仙。有菩薩。相者求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之陰陽服食。精者求之。打坐恭禪。不知陽明先生。曾有言曰。凡今之言結胎。言出陽神。言拔宅飛昇。言尸解脫化。皆仙道之所謂旁門。而非清淨本然。無爲妙相之旨也。言破壁空行。言一葦可渡。言坐脫立亡。皆善知識之所謂神通。而非佛法的的意也。粗者勿論。卽使求其精者。謂真有禪可參。不必別尋話頭。卽在吾儒中。拈出學而時習之一句。晝夜尋思。學個甚麼。習箇甚麼。之處是箇甚麼。如此思維。果能時時不斷。卽此一言。便發爾諸生。三根椽子下。坐卧一生去。

豈吾儒聖賢理道之外。別有恭禪道理耶。此種人。皆由不曾明善。既不明善。則所行自然未必皆善。如何叫得誠身。此身不誠。退容反觀。自然害怕。安得不走向二氏門頭去。若使明得善源。自然不做那不善之事。卽使未必盡皆能善。也少不得是寡過。一過人。管取臨歿之日。自然妥貼貼的。不必求僧。不必求道。天堂無則已。有則必登。地獄無則已。有亦不到得我分上。此夫子所以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何必以吾儒真實學問。而反向外馳求也哉。且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今日見禪家說玄說妙。便思以我意見。避著作。附會他去。至于他們真實苦行。則一髮不肯去學他。卽如他們在講席叅堂之中。見了和尚。便要磕頭。一有啟請。必恭必敬。卽使當面數十頓痛棒。還要去棒下。領略他宗旨。若使吾儒。一言不合。便成障礙。是非。誰肯必恭必敬。今日講堂人。明朝造語客。哀哉。聖學之所以不絕如縷也。總之不能行恕耳。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此是的親親。明善一句。然豈是明了便能行的。却要反求諸身。以盡誠身道理。便是求仁之功。然道

功夫却難。須是勉強行去。夫子之告顏子者曰。克已復禮。要知只了得個恕字。只完得個強恕二字。完得此二字。便是仁了。故曰。求仁莫近。所以他日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可見今日人。要占他二氏的玄要處。不盡他二氏的辛苦處。要假他二氏的宗旨處。不肯假吾儒的正學處。看來總只是不想。總之叫不能明善。

四月初一日陸監。易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本監自講學以來。不啻耳提面命。而諸生中。尚無有一人成均講錄 卷六

肯出來承當此事者。固知昔人之講學。童蒙求我也。本監今日之講學。我求童蒙也。求之何爲。端端乎固孔之道。姚江處。不得其傳也。本監爲聖道求人。爲周孔求人。爲周程朱陸求人。爲姚江以後求人。而又豈敢憚焉。

又云。本監之不肯與諸生談二氏者。以吾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也。除却周易一書。別無丹經立脚處。除却無極而太極。別無禪林向上一路處。除却盡心知性。別無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處。除却天壽

不惑。亦別無三種丹仙。性命雙修處。蓋學二氏者。只做得離境去俗的功夫。一入俗緣。便生粘滯。學吾儒者。就在應事接物處。得箇本領。所以用處都圓。故吾儒一息打轉。便做得二氏的極頂事。二氏一出山。森惡世。做不得吾儒家常事。

夫子云。攻乎異端。蓋不指老釋說。吾儒有吾儒之異端。老釋亦有老釋之異端。其所云旁門。云外道者。是也。天下理止一。是。別無第二種學問。中間差不得毫釐。若是毫釐有差。便當天地懸隔。所以學問同異。不成均講錄 卷六

于究竟。但于發端。端倪少有不同。便是于本分道理之外。別立意見。故曰異端。仔細看來。講學堂中。多少見地不合也。只是去箇異字不得。

一生出問。就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意旨如何。先生曰。此箇端字。與異端端字不同。彼是差別處。此是互見處。天下凡事。俱有兩端。卽吾人一念之起。一言之發。皆有所端。此箇兩端。自惡惡來。便中屬善上。執之者。所以用之也。人只知舜之妙在用處。却不知舜之妙在執處。一箇執字。却有分別。如子莫執中。夫子何執。

所謂不當執而執。以執着心得道者也。虞廷十六字不外允執。武周父子相承。不出執敬。卽如運規成圓。人只知得圓處。無少缺陷。不知中心既定。不移分寸。方能運手立成。若少有所移。便不能圓滿如法。然要曉得用了便休。若着在用處。就是大舜之中。也少不得成于莫之執。故未用以前。不可不執。既用以後。不可再執。故口是道也。何足以戒。學者但于兩端處。執得分明。管取用處。無一不活。

又生問。夫子叩其兩端。與大舜有同異否。先生曰。此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問絕妙。大舜是用以治天下。故要執。執者不問之民而我自提撥之也。夫子是思以教天下。故用叩。叩者不執以我。而就彼開揚之也。不問之民。則端不開于民。故得個用處。至于叩之鄙夫。則端已開自鄙夫。不把他淘洗得乾乾淨淨。便是渣滓。卽如覆鍾傾水。縱一滴也不留。而水痕未消。乾了到底有箇痕跡。須是連水痕也沒得。方還得他空鍾的本體。是。何也。以他來問時。胸中便帶得個影子。雖是空空。却如水痕落盡。一肯當天。賜掠雲霄。影留再海。何常不是空際。却

空際處。不得乾淨。所以要竭得他一絲不着。方能直透根源。立見自己本來面目。方能妥貼不疑。不然一點未融。驟與道破。終不是他自家悟出。如之何其可也。此處見地。或是吾友信得到的。却有一緊要關。吾友未經着眼。却在何處。一箇是大智。一箇是無知。有舜之大智。方做得孔子的無知。必如孔子的無知。方纔做得舜的大知。中天之時。把舜看得恁樣清楚。方纔做得舜的大知。把夫子看得恁般莫究莫確。無所不知。却不知一箇在愚夫愚婦。適言上得來。一箇在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空空的鄙夫上叩出。那一毫是自家的。今人只解把自己的知見。來發揮人。却不能自己掃除得空空洞洞。虛已受人。舍己從人。卽有所求。便要叩訪那最上一層。多聞廣記。絕不肯向愚夫愚婦。空空鄙夫邊。討箇消息。反覆看來。只是個放自己不下。

示彭太學源

吾友天資敏妙。所著詩辭。輒有掠鴻秋浦之意。因事繁不及竟讀。大約無甚病也。獨是詩餘一道。較之作詩。可以縱情寫意。其快人筆性。較易于詩。而按譜體

歲轉韻起務。則難于詩。蓋以詩止有韻而無譜。此道則分題各有前人之譜。中將入聲。派在平上。故名曰三聲歌。若宜上而平。宜平而上。固不可也。同一是也。宜上而去。宜去而上。亦不可也。其最宜辨者。同一平聲。而陰陽不一。宜用陰字。而誤用其陽。宜用陽字。而誤入于陰。必不能發響。此務頭之所由起也。故其遺命曰。填詞。謂其平上去。作平作上。俱有一定之格。但以文辭填上去耳。如此填得最熟。自于音律之上。能辨宮商。復于宮商之中。能分正變。方能自我命題。自成均講錄

卷六

无

无

我作譜。而與性情通也。學此者。須知聲音之道。與性情通。性則自靜。靜中豈有淫蕩之聲。性則本善。善中原無鄙狎之理。其爲淫蕩。爲鄙狎。皆所爲性之戾氣。而非性之本體也。大約生平其情。不知情原。可以爲善。但有淫鄙。卽反之性初。久久滌除。自成人生而靜以上。縱一時流爲觸景賦情之句。其根本已無大差。枝葉自無他病也。愚事此道最久。遍訪知音律者。互相攷訂。乃得窺其一斑。故爲吾友備悉言之。而使歸宗于性情。蓋謂其。縱情而累性。當率性而制情。

吾人身分中。尚有此二字。未曾打透。其何能使善源明了。反求諸誠。縱使爲絕代才人。終是鄒魯壻外漢。

而况此善。又人人令下具足。與堯舜周孔。同體共貫。推卸不去。擔荷卽來。煮乎。吾友卽于擲管拈鬚時。想我此情。從何處起。淫者其誰縱之。縱者其誰收之。自當置筆大呼。立見一念未動以前之面目。便是大儒。不儘僅騷壇詞客而已也。因贈之以詩。詩曰。

南歸莫道路無涯。笑折前參李李枝。別我不知精力倦。還家始覺步行遲。馬蹄踏處青山近。村酒沽

成均講錄

卷六

无

來暮雨吹。便是出門好光景。依然芳草辟雍時。

四月十三日墜監。諭諸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理。須由學者自悟。非可言傳。宋儒有言。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湯文周孔。疊以是傳。所謂是者。何所指耶。只須學者自覺。猛着精采。極力覘破。纔是。若教本監爲諸友一口道破。諸友必不肯信。所以夫子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諸友能自信。方能自悟。自解而自得之。然自得若非深造。其何能一躍而通。故深造須在平時。貫通豁于一旦。切莫自障虛靈。向別人喉下

討氣。

一止出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云未發是中。中節是和。用戒慎恐懼的工夫去致他。便可位天地育萬物者。有云不先戒慎恐懼。何以知得中是大本。和為達道者。二說不知孰是。先生曰。兩者俱病。都是從未發處判斷。一止看得後半截。一止看得前半截。見後半者。謂中和必由戒懼而致。見前半截者。謂中和必由戒懼後知。都是理外說理。本監曾與爾諸友道。此章書。顧看是外王。逆看是內聖。當初亦未與諸友究

成均講錄

卷六

手

竟其說。蓋以未發是天命的本體。看得吾人在在處處。事事物物。皆有未發時氣象。此個氣象。在未發時便與維天之命。同出一源。率出便是教。何曾須臾離得。固知吾人自率性後。處處都落窺罔。而所不窺。所不聞。處處俱在。即如爰倫堂上。尚面相窺。口口相聞。而諸友意中之所思。與口中之所擬議。還窺得聞得否。所以不可不戒慎。不可不恐懼。以慎夫隱微之獨體也。然豈是抱空守寂。在人情事物之外。除却喜怒哀樂。別無人事。然此四者。各有未發之時。此時空

空洞洞。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故謂之和。致而極之。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豈非治平真本領。故曰外王。若從位育經綸。推本到中和上。又從中節。推本到未發上。工夫全在戒慎恐懼處得力。所為須臾不離。以滿修道之事。而還率性之本來。便合天命之本體。豈非內聖之學乎。然而中庸本說喜怒哀樂。宋儒又添出愛惡欲為七情何也。中庸將愛懼入喜樂。將惡懼入悲哀。至于欲字。則該括在四者之內。以四者皆本于心之所欽也。故知喜怒哀樂

成均講錄

卷六

手

是用。其未發是體。喜怒哀樂是事。其未發則理。聖賢學問理事全彰。體用不貳。故知喜時無怒。哀時無樂。意各得其正。所以有中節之和。又要知喜時未嘗滅怒心。哀時未嘗遺樂意。故極快心時。突彼人一掌。則起怒。人臨死時。哭極其哀。死者氣轉少。則哀轉為樂。各不相碍。故亦為中節之和。所以先儒云。看未發時氣象。在疑者曰。未發時有何氣象。不知此二字絕妙。草木當秋冬之時。有何象在。而氣實蘊隆。所以一逢春來。便萌生無數。又譬之樓臺殿閣。是形象

不是氣象。每市板樓是氣象。不是形象。學者但及當人之身。把喜怒哀樂未發時。看到巖樓海市。則氣盡象空。頓現一大海水。無源無泡之體。風帆檣柱。星斗雲山。無限天光。游行自在。而有不測然自得者哉。

或曰。內聖外王之學。若是其分乎。先生曰。內聖容有不外王者。外王不可以不內聖也。故內聖能備外王之理。外王須盡內聖之事。其于卒章也。從闢然說到潛伏。從人之所不見。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是由內聖說至外王。又從篤恭說到殷色化民之末。從殷色化

成均講錄

卷六

至

民之末。說向無殼無臭之天。又是從外王說向內聖。而皆備于闢然日章之君子。安見吾儒分中。無內聖外王之事。而欲爲之割裂也哉。

四月二十五日陞監。聖賢爲學之道。有本體有功夫。千聖相傳。都是功夫。遇事至于本體。則非言語之所能傳。只須吾人自己覺悟。比如虞廷十六字。止得道心二字。是指本體。究竟亦說不出。止就那極細極玄處。說個惟微。而亦不能指何者爲道心。故知道道心二字。亦是于本體上。強立名色。人心則從道心對看。

而有以人心說在道心之前者。要知天命以後。處處都落在人上。處處都住在危巖。而道心之綿綿若存者。僅微乎其微耳。是以貴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除却道心二字。都是說在功夫邊。只爲本體不明。所以要着許多功夫。以求復還本體。若能直從本體上。一眼覷破。功夫便多少省力。所以教人先明善也。其餘六經所在。無一不是做功夫的事。至于易之爲道。從乾元以後。都是功夫。所以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于坤元。則稱至。以坤之資生萬物。便要以陰體陽。

成均講錄

卷六

至

以地法天。便要做工夫了。故大哉二字。無功夫。至哉至字。便是從功夫裏出。而究竟乾元二字。亦止能極其稱贊。不能爲千百世學者。直指出何者是乾元本體。周子推原到此。只好圖畫一○亦不能名言之使著也。諸友試自求之。

馬生逢臯出云。往在都門。領舊館師。管先生名席之者。云乾元在坤元裏。初不能曉。今領宗師之訓。大覺此旨。豁然。先生曰。此老曾會談。過來。蓋亦精于玄學者。彼竟指後天之氣。陽在陰中也。先大之旨。陰從陽。

判陰在陽中。後天之氣。陽落在陰裏。從真陰中。認出真陽種子。故知陰在陽中。功夫無處可用。全是本體。陽在陰中。要在陰中。認取陽氣。不出功夫得乎。

賀太學良弼。以妄心易起。欲念欲除。著爲說以請。並將易之終日乾乾。詩之小心翼翼。書之欽厥止。禮之無不敬。求如古人箴銘之義。以求發明。先生判之曰。終日乾乾。志精守專。或飛或潛。無黨無偏。乃見天則。是曰乾元。小心翼翼。惟簡惟易。動靜合乎。理事不貳。是曰天載。乃建皇極。欽厥止。惡可已。四勿請事。

成均講錄

卷六

語

克已復禮。乃合天德。養其大體。無不敬。克作聖。勉近自然。無動無定。是爲天心。所以立命。又曰。爲學須有本源。本源既得。隨處皆有作用。况大習染既深。那得妄念不起。情緣種種。豈能使欲念不生。古人不怕欲念來。妄心見。只怕理念不切。真心不能見前。但使理念純熟。天真湛然。任他欲念與妄念。都來這裡拱。手聽命。卽如諸葛武侯。能使魏延不反。姜維非無武侯作用。却到不得武侯本領。那能得他不叛去。

太學就桓山莊問云。蒙大宗師開發許時。苦門生

輩。茫無人門。從何處下手。先生曰。本監講學兩月。無日不示諸友以入門。無日不教諸友以下手。本監只有一路引人。別沒第二條路。初次講學。便叫諸友明善誠身。豈明誠之外。別有門路可走。後恐諸友無下手處。故對諸友說出明善四禁語。亦謂之性善四牆面。是明明指與下手功夫。而諸友不卽體認親切。乃猶向本監問入門下手處。可見未嘗精進也。要知此正是引諸友直觀本體。除此一法外。都是功夫。蓋欲諸友從此四禁中。將胸中所有。眼中所有。口頭所有。

成均講錄

卷六

語

一切都逼塞到沒可通氣處。自然親見本體。到得那時。不是手舞足蹈。生惡可已。則是痛哭流涕。自悔從前虛度光陰。何愁聖賢不立刻就成。故學者只怕不理會到此。出口便成膠漆。若是理會過來。一言半句。立見咽喉。卽如本監日昨。見胡秀巖館師。師云。子以明善教人。拈出繼之者善絕妙。蓋以繼字。是天人相續不斷處。所以把成之者性。到放在下邊。諸友只看此兩句話。豈是不透過關來的人。說得到的。夫繼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謂有物有則也。天的事。到

此便完畢了。友試看有物必有則豈則有不善他。此天命以爲秉彜便是人事所以云繼之者善繼者繼天之賦稟而生。此時渾是一團天心那有不善。是之謂天則。這正是天人初判。形氣肇舉之時。繼此以往遂成物性。所以曰成之者性。足知夫子繫易至此已明明說出性善二字。孟子覩到這裡故直以性善教人。一生疑曰善既在性先。怎麼孟子又把善放在性字後。先生曰。夫子是從未成性先。次第疏明。孟子是從既成性後。一語斷定。

成均講錄

卷六

美

馬太學逢阜請曰。蒙師直指人性本來至善。可謂接引後學。切且近矣。然竊見人家孩子。可稱童心未喪。然有生下便純粹和易者。亦有生下便剛狠暴戾者。這又是如何說。先生曰。得賢此間。最好發明。凡人未成童以前。有幾種名色。未出胞胎。是曰嬰兒。纔出胞胎。名曰赤子。彌月之後。則曰襁褓。七歲以上。則曰孩提。何後則稍長矣。未出胞胎以前。純是天命本體。其所謂性。乃是天命之性。在赤子時。此性未漓。故大人者不失此時面目。從此以後。都是氣質之性用事。故

或地道之有剛柔。胎教之有善不善。只是不知說話。不知嗜欲以前。一些氣質。漸染他不得。一知說話。一知嗜欲以後。一些天命。自主張不得。故有一地道所生。而剛柔各不相同。一父母所生。而善惡各不相掩。者皆氣質之偏也。然要曉得天命之性。就在氣質之性中。所以有小時了了。而大未必佳者。亦有小時未必佳。而大能了了者。則又氣質勝而傷其本來。與消靡變化其氣質。而復還本來之故也。究竟豈有不善之性哉。

成均講錄

卷六

美

五月初十日陞監。寒暑往來。乘乎氣。陰陽消長。因乎時。惟仲尼能上律天時。所以爲聖之時。學者不能與時偕行。終是明善不勇。目今一陰生于午半。諸友正好從此刻着眼。夫天地間。有陰便有陽。故易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千古聖賢。必欲扶陽抑陰者。何也。蓋以陽主剛。剛每難進而易退。陰主柔。柔每易進而難退。故曰。一陰一陽者。道之體。扶陽抑陰者。道之用。雖然。吾人一身。陽氣少而陰氣多。卽以一日論。應事接物。其氣用陽。燕私寤處。其氣用陰。畢竟一日之內。

應事接物之時少。而燕私寤處之時多。即以應接論。明日張膽。無少顧忌。其氣用陽。口耳應接。內念用旋。其氣用陰。畢竟應接之時。明日張膽之意少。內念用旋之意多。若是出應同人。不須倚意想為瞻顧。燕私寤處。依然對廣衆于大庭。豈有不陽氣充周者。所以君子貴扶抑也。

一生出問。昨西廂月試。空之儼然題。生等雖作過了。畢竟題理未透。先生曰。君子如夜光之珠。置于晝日之下。精采時現。五色畢呈。究竟珠光何嘗畧變。由他

咸均講錄

卷六

美

寶光內備。精氣湛滯。又在陽明炳煥之下。人之目光。為彼所奪。只覺得一時一樣。而究竟珠光。未嘗有意要變也。雖然。惟君子為能變。何也。不變不化。不化不為至誠。故由致曲以至明動。方能趨變以幾于化。易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夫子見老子而贊其猶龍也。只看到他變化莫測處。故曰。惟君子為能變。然要曉得三變中。和藹之氣少。嚴毅之氣多。望之儼然。不可犯也。聽言則厲。不可干也。仰之也溫。雖是藹然可親。却不是夷然可狎。詩稱赫喧。曾氏子註為威儀。子思

子曰。威儀三千。孔子曰。不重則不威。可見真正聖賢。雖亦有不成重者。但不猛耳。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不是放蕩于禮法之外。則是流連于情欲之中。豈能變與動俱。動與誠乎也哉。蓋為源頭明得不清。故有此弊耳。看到此。愈不可不明善。

十五日陞監。一向與諸友說功夫。每言本體二字。必須諸友自悟自證。到得今日。亦不得不與諸友通個消息。夫子云。道不遠人。又曰。民可使由之。又曰。一以貫之。子思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

咸均講錄

卷六

美

以能行。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不下帶而道存焉。皆指本體說。須知今日彙倫堂上。穿衣喫飯。揮扇迎風。無處不是。以至從古帝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百姓。日用飲食。與知與能。亦無一處不是。所以曰。堯舜與共驩。同是一箇。聽明天縱。與愚賤凡夫。無有兩種。見得到此。方是明善。方能誠身。若使不然。除却知寒暑的。則汗流夾背。不能揮扇而引清風。塵滿庭階。何以擁爐而迎暖氣。翠木不惡暑。何以送早冠而焦枯。鳥獸不知寒。何以生

軟說細毛而自溫煖。可知天地之性。歸人之性。人之性。卽物之性。我能見及于此。故能與天地參。知化育本矣。一生云。中和位育。不離一獨。先生曰。卽今中和位育。且不問。且問吾友如何喚作獨。生指隱微見顯。不覩不聞等語。先生曰。莫見莫顯。不覩不聞。以至潛伏孔昭。無聲無臭。是子思子之獨。吾友今日。且把自家之所謂獨。指點出來看。生乃自陳平素曰。某在江南。常領禪家學問。一日有病。遂學禪家空諸所有。但有一念起。隨起隨空。以至于空所空之一念。都空了。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後來病遂少愈。先生曰。我逆知子從事于此來。去得一身病。却害一心病。愈得子以前不空之病。却添了一空病。要知隨念起。卽隨念空。且下牀洗面以後。到上牀就褥之時。敢怕此念到不有。百千個起頭。子却有百千箇空法。到得此處空。彼處又起。先念空。後念隨起。此原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曰。可以爲難矣。故知子之空。是欲將這堯倫堂中。上至梁棟。下至甃石。中至掉椅器具人我。都拆卸得乾乾淨淨。完他箇空地。本監只是這堯倫堂中。上下棟梁甃石。中間

器具人物。來者來。去者去。全不見碍了這堂中。斐子。以至這堯倫堂。亦不曾碍了這天地。斐子。纔是中和位育的本體。纔是未發時氣象。纔是聖賢夫婦。萬善同歸之大原。

二十五日陞監。本監講學。已經三月。所欲言者。已言所當說者。盡說。中間若有中人以上。便能于本監言外會意。舉一反三。何得到今。尚無有通箇消息者。夫子當日。只爲及門。都在言句上求。所以一旦欲無言。本監今日。亦深悔前此之言。太覺多事。諸友亦肯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于言外求本監否。亦肯于言外自求否。吳生就恒。出班曰。某親見了前日之所謂獨。先生曰。既親見了。何不呈來我看。吳生曰。覺得途途法法。都是。先生曰。是不是。吳生曰。怎麼不是。先生曰。這都是人說得到的。馬生遂臯進曰。宗師豈論崇高。諸生不能領略。莫若講得一部書。俾上根者。可以于言下了然。下根者。亦有俾于制舉子業。先生曰。這也不妨。包生道隆。出問吾道。一以貫之章。先生曰。這書前日已爲諸友講過。及比時尚未來。今不妨爲友再作理會。人只知從

既唯以後看參。不知夫子却在未唯以前看參。人只知參在既呼以後。識得夫子。却不知參在未呼以前。摸索夫子。夫子如看歧路人。認不着時。指他一直去。曾子却如迷途裡。一經指引。脫手便行。此段風光。除是夫子知道。曾子知道。門生那裡知道。所以不能了然。曾子到此。若要引他入玄奧處。便成膠柱。却將忠恕二字。平實指點。聖賢立言。各不粘縛。若說末句。即是首句。管教隔靴搔癢。一生出問顏淵。喟然嘆。先生曰。此章書。久爲附會其說者所埋沒。附會者曰。此是

城均講錄

卷六

聖

悟後光景。仰鑽瞻忽。極力形容其妙。欲從末由。在禮不由已之時。却不知此是孔顏相隔一問處。仰鑽瞻忽。有夫子在。所以說到循循善誘。兩個我字。幾乎露出本來。却又爲博約者。提撥將去。故做到不能放手時。才力既竭。而弟成卓立。如有耳。要知孔顏別處。只將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對看如有有所立句。將從心所欲不踰矩句。對看欲從末由句。便知道夫子所云。顏氏子其庶幾乎。一生出問。朝聞道。夕死可。還是可。以死否。先生曰。須要看得朝字妙。吾人何刻不是此

朝。何刻不可聞道。不知苦過了多少。不能聞道之朝。方有此一朝之聞道。一生曰。卽如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先生曰。一旦豁然。是自己胸中悟出。此所謂聞。則隨天地間。莫非供我領會者也。會得此言。則于子貢之所謂可得而聞。不可得聞。都是性天中。最親切話。此處不能了了。何以夫子欲無言。子貢求何述。夫子不與。他纏擾。而却脫空道出。箇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其所爲聞。豈淺淺也。知此。則知夫子之所爲耳順矣。故爲諸友轉一語曰。朝聞道。可不死矣。非執定聞道之人。脫不了死。正見得聞道之人。死他不了耳。

城均講錄

卷六

聖

八月十五日陸監。先生卽座。賦詩曰。一輪朗月上梧桐。秋色平分樹影重。但使一枝無掛礙。自能萬里見長空。萬里長空。一枝無礙。都拈向一邊。請問諸友。如何是當人之身。一輪朗月。若使此月白能湧出。則浮雲片翳。纖細不留。假使若留。都散作一派月華。裝點秋空景致。不則遍天地間。都成蕭索。豈能靜夜發光。還有能白呈者。先生曰。少不得與諸友強

下註脚。何者爲月。性善是。何者爲朗月。明善是。何者爲一輪當空。明誠合一。是。然要曉得平分以前。是何光景。平分以後。是何光景。如今前後都道。正平分時。却是如何。諸生再有能呈露者否。卽如古太極圖。陰陽各半。豈非黑白平分。周子太極圖。却將陰陽交互寓出。豈非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乎。故古太極圖。靜陰靜陽之體也。濂溪圖。陽動陰靜之體也。識得動靜之元。方見平分之用。當夫月沉海底時。倘非猛着精采。突然迸出。豈能萬里亘天。故學者分中。人人有箇朗

成均講錄

卷六

器

月。只要你猛着精采。突然迸得出。自然不爲雲霧所遮。前此無一處。無一念。無一事。不是陰柔用事。迄今要使無一處。無一念。無一事。不是陽氣正中。自然于平分中。獨露出一輪孤月也。

向來與諸生。搬弄許多說話。諸生中有見領會不及者。遂請本監小貶其術。以說一書。與諸生相證。本監尋思起來。叫我講書。畢竟不會。何也。以其少一開口。卽落訓誥也。既落訓誥。便是學究事。豈本監昌明正學之本旨哉。故本監今日。不論諸生領會得。領會不

得。只就本監口中。如此說去。使千百世後。莫謂周程朱陸之學。便中斷于此日。許魯齋與本監。所遇所見。所志。大抵略同。本監雖不敢望魯齋之建樹。然而此段苦心。竊比願學。毋謂本監今日。爲諸生改廢繩墨也。

十月十六日陸監。儒者修明正學。當先講求陰陽消長之理。以爲扶陽抑陰之用。只看天地之氣。自元月。剝卦用事。剝極則爲純陰今日之體。要知一陽來復。不復于復之日。而復于純坤陰極之中。此陰凝結到

成均講錄

卷六

器

極處。暖氣自然烘烘蒸動。但氣機全未發生。以他蒸動于陰中者。氣之自然。莫敢遏抑。而不能遽爾發生者。亦氣之不能順其自然。無所克溢者也。君子見到此。所以當羣陰得令之中。時時提獎出一線孤陽之體。使之自爲摩盪。如陰雲四合。地氣閉藏。一夜嚴寒。萬物愁慘。扶桑擁出。如萬寶光明。上燭天門。下蒸山海。只教晴空炳煥。片翳不留。雖南道晷短。影長。大地陰邪未解。而物物噓喻陽光。各各含有暖氣。由一線以浸長。則陽氣漸至于二之日。三之日。而泰和具克。

滿矣。此段功夫。只須在純陰因結之外。微陽未燠之先。自識天心。單提正令。使一點微陽。從羣陰閉塞中。劈空迸出。猶恐保任不力。反爲不火電光。此所以曰。欲識孤陽真面目。應觀動靜未分前。如曰。無方無體。早見他夢影似。若謂我早已知之。只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好似痴人前說夢。諸友念之。

十一月十六日陞監。張太學三省。講費隱章畢。先生曰。此書有兩般解說。一者爲發明聖賢宗旨。一者爲訓詁經生舉業。若就舉業家言。則當暢明費隱之旨。

咸均講錄

卷六

聖

從前說向後去。若作宗旨邊說。則當深究造端之義。從後拈向前來。夫婦者何。一陰一陽之體也。天地者何。一陰一陽之象也。象懸于天地。體備于人倫。夫婦缺一。則爲孤陰孤陽。便不能成人道。試看開闢之後。億人兆人。從一而生。由男女之媾精。方開方闢之初。此一人者。從何處生。則知億兆人。稟一人之精氣。此一人者。稟天地之精氣。故曰。天地爲一大父母。夫婦全備其理。天地顯藏其用。自我有生。以及飛潛動植。無一不本陰陽氣化而正性命。我欲正其性命。則物

物莫不欲各正其性命。以此實實體備于己。自然不傷殘物性。不違拂物情。而物物各安其正命。所以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造端之旨也。盡天地間是箇太和元氣。流行充滿。豈非此道之有以察乎天地耶。只看詩之咏鳧魚者。極之戾天躍淵。明明寫出箇察乎天地的樣子。怎麼見得。鳧之能戾。魚之能躍。鳧魚之氣體也。鳧之戾能至天。魚之躍能至淵。非淵魚之氣也。可見這箇道理。若說不在現前。愚夫愚婦可以

咸均講錄

卷六

聖

與知與能。若說現前可以摸索得着。就此與知與能者。推及其至。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特聖人。連天地也。做不得主。假使天地能自作主。何以人猶有缺。方顯得斯道之妙。誠在天地陰陽未判以前。惟君子一眼覷破。所以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須知此段書。原是實實指點斯道親切不傳之秘。伏羲見到這裡。所以劈空畫出一畫。所謂陽也。一落在當人之身。便覺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盛而陽氣微矣。故君子之道。扶陽

以抑陰進陽而退陰。只看講學堂上。其一人專心致志。所謂陽也。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此仰陰也。由此推之。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仔細檢點將來。畢竟是陽氣少。陰氣多。便曉得一點靈明。不容自昧。便曉得伏羲六十四卦。各各一陽一陰。太極未分以前。止此一陽。別無陰氣爲之對待。爲他陽動之極。陰氣乘之伏生。所以千古聖賢。謂陽爲中正。爲君子。陰爲邪惡。爲小人。止此一點純陽。爲萬善同然之極。爲萬善同歸之本。保此萬善之所同歸者。純一不

成均講錄

卷六

吳

以絕他索隱行惟之路。意蓋謂賢知之人。以爲斯道原是隱的。遂極力去索。不知到這田地。任你蓋世聰明。絕代伎倆。一些也沒用處。徒苦精力。推索上去。行出來。都是些枉事。良由他只曉得君子之道是極隱的。却不知道隱處。原費得極。就天地間。形形色色。那一處不是斯道。瀰滿。你如何索得將來。所以謂斯道在人倫日用間。却人倫日用間。收他不得。斯道在天地民物內。却天地民物內。摸索他不得。無人在道中。却無人可以窮道之妙。即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

成均講錄

卷六

吳

道理除却一陰一陽。別無體性。此箇體性。除却人倫日用。別無當人本分內事。只須在夫婦上做起。以夫婦者。一陰一陽之體性也。祇此陰陽兩字體。尚在乎人身。散見極之天地。天地以生物為性。夫婦以天地生物之心為性。任天地間。飛潛動植。天爵品類。無物不惡殺而好生。無物之生理。不從陰陽發變化化。而正性存。却打轉在我夫婦身上。一看。始知物物之性。莫不如我。夫夫婦婦一般。所以盡自性而人物之性。且盡。人物盡而能與天地參。故曰。及其至也。察乎

成均講錄

卷六

辛

子。助教朱子象賢曰。隱不可索。惟大聖人。神而明之。故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先生曰。此即乾坤之用。乾知太始。故曰知來。坤作成物。故曰藏往。同此知竅。一點靈光。未落物交。如皎日當空。故曰神。一經照物。便與物交。現在物上。便不得為神。故曰知。知者神也。明也。故曰陽也。藏者伏也。收也。故曰陰也。來者不可逆視。惟陽明逆於。乃能炳燭於先。此照陽明。一經照徹。便將影事。藏伏根底。藏之既久。便是一箇陰氣。凝結閉固。連前所為神而明者。都不得為神矣。此氣

因結深厚。以至日之所喜。夜夢猶生戀戀。日之所忌。夜夢猶生怖恐。便知有生之日。所因結者。至成之日。猶為他粘縛。故吾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也。乾曰資生。生者陽氣潛通也。坤曰資始。始者陰氣凝結也。春夏秋冬。四序循環之氣。地未受而天早蒸變之。此知太始也。春夏之氣已成。既往。一切物所受春夏既往之氣。盡藏于地。以為來年春夏之所胚胎。此作成物也。故曰。知太始者。知來也。作成物者。藏往也。豈木監之臆說哉。張太學三省有詩四章。內有語在陰陽未

成均講錄

卷六

辛

判前之句。蓋頌先生也。先生曰。此事切忌與聰明人說。何也。以聰明人。平日讀聖賢書。多所詳明。開口便要道着。及至拈出一問。直教有口難開。請看張友所呈之詩。非不體備風雅。理饒蘊藉。一眼看將去。直教登壇執牛耳。然木監恐其說理真。去理反遠。必須親驗過始得。賢友云。語在陰陽未判前。把木監平日所說過的。都掃却。把賢友平日所說得的。都拋却。本監開口一問。賢友隨口便答。少落沉吟。便是陰陽判後。交戰胸中。問答相應。如子呼參。唯方云。面面相誑。請

同賢友。如何是陰陽未判以前一句。張友徐徐曰。這想是說不出的。先生曰。既云說不出。何以又曰。語在前手。此之謂何。儘真儒也。吾友珍重。

附張太學三省詩

丁亥十月之望。侍胡夫子講學。述言四首

虎座春風普四筵。莘莘徒友各森然。心期富貴從游外。語在陰陽未判先。讀易自知時合聖。觀圖誰謂我非天。細思意必都忘處。返省能無媿習傳。

純陰十月數將窮。難說微陽不在中。未解聲希從子

戒為講錄

卷六

五

牛。莫看花毛向春紅。焚香可對天人語。闢筆皆全性。命功。聞道去矜良未易。敢云消息我能通。

無極還居太極初。曰為太極便非虛。陰陽不悟從來理。神聖空勞再著書。嗜欲可言皆是道。功名有立亦成餘。無端二氏休相混。強把間通作悟歟。

統建良知闢未曾。吾師一語水融冰。良無如善誠相印。知即為明擇可承。寧賴紫陽開秘鎖。偶從陸子發扁廡。還期寔證中庸義。臣子能令弟友能。

先生冬至和前韻四首

喜無意見雜經筵。話到源頭亦悄然。萬善不迷千慮

後。孤陽常在衆陰先。漫推玄奧為賢聖。笑指文章是

性天。得力不須求退省。知能忘處是薪傳。

萬物嚴寒歲欲窮。到頭消息有無中。春回午夜千門

曉。日捧天關八表紅。一物靜觀皆萬象。百昌榮暢見

全功。莫言此際陽偏弊。早向羣陰暗裏通。

君言無極是皇初。極到無時早已虛。妙悟強存些箇

理。屢空寧滯數行書。江天頗喜堪留戀。風月誰能惜

有餘。不礙圓通最巔頂。肯從吾黨賦歸歟。

戒為講錄

卷六

五

姚江欲溯昔何曾。絕學堪傷似履冰。洗淨天光涵法

象。掀翻窠臼是師承。鷲湖有路垂金鎖。仲晦多才固

鑄。此理若疑談實證。聖人無復不知能。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城梅庵

博士蕭譜元齋太

貢監吳就桓立齋全紀錄

正月二十六日陸監石太學在間講其爲人也孝弟章先生曰此書切勿草草曹立之曾有書與陸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當時各以陸子靜之學爲近于禪故曹立之云且將踏實處與人說不知陸

成均講錄

卷七

象山之所以立教者原不曾離却孝弟別有教人之法所云先立乎其大立此也大莫大于此也先莫先于此也任你說到極玄極妙處莫須只是了得孝弟邊事任你說到極廣極大處莫須只是了得孝弟邊事所以象山捉住他破綻令處一點說道箇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若非陸子靜幾乎爲曹立之奪去了雖然象山亦有錯處象山曰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只如此章書有何不喜在當初記書者時習以沒何以不廣及夫子之

言而便記及于此雖記載之士多有子曾子之門人貴有子之門人阿私所好而先及此乎蓋當時記書者指出時習一章爲千古立學之祖說得渾渾淪淪若不指出夫子平日急切教人緊關第一着不幾乎使千百世學者摸索不着乎所以從這章裏出箇仁字蓋夫子平日除却仁字別無發明斯道之肯然要從夫子論仁處討箇平實下手工夫指點生人當下覺得平日與門弟子言仁者都是于各人患處下針非爲同人普說卽如克己復禮是針他坐忘屢空處

成均講錄

卷七

見賓承祭是針他居敬行簡處何也顏氏子平日寂守一心仲弓平日默守一敬都不肯在事上做工夫夫子却點破他除却眼前作用別無內念功夫一味守着內心所以一箇走入坐忘不早早收回未免隨入顛冥一箇想到子桑伯子不早早收回只落得箇無事處做將來必使理障不空處繁肅便有碍所以一箇教他克己只須在視聽言動處求一箇教他敬恕只須在應事接物上做不然顏子三月其心何以反說向辨外仲弓居己以敬何以反說到極煩點極

須臾處也哉。知得這兩箇大題目。是應病之藥。則他如其言也。只是針他燥處。愛人先難。是針他小處。恭寬信敏惠。是針他堂堂處。都非同人大共。下手極功。惟有孝弟兩字。是千聖千賢同歸之極。是愚夫愚婦共由之理。所以特將此段。續在時習之後。不知何以不當象山之喜也。夫子教人。只是一仁。仁之道大。除却孝弟。別無仁之本。是以君子務本。吾友先以孝弟爲用。仁爲本。便與木杓相背。果爾。必天下仁人。纔能孝弟。若非仁人。便不能孝弟了。須知極不仁之人。說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起孝親弟長。亦有清夜猛省處。故知孝弟是本。仁是用。大本既立。則大用自能現前。故本監嘗曰。此章書。只要看穿了共爲人也。孝弟下面。便不費力。何以故。人自合下來。未必就做得箇仁者。却少不得要做個人。做得到箇人成。便做成了這箇仁。做成了這箇仁。也不曾于這人字上。加得分毫。也只叫做成箇人罷了。故今日與諸友說。若要在經生時文上講。犯上作亂。都認認在自己身上。若做聖賢學問。用世。身體力行。邊講。只須將其爲人也。孝弟句一斷。犯上作亂。只推

向世界邊去。方見得孝弟之大。方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是徒說道理。邊話。孝弟者。視其親長其長也。一人克敦孝弟。而犯上作亂。以無所謂人人親共親長其長也。人人視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仁覆天下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真是括撲不破。以是知象山之不喜有子者非也。先生又問諸生曰。賢友濟濟。各有親長。自反于身。果能克盡孝弟乎。果無犯上作亂之事乎。若說不能孝弟。誰肯無親。誰肯無長。若說能孝能弟。夫子何以說求子未能

成均講錄

卷七

四

求弟未能。在經生家。認做。未見。在聖賢身體力行。實實有許多未能處。只看古人侍親之疾。或加一飯焉而愈。或減一飯焉而愈。或加一衣焉而愈。或減一衣焉而愈。是何等心腸。人易能否。恐其枕之熱也。而扇之。恐其衾之寒也。而溫之。又是何等心腸。人強能否。日以殺舜爲事。而誠信而喜。人實能否。孔子曰。五十而慕子。于大舜見之。大舜而外。不多其人。所以口且未能也。豈口望而未見之謂哉。若說有犯亂。誰非之者。若說無犯亂。直推到明夷邊。尚難嫌天王

明聖之心。故知不特貴犯亂于小人。難免其無。卽貴犯亂于君子。亦深恐其有。何也。君子惡其好也。天下有極鞠躬。極盡瘁之人。而一事不行其志。未免奮激。未免投袂。雖改不旋踵。而此念早已過去。何也。好也。故曰。養之寡。不寡于思。加九錫之時。而寡于謙恭。下士之日。亦以其好也。故曰。孝弟之學。所當急講也。明此之謂明善。實有此之謂誠身。諸友勉旃。

二月初六日陞監。吳太學就恒講鬼神之爲德一章。先生曰。若不知道夫子之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未許輕看此書。只看他開口說鬼神之爲德之盛。旋卽打轉到體物。到使天下之人。可見天地間。除却人物。別無鬼神之體用。鬼神無體。卽物以爲之體。鬼神無用。體物以著其用。又要曉得天地間。並無所謂鬼神。鬼神者。陰陽二氣之所聚也。陰陽之氣。離却現前一切物。更于何處附着。卽如陽氣附着于天。陰氣附着于地。盡天地間。一切陽剛之物。皆爲神之所依。一切陰柔之物。皆爲鬼之所倚。所以日在吾人耳目之前。吾人見聞中。摸索他不得。口透吾人見聞外。却從耳

前撇脫他不得。故曰。體物而不可遺。體物者。猶云附着于物之謂也。鬼神不能附着于物。其所以附着于物者。鬼神之德之爲也。鬼神既能體物。則一切物莫非鬼神之所附着。至于人。又爲萬物中之最靈者。若非他爲德之盛。何以能使承祭之時。洋洋如在。此詩所以咏來格也。諸友好從此處着眼。卽如日昨上丁釋奠。諸職事中。豈盡皆洋洋如在者乎。抑豈盡無一二洋洋如在者乎。鬼神至先師爲極靈。鬼神之德。至先師爲極盛。要說鬼神能使人。何以趨踰者。未免

成均講錄

卷七

六

空修俎豆之文。對越者。未免但奏亦中之節。若謂鬼神不能使人。何以司俎豆者。猶知有其文。奏亦中者。猶知有其節。可見吾儒明善誠身。莫問德于鬼神。先觀德于在我。鬼神之德。卽吾之德。吾之所謂德。卽鬼神之所爲德。認得此德能體物。則我亦在鬼神所體之中。認得此體物不遺之德。我與鬼神同用同體。則我亦能體物不可遺。以鬼神視我。我物也。使我洋洋如在。體物也。以我視鬼神。鬼神物也。我之精誠洋洋如在。鬼神亦爲我所體也。何也。誠也。除却人物別無

所爲鬼神之神也。鬼神者，斯道縱之以德，而主張人物者也。王者明禮樂，如在盡誠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爲鬼神者，謂也。爲人物者，德也。成湯以身代犧，牲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誠也。梁武帝以姦爲犧牲，爲鬼神也，非爲人物也，不誠也。成湯有射代之誠，故桑林之時，鬼神應之也。梁武帝以肖象而不誠，故臺城之厄，鬼神亦不之佑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求誠莫先明善也。善者何？體物不可遺之德也。此德不在鬼神，却在吾人眼根前。眼光不得而測也，就在吾人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耳邊際耳根不得而通也。何也？微也。既已曰微，却能體物一切物遺他不得何也？顯也。微也者，非無多無幾之謂也。乃弗見弗聞之謂也。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誠也。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是以夫子告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

是晚王覺斯學士高中學宗伯戴殿學太常孫二如太僕同坐先生書室，因問今日所講何學。先生答以讀書學士曰：首節一箇乎字，末語一箇夫字，煞有義

味。又曰：鬼神妙處，在使天下之人。先生曰：鬼神不能使人，又曰：鬼神如何能使得人。同座默然。先生曰：此是鬼神之爲德。又曰：大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只是與他同體。學者雖未必就能與他合，吉凶然而此志不可一刻不在。何也？求誠也。求誠必先明善，所以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項宗伯與太常論顏氏子克己。先生曰：功夫到顏氏子，爲何尚有己在。宗伯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只是無己。先

成均講錄 卷七 八

生曰：此語絕妙。夫子絕却意必固我也。只是克己，不然意必固我，到夫子身上，豈猶是淺淺的。太常謂宗伯曰：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爲仁由己。先生曰：克己已字，將克字一箇已字單看，爲仁由己，却將克己兩字拈說，一箇合看。太常與學士論一貫思想之旨。學士謂先生曰：一貫與思想一樣否。先生曰：自是不同。夫子是夫子的，曾子是曾子的，又要曉得夫子是夫子自家的，曾子却還是夫子的。學士曰：善。學士又問太常曰：一六二三四五數目字同否。太常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間只有一。竝無二三。何況四五。正說同異。唯
學士又問太常曰。二與眾同否。太常亦以問先生。先
生曰。二者對也。武者疾也。學士曰。不武者純也。先生
曰。不武者誠也。學士論良背。先生曰。陸子靜有無我
無物之說。真明道互相發明。某處則不然。請別取一
章。為下註脚。良其背。不獲其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宗伯曰。善。

吳太學就恒。呈詠道四言短篇。先生判之曰。一切都

成均講錄

卷七

九

擲。何者是太學寸心。因歌曰。水流花落好風光。蕚變
紛紛動靜忙。不識此心真面目。絢成春色却無香。遂
進而語之曰。子功夫到這田地也。見賢友用心處。子
云咏道。夫天地間。惟道能生一切。一切不能生道。子
云生于未有。豈更有一物以生道耶。有子謂本立而
道生。非此之謂也。前判子曰。一切不是。子遂著在此
四字上。若要與子說破。子必不肯如此作工夫。須知
天地間。無心外之道。心外求道。是日向。向外覓心。
是為妄心。太學即今看此心落在甚處。並將平日一

切應事按物。此心落在甚處。知心所落處。正眼一觀
自然立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正教孔孟把臂同
行。別無影響枝葉。前教諸子明善。又曰。明善須明得
性善。直觀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天下未有不
能盡心而可云知性者。則知未有不能自識本心而
可云盡心者。俟吾友到這田地。方知吾不爾欺。附原
生于未有。至于既分。為蕃為變。若動若靜。水流山
峙。花落鳥鳴。飲食男女。日用百姓。六合之外。寸心
之中。像之無跡。叩之無聲。隨感而應。逐物而行。明

成均講錄

卷七

十

月在天。清風掃空。取之立到。用之難窮。嗚呼。至哉。
二月二十五日。陸監道太學人仰。講夫子之文章。先
生曰。此書乃講學喫緊處。人只知會子之唯。得之最
捷。子貢之然。了之似難。却不知子貢平日。揣摩夫子
之心。較諸賢為最苦。仰吾夫子一言半句。亦都不肯
放過。所以可得聞。不可得聞。直下分別得出。故子貢
之在聖門。求吾夫子于言者也。所以夫子直從他極
力追求處。轟然喚破。說箇子欲無言。子貢仍復執在
言處。說箇不言何述。夫子却把眼根前。極大的箇物

事來指點與他看。若經生附會者派。只講性道。天說法。時物能代不言之天。傳寫出來。反將夫子一段平實商量。看做玄言與旨矣。不知夫子提獎子貢。只就目前寒暑往來。品物流暢。各各奉行天載處。廓開眼孔。朗然一看。却纔知天地間無處不是此道。一落語言。早已不是。任你說得亂墜天花。只好叫做文章。終是葛藤不了。若有箇出常格之外的人。却能在葛藤中。拈出箇纏縛他不倒的物事。在學者眼前。故知不持子貢平日話。夫子以言。達夫子平日教人。也。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少不得用言。所言者何。性與天道也。夫子平日。能有幾處說性。幾處說天道。却要曉得無處不是說性。無處不是說天道。即泛括一章。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性天了無干涉。仔細一看。乃知除却性道。別無作聖之功。別無君子之本。亦別無善人着脚處。無有挺者用心處。但將性與天道。引而不發耳。學者只爲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曰求夫子之道于言外。子貢却不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曰求夫子之道于言內。所以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與天道。既

在言中。宜乎可得而聞。却不知言到性與天道上。夫子却言得。學者却聞不得。何也。以其可得而聞者。皆文章也。可得而聞者。貴乎以聞聞也。不可得而聞者。貴乎以不聞聞也。子貢能以不聞聞。故知夫子之所言。皆性與天道也。子貢見及此。大約在與聞一以真。之後。不然。必不能真見夫子若此耳。故曰。夫子屬身是性天。全體備道。並無所爲性道。無所爲文章。其曰文章。曰性道者。不從夫子身上分來。從學者之可聞。不可聞辨出也。且看吾人造箇性天。在日用飲食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外。不在日用飲食外。惟其不在日用飲食外。所以言日用。言飲食。都是言性與天道。惟孟夫子看到這處。所以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形色二字。原不但指一身而言。使形色單指人一身言。則聖人之踐形。亦只做得箇自了漢。如何能會天地萬物于己。乃知蓋世界中有形有色者。皆謂之形色。形形色色。各有一天。各賦一性。天性原不在形色外。故聖人不須踐性。只須踐形。看得此書破。則知不必求夫子之所謂性。所謂天道。只須求夫子之言。而性與天道

無不該備。卽今夫子之言具在。誰是能領會者。夫子平日橫說豎說。只是箇仁。仁者性之德。天之理。日用常行之道。故曰。仁之道大。却誰肯向此處着眼。張太學三省。進曰。這莫是造端乎。夫婦之義。先生曰。造端蓋實指吾人陰陽徒順之理。此却是盡性達天之學。吳太學就恒。進曰。夫子所謂不識此心真面目。蓋指此性也。不知此性。如何能識得此心。先生曰。子誤矣。只如此。直須曰。盡其性者。知其心也。何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吳生曰。然則心性二乎。先生曰。春日冰化爲水。冬日水凝爲冰。是一是二。且子謂心與性。何者爲體。吳生曰。性是體。先生曰。無惟子道。心是體。將此心直豎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爲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爲道。故曰。惻隱慈讓羞惡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性統仁義禮智。故無有不善也。不叨乎此。縱有惻隱慈讓羞惡是非。不能擴而克之也。吳生曰。此心何以能盡。先生曰。直須到知得性。方云盡心。若只講盡心。不到知得此性。從前都是枉用工夫。所以說。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

成均講錄

卷七

圭

爲乘井也。掘井務期及泉。盡心務期知性。旣爲知性。而盡此心。先須辨得真妄兩種。其心必須推勘到盡處。安心必須逼扎到盡處。且人自有生以來。都是妄心。那討真心。所以吾人自知有聖學後。都是去妄心的工夫。別無覓真心的工夫。不特礙真者爲妄。心也。去妄求真的一念。也都是妄心。謂夫人有生來。此妄橫于胸中。如木空中。釘着一楔。却把這去妄覓真之一念。硬硬楔將進去。此楔旣入。彼楔定出。彼楔旣出。速此楔也要拔去。不然。出得一楔。又補上一楔。依舊成均講錄

成均講錄

卷七

古

要指點描畫也。真妄兩念，于何處分。義與利之關，而已矣。未嘗學問之人，以世俗之利為利，既常學問之人，但有欣羨，即成正心。必至所長，何也。以其有所利而為之也。義則斷然無他，其有不合者，徙之，其有磨合者，比之。故夫子言仁，閻或兼言知，如所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類。而孟子之於明孔子，則不繫仁以知。而繫仁以義，蓋以仁之道大，非義不能勇為也。不知仁，不知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也。不知義，不知夫子之所謂仁也。明此之謂明善，寔有諸此之謂誠。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身，知得此善得全于天，而率于性，就在學者當人之身，故就夫子一言半句中，皆可默會斯旨。所為以不聞問也。文章皆性天也，不知此理，就在當人之身，却從夫子喉下討氣，所為以聞問也。夫子之言性言天道，都作文章觀也。作文章觀，可得而聞也，作性與天道觀，不可得而聞也。諸子唯唯。

附先生手授答或問

愚于成均，有心是體，將此心直豎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為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為道。

之說，或有問于愚曰：朱子曰：性是體，情是用。又曰：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個子模樣，而吾子乃謂心是體，何也。愚曰：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闢揚道理者，或今日如此說，明日又如彼說，各有一時機用，不同。總之使人滙歸此理便了。學者在象山之門，初聽象山如此說，後來又聽得如彼說，一時不能無疑。及至用功之久，乃見象山前後原不曾矛盾在。夫所謂體者，有體性之體，有體質之體。且如心將性作個子模樣，此語譬上句有病，心以性為體，所謂體性也，却以做個子譬性，是必以包皮譬心，愚謂必先有包皮，而後將個子填在裡面，不成不必用包皮，只將個子便可作點心也。若無包皮，個子又于何處填起。且個子是包皮外填入的，此性却不是心外填入的，不如宜似愚見。性譬諸鬼神，心譬諸物，鬼神無體，即物以為體，故不可遺。性無體，即心以為體，故亦不可遺。此所以曰心是體也。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後，愚所謂心是體，是恰好在天命時節的，故又

知性是天命的心是我自家的性是天命的。請論可以發明心是我自家的。必吾人親自到這裡的。真真親見過始得。且與人開揚一絡索說將去。前前後後自難得一印板印出。只要明眼人。一線穿去便好。不然鮮有不疑杆者。即如朱子。既云心以性爲體矣。他日又曰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夫天地間必有體。然後能敷施。有體然後能發用。豈非心又是體乎。又曰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夫主乎性。獨非體乎。須知人身中只此天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命之理。有賦必有稟。有降必有受。降賦者性也。稟受者心也。一經賦稟降受。則二者合在一處。分開不得。由是靜則爲性。動則爲情。動而惻隱。慈讓。羞惡。是非。決定羞惡是非。則是意。中間立起念頭。不忍。必不欲爲。忍所奪。是志。而求其委曲變通。必以合乎聖賢理道而止。不使不及位。亦不使出其位。是思。如此得其理而凝結不散。刻刻不忘。是念。念之而結成一相。安在心上。時時模擬肖像。自想總之。

不離此一心。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心是體。却用得功夫的。故朱子平日有一段極妥確議論。如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的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的存着處。橫渠心統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性情語。極好。類挨不破。讀此一段。何等親切。而必左論右譬也。故五峰胡氏曰。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三月初六日陸監吳紹周講上論之首章。語多不契。復命恒講。恒曰。魯論首記此書。絕有意味。正夫子明道立教。繼往開來。大關鍵處。此書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學者先要看箇之字。是箇甚麼。學是學箇甚麼。時習是時習箇甚麼。見得清白。方爲有得。又妙在一箇悅字。今人將此學看做一椿極苦的事。故不肯

向前不知却是一樁極樂的事。若將此理看得明白，極力做去，愈做愈有精神，愈入愈有趣味，真覺險夷得失，富貴貧賤，皆是浮雲，只有我這一身，上天下地，優游自得而已。所以先儒，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孔子蔬水曲肱，樂亦在中。顏子箪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等心境，不學而能之乎？且此學，并不在語言文字上，全在身體力行。有朋自遠方來，不是目前，雖千古以上之聖賢，得斯道之真血脉者，心心相印，皆是吾人徒弟。人不知而不慍，愠怒意也。此種道理，只是吾人身

成均講錄

卷七

九

上自盡，全不從人知不知上起見。人之不知，與我毫無干涉，何必愠？不知不愠，豈不是成德君子？講畢命坐。先生喟然曰：不意吾友今日，亦能說到此。友今可與言學矣。向者出言支離，今日庶幾近之。如此章書，言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又妙在教人親到孔顏樂處，足見吾友苦心。但以朋來指古先聖賢，人不知云，與我毫無干涉，此言有病。孟子尚論古人，是指友善無已之心。由今而論之古，非舉今而求之古也。人不知曰，與我毫無干涉，此不過自修之士，獨善其身。

惡不免置斯世斯人于度外。豈聖賢萬物皆備之義哉。餘俱說得是，但是尚未見本體耳。今且問友，學字是學箇什麼之字？是指箇什麼？就恒曰：之字蓋指理說。先生曰：之字既指理說，學字想指心說了。就恒曰：不然，理即具于心，只是常存此心便是。先生曰：如此亦將一件畫做兩斷，謂夫理即具于心，是一箇心了，常存此心，若何物乎？豈非是又將一箇心來常存此心耶？且之字指理，理又是箇什麼理？學又在何處學？習字是好字面，是不好的字面，且對箇甚麼字

成均講錄

卷七

十

說。就恒曰：習于善則好，習于不善則不好。如所謂習相遠之習。先生曰：習相遠之習，背了性說。此箇習字，緊跟着性說。先問吾友之字指理，理又何所指？蓋謂性者心之理，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是則所為性也。此性在天命時，還是性用事，既落在天命後，都是習用事了。若不用希賢希聖希天之學，如何能知此性之賦于天者？原純粹至善，我當時時習之，如以善為做，而我臨摹體貼，務不失原做一絲末來面目。久之久之，自能與時併行。即此二字，明明

寫出箇乾卦之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也。健也者。天行之健也。習也者。自強不息也。爲學到得與天行同健。覺得乾乾夕惕。都是陽德正中。快莫快于此。適莫適于此。故曰。不亦悅乎。然這箇學問。不是獨修獨證。不問同志的。天地間。我有此理。人亦同有此理。雖不敢望天下人。盡學此學。然豈無一二學此學者。不學此學者不來。猶可言也。學此學者不來。必是我之學。到不得那純粹至善田地。豈不可憂。惟是同志者來。方見得我之學。有以沁入人心。合乎同志。從

成均講錄

卷七

主

前工夫。方有的據。是以可樂也。雖然。天下這樣朋友。能得幾箇。是我同志。方纔肯來。若非同志。方且不仰。安望其來。雖不敢謂人不能知。樂付之不相干涉。以寬自治之功。却亦不能悚動此心。以改我悅樂之意。所以曰不愠。愠訓含怒。殊覺粗淺。愠字對悅字樂字。看此字原從溫字來。時習之悅。滿然如春氣之溫。聖不必到得怒上。只須此溫然中養中。偶爲人不知。却一念。便非冲然木體。連前悅樂。都是假的。豈叫樂箇君子。且註引不見是而無悶。無悶二字。解不愠。

好其所云不見是是字。何解。諸生不能答。蓋亦王。應曰。當作是非的是字。先生曰。然。不見是者。我的學問。已做到極是處。而人不肯是之。只爲人不知耳。知者必是。不是者必不知。何悶之有哉。夫子說到此。已是聖學極功。何以不說聖者乎。而乃說君子。蓋聖人立教之意。原不欲以生知安行生人。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曰君子。若曰。斯真能學問者耳。如此便可尋孔顏樂處。夫曰。蔬水曲肱。時也。有習焉。故樂亦卽在其中也。浮雲富貴。其人不知

成均講錄

卷七

主

而不愠者乎。單臥陋巷。時也。有習焉。故樂不改也。人不堪其憂。其不知而愠者乎。今日且問吾友。當身中。亦自有孔顏樂處。何在。就恒曰。某只見得工夫到此。越發難了。越發苦了。先生曰。吾友可喜。所謂真做工夫者。就恒記

三月十五日。陸監。李生景麟。講君子有三樂章。講畢。復命恒講。恒曰。學者看書。先要尋箇下手處。卽如此童。天人二字。大是聖賢關頭。不可不知。天以性命之理。賦在人身。刻刻要我完全。若天人路上。先有愧怍。

任你終日蒞燕。求孝也不得。求弟也不得。求英才也不得。有何樂處。先生曰。若子所言。在學人做功夫。則可。若論此章書旨。只消平平三段說去。便見孟夫子立言之旨。學者平日。不知三者之可樂。由于不知道三者之可憂。卽如木監。十七而孤。風木餘憾。終天不解。縱曉得父母俱存之樂。學者處其慶友于之地。一何蹉跎過去。只爲他不曾設身處地。到那風木生悲。棠棣增感之日。所以處此天倫至樂而自不知。首句之樂。猶可易見。至于兄弟無故。人只把做不故看了。

九知錄

卷一

七

夫所謂無故者。非不故之謂也。身本同氣。胡爲而鬪。鬪胡爲而啟。其中蓋有故也。此故不可以告父母。不可以告外人。而竝不敢以告同氣。皆是我生平大不快意事。只觀舜之處象。司馬牛之憂向魍。一聖一賢。俱能善自反求。諸已。周公雖誅管蔡。而鳴鶴之作。猶專責其罪于武庚。其曰既取我子者。蓋傷武庚之叛。累及管蔡也。以鳴鶴比紂子。以子比管蔡。流言起于管蔡。而既誅之後。猶與他同體。則周公之仁愛可知矣。今有人于此。舉之曰。子于俯仰之間。無愧怍

其人必躍然喜。若正襟危坐而相告曰。子試于俯仰之間。自己體驗。得毋有愧心。忤心之事乎。其人必惕然不悅。此之謂勝心。此之謂驕志。毋論有愧忤而強曰無。是爲自欺。卽使無愧忤而恃心自信。學問已是疎了。念念求不愧。方能仰不愧。念念求不忤。方能俯不忤。至于天下英才。便非凡流。他眼中最能甄別人。我之學問未至。彼方且鄙之遠走。尚肯爲我教育。得他教育。也要是箇教育得他的人。始得。我可以教他。則我之學問。必高出他數等。全是我學問得力處。如此

咸均講錄

卷七

七

三者。真是可樂。豈王天下所能與哉。這等看來。處父母兄弟之間。而不能既翁以順父母。不樂也。欲順親。不可以不誠身。俯仰天人。而未免愧忤。不樂也。欲對天人。益不可以不誠身。天下儘多英才。不肯受我教育。不樂也。欲得英才。益不可以不誠身。欲誠身。不可以不明善。此善賦于天。具于人心。而父母兄弟。外而天下英才。咸有至善之則。我能明了。則一切明了。明則誠。誠則白。能動物。以此語樂。真正天下不以易此。恒曰。先生講樂。反拈出憂字來。豈非見得生人愧忤

處最多。若孔子之無大過。顏子之有不善。必知之。不復行。都是俯仰天人處得力。先生曰。此言最親切。人若不把愧怍之念。常存在心。則隨在都放過了。何以能明善誠身也哉。就恒記

四月十五日陸監浙士新集。先生命一人出講一書。咸謝不敏。先生曰。原只借友說一章書。以爲論端。諸友復遙謝。先生曰。這些章句。都是聖賢說過的。學者拈來。或發擇聖賢精義之旨。或自述一段各人見地。總是不妨。仰如夫子所云。有鄙夫問我。叩兩端而竭。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焉。若使鄙夫不問。夫子亦難劈空說起。于是林大學調鶴。出講道千乘之國。先生曰。此書大有關係。曾憲伊川集中。載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此。嘗言劉晏善治水利。足知從前大儒。原不曾空談理道。把天下國家。放在度外。只看孟夫子云。窮則獨善其身。原非單做箇白了漢。同是一箇善。以之善身。卽可以之善世。只是時處其窮。不得不把兼善天下的學問。盡之于身。若是時處其通。卽以此獨善一身之本領。公之天下。到得兼善。纔完。

得獨善的事。其止能獨善。必能公此身于天下之用。

以盡仁覆天下之量。此橫渠所以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看到此。方是有用的道學。不然。徒只講心。講性命。舍却眼前民物。別言證修。幾何不向枯寂禪林。浮丘藥室。作播弄精魂之事也。此孔門記註者。于學問之後。直指爲仁之本。于言色之間。直指妨仁之病。這兩章書。是藥在先。而病在後。既知病藥。便該去誠身。所謂明了便要誠。故以省身爲法。良由仁以爲己。任。曾氏子既得其宗。誠正以修身。曾氏子能求其藥。

成均講錄

卷七

六

三省之學。求仁莫近焉。學問到此。便可以外王矣。故特紀此章。以著孔門如許大經濟。最宜著眼處。是一箇道字。不言治而言道者。蓋以治者。以我治國也。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欲民之奉一人。爲有我。以道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不以我與國也。所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國也。何也。爲民也。人主有何事。所事無非爲民。那一件是可以輕易得的。至于信者國之樞紐。若曰。我那一事。不可以信。信而已。不可以信天下。只此一念。精神便滲漏許多。

人只知善誥而疑湯武不免，却不知真廷在有苗，會
羣后而誓師，已便有岌岌求信于人之意，豈但誓師
明明揚側陋，尚曰我其試哉，便有一時不敢過信人
處，泰以移木爲信而天下疑，漢以法三章約民而天
下定，無非只是欲民信我，因民之勢而無我也。王者
玉食萬方，富有四海，所節一身，能省得幾何，不知廣
袖高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人奢侈，四海困窮，皆
由于此。且要從用不可已中，最大頭腦處去節，如窮
兵事逆，妨農病物之類，節省得一二件，便能養許多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物力。其先必自清心寡慾上做起，若夫人則在廷者
爲坐論之三公，不則弘化之叢公，竝諸司百職事，皆
有股肱耳目之寄者，又不則爲陵藪之冥鴻，或兔豕
之忠義在廷者，以腹心元首之誼愛之，在野者以野
無遺賢之義愛之，仰使有招之不去，麾之不去者，亦
須各全其磨鈞之志，各盡其一才一藝之能，假如四
老人不留之商山，其何與定危疑之儲位，愛惜人才
誠社稷之大計也。三農之時，非民之時，外府之糞聚
成軍國之需繫焉，不以其時而妨在民，已不可言矣。

不得其時而竝使耗在國，其可乎。這以道理以之治
唐虞之天下，則爲堯舜，以之治商周之世界，必爲湯
文，而夫子何以曰道千乘也，猶夫曰苟有用我者，期
月而已可也之謂也。春秋之時，天子有許多不能自
表見處，故託千乘之國以發明之，諸友中轉眼逢時
此種學問，不可不講，講明此種學問，便是明善誠身
的全體大用。有宋之世，未南渡以前，只是偏安，既南
渡以後，亦是偏安，而猶能支持于數百年之後者，周
程張朱之學，沁入人心，有以留之也。姚江致良知之

成均講錄

卷七

天

學出，而斥異學者紛紛，攻姚江者種種，明誠一脈，喪
失人心，不求聖賢之正學，豈能明治天下之大體學
之不講，禍遂不僅在獨善之身，可見聖賢何曾負人
人自不爲聖賢耳，諸友只將獨善兼善兩善字，看得
七穿八穴，便是內聖外王之學，便可與讀此書，便得
謂之有用道學，便是得明善誠身之大本領，豈性分
以外之事哉。

四月二十五日，先生前事畢，因朱子樹庵請質語，不
契，乃謂之曰：友昨述論語多野雜，如云沉淪苦海，吾

儒分中。有何苦海。足以沉溺人。若論子臣弟友。日用飲食。都是作聖之基。二氏指點執迷不悟之人。以此二字來恐駭他。若是明善大儒。自不會迷。觸處皆悟。豈是這兩字恐駭得的。若謂真正有箇苦海。只將明善兩字。便可以作慈航。豈能沉淪我也。又云真學問人。也要向禪宗邊。走過方得不貳法門。若要真正不貳之法。豈向禪宗邊討。釋教流入中國。在孔子數百年之後。不貳法門。又在曹溪說壇經之日。則知不貳兩字。是吾儒的。非禪客的。何也。其爲物不貳。非卽此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不貳乎。且引前人詩作證。不知此兩句詩。必非同程朱陸之語。何也。以彼所謂一念不生。全是原惡學問。豈能使全體畢現乎。無惟乎爲六根動處所遮也。此必學禪者流。卽使禪理。亦未夢見在。姚江有云。世間豈有真正學仙學佛之人。無已。其達摩慧能之徒乎。曾記壇經有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則知真正有見地人。必不作一念不起之見。益以饒他不起也。只是箇冰漢。而况更有所謂竹密不妨流水度。山高那怕白雲飛者乎。故知我

南方人。少有聰明。大半走入他家白中去。此時友要作功夫。直將此等想頭淘洗得乾乾淨淨。此等話頭。逼塞得乾乾淨淨。逼塞淘洗之法。無非作明善之功。將吾所謂四禁語。東西南北。逼將進來。氣也通不得。然後四面廓開。爽然透出。絕不依傍人一句。所謂不向尼山行處行。方是吾友的真有所得處。夫人稟陰陽之氣。具衆理而應萬事。千聖之所謂道。卽倚在當人之身。大聖人不會增得一毫子。賈萊備亦不會減得一毫子。凡有陰陽者。莫不皆然。故曰。一陰一陽之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謂道。旋詰朱子曰。友平日把此句書如何看。朱無對。先生遂問誰是治周易者。一生出曰。某治周易。只見得凡卦之理。備于陰陽。先生曰。果爾。只須曰。陰陽之謂道。不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坎二陽而四陰。離四陽而二陰。何以謂之一陽一陰也哉。生遂請先生發揮。先生曰。這却替友發揮不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友宜勉旃。

時韓子士希名範。以丁繼毋艱辭去。先生給與監講

文帖。且勉之曰。古人以居喪爲讀禮何也。卒我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不知終日讀禮。何異爲禮。樂以導禮之和。讀禮自得生惡可已之趣。豈可不爲樂而樂壞乎。韓子感然曰。吾師待我輩。真如家人父子。其不幸遭此罪過。實不忍舍吾師而歸。遂至淚下。先生曰。只此便是善。只此便是誠。楊柳在塗。時時不失。此藝倫堂中。師生至誠講貫之一念。便是明善。所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也。韓子揮淚再拜以別。可見學道之感人也如此。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閏四月初五日。先生陞監。張太學三省講弟子入則孝章。先生曰。友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謂親切。魯論開手一第書。凡十六章。言孝弟者二。中間各逗出箇仁字。蓋以仁之道大。以孝弟爲本者。蓋人之道于已。親仁者。資師友之力于人。總之欲人不失赤子之心。總之只完箇孝弟兩字。事親從兄。俱門內事。然何以孝言箇入弟。則言出乎手足。原稱同氣。即使另居異處。原非門外之人。蓋弟之道。豈是門外之事。蓋天下惟孝親之道。專于二人。若父母而外。則無不可以

弟之義自處者。所云出門交有功也。凡事以弟自處。則便留有許多餘地。受許多進益。他日夫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禮云。五年以長。以兄事之年。長以倍。則肩隨之。孟子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皆所謂出則弟之說也。此段實誼。體之于身。則爲庸德。出之于口。則爲庸言。謹信總之爲言行而設。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可見功夫原是合一的。故君子先行其言。言非特出之于口。凡屋漏自矢。清夜盟心。皆是。人常隱微自許曰。我欲爲孝子。欲爲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弟弟。非不可以自信。及仔細一思。便覺聖賢之道。寔有不能盡者。則必不敢出諸口。雖不敢出諸口。不成便放開了。惟聖賢學問。到得求盡。又不能出言。又不敢。却又放下不得。便有許多着坐處。功夫便一刻不敢放鬆。故曰謹。此古人耻躬不逮之義。在弟子時而已。然弟子血氣未定。豈能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愛云者。直須克擴他愛人之念。然使他無人不愛。不能使他專有所愛。是廣之者。實所以雜之。何以爲進德觀摩之助。人惟此一念。根于孝弟之良。全是仁體

中派出。不得箇仁人砵子。以爲依歸。此泛愛一念。遂
沒淫爲泛交。將來不惟不足以成仁。反足以害仁。故
求所爲仁者而親之。所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良
以孝弟者。爲仁之本也。言行者。踐仁之事也。愛衆以
廣仁之量。親仁以定仁之依。雖云弟子之事。而已教
之以培養仁德之功。故曰。聖功始于蒙養也。此是何
等學問。卽大聖賢到此。終身行之。亦不能盡。豈得有
餘力。然終身白之而不盡者。成人有德之全功。一行
甫畢而有餘者。小子有造之勤勉。行得一事。便有一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事之暇。非待孝弟謹信親愛。一日盡行過了。然後謂
之餘力也。童心未琢。聖學未成。一閒暇像之端。便減
力行之半。非學文不可。從古大聖大賢。留下許多文
字。無非欲人保守。孩心。而克盡仁道。大旨不出乎教
孝教弟。討論要歸于庸德庸言。雖云學文。其實卽學
此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事也。曾記陸子靜有言。若
在三代以上。教人。只消與他說。的入孝出弟罷了。何
必費許多力。故本監亦曾與諸友說。聖人當日。從行
說向文。本監今日。却要從文說。何行。前者引而未終。

寔望諸友領會。今日不妨爲諸友明白說。只爲諸友
今日。俱非成童舞象之時。語及孝弟謹信親愛。豈不
自信以爲能之。雖然。人無不孝之人。然取孝經中所
云立身行道之文。試讀一過。能之否乎。出無不弟之
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誠信而喜與夫徐行後長之文。
誦詠一過。能之否乎。言行無不謹信之人。然取中庸
中所云庸德庸言之文。體勘一過。能之否乎。親愛亦
無不辨之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親親仁民。仁民愛物
之文。研求一過。能之否乎。則知平日之所謂能之者。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皆才氣使然。非學問得力。初猶自奉其孩心。久之必
憑其私志。所以夫子循循善誘。只是博文約禮。約禮
之功。何以必須博文。正謂顏子之才太高。不教他由
博反約。必不能塌得他的盡。聰明才辨之人。多不嗜
學。卽使多學而識如子貢。一然一非。終無立地果敢
之氣。却不如參也。竟以魯得之。爲直捷痛快也。今有
兩人爲文于此。一則聰穎。一則魯鈍。題目到手。聰穎
者。腹筒富足。條然而成。非不省力。魯鈍者。刻苦而成。
反復性靈。及觀其文。聰穎者。或取之六經諸子。或襲

之泰漢六朝。一開卷而可知。魯鈍者。刻苦而得不襲他人一語。却有獨立驚人之處。時文一道。尚有然者。而此聖學乎。故學聖賢者。必須要一段極刻苦的功夫。所以應從文上做也。恒曰。學文之後。卽記賢賢一章。甚好。先生曰。何謂也。恒曰。子夏在聖門。爲文學之士。賢賢一章。就是他的一篇文字。其言事親竭力。事君致身。賢賢信友。却皆焚倫日用。近事。可見古人之學。非今人章句之學也。先生曰。吾友可謂能領會于言外者。然說子夏到文學上。不如說到他篤信謹

處均講錄

卷七

業

守上。篤信謹守四字。恰好爲此章作箇模樣。想當年記書者。以爲餘力學文。因是緊切。若能于孝弟謹信親愛。真正行得時。雖不學文亦可。何也。子夏有云。人能于君親賢友之間。各盡其道如此。雖曰未學。吾必聞之學矣。以其學莫大于此也。諸友試看這一章書。如許廣大。而乃責之于弟子。夫弟子聖功未就。聖學未成。何以便知入當孝。山當弟。行當謹。言當信。衆當愛。仁當親。而能力行若此乎。以此數者。皆吾人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事。未課其能。先致其知。使他曉得

蒙以養正。聖功也。原是如此。便是教他明善了。明了便誠。許大學問。都在弟子時偷了。豈非此箇仁體。自合下來。便圓滿具足。聖賢不增。夫婦不減。人自不求耳。諸友勉旃。

王悔庵問于先生曰。嘗疑不動心。爲孔孟真血脉。道者率性而已。故曰。以利爲本。乃卻說一章。又言動心忍性。莫相刺謬否。先生曰。此中須看得分明。動忍在未降大任之先。不動在既降大任之後。動忍是功夫。不動是本領。心須是從動上。做到不動地位。悔庵曰。

處均講錄

卷七

業

如此何不言定心。先生曰。心那得便定。定者知止后能也。譬之一杯泥水。欲他澄徹。必假動搖。久之久之。其泥自沉。便覺清湛。若待其自澄。則爲時遲緩。不如從動求不動之爲捷也。悔庵曰。又恐大舜分上。着不得動字。或爲傳說以下立說。先生曰。不然。只看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怨慕號泣。亦從動上。造到純粹以精地位。悔庵曰。忍字又如何解。先生曰。譬一株樹。當霜雪剝落之後。枝葉雖零。其性猶在。人以其剝落也。而遂剪伐之。以爲忍。不佳。善培植者。獨能忍住不伐。則

生性自然不戾。請看困窮拂亂。何等景象。使忍不住。則此性便接于情了。那得有生活之機。悔庵爲之辭然。

又問曰。孔明有言。才須學也。學須靜也。只此靜學二字。便見孔明生平本領。不然。卽鞠躬盡瘁。不過蕭霍一流。先生曰。出師二表上。擬淵命。蓋山淡泊寧靜四字。終出。故知孔明茅廬遠養。是在道質之上。悔庵曰。觀孔明與李平之子一書。千載之下。猶令人下泪。此等處。置便使聖人復生。不過如此。先生曰。然。

殊尚講錄 卷七

五

先生又謂悔庵曰。子立心皎然明白。而賦性剛直太過。學者變化氣質。若不速改。不惟學難精入。抑且後必致悔。自古血性男子。多以此取敗。戒之戒之。

悔庵曰。不敏之質。踈踈歲月。自恨不學。先生曰。汝言不學。是近日之語。若在乎昔。尚以多學自負。肯曰不學乎。悔庵曰。少時只以博聞強記爲學。中歲因病一年。乃知有求心一事。但一時前後諸輩。無有作此一件事者。每存此意胸中。却無從實實下手。及聞吾師。紹良知一派。以明誠爲宗主。反復開發。又恨遲暮。難

成。先生曰。一息尚存。志不容懈。朱子晚年自悔。遂以有六十五歲爲幸。子及今爲之。尚云早也。

先生又謂悔庵曰。子房事漢。爲報韓也。志雖不成。事之可也。卒也。漢高不能用子房。其所用者。權謀攻取之計。皆能爭虎鬪時。不得已而行之。及天下大定。易儲一事。尚不能得志于高祖。而假四老人以陰用其權術。高祖在其術中矣。又托言辟殺。以爲明哲之計。此子房善用高祖處。故人關以后。用蕭相國者最專。雖其時法令稱盡一。然沿習秦弊者亦不少。假使子

殊尚講錄 卷七

五

房爲相。其規摹必另是一番作用。有不僅于雜霸者。惜乎莫究其用也。悔庵曰。吾師此論。實唐宋以來。人所未發。

五月十五日陞監。鄒太學象鼎講。君子食無求飽。先生曰。聖賢真正學問。却有一段眼前平實道理。要體貼得出來。蓋聖賢學問。若止是言心言性。弄一箇極玄妙的教人。令人如何下手。不知此箇道理。雖說利極玄妙處。却不離日用居食之間。故本監日前。曾有書答常學字云。學而時日之少。不得是日用飲食處。

事彼一時以爲疑然試把聖賢言語與這箇道理
打轉來。到白己身上。實實體驗一番。便知日用寤食
處。原是極親切的。彼天地間。豈無日食萬錢。猶云無
下箸處。高梁廣廈。猶云無容膝處者。皆因內欲未淨。
若是真正學問中人。誰能枵腹而學。少不得也要食。
誰能露處而學。少不得也要居。但志不在此。則所求
者。便不在此。故雖口食膏粱。身居華屋。而味同澹泊。
志在廣居。倘功夫未必到此。即使嚼斷菜根。日處蓬
戶。甕牖。與聖賢本分上。毫沒相干。豈止沒相干。正恐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富貴後人。一旦食甘居要。把平日淡泊容膝之意。都
奪在豪華受用。避去了。豈不可歎。故無求安飽者。君
子爲道之切。無暇及此。非決志不必如此也。若將無
字作不字看。則誤矣。友言心上用一分功夫。則世味
上減一分嗜欲。不如轉一語曰。嗜欲上減得一分。則
心性上便得力一分。故先從不求安飽說起。既說敏
于事。而不指言何事者。正謂此理無處不在。則此學
無處不是。除却此事。別無餘事。終日辦之。不見不足
終身辦之。不見有餘。屋漏自盟。尚恐心口之不一。何

暇與人商量。浩浩地。以自緩其精力。其不言先行後
從。欲訥敏行。而反將慎言放在敏事之後者。蓋以學
問至此。愈說愈細。不惟無所得之言。是輕易說不得
的。卽自己真正有得之處。稍向人表暴。便是學問踈
漏處。功夫原是一步容一步。友言敏得一分。便慎得
一分。本監又欲轉之曰。慎得十分。纔笑敏得一分。蓋
古者言之不出。正爲耻躬之不逮也。功夫到此。也就
有幾分信得過了。若遽欲自信。萬一毫釐有差。豈不
成千里之謬。况此道求之在我。未必有之。自我求之

成均講錄

卷七

單

者。尚在從事學問之時。有之者。已到承當學問之地。
自斯道在人。多少千岐萬派。一生參考。止求一正。欲
求其正。除却典型在聖。別沒師承。安得當面錯過。故
曰。可謂好學也已。諸生今日。只看本監之所以立教
者。總爲斯道不明。處窮達之時。打安飽未來帳。處安
飽之時。猶復有作食前方丈之想者。求諸生之敏事
幾幾乎占做耳。而尚敢望諸生之就正哉。良由諸
生不能勉爲善也。誠使勉爲善。自然以斯道爲己任。
與本監表章而。又何富貴功名之足念也。故

本監直指諸生好學之本曰明善。吳生就頓曰求功名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也。君子之無求全是居食之外別有會心不落一毫勉強。夫子當日論學論仁多從人情世故上說。正見聖賢學問先從富貴貧賤上打破方做得真切功夫。故濂溪授學于二程亦只教尋孔顏樂處。至所樂何事。濂溪不曾說出。二程也不曾說出。卽如所謂敏事二字。不曾指說所敏何事也。必須功夫到手。現出自己一段本地風光。始得箇落處。卽如朱子說到博文約禮。亦是教人從博約功

成均講錄

卷七

聖

夫做到欲罷不能處。自有如有所立光景。先生曰。周程不說出最妙。朱了說到博文約禮。此其所以爲朱子也。高堅前後。是顏子苦處。簞瓢陋巷。是顏子樂處。要曉得此是說不得的。又是靠人說不得的。又要曉得孔子是孔子的樂。顏子是顏子的樂。孔顏樂處。惟孔顏自知。又惟有孔子知得顏子之樂。顏子不能知孔子之樂。故顏子不曾說夫子樂亦在中。而夫子却說箇回也不改其樂。一聖一賢。于此可見。友言功名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樣。要知此非兩種人。求安飽

就指求功名者說。舍却求功名。那裡再去求安飽。然論功名于今日。又真有可爲痛哭者。上古明試以功。不尚名也。春秋之世。猶從功上去求名。至戰國時。便難言功矣。故淳于髡只好講箇名實二字。至今日而名亦難言之。其所爲名者。科第富貴之名耳。聖賢兩字。豈若罔聞。功名二字。豈易言哉。

六月初五日陸監。過太學人仰講仲尼祖述一章。先生曰。此書須要著眼。是尼山直接道統之一大關鍵。今之學者。上有鄒魯之遺書。下有諸大儒之傳註。未

成均講錄

卷七

聖

章羽翼。尚且不能窺見聖道之一班。只看子思子推尊先聖到此。若非的確確。親見仲尼。豈親見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亦何能發揮至此。學者若不自已擴開眼孔。直看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處。不惟不能發明得仲尼出。卽此章書旨。亦不能發揮透闢。總因不見當人真面目。其何以上窺聖蘊也哉。諸友試看此書。從堯舜文武說起。以至于天地四時日月。無不包舉而緊緊收到德上。便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一德爲之也。卽堯舜文武亦一德爲之也。進而至天時

水土以及天地四時日月萬物何莫非斯德之所爲也。仲尼直將此德備于身故能上下帝王準法天地。然堯舜以前非無聖人而剛書斷自唐虞蓋以開闢之功關係治統者多。關係道統者少。惟唐虞一堂授受。直開萬古絕學之祖。故宗以爲祖而述之。文武以前非無聖王。然而祀宋徵微。至我周爲大備。是以道莫備于文武。故尊以爲憲而表章之。雖然堯舜文武猶然人也。使身爲聖賢而不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可乎。人只知孔子爲聖之時。不知孔子

聖均講錄

卷七

聖

子之所以爲聖之時者。全見與大爲徒。若以天時爲律令而恪守之。然而律天時者。太和元氣之克周。固慮處頗多。求其動與爲動。靜與爲靜。行可爲行。止可爲止。惟有水土之性。流行良止。決定不移。而仲尼下襲之。說仲尼至此。真是上下天地。進退帝王。德至此無以復加矣。更何說之辭。亦惟以法象譬之而已。天地定位矣。然何以先持載于覆幬。宇宙間沒有持物。載物的覆幬亦無所施。比如從天降下雨露來。若其

發洩這地。仰而露亦無處着也。春夏秋冬。以次運行

于天地之間。日月往來。相繼代明于天地之內。天可謂大矣。然而生麟鳳。不復生虎豹鸚鵡。天地之仁不廣。使虎豹鸚鵡與祥麟威鳳。並生天地之間。而一味相傾相扎。則造物之仁亦不廣。乃並育而不相害。方顯得天地之大。若使爲聖人者。止許我獨爲聖賢。而不許人各成其學問。則聖人亦不廣矣。不知人各爲其道。但所見有淺深。所得有精粗。各各不同。而無不可以自者。何至于相悖耶。其所以並行于異學紛馳之日。而不至于相悖。與天地同體者。聖人之德之

聖均講錄

卷七

聖

爲也。此德如洪鍾在懸。大打大鳴。小扣小鳴。德無大小。而見其大者爲大。見其小者爲小。脈絡分明。萬物各有一太極。根本盛大。萬物統體一大極。天地所以爲大。亦祇此德爲之耳。諸友只看此德在天地間。人入本有。在仲尼不增。在愚夫愚婦不減。此之謂箇箇人心有仲尼。雖然認得此德在當人之身。只須在自巳身中體證。此之謂不向尼山行處。行諸友中。有肯直下當仁不讓的麼。吳生就恒曰。此書發明仲尼從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說得極大真高。極與極妙。若不

說出這箇德字來。便令人驚爲玄特。不知仲尼耐如此。只是庸德之行耳。先生曰。然。仲尼天地堯舜文武。都出不得這一箇德字。德者善之總也。大學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而八條目之首。不曰明新止于善于天下。而但曰明明德于天下。豈非此德爲萬善同歸之極乎。學者若不求明何者是德。如何能明善。故明此德之謂明善。實有此德之謂誠身。諸友試自求之。

十一月念二。晚侍先生側。請問季路問事鬼神。先生

成均講錄

卷七

聖

曰。賢必有所疑。請試言之。吳子价仲。應以常解。先生曰。若作文章一道。會解說何難。論語惟此一章。及朝聞道。重是先聖。直指人了當生歿之法。蓋以季路只顧得鬼神。不知早忘却自己。只顧得歿的一條路。不知早忘却眼前生的路。所以夫子直指向他當人。之身。與眼前處處發枝發節處。都是盡變的游魂。學者若直作功名富貴中人便罷。若要在聖賢理道上。求箇身體力行。只將早起掃沐。以及上榻就寢。這一日所作所爲。還是精氣用事。還是游魂用事。便知生處

是歿處。平日所作生計。都是歿計。只觀生計滿前。處處都是自欺欺人之事。自欺便是趨歿之道。欺人便非事人之理。生生歿歿。分明一條大路。敢不矢爲聖賢。蓋以情欲鋼蔽之久。無時無處。不爲游魂之所。使惟有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內照反觀。自己得失。歷歷分明。是精氣爲用。可不慎歟。顧賢夫記。

是晚同賢夫侍先生教。賢夫問文集中。有用九用六解。內云伏羲不識毛片。未達其義。先生曰。賢只觀負圖者何物。便得毛片二字。所云不識者。正爲他太識

成均講錄

卷七

吳

破了。發洩從來不傳之秘。太過耳。所謂一手撐一手握之義也。因竝及一陰一陽之謂道。潛未達。先生以手畫案。作奇畫。曰。此不是陽。作偶畫。曰。此不是陰。不是指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以手畫案。極力而言。曰。乃一陰一陽之謂道。猶恐講等不契。次早以詩見示。曰。陰陽未判孰爲分。指點從教畫畫新。萬物靜觀由此出。莫將奇偶問前人。吳鍾滿記。

原性

胡統虞著

皇降第一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降之者有其受之者也降之自天君子以是知事天矣受之自我君子以是知立命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生之斯有之矣東之斯發乃見天則夫自天生之天前民也秉之斯發民後天乎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原性

卷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天之所以降衷于民矣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天之所以生衆民矣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知民之秉彜若有恒性矣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見之者知之也知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第二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厥攸居我不知其彜倫攸敘

皇陶曰天敘有典秩我五典五惇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也者性也知恒則知所以惇厚矣知恒則知彜倫之所以敘矣仲尼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也者久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原性

卷七

二

生民第三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土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秦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夫天下之亂未有不起于君者也又天下之亂未有不出于聰明之主者也作君作師其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子汝齔錫汝保極又曰凡厥庶民於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夫五品遜則百姓親矣五教敷則五品遜矣知此則知皇建之有極矣君道也親道也師道也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

修道第四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心惟危其斯之謂與危之斯戒慎之恐懼之矣戒慎恐懼者道心也

原性

卷七

三

道心惟微也故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不然吉凶悔吝生乎動而何以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非以言其莫測也戒慎恐懼者實有其物也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者實有其知也知與戒慎恐懼同體也所不覩所不聞者貞悔吝者存乎介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也戒慎恐懼者立天下之大木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易曰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舉知來之體而言也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神不役于陰陽者也有物有則之後一陰一陽者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勅也畏也戒慎也恐懼也幾也時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故曰所以事天也

原性

卷七

四

萬物第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也者備物之體也誠也者備物之理也仁也者備物之德也萬物皆備于我者始條理也知之事也反身而誠強恕而行者終條理也聖之事也誠必反身仁必強恕君子所以不貴自慊之獲也知萬物之皆備而不反身不強恕者未之有也不知萬物之皆備而能反身能強恕者亦未之有也故曰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顏氏子其庶幾乎子曰可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善也者性之禮也誠之本也擇而不得者有矣夫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擇未有能得者也故君子莫大乎明善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善廣矣大矣精矣微矣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發廉性

卷七

五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無教逸欲有邪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非天下之至微其孰能與于此口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祕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非天下之至廣至大其孰能與于此故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子曰顏氏子其庶幾乎不善未嘗弗知之未嘗復行君子以是知勳而無過者鮮矣顏氏子且然而况

于恒人乎故遷善莫先于改過

積善第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慶且有餘而謂善可不積乎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殃且有餘而謂不善可不積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言積也

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自天降之自身受之不必于其後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原性

卷七

六

誠如神君子以是知善爲誠之本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居室出言而應違于千里之外禹曰惟影響戒之也慎之也恐之也懼之也

原始第七

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天之必有地也有明之必有幽也有死之必有生也有人之必有鬼神也此天地自然之理也使有情氣而無游魂則無鬼神矣使有死而無生則精氣亦不能為物游魂亦無所為變矣始亦不必原而終亦不必反矣善亦可以不明身亦可以不誠矣止有降而無受有生而無乘矣有一陰一陽而無繼之成之者矣聖人曷為乎齋戒以神明其德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

康性

卷七

七

曰未知生焉知死人有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不能至誠以相格而可以格鬼神者乎五者非知仁勇不能行而謂事人可易能乎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知人之生也直則知生矣知枉之生也幸而免則知死矣人知生之為生而不知生之為死也人知死之為死而不知生之為死也故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性善第八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

孟氏子性善之本乎王子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大哉性乎善且不有而况于惡乎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可以為善而况于用情者乎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善與人同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耳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羨者也人人有美于穀者弗思

康性

卷七

八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故曰所以立命也有命自天立之在人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乾元第九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統乎天天統乎道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之為言一也一之斯立之矣天且以道立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君子行道以事天也

君子事天以行道也

傳典庸禮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君師建極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戒慎恐懼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明善誠身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原始反終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先立乎其大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道原于天以統天也

天人交麗而道在其中矣

原性

卷七

九

盡人合天而聖在其中矣

天人合一而神在其中矣

苟不問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為道第十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遠人

不可以為道而奈何求之悖典庸禮君師建極之外

乎遠人不可以為道而奈何求之天所以與我者之

外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知此者鮮矣

繫辭傳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何謂也曰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不知太始而何以資始乎不知天行之健而又何

以知太始乎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不作之成之而何

以生物乎地不以厚德載物而又何以作物成物乎

故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賁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

健順者剛柔之德也剛柔者動靜之分也動靜者陰

原性

卷七

十

陽之所繇生也天下之理求諸此至矣盡矣無以復

加矣以是名之曰太極惟易有之故曰易有太極理

造其極而謂可以擬諸其形容乎故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

原性或問

或曰韓退之作原性實皆已文字吾子則廣引經書何也曰韓子欲自立一端之論統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韓子立性二品將孟子之言與荀揚提衡並論統則祖述孟子之性善而不敢以荀揚為是者也或曰何謂也曰韓子所引三段皆程張所云氣質之性孟子所言性善則伊川所云極本窮原之性也此性在聖賢註論已明統欲自立一說則都被從古聖賢說去更無處自闢議論所以述而不作也

或問

卷七

一

或曰既是述而不作吾子又何為設立四禁豈非自禁而自犯之手曰統是教學者明性善可以述得學者自家明善却不是學前人言語便來說得如吾子要學我述儘着君述

或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吾子却只原極本窮原之性何也曰為天下人性學不明都是氣質害事原之於此所以教人變化氣質

或曰韓子既不宜以荀揚混孟子程張為何又立氣質之性曰此性為立得好大有功于後學為他韓子

不曾說到氣質上所以與孟子混程張特為標出再無復有能混者

或曰極本窮原之性與氣質之性是一是二曰這極本窮原之性就在氣質之中學者都只守着現前氣質不化不肯去窮極所以分作兩截請問本是何物之本原是何物之原窮到極處自然欺君不得

或曰先儒既有氣質之說吾子舉為何說到天未命以前曰人都把氣質看在此既已成形之後孩提稍長之時統重要把氣質看在此現前日用動靜云為之際

或問

卷七

二

與將來天人交接之時成形者成此血肉之軀也故曰質也氣耶是何物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又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其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信斯言也氣必非與形同具者也故曰氣以成形

或曰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夫曰既有明明此氣亦在既有天命之後曰非是之謂也既有是文

章句猶云既然有這個道理須是有那個道理豈以
既始有天命以後哉

或曰宋儒所說之氣恐是陰陽之氣曰陰陽之氣是
人物同受的此氣却是自家的若無此氣連陰陽之
氣亦只遊行散現在天地之間不能頻放到人物上
如此看來不特人有是氣連物亦有是氣曰何也曰
今年生草木處原是去年有草木處不曾見去年沒
草木的石塊上長出樹枝來其所云化生萬物者是
這形骸體段由化而生不然焉處守不曾有模範何

或問

卷七

以生出這樣個東西此卽所謂化生學者不明此都
將這化生化的化字看到二氏中所云六道四生
胎卵濕化之化也哀哉

或曰信如子言是宋儒亦止說得個氣而吾子曰天
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心與氣何所分別乎曰就那
時心在何處只可謂之氣統只爲要把那時頻放此
理之氣看在此時動靜云爲之中所云未知生焉知
死也既要从此處着眼活活的是個心豈可云氣請
問吾子現前此心離却了氣終不然方寸血肉是能

動作云爲之物乎故言氣質恐人爲氣稟所拘不若
直指出心來便下手作工夫處便可以變化氣質
或曰吾子述而不作性先之心將何所述乎曰直爲
平日讀書到維天陰陽下民及天生蒸民與先儒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這幾個氏字
人字受字稟字無下落處所以悟出此個物事張子
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一者可與言性矣
或曰現前爲心將來爲氣既得開命矣然必曰心在
性前何也曰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朱子旣嘗言之

或問

卷七

四

矣又曾憶朱子之言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
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今先
說一個心便教人識得個情性的總腦教人知得個
道理的存着處橫渠說心統性情極好顛撲不破信
斯言也是在天命以後心方且在性之前何況未命
以前乎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吾子必欲說未
命以前豈非人生而靜以上是說程子不容說處矣
何也曰程子是爲人要性說向人生而靜以上如

何說得所以下文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是說性說理在天命一邊事統是說承當得此理者是說人一邊事無非要人莫失白本心迷白本性耳豈是說程子不容說處

或曰現前爲心將來爲氣又何以云氣稟氣質曰祇此一氣以之承受天命則曰氣稟以之成形則曰氣質

或問

卷七

五

或曰日用動靜云爲處是自已知覺否曰然曰何以謂之心曰橫渠云由氣與知覺有心之名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子曰心者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知覺非心從古聖賢大儒何以若合符節仁人心也原是解仁字不是解心字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原是圖繪此點虛靈之體非人心虛靈不昧外又有此個心體也知得此是心可與言易之所謂神矣

或曰畢竟人死後是如何曰此下頭是自已潛心體認若與吾子道如何若何吾子必不肯信反起紛紛辨駁至哉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統只爲此處不可明言所以直窮到現前動靜云爲之心教人且從此際生時去做工夫做到相應處少不得自家親見何用統說謝顯道曾問明道云人死時還有鬼神否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張子曾有言曰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吾子直

或問

卷七

六

體貼未知生焉知死有個入路自知道教人從動靜云爲處作工夫非欺人的學問
或曰其理與釋氏輪迴之說何如曰輪迴者猶如彼經中所云人死爲羊羊死爲人互相食噉且立種種地獄變相又立六種道以爲輪迴之趣生死流轉是爲輪迴又曰非得道不免統之所說亦如程子所云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故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又嘗記程子之言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

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
死者其與是類也信斯言也可無疑于統之晝夜
寒暑往來及貞下起元之說矣

或曰釋氏人死爲羊之說既與吾儒不同吾子向又
何以對人曰眼前作的是禽獸事將來少不得作禽
獸曰噫非此之謂也彼所謂輪迴者是究親果報之
說要一切人作平等觀統所謂作禽獸者是誅人當
下此一念以發其戒慎恐懼之心耳豈與彼說同日
語哉

或問

卷七

七

或曰橫渠云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見乎吾子之說雖不同于輪迴能無
同於此否曰浮屠謂受生循環蓋即彼之所謂識也
故橫渠曰有識之死即程子所云釋氏不能知生知
死謂死後實有一物切胎奪舍亦指此也彼謂實有
一物名曰中陰亦曰中有死時後去投胎先來統之
所言則指吾人一點不昧之虛靈在現前則作動靜
云爲之正在生時則爲承當此理之氣此點虛靈在
動靜云爲中耿耿不昧到得承當此理之際亦是耿

耿不昧豈是陰氣凝結不散見大地如溟墨之物也

哉固亦何苦之可厭而求免也故橫渠曰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或曰然則彼所謂昭昭靈靈是也曰非然也昭昭靈

靈是彼所謂心意識遺著作統所說者原是最初不

昧之虛靈即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大智陽

明之所謂良知徹始徹終能見天地之心能通萬物

之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故至誠如神

或問

卷七

八

或曰此心爲承當此理之氣不識此氣能復歸于元
否曰精金入爐冶則無變色亦須畧見消滅煎煉得
數次應須得滅却幾分所以江河日下氣運日沉從
現前動靜云爲中涵養得此點虛靈不致爲一冶銷
盡則生氣生理不至漸滅故程子曰物既散則盡豈
能復歸本原之地乎氣既往則不返非吸既往之
氣而後爲呼也統曰進取諸身于出入息氣見闔關
往來之理亦須是生氣方有得出入若是死氣則往
而不返安有可復呼之氣乎涵養此心于動靜云爲

之中只欲保此氣爲生氣以承當那生理耳豈有他哉

或曰然則彼說直可如韓退之云人其人火其書可矣曰是又不然見得自家的定何妨他說奇說怪去所以子思子贊仲尼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若直要吾儒說不許他說亦是私曰然則孟子闢之非乎曰孟子是爲尊崇孔子闢不是爲自家闢孟子學問已做到闢得他處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退之未做到闢得他處所以後來未免見屈于大顛

或問

卷七

九

看來只是見得自家的理不明好是脚腿不定善哉程子之言曰闢二氏者在迹不在理何也使其理與聖賢異也不學之可也使其理與聖賢同也則求之六經而已具矣至于迹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賢君子之心也哉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有言曰楊墨亦是堯舜而非禁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窮吾之似欲成其說耳何等含蓄何等深切著明至于他人則說得激烈更有一種極伶俐人平日不肯問自

已家裏聖賢見人言及學問便謂終日在繁擾中如何去談聖學畢竟不如他們清靜是之謂顛倒知見或曰輪迴之說亦足以駭示愚蒙乎曰非然也正以駭示天下極聰明人耳吾子試看愚蒙惑于其說不識敬布施作禮而已鑽研其理攻治其學以求免于輪迴生死者都是極聰明人都是平日口裏闢他

或問

卷七

十

知所可怪者天下第一等人都被他攝去或曰韓退之屈大顛之說莫是傳會否曰不然爲他原性處說得煞有些活潑直看周張兩程必不恁麼

明善堂學規

學期明善然必講而後明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文集講已立必為聖賢之志而且兢兢向統求規矩焉因做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為立四則至于性善已明不論箴銘頌記各著一篇以驗此心此理之同為立四禁無非欲學者自盡本心自知本性述自已真知確見道自已全體大用不為一切習聞習見所轉移也因列規禁如左

一為學之要

學規

卷七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一立身之要

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一行己之要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頌行行頌言

一事天立命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一明善著作之要

一禁經書見成語 一禁宋儒疏註語

一禁經生訓詁語 一禁禪客機鋒語

學規

卷

二

南雅大社。制舉子業。請先生發明聖學與舉業之同異。先生曰。聖學不明。有兩種貼骨之病。一種謂聖祖神伏以後。那裏再有聖賢。只是誦讀幾卷本頭。博取一箇科第。便完了讀書之事。一種却曉得天地間。原右這箇道理。須是一步一趨。一舉一動。都該嚴氣正性。絲毫出入。便不是真學問。欲如此行去。却恐桎梏煞人。如不依此行。徒在講說上。都是假道學。所以動則曰。做道學人。須是堯趨禹步。不知當日那一箇曾

見過堯禹的步趨來。其謂此四字。蓋指立身行己之大德。不區區在衣冠劍履之小節也。卽如所謂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言堯之言。都指孝弟說。若不明此而樂說步趨。是學步于邯鄲。求衣冠于優孟。其學愈僞矣。此兩種病源。都只爲富貴功名四字所誤。人謂他看四字太熟。其謂他見四字不明。唐虞之世。明明揚側陋。玄德升聞。豈非名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豈非功乎。三代以前。功先于名。制科取士以後。名先于功。流弊漸至于但有名而無功。制科七篇。有何功于人

心世道。而名以此成。然考之敷奏以言。又非此不足。以著士之名。名也者。知遇之榮。名之假者也。釋論之後。便有服古人官之貴。功先于名。故有清庶之功。而後可得清庶之名。有賢能之功。而後可得賢能之名。名也者。附其實之謂。名之實者也。學者務成其假。而不克力求其實。所以讀聖人書。作文時。亦能代說聖人話。却不肯學聖人學。以故拚取富貴而不能保其終。身在富貴中。行種種不善之事。皆爲此四字看得不明。若謂天地間。那裏有功名富貴中人。講得聖賢

學問的理。將堯舜周孔非聖。而巢許沮溺丈人輩爲聖學乎。秦火而後。修明者如董仲舒。楊子雲。鄭康成。以及宋之周程張朱陸。與明之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龍谿緒山。諸大儒。俱蟬脫軒冕。塵視科第。而迂談酸說乎。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此猶曰子與氏之說尼山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非吾子之自謂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非吾子之教人者乎。卽如三子之兵農禮樂是。則曾點之童冠咏歌非。曾點之童冠咏歌是。則三子之

兵農禮樂非。諸賢作何意會。須知三子之答夫子。各從知處以陳言。如文章家之正派。曾點之辟言而鼓瑟。合瑟而言沂水春風。如文章家之奇派別派。夫子正聽到兵農禮樂。極熱鬧場中。忽聽得曾點瀟瀟酒。如不衫不履于嗚珂佩玉之間。不覺爲之喟然發歎。其實原不曾說兵農禮樂的不是。所以曾點再問。而夫子各說到他爲那經濟處。夫子是聖。故可以兵農禮樂亦可以童冠咏歌。曾點未免爲狂。故當對不對而鼓瑟。當對知對以。而對沂水春風。此是他狂處。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夫子聽到此。只知此之可樂。而並忘其所徵者在知。此聖之所以爲聖。曾點却因與而後。且以提衡三子。似此提衡三子。却不是先時春風沂水的意趣。此狂之所以爲狂。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這是說書之法。至于將來作功夫用。則又不然。經生家謂曾點得素位之意。夫一堂言志。唯此數子。童冠在何處。舞雩沂水在何處。不特兵農禮樂。是打未來帳。連童冠春風也。只是想像到行歌互答。作一幅圖繪山水耳。何位之可素乎。只爲他說得忒煞自然。有夫子

老者安之二句之意。又說得忒煞受用。有夫子疏水曲肱之意。所以與他故曰。有曾點春風沂水之意。而後可以進三子兵農禮樂之功。有三子兵農禮樂之經綸。而後可以具曾點春風沂水之胸次。吾賢立將曾點子之童冠咏歌。實落受用。爲今日做舉業的格式。以取功前之名。直覺得讀書作文。都是風雲浴水行歌互答之事。管取後來兵農禮樂。無一不取之裕如。而遂成功後之名。即使運數不齊。機緣不偶。這舞雩沂水。不曾減却春風。童冠行歌。不曾負我知己。這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四

便是實落工夫。爲真正聖學也。孫光焄出座。因請聖學下手之功。先生命復坐。示之曰。若問下手之功。只是以聖學去做舉業。莫把舉業去做聖學。光焄曰。畢竟下手如何。先生曰。不出某平日之所謂明善。明了善。便是真正聖學。自然做得好文字。將來亦自然做箇好官。功名也是真正功名。富貴也是真正富貴。光焄曰。這便是陽明致良知學問一般。先生曰。然。但致良知。只說得明字。某特指出善字。陽明如登浮屠者。由最下一層。登到絕頂處。不極頂。不叫致知。某之明

善。則如立定在得居絕頂處。直看其下。覺得歷歷分明。更無有與他齊等並肩而立者。故明善要明到萬善同歸之極處。萬善同歸。豈非絕頂一步。到得這裡。連善之一字也着不得。光焄曰。此只是知。如何得行。持有定。先生曰。只怕不知。不怕不行。夫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樊病原在知處。若是知得極真。中間力量之淺深。功夫之疎密。且自由他。况善之源頭不差。其餘小有差處。卽聖賢亦不能無。試觀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五

行。便知聖賢亦有未能盡善處。切不可因求善之太銳。見偶有不能盡善。而便自起狐疑也。此箇至善之體。人人都有。在聖不增。在愚不減。天下不特聖賢是善人。連盜跖都是善人。何也。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畢竟有畏死之意。幾曾見做強盜的。說起犯了。不害怕。說起有人踪跡。不知道者。只此害怕知道之一念。便是懷刑的君子。便是真正聖賢的種性。其所以爲盜跖者。習也。非性也。人又有生下來孩子。便剛狠忤戾者。又是天未命以前習氣。非既命以後之習氣。

也。光焄曰。未命以前。如何得有習氣。先生曰。未命以前無習氣。君子便不須明善了。未命以前。就在如今這一刻。習于善。則既死之後。帶去的習氣。也是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滄海水涇明月。習于不善。帶去的習氣亦不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溝渠涇明月。天命之性。那有不善的。有不善者。習氣也。光焄曰。此卽輪迴之說。先生曰。不然。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原是吾夫子之旨。貞下自然。要起元。死了自然要生的。不然。是一死便休。成斷滅之象。何以謂之原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六

始反終也哉。故某常曰。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既命以後。性在心之前。非臆說也。此又卽某平日去荆棘。植艾蘭之說也。然要知得此性。不特在人是善的。連禽獸也是善的。虎最毒。不忍食其子。狐最妖。猶悲兔之死。鴻鴈知義。蜂蟻知有君臣。何一物不善。光焄曰。這便是人物之性同源處。先生曰。然。萬物皆備于我。只是與我同體。同何體。同此善體也。不明到這裡。如何同得上來。如何備得上來。光焄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吾賢問及此。便非與衆共之之事。此一

席話。衆人共聞得。若有箇唧唧的。當下領取。直見此善之本來。不須起爐作竈。若其未也。少不得要將自己平日氣稟之近。與好樂之偏。細說一遍。然後與賢一箇氣質相應之學。如夫子以仁垂教。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各來請問。各有箇仁字的學問。還他不成。只是一箇仁字。與一箇法則。硬楔將去。如禪林野狐。涎止有一概頭。別無活人一路也。須知這便不是他家好手。而謂吾儒不有因人而施之一法乎。卽如今日語賢以聖學做舉業。莫以舉業做聖學。這便是因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舉業而有之一法。豈拘拘于一定之論哉。雖然。某亦嘗有箇一定之法。所謂四禁語是也。比如吾友說我能明善。某何由得知。須是不論箴銘頌說。做得一篇。一不許涉經書現成語。一不許涉宋儒理學語。一不許涉吾儒註解語。一不許涉禪客機鋒語。日將此四禁列在眼前。如四片版。堵將起來。外將繩索。緊緊纏縛。只塞得一些氣息也無。一些動作。都使不得。久久儘力一掙。繩索俱寸寸斷。版片都寸寸碎。自家翻身二躍。跳出禁外。蓋天蓋地說去。如風捲殘雲。無一字

無一句不說到至善之本體上。管取你一舉一動。一步一趨。無一不是善之絕頂極則。所謂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吾友能此。便知道某之所謂一定之法。是有活人的路。不是死死捉人。入牆壁裡而立也。若其不然。少不得向氣稟之偏處。討相應之學。男觀微紀

自涵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箇大人。分明是個擔當世道的大人了。如何說不失赤子之心。孟子夫子說箇性善。而先生徃常教人。諄諄有曰。心在性之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八

前。性在心之前。夫性無不善。而此性前之心。却未必箇箇是聖賢。依先生說來。孟子只該說不失赤子之性。如何反說不失赤子之心。豈赤子之心。有善有不善耶。先生曰。此問極妙。蓋有性前之心。所謂稟受天命者也。有性後之心。所謂有物有則者也。既謂之曰赤子。便是出離于稟之時。早已非天命以前之事。此時去天命以前未遠。此點虛靈。全是天命之性。用事。無些子意必固我。全未落喜怒哀樂之後。過此以往。都是冒氣邊事。所謂不失者。不失此一點本來面

且豈是不失那未命以前在性前之心乎。論心說到在性前。只要人認得此點稟受天命之物。原是我自家的。就在平常日用。動作云爲之中。爲甚麼不自家警策。作箇承受維皇之美種。此其所云性前之心。孟夫子說不失。非欲人之不失乎此也。性只是此心中所受于天之理。心是吾人之虛靈不昧。所以不曰不失赤子之性。而曰不失赤子之心。自涵曰。不失之工夫當何如。先生曰。失字不對得字說。緊對失字說。爲人都是失却此心的。要作大人。只是不失此心。大人

萬善官講錄

卷八

九

聖賢奈何過了此一時。笑與之習笑。語與之習語。向來習氣。與後來習氣。又混作一處。所以將天命來。純粹至善之體。一旦失却。不可復尋。故赤子之心。無有不善。而習却有善有不善。天地間。惟赤子無習。雞犬無習。故赤子之啼哭。不論齊楚吳越。以及溥海內外。皆無異聲。少知學語。便有分別。雞犬無習。故鳴吠之聲。四海無別。某之所以教人明善者。正欲人把這眼前的習氣。習心。都造到無一不善處。以便將來天人交接之時。做個滄海水涵明月耳。不然。明月落滄渠。

萬善官講錄

卷八

十

既命以後。應事接物。都要性作主宰。沒有則物何由
各正其性命。不有性。則心亦可爲善。可爲惡之具。何
以能止于至善。非在心前乎。翰之曰。畢竟是一是二。
先生曰。未命以前。性在天。心在人。性是理。心是靈覺。
說不得一。既命以後。性是心之主宰。心是性之作用。
如朱子餞頭餛子之喻。說不得是二。然朱子謂性如
餞頭的餛子。畢竟先有了餞頭的皮面。然后方入得
餛子。豈不是心究竟在性前。不知性既命在人心。如
水結爲冰。心將一性。散爲萬殊。如冰化爲水。冰之與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一

水。是一是二。翰之又問蒙示心性明矣。敢問存養之
功。先生曰。性賦在人心。如盞投于水。盞一盞水。都
是盞味。盞却已化爲水。功夫那得再尋出個盞來做
作。只好在水上去着精神。所以心說得個存字。盞字。
性只下得個養字。門人張翰之記。

用礪問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他日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仁既爲天之尊爵矣。何必又
增出義與忠信。乃稱天爵。兩處天爵。是一是二。這是
第一問。至于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似亦可疑。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此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如孔
孟則修天爵而人爵未必從之矣。此是第二問。至于
今之人修其天爵。亦終必亡。夫修天爵以要人爵。固
不如古人之純。然世人泯沒者多。何嘗曉得修天爵。
若肯修其天爵。也是樂善之一念。便就是他好處。正
該因其一念而誘進之。如何反斷定他終亦必亡。此
是第三問。先生曰。聖賢立言。各有旨歸。亦各有來歷。
如尊爵一章。是爲擇術者發。以見擇術者。不可不處
于仁。故單說個仁字。天之尊爵四字。緊對術字說。此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二

處是對公卿大夫立言。故兼說個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理未嘗不一也。且兩句中。要着眼看個善字。仁義
忠信。卽所謂善。知得此處。卽是善。而樂之不倦。卽是
尼山之疏水曲肱。顏氏子之簞瓢陋巷。何等受用。故
曰天爵。就此樂字中。便可想見孔顏樂處。不義而富
且貴。于我如浮雲。其視人爵爲何等也。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固是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就在孔孟當年。
何嘗人爵不從。毋論聖人爲百世之師。卽如孔子轍
環天下。何邦之君。不奉政以相從。孟子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子南侯亦可印之。不長跪而請教。止因難進易退。看得天爵。一般尊貴。非人爵之不從。自不肯苟從人。當口。它若終亦必云。這云字。當作云失之云。不宜作有云之云。爲他初時也知道修天爵。但是念頭原從人爵上起。及得人爵。便將從前那一念。不能善自保守。所以究竟云失。翁仲子曰。病痛總在棄其天爵一棄字。若不自棄。安得云失。先止口。這看得絕妙。他既得人爵。便要棄天爵。待得天爵一棄。並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云。到底要不將來。豈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不可畏。這正是孟夫子急切喚醒人處。較誘進之心。爲更苦也。門人朱用礪紀

發崙問居天下之廣居。註以仁義禮貼廣居正位大道。是否富貴不能淫三句。說居立行了。自然如此。還是說居立行了。又要如此。先生曰。此書句句是對儀衍說。不必作孟夫子自家招認到身上來。便把孟夫子看小了。景春誇儀衍。說他喜怒動關天下之安危。看得恁般廣。恁般正。恁般大。不知他全然自家做不得主張。只平心去一看。諸侯不怒他。政怒否。諸侯不

安居。他敢安居否。只是別人着眼在諸侯既喜怒之後。他却能着眼在諸侯欲喜怒未喜怒之前。刻意揣摩逢迎。所以做出來。人反說他的喜怒。此真妾婦之尤者。故孟夫子以妾婦二字來描寫他。而後說出大丈夫的行徑來與他看。廣居三句。只開開說出處。處對儀衍看。不必補出仁義禮來。儀衍在當日。堂高數仞。居非不廣。在有道者看他。一舉一動。時刻要揣摩人主。坐在上面。如芒刺針毡。位非不高。而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其先得此位也。不由于正。其後立此位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四

也。又不能持守其正。高視濶步。以恐駭天下人。其實一舉趾動足間。都要逢迎人主。豈如自家體備聖賢。直覺得海濶天空。守天下之正。而見天下之大也。何以能此。只爲他有志在。所以學者。先須要立必爲聖賢之志。此志得則與民由之。此志不得。則獨行其道。大丈夫胸中。只有個百姓兩字。除却百姓。便要立定自己脚跟。儀衍心中。何曾得有百姓。只有個能富貴我的人主在耳。有何物可與民由。何道可獨行也哉。無怪乎處富貴便要淫。處貧賤便要移。處威武便要

屬也。大丈夫自立處。全在于志。居立行。是志原如此。有了此志。便是自家軀柄。一切事。都從此志中出。不能浮不能移。不能屈。是自然如此。若說居立行。必要如此。連居立行。都不穩當。都自家做不得主。豈得謂之有志之士。而自命曰。大丈夫也哉。故士貴先立志。門人高發論紀

庭桂問夫子不居仁聖而自任爲誨。豈有其實而辭其名。抑聖人聖道而未之見與。又抑豈恐人畏聖仁之難而姑以是引進後學與。先生曰。是夫子實實

高壽官講錄

卷八

五

見得如此。夫子只看得聖人兩字。如此其大。如此其難。故爲之不服。誨人不倦。大聖賢必不周旋人。君子道四。丘未能一。君子道三。我無能焉。都是此意。若謂辭其名。便落周旋了。聖道未見。亦是人贊他如此。若曰。恐人畏難而姑爲引進。便是誨人之倦。另作一難法了。豈其然。庭桂曰。公西華何以不能學。先生曰。公西華亦實實見得如此。不厭不倦。夫子說得來極平。常止惟平常了。一發學他不得。不能學。不但在爲誨。虛。河爲誨兩句。撮在一處看始得。庭桂曰。學者徒從

日用事物上求。又恐做工夫沒箇主腦。先生曰。從日用事物上求的。是那一個。便是主腦。立起此一念來。便是仁聖的根本。日用事物。不用去求。都是聖仁的作畧。不厭不倦。都從此中出。庭桂曰。桂雖不敏。亦曾向心上討求。只是私欲雜乘。隨克隨復。未免有克不勝克之病。先生曰。說向心上討求。便不是。心是何物。向上討求者。又是何物。豈不是兩個心。所以克不勝克。此是原憲的學問。宋儒曰。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所謂人心道心。蓋分天理人欲說。若真

高壽官講錄

卷八

其

能明善。直見了自家本心。便如明鏡止水。杲日空懸。有甚麼天人之分。與克復之弊。庭桂又曰。明善亦各有箇分量否。先生曰。自然分量是不同的。聖自是聖。賢自是賢。所見亦各自有分量不同處。此點虛靈。從維天陰陽之時。承受此理。此理在天命下來。如雨澤。滿盈。以橛盛之。則爲橛。以瓮盛之。則爲瓮。以江河湖海盛之。則爲江河湖海。器雖有大小。總是承受雨澤的淨具。絕不似以不淨之器。盛雨澤也。庭桂曰。此點虛靈。既是吾人本有的。便應常在天地之間。何以堯

舜之後。再無堯舜。湯武之後。再無湯武。先生曰。世道如江河日下。人心亦然。精金入大冶。縱無變色。亦須少有消滅。煎煉得幾次。亦須滅却幾分。在精金且然。而況金體之原未純粹者。所以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聖降而賢。大賢降而爲小賢。言至此。真是可恐懼。安得不修省。庭柱曰。工夫在求明吾善。但恐明而復晦。得而不能守。先生曰。只是未曾明。未曾得。若是真真如顏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豈有復晦不能守之理。故知不能期月守。原是擇得不精。

萬善官講錄

卷八

七

非是守得不固。門人史展挂記

五章問生死之于人大矣。孟子說舍生取義。斯道有何人承當。不知道生是可舍的。還是不可舍的。先生曰。能取義便是承當斯道。不是取義者。必要舍生。有了義。方看得生死二字清白。孟子不是與人說死的道理。正是教人以生的道理。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必于仁人之上。加志士二字。與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同。蓋主氣節一邊說。此誓則專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故提出本心示人。義者合宜之謂。可以死

可以無死。便不須舍生。到得舍生。聖賢必斟酌詳慎。到萬萬分無復生理。方纔舍而取之。如殷有三仁。比干便是舍生取義的。微子箕子。便見得此生可以不舍的。然亦不傷于仁。彼亦只是以義去酌量。兩人生法。全從義裡出來。故人之有義。猶物之有權。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正是失却這個分兩的主宰。此箇主宰。在何處。就在吾人自己本心中。彼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一鄉此心何嘗不明。只爲平日把禮義兩字。看作蕞取得的。却不知禮義原從吾心中出。鄉爲

萬善官講錄

卷八

六

身死而不受。不是看得生死了然。只是箠豆小了。動他不得。若是萬鍾。便呼號也受了。故以鄉之不受。來形容他後日之受。而直指爲失自本心。其立言之初。說舍生取義。便將生字對末節身死的死字看。義字對末節不辨禮義的義字看。原是痛絕此輩人。豈是盡教天下人以死法也。學者亦莫把自家看得大低了。亦莫把世界看得江河日下了。只觀春秋戰國之時。君臣士大夫所爲。如詩與麟經所載者。豈是如今人幹得出的麼。則知當日所云昏夜乞哀。騙人白日。

亦必不是如今人這般行狀。程子云。古時取士有體。如公孫弘猶是強之使出。今日取科策則自家懷挾筆硯去就試矣。其謂此語亦未必然。制科取士原是朝廷勅爲功令。王土王臣豈有不循功令的道理。且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傳與不傳。不曾乞哀昏夜。在有志者。尚存有一箇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的意思在。只要學者看平日自家立的地步何如。若是真正立志做聖賢。便應試事。亦不曾損却聖賢那些。若不立志做聖賢。便高語閉門。恐亦是終南捷徑。卽如公孫弘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這樣人。居官矯飾究竟爲故人所暴白。其恐怕連他前日強而後出。莫不也有些矯在裡許。故做聖賢學問。只要一真。如程子論仕進之法。未嘗不好。若遂以公孫弘爲榜樣。其恐合論其人之始末。本心亦尚可議在。某非論世之刻。只是要學者自認本心。事事集義。把生死兩字。看得歷歷分明。方是真正聖賢學問。門人張五章紀

光祿問行之而不著章。凡人饑食渴飲。蚤作夜息。莫非這道理。聖賢也每每爲人明白道破。何以漢唐

千餘百年。遂無一人問道。直至宋濂洛諸儒。始開絕學之傳。先生曰。吾賢試自己體認一番看。畢竟是甚麼緣故。良久。光祿曰。漢唐千餘百年。雖無問道之人。而此道未嘗不在天地之內。先生曰。然。此之謂人能弘道。然究竟當此之時。求弘道之人而不可得者。實實有兩種緣故。唐虞以後。武周以前。此道在君相。治法便是心法。不以言顯。故人亦不言道。孔孟以後。道在師儒。祖述憲章。都成心法。不得不把二帝三王之淵源相接者。和盤托出。在日用常行庸言庸德之上。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說得太明。故人益看得太易。所以便成不著不察之事。而不能弘一也。秦火之後。孔孟之精義不傳。其後伏生孔安國鄭康成諸儒。雖能誦說孔子。口口相授。然所授者。平日章句之學。不曾于六經中講求自己身心性命之事。與聖聖薪火不絕之傳。黃老諸書。未經秦籍。攻治者多。故文景以前。任川黃老。明帝之時。釋氏流入中國。其說迂誕。生高語性命。嗣後再熾。子貞觀。蔓延于梁武。遂以吾儒之學。爲治世之書。而二氏之說。居然據身心性命之一席。二也。有此兩種

緣故。所以斯道不能昭著于人心。而實未嘗不昭著于天地。宋濂溪周子。直從六經中。圖繪出無極而太極之理。著爲太極圖說。以明人物之故。一木萬殊。萬殊一木。而揭其存養省察。盡人合天之事于易通。又有邵堯夫。張橫渠諸子。互相發明。而兩程子。得濂溪之學爲最著。于是孔孟不傳之秘。經千餘百年。而始昭著于天下。此斯道絕續之大端也。至于孟子所云行者三句。不宜開說。須是一串看來。吾人自穿衣喫飯。與夫日用動靜云爲。那一刻不行着這個物事。只

萬善宮講錄

卷八

三

是無形迹朕狀。可以著現出來。此處一察。便曉得吾人終日在道中。斯道終日在人動靜云爲之內。便知得我所行處。便是道。那裡有不知的。奈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何也。又何怪乎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乎。若在異端。便有許多做作出來。如煅煉金石。及陰陽男女。與夫破壁空行。一輩飛渡等事。皆從個着字上着脚。所以唱爲邪說。逢人便說是有道。是得道。而究竟自陷溺其心于彼之所謂旁門。所謂外道。而不自知也。故不特吾儒之外。有異端。卽異端之中。亦有異端。

而斯道愈不明矣。若諸友肯向某問吾道之若處何在。少不得對諸友說個鶩飛戾天。魚躍于淵。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是之謂中庸。是之謂易簡。是之謂教天下學者。腳踏實地。門人孫光惠紀

堯曾問仁者先難而後獲。他日夫子對樊遲曰。先事後得。先難卽此先事否。據程子說。先難爲克己。獲便是天下歸了。則對顏淵如此說。對樊遲也如此說。何以見夫子因人發付。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楊子

萬善宮講錄

卷八

三

愛說難道而道。獵德而德。是之謂獲。獲仁有何難處。樊遲有志爲仁。夫子方且誘掖之。樊進之不暇。又說先難何真。先生曰。難對仁說。事對德說。德乃統名。仁是德之一端。故一般樣仁字。有指該備衆理說者。如仁爲衆善之長是也。有指純備一理說者。如仁知分言之類是也。問崇德該得仁字。問仁兼不了德字。于仁說難者。蓋爲樊遲屢屢問仁。原看得仁之道是難的。故夫子教他就從難處先將去。于德言事者。兼崇字看。德有何事。崇德便是事。然要曉得對樊遲說是

如此其實學者立必為聖賢之志。只怕不肯把來作一場事去做。若當易事做。隨做便有效驗。那裡有個難的。若以為難。孟子却道個事在易而求諸難。若以為易。其實亦好一難在。惟學者用力既久。方討得個消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只是畏難則不可也。樊遲學稼圃。生平大抵可見。原不是不立志作聖賢者。只是做得沒效驗。便要歇手。此之謂正心。謂耶長。故夫子每與他言。便說獲。說得。若對顏曾。必不恁麼說。程子之言。是我們後來學者。將夫子之所說。打成一片。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主

看作個一以貫之謂。是如此耳。非夫子當日之言也。欲仁斯至。是理欲之欲。非要那仁來仁便來之說。則其平日已言之矣。揚子耕獵兩字。甚不安。道是何物。德是何物。纔說道德。早已不是道德了。切莫刻舟求劍。樊遲平日看得仁字難。為仁之道難。夫子就在難處接引他。正所為誘掖獎進。若他平日看得難。夫子却要與他說何易。便是對治鍼砭。不是誘掖獎進了。可見天下無難為的德仁。人自求之難耳。天下亦無不難的事。人自畏難耳。若不畏難。便打點一副精神。

上做所謂立必為聖賢之志。仰所謂深造之以道也。君子為甚麼深造。只求自得之。得須自得。方能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學者平日工夫。不向自己當人之身做。縱有所得。亦是同于耕獲獵取。故造惟深造。得方云自得。若自家實實無所得。縱人見你行得有合于聖賢處。自家信不過。終是沒幹。故漆雕開說到吾斯之未能信。先儒謂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吾道豈諱言獲哉。門人馬輝曾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主

是無極而太極否。會瓊亦正問無極而太極。如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明明是立下一個標準。必要說到無極上。是何也。先生曰。兩問正可合說。赤子之心。謂之太極。差可謂之無極。則不可。觀周子太極圖說。則赤子明明是軌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後。方且去太極遠。如何說得無極。其謂之說太極。差可者。蓋謂萬物統體一太極。則是陰陽待生。男女待成之物。一物各有。一太極。則赤子之心。便是赤子之太極。豈可曰無極乎。若要認得無極。惟須理會程子所云。人生而靜以。

不容說。便能親見周子之所謂無極。此一句便是朱陸異同原本。陸子之學。擬于朱子。自不須說。然此段同異。却是陸子許的不是。其說始于子壽誤認無極是有義訓的。遂說易繫止云。太極。為何杜撰出無極。不知伏羲文王。一畫一繫。亦並無太極字樣。太極兩字。是夫子從周易中。逆推至伏羲一畫未有之始。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濂溪又從夫子太極二字中。窮究發揮。亦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無極而太極。至矣哉。朱子之言曰。其所謂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無極者。猶云無道光閃閃的物事。而人反謂有這光閃閃的物事。亦獨何哉。若謂陸子杜撰。連夫子太極兩字。亦是杜撰。並伏羲一畫。都是杜撰乎。學者須知極字。是天地間。只此個陰陽的道理。此個道理。推原到此處。真是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所以說個極字。猶不足以盡之。而又加一太字。豈可以建極極字。湖作一樣看得。學者只須體認極字上。一個說太字。一個說建字。便知道一個是死字。一個是活字。此字看得不明。所以修煉之家。着在光閃閃上。人人執定

一個太極圖。遂生出許多龍虎鉛汞。種種怪誕名目。轉相傳授。秘為至寶。真可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琅曰。夫子作圖書解。以文王後天方位。取配洛書。然當日大禹叙疇。連山首艮。周易則以首乾。同一洛書。而兩聖所見。何以各異。先生曰。夫子曾云。易不可為典要。善易者。于六十四卦中。隨取一卦為首。亦無不可。且無論三易。即房楊京焦之學。與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何嘗不各為一家言。而究竟與易理不相悖。又且不論儒。即一切小數。皆本大衍推測出去。而莫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不有驗。總之易之道大。用之輒妙。非拘拘之說也。文王當日。實見得伏羲先天卦位。至此不得不變。所以取長子去用事。長女去代母。而為帝出乎震之位。其間陰陽消長。恰恰與洛書之數相應。故某取而配之。亦只是某見得如此。非謂文王當日。實實如此也。連山首艮。亦從義易出。不從洛書出。大禹序疇。則實從洛書出。不由河圖出也。某平日讀周易而不能盡其精微。讀箕疇而不能窮其奧義。深信禹文兩聖。精義玄邈。至于連山歸藏。文義淺薄。不如周易箕疇之玄

與深恐兩易。多是傳會之偽書。必非禹湯之本易也。琅曰。周子無極之說。洵是一掃沾漶。得毋隣于禪家無字之意乎。先生曰。此間微細分別。非賢等所知。須是于吾儒道理。真知灼見。無少可疑惑。然後去看他家的書。則知他家之所謂無者。從吾儒中出。直要美得如彼之所謂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故學者到這田地。絕無巴鼻。美得到七八成。只是個豁達空。只是個顛頂佛種。養成叢林中一派杜撰禪和。誰惑吾儒中認光影。鬧機鋒。學門庭施設的昧心漢。一些也無實。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落得力處。到得生死臨時。一場手乍腳亂。怎麼做得到知生知死。朝開夕死。總不如周子之所謂無者。直與周公之所謂無般無臭。孔子之所謂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一線穿却。其間得力處。歷歷分明。毫髮不爽。這是怎麼說。為他平日有戒慎恐懼的人在。此事須得賢等自求自信始得。亦非某所能授也。門人姚珉紀。

此卷講錄

男觀徵錄

戴巖牽問誠字與善字。有分別否。先生曰。善在誠之先。誠在善之後。善是本體。誠是工夫。所以先要明善。又問畢竟如何是腔子裡。先生曰。直須把此身放在天地外。

先生一日看象山語錄。至生于末世。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須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因喟然曰。我前日在辟雍。與諸生論孝弟。教他從學文上做。正是此意。故曰。此卷講錄 卷九

夫子當日從行說到文。我今日直要從文說向行。數百年先後。乃有同心。

戴巖牽問致知之學。何以必先格物。先生曰。此個物字。從物有本末來。物既有本有末。則事必有終有始。若不曉得個先後。豈不在末終上。着精神了。格之者。于眾物中。格出個物物之本來。既得其本。方謂知先。若不是求本。格他何用。

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此老得力也在此。支離也在此。得力者。謂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以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語真正親切。真正着痛癢。不是此老身體力行。安能說到這裡。其所謂支離者。只爲自己割裂。無論古大學。不宜如此分截。卽就他考訂綱領條目言之。綱領止三條。目止八。不問三綱八目之外。別有本末之當釋也。既要釋本末。何以不釋終始。

與嚴準問禪與吾儒之分。先生曰。只爲他少却終日此卷講錄 卷九 二

乾乾夕惕若厲之意。戴問其旨爲何。先生曰。他不以此教人。要硬踏在一畫未有以前。做得來便爾出落。做不來便落莽莽蕩蕩了。吾儒有這個把柄。縱到做不出脫時。亦自不甚差遠。戴曰。此節與自強不息之旨何如。先生曰。此節是說功夫。天行健是說本體。天行健是通體一箇乾德。此則從九三中。看出箇乾卦之道體是天行。故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法之。以字中有明善意在。乾乾夕惕。正是誠身。學者做工夫。但遇聖賢文字。俱要打轉在自家身上。卽如此卦。乾元

亨利貞。是此身未具以前。此善原圓滿具足。初九則在天命以後。渾身是未命前龍德之體。全未落在用處。玩潛之一字。便有九五天飛之氣。却會處潛。不似他釋迦佛子。纔脫胞胎。便要拈天指地去也。九二則在稍長之時。龍德已見于外。爲在田之象。九三則在成童舞象之後。此時克念便作聖。罔念便作狂。所以乾乾夕惕。保攝此龍德。及至九四。則保攝功深。溷養已到。但體氣未克。如龍在淵中。未嘗不躍得起來。只是飛不將去。到得九五。則道明德立。渾身是個乾體。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故爲天德正中。至于上九。則在趨暮之年。此時恰好復還潛龍勿用之初體。所謂七日來復。貞下起元之時。若尚恃此龍德。則爲亢而有悔之象。這等看來。乾之六爻。總統是個龍德。惜無一字冠于其首。則全體大用。不能動與吉俱。故周公酌準天數。用九以冠其首。而乾之大用山矣。學者如此理會。便覺周身是個天行。那得不乾乾夕惕。

姚弼侯問豫卦大象如此其吉。而六爻不甚吉。文周父子。各不相蒙何也。先生曰。請以吾子所見詳之。姚

解如義先生曰。此象山所謂文章一道也。其則不然。六十四卦中文象。吉者十之三。不吉者十之七。卽如乾卦六爻。豈能皆九五中正哉。豫之大象咸吉者。爲全體是個豫。得豫之全體。那得不備吉。至于爻象。則各分豫之一體。分則有吉有不吉。卽如一物在此。全得之則完美。分領之則虧欠。六十四卦。莫不皆然。不特豫之爲道已也。故曰。學者明善。須是得全體大用。姚弼侯問從前大儒。許多路徑。各各不同。先生曰。前乎此者。要各把一條路。堵絕別人路。僕今日接人。直

此卷講錄

卷九

四

教他各行各路。只以到得這裡爲歇脚。故曰。家家有路到長安。雖然。不若一脚踏定長安。指點天下人水程。更妙。姚曰。何爲一脚踏定長安。先生曰。只教他明善。此善是四方之極。任他千岐萬派。都要歸在這裡。姚曰。此善如何明。先生曰。要他一句說透。不得影響。尋思。纔妙。

嚴嚴作問。天下萬事萬物。俱有根本。何況學問大事。今之學者。憚尋源頭。只向枝葉上做工夫。故愈差愈遠。若是作聖賢事業。只和淺摩娑。便可了事。中庸何

以云孔門傳授心法。先儒又何以云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耶。遂求忘本。不知起手受病在何處。先生曰。此有兩種弊病。其一是向枝葉上尋求者。其一也。知尋覓根本。却要向師門喉下取氣。不知伐樹者。樹倒尋根。必須自家尋見。不是聽人說在那裡。便向那裡去尋覓得的。日向人前覓生活。無惟乎覓得則狂。覓不得則粗。粗打發過去了也。只如吾子云。孔門傳授心法。果傳授個什麼。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是字指個什麼。此兩處會得。處處是根本。此兩處不行。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處處是枝葉。如何起手。卽此是起手。受病何處。此是受病處。若謂不是病。任他說到孔門授受。舜禹。傳。終是教聖人的。自家好沒干涉。此病在裡。不在表。若非自知痛處。起手一針。必不能見孔門傳授。舜禹。通承。都是替我下註脚的。

再問先生。直指根宗。喚醒迷謬。覺二氏家學問。俱是平地上起堆。但這件事。說得到。用不到。終不是全體大用。學者必如何用工。方能使信手拈來。頭頭俱是。先生曰。此問雖是善計受用。却早向平地上起堆也。

既曰說得到。那有用不到的。說便是用了。到得用不到。卽是說不到。天下有說得親切。而不能大用見前者。還教說得到乎。須知全體大用。不是分開得的。體便是用。體全便是用。人請問吾子。體是個甚麼。此處會得。信手拈來。無處不是。豈于本體之外。更有一番機用。以斷制一切耶。

一長者問某年紀長大。此時從何處下手。先生曰。少年的人。須辦必爲聖賢之志。老年的人。只要信得我當下無非聖賢。從前五六十年來。偶有錯悞。回頭一

此卷講錄

卷九

六

思。若是夾意要作的。是爲不善。此時從根底過。一刀剷斷。好無復作之理。若是我無心作的。是之謂過。此時急與改過。聖賢學問。千言萬語。無非要人遷善改過。能改過。則自然遷善。既能遷善。則當下便是聖賢。曰。還須指引個源頭。並日用處着脚處。先生曰。只須曉得立命。立命之功。無非明善。明到人性原來無有不善。便是至善。原來的真本體。常存此念。便是日用處着脚處。又曰。功夫如何做。先生曰。靜處做工夫。動時便不得力。此年富力強之學也。若與高年的人說。

除 屏三旒。每日晨起櫛沐後。閉門焚香靜坐。一切游惰妄念。都屏。直提起個性善二字在心。目。少不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都從此際看出。午後亦然。暮晚復然。其餘則是昂題風月。傍花隨柳而已。曰。十五十年間。亦知道說求放心。然不知是放心。曰。求。先生曰。切莫錯看。孟子本義。原是以求放心來指明學問之道。非是說做學問的人。當用求放心之功。如云學者當求放心。吾恐心之本源不明。還你一面放。一而求。一而方求得來。一面又放去了。將求之何

此卷講錄

卷九

七

時何事而已乎。徒自役役。全無本領。宋儒坐此者儘多。切忌錯會。又曰。性是天命的心。是自家的。義者如何。曰。此原是說破不得。須人自己悟到這理。方纔得力。然畢竟要說。只須看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稟者。若普天之下。沒有這個地。憑天降下若干雨露來。一切物。從何處生起。旁一老人曰。此卽釋氏所云含藏識耶。曰。你說他言藏識。是好的。是不好的。老人不能對。先生曰。彼所執者。生生成灰之木。我所指者。生生不息之靈。彼所謂藏者。有善有惡。我所指

者。至善無惡。故能受陰陽五行。其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妙理。豈輪迴生歿之本哉。

戴巖幹問讀易之學。先生曰。孔子讀易。是從六十四卦中。順讀將去。悟出逆數之理。今不妨卽以逆讀之。問何爲逆讀。曰。直須先熟上下繫辭傳。後觀爻象。豈不是逆。又問讀一卦。必有一卦之本否。曰。只看他爻中。各有陰陽剛柔。一落剛柔。便分善惡。却取其中正者。以爲學易之本。故周子曰。性也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雖然。却要尋下手用工處。如乾之象曰。天行健。

此卷講錄

卷九

八

君子以自強不息。惟九三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善于法天。二與五之剛健中正。則位與德之故。非君子學問之事也。且君子看此。又何如。戴曰。已明白說乾乾兩字了。曰。果爾。是有息。非不息也。乾乾是日裡事。夜裡不成便罷。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且健者非強壯之謂也。乃疾走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一夜。連一周而過一度。何有一刻停息。故曰。行健君子法之。豈其能然。直須自強不息而已。乾乾惕厲。自強之義也。終日與夕。其不息之謂乎。

戴巖幹問河圖雉書理數如何。曰。河出圖。雉出書。聖人則之。皆從圖書中。悟出天地之理。以盡萬物之情。而備參贊化育之用。至于數。則又從此理。既者之後。悟出相生相剋之用。以盡卦時之理。人只知卦與時皆數也。而不知兩聖人之則之者。從理透出。非從數算出也。今且就理上去窮究。理既究心。則數亦可通曉。而究竟數不出理外。以數有定而理無窮也。有定者。不可轉移。若使窮理到極處。却能轉移乎數。是以君子窮理不窮數也。

此卷講錄

卷九

九

戴巖幹問乾卦之一畫。與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禪門所謂萬法歸一。是同是別。先生曰。聖人立言。各就一時。發揮出至當之論。絕不互相附會。乾之一畫。是陽之本體。君子以之象天。後來凡在陽者。俱從此出。凡屬陰者。俱從此分。孔子之所謂一。却是活字面。一事有一事之一。萬事有萬事之一。隨所貫處。都有個貫的物事。不是將一個成東西。貫盡天下事事物物也。未與事接。此個貫的物事。寂然不動。與物接。此個物事。感而遂通。切莫作實道理會。亦莫作虛道理會。

至于禪門之所謂萬法歸一。是就萬法中。立起一個標準。以掃除一切法。然隨立起。隨即壓却。並此之所謂一。亦即掃除。所以曰一歸何處。這等看來。是彼之所言者。以一空萬。更以一歸何處空一。逼迫人到淨裸裸的田地。不得到家。則流入爲莽莽蕩蕩。吾儒之所謂一。則認定事事物物。莫不有自然而然而之理。範圍天地而不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是空不了的。何也。只看建此萬法歸一者是誰。任他萬可掃。一可掃。站在此兩句外。建立此兩句宗旨者。不可掃。此却是一

此卷講錄

卷九

十

以貫之的真面目。吾儒此着。應占在他兩句之前。聖學不明。反使吾儒占作他第二義。豈能見聖學者哉。亦可悲矣。

王念尼問今日談學問何如。先生曰。如寡婦下堂。既到人家。便想去講求生理。以井曰。蓋失德。若一味任性。做去。如屏無所不至。只是不自已。蓋愆耳。故談學問于今日。猶救得人品一半。

房海客論處世之道。先生曰。人都把做世法。故茫無着脚處。聖賢直把做自然當然之理。故有心應世。都

成鈔用。只看孔子川舉三月而國大治。季桓子受奔女樂。乃以不致膳肉請行。若使意氣未融。少不得與季桓子一場爭執。縱使不爭執。料應有睚行時。剖明心迹一疏。不則使子路爲慷慨激烈之談。或使端木子貢爲機鋒諷諭之語。豈肯自甘微罪。而去父母國哉。不特此也。陽貨矚亡賜士。可謂極奸極狡矣。夫子何嘗不覷破他。若在今日君子。應須麾之大門之外。且向使者直發其奸。而且受之。且亦矚亡而往拜之。今日君子。若一旦爲此。則衆君子必群起而咻之曰。

此卷講錄

卷九

十一

夫夫世法太熟也。夫夫用調劑工夫也。豈知聖賢道理。自合如此。塗遇數語。宋儒以爲不惡而嚴。把大聖人看得忒煞有心。不知大聖人原不以成心待人。陽貨發論。皆執于理。夫子亦不能外正經道理。而別用一番拼駁。假若陽貨當日。所言者悖謬。夫子豈亦諾諾連聲也哉。故欲爲賢者。不能無我。惟大聖人。方能無我。欲爲賢者。未免有心。惟大聖人。乃能無心。欲爲賢者。必至過甚。惟大聖人。不爲已甚。所以曰時中。善哉。程子之言曰。新政之猛。未必非吾黨相激而成。深

得孔子待陽貨季桓子之意。

陳百史與陳彥生論致知在格物。質之先生。先生曰。物字是物有本末的物字。知字是知所先後的知字。只爲他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所以有格。格者于末中求本也。百史曰。何以不曰先而曰在。先生曰。功夫到致知上。已是絕頂了。聖賢學問。豈是除却眼前民物。空談玄妙的。故仍舊打轉在物上做。所以曰在格物。百史曰。功夫說到致知。豈是粗淺的。先生曰。從欲明明德于天下。歷數到致知。是層層指點出箇次第。若

此菴講錄

卷九

七

論功夫。一些不曾做起。此節顯數出。下文道數出。以推到心意知物。無非爲修身而設。家國天下。莫不由修身而推。方纔指出箇本。以便做工夫耳。彥生曰。諸大儒有幾樣注釋。先生曰。朱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程明道謂作事。王陽明謂格去非心。各各不同。于理俱說得去。若論的的真肯。畢竟是于衆物中。格出一物來。爲衆物之本。又從此物中。格出箇至善來。爲此物之本。百史曰。莫須如此便休。先生曰。只觀戒欺求慊之後。所以釋齊治平者。何處不是格物工夫。以天

下國家身心意。莫不有始有終。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格而後知。不格不知也。

先生憂太學諸生。能好學而願留者少。陳百史曰。胡安定當年莫不也是如此。先生曰。當初建學之意。原以教育人才。非以登用人才。當日立師之意。原以造就多士。非以羈縻多士。今則有不然者。百史曰。然則先生之憂。時爲之乎。

翁念吳自悔從前學問之道。爲舉業所擔誤。先生曰。此語誠然。昔人有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此菴講錄 卷九 七

以聖賢教善之言。作經生帖括之事。則去聖賢之道遠。說出來。必有與聖賢相替者。以經生帖括之事。作聖賢明善之功。則與舉業之學爲切近。說出來。必不與聖賢相替。可見謀舉業。多有不替者。不替則爲功名淹滯之人。終其身不見道。謀道德。鮮有不得科第者。即使不得。猶不失爲廣居樂道之士。如此看來。舉業果足以擔誤人。

陳百史曰。某意真正理學。必要有真實表見。力可使入信從。如姚江之誅宸濠。二程之在元祐。各有著聞。

如禪家者流。必能一葦可渡。破壁空行。立忘坐脫。方是到家人。先生曰。果如此言。以之討論古人。則無。以之激勸後學。則不可。必欲以此談理學。世間能得幾人。尼山從遊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真實表見。又能幾人。不成謂顏曾而外。便非聖人之徒。卽如二帝三王以後。漢高祖也。就要看作開闢的聖人。不成謂必須德若五帝。功等三王。而後可謂之天子也。故不妨嚴持此論。以勸已。恕持此說。以接人。姚江不云乎。禪客之所爲坐脫。爲一葦可渡。皆屬神通。此卷講錄 卷九 西

邊事。亦曰外道。非正法眼藏。彼之正法眼藏。亦只是深明的的意。平等真實而已。豈貴此哉。百史曰。善張蓬玄曰。必須平日得個主宰。臨事便不悖亂。先生曰。未得主宰時。要求箇主宰。不知認定這箇主宰。能執而不能變化。一時爲事物奪去。又要悖亂。只是把此理。十分明得透切。自然因事應事。因物付物。不必求箇主宰。而自能主宰一切事物。

先生謂劉克猷曰。禪客機鋒。仰承許可。惟有吾儒絕不阻人爲聖爲賢之路。却亦不輕許可人。孔門從遊

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至于無行不與之秘。承受者猶難其人。顏氏子欲罷不能。夫子也只說得其庶幾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及語之不情。回也不愚等語。曾氏子一呼一唯。夫子便出。兩箇大賢。在聖門親承指授。不過如此。豈如諸方禪客。纔有一點亮頭。便獎許云。某得子之皮。某得子之骨。某得子之髓也。先儒云。某可作吾門顏子。某可作吾門曾子。端木子。亦是急于接引學者之一病。

馬翰如將之任。辭先生。極稱述當年造就之益。先生曰。學者策名筮仕。一命皆朝廷之恩。或隸闈一日之知。或門牆受業之益。皆師友之恩。此身榮于君。成于師友。却生于親。膚髮肢體。皆親之恩。少知飲水思源。于此三者。皆有知恩圖報之意。至問誰使爾知有君親師友之恩。則皆冒矣。而不察。不知若能榮于君。師能益于。親能尊師取友以教子。若無這箇番教萬世之人。卽父母師友。亦無從開爾之迷。而發爾之悟。這點深恩。人日日受享于中。却不知圖報萬一報之云何。不說只是將他番教之意。萬古常明。辨一副決定爲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聖賢之心擴一段普天之下。無人不是可爲聖賢之心。卽所以報鄉舉深恩于不盡。豈難能哉。人自不爲耳。豈難爲哉。人自不察耳。馮曰。先生振起後學。苦心迫切。但願默而不言。以守明哲。先生曰。賢友之意。非不佳。但思從古來位極人臣。以及裨官末吏。莫不都有一篇文字。送歸林下。使某不知此道而令默苟處。猶可言也。旣知鄉舉絕學待人而後行。乃欲以舍默自守。豈不得罪于孔孟。况某眼眼中。全不見有一箇不是做得聖賢之人。何不可逢人便說。

此卷講錄

卷九

六

友人戒殺。先生曰。須是戒自己心中的。若論到物命上。唯遠庖厨三字。是吾儒切近事。

張天柱問已所獨知處。爲何尚不是。先生曰。恐他習氣未除。自認太過耳。故聖賢于此處慎之。

一友倭佛。先生曰。學二氏者。爲了生處。不知二氏不是了生處的。是怕生處的。吾儒不是怕生處的。是了生處的。未達。先生曰。惟能了生處。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惟其怕生處。故求長生。又曰。生處事大。無常迅速。友曰。二氏亦各有玄

特。不但如先生所言。先生曰。縱有玄特。少不得要順受其正。

顧質夫問中庸一書。前面未說誠字。至鬼神之爲德。始逗出誠之不可掩。而後邊屢屢言誠何也。先生曰。中庸原道之書。蓋爲明善誠身而發。原重誠之者。其言誠者。特從向上一層說起。如一篇好文字。天命一章是個破頭。開首一節。便全蘊明誠兩字。但未曾說破。至鬼神之爲德章。方逗出個誠字。至哀公章。便痛發明誠之旨。又恐旨趣不曉暢。故于末後明明點破。

此卷講錄

卷九

七

說出個自誠明。自明誠兩種。隨即打轉首節性教二字。其所云謂之性。謂之教。卽首章所云之謂性。之謂教也。故哀公章明善誠身。是一書要領。惟孟氏爲能推明是書。故特特拈出此一段。列爲一章。而自結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愚切觀到此處。故亦特地以明善教人。

顧質夫問戒慎恐懼一段。朱子云。存養省察。其旨何如。先生曰。此朱子落訓詁處。某以此章原不曾說功夫。前三句開開指點。倒道之大原出于天。二三節俱

指引人直觀天命以前之初體。其云戒慎恐懼者。蓋爲修道之君子。觀到這田地。不宜輕輕放過。豈特地存養省察乎。四節恐人將睹而不涉之。獨認在空寂處。不知就在人性情之間。未發之大本。天命之性也。中節之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修此道也。位育全脩。修道之全體大用也。原一路滾將出來。何必支離訓詁。破裂章旨爲耶。

又問致曲曲字。還是一偏否。先生曰。不然。求誠之道。如溯河而尋源。要從初一曲處。便見得源頭活水。又

此卷講錄

卷九

六

問能有誠。先生曰。是曲之能有誠。不是致曲後能有誠。子思子原要誠之的人。莫忽畧曲處。故將曲字中。指出誠之全體。一滾說到至誠能化。都在曲中。安得不致致之云者。卽所云擇善而固執之也。所謂明善也。說得曲字痛快。便見得致字是緊切功夫。豈一偏云乎。

又問誠者自成也。有云單指成已仁也。說是否。先生曰。不然。仁知原是拆不開的。若使拆得開。便不該說合外內之道。且所云自成者。蓋謂誠原物之終始不

誠便無物。到得終始萬物。纔叫得箇誠者。而究竟與物無干涉。只完成得個自家性分中事。只完成得個自己率性之事。

又問時措之宜。是成物否。先生曰。不然。時宜是成物。措的是誰。人只會看時宜。却不會看時措。

又問尊德性一節。有云每句上截是尊德性。下截是道問學者。有云每句實字是德性。虛字是尊德性者。還是如何。先生曰。只爲如此破裂。所以起朱陸之異同。天下有除却德性。再可談問學者。有除却道問學。

此卷講錄

卷九

七

再可云尊德性者。合尊德性五句。總是個修德凝道。又問鄙夫章。如謂知是真覺。應自然有的。何謂無知。是情識。凡人未觸境時。亦自寂然。何獨夫子。既喚做鄙夫。畢竟是沒學問的。沒學問的空。只叫做空疎之空。怎當得虛明之空。既然叩竭。卽是誨人不倦。言者有許多機鋒。聽者有許多領悟。所謂成物知也。大學教人致知。夫子反辭了知的名色。未知何意。愚意此章雖爲聰明人下一鍼砭。其語頗近于禪定。先生曰。若將知作真覺。便不得執以爲有。何也。真覺如明鏡。

止水物來則現。然只須川着他時。便將水鏡高懸。若使用不着時。常懸在座。則寶鏡未免生塵。止水亦來塵垢。故真覺不能寂然。便落在情識處去。賢友之疑。一在把真覺認作實有的。未免看灰然了。一在把鄙夫看做沒學問的。不知天地間。一肚皮學問。不能徹見本源。啟口庸聲。便覺粗鄙。若當做沒學問人。賢友何以又云聽者有許多領悟。天下豈有沒學問人。能領悟言下者。一在將空空如也。屬在鄙夫身上。此句原領着我字。蓋夫子自言鄙夫來問我時。我此中空

此菴講錄

卷九

子

空的。原沒有一些成見。只就他問處。叩其發問之端。本末兼舉。將他胸中所疑所據。極薄得乾乾淨淨。只有替鄙夫解去疑惑。作減擔法。別無一些機智。替鄙夫加益聰明。作添擔法也。到得問者已去。此中仍是空空的。如外物照徹。鏡臺便爾撒却。渣滓既淨。止水亦當棄捐。何得又使明鏡止水。常常高懸。以待再來照用也哉。學者全體大用。不能以前只爲將真覺兩字。認作實有。初起還有澄湛之意。久之久之。便成物染。而猶曰我有真覺。不怕物交。不知早已認賊作子。

所以大學教人。致知功夫。只在格物。說到格物。這知亦是物。豈得據以爲有耶。此吾夫子直將鏡臺拆倒。與人說面相見。故天下學者。莫誤執聰明以爲已事。與禪定全不相干。豈曰。毫釐之差已也。

又問。莫我知一章。聖人每勸人近裡着已。却屢把名心排人。如四十五十而無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與避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意若相反。卽說到自家身上。既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公案。何爲又有莫知之嘆。待子貢探取。若謂學問無

此菴講錄

卷九

主

人領會。當時顏魯之徒。亦儘窺視堂奧。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豈可抹煞。若謂世莫宗子。又未免從君相發軔。春秋世界。如何可以責備。且天既知之。何以不伸其志。而又云不怨。曰不怨者。處于可怨之地。而特安然受之者也。知我之天。聖人恰從何處見得。先生曰。此是夫子極得意語。原是自陳學問進事。與川世全沒干涉。大聖人做學問。無論泛泛人。知不到這裡。就使顏魯之徒。相隔一閭。未到這田地。亦豈能知得就裡。所以喟然發歎。子貢問到爲處。如夫子何

爲之爲。說到這裡。一派天機。正可自喻。且說向人得
的。只好把君子下學生達之功。當作自家傳神寫照。
閒閒指點一句。非從閒達起見。今人只爲此二句看
不了做。遂將莫我知。當作慨然語。自宋儒塵埋至今。
不特吾友也。若在賢友分中。只須在自己身上。打笑
平日所學何事。還是下學得去否。還自上達得去否。
如此體勘。便覺得通體汗下。何暇去怨尤。久之久之。
自然天機呈露。有夷然自失。雖然自得之妙。纔知道
種學問。非個中人。不易求知已也。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又問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第二句似
卽一陰一陽之謂道矣。性何以不言理。而單指虛與
氣。人心惻隱四端俱備。何以獨指知覺。下一合字與
字。殊覺揣摩費力。先生曰。太虛氣化。豈是沒理的物
事。虛與氣。全賴理周流。言虛氣。便指此理。非此外更
有別理。知覺者。蓋指此性。湛然發光處。非四端中知
字。原俱說得去。渠原不落揣摩。但說得費力。二程亦
常謂。張子厚除却西銘。餘說俱覺吃力。繼不若子思

子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孟夫子盡其心者。知
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說得渾然。合虛與氣。在合
時看。蓋天人相繼之一刻也。合性與知覺。在合前看。
蓋繼善成性之初體也。

李萬成問盡心心字。還兼真妄說否。盡字功夫。似還
在下文存養處。先生曰。此心字。全不落真妄。蓋指當
人最初一點。繼善成性之體。功夫全在此。從此以下
並用不得功夫。存養兩字。與盡字比較一看。便知存
養是着不得功夫的。盡字是苦境。存養是甘境。學者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如欲講求。且莫管他如何盡。如何存養。先將心性兩
字。看得七穿八穴。便有入手處。又問如從心所欲。與
復其見天地之心。這個心字。却是如何。先生曰。達賢
友此言。則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俱有三箇
心字。何也。句中兩個心字。不消說是一個心。欲處見
處。不又是一個心。從處復處。豈不又是一心乎。將以
何者爲最初繼善之體。一座愕然。先生曰。此處只須
自己去會。又曰。今人不解將復字斷了讀。不知其見
天地之心乎。一句。是贊復之爲道。將見字如何說得

去。

李萬咸問孟子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從前俱主持志其看下文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似乎無暴其氣更是緊切且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註云。進這可字尚有未盡之辭。果否。先生曰。信然。其可者。以甚其不可也。不可處易明。可而不可處。不易明。故下文反覆以明之。萬咸未達。先生曰。賢友莫將暴字錯會否。此字非暴戾暴棄之暴。吳价仲曰。毋乃作表暴暴字看乎。先生曰。引告子一段。只有言字心字氣字。却無志字。孟

此卷講錄

卷九

言

夫子補出志字來。蓋為心不可見。心之所之處却可見。所謂志也。看志處。便認得自心。將謂由用索體也。吾人周身之中。皆是此氣流行布濩。此氣一處不到。體便不克。既謂之氣。便易發揚于外。一味任他發洩。則克周之力量便減。豈能塞天地而配道義。其所以易于發揚向外者。只為心之所之處。持守不定。故便落入意氣血氣一邊。而反為動心之具。此二句中。已明明逗洩出養浩然之氣。故因丑一問。而隨即發明之。學者只須會天地于一已。天地與我同體。塞乎天

地。纔完得個體之克。

顧質夫問聖賢標義。如誠偽善惡。判然明白。不可移易。而忍字獨有二解。一曰容忍。一曰殘忍。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個心。一個不忍。喚作容忍。又喚作殘忍。橫立名色。何所適從。先生曰。學者若真正作工夫。只須尋着本源。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孔孟教人。只是個仁字。至于義字。原是仁字的註脚。其善於揮仁字者。無過不忍人之心一句。認得此句真。便是萬善同歸之極。賢友不看此句中心字。乃諄諄向忍

此卷講錄

卷九

言

字分別。是訓詁字義。非學問語也。既云只一個心。則不得復求之心外。不忍人之心。體也。自此一心。散為應事接物之千萬億心。則用也。豈得以解釋文義之語。為強立名色乎。顧質夫問口之於味也。全章以嗜欲論性。近于告子食色之說。以五常論命。却于顯然中。說到玄遠處。子性命合一之旨。極費尋思。先生曰。此正是性命合一之旨。首節本文。原說君子不謂性也。賢友乃曰以嗜欲論性。次節原說君子不謂命也。賢友乃曰以五常

論命。皆由不善看上文性也。命也兩字。其所云性也。命也。乃指當時不知性者。妄將嗜欲認以為性。五常認以為命。而不知嗜欲是事。則屬天命。以後氣稟落。在當人之身。已非天命時本來面目。五常之理。乘于降受之時。屬繼善成性之事。雖在人倫日用邊。却處處可認天命之本體。此原是性命合一之真肯。而人乃妄為分屬。賢友猶作此解乎。

曹木忻問。蓋聞道之在天下也。未嘗息。故斯道將晦。天必生一人以倡明之。今榮遭遇其時。而著疑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不則。無以進德修業。是自棄也。謹不揣愚昧。敬求為學之方。周子關主靜之旨。程子有靜亦定。動亦定之說。王陽明傳習錄中。發明詳矣。榮從事有年。靜中稍有端倪。及至事來。又多雜亂。將欲却動乎。是自陷于寂滅也。將欲于動處用功乎。又恐愈求愈遠。失之支離也。以此未知把握。

先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與從靜中養出端倪。不是撮在一處。圖圖看得。主靜之說。蓋以五性在形生神發之後。善惡分。萬事出。都涉

在動處。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在動處。靜不是一味在靜地裡坐也。故程子曰。靜而靜也。動亦靜也。至于靜中養出端倪。則專在靜處做。此處如何下得工夫。却妙在看個養字。假使養得將來。亦只是個端倪。却不是全體。故先儒亦每疑此言未盡善。其實不知立言之旨。專妙在端倪二字。孟子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認得直字。便會得無害。認得無害。便知道擴克。知得擴克。便知道端倪就是全體。只將孟夫子兩語。去看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此句。何得謂之不盡善。賢友靜中稍有端倪。却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所以動處又多雜亂也。然自有不雜亂者在。賢友只存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者。主者。是何物。從靜中養出端倪。養者。又是何物。認得此個物事親切。自知道形生神發。自有不隨動感者在。此個端倪。不待擴克。自然不為動感所亂。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也。賢友只覩到此。自曉得程子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之說。而後可與談主靜。

伏承指示擴克二字。便見千聖真傳。蓋善端在人

本兼四海以爲量。然非致力擴克。善端亦恐滅息了。卽此指示用工。更自頓撲不破。竊以周子主靜。靜卽是本體。此與人生而靜。靜字一般。工夫全在無欲。故曰。無欲故靜。然學者合下。恐不能便無。終當從持敬做起。不知是否。

先生曰。靜卽是本體。是矣。然欲以靜爲本體。主靜者。却是何物。豈非本體之中。又有本體乎。人生而靜。非謂人生下來原是靜。若曰此時是靜。將謂未生以前是動乎。此一句。蓋指人生以後。處處都攝入動感一

此卷講錄

卷九

美

邊。若使人生而靜。則與天爲徒矣。非以靜爲本體。而曰人生而靜也。故後儒謂還共人生而靜之初。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上字初字。然有義謂。至于無欲二字。又有說在。周子曰。學聖之要在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非謂無欲故靜也。無欲亦非見可欲而不欲。人生而後。目與欲爲應緣。那得無欲。豈惟合下不能無欲。卽使工夫純熟的人。要得無欲。除非逃身世外。豈是聖賢本領。只須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蓋以此中原是淡淡漠漠的。處一切事。都

是行雲流水。故曰靜虛。因應將去。自然時措得宜。故曰動直。此乃學聖之事。皆在本體未做時。求洞見此本體。非謂無欲方能靜也。賢友只爲看一靜字。遺却主字。故多此疑。且多出持敬之義。若將主靜二字。合看得歷歷分明。自然不把靜字看到無欲上。而思從持敬做起也。若以無欲言靜。是二氏所謂無欲以觀其妙。將靜字認作靜裸裸的。豈程子所云靜亦靜。動亦靜之義耶。昨言擴克。從賢友端倪上說起。非是以此盡爲極則。今言主靜者何物。是賢友喫緊要透過

此卷講錄

卷九

美

處。所謂先立乎其大也。明此之謂明善。

又問伏承指示。只要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策覺有入處。謹繫四語。真常卽在安緣中。借安修真。是聖功。識得太虛本無礙。淨雲去盡。月當空。

先生曰。此善是無聲無臭之體。但着一字。卽是聲臭。卽不得謂之至善。卽在喜怒哀樂既發之後。連真常二字。尚着不得。何況安緣。第一句若不掃除。將來必要認賊作子。第二句全落二氏。非吾儒真正見道語。

却難得賢友到這地步。然要真正作聖賢。真正窮絕。明到那極。則處處知吾道。不得毫釐有差。

又問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竊以陽明之意。謂未發以前。純粹至善。并無善之可言。此與吾師所言。此善原是無聲無臭的意思。相同。學者雖見無善二字。便恐墮入禪家佛性本空之說。非中庸明善之旨。其姚江立言宗旨。幸暢示之。

先生曰。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若有善之可名。便要此卷講錄 卷九 手

落在聲臭處。便要與惡相對。所以屬意之動。姚江直觀到此。故能暢言至此。此處豈不純粹。豈不列至處。吾儒見到這裡。所以顛撲不破。禪客一味顛頂說個佛性本空。既曰本空。何以又曰佛性。有這二字。早已不空。何若性善二字。爲明切簡易。絕不能個賢友能看。到此。將來必爲斯道振興絕學。便罷手不得。欲賢友將明善兩字。或作一箴。或賦一頌。或述一解來。却不可許犯前四禁。隨口道出。與前旨合一。方許賢友升堂入室。

方孝標問。玄成有志斯道。爲日已久。少讀四子之書。卽慨然慕其爲人。但不知工夫當從何處下手。每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不知如何方可令妄念不生。心境常樂。亦知妄念消。則心境自樂。然必尋着孔顏樂處。乃可令妄念不生。先後深淺之序。敢求指迷。先生曰。賢友可謂善告醫者以病矣。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可謂直陳無隱。其病源在曠覽二字。大儒做工夫在靜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中養不在靜中長。看靜中氣象。不是在靜中曠覽氣象。若是工夫。由你在靜中做。離了這一刻。管取一坐不得力。賢友謂妄念一生。毫無把柄。不知曠覽處。全是妄念。不是真心。其所云妄念。則又單指到人欲上去了。豈知一刻也不會離。並不知得靜字是何等光景。若止就閉門焚香。瞑目枯坐。總合着眼。便去曠覽。此處如採薪木。扳撥欣羨。一齊都上心來。全是妄念用事。豈曰我這刻用心在天理上。爲不妄耶。故知工夫未到這田地。便要妄想這田地的受用。是曰妄念。

非專指人欲爲妄也。說破這病根，便好下藥。即今賢友只在千動萬動中，去尋那不動者何物，在甚麼處，自然知得靜因靜動，亦靜傷花隨柳，吟風弄月，更覓什麼把柄，又從何處問孔顏樂處。

又問玄成病源，全在曠覽二字，不覺通身汗下。此真病源也。但玄成于此處，亦真有微見，非瞑目枯坐之謂也。間嘗或讀聖賢一字一句，或見高人一言一行，或觸事觸物，或初念轉念，渙然冰釋，浩然自得，及至日用，亦有時用得着，亦有時用不着，但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妄念一來，截然兩人。明知妄念，卽伏在靜中。但何法可使伏者潛消，而浩然渙然光景常在。吾師又云：只得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是何物，恐此一尋，又落曠覽窠臼。乞示實落下手工夫。

先生曰：學問先務，本尋不動者何物，求本也不動的。與尋那不動的，是一是二。此是實實體認之功，非同曠覽也。曠覽之心，游移踏達，尋則切近篤實矣。要知賢友讀處見處觸處，與初念轉念處，都是游移踏達，不是切近篤實。無怪處處都逐在未上，不在本上。處

處都想在用上，不在體上。聖賢學問，既得本，不愁未既得體，不愁用。千動萬動中，不動的，是體也。木也，尋着他，則本達矣。本達則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聖賢一字一句，與高人一言一行，何以使賢友渙然浩然，只爲他無一不善。賢友讀之見之，便能渙然浩然，則賢友與聖賢高人，同條共貫，截然處，是不切近篤實之故耳。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最切近，最篤實，自然妄念潛消矣。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曹木忻問大學格物，朱子以爲窮理。陽明云：心卽理也。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夫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者，將止求之于心耶。抑尚不遺物理耶。若不遺物理，則朱子之言爲無弊矣。倘止求之于心也，吾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也。

先生曰：聖賢立言，原極活潑潑地。儒者將作刻舟求劍，反看矣。然了。聖經原從物有木末上，歷數古人知先之學，直到致知，別無先着。就在有木有末處，格出個本來，爭先做起。所以再莫先于誠意。朱仲晦截斷誠意數者，而單言格物，故少不得說向窮理。王陽明

山他破綻。說個心卽是理。蓋謂從來無心外之理。若使理有可窮。則窮理者何物。豈非于心外取理。故子格其不正以歸正之說。總是各陳自家見地。下聖賢立言之旨。均未親切。吾賢又要坐在朱王兩儒理窟裡殺灰虎。豈能自出越格之見耶。惟有未句云。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爲極近裡着。將謂事物之理既明。便能知明處當耶。如今滿世界人。那一個不是自信得明事物之理的人。然誰是知明處當者。請問吾賢。明事物之理的是什麼。認得此個

此卷講錄

卷九

書

物事。將事物到前。都欺蔽他不得。更有何物理。道在他外。故曰。明此之謂明善。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

又問陽明教人。平日當好貨好色等根。一一追尋搜剔。以爲此藥可醫人病。竊疑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未發中冬一障也。念已起而始致搜剔之力。是又克伐怨欲之不行也。然則何道爲端本澄源之法。

先生曰。誠意只要毋自欺。說得絕妙。可惟世上人。那

一個不是好貨好色的。吾人十二時中。那一時不是好貨好色的。却說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多一障。一發將喜怒哀樂之未發。看得忒不濟。不知中庸此句書。是爲修道者發。是爲戒慎恐懼者發。是爲能中和位育者發。豈是平日並不會發修道之心。並未曾用戒慎恐懼之力。並不會講求中和位育之事。全全一個人。都在嗜慾戾賊中。而便容易講到未發時乎。刻刻先有此搜剔之一念。且搜剔得乾乾淨淨。纔能見得個未發的光景。管取你發出來。都是中節。夫

此卷講錄

卷九

書

是之謂端本。夫是之謂澄源。

又問聖人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本榮因此道未有所見。于一切文藝。皆以爲玩物喪志。不敢竟學。如此又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間本末先後。伏望指示。

先生曰。聖人爲弟子說。故先行于文。如今自己反觀。已非弟子時精神心術。一切知解。早已漸樂在文字一邊。所以玩物喪志。如今只將此四字。對治起來。作格物求志。還管你于一切文字中。認取本來一點至

善之體。夫是之謂學文。若曰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一念便障千古萬古。聖聖傳心之學。如今人一口兩快。談聖學則無理不通。作聖學文章。則無言不妙。議論聖賢。則無一着肯綮。放過。只爲他言之太文。平日只求言之極文。不知早已流入在文人邊。不復得爲學者矣。哀哉。

郝水滌問。吾心原自包括天地萬物。連吾身都在心中。如何宋儒倒說心要在腔子裡。且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在腔子中也。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或曰你錯認做血肉腔子了。若說血肉腔子。卽病狂喪心之人。不問其心自腔子中走將出來。某曰。這腔子却是甚麼事物。畢竟要着心在裡頭。

先生曰。大凡立言。要着人痛癢。將甚麼喚作腔子。余亦嘗有是言。今與吾友。却不是這等說。只問吾賢將什麼物事叫做心。吾賢又云。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會在腔子中。在中與不在中。都不必與賢辨。且說認取者是誰。又將誰喚作自家。便知明白的卽不是。

又問文求有莘之女。是王者真推術。桓問包茅之罪。是伯者假仁義。若說假的不是。聖人曾親口說他如其仁。若說真的是。不代文寬假。且內既有艷妾。如已。此女之進不進一也。設使當日先無如已。不進此女。則文必殺身。進此女。則紂必亡國。不知文正當日。于忠孝腔子中。却想出個甚麼法來。

先生曰。桓公行處。若盡說是假。夫子何以許其仁。若不是假。何以只成得個齊桓公。如其仁在事功上看。五霸假之也。在心術上看。不論事功。則治天下無術。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不論心術。則建事功亦無術。夫子作春秋。不得不取桓公。孟子明王道。不得不黜霸主。聖賢所處不同。時故作用亦不同道。文求有莘之女。原說太顛罔天之徒。文王未必知。如不肯信。只看羨里繫易。是何等安閒鎮靜。肯想到這段作用處。文之事紂。臣子之經也。太顛罔天之爲文。臣子之權也。權在聖賢。便與經合。在霸者用之。便是機械。故做聖賢學問的人。先要把自家安放得穩妥。而後舉動不錯。若論當日時事。進此女。文固不殺。不進此女。文亦不殺。何也。先師曰。天

生德于子。桓魋其如子何。進此女。紂囚于國。不進此女。紂亦亡國。何也。有文王而不能用。且必欲殺之。卽此便是亡國了。何待婦人。

又問孟子善學孔子者也。不知臣之事君如寇讎。這句話。從孔子何處得來。夫人一見寇讎。未有不手刃其頸。而後愉快者。若君父可爲仇讎。則龍逢比干。罔送性命。豈非千古痴漢。若說孟子激切言之。原欲悚動時王。然既是垂世立教的人。不怕後世藉此以爲口實乎。其中或別有一段道理。

此卷講錄

卷九

手

先生曰。宋儒云。孟子英氣太露。就在此處。若在夫子。則說得極渾厚了。須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道理。夫子說到源頭處。故能渾涵。孟子看到派繁處。故爲激烈。此亦在做聖賢者。立得脚跟何如。若是真聖賢。必在如字上有個分曉。只看他日論同姓之卿。異姓之卿。便是榜樣。若不能爲聖賢。便是莽操一流人。卽官員尚且做不得。而說聖賢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問云。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去明心。如何去見

性。如何便明了心。如何便見了性。

先生曰。吾賢此時。只該問盡心知性。如何倒去問明心見性。若問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卽今解作此問者。是甚麼物事。便從此處盡起。不留他纖毫餘力。自能豁地猛醒。看見他真正面目。豈是我替吾賢說得的。又問聖人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不必在飲水曲肱中。樂在其中矣。夫子却如何寫于飲水曲肱之下。富貴自然都是浮雲。何必待不義而後浮雲耶。這般說話。分明像個隱者的行徑了。

此卷講錄

卷九

手

先生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是直指性體。從此二句中。便可見得性字的面目。豈是樂一邊事。夫子上三句。原是對下二句說。會此。便知顏氏子之不改。及明道先生之吟風弄月而歸。先儒所以教人看孔顏樂處。若謂富貴自然是浮雲。將堯舜湯文。都要做巢由。嚴子陵輩方可。所以與隱者行徑分別處。正在不義二字。切莫錯會。又問如何是上三句對下二句說。先生曰。只看春秋時。那一個不是富貴中人。那一個富貴。是從義上來的。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都只是見了富貴。便忘了義。夫子心傷目擊。到此。所以慨然說道。蔬水曲肱。樂亦在中。何必不義而富且貴。猶之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博學。拘定要蔬水曲肱。單瓢陋巷。纔可非孔顏樂處耶。永滌口。這等說來。春秋時真不是人。先生曰。虧了孔孟救下千百世後多少人。漢儒只爲談氣節。不談學問。故生出莽操董卓一流人。唐人只爲談風雅。不談學問。故生出黃巢安祿山史思明一輩人。宋學大明。縱有秦檜。虛杞。亦不致如莽操之篡弒。安史之淫亂。明學再振。此卷講錄 卷九 聖

則並秦虛一種人。都不見。可見道學之有益于人。國。而能救千百世人心如此也。然則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子豈只爲自己一人憂也哉。

附宿筵佳話

愚過陳百史先生書齋。時陳彥升先生在庵。相與談及盡心章句。百史主文成。謂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伏羲不賦。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愚謂不然。越數日。復與彥升會于田心耕員外座次。同席者。霍魯齋。

侍御。余翼如吏部。愚謂彥升曰。日昨百史之說。何如。彥升曰。其不敢信。愚曰。此原是傳習錄中語。是文成偏處。其錯在謂性是心之體。遂以知爲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背却良知本來面目也。蓋由一時間者。突如其來。不免一絡索說將去。所以越說越倒在一處去了。霍魯齋曰。先生所言如何。愚曰。其則不然。只要先認得個心字。工夫只在個盡心。又曰。心如何盡。愚曰。只須到得知性知天。方纔了得盡心。彥升曰。可是盡得一分。便知得一分麼。愚

此卷講錄

卷九

聖

曰。不然。知得十分透徹。別無些子障蔽。纔叫得盡心。非一分分積得去的。若有一分不知。只是不曾盡心。彥升曰。觀文義。知其性也。知其天矣。口氣却不象這樣說。愚曰。正爲看此兩字文義。所以說工夫。只在盡心。蓋心是體。用得工夫的。所以云盡。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所以曰知。性者心之理。所謂萬善同一源也。卽文成之所謂良知也。盡心者。致此良知也。致此良知。便見這萬善同源的本來面目。所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至于天者。性所稟

賦之主。知性便知天矣。工夫到此。天人之路已明。心性本源既徹。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心到這時。純是一箇天理。別無一毫人欲夾雜。工夫到此。只須常常存此一心。非復向來辨真妄。做擇善固執的學問。而此理之具于心者。亦覺得許多生意。都溫養于其中。而原初之賦。我以此理者。亦即精誠昭格。無復敢背却稟賦時。一大父大母矣。金翼如曰。存字說得妙。但養字猶不豁然。愚曰。性不在心外。存處便是養處。譬如草木。春氣發生。却是一

此卷辭錄

卷九

聖

冬。伏陽之氣。養得他在。冬氣養物。亦何曾灌溉培養。但是知得他有生生不息之意。只須存在地裡。不用去戕賊他。便養住了。彥升曰。善。遂問立命之說。愚曰。心性天都是首節有的。惟命字是此節補出的。此孟子所以得子思之傳處。何也。此性統于心。却命于天。天把這性命與我。也要我立得住。此如天是個人主。命是個誥勅。性是個職掌。心却是個官。人主將這誥勅。付與作官者為職掌。也要那做官的。有力量。有操守。能見得做官的道理。十分

透亮。方纔立得個官方起。是誥勅雖命白朝廷。而予奪亦操自朝廷。我立不起。則命與我者。亦可削奪而去。我立得住。則命與我者。常操之。我非朝廷不能奪我的。由于我自己站得穩故耳。故曰立命。此書首尾責成于人。中間原本于天。首責成人者。盡心在我分中也。說到事天。豈不是把我分中事。推到天上。所以惡惡打轉在修身立命。仍舊責成于人。霍舉齋曰。善。却問云。何又說修身。又說夭壽。愚曰。心統性而承天。身却是心的郭郭。由盡而得

此卷辭錄

卷九

聖

知。由知而存養。以盡事天之學。統而謂之修身。言夭壽者。富貴貧賤。一切境遇。都是人打得過的。所最難打破者。惟此夭壽耳。此處不試。幾叫得知性。知天。幾叫得存養事天。且此試字。于命字更親切。不試兩字。于立命亦親切。彥升曰。俟者是等那夭壽來否。愚曰。不然。俟者。俟命也。修身者。居易也。即子思所云。居易以俟命也。象曰。善。是日。無政不嚴。別無戲論。俟人絃管。三次登壇。而三次擯斥。靜談。移燭。侍者不知其何說之辭。此愚在長安賓筵時。

第一段佳話故白筆之。

此卷書問

男觀徵錄

復常擊字 附來書

來書云。恭惟台臺。主盟斯道。重行濂洛關閩之風。柱不勝欣幸。謹因函諭。首辨二章。學而時習之。畢竟所學為何事。或本章君子二字。便是主意。既云朋來。又云人不知。或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且君子二字。屬在不愠下。豈悅樂與不愠。有二境。悅樂時。尚不得為君子乎。或不愠。纔是悅樂。學至悅樂如是。纔是君子。君子者。統學之終始而名之。

此卷書問 卷十

也。次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世間亦有不孝不弟之人。又何者。為孝弟之本。且孝弟亦為仁之本。如何說是為仁之本。或所為孝弟者。指最初之本。念而言。以別于五伯之假。正為首章學字。辨真偽。欲人為君子儒也。未審台臺以為何如。嗣容函質不一。

斯道不明久矣。得先生毅然自任。深為吾黨慶幸。不肖某頑鈍無知。乃亦承明問下及。足知先生求道之專。而真道之佳也。兩問具見苦心深趣。然亦不敢不

答。大凡看聖賢書。須看聖賢當年下語時光。若果吃力與學者指點處。則當吃力求之。若是開開指點。則亦以開開指點看之。卽如此二書。首章是夫子于爲學分中。開開指點。光景隨口道出。俱是天倪。不必擬定。以何二字爲主意。以何爲終。以何爲始。將夫子活潑潑地之句。看作死句也。至于孝弟爲仁之本。是有子喫緊爲人處。則當儘力搜求。得個爲仁之本。方能了此一段旨趣。故知兩章書。都是分疏不明的。只是先生于平日用力處。做到罷手不得。生惡可已。

此卷書問

卷十

二

時便知道自家悅處。便知道夫子悅處。原不我欺。天下知已無如友。友最難得。只如今日。先生與某未會時。曾有一段應求否。既會後。曾有一段相賞否。便知道自家樂處。便知道夫子樂處。亦不我欺。若云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又恐埋沒君子了。古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此處不能打破。便是聖凡機關。君子小人的界限。妙在不愠二字。全不與人干涉。亦不必拈合說樂。只將平日自得處。與不如意處。體驗我與與不愠。便是真正功夫。不向書本中求活

計也。今特爲先生註明。子曰二字。須是從夫子未開口前領取。學而時習之。少不得是穿衣吃飯遊事。不亦悅乎。只有自家耳煖時。是何光景。有則自遠方來。却是招致不得的。不亦樂乎。爲是招致不來。恰好握手道故。人不知而不愠。則人抱璞。必傷其足。不亦君子乎。豈非常情所難。如此看書。雖不能開發聖賢玄奧。然猶覺于夫子當日語。不甚着殺。成急。至于問所學何事。直須先生坐卧其中。始得。次章孝弟爲仁之本。原是極頂議論。而先生致疑于不孝不弟之人。又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何者爲孝弟之本。不知有子未開口以前。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要知天下最不孝不弟之人。原自有孝弟之性在。友其所爲不孝不弟者。卽盡其所爲能孝弟者。此處再要覓本是爲頭上安頭矣。先生又曰。孝弟亦爲仁之事。如何說爲仁之本。天下有無本之事乎。凡事無本。便與聖賢理道不親切。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有本。方是聖賢學問。只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便知道爲仁之本了。仁莫仁于堯舜。而道亦不外于孝弟。孝弟豈非

爲仁之本乎。妙哉先生之言。云指最初之本念。此念最初。還有不孝不弟時否。還有不仁時否。人只爲失却初念。所以與仁相去最遠。不失此念。便是仁體純備。故亦爲先生下一註脚。有子曰三字。須知他有多少。說不出口處。其爲人也。孝弟一句。千了百當。而好犯上者鮮矣。只是原來所無。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便覺天下恁的太平。君子務本。也只爲人是難爲的。本立而道生。此是立本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這是立本前一句。若此二句中。分不

此卷書問

卷十

出先後。只教道字仁字。都沒着落。先生以爲然否。

第二書

來書云。承教。極服台臺。近裡着功。汲引後學之至。意柱有請益者。理賢立教。不止爲放下立法。欲使學者洞徹本源。證修最上乘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原不是憾世語。後自解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中玄對。不但尋常人不能喻。即朋友知己。亦不能代爲喻也。如穿衣吃飯。其間酸鹹冷煖。斟酌加減。各有獨得之妙。別人不能知也。且其食煖衣。乃是食色

之性。中間別是非。辨理義。自己一段受用。別人不知也。如乞人不竹。行道之人弗受。其心豈非各有至安處。處齊求仁而得仁。悉是物也。若只以顯晦用舍言。知以寂守淡處。言君子。恐非聖賢精微之旨也。聖賢立教。如射之有的。匠之有規矩。使學者深造自得。似非但虛言光景也。但學者須要從真寔一念做起。然後學爲真學。朋友爲真朋友。並君子爲真君子。若起念不真。將假仁假義。忠孝節義之事。悉爲亂臣賊子之資。試觀五霸尊王。學非真

此卷書問

卷十

學也。據諸侯以伐諸侯。朋友非真朋友也。問鼎請隧。犯上作亂。莫此爲甚。若是真正忠孝之人。焉有如此舉動。故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此言。所以若假仁假義之罪也。君子務本。務其本來最真之念耳。孝弟之解本。猶忠恕之解一貫。有子與曾子同在。不即離間也。孝弟二字。不在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儀節上講。正指不學不慮本來最真之念而言也。本立而道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王者之事也。有子不直指孝弟爲本。先說個君子務本。後說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際最有斟酌。台堂云。有了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犯上不作亂乎。蓋孝弟之人。可不犯上作亂。不犯上不作亂之人。亦可孝弟。果何者是本也。可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指本來最初之念而言。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若不從本念辨別。并孝弟之事。亦有可棄

此卷書問

卷十

六

置者。何以教人立本乎。大學之道。明德盡之。明德之事。格物致知。總只要誠意。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可知所以爲仁矣。此可知所以爲學矣。物有本末。豈外是耶。下章巧言令色。鮮矣。仁仁字。正打轉上爲仁仁字。巧言令色。則非務本之爲矣。下章又樂之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忠信二字。正爲學之本。可見聖賢論學。反覆在真僞上辨別。不可不察也。其曰朋友。若應首章朋友意。曰傳不習。若應首章時習意。數

章合爲一書可也。總之柱之所疑者。爲孝弟止是爲仁中一事耳。凡事似不必由此爲推。且人亦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乎。特作前解。似可無疑。然不自知其舛謬也。容詰曰。面質。恐費裁答。拙作一册呈教。亦晰理之一端。

此卷書問

卷十

七

也。此語大得聖賢立教之本意。然要曉得本原在何處。最上一乘。作何證修。將以爲希奇玄奧。則證修無下手處。須知天下最上邊事。就在最下邊求。是爲原本。故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察乎天地。只在夫婦造端。所爲穿衣吃飯。遊事。先生亦便作穿衣吃飯遊事。無在乎其食。煖衣。將來作食色之性也。又寧肯看某于子曰二字之下。註夫子未開口時領取乎。只看未開口時領取。是最下人。能得否。還不是教人洞徹原本否。若曰食色之性。

爾中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只以食色之性教人矣。噫。此原是將吾人最玄最妙之事。打轉在布帛菽粟中。莫使人踏在空處。豈是虛言光景。若云深造。莫深于此。若云真實。莫真于此。可知道古來忠孝節義別人看作希奇。所以做不出。爲做不出來。却去假仁假義。聖賢分中。只看做布帛菽粟。如穿衣吃飯一般。所以順逆奇正。都是忠孝節義。與假借者不同。君子務本。正務此耳。若不在立身行己。日用飲食。起心動念處用功。都是務末。非務本也。可知除却

此卷書問

卷十

八

問安視膳。徐行後長。別無不學不慮。本來面目。老先生將謂周文王之問視。子與氏之後徐。都是學慮後事。平除却眼前問視後徐。最真最篤。最發不自覺不自持之一念。而別尋本來最初。是合河源而問水。合脚下信步踏將去。而問天地河山也。豈自平白通之謂哉。而先生又云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不犯上作亂。是先生將犯上作亂。與不孝不弟。看作兩項人矣。人只爲看輕了不孝不弟之罪。犯亂無不可爲。犯亂之姪。從不孝不弟上來。故有子。

他本來最初曰其爲人也。孝弟正是教他莫犯亂耳。故某丁有子曰。下注云。有多少說不出口也。至手人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且無論不見父兄是時勢。親見父兄是情氣。只須爲仁自若。便是時時與父兄對面了。若云爲仁不得力于父兄。不敢得罪于父兄矣。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不幾于又把孝弟二字。作等閒看乎。某不敢執已見以問朱陸之異同。惟先生教之誨之可耳。

第三書

此卷書問

卷十

九

來書云。敬復穿云。吃。便是無上道理。此台臺絕頂語。前只因台註耳。緩時。是何光景。所以補出。是非一段說話。正如台教所爲知味也。今承台臺暢發。已無判義矣。至子曰二字。從未開口領取。畢竟學問甚麼。是者言學。非者亦言學。真者言學。偽者亦言學。所悅所樂。亦皆不同。柱恐問說箇光景。無以清學問之源也。故指出君子二字。以見聖人欲人爲君子儒也。正與台教相關。發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卽是不學不慮。本來面目。此亦台臺絕

頂語。但王莽謙恭下士，併徐行後長，亦可假也。所以某補出不學不慮，本來最初一段說話，苦緝黑如周文王，則視時問安，亦即不學不慮矣。此與台於亦非相背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孝弟不犯上不作亂，悉是此中分立名色。中庸曰大德敦化，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皆未嘗以本字專屬孝弟。子思與有子豈有背謬，然究到真切處，即孝弟是本矣。故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某之意原只在學問真偽上論，非將

此卷書問

卷十

十

幸弟二字，作等閒看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先生用心之苦，見道之捷，故能心心相印，悉拜高明矣。辨是非別真偽，只是弘獎斯道，非體備斯道要知是非真偽，非是徒以聖賢言句，辨晰得明的，只須我做到極是處，極真處，非者偽者，自然來混淆不得。只看荷楊豈能混孟子乎？任他非者偽者，亦言學終是非，終是偽，他做到沒意思處，自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若謂我做工夫，辨得明，方纔行得正，可知放下功夫，且去分別，恐無許多閒氣力耳。所謂問問說個

光景，正要人在閒處討消息，方得夫子活潑潑地之意，須知此個閒問，豈是等閒。此個光景，豈是光影，十分真，萬分是，乃有此也。君子是指點德成之名，只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則知君子二字，豈是極則而便足以盡時習之學耶？若認定此二字，恐便開偽君子以優孟衣冠矣。王莽謙恭，是學處之敗壞，豈能假不學不慮之天良，然究竟敗露，亦安見其能假也哉。此賢言大德，言大本，各以一時之言，立一時之教，聖聖不必相緣，人人不必相襲，若

此卷書問

卷十

十

必欲拈合一處，非附會，則強紐矣。知得究竟真切，不外孝弟，又何必旁引曲諭之爲，即今孝弟大木大德，都不問，請問老先生，如何是道，並吾字一字貫字以字之字，都不問，恭欲老先生說自家的，不必辭夫子的也，幸不吝珠玉爲懇。

第四書

來書云：嚮其立雪馮門，馮先生惓惓于友天下，善士之語，今某幸住京師，恭遇台臺，孝弟守先，知覺啟後，即其見諸吐談者，無非返視着功，魚魚着象。

機倪隱躍。令人遊活潑之天。此真洙泗之真傳。而程朱之正印也。卽此而允宜。豈曰友之云乎。昨某恭叩。且將有所請益。值台臺公出。未能面質。耐容領教。茲先有陳者。學問一途。質疑辨難。唐虞君臣。不廢吁咷。鄒魯師弟。略無寬假。帝欲用威。而禹曰。俞哉。夫子先正名。而子路以謂有是哉。子之迂。君臣師弟之間。畧不含疑如此。馮少墟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蓋貴其疑之可悟。亦貴其疑之能問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又曰。起予者商也。曰。助曰。

此卷書圖

卷十

七

起。悉從疑難而得名者也。某不能有所悟。時每有所疑。其于台臺之教。不能當下。了徹。非敢逞爲辨難也。昔告子與孟子。及復辨論。後世多言告子之非。然告子原是學問中人。意主求益。亦非好辨也。惟台臺不吝提撕。開明聖學。俾某在京師。日就月將。不負馮先生風教。此亦千古一時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來教。深感先生同志虛懷。所爲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者。况以奉教于少墟先輩。則首論必有師承。僕敢不

傾心以聽。其所以不敢深言者。一師授受。各有淺深。一理孤行。各成見地。宋陸同異。本自無心。門下悞傳。遂成水火。况僕寡聞孤陋。不能窺見先聖之一般。敢以此滋論議。哉。如必不能以心心默喻。卽請得就先生之教而進之。少墟曰。吾斯之未能疑。此語絕妙。學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漆雕開此句。總是一個疑字。而少墟曰。未能疑。則更進一步矣。僕有所商者。漆雕當日是疑斯。少墟當年亦未能疑斯。只此一個斯字。便是千古疑團。前後兩賢。俱從此個疑團。

此卷書圖

卷十

七

中。猛着精采。非泛泛在章句中。尋摘辨別也。一切章句。皆以發明此疑。學者更要于發明疑團上。更起疑惑。則疑將何時而已乎。先生前書云。聖賢教人。在源本上。可見今日之疑。就該在源本上。疑只須少墟之所謂。未能疑者。極起疑情。看他之謂斯。指個什麼。如此疑他。十日半月。一旦豁然。將使從古聖賢書。橫說豎說。無處不可了。把別人辨的爭的。都拿來作一處用。如大冶銷金。一入紅爐。高者低者。莫不鎔成足色。而豈必更于爐冶中檢別也哉。是何也。蓋以聖賢

著書各人說到足色處。學者看書。也有見得十分的。也有見得七八分的。也有超出古人言句外。所謂超格的。卽如一個題目。十人作文。十出其見。卽以一人前後數次幾首。亦將數出其見。非執一以到底也。至于源木之地。則東西南北。有聖人出。此心此理。莫不皆同。告子之與孟子。辨性。蓋辨此心此理。非辨六經也。若使先生不鄙僕爲妄談無忌之人。只將少虛之所謂斯。宋儒之所謂此心此理。一派疑去。不妨千百其間。以求互相發明。僕敢不凜凜哉。

此菴書問

卷十

十四

復陳念善 附來書

來書云。門人陳協臆見開口不是。不如不說。與其不說。不如不見。與其不見。何如不生。然歟。否歟。老師明示之。

此事須是見得真。說得着。生趣滿前。方喚作真消息。若如先生之言。只是要從開口處。一刀截定。使生意枯槁便了。豈有是理乎。

第二書

來書云。打破識情。渾淪一氣。或物或我。茫無比類。

一掬六合。千古瞬息。花落鳥啼。萬事俱備。本末終始。歸之太極。

此菴書問

卷十

十五

物。故夫子曰。默而識之。原不似作禪學者。認作根塵中。分別和合之物也。且云。或物或我。茫無比類。須知萬物皆備于我。若認作是物。連天地也是物。何況于我。認作是我。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開闢以前。既開以後。何物非我。豈得曰茫無比類乎。又曰。一掬千古。六合瞬息。此時六合千古。瞬息都不問。只問先生如何。是一掬。此處見得破。管教六合千古。都在瞬息間。若少有沉吟。終是將口去說理。至于花落鳥啼。萬事俱備。請問花未開。鳥未啼時。這萬事在那里。若曰本

未終始歸之太極。此處便極要清楚。須是先生趁此精神。努力前進。到了如水如石。沒開口處。自然親見聖賢是我。不假外求。而所云萬事俱備之物。真正措不成。畫不就也。故曰識情原不得虛舟。物我從教自在遊。覷破那些名一掬。鳥啼花落總悠悠。又曰。太極從何浪得名。強將花鳥說幽情。佳人別有無情淚。對鏡分明寫不成。

第三書

次承老師之教。日夜思維。食寢俱廢。茫無所得。從

此卷書問

卷十

去

前思路愈覺塞矣。但于隨時隨事。俱增愧恨。遇人遇物。到處淒涼。或者此是識見愚下。再無明透日子也。老師何以教之。

先生用意之專。用功之苦。此段光景。正自難得。但所爲食寢俱廢。原自未廢在。且不必廢也。茫無所得。只是乾淨。夫子曰空空如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到得盡頭時。自如此個消息。從前思路愈覺塞矣。塞得極妙。其病其能通氣也。識見只爲忒高。所以明透轉難耳。如此苦心。其只以一語斷定。曰日夜思維即

不是。老先生久久當自得之。

答宋玉叔

仁兄道器凝重。可以打點精神。振衰起廢。生浮塵二十餘年。無所表見。欲以螳螂之臂。奮當車輪。雖不敢望許魯齋言聽計從。爲斯文續命。然一念不敢忘却聖賢兩字。思能少竭頂踵。以補此半生過失。知下堂之婦。縱末路可觀。已非完璧。倘亦時人所云善補道者乎。此副擔子。非獨力所能任。計惟仁兄。可以少分東曲。若能自許孟晉。則生與足下。實爲斯道骨肉。不

此卷書問

卷十

去

僅僅世緣中。一日知己已也。拳切拳切。

復呂見齋附來書

問大極無極之說。學者尊之如蒼龜。然及陽明有無善無惡句。遂起後人多少貶駁。只因語同告子。二三學者。偶論及此。皆若驚走。不敢信從。近嘗自泰勘。亦不無疑議。將謂陽明非耶。不知與無極何異。將謂陽明是耶。不知與告子何殊。此處關係學脈匪渺。敢請暢發。俾萬世宗向。

先生留心最久。故別無泛問。僕二三年來。求一善問者不多得。以其開口。非分別。則膠執已見。縱有所問。其不親切。夫學者尚論。所以定宗。除却大聖人。執兩用中以降。卽是大賢。少不得亦有些習氣。此是聖賢毫釐之差。所謂相隔一間。卽如無極而大極。肇自周子。演于二程。發明于考亭。後因象山與考亭書。蓋因陸子壽曾以太極圖說。非周子之書。卽使出自周子。亦必定非明道以後之說。考亭不謂然。象山深是其說。此處便當着眼。何也。象山平日學問。較考亭爲得

此卷書問

卷十

六

其宗。故考亭晚年悟道。亦自悔從前支離。至欲服執子壽之論。而以無極爲樞機。則象山習氣之未除也。如云古無無極字。劈空立出。則爲杜撰。伏羲畫易。文王繫辭。亦並無太極字。太極二字。起于吾夫子。則夫子亦爲杜撰乎。夫子太極二字。是由六十四卦。迺至乾坤父母。從乾坤兩卦。迺至一畫未有以前。故立太極名色。周子又從太極源水。迺到言語不可形狀處。立个無極。此處真是萬聖同源。萬理同會。至當而不可易。至大而不可名。一毫善也着不得。何況不善。陽

明觀到此。所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當時不在道中人。不曾深入姚江堂奧。並不曾全領姚江宗旨。止是道聽塗說。聞得姚江有無善無惡之論。遂羣訛爲異端。抑曾少知陽明無善無惡之語。爲直觀到性善本源而立論哉。如謂此言之不然也。曾記姚江因薛侃去花間草。便及善惡兩字。侃曰。然則無善無惡乎。陽明日。無善無惡者。理之能。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段具在語錄。學者知此。則知告子之所謂無善無惡者。落在濛濛蕩蕩一

此卷書問

卷十

九

邊。陽明之所謂無善無惡者。却站在萬善同歸。並無一善可建之地。豈告子善惡混之義哉。

報金豈凡

先生眼明見定。于諸人開筆處。輒能指畫了了。不惟提獎不肖。亦且羽翼斯道。並喚醒今日人心。有功不淺。拙錄俱一時信口妄談。不假思索。差謬儘多。先生當大賜評駁。毋使人謂先生輕輕放過不肖。不能力反之歸正。思過半矣。切切。

與陳百史

今日病少愈。接金肯凡先生序言。捧讀一過。二豎遠遁。古人微愈頭風。信不誣矣。豈凡持論之高。寓意之遠。出筆之快。誠爲斯道中極暢快。極高真文字。先生留心正學。蓋復有年。語云。學必講而後明。先生會輒津津。別輒默默。使後有作者。謂先生輕輕放過。僕猶可言也。謂先生在此。不能昌明正道。使僕狂吐狐涎。而不一改正。不于斯道有礙乎。從來講學分中。不嫌同異。但求同異中。各無我耳。陸子靜云。彼間無考亭。此間無象山。非乎。又云。今日真實究明此理者。惟吾

此卷書開

卷十

子

與朱仲晦二人而已。相許如此。而相駁甚切。則知古人求學之公矣。僕不敢望先生標榜以濟僕之難。實望先生明辨以留鄙魯一脈于今日天壤間。僕亦不敢謂姚江以後。當續一燈。第惟恐姚江學問。從今日世界一斬。皆我輩之罪也。先生以爲何如。

上林任先先生

手教中見先生入山受用。誠哉放下世緣。靜修白業。但計統迨隨先生。十有餘年。既不能步後塵。以買山。又不能望急流而勇退。飲乳辜恩。不覺涕零如雨。此

身業已如此。蓋不得不立必爲聖賢之志。日進成均。多士。講習討論。恭朱陸之異同。拯瀛維之未墜。示人以自求本心。明自性本善。一年講論。諸生記註。將可成編。實不敢望許魯察之如此。而後吾道可行。亦欲竭此一副精神。代鄒魯闢場。莫謂斯道自今日遂斬也。統行實踈落。未必如高冠古服。可式後生。然存得幾句說語。使後有作者。于千萬罪之身。竟微功于斯道。統卽以膚髮受千百載之非刺。所不惜矣。至于先生燃慧炬于空山。寄烟霞于象外。直當把承當斯

此卷書開

卷十

子

道四字。拋落坑塹。並把從前理會得到。眼前有願未成。都看作夢裡。一總勾却。不復起。儘作龜日。向水流花謝處。吟風弄月而歸。在俗眼視之。名爲投閒。在吾道觀之。實爲明哲。譬之簪籠形羽。一脫繩索。則當高舉。如其飛之鴻。使弋者無所慕。若箭欲營鳩之巢。滿梁之翼。日我實有願。終須一成。恐弋者之張羅而置且也。

復王雲岡 附來書

無端而起一念。思禪宗非一意寂滅。必有下手工

夫偶于禪堂內。知天下有所謂覺浪和尚者。越
一日。在百史老師座上。譚及南中人物。因知覺浪
見在金陵。無意之言。曠世之逢。深幸此中似有夙
緣。百史老師。因暢言聖教禪宗。原是一理。今日以
聖道爲己任。惟老年臺一人。仰出千札以示。正欲
竭誠北面。尚苦世緣糾纏。殊少一棒。承雅召。正是
僕主之期。懇老年臺勿以俗障待弟。容弟放下俗
緣。清心領教。家常茶飯。勝設嘉筵。萬矣勿勿。九
頓。不盡欲陳。

此卷書商

卷十

圭

聖教禪宗。雖云一理。却有微細差別。無論兩家。微有
差別。卽聖教亦有聖教之差別。禪宗亦有禪宗之差
別。吾儒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彼亦曰。程繁心易曉。
差別智難明。此處檢辨不出。如何能使千岐萬派。統
歸于一。百史先生。接引苦心。樂云一理。若欲悉心究
論。正有不容草草處。此處檢辨。便有下手工夫。不須
向人喉下討氣。夫儒與釋。各爲其人。不聞爲釋子者。
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學儒。向理學先生處借徑。而
儒者却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參禪。有所謂某和尚

者。聞其居址所在。遂爾慶幸。爲夙緣。亦又何也。要知
吾儒但苦世緣糾纏。思何善知識。邊乞棒。抑知大善
知識。與人賓主相見時。別無奇特。只是當下一棒。却
不知吾儒中。亦有四方八面來。打盡天下人手段。人
自不肯乞求耳。今試畧施一問。卽如來書云。無端而
起一念。此念從何處起。卽今此念落在何處。若云爲
禪宗而起。起處卽不是。爲俗緣放不下而起。連這一
念。早是俗緣。若云此念落在覺浪處。覺浪替先生做
不得工夫。若云不落在覺浪處。好好一個王雪困。却
不得工夫。若云不落在覺浪處。好好一個王雪困。却

此卷書商

卷十

圭

爲耳邊聽得一個覺浪。早被他回頭展腦。若欲放下。
連此念先放下。若云放不下。又早是添一放不下的
了。故向先生大敲一問曰。一念不起時如何。請道請
道。此處道得。覺浪就在先生耳目之前。若道不得。卽
飽奈覺浪禪堂。終不能替先生開口。先生還以爲棒
頭。非棒耶。天地間。惟真正聖學。能涵蓋一切禪宗。若
問真正禪宗。却不曾于吾儒明善之外。別談希有。先
生見覺浪後。自能知之。不待僕饒舌也。
復探北海附來書

適發金豈老語錄序。始知老先生已刻有成書。乞賜教以醒憤憤。因憶萬曆中。長安有首善書院。諸前輩每次會講。輒以問答語。付之刷刻。一時士風翕然宗之。當此大道榛蕪。一番提唱。其可少耶。望老先生無多讓也。恙中手法。不能悉語不盡。

僕薄德。未嘗學問。雖平日揣摩諸先輩語錄。亦多私見附會。不能直透源本。偶以職在教育。遂不揣狂惑。與諸生妄爲論畧。亦止可爲學究之言。非于羽翼有窺也。金豈凡先生。輒爲序說。僕亦不敢災水。但繕錄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一稿。存之案頭。可刊與否。必須論定後。商之同人。方可問世。至于首善書院。則從前先生。或有氣節已經著明。操履別無滲漏。而二三同志。又相與昌明唱和。故能使上風翕然。僕則大節已無足觀。操履復難信。世雖自欠不敢昧善。不敢自欺。畢竟和光處多。介石處少。信人不過。豈能使人不議而宗。但得裁其說于楮中。後有修明。庶幾再振。老先生素履動衆。今世之所謂北斗泰山。肯不以僕言爲迂。容遲日錄稿求政。

與孫北海

日前得侍清塵。見先生天資高爽。有他人極力講求不明。而先生一口道破者。亦有他人極力領會不及。而先生直下了當者。足知先生非浮慕學語之流也。僕非敢故爲謙遜。弟恐此時不能得大信不疑。如先生輩。互相提獎耳。今之諱此不談者。惟恐以異學來論。僕則謂不談學。便能絕口不言耶。與其談學問外事。不若談學問內事。學問外必及之。人情事故。少有事。亦必在人情事故之中。學問內則必不暇及人情事故。卽有議論。亦必在人情事故之外。不然。則如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所云群居終日。飽食終日。又皆廢時失事者之爲矣。見不妨于異同。但要統異而求之同。此所以曰學必講而後明也。卽使門內執之甚堅。門外排之益力。則爲斯道受過。爲聖賢受過。不猶愈于爲功名富貴受過也哉。謹將拙錄一册。呈請教政。

再復王雪園 附來書

一旦置我于四堵牆中。覺心猿意馬。無從走出。先生教我矣。弟子受教矣。率成一贊。以見見地所見如此。願先生進而教之。附贊四禁語。這也不是那

也不是打破關頭。此處便是。

先生虛心下問，且決志勇猛。如此為學，誠不易得。但是學者做工夫，須是真積力久，纔能一旦豁然貫通。只如來札所云，以見見地所見，雖云為學先貴見地。為夫實實親見，只此一見真，別無見外見。今台教豈非見地是一見，所見又一見，見見地所見為更一見乎。弟恐此見不穩，離却閉目合眼時，被事物依舊攝去耳。台贊云：打破關頭，此處便是關頭。且擲打破，打破亦且放開。但不知先生將其麼地方，喚作此處。

此卷書問

卷十

五

必須說得親親切切始得工夫。到此最是難得，切不可中道而止也。望望。

答戴巖牽 附來書

人問陽明不睹問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問是工夫。意旨如何，請師開示。

此全體大用也。問者是未做工夫的人，却問工夫。避事。且如戒慎恐懼，不是木體。做工夫者是誰，不睹

不問，不是工夫。管取到這裡時，一塲混沌。若謂不睹問是本體，到得睹問時，本體安在哉。毫釐之差，實實如此。

與潘章宸

僕匏繫一身，日在長安道上。取宋與先朝諸大儒舊話，及後發明明善之旨，以續鄒魯一綫之未墜。士大夫卽未必盡然，而間有互相考訂者。僕亦不顧此時頭面，但覺得今日人心，益不可不令之知有此道耳。知罪俟之定論，僕亦不遑恤也。瞻切不盡。

此卷書問

卷十

五

與陳百史

前承先生大教，深佩指成之義。非不知子思子作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說起。如今教人，亦只宜從天命以後立說。何必更推到天命以前。其推論到此者，非教人逆推之。此身未受天命時，作荒唐之論。蓋欲人認取此心原不曾死，現前日用動靜云為之物，卽是將來承受天命之物。此物在而今，是自家本心。將來却去承受維皇降衷之性，豈不是此心在未命以前。人生何一時，何一刻，亂得喜怒哀樂識得未發時氣。

象便是中和位育根本。日用中未發之氣象，便是將來天未命以前之氣象。雖却未發而談未命幻也。雖却未命而未發，則是着在人上。非儒者盡人合天之學也。統當初此學，從夫子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處得來。又從孟夫子疾疢不貳，修身以俟。及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處得來。人只知死處是死，却不知生處是死。毋論殺色貨利，是耗損精神之大毒。只看此點虛靈不昧之體，能有幾何。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纔露得些子，却早又被皓之反覆。十二時中，將

此卷書問

卷十

夫

一點虛靈，役使得千頭萬緒，到得夜來，魂夢俱無所主。豈不是墮喪此心，向死處去也。所以孟夫子說存心，說盡心，說求放心，無非要人涵養此點虛靈，莫竭了他生意生理。所以曰，疢疢不貳，修身以俟，為立命之學。命賦于天，而却立之自我，豈非將此現前事天之心，看到將來承天之日乎。此之謂知生知死。方纔可以死。學者作工夫，須是時時刻刻，將箇死字放在眼前。到得死時，方能妥貼。曾氏子臨深履薄，在平

于安樂，統之立言教人，必欲本諸此者。蓋欲直指出眼前動靜云為之心，是死不了的。要人戒慎恐懼，極力修省，以為將來承受天命之美種。所以激發人憂患之一念。若曰何必推原到此。我只是從天命以後，守聖賢之學，立聖賢之志，便是真實學問。統恐未曾時刻提一死字在眼前，多少自命為聖賢，自許為舉動合乎天理，都暗被好勝好名之一念，欺瞞過去。到得臨窮反本，一場手忙脚亂，正如項羽仗劍自殺，而不免流連于虞姬，奸惡如曹瞞，弒君弒后，而賣履分

此卷書問

卷十

夫

吞作兒女子俗態，何也。皆為平日不曾體認一死字耳。或曾有問統者曰：人死後也有作禽獸時否。統荅曰：只看他生時作何等事。若作禽獸事，便要作禽獸。故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謂此說近于輪迴，不可聽以為是。彼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左右，只是死了後精神為聖，不入輪迴生死耳。不知統正要人做一箇死了後精神為聖，不然，原管及終。故知生處之說，原之于始，反之于終，終而復始，貞下而元，寒暑往來，晝夜通復，豈有死了不復生之心乎。

果爾便亦可生而不復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精氣爲物，必有以爲物者。至于游魂爲變，變之一字，豈有窮盡？豈有不變之物也哉？安得爲避他輪廻兩字，便將吾夫子知生知死及孟夫子修身以俟之學，不三復也。人平日學問，做不到精神爲聖處，少不得要落在變化之中，只觀人死，魂升而魄降，明明說下箇魂魄，明明說下箇升降，明明說了箇知鬼神之情狀，明明說了箇鬼神之德之盛爲誠之不可掩，安知二氏輪廻兩字，不反在吾夫子知生知死

此卷書圖 卷十 手

中看得去，爲別立一端之旨哉。二氏與吾夫子生同時，二氏之學却在吾夫子斯道大明，千有餘年之後，爲二氏之說者，都是讀過吾夫子剛定贊修諸書諸語之人。今之學者，舍却吾儒原有極高明極正大學之學不信，而父崇信其探玄取幽之言，一見其言之稍有相類者，却不討論其毫釐之差，而遂疑以爲是彼氏之說，毋怪乎學術之愈不明也。統只欲天下學者，知得現前此點虛靈不昧之心，是將來承受維天之命的源本，就在現前一切事一切物上戒之慎之。

跋

周程山而孔孟之大義復明，程氏四傳而有象山考亭二夫子嗣又數百餘年而姚江續其獨開致良知爲拔本塞源，是卽虞廷道心之傳，孔門求仁之旨也。末學支離或惓惓知識之辨，或疊疊虛寂爲宗，豈爲善繼其志者歟？吾師

此蒼先生崛起師承，默契道體，特拈明善爲指歸，其議論開闔雖絕不蹈襲前人，要之善卽不慮之良明，乃獨知之體，非有二也。木榮少賦蠢愚，長經憂慮，從

跋

事于文成之學，有年，幸從教習弟子後得承先生指授，用功恍然真見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廣大易簡而向之求道于杳冥之間，索理于事物之表者，固已陋矣。夫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固有之理非由外鑠，勿戕之賊之耳。愛敬之知與生俱在，在率之由之耳，道不遠人學，須自得持此以求姚江良知之有瞭然當也。持此以求象山所云先立其大者，考亭所云天命人心之本然，瞭然當也。更持此以求周子所云五常之本百行之

源程子所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瞭然常也蓋賢
賢廣大易簡之理于是乎在矣嗟乎道本且平人匪
著察心之精神是謂聖復其本心之謂學斯文未墜
來彥無窮聞斯言而感發者是且慕之也敬識敷
語以告我二三同志云

順治八年六月庚午門人黃岡曹木榮謹識

長二

此菴語錄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統虞撰統虞字孝緒武陵人前明崇禎癸未

進士入

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此書前二卷為成均語錄乃

官祭酒時與諸生講論者附原性或問學規三種

三卷至七卷為四書語錄八卷為萬壽官語錄末

二卷為此菴語錄以別乎成均萬壽官也其學廡

姚江而祖象山專持良知之說於朱子頗不能盡

合如記陸子靜鷺湖講喻義一章滿座為之揮淚

講畢朱晦菴長嘆以謝曰熹平生學問實實未嘗

看到此處其軒輊類多如此亦可謂深於門戶之

見者矣

答問二卷

〔清〕孫奇逢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

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歲寒居答

問二卷附錄一卷》提要

孫子遺書卷上

答問

甲午

問學庸語孟以何爲把柄曰分言之學而時習之孔子之把柄也在明明德曾子之把柄也天命之謂性子思之把柄也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把柄也合言之學也德也性也仁義也一也皆吾心之所具足而不容外求也仁也義也性之德也學則所以復性明德而葆其仁義者也學之功用大矣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有孔子之好學也

答問卷上

陽明良知之說著力在致字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良知方得出頭龍箝時而放下致字專言良知其究也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言不可不慎也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見良友切磋之益

問東昌謂聖人性其心釋氏心其性是明指心性爲二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原是一樁事似不容判然歧爲二也曰要看立言者之意儒釋發源所爭甚微故屢爲辨析雅恐學人誤入然其意卻活觀其言曰心統性情者也此際存心養性一而二二而一又不容毫釐之差豈判然歧爲二者哉執泥則到處成礙活潑則通體皆靈會得此

旨說一亦可說二亦可不會此旨說二不可說一亦不可
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
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
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教化學者不能有此大
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著
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
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
至簡之手

問中誠仁一而已五峰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此果收而三

答問卷上

二

耶曰聖賢之書隨處立說總於大旨不悖不使有流弊於
後世而已我輩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有時言二言五言
百言千有時言一正不可有執一之見五峰知言一書亦
有差失朱子謂此數句說得密

所貴乎學者當求其心之所安迹不必論邇來海內二三
學士致謹於其迹持論嚴不可犯所謂不知禮無以立迹
稍不謹則併其心而議之若曰磨不磷涅不淄此孔聖人
事子路大賢呼動色相告後世豈容輕借口

問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不知古
大聖大賢俱能易地皆然否曰是未可樂論也伯夷柳下

一陸一不恭斷不能相易如秦伯文王斷不為湯武之事
龍比亦不能為箕子之事平水土治稼穡教人倫典樂明
刑五臣亦不能相易而能而况其他行造其極之謂聖各
從其性之所近而登峰入微如金之足色正以不能相易
為絕詣也何必同同道者此心此理易地皆然其識趣才
情有相近者耳從來亦有一等人自謂無不可為到手成
者皆不達於此

問堯舜千古至聖一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一曰溫恭允
塞元德升聞何以有丹朱之傲與象之傲曰朱之傲不足
為堯病象之傲不足為舜病試想堯之教朱舜之愛象真

答問卷上

三

是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榜樣

問顏子於孔子一問未達何所指也曰孔與顏相視莫測
毫無隔礙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歿也曰天
喪予孔顏分明是一箇人其一問未達也顏子云歿之年
方當孔子而立之日到從心不踰矩未免微有安勉一是
全體皆仁一是其心三月不違仁亦祇分生熟之間而已
矣

學問不長進心為眼前看得沒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
手做工夫若真如饑而食渴而飲自然住足不得

孔子謂顏淵吾見其進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到七

十從心時祇是有了一手處無歇手處

問文山功名滅性忠孝勞生此語良是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方見其大所悟者何也曰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日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念庵文山知己

問有人焉明知其不妄然以禮義之心來欲借正人君子以作門面當何以應之曰以禮義之心應之而已矣渠即不妄而飾禮飾義之心即知是非之心轉移化導正賴菩提之手縱終不能化而憫人陷溺內省何疚轉一惡人

答問卷上

四

作善人此莫大之功德莫輕視之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同戒慎恐懼之時不知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

願天常生好人此仁厚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此悲惻之言也

王思與云此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而不動矣因憶放翁云杜陵大欠修行力小吏相欺尚動心靜修云誤人最是襄師德何如春生未睡前此處正好參看

問夢寐之間常多驚擾曰爾室有愧夢魂難寐此正戒懼之疏耳家食規力量夜夢驗工夫日宜三復

劉元德卧元龍於百尺樓上結無地之樓臺成千秋之寶主快哉斯語想見其人茅止生膏欲選千古功名之士以樓三層祠之惟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居最上亦其志之所存也客曰先生之樓最上者居何人予曰儂客頗多選居其上天啟乙丑丙寅郭林宗陳太邱其選也崇禎癸未甲申又屬之管幼安田子春迄今耄矣其惟衛武公乎

謂諸子曰子云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此等莫看得容易張魏公身為將相師久無功君厭之民苦之至殺曲端陷岳

答問卷上

五

飛此非小失也而身後之文絕無遺議儼然古之大臣卻出大儒之手未免是譽陸子靜求放心先立乎其大正是孟氏之傳誥之者援人證己必以為偽學令不得出頭此亦賢者之言未免是毀乃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不知凡幾汝等有意讀史者先矢虛公方可著眼處已處人之道亦如是

客有弔其友者其子不哭客怪之或曰哀至則哭哀不至而哭是偽也何怪焉予曰當哀而哀則哀自至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父沒而其友來弔仁人孝子之情安得漠然不動乎禮設新冠斬衣麻鞋拄杖一切用物皆純素是所

以教之哀也當哀不哀有物障之任其錮蔽以爲不作偽也滅禮破義臨喪而歌奚不至哉

客有深咎學之不明者予曰聖論六條論語半部誰不明之而誰其行之

躬行君子

問素位而行富貴之外如何輒能自得曰疏水篔簹之樂古來不乏此輩人至節毛盡落不失常度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境雖難堪心方無憾富貴雖云適矣順風覆舟樂難長處子與氏之言曰得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人亦孰不欲富貴吾慮其行也當倍難耳

答問卷上

六

聖人教人有當下可了有到底不了如是知也天下歸仁焉吾道一以貫之等類是指本體說故當下可了如堯舜猶病是吾憂也吾見其進也等類是就功夫說故到底不了本體功夫豈容有二執而言之又成千里

問傲人曰餓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問趨避曰循理而已禹曰惡迪吉從逆凶伊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中庸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皆所謂循理也或以循理得禍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事雖凶亦吉也或以不循理得禍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

未及戮辱雖吉亦凶 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黃山谷大算數頗得此意

問鬼神曰鬼神者陰陽也一氣屈伸循環無端天地間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無一時非陰陽之所流行不見不問似淪於無卻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所謂誠之不可掩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天地鬼神總一誠而已矣若知世人所說鬼神司生殺之權操禍福之柄吾不知之矣

問博約如何是一樁事曰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是成法約是活法大聖大賢所得力者全在此約夫子之弗畔顏子之欲罷不能孟子

答問卷上

七

將以反說約也又云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則約之時義大矣哉甯直聖賢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言云者約之義也任是紛紜浩瀚都要收歸一理中安得有兩樁事

問告子與楊墨淺深曰楊子以爲我爲義而明遠於義墨子以兼愛爲仁而明遠於仁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而陰亂吾性其害道之淺深可知已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與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平 王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涇陽顧子曰告子禪宗也知言談

問喜怒哀節天下達道子文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得

非矯情與曰非無喜，也不爲一令尹而喜之愠之也。我大而物自小矣。大凡易喜易怒者皆輕受人去取，澄而清，滑而濁，豈所稱招不來，麾不去之丈夫。

問周公東征誅管蔡，大義滅親也。管蔡以股畔，正守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志，非所謂大義滅親乎？孔子聖湯武仁，微箕獨令管蔡抱沈寃於千古，何也？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管蔡泥迹武周，達權孔子亦取其時之重者而已矣。豈暇一一槩論哉。

分明一好題目，在眼前人人知之，人人不肯做事，機已過，方痛自追悔，嗟何及矣。

問卷上

八

問僑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二帝三王，儒而在上者也。以君道兼師道，素王儒而在下者也。以師道兼君道，道即二帝三王之道學，即二帝三王之學統，緒不勞源流不紊。孟氏沒而微言絕，術遂裂，漢學黃老得其精，唐尚佛氏泥其述，宋之理學多以禪附儒，迨其後申淺說，占高譽，又做於宋人而下之者也。人有言宋之疑於禪，謝上蔡游廣平，張無垢，楊慈湖也。然卓行不移，可以爲難矣。今也爲利之心與庸，同而飾談之迹，欲古人邁誰其信之，誰其然之。

孔聖儒者之宗也，顏曾思孟殆所謂君子乎？中行乎？十哲

兩廡諸賢則善人也不恆也，狂也狷也，皆所以分儒之統而得儒之心者也。外此有儒而霸者焉，則雜矣；有儒而史者焉，則華矣；有儒而禪者焉，則曲矣；儒而爲其邪愿之亂，德乎賊矣。

嘗見輕是非人者，每多失人且失言也。蓋人一生有有初，鮮終者，有罔初克終者，尤不可以一日之見定彼終身之品。夫子視以觀由察安，何等詳慎。元晦一生，迥躬秉德，晚年猶深自悔，誤人誤己，論人者甚勿以己之喜怒爲是非，乃爲不失己。

問卷上

九

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亦曰：君子亦仁而已矣，有何異。宋人詩云：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正好參看。

問小人如何，亦曰：僑亦曰：中庸曰：四書中所稱小人，其規模本領皆與君子爭席，但心有公私耳。公則爲周，私則爲秦，私則爲比，爲同，爲驕，其外面皆是一般真小人，即假君子，僞中行，乃真鄉愿，欺謙惟其所造，非明眼人莫辨。

問容色辭氣何足爲君子，所貴曰：莫看得容易，學修恂慄之後，乃有此心。喧之威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氣質偏駁，涵養未到，驟而語之以威儀，難矣。聞問侃侃，行行皆自鑄鑄中來。

希高基大賢知多。此病如出事公卿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此平等事耳天子何以云何有於我不知正惟庸德非仁孝兼盡動容中禮鮮不有愧已焉極卑邇卻是眞高遠鄉黨一篇記聖人言語起居飲食衣服之事此處正好理會

問儒釋之辨有曰半提全提者有曰實提虛提者有曰形上形下者有曰讀楞嚴似儒在佛之下讀阿含等經似佛在儒之下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高無下矣諸說果當否曰予不知其說但知其道不可以經世故其說不可以訓世感怪有述中庸鮮能賢知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

答問卷上

十一

唐虞三代之世卻無佛法予嘗

各爲用蓋卿

用卿法我用我法意也何必爭勝負較大小持世君子第反經而已矣周德而已矣

心一天地也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元無隔礙祇爲私欲間雜插藩樹棘遂令一室之中漸分胡越然乍見之惻隱嗔愛之羞惡未嘗不在而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又未有已時此心之存焉寡矣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爲人而天地何以清甯乎知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爲理其運旋處爲氣指爲二不可混爲一不可

問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現在去尋源頭不得認形骸爲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現在不得以於移爲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得混而爲一亦不容截而爲二

不能耐俗事之糾纏不能耐俗人之磨弄終不能觸之而不動或曰俗事俗人如何宜受他糾纏磨弄曰不受有不受之道總不宜有動於中也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舜之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亦未嘗有動

答問卷上

十二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問有善無惡遠有流弊而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不識不知亦有病在曰不學慮要看他親長而達天下不思勉要看他得字中字不知識要看他順帝之則此等處皆難與俗人言

能自立者不倚於人能懷心者不徇其迹名義以視躬非爲矜己也平恕以善事非爲徇人也

客問予所得子曰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今老矣所知仍如觀花於鏡欲執之而不可得也所行仍如轉石於巖欲勇之而不可得也

周元公太極圖說盡天地鬼神之秘富與河圖洛書同觀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千百世莫出其範圍涇陽謂伯子未能盡元公叔子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

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故薛方山云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則接孟子之傳者實惟子靜稱羽云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則接陸子靜之傳者實惟陽明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則接陽明之傳者實惟伯順一

答問卷上

脈相傳各有攸近此處正不容強

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至敘道統自任見知當其時同堂授受何不推顏曾而竊以自負也意若謂世代非遙學切所願亦猶之乎同堂耳千百年後而得元公太極之秘義擬洙泗之微言殆所謂聞而知之者乎伯消正叔則顏曾也子厚元晦則孟子也遷及文成獨揭良知自述心得亦庶幾乎聞而知之矣或曰堯舜湯文天地永賴豈以儒敢擬曰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皇帝王霸文未喪天道豈墜地見知聞知正與氣運遷流我故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

真實學者要來路分明用功方不錯又要識歸路不然半途而廢成得甚事

問如何是歸路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來路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歸路也

客問人生最緊緊者何事曰知學不知學即志士求危身以著節義士樂奮勇以立聲介士甘遜迹以遂高退士務匿名以避咎其行不同失中一也

問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問處人之道曰無敢慢尊嘉是無慢於容更是無慢問處己之道曰祇要清其願外之念不願外便自得矣須是用戒

答問卷上

懼功夫

性急無耽延之病心細無疏漏之病膽小無恣肆之病然性急則無停蓄而病在躁心細則不能寬容而病在苛膽小則不擔持而病在脆非大學力人不能免

士志於道非任不成非氣不至無成而不至者於心與熱心為之也於心似任而自是喜盈而損熱心似氣而未沈暴而易折兩病未除終非深造自得之學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君子曰知缺者知成者也知辱者知榮者也

五十年守貧節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

親切子曰匹夫不丁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

人思不能信更思不能疑人思無所知更思有所知人思不明白更思太明白此非真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乙未

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中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問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知問知傳道之人也危微精一授中之人也卦辭爻象闡易之人也三千餘歲數大聖人若合符節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

答問卷上

古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念庵云戒慎不觀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功口訣也白沙云戒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庵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備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日十手之嚴而踟躕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病之藥不患此病不知此藥之妙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必矯

惟義所在

論古人祇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無過但其過不足為聖賢病耳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非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微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總是苦敬字理字為束縛為拘板不破不得脫灑自在豈知脫灑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答問卷上

十五

問孝友為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忽略孟子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家一室雍睦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恣睢乖戾骨肉賊傷政孰大於是古昔盛時孝友多在朝廷後世以孝友為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而見稱於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望平治哉張仲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皆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方能各具聖人之一體者也然以語克己則難矣禹之稱堯孟子之稱舜皆曰舍己論語記夫子亦曰毋我比克己又進一籌聖學舍克己別無從入之路

原憲之不行克伐，欲祇見其爲難耳。意見自負者到底用不著適足爲學病。

聞過則護，聞謗則怒，不獨愚不肯爲然，此病中於賢知更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赤，寫几几周公，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乎？二人者皆吾師也。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不問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慜，不仁哉。宰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愠見不悅，學稼學圃，禮崩樂壞之類，凡有所質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飾知匿情。

答問卷上

七

狙詐相高者，孔門罪人也。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乎易，先儒謂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而時中，乃所謂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總之時中二字，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其言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惟義所在大，弗爲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探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曉易。

天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聖人法天，故必戒懼於不視不聞。

之地，纖毫屑越便生。性命流行，至誠覆物，載物成物，配天配地，配無窮總曰闢然曰不顯，蓋容不得一毫屑越，屑越卽的然也。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有倚伏，達人斟酌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宜，便不至於束手，如不審於履盈持滿，一味庸腐習非陰陽消息之道也。

聲色貨利，人人隱微，英雄豪傑皆被此考，倒不遁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入門須用猛力降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峻其防而杜其隙，可也。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淄手段。

答問卷上

七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尊，推孔子也。至矣盡矣，然其道則本諸身，而其所以本諸身者，總不離日用間喜怒哀樂之中，節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辭氣之事，繪出一箇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骸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卑，邇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卽卑邇卽高遠也。學問思辨莫認人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得辨而明則行矣，究竟知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只求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凡事到手便該思量如何收煞有初辭終德之乘也

凡語言不從默中檢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苟且己心不快人安得帖服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爲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客曰道大乾坤小人閒日月忙此語不幾於誕乎曰非誕也君自不理會道生天生地生人原無與道並大者故曰乾坤小閒道之人靜正深閒齊得喪一死生故覺人閒而

答問卷上

六

日月常忙此語莫輕放過正當參悟

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孰知孔聖人一生卻只是不怨不尤怨尤兩忘何等脫灑

學問之事與無身分之人言言之不受也與無機穎之人言言之不悟也安得身分而有機穎與之言方不失人不失言

儒者一人之戶豈能盡聖人之大聖人如天地四時備者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任清和皆聖清任和皆偏然偏至之品各成足色故曰行造其極之謂聖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

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并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箇朱元晦亦甯有幾箇

陳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論議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諸大儒惟晦翁集甚繁舊憲宗傳止取晚年定論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當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尊

德性原是一樁事正不妨並存見與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王子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

因簡從前朱與陸始焉不合之語並其繼焉漸合之語終

答問卷上

七

焉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益相得之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不相知至舉其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

明己之拘而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己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白亦無陸子靜姚江亦

無王伯安

人謂孔明善治國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爲醇儒愚謂伯淳有王佐才或曰何

以觀之曰僞而不達、政曲士也腐僞也有天德然後可
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蹈虛聲者耳何
以爲僞明道僞而酷者也果達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
宗劉子論王霸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
而處耳顏子裕爲邦之略不遇故竟與尼山空老

腐僞少氣豪僞多霸氣不腐不霸者乃所稱君子僞
問小人何以亦云僞曰規模隘如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爲次矣夫子所以廣子夏也若後世希高慕大自負孔
孟奚足當子夏一盼

問後儒謂漢儒不知學謂孔明韓范諸公不聞道何如曰

答問卷上

手

以孔子之所謂學恐漢儒未必知漢家不重儒術其所學
多在躬行而不在口耳孔子之所謂道恐孔明諸公未必
聞孔明諸公不講學其所聞多在行事而不在談說湯明
謂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
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遠道不遠者也此亦持平之論必以
爲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恐非聖門之所謂著
察又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矣

陸象山曰：曰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愚謂詩亦道
也藝亦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淵明三君子有志
於道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具眼者自不獨以詩人目之

離道而云精於詩於文小技耳雖有可觀君子不貴也
邵伯溫云以一歲而言冬以一日而言夜
不用皆以存本也存本日月不窮故人事不可盡常
留十之三可也至哉言乎是天地聖人之秘也人各有用
用各有盡忌盡留餘不獨盛滿宜戒

聖賢垂訓立教千言萬語不過葆人恥心故孔子曰行己
有恥又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
於人大矣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

立朝之恥曰邦有道殺邦無道殺交友之恥曰匿怨而友
其人立身之恥曰巧言令色足恭居心之恥曰機械變詐

答問卷上

手

之巧

國仇未雪忠臣之恥也前愆未蓋孝子之恥也再醮之婦
節女之恥也

孔子刪書以秦誓終篇蓋知繼周者秦也康節嘗語伯溫
曰世亂蜀安稍可甯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難

李延平謂朱元晦曰羅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道人
室中亦只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養身是養心
之要此延平以得之於師者授之於弟而仲素之學則自

程子每見人靜坐，歎其善學。此元燈一線也。大凡學人，不徒靜中領悟，窺見本原，撥拾口耳，聞見幫襯，補救祇曲，士耳，素服磨龜山，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此是真切下手處。

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處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學問，須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人孰為重身，為重前，有千古以身為承，後有千古以身為垂，而可輕視之乎？不輕視其身，則莫大於學。學可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為一體，千古上下可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故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不學則身亦夷於物耳。何以

卷上

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

季

問：聖與仁何以分？曰：以人言大而化之之謂聖，中心安焉之謂仁。以心言，心之神明不測之謂聖，心之生意不息之謂仁。然非聖人不能滿仁之量。故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修身之士，必借良師友。故夫子以朋來為樂。又曰：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子產在鄭，孔明在蜀，皆收拾人才，足句三、四十年之用。後世不修己以安百姓，故亦不知親賢之為務。予智自雄，飾友道，喪風俗，日替人心，日漓，豈待問哉！

就氣極理，極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在人善觀而默識之。

朱子終身認理氣。一物其言曰：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

盈天地間，知覺運動，聚散流時，皆氣之為也。而知覺有知覺之理，運動有運動之理，聚散流時有聚散流時之理，就中正可體認。

程子云：聖學本天，禪學本心。本天者，性善也。本心者，無善無惡也。

問：如何是習氣？曰：有物過眼，必看有聲入耳，必聽小小如意，即喜小小拂意，即怒小小利害，即恐懼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為著落，故抵擋習俗，必豪傑之士。

卷上

季

甚矣習氣之難脫也。俗人有俗人之習，學人有學人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即自謂拔俗之士，而日用之習，見習聞所趨，所避不知不覺，又落在習氣中去，苟不大加學修之力，令真性流行，與天為徒，終是習氣未淨。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不必談說，元微只就此日間莫令物欲特亡，夜間莫令雜氣紛擾，時時提醒，朝乾夕惕，則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

唐虞之世，已有一種清虛恬淡，不耐事之人，巢許一流是也。然巢許當年，自生自化，於經正道明之世，不敢以其說

或人有謂二氏即一宗派者其學術恐未必同後世不事
王侯高尚其志終老山林者殆庶幾斯人之徒歟

世儒於死生之事其有其無必欲明言確據愚謂人生不
能作夢中之主豈能作死生之主耶游魂爲變可釋也

學問之事能勘透死生一關則富貴功名便無難割捨或
曰有生必有死誰不知之何難勘透愚以爲知生之所以
生死之所以死又知生而未嘗生死而未嘗死恐未可輕
與世人言也生之所以生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爲世
間不可少之人此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之人也其生也榮
矣死之所以死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全而歸之無絲毫

答問卷上

重

病欠所謂朝聞夕可其死也哀矣生而未嘗生是飲食醉
飽從開闢到今不知有幾多呆人憧憧往來於時行物生
之中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耳死而未嘗死則生前一點
靈明昭揭日月天地且借以撐拄從來大聖大賢爲君爲
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家傳戶誦思慕不忘者其靈爽何
嘗不至今在也愚所謂勘透死生者蓋吾儒盡性至命之
實地若如二氏之論則非愚之所知也

視千百爲一者禮之異一本散爲萬殊也小德之川流
也視千百爲一者仁之同萬殊原於一本也大德之敦化
也

仁與人兩相附麗曰仁者人也然仁不能離人而人多
不能體仁必如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大人修己安人安百
姓之君子乃所稱仁人焉外此鮮有不自絕其仁而並失
其所以爲人者矣

夫子贊乾德而首曰剛論近仁而首曰剛又嘗致慨於剛
之未見聖門諸賢豈皆不足當之耶山之強氣質或未盡
融豈回之不遠仁者猶存乎見少也蓋亦言其性之所近
不偏以剛見嘗試擬其人其惟孟子乎孟子養浩然之氣
者也義集而行無不慊道充而心無可動意者可以慰聖
恩矣或曰夫子所思之剛卽所以告山之強也味四強哉

答問卷上

重

矯其人可想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子以此七箇字贊乾之德愚謂聖
人法天則七箇字又古昔聖人之格式剛言其不撓健言
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
粹言其不雜精則潔淨微密之極矣然以此律古聖人恐
堯舜文孔之外鮮克中此式者大哉乾乎聖人之於大道
亦非可一蹴至也

友人兄弟有小激爭論不已予解之曰是非在他人且
不必太明况乎兄弟兄弟念鞠子之哀不必苛求於其弟舜
不見象之不是所以能化象弟篤從兄之義不可固執於

其兄叔齊甘絕其國不忍背兄願公之兄弟取法此兩大聖人各見有己之不是則善矣

父母生此身元來無壞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此心元來不偏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此意元來無欺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此知元來無蔽致亦致其本無蔽者而已元來者斲喪殆盡認後來之情識意想以爲元來皆自失其寶所謂罔之生也可哀也

人只爲口裏講道理遂至渾身無道理道理原不向口頭取也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

答問卷上

美

明

百福集於謙每見人有自託於傲者亦一念之不慎也

虞廷五聖人契司教敷人倫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其德至矣故賢聖之君六七作較夏周猶盛孔子殷人也又以木鐸師萬世明倫之功大矣哉

遵朱之學病黜頓悟以爲顏子仰鑽之勞斯見卓爾曾子力隨事之察斯唯一貫若所悟出於頓人已隔判事務遺棄聖賢之傳授無之不知頓從漸來無漸何頓可言天下之歸於一目正以有克復之漸也吾道之貴於一唯正以有忠恕之漸也紫陽亦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取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何嘗非頓悟乎用力在平時收功在一旦漸者下學也頓者上達也豈可以二事言

人生受病口過最易故防口甚於防川古人訥言訥言慎言謹言總之無所苟而已矣一苟非失心則怠行故法古人之立言猶後法古人之不苟於言乃立身第一喫緊工夫予衰矣猶頻犯此病敬錄以志吾過並告我子弟

學者有望見一理字遂欲打破此之病在虛法宜補有望見一無與忘字遂以爲賊夫學者也此之病在實法宜破理字是無性也無命也固不可破無與忘則聖人之忘

答問卷上

美

物忘我天載之無聲無臭又何以稱焉厥病惟均皆非善學

學人不能入道病在漏見未融也執念未化也勝氣未降也名心未破也漏見未融則一隙之明烏能窺其大全執念未化則膠固之守烏能語於變動勝氣未降則浮動之氣烏足語於靜深名心未破則然之好烏足語於閑淡好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問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所謂性之善者安在人特亡於且晝而休息於夜氣元來一線終不能盡斷所謂善者性之真體爲不善者情之浮用羅子云體則足以運用而用

不能遷體也此語有

石齋謂一部禮記皆為孝經作傳至哉言乎

自堯舜至孔子道統相傳歷歷如此羲軒以上又誰為受而誰為傳耶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丙申

道在何處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八字要體得親切學道之

人從何用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八字要認得分明

以孝弟仁誠為教則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身過

聖賢學問帝王政治俱憑此為根本楊無庸闢墨無庸誅

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孟子得力處在此

答問卷上

秉

問孔子終身行而終身藏者也魯論敘列荷簣丈人晨門

儀封楚狂沮溺諸人又言賢者辟世次辟地次辟言次辟

色究與及門諸賢退老洙泗畢竟是隱之意多曰行由人

藏由己由人者存乎天由己者存乎我夫子正不必有心

也無可無不可

問儀封人以孔子為木鐸是具千古隻眼不知邂逅之頃

從何處認出口封人固賢而隱者也其閱人多矣孔子備

天地四時之氣子貢稱其溫良恭儉讓之德綏來動和之

略料當世諸侯王皆非大有為之主而晏嬰子西轅不少

其人定不獲展所學於當年自不得不垂教於後世識力

高故見得透非無

問孟子之門獨樂正子稱高弟而從子敖徒哺嘍其所失

恐亦不小曰王驩為輔行雖不與之言行事豈能不與之

俱朝暮哉孟子所云徒哺嘍即不與言行事之意君子待

小人之道應如此故師以之教其弟謂正子果為哺嘍來

又何為喜而不寐

灑掃應對雖教小子之事然所以折其傲與情之氣夫傲

與情之氣童而未除後將益甚安望有成德達材之日乎

折之啟之使知循序漸進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世人謂韓昌黎入佛淺故其闢之也深若其入之也深則

答問卷上

秉

沾戀護惜之意多雖極力尊聖人之教而聞之之中不覺

為佛氏擡地步從來儒者不流入於禪周元公而後程正

叔不讀佛書

須先識仁是為學頭腦誠敬存之是用功頭腦

東昌有言建安沒而天下之貧病不可不洩姚江沒而天

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吾愛此二語嘗舉以告同志同志中

左袒建安者便謂建安無病左袒姚江者便謂姚江無病

此亦各就其所見而言之如人飲食有愛食濃者有愛食

淡者各從所好舍其所好而強從人之好終非其心之所

安須自己知濃知淡而調濟之以適於中此不可以口舌

爭也

從來不知學之人以無人管束恣意縱情為快不知此小人閒居為不善自驅之陷阱之中也君子三畏首曰畏天命天命不已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大人以身體之聖賢以言傳之自堯就舜業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無非畏懼一念流行於無窮此正天命之不已也小人不知故不怕天地不怕王法不怕先聖垂訓勸世之戒頑冥放逸其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不獨畏大人而匹夫匹婦不敢忽不獨畏聖言而芻蕘工瞽皆可採皆所以畏此天命耳天命在日用常行中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亦只在此處順

卷上

季

學問之事要得趣於日用飲食而有裨於綱常名教其規模宜宏操功宜閑不從闊然處用力便是假之也故論評首章即拈出不愠二字

為做聖賢豪傑直從夜氣清明簡點從前所為自當猛然

注下

論人當於短取其長不當於長處苛求其短平生求友老而轉切願安得瑩然無瑕者而事之友之乎一事足述為接引要見有滿街皆聖人之意不可令滿街人獨指

我為聖人

或問孔子往弗獲往佛辟其意如何曰欲使之歸正耳程子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改過之人其意自見又問見南子何也曰孔子拳拳衛事思正君而議富議教南子問車聲而知伯玉之賢既仰孔子為聖人獨不可借之以佐君出政乎這段心腸這段機竅只孔子可做亦未敢明以告人人亦未可輕以借口狄梁公事女主亦孔子見南子之意然不能反周為唐其何能有譽於天下後世凡言學者偶言其心之所見不必定求與人同不必定求與人異一有求同之心是謂雷同一有求異之心是謂好

卷上

季

也與其多一言勿備少一言

夫我聖人之道無不包也無不人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凡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其說之稍爾當於理者聖人之道即具焉然其全體大用自非禪元刑名技藝之流所能窺謂禪元刑名技藝之流必無一同於聖人之道者蓋是與聖人之道之大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於是霸術始不足貴矣以今觀於用人行政之間其所以匡救天下者烏足當伯者一盼耶晉文所稱請而不正與楚人戰以敗北歸而行爵先雍

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舅犯不厭詐僞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以詐遇民偷取一時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伯也宜哉漢唐宋有爲之主未免有慙德焉况其下者乎

備者談學不啻數百家爭虛實爭同異是非邪正僞釋真偽雄辨無已予謂一折衷於孔子之道則諸家之伎倆立見矣論語中論學是希賢希聖之事論孝是爲子立身之事論仁是盡心知性之事論政是致君澤民之事論言行是與世酬酢之事論富貴貧賤是境緣順逆之事論交道

答問卷上

季

是親師取友之事論生死是生順沒甯之事只此數卷論語無義不備千聖萬賢不能出其範圍識其大者爲大儒識其小者爲小儒不歸本於孔聖之道者則異端邪說是謂非聖之書不必觀可也孔子緝櫝之藪被孟子傾囊而出只是要認得孔子

千百世後之孔子愚不肖知之當年之孔子賢者亦未易知也叔孫之毀晏嬰之沮比比而是卽及門如陳亢者想亦不少其人其自言曰莫我知也夫蓋孔子原難知也人人知孔子則孔子亦人耳孔子人而天者也天乎豈易知哉子路稱高弟其微色發聲者不一而足况其下焉者

平後之學者亦不各就所見以窺孔子涇陽推元公爲孔子抑過矣大凡刻於見短者近毀寬於見長者近譽毀譽兩病學人易犯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須是孔子問邇來有所謂西學者非禪非元本天立教其說似不謬於聖人曰彼卽不謬於聖人但守吾聖人足矣吾夫子以東西南北之人兼天地古今之蘊區區一隅之見烏足窺其大觀陳相見許行而悅願吾子勿蹈其轍也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答問卷上

季

箇字便括盡千經萬典敢問死三字亦可稱明決士大夫有生前無間而死的不分曉將并其生平而喪之有死的明決而因以諒其生平者臨了一著脫然無累方是聖賢真實學力

愛身教子吾人最緊要事然不知學則以其身之無饑寒無勞苦爲愛而以其子之能攘利能搜名爲肖矣昔人謂富之教子宜使重道貧之教子宜使守節儉謂無貴賤貧富總宜使之知學知學則無一善一節之可言患貧好勝怕死此人生通病也對治之藥不能當下有瘡時存納溝之志則漸淡其欲富之心時思唾面之乾則漸

銷其攘臂之氣時未朝聞夕可之言則漸破其貪生怖死之念勤服無斃藥力自行

馮恭節有言念中非聖念懸非仙念空非佛蓋有中自懸有空卽有我我也我見生則勞焉馳逐而成素我見忘則廓然順適而無迹試想子絕四是何如境界

問子夏漆雕開俱聖門高弟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夫學安得有優時學然後知不足自以爲有優時則滿假之心生非學也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庶幾乎學而優者矣曰要看各人發言之意子夏之言爲世之不從事於學而輕言仕者發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

答問卷上

五

何爲邑子產曰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子羔尹何豈全未嘗學乎而夫子與子產云爾者見古人學不優弗可仕則夫子使之仕者故恍覺其未信焉誦其言當會其意泥則滯滯則無用此仕必待於學優也

舉史書不遺一字者明道謂之玩物喪志而每見人靜坐則歎其善學此意亦惟悟者自得之若呆講人又疑其流入禪門去

誠者天之生知安行之事也誠之者盡人以合天之道學知利行之事也孔子天縱之聖竊自附於學知一貫之傳曾子以魯得困知勉行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

宋德祐景炎之後神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哀麻其身慟哭荒煙斷壘間不復有榮達之願者有宋之遺澤未盡也久而盡矣德有未周學難自固今古人情大都如是

友人謂八人皆有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時似覺無意必固我之可言也曰是未嘗從源本處理會戒慎不視恐懼不聞君子無須臾離道之時纔能於天命之性渾成無間所以未發謂中中節謂和純乎天而不與孔子無意必固我總一於穆之大也而位之育之只作家常日用事自非戒懼君子純全乎天者誰敢冒昧承當偶有未發偶無執著不可謂非一息之靈光但恐不須臾而意必固

答問卷上

五

我之盤結於中者已橫決不自覺僂極喜吾友之見及於此正可作工夫不可遂據爲實地我輩要自家體認勿隨他人口頭也

孫子遺書卷下

新齋四編之一

答問 補遺

陸子談本心惡言心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心曰心者人心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心何罪焉王子談良知惡言良知者羣起而攻之朱子釋知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知何罪焉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悟字悟何罪焉總是懲於禪門無形無影無處究詰他未免有激乎其言之耳莫認得太癡

致也晦翁有句云昨夜江頭春水生綠鱸巨鱸一毛豈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陸子見此詩歎曰晦翁悟矣此是尋著樂處耳

答問補遺卷下

問熟軟而融之人既無裨於世而孤詣冷癖又多偏見固執當何以用其補救乎曰只宜勸之讀書讀書多則理自明偏執之見自當潛移默化除此無對證之藥

問某多怒然一過輒悔當何如以治之曰與其既怒而悔何如未怒而當怒而制著意克治初猶強忍忍之既久漸覺自然至於當怒而怒便是性情中事此豈可少

一友夜常不寐曰何法能屏除此問思問慮余曰此病大

家通害人心無無一時念起而種種情識欲惡朋從此心遂不能主古人慎思近思詩曰思無邪正是喫緊下手處一毫亂思皆是出位戒慎既久紛擾自清所思所慮皆心官之效靈盡職龍谿謂戒慎如臨深履薄幾轉眼失脚便喪身命焉能有閒思雜慮來

一客謂某終日是忙即有一日清暇只因忙慣了此心由不得又忙可奈何余曰忙慣了三字道著病根急欲以閒字對治如何得閒當就忙時提起念頭此因甚著忙窮究到底如果宜忙整理精神去做知係邪思妄念越理犯分則痛自刻責無地自容久久提醒忙自去而閒自來乃知

答問補遺卷下

清閒不止是福全是學力

傳習錄極論知行合一既詳且盡愚謂知行合一一是聖者事大賢勉為之庶不至言行不相顧如知為人子當孝便孝為人弟當悌便悌為人君當仁便仁為人臣當敬便敬非生安未易言也庸流無足論即如從來談理學談經濟兩般賢者富平居議論時箇箇親切到得身行其事手忙脚亂十分中行得三二分猶足裝門面甚至有面目全是而精神全非者不必有德從來原有這般人知行合一是一直指本體作工夫見為二者學問原未到家未能以工夫還本體強是一畢竟是一恥躬不逮之人欲訥言之

君子自不分作兩般事

問做功名有妨做人否曰做聖賢原不論做功名做功名何曾妨著做聖賢即就此時論能做的吳許一流人自是天地間不可少之人靜修先生謂魯齋日子不出則道不行果爲行道計則魯齋較靜修心更苦而功更偉矣

魯友人來書云何書不可讀未審所喫緊者當在何書愚謂三代以前無書可讀而人醜俗美三代以後儘有書可讀而人僞俗漓此非盡書之咎也立言者之人已全非三代之人矣我輩讀書不能不博覽旁搜然必先有所主勿以他端亂我宗盟先儒有云讀佛書如時花美女最易迷

答問補遺卷下

三

人此異端曲學每與吾儒爭壇亦以我非堂上之身迷不能判堂下之是非愚謂斷當以堯舜禹文周孔之書爲主則諸子百家皆拱手聽令焉正吾人所謂窮經以溯其源也邇來如李氏焚書等類舉世尊其文而并尊其人亦足怪矣四書五經之外諸儒語錄固多可觀而陸子靜直接孟氏之傳陽明傳言錄透胸達背全體盡通由二子而得我心得我心即可觀面而見孔孟矣

來書云何事不可做未審所要約者當在何事愚謂事總此綱常名教耳然綱常名教又不離日用飲食如欲爲忠臣爲孝子必不爲不忠不孝之事必不存不忠不孝之心

既無不忠不孝之事豈有無禮無義無恥之事乎時至事起亦無定局如用則行舍則藏何嘗膠於一定哉隨時隨處體天理亦如尊作所謂天有時不彙而理則無不靈之時也著落在子臣弟友把柄在視聽言動根源在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無未能矣

來書云何人不可與未審所應求當在何人夫人豈限於時地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同也千載上下此心此理同也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千古我之品第愈高則我之趨向愈上僕平生尙論極喜太邱與林宗然所心折者又未嘗

答問補遺卷下

四

不在武侯與梁公古人之榜樣具在任人審其所從子與氏之願學孔子亦其志固然也巢許之志決不在伊周伊周之志決不在巢許愚不敢知曰請擇於斯二者願君探味乎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方是吾儒有體有用學問尊嘉矜容無非與人爲善之意王汝止見滿街皆是聖人正是人皆可以爲堯舜宗旨與人不求備則木石鹿豕亦可居可遊此段應求亦要識得薦馨問日用間只覺不能行所無事如何此莫看得太輕易了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不知費多少心力始能注之海注之江如不能得要領肯毅者病痛全在一鑿字世本無事庸人擾之賢知本有賢

知之鑿愚不肖有愚。肖之鑿堅完之世界破裂多端。總只因不能行所無事有一大聖人出焉歸清甯於天地歸安阜於民物亦只是行其所無事也。然非助然高懸一天地萬物之鑑事物之紛投時勢之艱難未免有遲回顧慮沾滯不自得之處。行所無事一語是聖賢豪傑一了百當大本領我輩不能行所無事先必有事焉始久之自當省事而漸進於無事矣。不然悠悠日月行習罔覺而猥云行所無事也豈不謬哉。

見病以不能誦讀自歉予謂之曰多病道心生此言殊可味若不知學讀書破萬卷止謂之不識字若知學則困窮

答問補遺卷下

五

拂鬱患難疾病何在非開發我性靈砥礪我身心者乎。卽如爾目前既有疾則凡可以療治之者迎醫簡藥猶屬末節而節飲食戒嗜欲省思慮調性情慎起居自當無一不致其周密一不周密恐其益我疾而自戕其性命不知此皆學問之所在也。知其爲學問之所在而日用調攝時時做省一意以保全性命爲主則浮名浮利自不能入而與之較重輕所謂多病道心生者良非虛語爾能知此經一番疾病當自一番長進方不虛過此疾病耳。

二客過予學稼軒予日向來何所事事一曰俗忙一曰鎮日閒只是閑閑予曰二者相資爲用則妙矣忙者閒之閒

者忙之二客請問曰。不過人事應酬日用經營耳。此中有理道焉。形瘁而神不傷。猶之行所無事也。人心無無念時閒居靜坐正好。簡點身心不愧爾室滿自行生何問之有。

一友問吳聘君如何爲石亨所薦予曰石亨薦聘君非聘君有求於石亨也。只不因亨薦受官便得自處之道。又問白沙如何爲梁芳題詩予曰考爲白沙鄉人數千里外桑梓關情偶爲題詩有甚乖謬。惜多口千古同慨。

移居夏峰修理牆屋諸子身。予曰此皆日用飲食事心安意肯不萌外顧他求便是道便是學飯糗茹草築巖

答問補遺卷下

六

耕莘皆有終身焉之意故能有而不與今日只宜理會求志是甚樣事體終身求之不盡問某人初作事甚好後不克濟某與某初間交甚好後漸成隙此是如何曰此皆利心爲之蠹也。事從義起交以義合古來揭日月貫金石者此物此志也。一問以利心作事之神情烏得發揚論交之氣。豈盡成虛假立盡之術必敗之道也。壞盡天下事殺盡世間人只是一箇嗜利上達之君子下達之小人義與利而已矣。

語全州蔣偉生偉生年十一能爲八股業十二歌採芹十五羅患難間關數千里險阻死生不知凡幾今年十八矣

隻身流離閱四年而貌詞氣動中條理余曰此天之所
以玉汝於成也庸人以為厄窮英人視為磨練西粵天末
少年固於一方一隅不過為鄉國士而已今出而流覽天
下備極今古情態此其眼界已寬襟期自廣為天下士干
古士豈復讓之他人是在當下自立幸勉之虛心學問以
為他日券

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此
千古鐵案後之人猶敢欲翻之議奇而意過激矣棘子成
去文而子貢惜之辛子論社而孔子責之蓋為其言不足
訓流弊遂不可言古人不輕著述有見於此慈湖正以傳

答周補遺卷下

七

象山龍谿正以傳陽明而無聲無臭無善無惡夫豈謬於
師說而虛無之教食色之性又未嘗不借口焉堂邑所謂
傳象山者失象山傳陽明者失陽明甚矣言之不可不慎
也

程門之學以敬為主尹彥明問敬伊川曰主一之謂敬邢
恕問主一彥明日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
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能如此常常收斂
絕無雜念便主一便是敬

蘇季明與尹彥明焯皆程門高弟也當彥明業舉時
謂之曰子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抑此外復有學也焯不省

嗣明日復造問之季次舉舉杯曰卽此是學焯有悟嗣令
詣程門受業後嗣以上章論國事竄饒州行過彥明頗以
遷貶為意彥明日當季明上書時為國計耶為身計耶若
為國當忻然就道若為進取計饒州之貶猶為輕與季明
渙然彥明始學得季明指示季明晚節得彥明開發古人
麗澤之益如此

語乾祗人盡以文章為學予謂文事未嘗非學而學正不
專在文事道不可須臾離仁不可終食違此正學之所有
事也加一分學問葆一夙性真會之日省會之學也子思
之戒懼不親恐懼不聞子思之學也孟子之知言養氣而

答周補遺卷下

八

不動心孟子之學也周之無欲程之主靜朱之窮理陽明
之致知皆殫竭心力無一時一刻放下方庶幾乎不離道
不達仁成就一箇學者然此皆庸言庸德日用常行之事
只要存存不息勿忘勿助便是作聖功夫

扶陽北歸余謂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日與善人居聞
善言見善行是卽吉祥而禍莫大焉日與不善人居聞不
善言見不善事是卽妖孽而禍莫大焉至誠前知正必之
於善不善我輩今日勿謂近小人為無妨比匪之傷古
人今人每蹈此病不可不痛自警省轉轉相告也

馬步先秋捷歸謂予曰先生謂功名為身外之物最不可

先橫得失之念故於入關若固然也伴而入關亦若固然也不意乃得售願先生再惠教將奉爲終身余曰此雖爲一時之言乃終身之言亦千聖萬賢一了百當之言也我輩祇患不認的此身認得此身則我大而物小身外之物自能超然灑脫不認得此身則物大而我小終日營營祇爲物役得失之念如何能降伏得下孔顏單食瓢飲浮雲富貴舜禹有天下不與這纔是真實境地不作得失之念我輩於聲華勢利淡的一分則於身心性命濃得一分淡者曰淡濃者曰濃則欲去理復危者安而微者著矣然目前下手處卻不在高遠難行只如吾兄所云不喜赴俗

答問補遺卷下

九

席不喜說虛話不喜裝戲腔便見近裏著已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萬物一體之意而東銘指示下手乃在戒戲言戲動始引伸擴充勿忘勿助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中才有深意學者當一爲猛醒也

或謂俗子相訪似不必加禮予曰此便是自己入俗論人於此時孰爲雅士經世之豪傑覺世之聖賢須是耐俗方能移俗一了厭薄俗人之意此心已先放縱管不在失禮於人而先失禮於己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不必其質皆雅士也

示淫孫去偽存實 此四字徹頭徹尾便是聖學初葆之而爲有恆也功力漸加存養日密則爲善人爲君子純之不已遂至聖人先儒謂聖人可學而能謂此一點真心人皆有故學者當立必爲聖人之志此志不立全是偽字作崇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正是其作偽處也作偽心勞日拙究竟只落得一箇長戚戚耳助之小子試自默省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憂則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遇事便束手被辱卽動心逢憂輒短氣者人可得而顛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答問補遺卷下

十

問陽明先生儒者皆以爲終雜異端之學何也曰良知是知致良知便是行此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去致字而專言良知便與禪門相近此傳陽明者失陽明也至必謂其雜於異端朱紫陽曰異端之學只廢三綱五常是他極大罪名陽明純忠至孝正從龍場轉開正道惡得以異端目之與朱子分頓漸不分誰合愚固嘗言之矣承絕學而爲嫡派允矣不誣

問學人須過三關方可入道一貧富關一妻子關一俠氣關不能固窮者多因妻子念重能固窮矣不係情於妻子矣而英人志士又多落在俠氣一邊終與聖賢相隔乎

曰此不學之過知學之人不肯作刑卿彘政之事而貪而無怨不私暱其妻子御非聖賢不能難易之間各有分數總在知學

謂駭臣諸子曰子知我輩各有若大家具乎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無人不具只是曠而不居仆而不立舍而不行迷自就癡陋自甘顛蹶自迷荆棘耳其所以不居不立不行者非彼棄我而我自避之避之之緣亦只因骨脆膽薄氣靡原無所以勝其任者故不能不喪其所守見人人喪其所守彼此恬然無相非笑竟成一晦冥不靈之世界豈不可哀有能勝任之大丈夫亦非在驚世絕俗只不淫於

答問補遺卷下

上

富貴不移於貧賤不屈於威武便能居之安立之定行之適無往而非愉快夫人生非富貴則貧賤而威武不能不值皆極平常之境然非豪傑具大學力以語不淫不移不屈鮮不有愧色焉一有愧色家具終非我有其功又總自謹獨始

一友投一宦人甚不得意歸而快快予曰君子於目前者全子於異日者也當爲子稱慶設此番能厭所欲則欲念之熾何有窮壞子生平皆由於此常見介節士而未路喪節者皆小小得意悞之也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

甚何如靜以俟之髮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張文定不治籍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識度何事不平何力不辦

才人每犯輕薄之病才愈高則輕薄愈甚蘇長公非千古人豪也哉正叔以大儒入侍君子道長之時性矜莊言動必以禮亦儒者本苞長公好詆譭煖易之頗諷其不近人情氣味不台自不相下此必然之情程門人遂勸其館職策問爲謗訕則過矣蘇復縱言正叔之短至詆爲姦邪則過之過矣才人不善居才不獨一蜀洛爲然或曰犯而不較曾子獨以許顏子後世學者周茂叔程純公之外恐未

答問補遺卷下

上

易多許也問陽明教旨曰人有性有情有才富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併無情之可言祇有一至善而已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發也則情生焉雖未見才而有善有惡便非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既動矣而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善之情無盡惡之情亦無盡必須吾炯然不昧之良以辨晰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既知善必爲善既知惡必去惡而爲去惡則才之效靈也故曰爲善去惡是格物物格正己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格至事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事

心之官則思而易文曰何思蓋思不出其位則思也而歸於何思矣若冥然無思何以能作睿作聖是枯禪也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堯夫視他將倣小兒樣看此是孟子藐大人一般魄力堯夫家才孟子浩氣千載下英光動人

大抵讀書人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放下且靜坐教胸中空蕩無係著處卻舉起一看每事便有下落程門喜見人靜坐輒歎為善學龜山相傳指訣以及仲素延平皆如此昏亂悶熱中看道理明徹非養成後不能王文成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思謂常見在三字

答問補遺卷下

極平易極高遠孔子之時習孔子之常見在也曾子之曰省會子之常見在也顏子之四勿顏子之常見在也孟子之勿助勿忘孟子之常見在也子思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子思之常見在也無一刻不在便是至誠之無息天道之不已稍雜以物欲則此心時在時不在全為物欲所銅蔽則此心一放而不復在矣只一心不在便不可以為人孟子求放心三字是起死回生之手問人做不將去畢竟是稟賦有偏非祇關學力之厚薄曰一談於稟賦則人皆可卸責誰肯下困勉工夫古來聖賢不知歷多少艱阻費多少辛勤一畏難便諉於天之限我此正所謂自暴

自棄蓋論本體要是人人具足論工夫未必一一皆是果能此道矣愚必明柔必強良非虛語

天章問初學從何處入手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博雅云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初學恐難語此先須靜坐何如曰爾卻看靜坐太容易躁心浮氣人靜坐不得熱心急性人亦靜坐不得元公之無欲延平看喜怒哀樂未發纔是靜坐的榜樣予嘗云學先不睹不聞地功在勿忘勿助問此是靜坐的功課程門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非大涵養人不能若以槁木死灰為靜坐則枯禪耳非聖門宗旨也

答問補遺卷下

問朱陸畢竟是同是異異果何以異同又何以同日陸從尊德性入朱從道問學入此其所以異也然尊德性豈能離得道問學道問學亦不能離得尊德性總皆聖人之事也此其所以同也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乘人也最微最睡千頭萬緒紛至沓來如何能寡的曰欲不能寡則心不能養從古未有多欲而為聖賢者也寡的一分欲清的一分心方能成得一分人聲色貨利中斷無人品此處須要割棄問未發以前空洞無著似無善惡之可言自思慮一起真妄始分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也正是未發以前一段光

景何以見駁於諸賢曰此正儒釋之辨毫釐千里全在於此儒術大性行有不得一味反求則戒慎恐懼所以未發為中中節為和純然一至善而已釋教本心行有不得一味勿求勿求則割恩斷義未發安得中發安得中節故以無善無不善立論諸佛千經萬典皆本此五字為骨孟子問告子更難於闢楊墨陽明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謂無善之可言正見其為至善與告子之意是淵矣戴司農問心如何得靜曰濂溪云無欲故靜問心如何得無欲曰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天理熱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戴司農第一問學問之道知行合一德性學問並重所以

答問補遺卷下

七

憂時者有實病虛病之說此蓋有見於末流之弊而為工力補救之法也若就吾學要領言天泉證悟以後文成而標宗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千古聚訟不知此言與無聲無臭有別否與無極太極有別否與大學之止至善併孟子之則可為善乃所謂善相通無礙否又不知文成當日果見心之體如是而為是言耶抑即攻文成者抑果真見心之體確乎不如是而攻之耶抑但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而攻之耶此言是是非否不得兩可不得調停是則通體皆是非則到處全非不但文成一生艱辛千秋俎豆之開實孔孟來絕續存亡之關望師直指是非以定此

宗旨此天下萬世之幸不第解海濼蒙愚之惑已也答曰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咸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平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物格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為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擊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

答問補遺卷下

七

可為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真見心之體自如是故不欲入鑿壞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學問耶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第二問大學八條目傳之已久而格物之說紛爭不一小子茫如也如物果是一草一木桃紅李白等事格他何用若云即是心身意知家國天下無乃與誠正等重複乎若云兼之則粗精亦大不倫且格物無傳果原缺否有云釋本末即是者古大學可據否且格物訓窮理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後窮理者乎如何貫通乞直教之答曰就物之數有萬自草一木以至家國天下皆是物也故語大莫能

載語小莫能破有。巨細精粗之可言格物者我與物流通無間隔正是萬物一體正已物正之意豈有誠正修之後而始窮理者乎致知者知之明格物者處之當正見知行合一古大學格致無傳文成確有可據誠意傳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豈空空無著者乎格致已在其中矣天生文成爲紫陽作忠臣諍子而攻之者乃以爲入室操戈俟後聖而不惑當自有在又何怪乎眾論之紛紛哉

第三問已發未發朱子之論亦不一有言其理者有言其時者又云未發與不發不同諸說孰是戒懼慎獨功力是一是二乞明教之答曰此時之未發非泛論其理也未發

答問補遺卷下

七

隱然有發之意故不與不發同戒懼慎獨是一套工夫非戒懼慎獨夢寐中亦覺擾攘安得有未發時耶此程門喜人靜坐教人看未發氣象也非戒懼便不能靜坐
第四問心外無學不動心是第一義但心在靜時如何能不起雜念而不動心在動時如何能不逐物交而不動大事乍來如何能一時鎮之而不動困橫久滯如何能日日磨之而不動超凡入聖自有要圖乞明教之答曰孟子不動心其功在集義行無不慊之時則心自無雜念之擾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凡靜時之紛馳動時之逐物危疑震撼之驚懼皆是義襲非集義也孟子不動心亦在四十

之年功深力到無可感之言無可奪之氣即欲強功之不得也

第五問文成宗旨又云去名利色根然初學少年欲令其盡斷紛華直趨枯寂彼必視世界太枯而精神意氣索然矣如何能鼓舞前去初學入聖階梯定有道焉乞明教之答曰名利色根如何能斷滅的不邇不殖便是聖人一切斷滅則成枯禪矣然此中自有禮義防維於其間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如珍兄之臂踰東家之牆不獨孔孟名教在所必誅朝廷大法亦豈輕宥哉幼學正在存禮義之心以絕物欲之習便是入聖之路

答問補遺卷下

六

答問補遺卷下終

歲寒居答問二卷附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國朝孫奇逢撰皆自錄朋友答問之語奇逢之學主於明體達用宗旨出於姚江而變以篤實化以和平兼採程朱之旨以彌其闕失故其言有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事物之際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歿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詞章繁興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歿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是其宗旨所在也舊本前有附錄一卷爲奇逢所作格物說及楊東明與學會約八條旣曰附錄不應弁首或裝輯時誤置卷端耳

潛室劄記二卷

〔清〕刁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潛室劄記

二卷》提要

潛室劄記序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遠巡門外焉不肖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聞詩禮時見

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性翼經傳為理學家沿源沂流語學醇於聲董功茂於程朱所揚其概而麗其柏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願積樓側構潛室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辭片玉舍輝偶句隻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為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與醒愚蒙處又不啻清

潛室劄記序

夜弘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發天聰閱是書未有不悚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戾於人心耳歲乙巳 承祖 奉

簡命特授上元邑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優獨行君子之德者不乏人間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雅悉所有刊之為窺窬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為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為其廉於價省於工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

儼然自命為儒者乃於理蘊中未知鈞索內之不能為一
已立心外之不知為萬物立命徒以雕蟲小技弋取浮名
一旦紆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為儒
林中一大罪人為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敬素疏拓於
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靈臨為
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明坦坦焉祛羞於衾影已焉其有
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鑄均未敢自如今
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隆我家聲惡焉滋懼云爾孫
男承祖敬識

潛室制記序

潛室制記卷上

識輔

邢州刁包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開卷上
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
然於天下萬世哉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卻
路徑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之道
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

潛室制記卷上

停妥纔了卻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
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檢點
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
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家居
鄉卻不會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為學果何用

春秋於魯君見獄只書公堯箇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
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愈覺分明而
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
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

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著馳騫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匯歸在心裏不著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小而能小者也

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為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為緊要

視時心在目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禮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為主而四者奉命焉不

潛室劄記卷上

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願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言與朱子之言並炳日星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冊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願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為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愠未能也以愠為忿而懲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愠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為己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為元功則子靜力詆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為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詎以支離比諸楊墨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閭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潛室劄記卷上

涇陽先生曰性即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為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即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為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並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尚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為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千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

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卻

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著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潛室劉卷上

四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

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乎天成萬世承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為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

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志生強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為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闕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元機峻待人領略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後學茫無著眼處其為吾道之蠹豈淺鮮哉

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共對時

潛室劉卷上

五

能無胡思亂想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耳

范公云自舜發於吠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憂熱也須從這裏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裏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熟與否每引

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

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觀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議不減

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

念臺劉先生為儒臨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君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白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

潛室劄記卷上

六

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指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

渾身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真為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

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為學

釋氏以心為性老子以氣為性眾人以情為性皆得其偏而失其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為精義人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為配義與道之氣以性攝情故情為胞

潛室劄記卷上

七

民與物之情

欲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妄做與否

孔明會子大賢也孔明臥隆中非三聘不出既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惟惟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為念看

他是何等胸大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喫盡多少辛苦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精以學其大勇絕趨矩步何多讓焉

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為致知良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為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

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孝或為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為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為聖人之友或為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於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為師友夙姻格物之

潛室劄記卷上

八

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會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專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為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潛室劄記卷上

九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粟菽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為之註誰知其為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為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為人也然則四書之行於世為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為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為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自古言治道者莫備於書竊意不避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於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於書而著於禮余

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慎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於書禮而略於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即義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即利蓋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心之

君子以道義為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為情而傷其性

潛室劄記卷上

十一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而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臆

君子時時戒慎惟恐有拂於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於人欲

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昏昧而不知為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撇開了引教長一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回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迥乎其外者也撇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圓則無賸漏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

乎其內者也直的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畫非有兩畫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即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冥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箇太極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無之而不在此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為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為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真與天地合德矣

潛室劄記卷上

十一

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為先務心即理也性即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為要國暴慢鄙倍違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由立治法所由施也

陽明師弟勸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胡為其亡也

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為主即偶有不合聖人之旨處卻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

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古語子此處延十六字嫡傳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足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充執厥中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敘其所學曰從心嘉頌子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間焉曰聖人不輕言心善觀聖人之

潛室劄記卷上

主

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見其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見其心於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盡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己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己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己之天地地位也五臟

六腑四肢百骸一己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己之萬物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借之大道莫不有以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潛室劄記卷上

主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天地正氣大率為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無繫累纔是真丈夫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兩者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愧又竊以自勉也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遷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乎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時時安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由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於木體自然處尚隔一層是以梁溪云云然在初學者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

齋室劄記卷上

南

初入之心妄念膠結若不安頓如何便會渾合或勉強而行之須索如此

孔顏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惟無物而後能有得惟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而其為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秦州鞏厭薄聞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於舍布帛而求其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於凍餒而殞命者幾希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何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一切判斷不開只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同儕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沒箇希聖希賢的志

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原是天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

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為君子者在上位為小人者在下位小人恥其下而以功名矢志亦將勉力為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為小人者在上位為君子者在下位君子恥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失身為小人

齋室劄記卷上

北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跨躍闕里也故盈盈焉温飽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此六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十三經於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氏之書紛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為僭竊也甚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况於聖賢之名器乎聲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之任與文清先生曰大聖人作予將有厚望焉

論人於戰國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爲仲連之辭高貴甘貧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富的他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面而其實則本之於心也何也整者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嚴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潛室劄記卷上

主

吾於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手吾師手由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會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邇見知使孔子之道熾然復明於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予嘗有語云早歲服膺惟庭訓晚年北面在梁溪蓋不忘此身生成所自也

老子陰符經從未睹全書只於薛子讀書錄中得其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其雜如陰符經卻不雜及閱之雜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話說薛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目口天下之三要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卻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於理矣烏所語於克己之功乎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余曰一時之怒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瑜而不見瑕畢竟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潛室劄記卷上

主

人心惟危則道心惟安矣道心惟微則人心惟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即感而通天下之故也予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爲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言語輕浮淺露無涵蓄躁卒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

也養氣者須沈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為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為家謀也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夫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夫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勵行但於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淪胥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為師友或免於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梁溪之於河津猶顏子之於曾子也

潛室劄記卷上

本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卧不解衣乍醒即起余未能也解衣而卧後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即於次日記之覺得此心在腔子裏但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書此甫畢閉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與子中間二句全合此心之同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

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統為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為天理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善即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余引伸之曰無教逸欲有家無教逸欲有身

無輕日用惟難無安屋漏惟危

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身也目不敢

潛室劄記卷上

尤

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懷慄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粱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與凶徵諸言蹠其言人未有能吉者也言之詛與否徵諸氣暴其氣言未有能詛者也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子以過觀六經而盡議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

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銘一篇肯勉
人爲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之一
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所謂交易爲
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寤而寐寐而寤循環
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爲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
必以義寤寐必以敬則太極之理真實在我而渾身於是
乎見易矣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如易
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是要性情得

潛室劄記卷上

手

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實詞得中中之一字
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季詣岡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
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
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
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
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恹恹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
欲自爲地乎闕其四書大全辨恐亦有拾友季餘唾處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煖罵故開國之初
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

大昌明而或失則浮穢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
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然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縱
說性纔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咸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
子處由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
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昌黎以墨翟孫辰
與孔孟並稱要之儒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慎恐懼四字說的恁地嚴重小人悖
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恁地醜惡似乎霄壤懸殊

潛室劄記卷上

圭

矣豈知一不戒慎恐懼便做到放僻邪侈要免放僻邪侈
須是戒慎恐懼出此入彼中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
慎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躔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疆域上查考
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是孔子的地理把兩
大象實體到身上來卽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也區區講粹
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
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盎然現前性命

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頑矣然則
天理流行活潑潑如何可空

書問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慎密吾心未有能存者
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真正吾心未有能存
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
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書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
時靜坐纔得沈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晝間
言語自然慎密夜間夢寐自然真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為
擇無一毫滲漏之為執予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

潛室劄記卷上

三

漏而已如此方是真功夫愚謂從功夫覓本體以心之虛
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填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
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填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
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於鈔訣律所謂違本方
殺人者也

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不
由程朱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愚謂程朱之道至高子而闡
明殆盡學程朱而不由高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梁溪於端文為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辭所欲言

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蒂如此正見兩公高明光大
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段意思便不成朋友併不成學問

備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
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
皆是也須是克己閑邪打掃的潔潔淨淨然後本心豁露
無少汚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
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於方寸瞭然於日
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活潑潑然後
本性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惟無物所以能有物惟有
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資也

潛室劄記卷上

三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尙未是其頭面惟時時靜坐讀
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雜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
時咸宜者矣梁溪先生卻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
六尺為太極作箇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
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直是先天而天弗違看他何
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除者
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

梁溪述少墟之言曰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慎恐懼便是敬以直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

晝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得晝必書之晝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晝無所書無所思則正念弛而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妄安成矣私欲生於內妄安成於外則身心日汚壞而性命日淪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

潛室記卷上

語

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奉於物則紛亂雜擾不能為官骸之主宰而心為昏君五官百骸各奉於物則陷溺汨沒不肯為心之服役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日盡吾性命之所當為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人之田原不要芸我強要芸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已

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莠荆棘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寶告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佔畢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爾性何以復由夫而得也性何以見由昧而明也夫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於然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腳萬萬莫要脫了肩好好的交與那箇人方不負彼蒼玉成之意

潛室制記卷上

語

文清曰愛流為淫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蓋淫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

以保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然既曰道矣豈有保戀亦豈有私恩乎

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屏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日損無日益矣無已姑借憎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求改過以自新彼憎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問貴賤於事也無問大小於地也無問明暗於

時也無間久暫皆當提醒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頃刻忘也

壽親一舉而四方垂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肖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敬以直內心乎道也義以方外身乎道也心乎道道疑其心也身乎道道淑其身也內凝其心而身益淑外淑其身而心益凝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

心以不動為主者也而反曰動心蓋震動其心使之有所

潛室劄記卷上

美

警惕而不致即安庶可不淪於其頑也性以不忍為主者也而反曰忍性蓋堅忍其性使之有所制艾而罔敢或易庶可不圖於氣質也故孟子曰增益其所不能薛子曰則日新矣然則動心者正所以不動其心也忍性者正所以不忍其性也

每日外考吾所言字字句句務期核實而後已實矣若未能有行焉雖實言亦虛也每日內省吾所知事事物物務期認真而後已真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真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真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於是終貞於是始矣仰觀

俯察滿目皆蕭殺景象使人愴然然天地一團生意卻都收藏在裏而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達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脚便是禽獸讀之悚然危懼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工夫須從此做

潛室劄記卷上

美

陳揚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還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兩言之一時一刻少他不得包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如何讀事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便愧天俯便作

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為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况白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於二字曾未若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為訓詁或發為論議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

潛室劄記卷上

天

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為善去惡四字了卻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為學徵辭與義如口中天即謂程朱復生可也即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悶然矣

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格物者也書曰小人怨汝習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茲不啻不敢含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於此

孔子於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也

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

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為標的若陽明之力詎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免省力耳自

潛室劄記卷上

天

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詎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處則未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較率如何可傷巧

溫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

為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

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是曾點一流

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考之

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爲我發蒙乎以昔反觀似有見地且於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一否奈何安於虛見不勉勉於實地也言念及此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事原爲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卻是大不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己急急回頭庶無大悔

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詩依舊操三歇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甘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祇栗危懼思所以平裕

稽室劄記卷上

三

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也然讀書屋漏固可作事親良歲矣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曰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貞志處及門中徒以不情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至或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孟子持志勵明責志正是頂門一針後來人或爲物欲牽引或爲科名汨沒惜哉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於天故莫高於周子之志

高子曰人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即所謂獨也又曰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即所謂慎獨也又曰久之純熟此箇念頭都是天理即所謂矩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幾及耳故曰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收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卻多少氣力

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生理

稽室劄記卷上

三

油然而惡可已則吾之心渾是仁而心之仁渾是天矣高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大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命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醇然吾君吾民良劑至哉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語直欲使天下學者盡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東以來若先生其弗可及也已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千四百年一切從事於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博我以文半截至約我以禮便茫然矣有宋周程張朱五夫子出然後推其博文之誘而一意窮理推其約禮之誘而一意居敬

舉孔門所謂循循善誘之定本而著明之殆無餘蘊矣又
四百年姚江良知直接江西頓悟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
截語及博我以文便以爲影響以爲支離厭棄而不屑道
矣幸高子崛起梁溪以五夫子之窮理爲孔門之博文以
五夫子之居敬爲孔門之約禮舉濂洛關閩所謂服膺孔
門之定本表章而著明之又豈有餘蘊乎夫人而無志於
聖賢之道也則已夫人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斷斷乎當
從高子入

不讀高子遺書真是虛過一生

高子曰吾生平不以三公爲榮而以潔淨二字爲願然願

潛室劄記卷上

聖

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二字豈非合
身與心而爲言乎心掛一絲則其心不潔不淨矣身染一
塵則其身不潔不淨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所謂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者舉在吾身心中矣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即
潔淨即精微內觀吾心一易之秘藏也外觀吾身一易之
流行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此之謂真學易此之謂真
學高子

高子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
此一日反復此言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然非口誦咏其
言而遂已嘗試進而求之三才在此六尺此六尺者豈不

巍然與天地同體乎今夫天終日生地終日成吾於其中

生成若何矣今夫天地之生成在兩間而吾之生成在一

心心有所放失則不生心有所缺欠則不成不生不成則

此心頑空矣吾惟孜孜求易簡於乾知坤能強而不息然

後可與言生矣厚而能載然後可與言成矣生生成成即

六尺即三才也千古在此一日此一日者豈不悠然與古

今同運乎前而古終日往後而今終日來吾於其中往來

若何矣今夫古今之往來在二氣而吾心之往來在一心

心有所繫縛則不往心有所障礙則不來不往不來則此

心間斷矣吾惟日孜孜求符節於先聖後聖考而不謬然

潛室劄記卷上

聖

後可與言往矣俟而不惑然後可與言來矣往來來即

一日即千古也

仁者人也人者心也天下未有離心之仁則未有離仁之

心故高子曰心本仁如目本明耳本聰目本明而失其明

焉則瞽不可以爲目也已耳本聰而失其聰焉則聵不可

以爲聰也已心本仁而失其仁則目雖明而心已瞽矣耳

雖聰而心已聵矣聵瞽之心尙可以爲心乎哉不可以爲

心尙可以爲人乎哉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則已憐之而

人亦共憐之至於亡心視亡耳亡目何如乃已既憤然人

亦相視爲固然其失輕重也抑甚矣

程子曰入只爲此形體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無所障礙則人體即天體矣愚曰人正爲此形體與天不隔一層踐卻形體渾是天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無所虧欠則人體即天體矣內省吾身耳目形也其能明能聽則耳目之性也吾惟盡吾聰明之性而耳目之形踐矣手足形也其能恭能重則手足之性也吾惟盡吾恭重之性而手足之形踐矣外省吾身父子形也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吾惟盡吾親之性而父子之形踐矣

潛室劄記卷上

論

踐矣君臣形也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吾惟盡吾義之性而君臣之形踐矣兄弟朋友夫婦形也其有序有信有別則兄弟朋友夫婦之性也吾惟盡吾序別信之性而兄弟朋友夫婦之形踐矣踐其形然後可與言性也盡其性然後可與言形也天命之謂性賦性之謂形踐形之謂人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則無一物而非太極形形色色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則無一事而非太極巨巨細細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則無一時而非太極往往來來盈眸而是也此處放過便是行不著習不察物自物事自事時自時與吾無與也

潛室劄記卷上

論

此處果識得無一物而非太極無一物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心而心有一物滿染則非太極矣無一事而非太極無一事而非心也無一事而非心而心有一事繁懸則非太極矣無一時而非太極無一時而非心也無一時而非心而心有一時間斷則非太極矣無滿染無繁懸無間斷之謂心無滿染無繁懸無間斷之謂心之太極無滿染無繁懸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吾備只說太極太極便無極故孔子專言之而周子統言之非有二也若二氏只說無極卻遺了太極是以談元說妙都在靜裏尋覓至於動中紛至雜投未免厭煩迷思屏絕事物不知事物如何屏絕得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邑而已

一日五件事曰事母曰課兒曰讀書曰謹言曰省場園五件事都合併一字上去曰敬

古今道理都在四書裏面故薛文清公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四書道理都在集註裏面故愚又曰集註不可一日不讀讀集註所以讀四書也於集註無所得而漫言四書說夢也於四書無所得而漫言古今道理說夢也

孔子於伯夷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清於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而孟子則以爲聖之和周子於伊尹曰大賢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任豈一人之

身可賢可聖固若是懸殊耶非也賢希聖者也賢而以大名則幾幾乎聖矣是故顏曾思孟俱稱大賢及其從祀孔廟一則曰宗聖一則曰述聖一則曰亞聖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蓋皇帝王以降聖人不世出天縱孔子出類拔萃古今絕響矣嗣此以往或有媲美顏曾思孟者則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觀於周程張朱殆其人與五子俱稱大賢當以四子之例處之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愚嘗從而私擬之曰周元公見聖程純公悟聖程正公修聖張明公勉聖朱文公會聖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使學道者知宋五子即周四子孔子而後此九人者其弗可幾及也

潛室劄記卷上

美

聖人著書一言一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管業之有補有馮也在人視脈邑而用之文成法專於馮而元氣轉虛朱子補馮兼施為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為影響比之於楊墨其可乎哉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開而孟子繼非開則無以為繼也開之之功大於繼若夫顏子曾子子思則同有功於繼

孔子以來相傳之道程子開而朱子繼非繼則無以為開也繼之之功大於開若夫周子張子則同有功於開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其誰哉愚謂木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檢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明不敬也敬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謹也不強不敬也敬則不怠雖柔必強也

心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能無

潛室劄記卷上

美

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由今驗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便以謹言為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

天即理也此語最靈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願謀天之明命願謀此理也四時行為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蓋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

此理也無敬亦保守此理也日盍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隊剛或恣肆於理之中也敬天之諭無敢馳驟罔或放逸於理之外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

潛室劄記卷上終

潛室劄記卷上

天

潛室劄記卷下

鄭州刁包著

薛子曰萬物本於天萬事本於心余謂天者萬物之心也萬物不得天以爲心則不生心者萬事之天也萬事不得心以爲天則不成是故天與心生有萬物之主宰而成立萬事之樞紐也君子以天爲心即以心爲天而造化之理不出徑寸而得之矣

以誠敬爲綱時時提掇的來以義利公私爲目時時辨別的去其庶乎

晝夜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麼極力承當莫要絲毫辜負他纔好堂堂做箇人

潛室劄記卷下

一

君子夙夜惕厲似憂多於樂須尋孔顏樂處始得然天下事未有無因而幸獲者也不歷深山不探重淵而欲羅異珍恣奇玩我知其難也矧性命至寶乎孔子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之憤茲其所以爲孔之樂也與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有意味而忘嗜慾其所以爲顏之樂也與不憤不苦悠悠蕩蕩閑過了日月而妄希受用矯語快活是飽食終日其與禽獸何異憤矣苦矣更有一字訣在其誠乎子與氏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噫盡之矣

或欲入山予曰吾輩第一座名山曾尋覓否或曰未也果

安在予曰不在天之下地之上其在大學知止一節乎或曰何謂也予曰定則移易不得靜則紛擾不得安則搖撼不得慮則遮蔽不得方寸耳而天地萬物皆備焉所得不既多乎好箇地面儘堪棲息好箇光景儘堪把玩從出父母胞胎來目便會視耳便會聽手便會持足便會行心便會思那一件那一時不依靠他後來成人長大東奔西走或在城市內熱鬧或在廟堂靜處把絕頂去處輕輕斷送了一時悔恨起來憤勵起來尋箇名師取些好友替我指點路徑我便孜孜皇皇窮日之力須索要到這裏歇腳自下以升高自近以及還拿住安身立命真種子雖在紛華

潛室劄記卷下

二十

塵囂場中漠然無所與其高尚有如斯彼上徹下再隔他不住互古互今再崩他不了巖巖乎大觀也哉吾子幸勿舍目前名勝而貿貿迷途也或曰命之也此山不在書本上還在胠子裏予曰然近有語云心到靜處是山林正謂此也

為蓋世豪傑易為憐心聖賢難

不富不貴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不道不德難乎質於古之人矣吾將違心易志俛仰於今之世乎抑將砥躬勵行勉乎古之人也

智不足以周一身力不足以謀一家庸眾也智僅足以周

一身力僅足以謀一家庸眾也然則求免於庸眾果何道而可大之濟天下小之濟一邑視乎分與量用之利蒼生舍之利釋里因乎勢與時

居則曰我若當某時如何如何我若當某事如何如何旁觀者不之許則拂然怒矣試放下未來提起見在何莫非吾時何莫非吾事乎千瘡百孔茫無下手處騎語亦奚以為

積金不如積粟積粟不如積德

先儒教人不知幾千萬言請以兩言蔽之順理行將去從天分付來此做人十字訣也做文者不知幾千萬言請以

潛室劄記卷下

二十一

兩言蔽之都是幾箇字只要會安排此做文十字訣也俚而至約而盡知言哉

做好人便是福做不好人便是禍幹好事便是吉幹不好事便是凶如此說來纔無弊若必逐人逐事責報應恐天道有不靈時而人反莫之信矣

開國無以加於周而曰忠厚做人無以加於諸葛武侯而曰謹慎嗚呼傳道守身之道不能復贊一辭矣

或問守己曰不昧心問接物曰不負心請益曰讀書窮理而已矣

魯論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余下一轉語云古

之學者爲人今之學者爲己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余下一轉語云求放心之道無他學問而已矣

獨對時須被服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二語共對時便理會語不妄發四字

書無難易無多少不讀則難則多讀則易則少或讀或不讀則難則多讀之又讀則易則少

吉凶決諸易政事取諸書性情陶諸詩從違準諸禮是非決諸春秋

廉希憲孟子勝趙普論語胡廣中庸多矣

潛室劄記卷下

四

左氏傳春秋如隔靴搔癢言之不軌於道也多矣然其文

嚴潔峻整於以詳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弗可廢也

有經斯有傳傳者傳也發明經旨而傳之天下來世者也

然以口傳經何若以身傳經以口傳經聖人之功臣也以

身傳經聖人之孝子也不踐厥孝而思樹厥功傳乎不也

不讀易而說道理不讀春秋而談是非直捕風捉影耳

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滋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

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

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功夫

人以惡言加我我爲弗聞也者而置之人非而我是也豈

日人勝而我負乎若反之則平分其過矣

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人馬千金之資是據其一人馬一節之長足錄無不慕一節而焚千金豈云有目者乎

以言媚人以貌媚人以事媚人以物媚人以文章媚人其媚一也

嘗試反觀內省做不好事固羞做好事亦有時而羞做不好事固怕做好事亦有時而怕羞做不好事怕做不好事

是希聖賢的種子這箇念頭須扶助將來羞做好事怕做好事是甘庸眾的源頭這箇念頭須掃除將去

人之所喜我不喜人之所怒我不怒其庶幾乎

潛室劄記卷下

五

以逢迎爲諛光以慙直爲慢侮以豪強爲義氣以忍讓爲怯懦以詐僞爲聰敏以長厚爲糊塗以雷同爲親愛以慷慨爲矯激世俗之見大率然也君子不可以無辨

昔人云亂臣賊子只見君父有不是處隱危哉然則忠臣

孝子只見自己不是處而已由此推之妻子之不我若

也宗族之不我德也交遊之不我信也鄉里之不我服也

婢妾戚獲之不我畏不我懷也是皆無道而處此也假令

有道處此爾爾乎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有苗可感矣

有於同體奚有於同氣故謂無不是的父母可也即謂無

不是人亦可

漢武帝之父子宋太宗之兄弟宋仁宗之夫婦讀史者到
今有遺憾焉按厥所自是誰之過與趙呂二公恐當與江
充同科矣

商周間賴伯夷叔齊兩兄弟點綴一番戰國間賴伍員申
包胥兩朋友點綴一番不然世界頑鈍寂寞吾不欲觀之
矣

孔孟而後周程如前醇正不雜者董子一人而已韓昌黎
王河汾不及也

王汝止夢裏擊天門頭傳道狂悖殊甚既而遊陽明之門
斂圭角就夷坦養粹氣和音咳指顧俱足令人意消此與

潛室劄記卷下

六

呂東萊少時飲食不好便敢打碎家事及讀躬自厚而薄
實於人章即煥然冰釋俱可謂善於變化氣質矣

坡公光明磊落同世人傑只是不認得伊川可惜可恨

坡公為疏論王介甫一見范公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
毀其稱而連名以遺此與張子之徹虎皮畧同儒者盛稱

子厚大勇而不及子瞻何與

君驥臣詔壞社稷富貴驕貧賤詔壞風俗治天下者必去

此二驕二詔

卧龍子云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至哉言子獨有國之明訓也哉

我輩做人亦然

蘇長公云孔明出師二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余謂
駱賓王討武氏一檄又可與出師二表相為表裏蓋武氏
貫天達地之惡舉世莫可誰何得此口誅筆伐差堪吐氣
而成敗論人者至以叛逆目之矣

王莽有子秦檜無兒

神武莫如操謀恭莫如莽機智莫如檜試與較榮華富
貴豈有加於三子者乎而惡聲穢德直與天地無極雖三
尺童子知羞之然則三子認錯念頭行差路徑九泉之下
當亦自悔其愚且拙也

潛室劄記卷下

七

漢高祖稱而不正宋慈祖正而不誦

趙盾父嚴延年母識見卓越畧同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直也兄弟之仇不共國直也交遊之

仇不反兵直也犯而不校獨非直也欺或直者處之以公
心應之以坦衷裁決於義道而無所回屈之謂耳學者不

識直字橫逆之加悻悻莫能堪遂至爭白黑決雌雄反借

口於尼父之明訓也善讀書固如是乎

我輩有大憂問舜我輩有至樂問顏子

學者以私心好惡人是莫大病痛這箇念頭不除卻便不
仁了如何入道

上陵下安然受之而不以為意此天理人情之正也即以施之平等罔不可者昔人所謂德量所謂長者之行蓋謂斯乎若夫下陵上亦然便成厥惡發厥奸矣烏可同日語哉

見君子而不能愛之敬之披以腹心交君子而不能親之厚之結以骨肉其人惡足以有為乎噫不特此也即一念之善一得之長亦然

尊師取友二之則不是何也師而不友便與木偶共對一般那討恰處友而不師未免走向褻狎怠慢一路去了欲其進取之藥效他山之石難矣哉

潛室劄記卷下

八

意也衣敝履穿能俾端木氏之裘馬夷然自失然則端木非貨殖便當到顏子地位矣貨之累人甚矣哉

我輩要奮勵做古人定被人嫉惡一番嫉惡者忌我之如此也忌其如此而遂不如是降心抑志以媚小人之口也其可乎則安得不慄慄危懼懋勉以圖令終乎聞有錯謬又被人嗤笑一番嗤笑者幸我之如此也幸其如此而果如此便非血性漢子矣敢頃刻即安乎則安得不汲汲愧悔改過以圖全美乎

語云至人無夢愚人無夢孔子不夢周公平高宗不夢帝賚良弼乎彼牧人者眾魚旄旗又胡為乎來哉

無媚骨無傲氣小人反是

子產執政與人論之得力於鄉校之譏評者居多噫非獨執政然也學者思出乎俗入乎道無所往而不為鄉校罵是者奉之非者置之其亦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今日膏肓之病也若非抽胎換骨猛力難除不獨學問之玷行誼之羞且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學者動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應之曰自觀人而言三代以下敗名喪檢渙不顧忌者比比也果知好名定揀好題目去做亦能進德修業賢於不顧忌者遠矣此以恕

潛室劄記卷下

九

道教人廣開為善之路也若學者立心制行須知好名之心是已也稟當好貨好色等病痛一一舉除後會長進不然枝葉茂本實撥矣故曰名者實之賓務實所以修名也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也好名所以喪實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雖然好名不可避名亦不可好名者杜默粉飾之謂也避名者躲閃忌諱之謂也范公不云乎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我做好事只要求人說好此之謂失其本心我不求人說好便不做好事是自暴自棄也二者病則一般

語云道高段來德修誇與此在旁觀則可若夫當局者不

然夷然內省自怨自艾曰緩來還是道不高誘與還是德不修

高其聲價以驚人而不能深藏若虛慢藏誨盜也蔡邕之於董卓是也美其辭以悅人而不能大朴不雕冶容誨淫也揚雄之於王莽是也

極天之靈知到六七分了願其行不一二分頭顱如許若不萬分努力只怕一二分墮壞了可畏哉

士君子一言之不慎一行之不立一交一遊一出之處之不軌於正皆足以蒙不義而犯大惡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獄誅死之罪一言不慎齊陳乞之類是也

潛室劄記卷下

十一

類是也一行不立期公子歸生之類是也一交一遊一出處不軌於正西漢揚雄杜欽谷永東漢蔡邕荀或郭嘉之類是也

晦菴論文右會子固左蘇子瞻噫過矣子瞻大將之登壇者也子固偏裨耳何敢與之較長短競勝負哉

有春夏無秋冬不成天地有都俞無吁咻不成君臣

仰事俯育不給於家家之貧也令閭閻譽不施於身身之貧也往古來今不貽於心心之貧也家貧非恥身貧乃恥身貧非恥心貧乃恥或曰心既富矣是亦可以已乎曰未也程子云玩物喪志

人不我諒而嚶嚶求白焉過矣閉邪以懋厥德積誠以動厥物也非所知也

我有恩於人而倦倦望報市井之心也人有恩於我而泄泄忘報頑冥不靈甚矣

處心積慮但知利人不肯為己圖便宜君子也處心積慮但知利己不肯為人留地步小人也

忍有二曰含忍曰隱忍含忍心不可一刻無無則較長絮短骨肉間亦艾矛矣况儔伍乎隱忍心不可一時有有則奮試苟安墜坑落壑而不自拔也其終矣夫

目今見古人少或幾幾乎自信也揚揚乎自負也目今見

潛室劄記卷下

十一

古人多則適心處行之事層見疊出不啻痲痺之在身矣嗚呼吾何日而可以不違吾心而可以不虧吾行乎哉

立心要富非也立心要貧亦非也各隨其遇而已矣貧而淡然無求於人富而萬然能益於人兩者皆公行仁義是故君子可以貧可以富小人反是

有心而言之詐也有心而聽聽之詐也以詐往以詐來相尋於詐而未有已也子與氏所謂詭之類是也君子不為詭不容心

首陽兄弟也而以君臣著桃園君臣也而以兄弟傳從其所重也

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生死存沒不二其心貴賤貧富不更其守幽顯久暫不移其志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反而易心因時趨利背義忘恩而弗之恤也念人之寒如我露祖念人之饑如我枵腹念人之冤抑如我覆盆念人之屯蒙如我陷溺念人之孤寡如我化離此有肝膽者之爲也不則爾爲爾我爲我自雄其貴自神其智自席其安卽報苦願連滿目而漠然不一動其心故曰觀人者大都以肝膽爲主

上頁君父下頁鄉里云如之何顯愧詩書幽愧神鬼云如之何

清室劄記卷下

主

申生之志可爲舜陳仲子之心可爲伯夷叔齊惟是燭理不明而得與失遂分霄壤矣惜哉李綱之才德勝陳平宗釋岳飛之才德勝周勃惟是遺時不然而成與敗遂分霄壤矣嗚古今來如此類者何可更僕數也

春秋化工也非畫筆也後世卽有能文之士畫筆耳烏觀所謂化工乎

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此爲公論此爲定案胡氏謂尼父以管仲爲徒義以召忽爲匹夫匹婦自程於溝瀆之諒噫過矣尼父恕仲當不苛忽也程子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我

輩深思而熟玩之與深人言道德性命之說畢括此矣與淺人言使爲善者有所恃而爲惡者有所懼其有裨於心術隱微之地不旣多乎語上語下都用得著此程氏之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也

漢高配呂后掃興實甚楚霸王得虞姬生色良多

御龍子集中極力贊江陵以風聞爲實錄殊失公平

天下事惟不如人最可恥吾不如一鄉之人吾恥之旣而不如一國之人則又恥旣而不如天下之人則又恥旣而不如千古之人則又恥嗟乎吾恥之吾恥之曷其有極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整固

清室劄記卷下

主

有徒於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不支舍本義其誰與歸

或曰孔門不言靜坐至宋儒始言之曰居處恭非靜坐乎靜坐時端其首拱此心也峙其背直此心也瞑目視此心也閉耳聽此心也謹呼吸息此心也兩手交護此心也兩足交據此心也皆所以整齊嚴肅而求其放心也如是而後可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如是而後可看出端倪如是而後稱善學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愚則曰人之患在恥爲人弟子

陳惕龍曰朱子本義太淺畧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畧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於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畧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於煩淺以翼深畧以翼詳正善用易者也

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有功於學者甚大但致知之說昉自孔子良知之說昉自孟子陽明於孔孟之說引而伸之足矣而乃處處牽合到良知上其痛快醒發處固多其穿鑿附會處亦不少矣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荀子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王子曰昔人之尊信楊墨

潛室制記卷下

猶今人之尊信晦翁也其語有以異乎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蘇子曰何時打破敬字其語有以異乎一則誣捏聖賢大功德一則斷滅聖賢真種子以法律之厥罪維均

與於書立於春秋成於易

古之人格物而已無所謂讀書也今之人非讀書則無由格物古之人主敬而已無所謂靜坐也今之人非靜坐則無由主敬

以理學言之顏曾思孟而後畢竟以晦翁為第一人若程明道程伊川豈得過分優劣然而集儒者大成則有專屬焉

焉以勸業言之稷契周召而後畢竟以孔明為第一人若張子房郭子儀豈得過分優劣然而稱儒者氣象則有專屬焉

朱子學似顏子而功過之功似孟子而學過之聖門之中行也子奮進取其學其功當在子游子貢之間豈能與會子相頡頏乎陽明之徒直以接孟氏而朱子不與焉噫誣也甚矣

海剛峰述陽明之言曰今人尊信晦翁猶昔人之尊信楊墨也噫此非陽明之言也如其言陽明不得入廟矣

潛室制記卷下

由存養言之外之不能謹言內之不能求放心由應接言之內之不能順親外之不能信友四病不除終論禽獸

有兩儀便須有六經有六經便須有四書有四書便須有樂註有因書集註便須有近思錄有近思錄便須有小學此皆與兩儀相為終始而不可一日無者也其他史書不可不讀然綱領御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然要約御在近思錄蔡虛齋云欲為一世經綸手須讀數綱緊要書余繼之云欲承千聖絕學後只讀數綱緊要書若數書者其盡之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噫孟子而後知春秋者程子而已程子而後知春秋者

胡子而已胡傳行而三傳廢制科家列學官以之取士幾於家傳而戶誦矣然其不知春秋也蓋甚噫胡子而後知春秋者其誰哉

吾道有三縱堯舜時如日始旦一縱也孔孟時如日中天二縱也程朱時如日重明三縱也凡此三縱皆天也學道者不可以不知

讀近思錄其辭和以藹其氣粹以穆其理明以備躍然會心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此爲二傳未出之先言也今既有胡傳繼程傳而作說的恁地分曉豈必

潛室劄記卷下

若

理明義精而後可學哉讀者但能信的過覺的津津有味

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綱目祖春秋意章史鑑非理明義精未易學也

傳習錄病痛多熟讀近思錄當自見得

定其心而後語則無輕浮躁急之病

做箇君子定要喫虧做箇小人定要占便宜喫虧的做了

君子卻是便宜便宜的做了小人卻是喫虧如今涉世或

當局或旁觀卻要分明此意

范定與勉無玷姚子曰讀不見書作驚人語余則曰讀共

見書作醒人語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非人所共見乎語

不驚人死不休則爲文人墨士而已孔孟程朱其語何坦易而明白也

每思聖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語增多少愧慚無已就是先言其行而後從之也罷了由今看來卻都是先言其

行而不從之愧慚當何如也

對人而不審其言出言而不審其心非所以爲學也

今日治心且從夢寐治起此處大段不清楚以是放其心

而不知求

理學莫精於文清而忠憲過之蓋才勝也文章莫妙於文

成而忠憲過之蓋學勝也

潛室劄記卷下

若

陳揚龍謂陽明爲本朝第一人又曰爲第一才人非第一

學人也然則第一學人惟梁溪先生當之

自古稱中心悅而誠服者莫如七十子之於孔子至其所

以悅所以服余亦不得而知也邇來得高子遺書朝夕諷

誦吾悅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悅但覺天下之賞心者更

無可以踰此也吾服之吾亦不能言其所以服但覺天下

之傾心者更無可以踰此也然後知七十子之服孔子亦

若是焉則已矣

二氏言靜吾儒亦言靜但二氏離動以爲靜吾儒卽動是

靜故曰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非物也二氏言無吾儒

亦言無但二氏離有以爲無而吾儒則有若無故有物有則之民彝即無聲無臭之天秩二之則不是二氏言虛吾儒亦言虛但二氏離實以爲虛而吾儒則實若虛故萬物皆備之大用卽一物不容之木體二之則不是此毫釐千里之辨也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象之象者斷易之畫也然而進乎畫之義也文王之易象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之象也然而進乎象之義也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翼象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於是乎始有著解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鳥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註於諸儒易註

潛室制記卷下

六

於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且從程傳求之以程傳視孔翼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孔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思謂學易者明程子之易而孔易其庶乎庶乎孔易義則庶乎可與言易矣未聞道之先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入處如何聞得道既聞道之後不靜坐不讀書便無守法如何算得聞道要做人須是存心心不存則爲庶民去之之人矣要存心須是讀書書不讀則心爲莫知其解之心矣要讀書須是靜坐不靜坐則其讀書也爲出口入耳云爾要靜坐須是

無欲欲不無則其靜坐也爲形寂神馳云爾然則做人者當自無欲始

吉凶不外乎善與惡善者吉惡者凶善惡不外乎是非非是者善非者惡是非不外乎義與利義者是利者非此當隨事隨物而精察之若念慮之萌言論之法事爲之著渾是義而不染於利則有是而無非矣有是而無非則有善而無惡矣有善而無惡則有吉而無凶矣我輩所以事人者在此所以事天者亦在此

易曰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後人以爲趨利避害失之遠矣

潛室制記卷下

九

文清日程朱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修有序象山直指本心陽明首揭良知皆以頓悟直捷爲事而不復斤斤進修之序豈所語於孔孟之傳哉虞廷十六字吾道大開闢也禹湯文武皆踐履此十六字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孔子集大成而一一表章之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顏曾思孟則又孔子之孝子順孫克家而續其緒者也故生孔子之後者宜用守元公太極圖吾道一大開闢也洛中之二程閩中之張皆踐履此一圖而筆之爲書彰彰可考也天若不生朱子集大成誰知其爲傳道之要訣哉若夫江西餘姚則又

朱子之故國外患入室而操其戈者也故生朱子之後者宜用攻

由孔子而後千餘年大學中庸雜在戴記中兩論七篇混入子書內學者但作文字觀云爾及二程出然後彙輯訂正列爲四書朱子又繼承二程之志一字一句示之指南名曰集註使天下萬世資之如菽粟一日不食則餓資之如布帛一日不衣則寒此程朱之功所以上追孔孟也非然者雖有菽粟與稊稗同誰知其可食哉雖有布帛與蘆葦同誰知其可衣哉今且人人食之人人衣之莫不從此求溫飽矣然在童子不過資之以補諸生在諸生不過資

潛室劄記卷下

手

之以舉孝廉在孝廉不過資之以躋南宮富貴之溫飽豈道德之溫飽哉日食菽粟而不知其味也日衣布帛而不知其色也惜哉事負聖賢矣

文清謂堯舜爲乾道禹爲坤道蓋據書辭曰欽明日重華日祗承三言之也余意以堯舜言之則堯爲乾舜爲坤及舜受堯禪則舜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爲乾禹爲坤及禹受舜禪則禹又爲乾矣大抵堯舜禹三聖皆合乾坤之道也皆以自強不息之功而博施厚德以載物分乾分坤或恐未然

盡性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復性者斯可矣復性者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知性者斯可矣知性而後性乃可復也復性而後性乃可盡也豈曰絕無其人哉耶喟已耳文清稱真儒之不雜凡四曰心曰行實曰事業曰文詞是也愚謂行實事業文詞皆本於心心不雜則滿腔天理渾然湛然發諸外者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又何雜焉

文清極力推韓子竊意韓子尤明俊偉自是千四百年間一大人物然以語於四者之不雜則未也唯是舍其取取其瑜則聖賢家傑兩途當有各擅其長者但聖賢分數少家傑分數多使得遊孔子之門則聖賢分數浮於家傑矣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看他是何等抱負釋氏

潛室劄記卷下

手

之徒以爲師事大類謬証甚矣

孟子於陳仲子畧其小廉責以大義此春秋之法也包則謂舉世趨利若鶩有人焉狷介清苦不與世俗爲緣如鳳凰之在鷄羣此中流一柱也曷可少乎不知其人視其友其友而廉靜勤慎也者不同而知其爲端人矣其友而貪冒濫也者不同而知其爲匪人矣文清曰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卽過絕之正心之學一言以蔽之矣又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修身之學一言以蔽之矣

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

不學此者即非正學也余謂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
會思孟周程張朱非正學也即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
會思孟而不學周程張朱亦非正學也陸王一派欲駕周
程張朱而上之正耶否耶

文清曰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此以言乎釋老之學也
若俗學則語物而遺理語下而遺上矣

道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舉世駭之笑之抑思人而不學道
可也人而不學人可乎人而駭人之學人笑人之學人也
是尙可以爲人乎哉

文清曰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

潛室劄記卷下

三

最要余謂作詩務涵養性情作文務根極性命寫字務如
程子之敬非欲字好只此是學如此則詩也文也字也皆
在身心上用功何必非本領工夫哉

文清曰道從天出是有本之學余謂道從心入是有本之
學何也心即天也

文清曰學者自功便爲謀利計功而學宜其不足以入堯
舜之道夫謀利計功蓋指科舉之學言也今之學者舍科
舉則無學矣汝曹試思之補諸生薦賢書成進士與希賢
希聖希天孰愈三希道德也一世而千秋三途富貴也豈
特不可以千秋哉非不可以一世矣爲吾子弟者慎無役

役功利而自外堯舜之道哉

得小學之旨然後可以肆力於四書未有不解小學而能
讀四書者也不解小學而讀四書只是舉業得四書之旨
然後可以肆力於五經未有不解四書而能讀五經者也
不解四書而讀五經只是應編得五經之旨然後可以肆
力於諸史未有不解五經而能讀史者也不解五經而讀
諸史只是玩物喪志

文清明朝第一人得力全在讀書一錄玩錄中說讀書處
津津有味眼裏看的口裏念的心裏想的當身踐履的那
一時刻不疑注在書上所以纔成了箇大儒我輩無先

潛室劄記卷下

三

生萬一之功而欲幾先生萬一之樂其將能乎

文清謂讀書須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此
二句最宜詳玩何也向事物上體貼而不考驗身心則涉
於支離考驗身心事物而不反覆以用其極究歸乎上落
下此先生之言所以渾全無蔽也與

文清論爲學於口耳文辭詳詳致戒焉竊謂學絕道喪而
後即求口耳文辭之士豈易得乎若遇其人且相率而從
事焉俟口耳博洽文辭華贍然後進求之游詠乎其中而
神明乎其外亦可以免於先生之戒矣

文清曰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

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此所謂敬以直內也又曰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此所謂義以方外也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無出兩般工夫者矣

古之學也道今之學也藝古之學也義今之學也利古之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爵修而人爵在其中矣今之學者讀書作文以求夫官終身役役人爵又烏知天爵為何物哉

潛室劄記卷下

五

寫字最可驗心之存否或差一字或遺一字或多一字皆釋心不在而然斷斷乎莫之或爽也

志氣昏惰肢體放逸只緣不敬敬則諸病皆無自而生矣持已則敬與怠分敬日新而怠日廢也接物則敬與慢分敬日謙而慢日倨也

文清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違恤其他余謂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凡有所行知盡吾天地之性而已違恤其他

文清曰凡聖賢之書皆先知先覺覺後知後覺之言讀其書而無知覺可乎先生之意蓋謂讀聖賢書而徒為口耳

詞章之學與冥然無知覺者等耳

文清曰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此五者缺一不可也然而有其序焉未有不讀正書而能明正理者也未有不明正理而能親正人者也未有不親正人而能存正心者也未有不存正心而能行正事者也實實體驗當自見的

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然則耳不聰目不明是有耳目之物而無聰明之則矣手不恭足不重是有手足之物而無恭重之則矣以此推之百體皆然人之威儀亦何可以不嚴整乎哉

潛室劄記卷下

五

文清曰萬事敬則吉怠則凶此即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二語而約以出之也又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者侈華麗人之大惡此即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二語而詳以出之也要其立言之旨則無少異耳我輩操心其可以不趨吉避凶也與哉我輩持已其可以不崇德去惡也與哉文清曰自頂以及踵皆天之所與但求順天余謂自頂以及踵皆親之所與但求不忤吾親而已自頂以及踵皆君之所與但求不負吾君而已何也親也君也皆天也

或謂詩不李杜非詩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三百焉李杜咋舌矣或謂文不蘇韓非文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

力於四子五經焉蘇韓闢筆矣或謂字不鍾王非書之至也余曰孜孜然用力於程朱卽此是學焉鍾王束手矣此吾所謂古今三絕也異乎詩人文人及善書者所謂三絕矣

詩必李杜乎不李杜自有詩文必蘇韓乎不蘇韓自有文書必鍾王乎不鍾王自有書若夫學不可不程朱也不程朱更無學矣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詩學之可以嗣響三百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文學之可以媲美六經學程朱之學則宜學程朱之書學之可以續千聖相傳之敬而點畫皆心學矣又何必李杜蘇韓鍾王哉

潛室劄記卷下

美

文清曰天運公而自然不爲何而春夏生物不爲何而秋冬成物天其無爲乎又曰人道公而自然不爲何而行仁義不爲何而行禮智人其無爲乎余以爲天道人道皆有爲也天何爲哉爲人也天不爲人之性而賦命則人類滅矣人何爲哉爲天也人不爲天之命而盡性則天德亡矣天人交相爲以成其公又何不自然之有
爲人謀而忠智也與朋友交而信仁也傳而習勇也會子三省其卽中庸之三達德乎
文清曰每顧遺體之重未嘗一日敢忘先人痛嘗三復斯言誰非先人遺體誰是一日可忘先人者

文清曰只順理便是道此以仁義禮智渾言也詳言之只守理便是仁合理便是義循理便是禮明理便是智總之則一順理而已是仁義禮智便是道也

文清曰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功心志言動是四件功夫每日省察心如何存志如何立出何言語作何舉動件件都求過得去斯可免於輕與惰矣

易曰洗心書曰制心詩云小心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曰養心聖賢之書勤懇懇皆以保護此心也心之所以不能保護者豈有他哉私欲害之耳降伏私欲使不得干吾靈府曰制心然非翼翼然以上帝爲鑒臨心其可得而制乎

潛室劄記卷下

美

是故小其心所以制之也制其心所以洗之也洗其心所以存之也存其心所以養之也養其心所以正之也心至正則惟精惟一直與上帝合符矣
心之變幻雖多端大約不出天理人欲二者而已爲天理之心則高峻爲人欲之心則卑陋爲天理之心則廣大爲人欲之心則狹小爲天理之心則光明爲人欲之心則暗昧爲天理之心則潔淨爲人欲之心則污穢爲天理之心則端正爲人欲之心則邪僻爲天理之心則專一爲人欲之心則雜擾爲天理之心則寬厚爲人欲之心則刻薄爲天理之心則細密爲人欲之心則粗疎爲天理之心則深

沈為人欲之心則淺露為天理之心則公平為人欲之心則偏私為天理之心則坦易為人欲之心則艱險為天理之心則舒緩為人欲之心則急躁為天理之心則謙和為人欲之心則倨侮為天理之心則退讓為人欲之心則矜伐凡此數者出於此則入乎彼如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不察也

道者仁義禮智之綱也仁義禮智道之目也

文清曰仁義禮智之性有未盡即拂乎天命而自絕於天矣可畏哉

文清曰遺濳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客節三者雖並言之要

潛室劄記卷下

天

以遺濳私邪為主蓋遺濳私邪然後心性可得而存養容節可得而端謹也

文清曰常主靜物來應之所謂役物而不役於物也

文清曰遺濳無一毫之私累正易所謂洗心也

文成之才大於文清文清之學正於文成尙論者固不可以其才之大而掩其學之正也

陽明之徒推道學首白沙而不及文清蓋自爲地也

天道流行有一息間斷便不成造化人道通往有一息間斷便不成性學

天道所以無間斷以其有元亨利貞四德也人道所以無

解池以其有仁義禮智四德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豈非法天之元亨利貞而以仁義禮智立之哉學道者求天人合德焉可矣

天有元亨利貞我有仁義禮智天有日月星辰我有耳目手足天有風雲雷雨我有喜怒哀樂吾何歎乎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以歎學之不講質實迷途者然也余則口著

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道者眾也以歎學之徒講役空文者然也孟子歎人余自歎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三者學人之通病也

潛室劄記卷下

天

余則不戒正助而獨戒忘何也正助俱勿忘以後事心既忘矣又何有於正又何有於助長是故集義之事必以勿

忘爲主曰勿忘便有疾徐中節之意而可以免於正助矣先正云晝觀諸妻子夜觀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余謂妻子工夫須從言語做起每日稱引聖賢莫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妻子矣夢寐工夫全從思慮做起每夜寤寐聖賢而不雜以閒言妄語則不愧夢寐矣學道者何可

以不從事於斯也

爲學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者何慎言語肅威儀正思慮是也坐臥問心焉行往問心焉飲食問心焉語默問

心竊寐問心焉一不問則背而馳莫知所之矣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可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學者以天為體則無遺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矣以仁為體則無遺事而萬事各得其宜矣

文清曰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矣我輩所以學聖人而未能者只是不誠

至誠者聖人也思誠者賢人也不誠只是庸眾

朱子曰至精之理於至粗之物上見竊意理曰至精形而上之道也物曰至粗形而下之器也理從物上見道從器上見朱子之言蓋本孔子也

潛室劄記卷下

辛

文清之學得力在一性字梁溪亦然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之謂不言而忠信者然後言忠信矣此之謂不行而篤敬者然後行篤敬矣故曰夫然後行若徒在言時求忠信恐其信也有未必忠者矣若徒在行時求篤敬恐其敬也有未必篤者矣其何以行之哉

天下無理外之物天下無性外之理天下無心外之性心存則性復矣性復而理得矣理得而天地萬物一以貫之矣

物必有當然處謂之理以其為人所共由謂之道道與理

只是一箇同體而異名也今與人言理即庸眾者習而安

之若與人言道雖高明者駭而走焉何惑之甚也

有一箇物即有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箇物須審那

一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

文清曰於聖人言理處當各隨其旨而知其所以異言一

本萬殊也又曰當旁通其意而知其所以同言萬殊一本

也

知止之所在而堅守勿失為知此即知行合一之學

作事不合宜便有惻然不安之心仁也不安其不合宜者

而安其合宜者義亦在其中矣

潛室劄記卷下

辛

文清曰時中似義字余謂無我似仁字

有形有象者物也不亦顯乎無聲無臭者理也不亦微乎

即顯即微有間乎無間乎寂然不動者體也而用具焉感

而遂通者用也而體行焉即體即用一源乎不一源乎程

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為是語也

無物不有純備之體也反之吾身卻有物不有其何以言

體無時不然流行之用也反之吾身卻有時不然其何以

言用體用兩虧枉卻天命之性矣

曾月川曰顏子之樂顏子之仁也以其三月不違仁知之

余意顏子之樂顏子之禮也以其非禮勿視聽言動知之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仰不愧俯不作心
廣而體胖樂在其中矣然則克己復禮樂之工夫樂者克
己復禮之受用也克己復禮爲仁謂顏子之樂即顏子之
仁亦可矣

爲子不能盡子道爲臣不能盡臣道爲父不能盡父道爲
夫不能盡夫道吾何以立於世哉

文清曰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黯
慘亦可以見好善惡惡之一端余謂陽不必皆善陰不必
皆惡要在人有以講劑之

文清曰忠信積久而後效見吾人一念忠信遂欲責效不

潛室制記卷下

筆

亦或乎

文清曰知道則自簡包曰知道則自靜

文清曰靜可以制動包曰簡可以御煩

文清曰愈日新愈日高包曰愈日強愈日明

文清曰無行可悔則德進矣包曰悔而能改則德進矣易

曰震无咎者存乎悔

文清曰萬物猶可以力爲只此理非力所及余意未必然

朱子言窮理之功而要以一言曰至於用力之久夫用力
所以窮理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理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若之何不可幾及也雖然其至乎理爾力也其中乎理

非爾力也以言乎其中之者即謂此理非力所及亦可矣
一本耳而千態萬狀生生不窮者萬殊也萬殊耳而兩陰
負陽箇箇還元者一本也

文清曰不敢有邪心漸進於誠包曰不敢有僞心漸進於
正

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學聖人之四目也包不自揣益一
目曰非禮勿思

吾性本善吾習得無有不善者與日日省察所習不慎則
所性不存矣所性不存是違命也違命是逆天也逆天之
人天其我容乎天命之謂性是我身上第一件事念之哉

潛室制記卷下

筆

天地之道健順而已不健不順成不得乾坤生人之道忠

孝而已不忠不孝成不得世界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得力在不見上雖見可欲使心不亂

得力直在心上矣見可欲而不亂之心與不見可欲而不

亂之心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仁者見天地之心乃可以濟天下之難智者合日月之明

乃可以辨天下之惑勇者象風雷之震乃可以除天下之

患

存心之謂仁利物之謂義居敬之謂禮窮理之謂智立誠
之謂信逐日省察五者缺其一則人道虧矣不存心則放

不利物則刻不居敬則慢不窮理則蔽不立誠則詐五善去而五惡隨之可不慎與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形也而仁義禮智信之性已該載於其中矣盡仁義禮智信之性然後可以踐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仰物則即器即道也二之則不是

日來覺得心性工夫共要在養氣氣不調攝則志意懈怠言語粗疎舉動躁妄無一而可今而後晝夜間須兢兢提調之

今日出門又妄發數語可恨可羞

四子書天下所家傳而戶誦也然而知其意者或寡矣知

潛室劄記卷下

書

其意則希賢希聖希天取諸此而足也知其意則出世經世傳世取諸此而足也小學所以培其根也五經所以植其幹也近思錄所以發其英華而廿一史所以暢茂其枝葉也凡古今所垂諸簡冊者皆可以此書貫通而匯歸之也故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

浮屠老聃其學亦云精矣彼亦何嘗不言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缺典故也所以謂之異端漢祖唐宗其治亦云偉矣彼亦何嘗不行仁義禮智且信也然而未得其道者以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有虧德故也所以謂之雜霸文清曰三綱五常為

學為治之本余謂三綱又五常之本也

視聽言動發而皆中節謂之禮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樂禮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樂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則一身與天地同節一心與天地同和矣是故三代以前禮樂之制作在唐虞殷周三代以後禮樂之制作在鄒魯洛閩

涇陽先生微有駁雜而大段則痛快之極少墟先生微有沾滯而大段則醇正之極若夫極其痛快而無少駁雜極其醇正而無少沾滯其惟景逸先生乎

孔子之道天下萬世所共由也使非顏會思孟羽翼於前

潛室劄記卷下

書

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使非周程張朱表章於後天下萬世何由而知有孔子之道乎然則孔子之道得此九人者而後曉然於天下萬世若曰吾自有捷徑而不必於周程張朱也吾不知周程張朱而外豈別有所謂顏會思孟乎吾不知顏會思孟而外豈別有所謂孔子乎入手一差到底無得手處學者慎之

焦弱侯以程朱為保殘守陋抑思程朱所保而守之者六經四子也六經四子殘耶陋耶充其意不殘不陋必如佛老之虛無而後可

趙普呂夷簡功成勳立名垂史冊予獨目之為小人誅其

心也李固杜喬身死家滅禍流宗社而予獨推之爲君子矜其志也

少陵詩云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此語與韓退之歎一飽之無時句正同嗟乎杜聖於詩韓聖於文皆讀書破萬卷者而辭氣凌卑如此病坐不知學耳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少陵詩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隨此詩最占地步及聞其所以致此者則揚雄之賦子建之詩李邕王翰之比鄰而已以若所爲求若所欲子與氏所謂緣木求魚者非歟蘇長公長於五經然有功夫亦有見地文章諸大家皆不

潘室劉記卷下

美

及也只是大段穿鑿且機巧耳使當年北面伊川如楊龜山游定夫諸公所造皆過之矣

讀易而不知程傳之妙不可以言易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猶之讀四書而不知集註之妙不可以言四書也

呂涇野崇奉二程書必冠帶讀之可謂深知程子矣乃於朱子獨不然擬之橫渠而以爲未也疑之和靖而以爲未也豈不誣甚矣乎知程而不知朱吾不謂之知程也顧涇陽乃弟在儀部時擬疏請朱子配享孔子可謂深知朱子矣乃於程子獨不然援濂溪爲例而不得也援文中子爲

例而亦不得也豈不誣甚矣乎知朱而不知程吾不謂之知朱也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孔子以來未有四書也自有四書以來未有集註也天下後世知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矣而不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卽知四書爲生民未有之書矣而不知集註爲生民未有之註也至矣哉不悟四書之妙不可與言集註不悟集註之妙亦不可與言四書吾惟終身服膺焉而已矣

潘室劉記卷下終

潘室劉記卷下

美

潛室劄記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其書以平日所見隨筆劄記王士禎池北偶談嘗稱其中爲蓋世豪傑易爲愜心聖賢難一條又稱其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一條然所言心性及格致誠敬類多拾前人緒餘其謂讀春秋而不知胡傳之妙不可以言春秋亦不出里塾拘墟之見又稱吾輩第一座名山在大學知止一節且謂此山又不在書本上還在腔子裏語殊虛渺尤不免墮入姚江門徑矣

學案一卷

〔清〕王姓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壇王氏刻積

書巖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案一卷》

提要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學為宗而致之中教以學為宗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于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為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為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

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旋虺而

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

說途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為而與道大適惡用

是淺淺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醉者

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

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之時即深用為憂而預料

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良常王無量先生輯學案以白鹿

洞規為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

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先生生明之季世王氏之廢

流方盛故發憤而為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

惜乎其學不顯于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

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

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所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踈且簡以為自欺之術哉桐城方苞書

學案

良常王姓無量審定

孫男澍篤林重校

竊惟吾儒爲學第一要先立志須是直截要學聖人向上方有入頭處孟子爲滕世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已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可見常人之與聖人本同一性聖人有此性而能盡之所以爲聖常人有此性而特亡之所以爲愚此知聖非不可學也人自不肯爲耳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人讓與別人且只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

學案

視爲卑故不肯進殊不知聖賢秉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已任歷考古人之言未有不以聖人爲可學者人苟有志于學便當以聖人爲準既有志欲學聖人便當以孔子爲準雖其爲德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其爲道無窮盡無方體然其切近而精實者要不越乎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所謂無行不與者是也學孔子者亦于此學之而已矣謹撥而列之如左

孔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子曰賜也女以十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
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
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天何言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
不祭○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之燕居申申如

學案

二

也天天知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子之所慎齋戰疾○子所雅言詩書執
禮皆雅言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
之而後和之○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罕言
利與命與仁○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於
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
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若君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若君與下大夫言誾誾如也
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退
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
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
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事鞠躬
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投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
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
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
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
朝齊必有明衣布必有殺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
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飯而肉敗不
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
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
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

學案

三

肉不出三日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
出矣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
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
曰傷人乎不問焉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
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待食於君若祭先飯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朋友死無所歸
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
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韞者雖褻必以貌因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
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師
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基

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竊惟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綱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氣一動一靜之間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蓋其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初非有意而爲之也學者欲潛心於聖人亦卽其發

學案

四

見流行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者深者可以馴致矣然而顏曾思孟子入聖工夫方有準的濂子須是先學顏曾思孟子入聖工夫方有準的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蓋志道惡切固是誠意若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故夫從入之途其次第有不容紊者謹擬其要而表之具列如左

顏子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淵喟然歎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知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曾子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學案

五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

學案

六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振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滕文公為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若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學案

七

竊惟韓子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而頗會思孟雖所造不同要皆具體聖人者也今竊綜其大要而計之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亦惟是人倫日用持已接物之間有以自力而各有所就耳蓋大本大原之所在自聖人以至途人俱有不能越者今欲希賢而入聖舍此奚之焉稽古昔述生民揆典則秩彞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如左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咸起盥漱櫛總衣冠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盥

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
溫之必待父母舅姑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
鳴咸起盥漱櫛總衣冠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
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進
退周還必須謹慎齊莊母噉噉母噉咳母久伸母跛倚
毋聊視毋唾痰寒毋襲癢毋搔母褻裳母袒褻冬必溫
夏必清皆必定晨必有出必告反必而出不易方復不
過時恒言不稱老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
中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
笑父母在不遠遊不許友以死父母舅姑之命毋逆毋
怠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子婦無
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父母舅姑有

學案

八

賜雖不欲必敬受而襲藏之有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
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子將有事大小必請於
父母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事畢必復毋得專擅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
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三諫不聽則號泣
而隨之親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資客之奉當竭力
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又須使親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不安矣此事親之
大要也然事親又以守身爲本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也蓋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做非孝也
朋友不信非孝也故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知所以守身
則知所以事親矣至於父之教子尤不可不慎自幼即
當教之以安詳恭敬入即教以孝出即教以弟言語必
教以忠信行事必教以篤敬飲食必教以慎節出入必
教以謙遜容貌必教以端莊衣冠必教以肅整讀書必
教以專一寫字必教以楷正步履必教以安詳居處必
教以正靜毋令見世俗華靡之事毋令親浮囂邪僻之
人毋令觀鄙穢無益之書毋令近博奕飲酒及一切耽
樂淫縱之物務使一舉一動皆入規矩而時以六經四

學案

九

子及小學近思錄等書隨其日力資性朝夕從容與之
講貫而習復之則庶幾有以漸染薰陶養成德性然其
教也又須以身教爲本爲父兄者必先正衣冠尊瞻視
不苟言不苟笑躬行以率之俾子弟有法度可觀成式
可守則有所感格興起而教自不難於爲力矣
君臣有義
凡爲人臣者將適公所前期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
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入公門鞠躬而趨
立無中門行無踐闕升堂攝齊鞠躬屏氣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責難陳善以道事君毋違
禍毋苟祿遇君有過犯顏直諫毋欺毋隱毋長君之惡
毋逢君之惡君有命受命卽行毋違毋逆君賜車馬乘

以拜賜賜衣服以拜賜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侍食于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立朝毋通賄賂毋附權要毋黨同伐異毋假公濟私毋賢否不明毋剛復自用黜陟必公賞罰必慎有所計議必虛心平氣和同商酌毋得偏執已見好人佞已有所疑自必開誠布公條陳得失毋得矯枉過正激成禍端居官須清須慎須勤須和臨民須使民各輸情御吏須正已以率物毋貪毋酷毋急迫毋懶慢毋縱恣毋畏縮毋循私情毋壞成法毋越位言事毋聽吏胥言語毋干當事舉薦肚與巫覡尼姪及一切雜色人物相接以致生事擾民毋塗探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以致敗露得罪總之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

家案

十

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持身須守難進易退之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毋得尸位竊祿慮得患失尤宜慎者進身之始當安靜守志由乎正道有所不可寧引身而退毋得奔競逢迎苟以求進古人云一失足時千古恨毫釐之差萬事瓦裂慎之慎之

夫婦有別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櫛櫛不共浴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不通衣裳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親授受男子入內不嚙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

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男子之道在敬身以率其婦嚴威儼格先以律已母苟言母苟笑母藥母母淫媒使一家之中歡然有恩以相愛秩然有禮以相接然後恩義篤倫理正而有以刑于寡妻至于聽信婦言妻妾失序滅倫敗家莫此為甚尤宜戒之婦之道當敬身以承其夫一言一動必敬必戒毋違夫子事母擅為行母獨成事舅姑以孝奉丈夫以敬待姊妹以和接子孫以慈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母得自遂教令不出閨門惟事酒食衣服國不可與政家不可幹盡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毋淫狎毋妬忌毋構鬪是非毋離間骨肉如此則夫嚴婦順而家道成矣

家案

十一

長幼有序
凡卑幼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無相踰侍坐于長者容貌必整顏色必正斂手齊足屏氣肅容毋笑毋詈毋唾毋嬰毋戲謔毋誼諱衣毋撥足毋蹶毋為手容毋叱狗長者有問必辭讓而後對問更端則起而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長者不及母儂言侍飲于長者酒進則起而告俟長者飲方飲未舉母先既止母後讓食母唾母為口容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過長者于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明

對不則立於道側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于
尊者則回避之于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
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若已乘馬而尊長
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俟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
馬則固辭過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
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
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此
極長之大要也至于兄弟尤宜親愛詩云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孟子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見也蓋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
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襟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
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

學案

士

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
又其甚者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生雖同胞情猶吳
越居雖同室跡如路人小則鬩牆鬪狠大則分門割戶
側目相視如敵如仇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和
爲衆人之恥惑之甚矣故爲弟者事兄當盡其敬或不
得兄之歡心但當起敬起孝極致其誠不求伸己自有
感通處爲兄者待弟當盡其友或有不洽但當推心置
腹引過于己不敢自是自無不可感格之理今人于兄
弟所以不能和洽者只是見得人有不是不能反己自
克故耳誠能反求諸身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則無不和
之兄弟矣

朋友有信

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
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倫不立
人道化爲禽獸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
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心
心生講習疎而義理昧則五常百行顛倒錯亂而不可
勝救矣然而朋友者列于人倫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
故君子之訂交也知之必明擇之必慎必須友直友諒
友多聞毋友便辟毋友善柔毋友便佞毋友凶惡及游
惰無行之人毋交僧道及娼優隸卒之輩子夏所謂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是也其相與也不挾長不挾貴
不挾賢不挾兄弟而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琢磨必切
講習必勤必誠必敬毋怠毋輕毋褻狎毋喧譁毋羣居

學案

士

終日言不及義毋任口要約言而無信毋凶終隙末反
唇相議友或規我則致恭盡禮虛心平氣以受盡言果
有可從則當終身服膺而弗失即使其言未必盡當亦
當虛已容納以開言路更退而自省反身切己以詳審
其是非之所存斷不可私于自是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致塞忠諫之路也朋友有過則當盡言直諫竭其責善
之忱毋得委蛇將順恐其怨已而噤不言也然其積誠
盡敬使吾之精意交通于未言之前然後盡其心以告
之又從容委曲善其說以道之如此則言出而人信矣
其或不信則止勿復言毋致數而見疏以自取辱蓋朋
友以義合其理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之徒擇其善柔以
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不遂意輒反目相視如同

路人甚至分門結黨以相傾軋交道之壞于斯已極故凡其始焉而易合者必其終焉而易離者也若君子之交始則極其矜慎如不欲友其人漸乃意合氣投固如膠漆終則相將以道相親以善久而不移故朋友欲其久要當以敬為主

原序有五教之目堯舜使堯爲司徒教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

學案

七

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錯雜固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又何以盡此心之全哉是以聖人設教既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又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于學聚問辨之際以致其盡心之功或考之事爲之著或祭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各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推類以通其餘務期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盡而後已又必循其次序先其易

者後其難者先其大者後其小者先其急者後其緩者

毋急迫毋怠荒毋雜亂毋顛倒毋淺嘗毋深求毋巧鑿毋旁搜平心以玩其指切已以察其用居敬以養其本

立誠以致其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真積力久則物可以格知可以至矣朱子嘗有言曰近世言道學者失于

太高讀書講義率以徑易超脫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倒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

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焉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克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

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大第毋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

學案

五

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朱子此言切中學者隱微深固之病故特揭之

審問之

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之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然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所疑不能盡決與不問者無以異矣故問又不可以不審或考之師或

質之友必須平其心易其氣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參伍考訂反覆精詳一問未明必須再問務使此事之所當

然與其所以然莫不了然于心目之間而後已又須專心致志敬以聽之使所聞之理深入乎吾之心毋得粗

率簡易苟以塞責

慎思之

學與問皆資于外者也若專務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故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亦非慎也思之為道務須專一致思不浮不雜使此心深入乎事物之中以求有得又必從容研味不令操之太急以致游思起心精耗而反益其昏斯善用思矣至于讀書窮理到煩亂窒塞處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不可憚其煩畏其難便置而不思或卒乍未有得則不妨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待打意思慮

學案

七

靜後再提起看便易見得若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便是暴其氣

明辨之

思之慎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無大無小莫不有個公私義利之分是非誠偽之閑必反覆詳明真切懇到使深明于疑似之際而力爭于毫釐之間徹上徹下表裏洞達則所以辨義理者無不明矣至于異端尤所當辨明道先王曰道之不明異端之害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

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滿天下于汗濁雖高才明哲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故學者于佛老之說直須如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便駸駸然入于其中矣

篤行之

學問思辨四者之功既盡則知之明而可見諸施行矣然行又貴篤由念慮之微以達于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其天理之正而又出之以周詳持之以不息內不使有一念之懈弛外不使有一毫之欠闕一事之中自始至終不使有一息之間斷一生之中從生至死不使有一事之

學案

七

怠荒開闕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緊嚴不敢自暴不敢自棄不為氣所勝不為習所奪不急于始不怠于終進力處極勇猛懇切而又從容厭飲以俟之如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有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然其要也尤在于立志朱子曰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今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下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下之所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

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矣

原序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回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

言者心之聲也動乎中必宣乎外故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心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程子所謂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者是也然制乎外亦所以養其中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程子所謂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者是也况言者人之樞機吉凶榮辱皆由乎此傷于輕易則妄誕傷于煩多則支離已放肆則忤于人出者逆則入者忤而可不謹乎故君子之出言也必慎必誠

學案

太

必忠必信毋虛毋詐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母太高母太低母太疾母太緩母尖巧母直致母辭費毋輕然諾毋爽要約毋戲謔害事毋忿戾招拂毋以無為有毋以小為大務須內外如一始終不移一有不忠不信則駟不及舌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至于作文尤當以浮誕為戒蓋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于外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專習鑽研華采之語務以眩耀人耳目則是偽而已矣末而已矣豈足為文哉

行篤敬

丹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表記云君子莊敬自強安肆日始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可不謹乎故君子之持身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毋佻毋惰毋慢毋偽毋陰險毋浮躁必須無一時不敬無一事不敬務使耳目手足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此身自循循于規矩之中而無非僻之干矣然欲身之要又以收其放心為本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心者身之主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學者但一主于敬因其良心之發猛省提撕使不昏昧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常應事時即省察此心

學案

尤

勿差既應事了仍持守此心勿失必使造次顛沛無時不存少存間斷即察識涵養擴而充之不令放縱亦不令拘迫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優游涵泳俟其淡冷而有以自得如此則心之全體通貫于日用之間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自然天理常存人欲消息愈收愈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矣

愆念

孔子曰忿思難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甚哉忿之不可不懲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忿為甚每見鄉曲自好之徒血氣用事一言不合髮指目裂或毀罵或格鬪小則損重傷體大則殞身敗行又甚甚者好勇鬪狠以致覆宗絕嗣危及其親此皆不勝一

時之小忿自取終身之大患所謂匹夫之勇也可不戒與懲念之道務須以義理自克平心易氣以與物接母罵言母鬪毆母遷怒母脩怨母健訟母盛氣凌人母剛復自用第能於怒時堅忍不動而觀理之是非俟心平氣和然後審而行之則橫逆之來無不可受而睚眦之忿自無從發矣

窒欲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理存則欲亡欲勝則理滅無中立之理然其辨在幾希之間君子小人之分只爭這些子故必辨之明克之勇守之定持之密森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惡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母長傲母縱欲母侵侮母好狎母賭博母淫媒母驕奢母

學案

干

怪恣食母求飽居母求安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凡一舉足一動念不必其有所沉溺但一有所需即從而克之必循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不使一毫人欲之私乘間而入中我于不及覺然後天理日長人欲日消而可以入於道苟私意之根尚有杪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長便張皇猖獗不可剪截其害非直一身而已此事須是于平日下窮理克己工夫拔去病根常加提撕儆察使此心自作主宰不為私意所勝則羣邪自息到得一念初起靜而方動之時乃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幾也于此之時尤宜預加省察審其幾微果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絕之毫末方起已存戒謹之心萌芽始生即致防範之意則善端于是

擴充惡念于是消殄逸欲無自而萌禍患無由而起矣然所以存養省察以存天理遏人欲者惟敬與義而已敬則心主于一義則事合於宜主于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于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眾理宰萬事者自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尚何物欲之為累哉

遷善

天下之理無窮而人之從善也當日新而不已自強而不息凡中之所發外之所聞苟有一善即當察識而擴充之必求盡其分而滿其量母忽于小母亂于欲母私於自是母畫於自足其未得也求之必勇其既得也守之必力所謂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者是也然又

學案

干

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積一善明日又積一善循循不已自有進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為善之勇當如此少有間斷即前功盡棄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勉之戒之

改過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于氣稟之偏則由於物欲之蔽人非聖賢亦孰能免但有過而能改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自不足為吾身之累一有自護之私則惡日以長善日以消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為人矣故有過不可不改母畏難母自恕母苟安母推諉母姑待母怠棄母以小過為無害母以大過為難改母明知有過而自文母遇人規諫而覆辨不知則

已知即改之今日知之即今日改此刻知之即此刻改
矯輕警惰磨礪以須勇猛向前一刀兩段一念之非即
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必求至于無過之地而後已易
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
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夫人之心
所以不能無過者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故靜
時放逸而動時差錯耳學者誠能主靜以立其本慎動
以謹其幾則其發于心而見于事者復何過舉之有哉
原序右修身之要

正其道不謀其利

南軒先生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
先于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者也無所為而然

學案

三

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
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
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嚮一涉
于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殉已自私則一而已
是心日滋則善端過塞欲邈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
非邪行而望及前人乎學者當以窮理為先持敬為本
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必審其為霄壤之判母
動于聲色母溺于貨利母貪爵祿母要虛譽母趨小利
母避大害母營非分母徇近利母見義畏縮母屈已求
人母假公濟私母損人利己母居下援上母在上陵下
自其飲食起居遇事接物以至于一念之微一息之頃

凡有私已自便及有為而為之意即省察而克治之不
使其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以至為身心之累俾口之
所誦者有常業而心之所處者有常分由是而不舍則
趨益深理益明動靜云為自然仰不愧俯不忤各得其
理而無所歉于心矣若其于義利之關毫釐之判見之
不明察之不盡則始雖差以毫釐終必謬以千里學者
誠不可不謹于始而別于微也

明其道不計其功

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凡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只鞭辟近裏著已做工夫求于內
不求于外務其本不務其末將自家此身入在道理中
去以求自得母為名母計效母躐等母雜進母驚外母

學案

三

逐末母急迫母怠荒母好高遠母厭卑近母溺于文詞
母牽于訓詁母惑于異端母急于功業只是切實為已
發憤忘食痛切去身心上做工夫則安靜篤實自能承
載得許多道理朱子曰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
所謂道者而脩之于己之為本用力于文詞不若窮經
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
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向往于人孰若反求諸已
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于世孰若得之于己而
聽其用舍于天耶至于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
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不足以治人是亦何與于人心
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按其利害勤懇反覆至于連篇
累牘而不厭耶

原序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凡人責人多急責已多緩愛人多緩若拽頭來看則知已有所欲人亦欲之已有所惡人亦惡之彼我之心未嘗不同但人為私意所隔惟知有已不知有人所以施之于人者多不得其當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于已即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于人毋剛毋傲毋狗私毋執拘毋陷于一偏毋私已忘物平心易氣推已度人而不敢有一毫私意與乎其間則彼我之懷俱得而無已重物輕之患矣此孔子之所謂恕而終身可行者也然是道也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以推

學案

語

已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若于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人之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人之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于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攻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頃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又曰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莫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于禽獸又何難焉蓋君子

處世豈能無橫逆之來但人之所以不能受者只見得是處在已非處在人故日相尋于仇怨耳殊不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苟非豺虎孰肯妄以非義加人必在我有以致之斯在彼有以加之所患不能反已體察得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克治之耳誠學孟子三自反之法一遇橫逆之來即反求諸已常見得自家有不是處猛省密察益致其誠舉凡橫逆之有無聽之于人所行之得失盡之于已如此豈惟應事接物之間無所施而不當井吾之學亦且日益砥礪而愈進于純矣

原序右接物之要

原跋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

學案

語

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相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

歲

竊惟朱子白鹿洞規其示人根本節目之大使人知所用力以求進于聖賢之地者已極備無餘矣志學之士亦惟是相與講明而服習之其又何加焉然第揭其宏綱而未詳其細日入大學者固有所持循而可以自力初無假瓊瑣于儀文度數之間若夫童蒙初入小學其所以教之者雖卒不踰此然不為之指陳其視聽持行之節使其耳目手足顯然有規矩之可循則固未嘗遽語于此也番陽程正思董叔重二先生學于朱子即本朱子白鹿洞規緒意定為學則以示其徒自行住坐臥以至飲食起居莫不悉有成法顯可遵守誠小學之

學案

遺規童蒙之成式也謹列如左

美

程董二先生學則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威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于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平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

餘以道服藉子

居處必恭

居處有常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補席必王而後坐坐必欽手齊足毋伏毋蹙毋靠背毋俯首毋仰面毋支頤毋伸足毋欠伸與人並坐毋橫肱毋多言毋吐唾師友臨坐則起有問則起有答則起寢毋伏毋尸母早寐毋晏起既起即須疊枕欽衾毋使凌亂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補袖手徐行毋掉臂毋跳足毋擗衣毋拖履立必拱手正身毋斜毋倚毋垂頭毋欹肩毋蹙足毋南面毋當中

學案

美

門母先尊長母對尊長

視聽必端

母淫視母傾聽○補凡視上母過面下母過帶母傾母視與人並坐母窺人私書凡入人家母看人文字將入戶視必下既入視瞻母回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母輕母誕母戲謔誼諱母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補言必低細出聲毋得叫喚毋言朝廷利害毋言官府得失毋巧飾已非毋揚人過惡毋訐人陰私毋談人閨闈毋評論女色毋構鬪是非毋見人富貴歎羨毀謗毋見人禍敗乘便詆排毋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毋妄說事端惑眾聽母

造匿名文書誑言詆毀母作無頭喇味無端誣人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濇濇微勿輕有喜怒。

補記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肅足容重手容恭

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必使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母拘母放母剛母難近母賤

昧不明母作淫祀母與外務母出入衙門母對日月神

聖及師長前唾溺裸露仰臥執事必敬必敬母恬儒母

急遽母闕略母顛倒無序母有初鮮終母悠緩廢事待

人母黨同伐異母假公行私母賢否不明母私智逆億

母逆物自高母狎比無節母媚權要母欺寡弱母以惡

凌善母以富吞貧母借人器物損壞不還母與人同處

負
自擇便利母與人交易傷于捨克母受人寄托有所欺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母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

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補母恥惡衣母徒跣鞋襪及

下衣母置几案上纓冠母置椅座床邊不衣不冠不可

見賓客長者及入街市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母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

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補母放飯毋流散母吃食

毋嗜骨母反魚肉母投與狗骨母固獲母揚飯母嘔羹

母絮羹母刺齒母歌臨母嘍多母爲口容毋數母隣母

以筋入口母以舌接食母他顧母含食與人語母遺粒
筋母過肩母橋嚼母聲咽母疾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

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補無故不可越位

非有事不可無端出入及謁見人以務閒適
讀書必專

必正心肅容計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

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母務

泛觀母務彊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補

凡讀書須先讀本本文本畢然後可及傳註必如此方

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其每日所讀書隨其日力

學案
資性先畫定大段文于大段中隨文義可斷處或二三

行或三四行分作小段每一段必須看讀一百遍背讀

五十遍須是專心致志緩而又緩思而又思務令字字

句句要分明母增母減母復母脫母高母低母遲母疾

母目視東西手弄他物母添虛聲致句讀不清楚最可

恨者與至則如罵詈如蛙叫與哀則如蚤吟如蠅鳴凡

此尤須痛戒每一段讀熟可即少歇然後再換讀後段

既止即須正心肅容飲氣靜坐或查考後面所讀書中

疑難字細註上方并圈發似借字音亦可其或資質不

及寧剩段數不可省過數每細段讀完仍通大段看讀

目視本章正文背讀本章傳註就思玩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免經文注文混記無別之患兼可得釋此章之深意其或有生處誤處即須檢尋取正然後再背必使無一字一句或逆于心方可向師前覆背其覆背時或更有生處誤處師長須別以紙一一記明隨即令補正遍教方可改讀他書此讀書之大要也至于師長為初學授書當先為點定句讀圍發假借字音隨其日力資性計行教書定大段仍于大段中隨文義可斷處或二三行或三四行分作小段每一段須先令逐字而讀仔細正過然後授讀更須多教幾遍使易上口教完即令如教讀熟待而試覆讀過然後再授後段大約寧少教幾行須多教幾遍不可憚煩不可欲速斯得之矣至于為

學案

三

初學說書須先為考索註文令明透然後聽註文之旨以說經文其說經文又須先為逐字說透然後說一句大義一句通然後說每段大義每段通然後說一章大義須要說得精確成文即令自反覆說通然後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使之明透久之文理粗通能自說即使先自看註逐字逐句按切本文沉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令註先說透然後與之講說本文更令自說至明日之令覆講倘或仍未精熟不妨暫停本日所說書仍如前法一一授說必使無毫髮疑義方可改授說以後書其看書之法亦須先將註文逐字逐句逐段調解令透然後依傍註意證說本文每一段須十教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如遇義理精深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

得熟爛乃止于本注外更須參看諸先儒講說以廣其趣其諸說或有異同則須按切本注擇其精當刪其繁謬毋得苟且含糊更或思索不得則舉以質諸師長如引用經史及性理治道制度故事處必須檢出看明不可任其影響大凡玩索經書自一字一句以及一章須要分看合看反看正看背看對看直到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于身心上體驗得出方為熟爛其每日玩索書不須多只要自得第一以虛心為主凡先說者要極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如一節矣昔輔漢卿集朱子讀書法云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此六條者讀書之要無以越此學者其盡心焉

學案

三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補斂身端坐著力把筆字須靜端楷毋得輕易糊塗毋得造作破體毋為俗下省筆字行列須整齊毋得歪斜凌亂大凡作書須先立大體橫直安置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然後定其筋骨背往還開闔連絡雄健貫通次又尊其威儀徐進退俯仰屈伸端莊溫雅然後審其精神戰慄單聲迴響翻藏機軸間融風度灑落蓋字之長短大小疎密斜正雖不能齊大約畫多者宜疎畫少者宜肥大者欲結密無間小者欲寬綽有餘左右上下筆畫俱不宜平頭亦不宜重出非聳右肩則伸左足左短必齊上右短必齊下或一字有二停三停者宜審審背朝揖之法有上下停者宜

玩覆冒頂帶之法點畫少者宜撐柱以張獨立之勢點畫多者宜避就以清堆聚之弊點畫短者宜意聯而成霏合之體如上下重字宜上小而下大左右並字宜左促而右寬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不可以指運筆須以腕運筆統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斯不浮矣昔程子嘗曰某作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夫作字而澄神定慮端已正容以爲之則雖學者之末技亦收斂身心之一助也其可忽乎哉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局鑰○補凡晨起卽須拂拭几案整頓書籍方可展卷讀誦或遇事他出雖甚促迫必待卷帙整齊方可起行夜將寢亦如之凡

學案

三

日間所必看書籍必須別置一几其非所必看者悉貯篋中案頭止置當時所讀之書及紅黑等筆硯各一毋多置書籍及他物以亂心曲凡讀書母卷屬毋折角毋以爪掐字毋以唾揭幅毋以指亂撮毋以作枕毋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撝凡小解大解及晨起未盥沐者須先盥手方可就坐毋以手近書夏日尤宜戒借人書籍須倍加愛護如有闕壞卽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吾每見讀書人几案狼籍部帙錯亂甚者或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如此實爲累德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姓名須別設一篋盛貯積多則付諸水火毋得他用及拋棄狼籍此吾儒義所當惜者非如異端爲延壽惜福而然也

堂室必潔淨

逐日值日所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垢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齊潔掃拭之別有穢污悉令掃除不拘早晚○補書齋宜明淨不用華版明淨可爽心神華版則眩目力應前綴蘭桂梅花開窗金鯉魚六七頭時觀天機活潑齋內長桌一竹架一安置經史等書以少爲貴琴瑟書畫羅羅清越不俗而已過此便是玩物喪志不可不謹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補凡婦省須稱呼須拜問須問起居飲食凡見伯叔尊長須如分稱呼拜若已行輩則

學案

三

揖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坐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于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補凡客請見出位正位拱手如分相呼待師長與客行禮畢升堂肅揖拱手立俟客坐定致辭方退雖極親暱毋得玩狎修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補凡棋枰雙陸擲牌擲色辭曲蟲鳥圖畫與夫馳騁田獵之類皆足蠹惑心志廢時失事至于世俗淫樂尤足浮蕩性情宜切戒之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呵之甚則白于師長懲之不悅眾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已意苟日從事于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補凡僮僕有過須平心和氣正顏色以道之不可高聲詬詈有所使令則呼而遣之無故不可輒與私語孔母老僕尤不可漫加打罵

原跋道不遠入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

學案

書

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為凡為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予以助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原跋白鹿洞教條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為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並揭之一則舉其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則定為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學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

後取之故今亦不敢以此列于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竊惟白鹿洞規乃學問之本原而學則者則又白鹿洞規之支流也然而不沿流無以溯源不循末無以窮本欲從事于白鹿洞規而不先循循于學則以為先導是欲入而不由戶却行而欲求及前人也得乎宜雙峰先生並揭以示學徒使之有所持循而用力也真可謂法之精而意之密矣然要而論之始終不外乎敬蓋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修己治人之

學案

書

功則是教者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是以程門開示學者必以是為首焉其曰上一無適所以謹其中也其曰整齊嚴肅所以敬其外也至其門人上蔡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和珙尹氏之說則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條而持敬之方盡矣若其表裏交感動靜不遺工夫效驗勸戒悉備足以該貫三先生之言為學士終身之守者其惟朱子敬齋箴乎謹列于左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神而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旋蟻封動而敬以上二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戰兢兢罔敢或易敬在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敬在裏以二不來以酉不南以以北當事而有靡他其適釋程子無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惟精惟一萬變是監釋程子主一之義以從事于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結上六條之意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不能動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不能表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

竊惟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有不敬而此心無所檢束至于浮躁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之

學案

美

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致知力行使其持身應物出入起居悉中乎天則之宜而無悖乎聖賢之道也哉學者誠能守朱子敬齋箴之說設誠而致行之嚴恭寅畏常存此心由動而靜由表而裏無不終日惺惺不為物欲之所昏昧搖奪則以之致知而理無不明以之力行而身無不正以之應事接物亦將無所處而不當無所往而不通矣由此而加之以涵養擴充之功持之以自彊不息之力內外本末交相培養則斟酌飽滿漸涵浸漬德日以盛業日以純孔孟雖遠去人不遠又何難于馴致也哉有志之士尚其勉之

學案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姓撰姓字無量金壇人是編大旨主於救姚江末流之失首錄四書之文列為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學案即繼以朱子白鹿洞規次以程端蒙董銖學則而終以朱子敬齋箴蓋因雙峰饒魯之書而為之其四書及敬齋箴則姓所加也

存性編二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性編二

卷》提要

存性編序

三代以上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世之學者嗜則知其然歟書言民性語后之綏猷也詩咏秉彝美山甫也皆偶舉之不以立教孔子承唐虞三代道統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勢如不得已直指性善羣議始一荀楊韓李而下言性之家復紛而最衆於宋世教人以性爲先而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爲二其意以爲推明道原而後道可正也而不知帝王孔孟之教法至是而變矣返觀靜坐使佛氏心性幻談得與吾儒畏亂且以氣質爲有惡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執奪之極禍皆將謂由性而發自宋末以迄今日儒者承之議論紛出半信半

存性編

李序

疑于其際然則聖人之教法豈可以輕變歟今去孔孟二千年而習齋顏先生出才甚大思甚廣志卓而守嚴遠于程朱陸王近于江村夏峯無不究極其學乃豁然獨見孔孟遺緒作三存編首以存性謂理即氣之理氣即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歸一善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因列七圖以明之于是孟子言性善之旨始著教人踐形以爲存養勿躐言性天于是佛氏寂守心性以形氣爲六賊之異言始無所亂嗟乎性之不明久矣得先生辭而辯之而孟子之言性存而唐虞三代孔門寓心性于政教而不輕語人以性者亦存而究之性之體用本自如是必如是爲言卽如是爲功而弁不事夫言而後吾之性存

天下之性俱存謂非二千年後卓然特起以明聖道者歟
 恭從遊久頗于提命餘窺其領要一日命璿作序曰子知
 吾言性之意可以序矣子知吾不欲言性之意可以序矣
 是編也本之天地衷之聖賢為天下萬世慮先生不得已
 之苦心蓋三致意焉若天下後世之人得已而不已足將
 以性與天道為游談之藪聚訟之具也而豈聖教之所許
 也哉

康熙戊辰冬月蠡吾門人李璿書於隔陽館舍

存性編

李序

校訂同人姓氏

許三禮	酉山	安陽	李因篤	天生	富平
梁廷援	以道	鄆陵	朱	寧居	湯陰
齊	泰階	荊州	羅	毅亭	廣東
溫德裕	益脩	三原	朱	敬主	湯陰
郭金城	子固	遼左	曹	乾益	遼左
刁	包非有	祁州	張來鳳	公儀	寧晉
王餘佑	介祺	新城	孫望雅	君孚	容城
劉崇文	壁南	蠡縣	王	軋	九
陳	鉉國鎮	涿州	呂	申文甫	清苑
李明性	洞初	蠡縣	王之徵	五修	新安
楊爾淑	湛子	新安	張鼎彝	東巖	東鹿
魏弼	直帝臣	博野	李	木天	商水
陳	見勇	清苑	王經邦	咸休	神州
馮	夢徵	繪升	王養粹	法乾	蠡縣
閻中寬	公度	蠡縣	郝文燦	公函	肥鄉
張鵬舉	文升	蠡縣	李	馬生	河間
王復禮	草堂	錢塘	黃曰瑚	宗夏	歙縣
尚	重威如	新鄉			

受業門人姓氏

王 源崑繩 大典

國之元公玉 深州

石 子雲 蠡縣

王學詩全四 完縣

王 堂思白 蠡縣

彭好古敏求 蠡縣

張 澍霖生 蠡縣

拉 江 滿洲

宋希濂方舟 蠡縣

曹敦化萬初 冰水

邊之藩海若 博野

顏士侗宗人 博野

李 臻剛主 蠡縣

周 尋崑來 江寧

顏士鎮 博野

顏士信 博野

徐 适仲容 彰德

夏希舜 博野

苗尙信 肥鄉

顏修已敬甫 博野

四存編 受業姓氏

李植秀果 祁州

李 培益溪 蠡縣

顏爾儼畏甫 博野

鍾 錢金若 博野

郝 肥鄉

朱本良 湯陰

賈 易生生 蠡縣

曹可成 博野

李 高水

顏保邦 博野

白宗伊 肥鄉

存性編目

卷一

駁氣質性惡

明明德

柳桃翁性

借水喻性

性理評三十九條

卷二

朱子性圖

妄見七圖

圖跋

附錄同人語五條

存性編目

駁氣質性惡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為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

睚眦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睚眦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

存性編

卷一

一

睚眦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畧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畧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于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為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

朱子原亦議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

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黃堯首曰欽明舜曰濬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若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

存性編

卷一

二

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于惡染于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其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為養性之效則可知德潤身眸而益背施于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間罪于兵而責染于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獍氣質即有呆獍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傻瓜人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為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為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迹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克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渾淪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為

存性編

卷一

三

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製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汚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汚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衣即被汚者有久而後汚者有染一二分汚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汚不可知其本色者然只須煩擗澣滌以去其染著之塵汚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

謂之汚雖極垢做亦不可謂衣本有汚但外染有淺深則擗滌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復潔如莫為之力即蠅點不能復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為性乎非正以惡為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存性編

卷一

四

性理評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于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于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于有節與無節中節與無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于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存性編

卷一

五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

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闔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之戲鸚鵡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教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証者也亦言氣

存性編

卷一

六

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子爲惡耳今卽氣稟偏而卽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却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且以已矛刺已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

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况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究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爲千古言性之準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委性皆于性相近一言

存性編

卷一

七

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于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貴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譏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

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卻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日公當初不會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苟楊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不本然便不是性

存性編

卷一

八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于程張某以爲極有功子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

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途
岐路別有黠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
于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
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
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
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
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
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
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
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存性編

卷一

九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
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
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于何物下文
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
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
惻隱之人耶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
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
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上焉而學以至
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
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
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

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
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于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
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
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
其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
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
一傲岸絕物重者成狠毒殘暴之惡人然其狠毒殘暴
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
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
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
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

存性編

卷一

一

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
德無晰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
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
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
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于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
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
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
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

加之可云惡之性卽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于天者也雖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山寨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卽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汚泥薰漬黧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僭僞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汚染并厭是惟正印爲君命純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大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本性編

卷一

二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滾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額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爲 弑父殺君亦是人然非

人之性過額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

水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卽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

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于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 人家籍卑易于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卽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奪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

存性編

卷一

三

齊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爲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

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

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美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

入定空却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

爲爲義之意却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單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運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却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

性編

卷一

三

自此理而發是証吾人氣質並証吾人性理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于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于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爲

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于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弑父弑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于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姪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爲未備

性編

卷一

四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爲存心即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其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証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証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于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

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榜嚴恭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述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于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于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于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做舌從諸妄說辯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會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

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于物則不可施于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

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証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牴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于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况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會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于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于孟子密于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于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于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污吾性壞吾性不知

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于物也呼吸克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于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汚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為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汎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 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

存性編

卷一

七

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燎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子何見而遂憮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句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為不足解惑見為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為學者也即所見異于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

存性編

卷一

六

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鶩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王靜致良知之學極易于身在家庭日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即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為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即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
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
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
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
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汚天命無汚者便為愚
不肖為貧為賤為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
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
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醉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
且壽以下反是

存性編

卷一

九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

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
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
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適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
告子所言是且曰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
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
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
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陷曲折恁的去底
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知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于孟子之語何
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
性燕越之異轅矣尙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

云人惟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與夫夫乃錫王智勇之

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

存性編

卷一

十

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四字未為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

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

之說哉朱子既惑于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

曲為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

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

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

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為體如五峯之說則仁與不仁體

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

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爲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
乎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窠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
也

存性編

卷一

三

存性編 卷二

性圖

博陵 顏元 著

竊謂宋儒皆未得孟子性善宗旨故先繪朱子圖于前
而繪愚妄七圖于後以請正于高明長者

朱子性圖

性善

性無不善

惡

惡不可謂從善中直
下來只是不能善則
偏於一端而爲惡
發而中節
無性不善

善

右圖解云發而中節無性不善竊謂雖發而不中節亦
不可謂有性不善也此言外之弊也惡字下云惡不可

存性編

卷二

一

謂從善中直下來此語得之矣則惡字不可與善字相
比爲圖此顯然之失也又云只是不能善此三字甚惑
果指何者不能爲善也上只有一性若以性不能爲善
則誣性也若謂才或情不能爲善則誣才與情也抑言
別有所爲而不能爲善則不明也承此云則偏于一邊
而爲惡但不知是指性否若指性則大非性善二字更
無脫離蓋性之未發善也雖性之已發而中節與不中
節皆善也謂之有惡又誣性之甚也然則朱子何以圖
也反覆展玩乃曉然見其意蓋明天命之性與氣質之
性之別故上二字註之曰性無不善謂其所言天命之
性也下二字善惡並列謂其所言氣質之性也噫氣質

非天所命乎抑天命人以性善又命人以氣質惡有此
 二命乎然則程張諸儒氣質之性愈分析孔孟之性愈
 愈晦蒙矣此所以敢妄議其不妥也
 妄見圖 凡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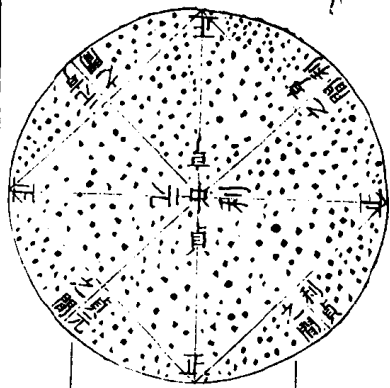
僕自頗知學來讀宋先儒書以為諸先正真堯舜孔孟
 也故於通書稱其為二論後僅見之文尊周子為聖人
 又謂得太極圖則一以貫之大程子似顏子於小學稱
 朱子為聖人於家禮尊如神明曰如有用我者舉此而
 措之蓋全不覺其于三代以前之學有毫釐之差也惟
 至康熙戊申不幸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罔敢隕越
 身歷之際微覺有違于性情者哀毀中亦不能辨也及

本經補

卷二

二

渾天地
 間二氣
 四德化
 生萬物
 之圖



讀記中喪禮始知其多錯誤卒哭王子法乾來吊謂之
 曰信乎非聖人不可制作非聖人亦不可刪定也朱子
 之脩禮猶屬僭也蓋始知其非聖人也至練後哀稍殺

又病不能純哀思不若于哀不至時畧觀書于是檢性
 理一冊至朱子性圖反覆不能解久之猛思朱子蓋為
 氣質之性而圖也猛思堯舜禹湯以及周孔諸聖皆未
 嘗言氣質之性有惡也猛思孟子性善才情皆可為善
 之論誠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前王俟百世而諸儒不
 能及也乃為妄見圖凡七以申明孟子本意此則其總
 圖也大闕天道統體也上帝主宰其中不可以圖也左
 陽也右陰也合之則陰陽無間也陰陽流行而為四德
 元亨利貞也四德先儒即分春夏秋冬橫豎正畫四德正
 冬論語所謂四時行也
 氣正理之達也四角斜畫四德問氣問理之達也交斜
 之畫象交通也滿面小點象萬物之化生也莫不交通

本經補

卷二

三

莫不化生也無非是氣是理也知理氣融為一片則知
 陰陽二氣天道之良能也元亨利貞四德陰陽二氣之
 良能也化生萬物元亨利貞四德之良能也知天道之
 二氣二氣之四德四德之生萬物莫非良能則可以觀
 此圖矣萬物之性此理之賦也萬物之氣質此氣之凝
 也正者此理此氣也問者亦此理此氣也交雜者莫非
 此理此氣也高明者此理此氣也卑暗者亦此理此氣
 也清厚者此理此氣也濁薄者亦此理此氣也長短偏
 全通塞莫非此理此氣也至于人則尤為萬物之粹所
 謂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二氣四德者未凝結之人也
 人者已凝結之二氣四德也存之為仁義禮智謂之性

者以在內之元亨利貞名之也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謂之情者以及物之元亨利貞言之也才者性之
爲情者也是元亨利貞之力也謂情有惡是謂已發之
元亨利貞非未發之元亨利貞也謂才有惡是謂蓄者
元亨利貞能作者非元亨利貞也謂氣質有惡是元亨
利貞之理謂之天道元亨利貞之氣不謂之天道也意
天下有無理之氣乎有無氣之理乎有二氣四德外之
理氣乎惡其發者是即惡其存之漸也惡其力者是即
惡其本之漸也惡其氣者是即惡其理之漸也何也人
之性即天之道也以性爲有惡則必以天道爲有惡矣
以情爲有惡則必以元亨利貞爲有惡矣以才爲有惡

不性編

卷二

四

則必以天道流行乾乾不息者亦有惡矣其勢不盡取
三才而毀滅之不已也嗚呼漢魏以來異端昌熾如洪
水滔天吾聖人之道如病蠶吐絲迨于五季而倍微當
此時而以惑于異端者誣聖曰聖人之言性本如是也
必諸先正之所不忍天道昭布現前如此聖賢傳指
示親切如此而必以惑于世俗者誣天曰天生人之氣
質本有惡也亦必諸先正之所不敢其爲此論特如時
諺所云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耳是圖也正就程張朱發
明精確者一推衍之非敢謂于先儒之見有加也特不
雜于荀楊佛老而已矣正即氣質之性一訂釋之非謂
無氣質之性也特不雜以引蔽習染而已矣意之不能

盡者仍詳說于各圖下無非欲人共見乎天道之無他
人性之本善使古聖賢性習之原吉昭然復明于世則
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默其光榮之本體極神聖之善
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絕倫
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
妄自不得以蕪正道諸先正之英靈必深喜其偶誤頓
洗而大快乎聖道重光僕或幸可以告無罪矣其辭不
副意未足闡天人之秘或反汨性理者庸陋亦不敢自
保其無也願長者其賜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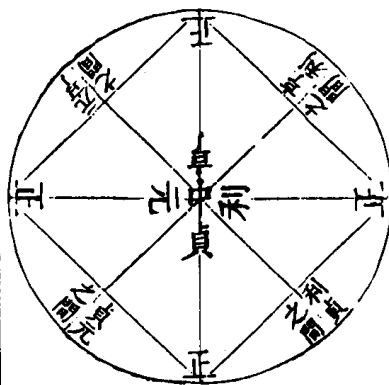
陰陽流行而爲四德順者如春德與夏德順也逆者如
春德與秋德逆也交者二德合或三四合也通者自一

不性編

卷二

五

二氣四德
順逆交通
錯綜薰蒸
變易感觸
聚散卷舒
以化生萬
物之圖



以下三圖即
就總圖中摘
出論之

德達一德或中達正間正間達中正達間間達正正正
達間間達之類也錯者陰陽剛柔彼此相對也綜者陰
陽剛柔上下相穿也薰者如香之薰物居此及彼以虛

洽實不必形接而鼻至之也烝者如烝食如天地網繼
 下漸上也一發而普遍也變者化也有而無也無而有
 也或德相變或正間斜相變也如田鼠化鴛雀化爲蛤
 之變也易者神也往來也更代也治也陽乘陰陰承陽
 也感者遙應也如感月光感蒼龍感流星之類是也觸
 者邂逅也不期遇也如一流復遇一流舟行遇山火發
 遇雨雲集遇風之類是也聚者理氣結也一德聚或二
 三四德共聚也散者散其聚也舒者緩長直去也卷者
 迴其舒也十六者四德之變也德惟四而其變十六十
 六之變不可勝窮焉爲運不息也止有常也照臨薄食
 也燦列流隕進退隱見也吹虛震盪也高下平峻土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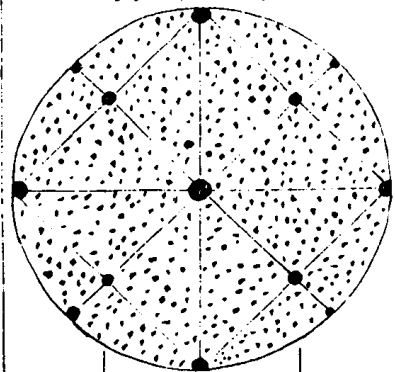
性編

卷二

六

毛枯也會分燥濕流止也穉老彫苗材灰也飛潛蟻植
 不可紀之狀也至于人清濁厚薄長短高下或有所清
 有所濁有時厚有時薄大長小長大短小短時高時下
 參差無盡之變皆四德之妙所爲也世固有妖氛瘴厲
 亦因人物有所激感而成如人性之有引蔽習染而非
 其本然也或謂既已感激而成妖瘴則稟是氣而生者
 卽爲惡氣惡質不知雖極污穢及其生物仍返其元猶
 是純潔精粹二氣四德之人不卽污穢也如糞中生五
 穀瓜蔬俱成佳品斷不臭惡穢朽生之鯨豕生聖此其
 彰明較著者也
 四德之理氣分合交感而生萬物其稟乎四德之中者

萬物化生於二
 氣四德中邊直
 屈方圓衝僻齊
 鏡離合遠近違
 遇大小厚薄清
 濁強弱高下長
 短疾遲全缺之



則其性質調和有大中之中有正之中有間之中有斜
 之中有中之中其稟乎四德之邊者則其性質偏僻有
 中之邊有正之邊有間之邊斜之邊邊之邊其稟乎四

性編

卷二

七

德之直者則性質端果有中之直正之直間之直斜之
 直直之直其稟乎四德之屈者則性質曲折有中之屈
 有正之屈間之屈斜之屈屈之屈其稟乎四德之方者
 則性質板稜有中之方正之方間之方有斜之方方之
 方其稟乎圓者則性質通便有中之圓正之圓間之圓
 斜之圓圓之圓其稟乎四德之衝者則性質繁華有中
 之衝有正之衝有間之衝有斜之衝有衝之衝其稟乎
 僻者則其性質閑靜有中之僻正之僻間之僻有斜之
 僻有僻之僻其稟乎四德之齊者性質漸鈍稟乎四德
 之銳者性質尖巧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
 離者性質孤疎稟乎四德之合者性質親密亦有中正

開斜之分焉稟乎四德之遠者則性質奔馳稟乎四德之近者則性質拘謹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其稟乎遠者性質乖左稟乎遇者性質湊濟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稟乎大者性質廣濶稟乎小者性質狹隘亦有中正間斜之分焉至于得其厚者敦龐得其薄者稊瘠得其清者聰明得其濁者愚蠢得其強者壯狂得其弱者退諉得其高者尊貴得其下者卑賤得其長者壽固得其短者夭折得其疾者早速得其遲者晚滯得其全者克滿得其缺者破敗亦莫不有中正間斜之別焉此三十二類者又十六變之變也三十二類之變又不可勝窮焉然而不可勝窮者不外于三十二類也三十二類不

存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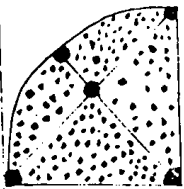
八

外于十六變也十六變不外四德也四德不外于二氣二氣不外于天道也舉不得以惡言也昆蟲艸木蛇蠍豺狼皆此天道之理之氣所爲而不可以惡言况所稱受天地之中得天地之粹者乎

單繪一隅卽

元亨以見意

之圖



既有萬物圖復摘繪其一隅者全圖意有所不能盡復卽一隅以盡其曲折也此上黑點亦象萬物姑以人之性質言之如中角半大點理氣會其大中四德全體無

不可通而元亨爲尤盛得其理氣以生人則惻隱辭讓多或裏元而表亨則中惠貌莊之人也或裏亨而表元則中嚴貌順之人也然以得中也四德無不可通也則有爲聖人者焉有爲賢人者焉有爲士者焉以通元亨之間去利貞之濟遠也則亦有爲常人者焉皆行生之自然不可齊也仁之勝者聖如伊尹賢如顏子士如黃憲常人如里巷中溫厚之人禮之勝者聖如周公賢如子華士如樊英常人如里巷矜持之人南邊一大點則偏亨用事禮勝可知也準中之禮盛例而達乎元者頗難達乎利貞者尤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乎貞可邊通乎元利可斜通乎利亨之交可邊通乎亨利之間而因

存性編

卷二

九

應乎元貞之間可邊通乎亨元之間而因應乎貞利之間可斜通乎亨元之交故雖禮勝而四德皆通無不可爲樊英子華周公也東邊一大點則偏元用事仁勝可知也準中之仁勝例而達乎亨者難達乎貞利者更難然而可通乎中以及于利可邊通乎貞亨可斜通乎貞元之交可邊通乎元貞之間而因應乎利亨之間可邊通乎元亨之間而亦因應乎利貞之間可斜通乎元亨之交故雖仁勝而四德皆通亦無不可爲叔度顏子伊尹也東南隅一大點元亨之間也然直通元亨之斜以達于中而與貞利之間爲正應雖間而用力爲之亦無不可爲黃樊顏西伊周也隅中一大點居元亨斜間之

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稟有全德大中至正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于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于已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誦始

本性編

卷二

十一

是非被引而爲奸雄小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趨避本體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稟有大力或自性覺悟或師友提撕知過而善反其天又下此者賦稟偏駁引之既易而反之甚難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染成貪營鄙吝之性之性而本來之仁不可知矣染成侮奪殘忍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義不可知矣染成僞飾誦媚之性之情與奸維小巧之性之情而本來之禮智俱不可知矣嗚呼禍始引蔽成于習染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幣帛素色而

既污之後遂呼之曰赤帛黑帛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人爲萬物之靈又非幣帛所可倫也幣帛既染雖故質尙在而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慈本體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間耳嘗言盜賊天下之極惡矣年至八十染之至深矣倘乍見孺子入井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但習染重者不易反也蠶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城破產失歸田朴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躄囹圄數年而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謂氣質有惡即習染凶極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夜氣之論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快

本性編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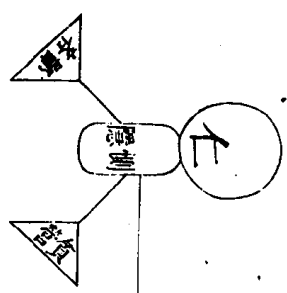
十一

夜氣之說則亦依稀之見而已矣

因引蔽習

染一端錯

誤之圖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

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于愛百姓又別
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
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
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渾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
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
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
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
父弑君各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
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于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
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
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于父母則愛妻

存性編

卷二

四

子非惡也使篤愛于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
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水火刀之
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塗
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
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
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
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
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
其所當惻隱其所當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
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
真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未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

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
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磨勵乎詩書之中
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固在也自治以此
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于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
謂以人治人也若靜坐閣眼但可供精神短淺者一時
之葆攝訓詁著述亦止許承接秦火者一時之補苴如
謂此爲王敬此爲致知此爲有功民物僕則不敢爲諸
先正黨也故曰欲粗之于周孔之道者大管小管也欲
精之于周孔之道者大佛小佛也

存性編

卷二

五

又如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
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
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
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堂有父母
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室有妻
媵而辱恩情于匪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
嘗言竹節或多或少皆善也惟節外生蛀乃惡也然竹
之生蛀能自主哉人則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
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
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
引蔽偏亦善也未可以引蔽之偏誣偏也木火一隅圖
中仁勝之說可玩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

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歎歎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
仁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養父母同犬馬踰東家樓
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
將從非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
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
說斷無天生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諸惡者蓋本性
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
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和厚人不能無所差惡
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
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歎歎等惡者必其有所
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禮義智猶是也熟閱孟子
存性編 卷二 末

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
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
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
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
無不可有志者倘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
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于今日而吾儒有學術天
下有治平異端淨掃復觀三代乾坤矣

圖跋

嗟乎性不可以言傳也而可以圖寫乎雖果見孔孟所
謂性且不可言傳圖寫而况下愚不足聞性道如僕者
乎但偶爾一綫悟機似有髣髴乎方寸者此或僕一人

之所謂性尚非孔孟所謂性未可知也况僕所見尚有
不能圖畫者乎語云理之不可見者言以明之言之不
能盡者圖以示之圖之不能盡者意以會之吾願觀者
奪其古于圖間會其意于圖外假之以資自心之性靈
因之以察僕心之愚見庶不至以佛氏六賊之說誣吾
才情氣質或因此而實見孔孟之所謂性亦未可知也
若指某圈曰此性也某畫曰此情也某點曰此氣質也
某形勢曰此性情才質之皆善無惡也則膠柱鼓瑟而
于七圖無往不枵格背戾且于僕所謂一綫者而不可
得又安望由此以得孔孟所謂性乎恐此圖之爲性害
更有甚于宋儒之說者矣雖然即使天下後世界各出
存性編 卷二 七

其心意以會乎僕一綫之意遂因以見乎孔孟之意猶
非區區苦心之所望也僕所望者明乎孔孟之性道而
苟楊周程張朱釋老之性道可以不言也明乎孔孟之
不欲言性道而孔孟之性道亦可以不言也而性道始
可明矣或曰孔子罕言矣孟子動言性善何言乎不欲
言也曰有告子二或人之性道孟子不得已而言性善
也猶今日有苟楊佛老程張之性道吾不得已而言才
情氣質之善也試觀答告子諸人但取足以折其詞而
止初未嘗言性善所由然之故猶孔子之罕言也宋人
不解而反譏其不備誤矣或曰吾儒不言性道將何以
體性道盡性道余曰吾儒曰言性道而天下不聞也曰

體性道而天下相安也日盡性道而天下相忘也惟言乎性道之作用則六德六行六藝也惟體乎性道之功力則習行乎六德六行六藝也惟各究乎性道之事業則在下者師若弟在上者君臣及民無不相化乎德與行藝而此外無學教無成平也如上天不言而時行物生而聖人體天立教之意著矣性情之本然見氣質之能事畢矣而吾之七圖亦可以焚矣故是編後次之以存學存治云

附錄同人語

上谷石卿張氏曰性卽是氣質底性堯舜底氣質便有堯舜底性呆獸底氣質便有呆獸的性而究不可謂性惡

存性編

卷一

太

又曰人性無二不可從宋儒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先生賜教在未著存性前惜當時方執程朱之見與之反覆辯難及喪中悟性始思先生言性真確期服闋入郡相質而先生竟捐館矣嗚呼安得復如先生者而與之言性哉

督亢介祺王氏曰氣質卽是這身子不成孩提之童性善

身子偏有不善

又曰天生人來渾脫是箇善

又曰氣質天命分二不得

書後

孟子曰性善卽魯論之性相近也言本善也晏子曰汨俗

移質習染移性卽魯論之習相遠也言惡所由起也後儒不鮮忽曰氣質有惡而性亂矣聖賢之言背矣先生辭而辯之功豈在禹下哉特先生性圖入太極五行諸說則于後儒誤論當時尙有未盡洒者堦後質先生曰周子太極圖真元品道家圖也易有太極兩儀指撰著言非謂太極爲一物而生天地萬物也五行爲六府之五乃流行於世以爲民物用者故箕子論鯀罪曰汨陳其五行非謂五行握自帝天而能生人生物也生尅乃鄒衍以後方家批說聖經無有先生曰然吾將更之及先生卒後披其編則更者十七而未及卒業于是承先生意而滴洗之如右康熙乙酉三月上浣蠡吾門人李堦書

存性編

卷二

五

存性編二卷 直隸總督
林進本

國朝顏元撰元字渾然號習齋博野人明末其父成
遠東歿於關外元貧無立錐百計拮据覓其骨歸
葬故世以孝子稱之其學主於勵實行濟實用大
抵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亦介然自成一家故往
往與宋儒立同異是書爲其四存編之一大旨謂
孟子言性善卽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語異而意
同宋儒誤解相近之義以善爲天命之性相近爲
氣質之性遂使爲惡者諉於氣質不知理卽氣之
理氣卽理之氣清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總
歸一善其惡者卽蔽習染耳其以目爲譬則謂光
明能視卽目之性其視之也則情之善視之詳略
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謂之惡惟有邪色引動
然後有淫視是所謂非才之罪是卽所謂習又謂
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
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
舉天下不一之資以性相近一言包括是卽性善
是卽人皆可以爲堯舜舉世人引蔽習染無窮之
罪惡以習相遠一言包之是卽非才之罪是卽非
天之降才爾殊其說雖稍異先儒而於孔孟之旨

會通一理且以杜諉過氣質之弊正未可謂之立
異也至下卷分列七圖以明氣質非惡之所以然
則推求於孔孟所未言使天地生人全成板法是
則可以不必耳

存學編四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間

志廉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學編四

卷》提要

存學編序

予幼讀四書，惟知解字離句，稍長畧曉塗鴉，肆力於詩文及弱冠，雖潛心經史，亦惟博覽強記，是圖忽忽焉。若以為為學之道，遠在是者，乙丑歲晤李子剛，主語予曰：子知讀書，未知為學。夫讀書非學也，今之讀書者，止以明虛理，記空言為高，精神困之而虧，耗歲月因之以消磨，至持身涉世，則盲然曾古聖之學，而若此古人之學，禮樂兵農，可以修身，可以致用，經世濟民，皆在於斯，是所謂學也。書取以考究乎此，而已專以誦讀為務者，非學也。且以害學子，幡然大呼如醉而醒，如夢而覺。李子復言：此學乃堯舜周孔正傳，至後而晦，今倡而明之者，始自習齋顏先生，其議詳載於所著存學編，可觀也。予心誌之，屏去浮文，遂十餘年矣。今歲丙子，李子至都，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且歎且喜，以舉世之沉溺誦讀而不知返，而予得以屏去浮文，而不墜迷途，其得力於習齋先生，豈淺鮮哉。雖然，學者實學，也是編所以明實學耳，猶空言也。吾黨若不盡力實學，而徒沾沾抱是編以為得吾恐浮文之士且起而笑其同浴，識禪也。

康熙丙子一之日北平後學郭金城拜撰

存學編序

客歲戊辰冬習齋先生過塔而陽寓里指所著存學編曰
學明性治俱明矣子為我訂而序之受命訂訖乃拜手而
序曰古之學一而今之學芬古之學實而今之學虛古之
學有用而今之學無用今古不相及何其甚也古之為學
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學之道六德六行六藝為學之
之物八歲就學小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
大節為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為學之時治已
則祥治人則當施之四海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
材而宇內治隆有此術也自秦火而后訓詁於漢唐帖括

存學編

李序

於宋明徒守遺經以為道古聖教人成法鮮過而問者加
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聖人之心性詩文辭
之輩又假託文章以自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
間從而為其所雜程朱陸王皆志欲繼往開來而支離近
禪互相譏訶古學亦皆不能復豈責人則明自知則暗與
抑世運日趨於耗而實學衰亡賢者亦不能自主與先生
生宋明後忽焉於二千年墜緒一旦直指源流嘗謂孔子
剛訂孟子論性為大不得已力求遺學以習行為主冠昏
喪祭必遵古制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樂雖不得其全
得一節焉即習置日記以考道德行藝得以自勉失則誠

焉其卓然有得於學者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
呼二千年墜緒剗然復舉孰倡而孰使之耶昔孟子陳學

校遺法於周末韓愈猶以為制度滅亡空言無補况今去
聖益遠學者分鶻於旁途曲徑視古人教學成法如盤古
大敦莫可究詰先生獨起而矯抗足以一身力任之誠見
見其孤且危而岌岌馬難也然而天下之事極則必返今
之虛學無用亦已極矣豈其不返矣乎天心其能無意於
世也乎堯舜周孔之靈肯漠然已乎吾以知先生之生之
非徒然也其將自此學明而士奮求實體行實用復古道
以正今失而上以是教下以是學天下皆學中人矣參贊

存學編

李序

位者皆學中事矣學何如其大而所關者何如其鉅耶吾
以知先生之所著非徒然也許酉山先生嘗謂塔曰邵堯
夫三千年圖以幹枝配易卦每九百六十年甲子週乾大
道以昌嚮甲子週乾矣數若可信也殆必在斯歟殆必在
斯歟

康熙歲在己巳春月蠡吾門人李塔頓首拜識

存學編目

卷一

由道

總論諸儒講學

明親

上孫徵君先生書

上太倉陸稼亭書

學辨一

學辨二

卷二

性理評三十四條

卷三

性理評二十八條

存學編

卷目

北學所見錄

卷四

性理評三十六條

存學編卷一

由道

博陵

顏元

著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

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

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

魯民歌怨為治也他如子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

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

下學而上達非若也學教之戒張闢如是也道不可以言

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朱子思時異端

存學編

卷一

北學所見錄

將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

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未已近太瀉故孟

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斷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離其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

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

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異端令輕視吾道

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

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

所為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密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

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

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焉得以天道性命當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聰明者如打諢猜拳愚濁者如捉風聽夢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為孔顏復出矣至於靖康之際尸比肩摩皆主敬習靜之人而朝陞疆場無片籌寸績之士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為後身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乾坤尚安賴哉或曰佛氏托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教人而擯之不得不挾精與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

存學編

卷一

二 北學所見錄

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為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友人刁益吉翻孟子之言曰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求也其所既深矣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為生聖哲刻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中庸之道斷不忍終此元會直如此而已也

總論諸儒講學

存學編

卷一

三 北學所見錄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問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适問禹稷舜禹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雖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牽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為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致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肯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為叔季自

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
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
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
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
者遠邇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
之一字使為學為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
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履戴之恩非
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一度一日
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試觀
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
存學編 一

明親

大學首四句吾奉為古聖真傳所學無二理亦無二事祇
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
身則為明德以之齊治則為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
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
吾亦不敢謂之道也親而未明者即謂之親非大學之親
也然既用其功於民皆可曰親其親而未明者漢高帝與
唐太宗之類也其親且明而未止至善者漢之孝文光武
之流也凡如此者皆宋明以來儒者所共見皆謂之非道

者也其明而未親明且親而未止至善者則儒者未之言
也非不肯言也非不敢言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人無從
證其為道者一二聰明特傑者出於道畧有所見粗有所
行遠自謂真孔孟矣一時共尊為孔孟焉嗣起者以為我
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
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為能彷彿於前人而不大殊則將
就冒認人已皆以為大儒矣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岐
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
知其非大學之道乎此所以皆未之言也天下人未之言
數百年以來之人未之言吾獨於程朱陸王之外別有未
存學編 一

五

學之道焉豈不犯天下之惡而受天下之侮乎然吾之所懼
有甚於此者以為真學不明則生民將永被毒禍而終此
天地不被得吾道之澤異端永為鼎峙而終此天地不能
運三代之舊是以冒死言之望有志繼聞者之一轉也夫
明而未親即謂之明非大學之明然既用其功於德皆可
曰明其明而未親者莊周陳搏之類也其明且親而未止
至善者周程朱陸薛王之儔也何也吾道有三盛君臣於
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
其精一執中一二人祕授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
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為身而治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

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為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以能乎地成夫也夫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政之政制禮作樂昇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興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太和宇宙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孔子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友門人以待後人私淑者庸言庸德禮樂兵農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存學編 卷一 六 北學所見錄

春月三年五年七年曾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于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分體是以萬世未遷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張子教人以禮而期行并田雖未舉用而其志可高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讀書為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為授受以釋經註傳纂集書史為事業嗣之者若真西山許魯齋薛敬軒高梁溪性理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為一世宗信乎為儒者煌煌太

觀三代後所難得者矣而問其學其教如九官命十二牧之所為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朱許薛高之心者原以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誠不能無缺也他不具論即如朱陸兩先生倘有一人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而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其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魚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

存學編 卷一 七 北學所見錄

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不惟必有一人虛心以相下而且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人才既興王道次舉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脩事和為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夫謂明親一理大學之道也以此言學則與異端判若天淵而不可混曲學望洋浩歎而不敵擬清談之士不得假魚目之珠文字之流不得逞春華之艷惟其不出於此故既厚漢唐之訓詁而復事訓詁斥佛老之虛無而終蹈虛無以致然上之性天愈透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非譏也誠支離

存學編

也心頭之覺悟愈捷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謂非謂也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成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畧何以知其不以為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如赤乎學之如某可治則某可為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崗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奉謀弟子皆與不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

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說有陸王致爭論於紫陽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其深思熟計而決復孔孟以前之成法勿執平生已成之見解而不肯舍勿拘平日己高之門面而不肯降以讓天下後世可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某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然弟知清節耳弱冠前為俗學枉度歲月情情不知道為何物自順治乙未願厭八

存學編

服習稍聞道鑑性理諸儒語錄乃知世間有理學一脈已亥在易水得交高弟五脩乃又知先生不止以節著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德駕旋容時已稟老親全王法乾裏裝出門將進叩老親復以湯後不語路恐遭楊子之悲阻之踰年則聞復南矣恭祝綴謝蒙介翁不外玷賤名其未迄讀先生歲寒居文集寄介翁札不知過聽何不之言而儕之郡賢列見之不勝惶愧今在天地間已三十有六德不加修學不加進曾不得大君子一提指之每一念及恨不身飛共城旁茲先大母去世服闋矣幸大父猶康健欲曲求俞允今歲中一矣道範未審得遂否也敬屏取

師東郡人也以告休南歸去先生七十里政以便畧吐惠
衷於門下某靜中猛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
之言性善最真變化氣質之惡三代聖人全未道及將天
生一副作聖全體卷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
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按世間
無志人以口柄又思周公孔子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
曰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故性道不可聞而某長治賦某長禮樂某長足民一如唐
虞之廷某農某刑某禮某樂之舊未之有矣也近世言學
者心性之外無餘理靜敬之外無餘功細考其氣象疑與
存學編 卷一 十一 此學所見錄

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則斯道幸甚斯民幸甚臨楮南
望不勝想慕戰懼交集之至某再拜言
上太倉陸稼書先生書
某聞氣機消長者否泰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
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之亦理數使然
也然粵稽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幸皆實文
實行實體實用卒為天地造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
幸而君相之人竟為布衣亦必終身盡力于文行體用之
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高奉者苟且于一時虛浮之局高
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于不可知也亦
存學編 卷一 十一 此學所見錄
必終身窮究于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
者肆口于百喙爭鳴之日者書立說而誤此氣數壞此民
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為也自漢晉泛濫于章句不知章句
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競尚乎清談不知清
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因之虛浮日盛而
堯舜王事六府之遺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
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幾不見于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
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
而盡無之一歸于墜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魚
人倫世故舉為道外並己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皆視為

累得資餘矣或倘於此有堯舜周孔固必回消為長轉
否為泰矣即不然或如端言卜仲二母之流亦庶幾衍道
脉於不墜續真宗於不差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趙氏運
中紛紛躋孔子廟廷者皆脩輯註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
高生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
稟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
鼻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
老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
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關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世之堯
舜周孔者乎季友若畫數程朱之說發州洪杖况敢議及
存學編 卷一 十三北學所見錄

皆自玷其光鑒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
骸但孔孟沒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焉
恐涉偏私自足非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
仰觀三代聖賢又不知此二念支離周所取正十日遊邪
在故友刁文孝座間先生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
人姜姓在州守幕實筭之權然如不早之聞雷運滿之聞
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
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論性之相同也况
而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有云此間有得事者才為有用
之才學為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難入未會說
存學編 卷一 十三北學所見錄

性亦須有辨因吾友法乾王子一言徹底無纖毫
 齟齬莫不有能發吾意者逆有待今存學之說
 吾黨身習而實踐之易靜坐用口耳之習為手足
 頻拮据之業非存性空談之比雖賢者不能無顧
 惜故寧憚於變革之意幸相與辨難不厭反覆予
 振其大畧如左病中亦多遺脫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子抱病復患足瘡不能赴學惟坐
 卧榻騰存學稿聞王子來會乃強步出齋出所騰以質主
 子甫聞一業遽置之几感為多讀書之辨予曰人之精神
 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倘禮樂爛習但略聞
 存學編 卷一 十四 北學所見錄

經書數本亦自足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
 傳何以服人予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
 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為今存學之意若行
 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問孰爛周旋孰誦絲竹
 孰射賢孰奠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
 雖陋倘置身朝堂但憂無指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愛也王
 子申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于白
 宮三公孰為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黃帝素
 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瘵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
 鍼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

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為術家
 之粗不足學也書曰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成黃
 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
 為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
 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
 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
 之為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
 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為儒也王子曰棟梁材自
 別豈必為棟樑哉予曰棟梁亦自拱把尺寸長成成時亦
 有皮幹板葉世豈有渾成棟梁哉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
 存學編 卷一 十五 北學所見錄

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習之耳必錄
 渠見何為哉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即如
 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
 子客至則見客求賜尊長悵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
 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聞聞氣象此是治
 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木槩之學不待後甲融會
 十片乃自童齡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渠習見
 無限和敬詳密之理單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為淺深耳
 講家解一貫章有謂曾子平日用功皆是貫中之一今甲
 未子教以從一而貫夫用功于貫中之一是夫子所以教

三千人者也豈得曰六藝非心性也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善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弟見不足為若為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天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地難令賢弟又謂是易事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然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為耳王子大笑予曰李晦翁年踰五旬勤力下學曰與弟子拈矢擊弓甚可欽也王子曰晦夫叔嘗言射為男子事何可不習余曰宋元來儒者却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貽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豈若真存學編

存學編

卷一

十六 北學所見錄

學一復戶有經濟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澤乎王子曰六藝之學誠有功于乾坤予曰不但爾也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全于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于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王子又笑予曰此學終無行日矣以賢弟之有志且深信予又入朱學未深似無可戀惜而猶難挽回如此况彼已卓崖岸者乎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聞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為臣為子若都袖手高坐作君父天下事叫誰辦哉撫卷歎息久之余曰某即就三存編以為天生某使復

明此學而已非身見之材也欲進之孫傲君借以回天下王子曰人自為耳何必伊予曰天生材自別伊尹聖之佐夏李之民如在水火何不出而延攬豪傑自為奉天救民之舉必待成湯之三聘乎張良志復韓仇亦當聚眾百餘何不決於自為而終屬沛然乎蓋天生王者其氣為主持世統之氣乃足繫屬天下非其人不與也儒者教世何獨不然是其人也天下附之非真人也學即過人而師索不立如龍所至則氣聚成雲否則不可強也况愚之庸陋不足數者乎自料只可作名教中一董三老耳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瘳住會王子因論風言復閣十二月有諸王子存學編

存學編

卷一

十七 北學所見錄

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吾儒悞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諸屠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亮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益極精於曆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鏹錡艾耕耦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和而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為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學辨二

又越自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穆王亂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歎于三代哉子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吾弟末之思耳吾弟但見穆平之衰而未實按其列國情勢民風也吾茲不與賢弟論三代盛時且以春秋之末其為周七百年矣只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生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風俗人心草漢唐後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義學粗奈何子曰此乃不知止

存學編

北學所見錄

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為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王子乃惟所鼓舞曰昨子產一段已深味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清子曰計畝人為瑣事矣然父命而不精非不能為子之一乎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熟固也弟昨所言棟梁材兄不以為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材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子曰孔子來田委吏無不可為若位不稱材便酬情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項小故曾教以子所貴道者三豈可以此言便謂違且事

不宜學乎况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弟憂世曾騎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子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全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只以多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滓渣只靜敬以求德愈空憇便覺愈空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知心

存學編

北學所見錄

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者落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問又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子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為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莫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絃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童子將命一段正是道藝一致耳

日性情一深做也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賢弟之
問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
謂聖學之極致矣不及此者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
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止精一藝可也如一藝
不能全教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宗廟
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安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
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為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
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吝乎哉

存學編

卷一

二十一 此學所見錄

存學編卷二

性理評

傳陵 顏元 著

程子曰那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
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

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

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

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

無高奇理亦無早瑣事故上智如顏貢自勉為之不厭

存學編

二

此學所見錄

流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慕淡

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為美才但用程子

不以六藝為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

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寔具不見儒道結果回

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

來由焉得不莫之樂而入于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

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拒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

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以乃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

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
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馬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况身乎
乎况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
天道性命若無甚拚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
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說雖
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誦閑
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却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
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存學編

二

二

此學所見錄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夙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
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于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
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
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
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趨無
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
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
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
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禱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
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
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與否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
子則已譏其入于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純粹宏
深則必不禪也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
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污者乎克此局以想龜山簡易平
淡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
生與謝文不樂因嘆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惟有楊謝二
君長進

存學編

卷二

三

此學所見錄

禮當慕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廢其墓三年悽慟無以加
矣餘情復見于同門友之不忍離相向而哭曾朱聲其
師弟情之為而義之重蓋如此也迨後有宋程朱兩門
以師弟著于乾坤不惟自任以為真繼孔子之統雖當
時及亦以為為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時
師弟矣而其歿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闕焉僕存此疑
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察陋未之
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及門已如此其相負也浩之別
也日月幾何而遠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
所稱楊謝不變者下棺亦流於禪也然則真承程子之

統者誰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文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風首為教者去佛不遠也而程子闢佛之言由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荆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通熱通越之異其轅安在真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己失孔子之教亦欠有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是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則朝亦無木建白朱子曰以令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木建白若自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已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是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神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實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材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道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神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棺未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者書而不可為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為急何不自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

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益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只會擇將相將相皆令人做乎未又云當時事勢亦為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是明將經濟時勢謀與聖賢做尚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神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拔弓矢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己時乎獨不觀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于身也武舞于戚不離於學也身為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柴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矣道雖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東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為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授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理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做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

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
講學先生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見之出處
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台也正如燕雀處堂
全不見汴京七徽飲廢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
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
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
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自有課程所著
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於世

要推尊上蔡便言其克己復禮日有課程後面要說程

存學編 卷二 六 北學所見錄

門諸人見皆不親切之故又言是無頭無尾不費畫心
毋乃自相矛盾乎此處殊令人疑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

人綱領僕以為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欺而自誤者
也何也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

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者
述為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為居

敬工夫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
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

為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為周南

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

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

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

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

我者也凡理必求精發之至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

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

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明道以上蔡論讀多記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

道理只是誇多闕處為能若明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

存學編 卷二 七 北學所見錄

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謂之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

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明道曰此便是惻隱之心可見

大程學致猶不靠定書本僕欲問至此悚然起敬以為

此正明道優于伊川紫陽處又未嘗不榮謝公之有志

也使朱子讀此亦為之汗身赤面則善矣乃曲為之說

謂渠是誇多闕處不是理會道理又引程子看史事證

之總是不欲說記壞誦一道恐于己讀盡天下書之志
有妨也不知道理不專在書本上理會會記許多以求
理會道理便會喪志不得以程子看史一字不差相混

也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于刑名
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
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
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
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之志行并由教人以禮為得孔孟
正宗謝氏偏與說壞其門人下梢頭低溺於刑名度
數以為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
謝氏之不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揚謝諸公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
真可欽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
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
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
而不知道者眾也此固數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
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
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
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
歷八百年而猶在幾百餘年而未衰此周公孔子之下

梢頭原如是其低也而其上梢頭亦未嘗高制度作樂

進行遍天下而周公之心雖規賢之台公不盡知也傳
文約禮服習過三千而一貫之秘雖聰穎之端木未之
聞也相隨乎生尚以多學而識認夫子然則未聞惟道
之前端木子與三千人不同以文禮為道乎則橫渠之
門人即使皆認刑名度數為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

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
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奈何盡力誦讀著述
就延歲月迨老而好禮又只要者家禮一書屢易業始
成其後又多自嫌不要未及改正而沒某門人楊氏因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當代為致憾矣者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型與否而朱
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嘗失周公孔子之遺意者矣
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伊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意思好也有
病益且養他氣質淘凜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
所謂未下種不視學遊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
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
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彥明終竟後束工夫少了
伊川雖失孔子學教成法猶知不可遽語人以高深猶
知不全靠書冊故遲半年方與門人大學西銘看至朱

子則必欲人讀天下許多書是將道全看書上將學全看書上其學教之法又不達伊川矣吾謂大學可即與看若西銘雖姿性聰敏者再遲數年與看未為晚也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臣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思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為生民惶惶

存學編

二

十一 北學所見錄

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不語神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專肆力於講讀發明性命關心靜敬著述書史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至於朱子道述似有憾於和靖而亦不悟也然則吾道之不行豈非氣數使之乎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眾後未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矣曰也是諸人魚頭魚尾不曾盡心在上面

也各家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他高也去仕官只他這所學自是合下直到所以有成稟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得解

伊川門人甚眾後更無一人見之親切非因伊川所教諸人所學俱失孔子實學之故乎朱子乃云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試觀游揚謝才諸公果是無頭無尾不曾盡心者乎又云各去奔走仕官所以不能理會透康節極終身之力而後有得茂叔亦去仕官只

存學編

二

十一 北學所見錄

他在書室中方可得道乎

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干兵馬馬能騰佗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游揚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不相似其文大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太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

定大學無人傳無語錄

如何只論人文字言語長短語錄有無非失聖門學宗

不實用功於明親故無實事可稱舉乎今有人議諸先

生專在文字言語用功或去只在言語文字論人品必

至厚相謙之曰彼大儒不止是也方者其實則竟如此

較歐蘇諸公但多議論性道之語內地靜敬之功耳試

想三代前君臣獎贊師弟敘述或與後人論斷前賢曾

有此中吻比例否噫恐不啻水玉之相懸也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難禪的見

解

存學編

卷二

十二 北學所見錄

予於程朱陸王兩派學宗正如是

龜山未見伊川時先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

此念發了不覺時發出東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

此意

聖人教人六藝正使之習熟天理不然雖諄諄說與無

限道理至吃緊處依舊發出習慣俗雜念頭

十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未

如此恐龜山輩不知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揚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發堯舜周孔六

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

論漢人不識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不以儒日

之則其所謂儒只是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

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為游揚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

單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

睥見上截少下面着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僕意朱子未覺程門教法之失既覺而復蹈之何也倘

因此便返於實學豈非吾道之幸哉

下面着實功夫是何物予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

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之屬乎朱子已云

存學編

卷二

十三 北學所見錄

補填難姑不為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子恐禮樂射御

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為又何者是其不

敢不勉者乎考其與及門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辭經傳

纂修書史死生以之或其所謂下面着實功夫者未必

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字

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

者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處不貴徒執己有用今觀孔

門諸人子只降顏賈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却云其為學也只就氣質所尚處添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認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添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個是當如果有此妙法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為之一指點也何朱先生之大智而聖門師弟之大愚乎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著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只論其說話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

存學編 卷二 十四 北學所見錄

二千九百餘人既經聖人陶鎔亦不易言也自戰國橫議後重以秦人之焚坑漢儒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講讀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太陽當空不惟散宿求星不顯其光即明月五星亦不出色若當下句之夜一行星烟照四國仰之如太陽然矣故孔子莫極後羣推有子為聖人而河又推卜子為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道亦藝日月至仁倘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倡學一代使人望為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先生所可比也近法乾王于有言後儒猶有不統議廟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聚之斂宰子

之短喪何可從祀子曰賢弟未之思耳冉有固有虧欠處其學却實如此素即缺一角仍是有用之巨器豈可舍也故聖門十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虛言標榜書本上見完全也王子曰然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深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又是不聖人宋固多聖人乎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李公侗傳其學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如搜訪得公所著遺充錄八卷進之於朝

存學編 卷二 十五 北學所見錄

其書四萬言大要謂堯祖關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連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園派致連疆之侮是其吠豕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元佑元豐之獄迄無公論要之荆公之欲強宋本是而術未盡善苟安者競為敵洪水固續逆答崇伯然使即任瀛洛羣哲恐亦如四嶽羣牧無如洪水何未是神禹也

周氏坦曰觀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

原來是用此功豈不令孔子哀之乎但凡從靜坐讀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便如望梅畫餅靠之饑食渴飲不得朱子曰李延平先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筆跡屢空怡然自得

試觀孔子前有謝絕世故之道學乎

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為未下之大本真在於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論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謹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

存學編

卷二

十六 北學所見錄

樂未有專以講誦為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為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宋家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是噫際天下之大本耶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耶何孔門諸弟之多事耶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屬神定和氣語默動靜端詳間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舍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即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

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為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數十年成邑三

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况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卑薄求如仲弓子路

存學編

卷二

十七 北學所見錄

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見於契丹臣於金元之末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

界全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士而乃如此乎噫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為不為事物

所勝者

孔子但遇可憫可敬便勃然變色忽而久忽而速似為事物所勝乃是聖人釋氏父子兄弟亦不動心可謂不為事物所勝却是異端

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是個如此尋常人叫一人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必行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嘗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看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存學編

卷二

十八

北學所見錄

行遠不加急叫人不至聲不加夫坐處有字必不坐看天地間豈有此理乎莫謂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之孔子不如此雖伯夷柳下惠亦斷非如此氣象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既成師望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于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為也及其周

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軌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身為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餉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坐作費力事又如此此所以身當國鈞閣八百之祚於宗周其人材至末流猶堪為五霸之用雖為布衣布散三千人於天下維二百年之國脈其士風之樞壤猶足供七雄之用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者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之相去也者幾何

存學編

卷二

十九

北學所見錄

先生廳屋書室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當為任布統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顏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當斯世而身任教授焉得無甚異同乎又焉得以顏如也為德容乎其與龜山之泥迹全塵一矣宜朱子稱為真得龜山法門也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未虛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
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是坐禪入定

看朱子前日所言絲毫未穩皆不難自駁倒若有人以
不肯性辯及孔子教法進必豁然改悔恨吾生也既不
獲及門矣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
虛寂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若以照之臨折
戴則不得也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榮之伯同學

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某子往覓之
管能預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
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
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使其靜功綿

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
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
廣大高明之體哉故予論明親有云明而未親即謂之

明非大聖明也蓋無用之體不惟無真用並非無真體
也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為孔子學
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

白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
申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用
何知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
發若觀時德者意者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不恁
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為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
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攻之意
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
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宋在日用間着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
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原來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濯洗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

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而前却理會不得理會面
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
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

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
者必仍如李先生之告朱先生也
荷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

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神彰風霆之變

日月之光差壁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渾全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前資稟勳特二既已極推崇此祭文中寫狀尤極酣濃不道餘力延平雖實恐未能當之昔吾寄書於友人任熙宇因其長刀筆事內有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二語任答書云凡養人未實即是自己難道僕之駕下輕誣以蕭曹即道兄須臾之離道子當時讀至此悚然若魂飛驚愧無地自謂與任老相交得力於此書者不淺

存學編

卷二

北學所見錄

也朱子何其見游揚諸公之明而推其師之侈也抑焉服之切不覺其過情歟乃於靜坐之說亦明不以為然又可疑也

朱子曰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二論家語中明明記載豈可混哉

存學編卷三

博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為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為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統功反以為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為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馬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為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畧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遂以為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

之功且非粹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自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吾友張十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已卒未見成其一才此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方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盡調夜思著書百卷遺稿痰救無庫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盡明吾與法乾年二十三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雖全頗知憤恨期易報而存學編

崇實亦惴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况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為之樂也噫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四十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偏文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為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于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錄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于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

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未實猶未入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感矣子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于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來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惠祖妣太故哀毀廢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斂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李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聖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若哉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夫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為悟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
 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
 研精覃思以求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
 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
 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進之士迭誦所習
 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
 反覆誦之而未嘗隱務學焉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
 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
 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握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遠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
 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
 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
 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刑定繫文存今
 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
 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
 尤少是以學者用功者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
 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救精抉奧鼓動一時自
 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

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齊可謂深契孔子之心
 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
 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
 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
 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
 才士疲精竭神當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
 規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
 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為如何
 用功也况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
 至矣則當時所及孰有過于兵機者乎正直誘掖及門
 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
 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
 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
 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進路而進
 厥聞之謂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
 旬其所建白可築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
 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

實微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

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

天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

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

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責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

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開楊墨而楊墨果

熄專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責王賤霸而仁義果崇

存學編 卷三 六 北學所見錄

王果責霸果賤至太經大法知班前班極并由學校王

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

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

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雜於荀楊前坐之學出入於佛

老訓話繫于西漢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

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佛道之日昌

而日熾自若也實學不明言雖精書雖備於世何功於

道何補然賴其講解朝廷猶以四書五經取士周孔之

文不至盡沒有志於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

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

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遂謂一旦豁然如大

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于百世恐後世有文人之確

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譏也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

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

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

云內則無上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

云其窮理也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始以發讀

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

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

存學編 卷三 七 北學所見錄

節目若數一二云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

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

云以為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

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眾矣未有窮理若此

其精者也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

而為事業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某君出以治民則

必以堯舜某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該矣僕不必詳辯但願學者取朱子

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

貫對則其學宗之稍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

敢苛求但以益使天下無學不可有恭雜佛老章句之學蓋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猶守以不克齊之道此其熱烈之尤彰明厥大者

者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討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為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為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為註解通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

此書之所以益感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極典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書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處事之道經羣書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續經史訂羣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續經史訂羣書為窮理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遂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書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戶戶講究字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

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
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爛其指絃求中音徵求中節
聲求律協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
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
未為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
所欲也心與手志手與絃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
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
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
曰千里也今日不觀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前北而
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存學編

三

十一

六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
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
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
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
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為也言學言為既非
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
托况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確
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

存學編

卷三

十一

北學所見錄

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
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
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間老聘習木
樹下公西子曲禮精殺夫子遊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
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
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
故中庸未聖人之道至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
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里由荀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為
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為恭于思亦符罪聖門
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
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
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
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
持人心者惟有書則宜追求其一切養德之具而亟亟
與同人講習之以經書為佐証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
於書其餘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時患在諸書煩
亂而禮樂散亡孔子剛定為萬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適
丁文墨浩繁之時而不能剛削其煩亂反從而謂之增

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學者孔子也而顧未得孔子之心未盡合孔子學教之法吾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為曾孟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為殷周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養故深惜朱子之未得為孔子也

吳氏曰先生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學軌成誦經史子集已惜其過用精神况記錄雜說乎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魏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

潤清巧的實云云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

朗望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

存學編 卷三 十三 北學所見錄

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先生一人而已

一試觀道魏德尊義精仁熟二語雖孔子不是過而下面

實指處却只是立言之辭約理盡旨明味深而已言其

心度澄朗工夫縝密亦不外於辭氣想見之蓋朱子身

分原是如此黃李吳陳諸公亦但能于虛字間索樂不

能于實際上增潤及總贊主盟斯世一語尤是不覺道

出本色蓋王者不作五霸送與相繼主盟假仁義以明

主章聖賢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漢而降

聖人不生楊韓王周程朱陸薛王馮高諸子相繼疊興主盟儒壇闢詩書以明聖道天下靡然向風自好之士多出其內故五霸者實德未脩雖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諸儒者實學未至雖天下宗之而不敢聖不敢賢渾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用迄今木

儒相繼登壇於東林者猶皆稱主盟其取義確矣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太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甲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未理人欲

曰陰陽鬼神若等此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

年習淨踵陌莫如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沉疴之聞木藥之

存學編 卷三 十三 北學所見錄

醒至於朱文公先正始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愛學廷

平季先過然如將弗勝於是欲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一

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毅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

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

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友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

存中更學禁自信蓋為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

為之推明液釋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張邵

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為之論著然後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斯民之學燦然中興

未命陰陽鬼神善僕之惠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

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至
於推明古人之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
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於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
可完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未理
未明大害未除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
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
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為帝王經世之規
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歟無實功於道統既
不克克齊孔孟在天者歎息之又無實徵於後世豈能
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
存學編 卷三 十四 北學所見錄

之福吾儒焉得辭其責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總一說時便更不問
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故底祇學得他說
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純讀書極是辛苦故
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
故不敢以是責人耳學記曰進而不可謂其安使人不申其
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與南軒一派師友原只是說話讀書度日較玉何
清談頗用力于身心較轉歐文字猶規規于理惟白蘇
詩酒既不能做其於持佛老空虛又全不及其讀真
存學編 卷三 十五 北學所見錄

雖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苟躁速引進而不顧其安是教人攬等而不誠也不時不孫也故法乾上會謂其子九數已發甚悅予曰且勿令知有樂歸法使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規矩諸章豈誦讀講說之學所可托哉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云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

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名介然為兩道不可相通

朱子說禮樂射御書數補填難且理會道理詩書非是

看道理詩書與禮樂射御書數介然為兩道乎只是不

存學編 卷三 十六 北學所見錄

肯說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視其友觀此蓋信

東萊自不合做這大事記他那時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

年若不死自漢武至五季尺千來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末

字人多云其解題煞有工夫其實他當初作題目却煞有

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版意解題只現成檢令諸生寫伯

恭病後既免人事應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師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

朱子於南軒伯恭皆不諱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

豈要聞墨己之言哉至今仕學皆先立黨此所以道愈

微世愈衰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為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

人商量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

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所裁見果是何以不

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取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

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審言而

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難

存學編 卷三 十七 北學所見錄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為學可

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

盡性者也

子靜說話常是兩頭中間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

處他所以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

針度與人禪家自愛如此

禪家無鴛鴦也不繡鴛鴦焉得鴛鴦與人看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

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此却不得譬如菴葛

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由有屋木版

快藥何不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却硬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有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天良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為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為存養乃認孟子先立乎其大本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果又不足朱子之誦讀訓詁故直書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本而維持聖培之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來子旅寓人傷脾胃不工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中說健脾胃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為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餽糧車馬傷脾胃者之參朮縮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說破前乃識陸子不說破是禪家自愛何也
子靜之說無定大抵他只是要拘
細檢之講學先生多是拘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

定不易之理何用拘只因實學既失二千年來只在口頭取勝紙上爭長此拘之所從來也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做去云云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又

聖賢教人原無象山當下便是等語試看聖賢可曾有先生之學本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門是學靜坐訓辭否

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詩云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謂矣
因說子靜云這箇只爭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過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是過底物轉來却好不及底趨向上去便好只緣他纏高了些子不肯下纏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的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的也道尺說不及裏面求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說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歎息他人真是自以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門相較朱子知行竟判為兩途知似過行似不及其實行不及知亦不及又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為當時設有真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為寂守無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兩項人受憐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舉其心性可以便釋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便管商南慚倘朱子而幸遊其門見其未高地厚又豈敢違自以為是乎不得孔子而師顏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存學編

卷三

北學近見錄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舉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算思而不學則殆正為無底算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惠不到令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總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如會解會著是以聲動愈多頗有底算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彙書本然畢竟傳是把握故頗有底算否子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精用神不如陸主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

算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且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算底只因原以講解為學而以行為觀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為學即此為行即此為教舉而措之即此為治真堯舜宗子文周功臣萬世之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數備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為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悅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倘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

存學編

卷三

北學所見錄

人皆習為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東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衰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者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

邵巷虞氏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北程夫子
云聖門學者為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
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止隨之矣悲夫

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簾吳先生繼許文正公為祭酒太館諸生以次授業晝
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
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云

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
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

存學編

卷三

廿二北學所見錄

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
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真豪傑之士哉至

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于朱
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

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
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

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
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

子願眼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

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為孟子亦只如
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存學編

卷三

廿三北學所見錄

存學編卷四

傅陵 顏元 著

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鏗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于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所歷事皆不忘乃末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捷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靜坐讀書不幾扑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捷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

數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者程朱兩門亦稱古者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不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會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朱子教人全未會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末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末限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為寶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放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者究

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却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

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
漸長漸更虛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
理會許多闊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說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會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

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

存學編

卷四

三

北學所見錄

鍾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

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

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看某某小學却未嘗

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隱壞于禪學處古人教洒掃即洒

掃主敬教應對進退主敬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

數即度數音律審固啓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

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切加功無往

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履

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

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

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
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僥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
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

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

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

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為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錄之充此氣象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

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

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每到大來涵養已就

稍能自立便可令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現其終身不

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朝

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

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

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

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
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
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
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說
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蓋荒也

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
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為博讀書博
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躁等讀書乃餘
事

佳

先生輩何為只作餘事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
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用
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
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讀
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

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
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履叙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
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
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
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
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為倡又粗文以道德
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
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感哉而流不可返
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矣亦猶行宋儒之者者而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熾已熾而舉世聞覺又不容
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感之極則必
衷文衷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衷而返于實則天下厭文
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連而在上則
為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教
之未獲全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禁院之禍
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衷而返于野則天下厭文之
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
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連獄崇禎末獻忠之
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

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

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貴之深不
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飶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
話說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
話說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
總是實

存學編

卷四

七

北學所見錄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
子去此則又遠也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
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
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可謂遠宗語矣下何不云

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
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乎致知養心不熇于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

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
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

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况因偏
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

談紙上所見內心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
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
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
存學編

卷四

八

北學所見錄

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
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為將而齊北二

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微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
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
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王樂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
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

亦各是一家
張子曰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又曰若始

求甚深恐自茲愈遠曰又但拂掃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合於禮

張子以禮為重習而行之以為教便加宋儒一等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市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德

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于功業且入學即是要

作大匠焉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

不可今世不知此子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

存學編

卷四

九 北學所見錄

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而已

子云學之不講是博學矣又當審問慎思明辨以講之

若非已學將執何者以講乎今徒講而不學誤矣

顏子工夫真百世規範舍是更無入路無住宅

極是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

賢之所為也云云若是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

慙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不少然以為聞

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名節之士有聞當

世者多矣觀其所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仿

佛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

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總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慙不為非義而已

不知須是聞道

諸先生自負聞道矣思以為責之以古聖賢之道亦未

盡彷彿也即如先生當汴京垂亡之際輕身一出其所

措置徒見前李荆公配饗說道學話而已

存學編

卷四

十 北學所見錄

驗之於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德義也今

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待科名而已果何益哉

僕謂為學者與此較則陋矣何不與堯舜伊周孔孟較

學而不求諸孔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多識自不可廢博學乃只多讀書乎

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學矣學而不習徒學也

譬之學射而至于發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槌而目不瞬貫

氣而驟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

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為甚差但說學必宜習之理最透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然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認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即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為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為枝葉則全誤矣

存學編

六四

十一 此學所見錄

孔門諸子群居終交相磋切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

何不思孔門群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闕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為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為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于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

簡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為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却說難却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註大學也何為也哉

存學編

四

十三 此學所見錄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者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但他處多入理會道理窮理致知等字面不肯如此分明說試看此處直言之如此十分精彩十分有味蓋由其得力全在此也夫讀書乃學中之一事何為全副精神用在簡策乎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熟義理不由人不習熟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一切私欲無從存

博奕詩酒等自不為即誦讀訓話著述文字等事亦自
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
用處制為六藝使人日習熟之若只在書本上覓義理
雖亦竊慮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却書本即無理會若直
靜坐動使此心教于義理又是甚難况亦依蓋無用也
或問為學如何做夫子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
大綱亦有節目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
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
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
會且如讀書三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未本之難見且放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
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却
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
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
學而時習之是魯論第一言尚且不從况其餘乎嘗
聞左傳至簡子鑄刑鼎孔子嘆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以為晉之亡在任刑威耳而下文乃曰民在鼎矣何以
尊貴貴何業之守蓋其失不在刑書而在鑄刑書于鼎
夫法度操于人則民知範吾功罪者吾上也司吾生死
者吾上也時而出入輕重以為平允者皆吾上也天下
存學編 卷四 北學所見錄

孰能見鑄鼎之樂乎吾願天下急思孔子之言吾願上天急生孔子之人也

存學編

卷四

十五

北學所見錄

存學編四卷

浙江巡撫保進本

國朝顏元撰是書為其四存編之二以辨明學術為學空談心性而聖賢之學則事事徵諸實用原無相近之處自儒者失其本原亦以心性為宗一切視為末務其學遂於異端近而異端亦得而雜之其說於程朱陸王皆深有不滿蓋元生於國初目擊明季諸儒崇尚心學放誕縱恣之失故力矯其弊務以實用為宗然中多有激之談攻駁先儒未免已甚又如所稱打誦猜拳諸語詞氣亦叫囂粗鄙於大雅有乖至謂性命非可言傳云云其視性命亦幾類於禪家之恍惚持論尤為有疵殆懲羹吹葦而不知其矯枉之過正歟

存治編一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治編一

卷》提要

存治編序

唐虞三代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唐虞三代不復見於今日乎吾不得而知也謂復見於今則漢唐宋明以來政術風俗奚爲而日降謂不復見於今彼古聖賢之所謂人定勝天挽回氣運者果何物哉宜吾習堯先生俯仰而三嘆也七制而後古法漸湮至于宋明徒文具耳一切教養之政不及古帝王而其最堪擔脫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以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衆有一強寇倖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起洗物瀟城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官軍西出

不音

甲良皆習兵雖承平日久禍起倉卒亦斷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翫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爲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尙望其長民輔世耶三物寶興之世學卽所用卽所學雖流弊不

至于此又何怪乎先生之俯仰而三嘆也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灺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一口與襟語胞與淋漓不覺亦墮淚先生躍起曰此仁心也吾道可傳矣是以比年從遊勤有啟示恭因得粗知其畧以爲賢君相用之自有潤澤而大綱所在足爲萬世開太平者則百慮不易也使先生蚤有爲于世唐虞三代于于然而來

也寧不快甚乃今雙鬢頽白尙託空言豈天未欲治平耶
抑將用之于衰老時耶亦使先生開其端而更待夫後人
耶吾復不能知之矣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孟夏吉旦蠡吾門人李塋頓首拜撰

存治編

李序

十一

存治編目

卷全

王道

井田

經界圖

經界圖說

方百里圖

方百里圖說

治賦

八陳圖說

學校附選舉二則

封建

官刑

濟時

重徵舉

靖異端

存治編

目

存治編

王道

思齊人著

昔張橫渠對神宗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然欲法三代宜何如哉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不然者不治

井田

或問於思古人曰井田之不宜于世也久矣子之存治尙何執乎曰噫此千餘載民之所以不被王澤也夫言不宜者類謂亟奪富民田或謂人衆而地寡耳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

本注

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又或者謂畫田生亂無論至公服人情自輯也卽以勢論之國朝之圈占幾半京輔誰與爲亂者且古之民四而農以一養其三今之民十而農以一養其九未聞墜粟於天食土於地而民亦不饑死豈盡人耕之而反不足乎雖使人餘於田卽減頃而十減十而畝吾知其工糞倍精用自饒也况今荒廢至十之二三墾而井之移流離無告之民給牛種而耕焉田自更餘耳故吾每取一縣約其田丁知相稱也嘗妄爲圖以明之所慮者溝洫之制經界之法不獲盡傳北地土散恒恐損溝意夏禹盡力溝洫必有時

灰砌之法 高低墳邑不便均畫然因時而措觸類而通在乎人耳溝無定而主平水可溝則溝不可則否井無定而主乎地可井則井不可則均至阡陌廬舍古雖有之今但可植分草以代阡陌爲窩舖以代廬舍橫各井一路以便田車中十井一房以待田駿可也有聖君者出推此意而行之搜先儒之格議盡當代之人謀加嚴乎經界之際垂意于釐成之時意斯日也孟子所謂百姓親睦咸於此徵焉遊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爲盜賊者無之爲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休哉蕩蕩乎故吾謂教以濟養養以行教教者養也養者教也非是謂與

方百里圖

每區方十里
每畫百井
每行千井
共計萬井
四商皆百里伯國之
封地也

方百里圖說

存油精

公侯皆方百里古也何必圖以古制久湮人輒謂田少故圖之以示田足也一區方十里當百井一行方十里者十當千井共該一萬井也即除墳邑山川林路約天下之大勢或有山川或無山川者增補言之各百里內亦不減八千井一井八家共該六萬四千家吾知百里內之人民去二十以下及六十以上者亦不過六七萬丁而已即或人浮于田一區二夫一夫受二十七畝亦足用也又就孟子註徐氏所識田祿推之大國之君取三百二十井卿取三十二井大夫八上士四中士二下士一共該三百九十井侯庶宗支之祿亦如之或倍之宰長佐役等祿宗廟宴會交降恤弱優賓禮賢撫幼養老柔旅勸工補春助秋等事

或亦倍之或數倍之約不過八千井之半而用足矣餘則別貯名曰王倉諸侯不得擅開王巡則以補助慶功大凶則侯請以賑三歲一散陳又十井一長百井一百長千井一千長二千井一邑宰一佐士宰祿視大夫佐士視上士千長視中士百長視下士十長無祿此方百里之大率也天子之千里侯之五十里俱可推知第王臣之祿重耳

治賦

慨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雖唐有府兵明有衛制固欲一之迨於其衰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即其盛時明君賢將理之有法亦用之一時

存油精

非人道也况兵將不相習威令所攝其為忠勇幾何哉聞論王道見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備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即以治兵故井取乎八而陳亦取乎八考之他書類謂其法創自黃帝備於成周而以孔明之八陳實祖之但帝王之成法既不可見武侯之遺意又不得其傳後世亦焉得享其用哉竊不自揣覺于井田法畧有一得敢詳其治賦之要有九治賦之便有九一曰預養饑饉而責千里則愚上宜菲供膳薄稅飲汰冗費以足民食一曰預服嬰兒而後育則怒井之賢者為什什之賢者為長長之賢者為將以平民情一曰預教簡師備申孝弟崇忠義以保民情一曰預豫農隙之時聚之於場

時宰士一較射藝月千長一較十日百長一較同井習之
不時一曰利兵甲胄弓刀精利者官賞其半直較藝賢者
慶以器一曰養馬每井馬二公養之彷彿塞法操則習
射間則便老行或十百長有役乘之一曰治衛每十長一
牌刀率之於前九人翼之於後器械之法具紀效新書一
曰備美八家之中四騎四步供役不過各二人餘則爲美
卒以備病傷或居守一曰體民心親老無靠不卒老弱不
卒出戍給耕不稅傷還給耕不稅死者官葬九者治賦之
要也一曰素練隴畝皆陳法民恒習之不待教而知矣一
曰親卒同鄉之人童友日處聲氣相喻情義相結可共生
死一曰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爲之父

御治編

六

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爲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一
日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月糧不之費矣一曰應卒
難突然有事隨地即兵無徵救求援之待一曰安業無逃
亾反散之虞一曰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一曰靖奸無招
募異域無憑之疑一曰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九者
治賦之便也至於陳法八千長率之於前四邑將督之於
後左戰而右翼之則左正而右奇右戰而左翼之則右正
而左奇前後之相應內外之相接無非前無非後無非左
無非右無非正無非奇如循環如鬼神如天地分張之可
圍敵之弱合衝之可破敵之堅敵攻之不可入入之不可
出居則爲管戰則爲陳亦烏可測其端烏可窮其用也哉

八陳圖說圖失

古伯國三萬二千全軍之陳也綱目皆井形表圓象天裏
方象地中軍象太極四角象四象八陳象八卦旗幟五色
象五行南方火則旗紅左旗鑲青者以火之於木相從也
青宜鑲黑而白之者取易辨之也黑宜白而紅之者別於
青也凡千長所率二千卒每百長一小旗從其將旗中必
異色書長姓同書字四邑將皆綉旗又各備一方綉
旗一面當敵則二邑督四路之兵如四面當敵則佐士與
邑將分督八路之兵一面當敵左右者應之餘則皆否如
天鳥出戰雲虎卽爲兩翼風龍地蛇各安其位是也戰者
戰而守者守如八表皆戰而八裏不動是也下此而萬六
千或三千二百或一千六百神而明之在乎人耳

御治編

七

學校

或問於思古人曰自漢高致牢闕里歷代優意費宮建教
訓之官有臥碑之設何嘗不存心學校也似不待子計矣
思古人曰嗟乎學校之廢久矣考夏學曰校教民之義也
今猶有教民者乎商學曰序習射之義也今猶有習射者
乎周學曰庠養老之義也今猶有養老者乎且學所以明
倫耳故古之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教以格
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民舍是無以學而舍是無以
教君相舍是無以治也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
尙其毒流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

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不
則曰詩已爲餘事矣求天下之治又烏可得哉有國者誠
痛洗數代之陋用奮帝王之猷俾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
國有學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皆知所向則人材輩
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故人才王道爲相生倘仍舊習
將朴鈍者終歸無用精力困於紙筆聰明者逞其才華詩
書反資寇糧無惑乎家讀堯舜孔孟之書而風俗愈壞代
有崇儒重道之名而真才不出也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
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

存治編

八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
大夫羣史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
之書其副本

丘氏曰成周盛時用鄉舉里選之法以取士二十五家
爲閭閻有胥閭胥則書其敬敏任恤者百家爲族族有
師族師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五百家爲黨黨有正
黨正則書其德行道藝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長州長
則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大
夫則二年大比攷其果有六德六行而爲賢通夫六藝
之道而爲能則是能遵大司徒之教而成材矣於是鄉

老及鄉大夫帥胥師正長之屬合閭族州黨之人行鄉
飲之禮用賓客之儀以興舉之書其氏名於簡冊之中
獻其所書於天府之上天子拜而受之以賢才之生乃
上天所遺以培植國家元氣者也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
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封建

或問於思古人曰世風遞下人心日澆以公治之而害伏

存治編

九

以誠御之而奸出是以漢之大封同姓亦成周伯叔諸姬
之意而轉曰已成反畔唐之優權藩鎮僅古人甥舅伯侯
之似而李社即以敗亡故宋鼎既定盞酒以散勳臣明運
方興亦世官而酬汗馬非故惜茅上也誠以小則不足藩
維大則適養跋扈封建之難也子何道以處之可使得宜
乎思古人曰善哉問此不可以空言論也先王遺典封建
無單舉之理大經大法畢著咸張則禮樂教化自能潛消
反側綱紀名分皆可預杜驕奢而又經理周密師古之意
不必襲古之跡使十侯而一伯侯五十里一卿二大夫三
士卿天子命之伯百里一卿二大夫六士卿與上大夫亦
天子命之侯畜馬二十五甲士與稱伯畜馬五十甲士亦

稱有命乃起田卒焉邊侯伯士馬皆倍其畜有事乃起田卒焉侯庶不世爵祿視其臣而以親爲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計數伯師不私出列侯不私會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籌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侷犯封建亦何患之有况三代建侯之善必有博古君子能傳之者用時又必有達務王佐能因而潤澤者豈余之寡陋所能悉哉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

後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於孤立使生民社稷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如六國之勢識者嘗言韓魏趙爲燕齊楚

華清編

十

之藩蔽龐氏蠶食楚齊燕絕不之救是自壞其藩蔽也侯國且如此以天下共主可無藩蔽耶層層厚護寧不更佳耶板之詩云大邦維屏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道盡建侯之利不建侯之害矣如農家度日其大鄉多隣而我處其中之爲安乎抑吞隣滅比而孤棲一藁之爲安乎况此乾坤乃自堯舜夏商周諸聖君聖相開物成務遞爲締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業而願使諸聖人子孫無尺寸之土竟靈無血食之嗣天道其能容耶身爲天子皆其歷世祖功宗德上邀天眷顧不能覃恩九族大封同姓而僅僅一支私其富貴宗廟其無怨悵耶創興之際攀龍附鳳咸運帷幄或功汗馬主臣同憂勞共生死一旦大業既

成不與之承天分地爲山河帶礪之盟勳舊其何勒耶凡諸大義皆不違愼而君不主臣不贊絕意封建者不過見夏商之亡於諸侯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而忌言之耳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復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夏以有仍再造商有西伯率叛服殷周則桓文主盟尊王周召共和不亂四百也六百也八百也遞漸益長是皆服衛疊疊星環若布隱攝海外之觀覲秘鎮朝關之奸回有以輔引王家天祚也以視後日之一敗塗地曆數日短者封建亦何負人國哉即以三代敗亡論受命者猶然我先王之股肱勇舅也列辟無恙三恪世修失天下

華清編

七

者仍以一國封之是五帝三王有數百年之天下而仍有千萬年不亡之國也使各修天子禮樂事則勝之喪則拜之客而不臣是五帝三王有千萬年不亡之國即有千萬年不降之帝王也猗歟休哉守此不替有天下者誰不胥受其福乎且君非桀紂誰敢犯天下共主來天下之兵耶侯非湯武誰能合千八百國而爲之王耶君非桀紂其亡難也侯非湯武王之難也故久而後失之也即君果桀紂而侯果湯武矣本國之積倉自足供輜重無俟掠人箱困炊人梁棟也一心之虎賁從王之與國自足以奉天伐暴無俟挾虜丁壯因而淫攜婦女也南巢收野一戰而天命有歸無俟於數年數十年之兵爭而處處戰場也耕者不

變而市者不止不至於行人斷絕而百里無烟火也王畿鼎革而天下猶有君不至於聞京城失守而舉世分崩千百成羣自相屠捨歷數年不能定也王者綏定萬邦而屢有豐年不至於耕種盡廢九有蕩然上于天和木旱相仍歷三二世不能復也蓋民生天地咸沐封建之澤無間與仁皆異於後世如此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於變百聖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於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爲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官刑

存

三

或有問於思古人曰昔漢除官刑百世稱其仁子言王道亦既詳矣乃並徵聞官刑亦當復無以法不嚴則易犯故峻其法以仁斯民乎思古人曰否不然也夫謂法不嚴則易犯暴君酷吏假辭以飾其惡耳吾所謂復古刑者第以官壺之不可無婦寺勢也卽理也倘復封建則天下之君所需婦寺愈多而皆以無罪之人當之胡忍哉且漢之除官刑仁而愚者也漢能除婦寺哉能除萬世之婦寺哉不能除婦寺而除官刑是不忍官有罪之人而忍官無罪之人矣說者又謂刷童男女不於民間惟以官買則是任民之願嗟乎狙民甚矣小民何知惟知利耳以利誘民而官之豈天爲民立君之意哉今之貪利爲盜者惡自民也上

且誅之若因民之貪誘而官之惡自君矣可勝慨哉故封建必復官刑不封建亦必復官刑也惟願爲政者慎用之耳至內刑之五墨辟今猶用之劓剕二刑不復可也

濟時

或曰若子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况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王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靜異端選帥儒是謂九典也躬勤儉達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克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亦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

重徵舉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成湯之於伊尹也三聘莘野文王之於呂尚也載旋渭濱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近自唐宋試之以詩弄之以文上則曰

選士曰較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京學而鄉鄉而會其間問先察貌索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嗚呼奴之耶盜之耶無論庸庸輩不足有為即有一二傑上迫於出仕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尚謂有言不必有德况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倣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

有清編

古

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堪治政者公議舉之狀發其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即以幣車迎為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呈簽某令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留為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呈簽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辦事親試之三載比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進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薦奸者受上罰則公論所結私托不行矣九載所

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為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况九載之間必重自檢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為政者復能久任考最于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靖異端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子之言曰人異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弟自明帝作俑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後說仙神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為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

有清編

五

絕由四邊戒異色人不許入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不足者以妓繼之俱還族不能者各入地藉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恒產幼者還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彙有為異言惑眾者誅五曰防後有窩佛老等經卷一卷者誅獻一卷者賞十兩許窩者賞五十兩六曰杜源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入給四書曲禮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

數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惡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而天地以和兆姓無絕嗣之慘而生齒以廣徵休召祥茂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盜亾之窩巢驅遊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

書後

先生三存編存性存學皆悟聖學後著獨存治在前乃壯歲守宋儒學時所作也當是時仁心布護身任民物之重已如其得聖道也蓋有由矣襟從遊後聞而悅之著瘳總編以廣其條件張鵬舉文升著存治翼編聚晤考究歷

存治編

十六

有年所及縉出遊四方辨證益久謬謂鄉舉里選行之或亦因時酌畧而大體莫易井田則開創後土曠人稀之地招流區畫為易而人安口繁各有定業時行之難意可井者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與先生見亦頗不參差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故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多賢尚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况今時統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世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即漢唐小康之運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之聖賢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漸次離析各自為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皆付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

存治編

三

近雖有良法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其權亦可弭變且唐之藩鎮即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自可行不必封建始可行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尚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殆又倍蓰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野盈城豈滅流寇然流寇亾蹙而諸侯亾遲則將為數十年殺運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鎮為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壽干戈人烟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獨非伯叔甥舅之裔耶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即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臣巨室可見矣夫使天下富貴數百年皆一姓及數功臣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戊寅浙中得陸桴亭封建傳賢不傳子論蓋即郡縣久任也似有當質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權者數年於茲未及合一先生條已作古矣於戲此係位育萬物參贊天地之事非可求異亦非可強同也因書於後以待用者康熙乙酉二月蠡吾門人李崇書於郟城寓署

存治編一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顏元撰是書爲其四存編之三大旨欲全復井
田封建學校徵辟肉刑及寓兵於農之法夫古法
之廢久矣王道必因時勢時勢既非難以神聖之
智藉帝王之權亦不能強復強復之必亂天下元
所云云殆於替談黑白使行其說又不止王安石
之周禮矣

存人編四卷

〔清〕顏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存人編四

卷》提要

存人編序

顏先生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蒙治也快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乏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鷲翁畫幹垣削屢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圍南冠冠者遂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寘氏掌攻猛獸毆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著喚迷塗釋迦佛贊解弁與張京兆議者類爲存人編於戲先生之心迫矣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蠡吾門人李恭頓首拜識

存人編

李序

奧述途序

奧述途博慶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齒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為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為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會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恫產失其養者多矣無恫產因無恫心喪其性者多矣即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凌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詭說迎妖魔於

存人編

序

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輩男婦焚香頂禮設醮齊僧創為清涼臺以供佛骨施設衣食以養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後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確搗磨研油鑪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為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天朝自是有僧矣前此漢秦以上我天朝固止士農工商無所謂僧者尼者滅絕人倫之人也嗟乎使古聖人養法

在家宅五畝人田百畝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誰肯舍我

父子兄弟從彼禽獸乎使古聖人教法在則家有禮義人知孝弟寧饑死而不作無父無君之輩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又誰肯舍我孝慈義順友恭之樂從彼狼毒空寂乎惟饑寒切身或世亂多故內無義理以自至遂相陷而蹈於那殊不思我一失足為僧我祖父以上千萬人之血脉自我而斬矣我身以下千萬年之生理自我而絕矣我父母兄弟夫妻遂為路人矣豈不可傷此心寧忍正如遊子倉皇為強暴所逼馳入陷阱仁人之所深憐而急欲引手也至於道家者流禍在佛先成周之老子關喜西漢之文成五利雖頗有異說然尚在君臣父子夫婦倫中未絕人

存人編

序

道也近世昧於丹法仙術又染於佛教始亦滅絕倫紀故亦並喚之前世大儒守其師道尊嚴之禮遇問者答之遇當關者闕之未有專立說以勸化之首聞有明曹月川先生著夜行燭一書惜頒行未廣鮮有見者予素抱熱腸不忍無知迷於邪途如疾痛之在身故者為俚言數款以喚我同胞之迷而使返倘僧道聞予言而猛然醒幡然改則寧饑寒寧患難而不作無父無君之徒寧饑寒死寧患難死而不為不忠不孝之鬼奮然出陷阱而就坦途以已墮業之人一旦復事田園娛妻子其心之快何如耶以已墮倫之人一旦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親之人一旦生者無子而復有子死者無嗣而復

有嗣其親心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祖宗之人一旦使祖宗無孫而復有孫塚墓無祭而復有祭其先靈之快何如耶以不服事君上之人一旦賢明者歸儒圖仕愚朴者租傭奉國添幾千萬有用臣民朝廷之快何如耶由此而漸引漸大自天朝而傳外國皆知去無倫之教而返之人倫則昔日西域生一釋迦害其本國延及天朝者今日天朝生一顏元救正天朝亦波及外國去人間千年之蠱蠱廣天地無已之生成乾坤之大快又何如耶雖然此非元一口一手之力也所願同胞中之醒者呼同胞中之醉同胞中之植者扶同胞中之仆以天下之同胞救天下之同胞則邪可正經可興矣是爲序

存人編

序

壬戌中秋十九日題於習齋

三

存人編目

卷一

喚迷塗序

第一喚

第二喚

第三喚

卷二

第四喚

第五喚

跋

卷三

釋迦佛贊解

卷四

毀念佛堂議

關念佛堂說

存人編

目

擬諭錦屬更念佛堂

存人編 卷一

噴迷途

博陵布衣顏一元著

蘇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一喚

此篇多為不識字與任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頂人受
試未深只為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
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先聽得故第一
先喚那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
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為僧道一項是禍患
存人編 卷一

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為僧道一項是
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人為徒一項
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為脫離苦海或日觸寺廟傾倒起
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為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
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誤世誣
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
為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
我們是唐朝好百姓為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
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個好人還可他為子不孝他父母
為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為甚麼與
他磕頭為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個正神還可他他是個西

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個聖人

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葺避風雨虎狼之害我們於今得任
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
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
這田地是陶唐時有個聖人叫神禹把橫流的洪水都治
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
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
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
食千古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
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

存人編 卷一

卷一

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個活的不忠不孝尚且
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況佛是個死番鬼
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
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
麼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麼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
個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個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
的僧人早早積攢裝財物出了寺娶個妻成家生子無產
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
掙個妻子成個人家上與朝廷添個好百姓這便是忠下
與祖父添個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萬千百世祖宗有兒
孫下萬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

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個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等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等個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

存人編

卷一

三

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合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狼拖狗曳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况世上那有常常任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蚤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

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大妻我獨為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為朝廷効力獨我為猾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為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為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為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為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為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

存人編

卷一

四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逃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夥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滄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僧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為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口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僧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為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歡喜門左懸弧惟喜者以為他日奉

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托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主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獵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闘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寧不自愧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蛆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但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己就悞

存人編

卷一

五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麼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着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四卻子曰理明情切可令僧道輩又哭又笑笑爲何說的情理透切自然淚出痛腸豈不哭笑爲何說的情理爽快自然滿心歡喜豈不笑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參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况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存人編

卷一

六

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人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卽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卽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卽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克其操者也卽使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

黛妝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曰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間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竊曰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存人編

卷一

七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 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

王子之臣民倘 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

你們那個是西域番僧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度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况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令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正如樹

存人編

卷一

八

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剛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

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神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麼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麼去孝人家何況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其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麼上高座開眼並手跟番鬼談邪言白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視了此身說被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日受許多色

存人編 卷一 九
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己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克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請安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

存人編 卷一 十
正以宜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不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替日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安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餓鷹舍身餒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

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為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為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微。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為安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

存人編

卷一

十一

管道楊復予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感。空靜之功。愈妙愈矣。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微之吾身而已矣。微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微。吾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腐草之螢

耳何足道哉

四卻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與僧道。卽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存人編

卷一

十一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予嘗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垂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况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為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丈夫。天若

釋人編

卷一

五

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喚迷途帶去。講解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

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為官為宦。為帝為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為帝為王的。為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養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在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投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

釋人編

卷一

五

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撞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為人類者。自有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

禮文沒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與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弟弟恭。無論男兒弟女兄弟。都是兄弟。愛其弟。弟尊其兄。一坐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棄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宜。

存人編 卷一 五

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人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往西方。將與迷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四卻子曰。爲他叫醒。爲他安排。爲他開發。無一處不明。無一處不妥。說五論處。真錦心繡口。

存人編 卷二
與迷途
博陵布衣顧元著
蠡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蕪東坡明王弼。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破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

歐陽文忠與蕪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佞佛一節。蕪斯下矣。佛之爲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遽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子。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

存人編 卷二

好談性道。置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蓋亦隱為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承叔爲誤。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菴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衛聖道。關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迷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關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益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存人編 卷二

佛氏之害。滿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謔語。痰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灸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庖。運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兇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荆芥以汗之。芩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艱然怒曰。將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

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與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獲乎。不殘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兇。不至遂聽瘟疫天庖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者。說排佛者。若傳尙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

存人編 卷二 三

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菴王以絕世之才。讀孔

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磬時而堂堂正
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室心昧目迷惑如村婦牧兒最
足以侈愚僧之口迷信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為痛恨者也
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
其罪也明之弇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
也柳則友韓矣富蘊則友歐陽矣柳富蘊之不虛心受益
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
之柳富蘊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
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蘊乎遇友人之如韓
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
賈島一詩僧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向來千古美談况吾儒

存人編

卷十一

四

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
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購過處有夷躡結社處有逗
遛玩寇處今畧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
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
生以之真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
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為別夫使太顛可
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為不就撫之猾寇又
何人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躡結社乎及孟尚書聞
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予閱答書至此
大為驚異世豈有為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

之人而為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尚有微異於孔
孟者矣則昌黎之交太顛必尚有微為購過者矣不幾逗
遛玩寇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春
標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強指之矣又
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
皆誤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為吾性害是即為六賊之意
浸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即為
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
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存人編

卷十一

五

儒之佞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為儒
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取於不如人
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為儒而實
不解聖道為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感地獄
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為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
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
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
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
一聞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
乎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
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受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

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着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平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卽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第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

存人編

卷十一

六

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梧櫨之根藏土千年與穢腐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退式乎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克實

大化之我取全體大用之我騰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同顧無基本之可惜又取於奔竇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畧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墮孔徑久荒卽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返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卽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痛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掉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

存人編

卷十二

七

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會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爲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叅一解行一步也况其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神禍一聞佛者顛頂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厭一聞謙悔消災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况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密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

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爲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甘心之勢。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况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徑。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

存人編

卷十一

九

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尚有輕重差等也。况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矣。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

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尙矣。卽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烈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真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况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真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翁。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于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編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罵兒嫂而借弑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四卻子曰。關後儒。佞佛根蒂。道理極真。識見極透。看至痛切處。快心快心。

第五回

儒名而心禪者大足為世道人心之害。既呼回之矣。世間愚民信奉妖邪。各立教門。焚香聚眾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既稱門頭。亂言法道。羣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良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為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為非。不知左道惑眾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為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卽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塵國家之憂。下悅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為覆車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迷途上個個喚回。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存人編

卷十一

十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感眾。各省下蓋多名目。吾未之遍遊。而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為朝廷百姓。而名為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今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工夫。這便是真修。

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聖

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鈴曉諭的。便是真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為。便是真個修善。若去口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入了迷的深了。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一般。朝廷怎麼容的。今日發文明日發禁。你們不曾見麼。

存人編

卷十二

十一

京中副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個邪道人。你們不會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眾謀反。不曉的聚眾謀反。是別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眾。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為你不吃酒肉。是為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狠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鬼。你們把那狠鬼絕鬼。招到宅上。焉得。

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個和尚道士來在住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辟如一人吃著山藥甜遇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淫者喜人淫。佛以覆宗絕嗣為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需井灶。古人祭五祀。或令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先。專祀邪神。辟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

存人編

卷一

主

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者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過。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令。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藥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藥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藥。把王法比做狂風。倘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真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麼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槩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為祖。每日望太陽。參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為日。連

僧口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尚怪。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胡謔。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不可不喚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即如你們喚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兄我們愚民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

存人編

卷一

主

日三次參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參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責朝廷頭也。斫了你終日輕責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沖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為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煖母。不知豎

四星是房。橫彎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一。道。只管穿房入室。坐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出中門。叔嫂尙且不通問。父兄於女子既嫁而歸。尙且以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也是人妖。也可羞。况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

存人編

卷二

古

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首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真正的善。便受真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直隸去處。皇門道外。九門最多。其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歛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也。叫人歛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樣。職官斷無此理。况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譬如百姓有人歛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

加你罪。你看你那師傅們。都被惡灾都絕後了。你還不怕麼。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爲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時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聞知否。道官尙且上本有罪。况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麼。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涼粉。請甚麼玉皇上帝。東嶽天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爲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麼。裝賣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朔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個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

存人編

卷二

五

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魔之術。但埋藏些骨董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青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灾。况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便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個奇怪。驚哄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

一卽如古之黃巾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會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卻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謀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畫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

存人編 卷二 七

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個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 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 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

我儒道祭自己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與參禪悟道僧道的佛醒的了不必重叙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個會就遵朝廷法令講聖諭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弟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個孝慈風俗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懽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存人編 卷二 七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闢辯佛仙二蠱以救生民於荊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阮清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祝祝

四卻子曰提明他法門從好說到不好處又從不好說到好處無非欲喚之醒也費盡胞與心其如愚人何

博陵布衣顏元稿

佛之害至今日尚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壅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致陰毒浸染。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皇覺。僧道入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為二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開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修爾雲翳耳。今觀是贊。放邪衛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

存人編

卷三

十一

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諸贊體。太祖以之。予以為不然。謔伯夷者。必謔以陳仲子。斷不謔以盜跖。謔柳下者。必謔以胡廣。斷不謔以黃巢。况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為謔者乎。即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謔。此謔也。亦率性之謔矣。不佞痛世之愚。妄為註釋。用公天下。至於辭則效訓。論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觀。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這箇老賊貪心不輟。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

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同心。死不悔禍。善為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己成箇幻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箕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存人編

卷三

十一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清涼世界。故指兩間為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真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真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即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己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哉。日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真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間。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年。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

存人編

卷三

三

子。柔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即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自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况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托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裝行實。專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宇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魂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

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象。圖爲形。忍毳毛。跣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跌坐。明是老賊好爲佚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已乎。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

存人編

卷三

四

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呵呵呵。沒得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此一段便是高皇捉住佛處。呵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着你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着你何不空此。耳。蓋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的。父母。四彝。是天子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的地。遁不得山林。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

去絳而戴柳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之道。而自已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唐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毀念佛堂議

東鹿張鼎彝 號東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益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翁父遊遼左。貶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東鹿張先生為吾友。尚夫兄且憐苦子為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為喚迷助。

甲子張子奉 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為警校。見其誌祠祀錦北關。有曰念佛堂者。謂然曰。風俗之不振。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與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蚩蚩者。氓日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愚斯已矣。錦州為我 朝龍興地。太祖 太宗暨 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 上命吾儕來伊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為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而又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為懼。爰召太守某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便。予瞿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溼。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珠宮貝闕。以供香

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廸萬世以所雍熙者也。卽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閉門誦經之事。號召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身縑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勲。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擅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子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錦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矜于非義而諉諸衆且久。則甚矣子太守之飾也。

存人編

卷四

十一

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豎閭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醫閭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子太守保遼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謬。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上瘡涼。其材或可惜。則錦鄉有遼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子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乎。義錦屬也。豎閭

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寧無聞之而齒冷。

關念佛堂說

京北方構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僊然詔予曰。闕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蓋爲我闕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有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韜。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入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

存人編

卷四

十一

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教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曰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僮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于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

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間閭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眾。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口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說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為極。猶幸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念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存人編 卷四

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闢錫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擬論錫廟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更之。遂草此進。

嗚呼。錫守天生蒼赤。爰賦恒性。叙為五典。釐為百善。順之吉。逆之凶。矧其棄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為幻。顯創為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豈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口而致。斯民疇不易從。始述是非。繼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錫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心思。小人何識。惟君子耳目。素迪不勤。素戒不飭。今復顯登之誌冊。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天子降罰。傳議於後世。嗚呼。錫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匾額曰。鄉約所。仰承。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聖諭訓正。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佛。利為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淑俗明季。當日士夫。齊民。宵安。從之。罔有異。矧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掌不變。信無極。無俾誌冊。比觀取羞。賀賢。易旃。錫守。易一

時差作千古美錦守易施

存人編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顏元撰是書為其四存編之四前一卷一名喚
迷塗皆以通俗之詞勸喻僧尼道士歸俗及戒儒
者談禪愚民尊奉邪教三卷為明太祖釋迦佛贊
解一篇太祖本禪家機鋒語元執其字句而解之
非其本旨且闢佛亦不必借此贊恐反為釋子借
口四卷附錄東鹿張鼎彙毀念佛堂議及元所撰
闢念佛堂說擬更念佛堂諭則元尋父骨至錦州
應鼎彙之請而作時鼎彙為奉天府尹也

致知格物解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致知格物

解二卷》提要

致知格物解

栢鄉魏裔介集

程子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盡。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足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能見去。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泯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物為止物。是二本矣。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以上係二程先生語。

伊川曰。物則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遍。

川先生語

人患事繁累。思慮固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

格物窮理。非是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窮理
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
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
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
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由經窮理。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二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
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
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而辨。亦
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在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
者自加功也。

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學莫大於致知。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
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
豁然有覺處。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
日久而後有覺也。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

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
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三

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
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
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
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
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
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自。進。問。曰。何。以。致。知。
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

在勉強也。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皆有理。須是察。天下理皆可以理照。有理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才盡性便至命。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四

為人處世間。凡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問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五

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以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以上俱伊川先生語。

二程外書云。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

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庸庸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二先生粹語云。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子則親在君臣則敬。有適有莫。於道已爲有間。又况夫樂人倫者乎。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蓋非一端而已也。又問泛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類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

致知格物解

卷上 遺書

六

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無物無理。格物可以盡理。

以上二程先生論致知格物共三十三條

康熙五年秋日集錄

朱子致知在格物補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七

愚按石經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在其本亂而未治者節下。似以知本盡格物。而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意者格物之義。古人自志學以後。無非此事。故不必贅言耶。然程子釋之。朱子補之。則亦聖經賢傳之互相發也。故合或問而並錄之。以俟學者之審端而用力焉。

朱子格物致知或問答

或問曰。此經之序。自意誠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覺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慮。慮作聖。董子所謂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八

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知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彊。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

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

以守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一入神色獨變。同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九

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

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入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

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十一

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

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速。遲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十二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

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嘗。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主

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燹。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有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害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

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

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十四

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

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通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愚按致知格物之說。乃聖學首務。故程子論之最詳。朱子恐後人不守窮理之說。而事幽深恍惚之論。既補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夫萬物一物也。萬理一理也。聖賢非不欲直捷從事。而必於推究考索之者。蓋本末合而成物。以末遺本者。非以本遺末者。亦非也。是以程子謂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

致知格物解

卷上 或問

十五

子亦未至此。而或問以文言之。學聚問辯中庸之明善擇善。孟子之知性知天証之。正夫子所謂博約合一之功耳。而豈徇外誇多。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此是何學。問學者讀此。亦可以知格物合一之理。先後之序。而不必借一草一木為發難之端矣。

致知格物解

卷上 終

致知格物解

栢鄉魏喬介集

近日諸儒格物致知說

顧涇陽云。朱子之釋格物。特未必是大學本指耳。其義却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之一原。語格則備舉程子九條之說。會而通之。至於呂謝諸家之說。亦一一為之折衷焉。總而約之以四言曰：致知格物解。卷下說。十六。

或考之事為之者。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方收得盡耳。故惟大聖大賢。不得拘以是法。其次未有不由之而入者也。誠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竊恐以語末流之弊。誠然有之。語朱子過矣。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如此看來。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

徹上徹下語也。

高存之云。學必縣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

格者格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固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其極。致良知也。

乎其極。致良知也。

致知格物解。卷下說。十七。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魏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

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修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看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者以知至為悟。不悟不足以為學。故格物為要。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寔。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悉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六

無工夫則為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為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

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同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為分心與理為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朱子謂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繇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九

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為錯簡。故格物遂成聚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格物而不知本。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本之謂知至。一工夫自妙矣。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為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為性。天之

所以為命也。在易則為中正。聖人卦卦括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見高子遺書。

格者至也。通也。正也。格物則隨事精察。物格則一以貫之。格物必窮至極處。物格則通徹無間。而物各得其正矣。天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也。六經皆格物也。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註疏。何者以皆窮至其極見天理真面目也。

聖人之學。所以與佛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學。所以每入於禪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自以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於是

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三

從心踰矩。生心害政。去至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全上孫軌陽序焉。忠齋庸緒云。予讀庸緒而覺信紫陽之過也。予過信紫陽與世信紫陽者異。世信紫陽以其博物而予信紫陽以其非博物也。予認格物為格木木之物。而紫陽云窮至事物之理。予遂信其事。物至他日釋孟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盡心則知至之謂也。予遂不覺信紫陽之深矣。王佐之云。格物之說。有以正物言者。紛紛不一。至謂

格其知之物。意之物。心之物。云尤屬牽強。終不若考亭窮至事物之理。一言為明暢。蓋物者對我之稱。凡吾身所接事事物物。治天下國家之節目條件。皆物也。格者格此者也。今或病朱說為支離。夫使窮至物理以資口耳辨博。則誠支離也。若窮至物理以滋益吾之神。至辨別吾心意之誠妄邪正。由此以修身齊治均平天下。則是格物者為身心意知而格。為天下國家而格。為明明德而格也。豈可謂之支離乎。

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三

不外乎事事物物。而其用心於事物者。則專欲以明明德於天下。故物一格而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皆一以貫之。孟子謂智重於聖。猶巧重於力者。意蓋如此。朱子謂格物為窮理。今儒者謂其為倒做。而為之說曰。致吾之良知於萬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吾不知所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者。若以研究得之。則與朱子之窮理何異。亦朝四暮三之詞耳。若以處置得之。則必待修齊治平俱備。而後事事物物得其理。安可以為致知前事。其為倒也更甚。

窮理之言出於易。必合格物致知方盡其義。薛文清曰。格物是逐事逐物窮其理。致知則萬事萬物通其理。物格猶是物各一理在。知至則萬物合爲一理矣。至哉言乎。發程朱所未發。雖孔曾復起。不能易矣。進學以知爲先。而行次之。此知字較淺。然古聖賢教人爲學之定序。不能越此。涵養以敬爲先。而知慧亦從此發。此知字較深。聖賢亦以此立教。與學問相輔而行。全敬雖若有異。工夫實不相離。文清公所謂纔收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居敬時敬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三

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是已。若乃言知即行。言誠即明。雖聖人體段如此。然其進學亦自有次序。涵養亦自有積累。非如後人之說。必暫然頓然。一了百當之爲快也。見南齋日箋

曹厚菴云。或問格物工夫。說窮至事物之理。却有把握。說在心上用工。不免懸虛了。曰。格物訓窮理。先儒亦不草草。程子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此理表裏精粗全體大用。豈可墮在一偏。蓋盈天地間皆物也。身心意知家。固天下皆是物。格物無間於動靜。豈可以

尋察一草一木爲格物。而體當倫理性情爲非格物乎。聖賢之言。微上徹下。未可詳外而畧內。端內而遺外也。

鍾秀玉問大學致知。中庸明善。皆是入手第一工夫。曰。中庸工夫在明善。大學工夫却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也。窮其萬物皆備之理也。窮其一物不容之理也。物格而後知天命人心之有則矣。否則理有未窮。故知有不至。而能隨事應物。致吾心之良知乎哉。吳草廬曰。格物。夢覺之關。誠意。人鬼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可謂闢千古之秘矣。見居亭錄 致知格物解 卷下說 三

致知格物非物欲扞格辨

魏晉介曰余作致知在格物論二首載別集中其要曰大學以此為入道之首務所以示天下以至善之則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非失此而求之則自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有毫釐之是是非之間道之幾也格者格其一物之不離衆物也格其物物之合為一物也格其一物之不離衆物則吾心之理豈能遺乎天下格其物物之合為一物則天下之物豈能越於吾心格者格此而已豈有他哉然所謂求至乎其極極者何也即所謂至善也物無不善格者至於至善故在止於至善其功尤在於格物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蓋既主物有本末之物而信業陽窮理之為不誣矣或問於余曰司馬溫公朱之大儒也以物為物誘之物以格為扞格之格而不取鄭氏之說其亦有所見乎余曰扞格物誘之說此原愆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於理非有所恃以之釋大學之格物則非也溫公之言曰桀紂亦知禹湯之為

致知格物解

卷下

五

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然余以為桀紂知禹湯之為聖。而不知其所以聖。誠知禹湯之所以為聖。則桀紂將不安於桀紂。而求進於禹湯矣。盜跖知顏閔之為賢。而不知其所以賢。誠知顏閔之所以為賢。則盜跖將不安於盜跖。而求進於顏閔矣。何者。吾之物有禹湯而無桀紂。有顏閔而無盜跖也。使於此而格之。將汗背泚頹齋咨涕洟之不遑。而尚有昧於理欲義利之辨者哉。惟其

致知格物解

卷下

五

致知格物解 卷下 五 聖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為賢也。而所為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然余以為桀紂知禹湯之為聖。而不知其所以聖。誠知禹湯之所以為聖。則桀紂將不安於桀紂。而求進於禹湯矣。盜跖知顏閔之為賢。而不知其所以賢。誠知顏閔之所以為賢。則盜跖將不安於盜跖。而求進於顏閔矣。何者。吾之物有禹湯而無桀紂。有顏閔而無盜跖也。使於此而格之。將汗背泚頹齋咨涕洟之不遑。而尚有昧於理欲義利之辨者哉。惟其不明於物。則或以桀紂與禹湯。盜跖與顏閔。為各得其性之所近者有之矣。又或是桀紂與盜跖。以恣睢為自然。非禹湯與顏閔。以仁義為枝駢者有之矣。如戰國老莊荀卿之流。其言肆意無忌。亦何所不至也。故格物必主於窮理。窮理即所以盡性。盡性即所以至命。然後得為學之大本。而不惑於異端曲學之私。今溫公之言。於理未大悖也。而以釋大學之格物。則非矣。或曰扞格物欲。考之聖賢之學。最為切要。如所謂克己復禮為仁。養心莫善於寡欲。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此亦治心關鍵也。而于何爲非之。曰書各有旨。大學之書示天下後世以爲學之次第也。釋誠意之篇。一則曰君子必慎其獨。再則曰君子必慎其獨。獨者隱微不顯。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於以去不善而培至善之幾。此時而有不善。乃所謂欲慎之者去之也。序誠意既言之矣。豈致知而仍用誠意之功乎。朱子於或問深斥其非。而其義尚有所未盡。介回再爲申論之。而並詳夫格物之爲窮理盡性至命也。

致知格物解

卷下辨

王

物非物誘之物。格非扞格之格。余既著其辨矣。或問陽明格物之說。是否。陽明之言曰。格者正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又曰。意之所在。卽是物。又曰。致知者。意誠之本也。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乎。

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又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詳味陽明之意。蓋以紫陽所謂天下之物者。疑於泛覽博涉。襲取夫義。無所自得於已。而去不正。以歸於正者。乃爲誠意之實功。由是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仍效溫公之意。而稍變其辭。似矣。然於大學格物之功。殊未有合也。夫謂格物之學。不求諸心而求之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以爲淺近支離者。朱子固已辯之矣。今謂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是猶正心之說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是猶誠意之說也。聖賢之理。條分縷悉。井然不亂。豈有架屋疊床。而重複失次者哉。善乎朱子之言曰。物格則知性之謂也。固非措其心於幽深恍惚之域。亦非役其心於淺近支離之間。本原旣已昭晰。卽多識無非融會浹洽。而豈兢兢焉一草一木之是格也。學者知吾道一以貫之。亦不必立異。以爲高爭鳴而求

致知格物解

卷下辨

王

者知吾道一以貫之。亦不必立異。以爲高爭鳴而求

勝矣。

與少宰孫北海論格物書

今日自公暑回。小窓下一榻高臥。涼風暫至。仰觀太
 虛。雨後更無纖塵。真吾心清明廣大之象也。因思格
 物二字。秦漢以來。茫無端緒。程朱窮理之說。備費苦
 心。可謂溫公與王陽明所論。似有合於克己之義。然
 前云物有本末。而此忽云格去。前後不合。且與正心
 誠意。有何分別。介謂物即性也。考諸六經。自有至當
 不易之論。易曰精氣為物。凡物未有不合精與氣而
 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謂之道。是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
 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也。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
 本。蓋不知物之為我。我之為物也。故自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未有不從事於格
 物之學矣。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更無餘義。正心
 誠意。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格物。曰在者。反
 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故物即理。理即性。格物者。

致知格物解

卷下

天

知其性耳。復何疑哉。可以破從來之紛紛矣。

答或問

或有見余與孫少宰書者。問曰。性者夫子所罕言。門
 人所不得聞。程朱所不欲直指以示人。而今其多端
 用力。積日累月。以漸求之者也。今吾子發露太早。殊
 欠涵蓄。開斐躍之端。失果育之方。於大學始教。果有
 嘗乎。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以昌黎之賢。而於
 格物致知。不能無遺漏之患。自程朱傳註之後。若晦
 若明。續而復斷者。又數百年於此也。春秋以前。知道
 者多。擇之而精。語之而詳。春秋以後。知道者少。岐本
 末而二之。判終始而離之。功利詞章。虛無寂滅。層見
 叠出。得志於天下。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滔滔汨汨。終
 於罔聞。而不自知矣。豈不哀哉。余為此惻然憂惕。然
 懼焉。言之顛白。猶不足以使人悟。况藏匿其指。而欲
 人之昭然若揭。自非天姿穎異。固難以深恩自得。心
 知其義也。自古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言之惟恐人不
 知。非知之而不肯言也。有明於致知格物之說者。其
 於進道入德。蓋庶幾乎余。且且暮俟之矣。
致知格物
解卷下終

致知格物解

卷下

天

致知格物解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是編上卷載程子朱子格致之說下

卷列諸儒格致之說而附以裔介所作辨二篇一

曰致知格物非物欲扞格一曰致知格物非去不

正以全其正又與孫承澤論學書一篇或問一篇

論性書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初龍江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性書二

卷》提要

論性書序

論性書成魏子喟然而嘆慨然以思曰性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自孔孟言之而性始著自諸儒言之而性愈晦諸儒如荀楊之說不足論矣其謂孔子之言與孟子異也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不能無辯也然聖賢言性亦未嘗不言氣質如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節非氣質乎或生而知之一節非氣質乎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一節非氣質乎但氣質有愚明柔強初非謂性有愚明柔強也如謂天命之性隨氣質之性而論性書序

龍江書院鈔

有清濁厚薄故謂之氣質之性要之天命本然之性實不隨氣質為清濁厚薄也然則言氣質而已矣何必添之性二字若論氣質則天下人之所稟實有不同何可誣也故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最為得之而之性二字於理氣之閒不能無少碍也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在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可見自古以來如告子食色性也之言口之於味等類世俗

之人久有氣質之性之說而後世相沿以爲口實孟子
子恐其遺誤於天下後世故正言以斷其理之必然
使人勿得以嗜欲謂爲天理然後吾天命之性常尊
於萬物之上而天人之理合一矣似不必以君子之
不謂性者又以爲性紛紛開疑似辨論之端也若孔
子之論性實爲孟子之所祖述非有二也繫詞與中
庸柄如日星有心目者其見之余何庸復贅茲彙集
古今以來言性者分爲上下二卷而微以己意論斷
其間極知淺鄙無所逃罪庶幾質之海內有道君子

論性書序

二 龍江書院鑄

以正於毫釐是非之閒而教其所不逮焉

康熙乙卯二月栢鄉後學魏喬介序

序

治化之弗隆也由人心之不正而人心之不正也由
性道之不明蓋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使人皆自知其
性而率其本然之良其德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子臣
弟友上以此立訓下以此修身一道同風化行俗美
人心有何不正治化有何弗隆歟惟于性有不明則
嗜慾日深天良日泯矣習俗務人賢者不免矣下愚
冥頑而不知中材枯亡而漸失有心世道者怒焉憂
之此吾

論性書序

三 龍江書院鑄

栢鄉夫子所以有論性書之作也夫唐虞不言性而
精一之旨實爲天命之本原詩言秉彜書言降衷孔
子言近孟子言善聖聖相傳實無二理誠如是也則
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同受天地之理以成性人
無異形亦無異性固無日不明于天下也弗論可也
論性之書因言性者愈多而其理愈晦故不得不論
之也然而天下之言性也其悖于孔孟之言固易取
而斥其非也至於闢發孔孟之言詮解孔孟之旨而
弗直指其本原將恐後之不奮學者漸入于支離紛

紘而未協乎聖賢合一之理故尤不得不亟論之也
彼把柳湍水之喻人性惡善惡混之說此悖于孔孟
之言也氣質之性有美惡之不同又有美惡一定而
非習所能移此闡發孔孟之言詮解孔孟之旨也然
世人未能融會其理或認氣質為性將謂氣質有善
惡則性亦有善惡不幾疑孟子之言善與孔子之言
近微有不同也乎不知孟子當邪說之橫行懼微言
之將絕故痛快急切言之其言性善正所以發明相
近之旨而非有所抵牾也是書也引詩書之訓列經

論性書序

龍江書院鑄

傳之文以及諸子之異同先儒之辨難無不援証而
論斷之而其要總以性善為宗故其語曰氣質有善
惡性無善惡氣質有善惡之不同性惟一善而已矣
此數語穩括全書大意所以補濂洛未發之蘊明孔
孟合一之旨而即以發唐虞精一之傳使天下讀是
書者咸曉然于性之本然而不為氣質所波靡也正
百世之人心神萬年之治化其為功豈淺鮮哉
康熙辛酉仲冬錢塘受業門人俞陳琛頓首謹撰

論性書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述 男荔彤編輯

大禹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魏裔介曰虞廷授受曰人心耳道心耳未嘗言及
性也余作論性書首引之以為言者何歟以形氣
而言則曰人心以義理而言則曰道心道心非性
而何哉然道心不出人心之外人心實載道心以
行精以察之則人心無非道心不精以察之則道

論性書

卷上

龍江書院鑄

心日隱而人心之私日勝矣一以守之則道心純
而無人心之私不一以守之則道心裸而人心之
私或乘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雖不言性而天命
之至善者固已昭然此堯舜十六字之心傳所以
繼大立極而開萬世之道統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
明聽予一人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

魏商介曰成湯誕告萬方而曰惟皇上帝降衷於
王民若有恒性衷者純一之義恒者常久之義此
言性善之宗也蓋湯之祖契也湯之孫孔子也上
以承契而下以開孔子之傳天下萬世不至惑於
異端曲學者實由茲數言以定厥宗嗚呼懿矣

易繫辭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論性書

卷上

二

龍江書院鐫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雲峰胡氏曰首三節是夫子言性與天道處本義

曰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造化者方發而賦於

物其理無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是理以有生則

謂之性其發者是天命之性其具者天命已不能

不麗於氣質矣仁者知首百姓指氣質而言也

魏齊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專指造化而言陰

陽五行一太極也故曰道陰陽相繼而不已乃大

地至善之理賦之於人則為性矣性者五常之理

仁知具足無所偏也而氣質之偏於仁者則謂之
仁偏於知者則謂之知此仁知止就一端而言非
成德之仁知也百姓之氣質則愈愚陋况又不學
是以日用不知而其性之善則一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子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

性便至命

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大

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

論性書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鐫

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盡併萬物之

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閒煞有事

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

方有學今言知命以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

便謂之至也

沈蛟門曰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同體而

異名統言之謂道德行道之謂德義者道之析名

事之宜也理者條理道之別名性者人心所會命

則賦于天之謂也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言易子

道德形影乎同而條暢其所宜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易書窮盡道德所宜之理又推極理所自出之性根極於性所自出之命也理通淺深而言性命則深言書曰惟皇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傳曰天命之謂性曰皇降曰天生曰天命所謂命也曰恒性曰物則所謂性也總之皆理也孟子此義甚詳而世俗之言性者以生稟言情者以私欲言情者以趨向言性命者以軀體言命者以冥數皆淺

論性書

卷上

四

龍江書院鐫

乎其言之離道德理義而為言故也聖門論性論其精謂性者道所出也天理也累于欲者失其性者也而性未嘗有欲無不善也諸子之論性論其粗見天下有善不善直謂性然其言龐雖大儒尚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故益使人疑而又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者氣則氣耳烏謂之性實則實耳烏謂之性義理者性之別名又烏謂義理之性世之為不善者直可曰氣質而不可曰性性之說不明政為人指氣質為性耳氣質自氣質性自性

惡可混也故謂人有人心道心則可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不可或曰子何以信性善乎應之曰吾所信於孟子者同然一語真可以斷夫以天下之渙威主嚴法不能收合而惟公論能收合公論安出豈非從公共之性出耶故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同故無弗善也曰世所謂惡從何來豈不亦出於性耶曰惡者事會相激而生非性也猶天地之有游氣非正氣也曰何游氣之多也曰有真必有賸有精必有粗真者精者少而賸者粗者

論性書

卷上

五

龍江書院鐫

多然真者精者終不可沒雖有惡人其善自在不可混而均謂之性日月之光華也雖重陰極沴而必謂之光華謂非光華不可性固有陰沴然不可以陰沴而謂其非光華也愚又嘗言義理之命氣數之命其分久矣而實不可分表景梓嚮之聞耳天賦人以量即賦人以受降殺之節視人所有世人修己太略而責天太詳縱心太奢而取天太弘不得其說以為氣數適然乃至謂命當與而修善命當敗而為惡豈不倒歟故論氣數者不及感召

談義理者不及徵應不知二帝三王之論命無不本於皇降民秉之初何分乎氣數義理也裁而培傾而覆與春而生秋而殺必有開矣而皆謂之大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與小役大場役強亦有開矣而皆謂之天上天下澤大也下濟上行亦天也論定命者安可拘於一節哉莫非命也自然耳明於自然者謂之至命合於自然者謂之凝命至命者安命凝命者造命愚夫愚婦能順命而中人反不能有所蔽也深於義理者任氣數之來不拒

論性書

卷上

木 龍江書院鑄

矣

魏裔介曰朱子謂此節是說易而本義曰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愚謂天下萬事萬物之理雖不同而無不本於性易書既窮其理使人率而由之而各得其理之當然便是盡性盡性則至命天命我以至善之理盡之則至之非盡性之外又至命也至善之命在我而氣數隨之以轉移是之謂立命之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雙湖胡氏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于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太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肖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

論性書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鑄

魏裔介曰天之道陰陽地之道柔剛人之道仁義仁義即得天地陰陽剛柔之理所謂性命也順者順此而已

孝經

天地之性人為貴

魏裔介曰天地生成萬物雖以陰陽之氣然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惟人為萬物之靈得天地之性以為性此其即以異於物也不曰天地之生人為貴而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言天地之性降于人

人別無所謂性即以天地之性為性也天地之性

何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乾健之德而已矣乾健之德人得之爲性卽善也陰陽剛柔迭運天地之性萬古不息清濁厚薄遞稟人之性古今一理又何疑乎

論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節

魏裔介曰聖門自顏曾而下穎悟者莫如子貢故

夫子以與回孰愈進之以一以貫之語之所謂一

以貫之者何物正是性與天道也觀其言曰性與

論性書

卷上

人 龍江書院鐫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固已聞之矣朱註言性者

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

也其解精微得端木氏與字之指愚謂言天理而

人事在其中言太極而陰陽五行該其內則夫子

性相近之一語與乾道變化繼善成性其說豈有

二哉仁者見之謂之仁三句乃是說氣質之偏弊

處也卽以相近一言爲言性之本可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四書蒙引云此章大意若云人之善惡分數極去

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之相遠者夫

豈其性然哉原來他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

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習也非性也此是據其

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又云性若不相近便非

人矣既是人則性猶相近也何也形相類則性安

得全不相類又云孟子性善之論要亦孔子之言

又云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

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

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

論性書

卷上

九 龍江書院鐫

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

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

一同然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

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

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

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

按虛齋之說與註意未不甚相遠然桐梓三譬正

可見氣質之不同而性無不同

四書存疑云夫子言性只此兩言繫詞言成之者

性繼以仁智爲言亦是此意後來孟子始說性善曰性善則一而已不可以相近言然其所以相近者實以性善在其中是知夫子之言實該孟子之意

魏尚介曰大全諸儒之說紛紛大抵始於程子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而朱子宗之曰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然夫子本文止有性相近而無氣質之性四字蓋人生而有氣質性卽在其中矣氣質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其性之善則一也無

論性書

卷上

十一 龍江書院鑄

氣質則性何所止哉若言氣質之性則其清濁厚薄之相去又不啻倍蓰千萬而不能相近矣聖人斯言自是指性之本善說若曰氣質有不同其性則一耳對習之相遠者而言則曰近或曰人所稟氣質既清且厚則性隨之以清且厚人所稟氣質既濁且薄則性隨之以濁且薄此亦理之有者子何專以爲氣質而不以爲氣質之性乎愚對曰性者理也夫理一而已氣則萬有不同故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若秋管不同無害其

爲性之同也嘗試爲之譬曰吾性如日天朗氣清此日也天昏氣暗亦此日也吾性如珠投之清水此珠也投之渾水亦此珠也日與珠無二性亦無二天下之言性也一於善而已矣

性相近一語何晏邢昺註疏解爲相似然曰可上可下則猶是湍水之說程子曰性卽理也此一句最解得明白而夫子繫詞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其傳文王之彖辭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韓也此正

論性書

卷上

十一 龍江書院鑄

是說天以元亨利貞之德賦之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而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誠者天之道也其誠之工夫則在擇善固執正擇此繼善成性之善耳其人生氣質原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夫子亦曾言之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生知學知固知豈非以其氣質清濁厚薄之不同乎然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若謂氣質清厚則性隨之以清且厚氣質濁薄則性隨

之以濁且薄故不直言性善而言相近不知此仁義禮智之性聖人與衆人一樣卽桀紂與堯舜一樣氣質有異性無異也今夫人之居址相隣相錯者則曰近亦可謂其相近者爲不同乎夫子曰道不遠人仁遠乎哉亦可謂道遠仁遠乎哉故性之相近謂其性之皆善無疑也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朱註云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圈外註程子又曰

論性書

卷二

十一

龍江書院鑄

人性皆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四書蒙引曰上知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爲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是也四書存疑云程註是說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

魏高介曰夫子此節說智愚不說善惡正以氣質言之耳善人之稟賦其性雖同而氣質不無清濁

厚薄之異中人易於移也惟上智者清而厚不移

而之愚下愚者濁而薄不移而之智止言其不移

非言其不可移也故程子有不肯移之說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世豈有不可

移者哉正以其不肯移遂成不可移耳世間原有

此兩種人一味怠惰昏弊自棄也敢於放僻邪侈

自暴也故程子言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而不

言性之不可移得其指矣要之人才無不可爲

善者才者氣質之用故孟子曰若夫有不善非才

論性書

卷上

十一

龍江書院鑄

之罪也與夫子之言正相發明蒙引存疑俱照朱

說似不若程子之說爲得也觀生而知之上也則

悉之矣

家語 本命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

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

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

家語註云分如分受之分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

天程子曰天所賦爲命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是也形著於物程子曰物所受爲性孟子曰人之性善一者善之謂也或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形于一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化窮則變數盡則復歸于無是故死也魂升而魄降也受命以生始得爲人而性具焉有生之後而死繼之易原始反終故

論性書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鑄

知死生之說

魏裔介曰形於一謂之性則是二者不可謂之性也生一性也性一命也命一道也

左傳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於社不做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勤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貶神之天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魏裔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何乃純然至善之理也宜言所謂性也而曰命者何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一也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而括之以敬得心學之要矣

禮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

論性書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鑄

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于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人心虛靈知

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于內而知誘于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違禽獸不違矣違禽獸不違則力剛者決力強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

魏裔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一句與中庸喜

論性書

卷上

六 龍江書院鐫

怒哀樂之未發意同感于物而動宜云性之情也而云性之欲也此一句與孟子之言不合或以為老子之言抑或然矣蓋感於物有發為情者有流於欲者發為情亦有正與不正之不同流於欲則鮮有得其正者矣情適性之所發欲適物之所交不可以不辨也天理二字最好天理者順其本性而出自性之理也若好惡無節人化為物則本性之善已濇而其去禽獸不遠然則人心之動乃天理存亡之關不可以不審也聖賢言戒懼言慎獨

言克復言修己以敬無非教人存此天理耳天理者本性之所發人欲者氣質之所蔽也是以人道心古帝嚴危微之辨而仲尼祖述之舍此別無學為聖人之法耳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魏裔介曰天命之謂性五字萬世不可易之言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氣非有二也然理主乎氣則陰陽不得而禱之矣此一句即性相近也之

論性書

卷上

七 龍江書院鐫

註解子思幼而聞諸夫子故筆之於書以教萬世孟子師子思故奉之以為宗而天下萬世言性者皆知性之本於天矣蔡虛齋曰原來造化只是一氣一氣分為二曰陰陽而陰陽又各分為二則曰木火金水而土寄居四者之中合而謂之五行矣蓋陽之初為木其理在人則為仁陽之盛為火其理在人則為禮陰之初為金於人則為義陰之極為水於人則為智土寄旺於四時為信信則止是仁義禮智之實然者也蓋天人一理也此即所謂

天命之謂性也不然人何緣有是仁義禮智之性哉觀虛齋所言則是陰陽五行合而成仁義禮智信之性非謂陰陽五行有純襍而性遂各別也

孟子

滕文公為世子章

魏裔介曰孟子言性善二字攬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夫有功於聖門者正謂得前聖之所欲發者耳豈夫子言性一說而孟子言性又一說哉

論性書

卷上

六 龍江書院鐫

世子自楚反節

魏裔介曰朱子謂古今聖愚本同一性此言足以定論性之宗矣乃性相近也節註則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不若茲註之為直捷了當耳不言夫性一而已矣而曰夫道一而已矣正以性之外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此道也氣質之不同不必言矣

告子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魏裔介曰告子未嘗言性惡但杞柳之喻是以性為本無仁義而人矯為之也謂仁義非性之所有則性特空空然耳此後世禪宗之說也故孟子力辯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再也一語括盡告子之學矣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南軒張氏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也以仁義為偽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

論性書

卷上

九 龍江書院鐫

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為杞柳謂以人性為仁義今復譬性為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為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

迎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謂性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佛氏之說比告子只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道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雖其主于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雙峯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論性書

卷上

手 龍江書院講

魏裔介曰吾觀告子之論性屢變其說而生之謂性一句是其立言之大指蓋告子亦知人生之有性而不知其命於天者具有實理以為空虛無物者性也故擬托柳為梧椹不知杞柳之為梧椹也由於人力之矯揉人之為仁義亦由矯揉而為之則是以人性為本無仁義而矯強為之也豈不為仁義之大害其說雖與荀子性惡不同然以為空虛無物則其去荀子不遠矣故朱子以為如荀子性惡之說此其謬者一也既而變其說為湍水猶

夫杞柳之見也彼意以人性為空虛無物非有一定之善惡為善則善為不善則不善耳故其言曰無分於善不善楊雄謂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修其惡則為惡告子之說雖稍不同然無善惡之說空於善惡混而其害性則均也故朱子以為近於善惡混之說此其謬者二也不知為善者人之性就下者水之性朱子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而註又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

論性書

卷二

廿 龍江書院講

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正破其無善無惡之說也至於生之謂性一句彼非以性為惡也亦非以生為蠢然也蓋以心之知覺靈明處為性而運動亦在其中矣不知此氣也仍有理以主之知理則生之謂性亦不差不知理而但云生之謂性則人與犬牛之性又何以別也看來告子全是禪宗今禪家之言曰心動念寂俱有佛性金剛經註云心者見性之道路也此一句是矣又云離性之外更無別法大約皆言心耳性豈有法可施耶故仁山金

氏以爲指祝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告子亦指人心爲性者耳孟子反覆辨之所以明天理之至善而正人心之糾繆以明理氣之不相離也豈但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也哉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魏裔介曰告子謂性猶栢棗性猶湍水生之謂性總一無善無惡之說耳屢爲孟子折倒而猶未心服也至此則以食色爲性仍是生之謂性之說蓋

論性書

卷上

世 龍江書院鐫

以知覺運動爲性則安得不以食色爲性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甘食者知其食之美而甘之也悅色者知其色之美而悅之也知卽知覺也甘與悅卽運動也此解最是愚謂甘食悅色皆是欲蓋有陰陽則有氣血有氣血則有情欲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既是一身之氣質焉得不謂之欲既謂之欲豈得復謂之性或曰南軒之論何如曰南軒之言亦不差南軒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之遺

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欲莫遏矣或曰口之

於味節非食色乎曰孟子明說君子不謂性也蓋

世俗之人皆以此爲性今人相沿猶曰我性好如

此皆習而不察之故也或曰南軒謂其出于性者

何也曰情固出於性欲亦出於性性者人身之統

宗也口體之欲聖人不能無但有則以制之耳

制之者命而實性之理也安得謂欲卽性哉告子

以欲爲性仍然知覺運動之見孟子不與之辯者

以欲爲性其言粗故不足與辯也知仁義之爲性

論性書

卷上

世 龍江書院鐫

則知欲之出於性而不可謂之性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

朱氏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告子之徒論性

專以氣言然於告子主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

則責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湍水之說則畧加辨

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也及公都子連引三說

以質其疑然後宛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

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畧公都子

爲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皆折之

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故與此四章不同
魏裔介曰孟子論性至此章而無餘蘊矣蓋天下
之言性不過告子之三說其曰無善無不善者即
生之謂性之說以爲人性原無善不善但有知覺
運動而已矣其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者即楊子善
惡混之說也此與言氣質之性者正相似其曰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即韓子三品之說也亦
就氣質言之而未嘗究其本也孟子俱不然其說
斷斷然以性善爲王者蓋即情以驗之情善而知

論性書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鐫

其性之無不善也且不特情善也其才亦善蓋人
有氣質則莫不有才不特聖人有才賢知愚不肖
亦莫不有才但聖賢能盡其才愚不肖不能盡其
才耳才且不可謂其不善而况於性乎又引詩以
明之蓋孔子之言以証之正以上古言性者必不
一說詩人獨言秉彜好德故以爲知道也若猶有
未盡之說聖人何以知道稱之也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章

魏裔介曰孟子一生學問得力於知性知性者知

性之本善也知性之本善而去私去欲則能極其
心之全量而無不盡矣知天者知性之本於命也
養性無功夫存心便是養性功夫存心者非但操
存爲存擴充亦存也天理在心故曰事天歿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不問氣數之命只全義理之命義
理全而氣數不能移故曰立命浩然之氣本此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節

四書蒙引云形各有性非空形也若未能充其性
則於形之分有虧非踐形也

論性書

卷上

古 龍江書院鐫

四書存疑云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是知人一個形
甚大未至於聖人亦云負此形矣

魏裔介曰只爲世人自己看的卑小以爲聖人別
有聰明睿知不知聖人具此形色即具此天性衆
人具此形色亦即具此天性但聖人能盡性則爲
不負此形衆人不能盡性則虛負此形耳盡性者
非他盡其視聽言動之理而已龜山楊氏曰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
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其說甚是然蓋

于此言不是尊聖大為不可及正是教人知聖人
與我同類而各盡性以踐其形耳不可以氣質不
及聖人而不勉力以自修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章

四書蒙引云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小註云性之
所欲此即食色性之性也朱子亦曰此性字指氣
質而言然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
為謬矣請問其究何如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
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若正論氣質之性則氣質

論性書

卷上

共 龍江書院鐫

中自有性性自是理非謂氣質即性也如貧賤之
常安其分富貴之有品節限制者則正以其理之
未嘗不存乎其間也斯即有命焉之意但理隨氣
質分類有昏明厚薄之不同耳上句有性焉一言
同本以為定準也必繼以有命焉方成道理不然
便為氣質則即性耳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只此一
字之誤其禍將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矣可不
慎哉學其可不致其精哉下節命也有性焉亦是
此例但性命二字所指各不同

知此實是富貴貧賤氣數之命主持君子不敢徇
人徇己以不是性者謂性也下做此不謂雖是明
道之言不謂性則必原所為性而盡之不謂命則
必原所為命而至之矣命即是性不言天命流行
之理而言氣數言主宰者因時立論未可與深言
合一耳 上節窮源而防流也下節體實而証虛
也 不謂性衛性不謂命亦衛性不管他性與命
只是一箇善字便了 性命二字不平孟子只論
性非論命說命者見不可妄指性為食色之性而

論性書

卷上

共 龍江書院鐫

惟君臣父子等此為真性耳跌重下節耳目口鼻
皆可以証性但世人看得太粗故把天命之性仁
義禮智求之耳目口鼻四肢之外而性益虛矣上
節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下是充廣道心欲其
無不及

魏裔介曰學者不識性命懵懵懂懂只是枉過了
一生即如命者天命本兼理氣而言性者理也却
是氣之主宰世人於耳目口體之欲則謂之性而
仁義禮智之道則謂之命人心日熾道心日滅熾

此之故孟子此章欲人識性命之真正以耳目口體之欲非性而仁義禮智之倫常乃性也氣數之遇合非命而分量之限制乃命也是安命乃所以盡性而盡性即所以立命人視性命爲二者君子視之爲一人誤以私欲爲性者氣數爲命者君子直以品節爲命義理爲性此所謂性命之真也

口之於味五句程子謂五者性之所欲愚謂耳目口鼻四肢皆是一身之形體食色之情欲止可謂之欲何可謂之性看來總是知性知性自然不談

論性書

卷上

三

龍江書院鑄

於命不踰於命而命統於性中矣

或問於余曰欲自何生曰自氣質生曰非性之所發與曰性君也氣質臣也謂心之所發則可既爲心之所發謂性之所發亦可即謂之性可乎蓋性自以仁義禮智爲主而氣質乃所以載性者也譬如四肢以奉心謂四肢即心可乎况本文之於等字則已流於嗜慾矣以此爲性豈可謂知性耶蔡虛齋謂孟子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抑彼伸此耳夫孟子之所

以抑之者遏人心而存道心也後之學者亦不必取孟子之所抑者而伸之矣

味口也所以知味者非口也心也其心之所以能知味者非心也性也如以口則但知味之可嗜而已矣味之禮與非禮義與非義非心不能辨也然非心有禮義何以能辨之然則口之於味心之知覺也其辨別禮與非禮義與非義乃性之見於心者也謂口之於味即性者世俗之見也君子不以口之嗜慾爲性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俱可以此類推之世之人以口之於味等爲性是以欲爲性也是以氣爲性也而不知有理以制之君子不謂性而以爲有命者命乃理之不可踰是命即性也若夫仁義禮智天道之理皆本之於天而賦之於人雖其氣稟不能盡齊而遇合之間不能必其皆順適而無拂逆如舜之於啓殷文王之於紂孔子之於靈公晏嬰子西豈非命與然五常者人之所得自盡豈可諉之於命而不知性資性以盡其性哉盡性則造化之命自我

論性書

卷二

三

龍江書院鑄

而立矣性一理也命亦一理也是謂性命合一之學伸者當伸非故爲伸抑者當抑非故爲抑孟子生平自謂知性正在於此知秉燬之爲性知嗜慾之非性也至於踐形盡性之聖人則形色天性合而爲一耳目口鼻莫非神明之用仁義禮智不越知能之良氣質皆性命也人心盡道心也有何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嗜慾之性之分哉此又論其極至之妙惟孟子見及此韓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者其以此歟余敢筆之於書以質諸

論性書

卷三

龍江書院鐫

天下後世也

孔叢子

學必由聖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魏裔介曰本性雖善亦必加之以學聖人者能以學而全其善也衆人者以不學而失其善也豈其性之有異哉學必由聖非聖人不能言也聖必由性余願與天下學者擇之執之明善以誠其身而已矣

論性書卷之上終

論性書

卷三

龍江書院鐫

論性書

伯卿魏喬介貞菴纂述 男荔彤編輯

子華子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原本甚潔而無有
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無易也是故方圓曲
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
矣碎句涼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伏攸容湛於所
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
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

論性書

卷一

十 龍江書院鑄

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魏喬介曰此即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之說也水之
原本甚潔五易而非其性君子慎其所以湛之原
本即相近也五易即習相遠也子華子姓程名本
內丘人與孔夫子同時或疑其書偽作然觀此一
條則固確然知道者豈後人之所能偽作哉夫子
贈之以束帛有以也夫

性惡篇

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

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故性善
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堯問
於舜曰人性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
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
衰於君人之性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論性書

卷一

二 龍江書院鑄

魏喬介曰荀卿言性惡其論謬甚足以禍天下後
世宜其徒李斯卒以焚書坑儒亡秦也蘇子瞻之
論詳矣性惡篇載其本集文甚繁冗錄其二十
餘句與海內學者共觀之以為卿之罪案焉其引
堯舜問答之辭想亦卿之所偽作耳

論術

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
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情性各有陰陽善
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濼雕開公孫尼
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
也徵子曰我信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徵

子昭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視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

魏喬介曰世碩之論性有善有惡彼蓋見氣質有善不善而遂以爲性也紂最有才力但立意爲惡耳羊舌食我有豺狼之聲氣也非性也王充以孟子言性未實非知性者矣

老子論性

論性書

卷一

三 龍江書院

丹鉛總錄云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于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但知其出于經則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又如潯泊明志寧靜致遠木出於淮南子而諸葛稱之若儒者知爲劉安語將坐睡唾去也

又西蜀范無隱註莊子齊物論云未成心則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意圖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卽當思而求之於未成

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

魏喬介曰人生而靜等語漢儒取人體記是矣而性之所欲正須明白余於口之於味章辨之矣范無隱之言頗有意而不知心性卒未嘗相離也

秦漢人論性

丹鉛總錄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烝民之首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

論性書

卷下

四 龍江書院

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地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陳疇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鹵之性爲絲不滌不練則不成爲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語矣

魏裔介曰諸子之言皆有所見正可與濂洛諸儒相發明也

袁准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善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輔蔽之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角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論性書

卷下

五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此亦有善有不善之說耳未知其本也

韓愈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小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守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論性書

卷下

六 龍江書院鐫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謂詞也則岐岐然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傅不勤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皆非不善也而卒為姦孽瞽瞍之舜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

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
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
也佛老而言也者妄言不異

西山曰此篇之言過荀楊遠甚其言五性尤善
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
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又語錄曰
韓子之言已見大意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
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只

論性書 卷下 七 龍江書院編

說得氣不曾說得性
魏齊介曰韓退之生平服膺孟子者也茲原性之
說乃不啻王孟子性善而兼取荀楊性惡善惡混
之說較然分為三品且引叔魚后稷朱均之類以
明之斯其言似是而非不可謂之知性也西山先
生評之曰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
所以或善或惡皆由其氣稟之不同余則謂性無
不善其所以或善或惡雖由氣稟之不同實由於
所習之漸異也叔魚楊食我之流氣質劣矣性未

嘗惡也朱均不肖堯舜耳未嘗為奸慝賤底豫蒸
蒸又不格好是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鯀乃治水
不效與性之善惡何與乎語錄云只說得氣不曾
說得性可謂直捷了當矣惜乎退之之高明而未
及乎此也

李翱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
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
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
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

論性書 卷下 八 龍江書院編

烟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
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
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
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
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
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無性別百姓之性
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
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觀其性焉聖人者人之先覺

者也覺則明否則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誠者
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
人循之而不已者也則能歸其源矣唯天下至
誠為能化聖人也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
於聖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
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奉奉不
失不違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子思仲尼之孫得

論性書

卷一

九 龍江書院鐫

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遭秦滅書
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
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斷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
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
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哉者也南
觀海江人於越而吳郡陸倕存焉與之言之陸倕曰
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
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
已矣嗚呼性命之善雖存學者莫能明皆入於莊列

老釋我以吾之所知開誠明之源命曰復性書以理
其心以傳乎其人

魏裔介曰習之復性書上謂性可以為聖人而又
以循禮而動為盡性命之道顏曾思孟之學歸之
於不動心為性命之源此其見解高明豈秦漢以
來學者所可及但未悉情之不可無人之惑其性
者乃情之流而不中節故其言未臻於極耳東方
有聖人數句陸象山遂宗其說然則習之之所造
未可輕議也

論性書

卷一

十 龍江書院鐫

李翔復性書中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
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
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也乃情所為也
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慾愛憎之
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
矣妄情滅息本情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
性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

性也曰水之性清德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也久而不動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

魏齋介曰梁紉之性猶堯舜之性水之性清德二取最為有見雖其論情為妄稍涉於禪而其言性則善矣習之之學其在荀楊退之諸子之上哉

李翱復性書下

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為人

論性書

卷一

十一 龍江書院鑄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則其昏也終不明矣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論性書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鑄

真西山曰翱復性凡三篇其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釋氏之說陷于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

魏齋介曰翱謂梁紉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此論最是謂情為妄為邪而欲情之不生則枯槁寂滅之學而非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謂也西山先生辨之窮矣余讀之而深服其論之不可易焉然習之亦云

聖人豈其無情所見已得其大秦漢以來學者不能及也

皇甫湜孟子荀子言性論

論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者偽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拆不副克岐克嶷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論性書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鑄

入聞仁義而樂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賂壑之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於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唯聖人能之宜乎微言絕而異端作大義乖而一偏之說行孟子大儒也荀卿亦大儒也豈特開異門故持曲辨哉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為惻隱之心人皆有

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勸人決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教然後知焉人之幼不知禮讓長習於教然後知焉是勸人黜嗜慾求良善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則自棄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趨而一致異派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心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者斯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及者斯怠矣書曰唯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則軻之言合經為多益論性書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鑄

故為尤乎

魏裔介曰孟子之言有功萬世荀卿之言為害萬世湜既知軻之言合經而乃與荀卿比而同之其留中之無定見明矣

杜牧三子言性辨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

世被其化皆為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魏裔介曰杜牧作阿房宮賦原十六衛其議論可觀不知性情之理而左袒荀卿其亦不足與之深辯矣

蘇東坡孔孟言性

論性書

卷下

五

龍江書院鐫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着

魏裔介曰孔孟之言性一也豈有走盤着盤之異哉東坡之言其果能見盤中之珠耶

程子論性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克疑子越椒始生人

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論性書

卷二

末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程子此言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以氣稟而言也水之清則性善一段却說得妥當

程伊川言性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攷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自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

論性書

卷下
七 龍江書院鐫

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魏齋介曰伊川此論見於革卦朱子取入近思錄蓋言人性皆善其不善者自暴自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余謂下愚之不移不能盡其才亦非其才之不可移也

張子正蒙言性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

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于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論性書

卷下

六 龍江書院鐫

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蘊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

而于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
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
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
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
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魏喬介曰細看張子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數語非
以氣質之性與天命之性對也分明是說有形之
後則天命之性隨氣質之昏濁者而變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

論性書

卷下

元 龍江書院鑄

其意未大失也而解之者分爲二則亦非其本指
矣勉齋未發之中一段正可見天命之性無時不
在人心而非氣質之昏明所能二也氣雖偏而理
自正一段天地之性無時不在人未發中矣

輔氏論孟子言性

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
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
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
而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

功於世也

魏喬介曰程子謂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
也若非其言之確不可易何以有功于世據孟子
言性善引蒸民之詩亦是祖述孔子非前聖所未
發也養氣之論亦本曾子而曰浩然其視此氣至
大至剛迥異乎後世之言氣者矣此則前聖之所
未發也輔氏言充其善不流於惡正可見資質有
美不美而性無不善

吳氏論退之原性

論性書

卷二

元 龍江書院鑄

荆溪吳氏曰退之既以仁義禮智信言性則不當立
三品之論今別爲三品而以品之下者爲惡則是仁
義禮智信亦可謂之惡歟其言之自相抵牾如此又
曰上者可學下者可制而品則孔子謂不移也夫孔
子所謂下愚不移者謂其自暴自棄者爾若下者可
制則不得謂之自暴自棄亦不得謂之不移也無乃
亦與孔子之言異乎

魏喬介曰荆溪吳氏宋人也不詳其名與字而其
所著名爲林下偶談與葉水心嘉朱文公陳同甫

同時人也其所言甚直捷了當蓋退之所言只是謂氣質耳既知仁義禮智信是性則不應謂其有三品也若以三品爲性則仁義禮智信之性豈有三若以氣質爲性則氣質自氣質不可卽謂之仁義禮智信之性也

王達論性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天地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

論性書

卷下

龍江書院鑄

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與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魏裔介曰王達明初洪永閒人其見卓矣

告子章句上

四書蒙引云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卽天

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爲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

天德王道皆自性善而來此孟子之所以諄諄於性善之說也蓋性既善則父可使之以慈子可使之以孝爲君者可使法堯之所以治民爲臣者可使法舜之所以事君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不然將相劇

論性書

卷下

龍江書院鑄

相亦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柰之何哉且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安得有性惡之理爲此說者是誣天也

黃氏日抄曰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爲辨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于舍生取義本心之眞反獲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辨析乎養其小體大體之孰輕孰重無非歸之於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

魏齋介曰虛齋謂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天德王道皆自性善而來大哉言乎然則謂氣質之性有不善者幾何而不疑於善惡混之說看來虛齋意中已自了然矣

王文恪公性善對

秉之間於拙叟曰自昔言性者多矣至孟子而定至程子朱子而明後世言性者不能易也子亦有異聞乎曰無以異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皆性論性書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善之謂也吾又何言乎曰性吾知其善也其所以善吾不知也子其有以喻之曰而欲知而之性之善乎蓋及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乎其非有也宵乎其非無也不墜於中遯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曰性惟虛也惟靈也所謂仁義禮智者安從生曰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鑑無有而能有其有者也曰性惟虛也惟靈也則惟其

善者也而惡安從生曰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污穢則穢墜於澄淵上智是也墜於濁水凡庶是也墜於污穢下愚是也故曰氣質異而性隨之曰朱子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天果物物而付之耶曰天地閒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論性書

卷下

齒 龍江書院鐫

亦隨其所受而不同曰所謂虛靈者果性乎是心也非性也曰子以心性為二乎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華也情者光華之發於物者也非有異也曰子之言性也與諸儒同而亦有不同焉者將非韓愈氏所謂雜佛老而言之者乎曰非也孔子曰心之神明是謂性

魏齋介曰王文恪公此作大約遵宋儒之說也但其所謂湛乎其非有宵乎其非無不墜於中遯不雜於聲臭等語猶有未盡蓋心者虛靈之物性者

心中所具之理也。雖眾理具備，然大要不外仁義禮智信而已矣。其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雖多亦總包括于五者之中。與性非二也。性以未發言而兼已發，心即已發時而寓未發性上，着不得一物一言，心便有知覺。有知覺則有意念，而善惡紛紛起矣。此虞廷所以嚴人心道心之防也。虛靈二字言心，則可言性，則未盡也。至於氣質之說，余辨之已詳。文恪公謂氣質異而性隨之，余則謂氣質異而性不隨之，以異也。其所譬珠墜於澄淵，固

論性書

卷下

五

龍江書院鐫

明矣。墜於濁穢珠之明體未嘗不在也。江湖淮海池沼溝渠坑塹，同此月月，豈以江湖淮海而加明，以池沼溝渠坑塹而遂失其明哉？故水不同而無害其為月之同也。氣質不同而無害其為性之同也。但將此二譬一返觀之，人性之一如指掌矣。

楊升菴論孔子言性與荀孟異

孟子之言性善，與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與起人之惡也。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

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論性書

卷下

六

龍江書院鐫

魏裔介曰：升菴之言非也。孟子之言性善本於孔子，所以開發天下後世者至矣。何使人驕之有？荀子之言性惡是誣性也。豈但使人阻乎？繼之者善，正是孔子言性宗旨。又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堯孟子於荀楊韓又謂孔子言性異乎？孟是蘇氏之說也。升菴烏足知性。

陸樹聲言性

陸樹聲云：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無分別也。譬之鏡，懸萬燭而光影難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一。魏裔介曰：氣形理性火同一光，海同一水，人同一性，夫道一而已矣。

哀了凡性學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左傳劉子曰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張子曰性通乎氣之外性行乎氣之內
氣無外內假有形而為言耳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
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
欲平嗜慾害之

論性書

卷下

芷 龍江書院鐫

言善而性之說已明然談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
性為偽荀况謂性為惡董仲舒謂性為天之質而非
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性為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
異昌黎作原性論而謂其分於三品李翱作復性書
而謂其循於不已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
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日中未嘗分善
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
之議也善惡兼有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
根莠之喻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

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論性不論氣不備論
氣不論性不明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而性學始大
明於天下矣

古今論性者當以孔子之言為準的其曰性相近者
非謂其善惡混也亦非謂其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
初渾然一理正近於善耳然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
疑成終有所不同者在也大舜生而神靈繇野人之
習而不同於愚繇頑嚚之習而不化於惡此則上智
之不移也叔虎初生未交於習叔向之母聞其聲而

論性書

卷下

文 龍江書院鐫

知其必滅羊舌氏下愚不移亦有明徵也聖人之言
語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矣若
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之論而惡性一言孟子亦
未嘗不論氣則朱儒氣性足以互相發明而程子
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者決不可訾其異
於孟子矣

魏喬介曰言性者愈多而性愈晦然要當以孔孟
之言為準孔孟之言詩書之言也詩書之言堯舜
禹湯文武之言也堯舜之相禪受也曰允執其中

中非性乎詩言秉彜書言降衷夔與衷卽善也孔子言述孟子言善其義一而已矣袁了凡以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疑成終有所不同是猶氣質之性善惡不同之說不知氣質有善惡性無善惡氣質有善惡之不同性惟一善而已矣夫子之繫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卽繫之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相繼之道精純至善其降于人則爲成之者性矣性卽善善卽道又何嘗有善惡之不同乎他日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論性書

卷下

芴 龍江書院鐫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人性之仁義得於天地之陰陽剛柔也而何不善之有善性也惡者物欲之所引也程子之言未免有異於孟子耳

顧涇陽論孟子道性善章

告子之徒或以無善無不善言性或以可善可不善言性或以有善有不善言性他們何嘗不自性立宗但只就各人意思兩下揣摩故其說往往眩於影響沒個着落點出善字正示性有定體不可以岐見淆

也楊墨之徒或以兼愛言仁或以爲我言義或以兼愛爲我之開言中他們何嘗不自善立宗但各就自家意思一邊認取故其說往往滯於支節沒箇頭腦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見窺也至于言必稱堯舜又何也若曰往古來今不知凡幾何人而獨慕舜蕩蕩巍巍其推爲兩至聖也試相與誦說一番有不躍然欣慕者乎又若曰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卽人人堯舜而獨讓兩聖人超今邁古無能步趨其萬一也試相與對証一番有不恍然自失者乎然則

論性書

卷一

三 龍江書院鐫

揭示標準鼓舞嚮往在此激發秉彜振起積習在此策懦爲強破昏爲明喚醒一時之醉夢豁開萬世之心眼在此孟子之所以反覆覆爲吾人計切矣至矣盡矣讀此而不動念定是麻木漢

座中有言孟子道性善固是至或人言有性善有性不善其說亦不可廢如楊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蓋合下便已定矣子曰這是個相法只管得福福管不得善惡難道此兩人孩提時全不

曉得愛親及其長也全不曉得敬兄也且如比干之剖夷齊之餓蹠跖之壽杞情之顯達彼工於相者必能預知之總之禍福遘事耳亦何與於善惡而據以還性况如裴公度之還帶竟登相位宋公郊之渡蟻尋撥大魁即禍福之權還善惡操之可見性能轉相不為相轉也安得泥相而疑性可無論矣竊亦願有請焉就一人論謂只是一個性孰不信之通眾人論知愚賢否千態萬狀有許多般樣孰謂只是一個性鮮有不疑者也乃子所疑不特在眾人第據一人細論性善

卷一 龍江書院鐫

加校勘亦多可疑何則始終是善上知而已始終是惡下愚而已乃其閉蓋有少而馴良壯而放恣者焉又有壯而修檢老而頹落者焉分明兩截人也不似乎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生言也蓋有且而清明好惡與人相近晝而倍亡進禽獸不遠者焉不似乎一日之間亦有兩個性耶此猶自一日言也蓋有方以為是俄以為非方以為非俄以為是理欲公私交戰而不決者焉不似乎一念之間亦有兩個性耶然則當其善也就為取去不善的另換個善來當其不善

也就為取去善的另換個不善來耶此何以解也就如所謂下愚信不移矣所謂自暴信不可與有言矣所謂自棄信不可與有為矣然而此等人教他看自家是非果然一切糊塗教他看別人是非又無不了也豈遇別人性便善遇自家性便不善耶抑或爾我對局兩下較論其是非亦必十分顛倒試憑空泛論天下古今所共是未有不以為是者也天下古今所共非未有不以為非者也豈泛論時性便善較論時性便不善耶又如或人所引瞽瞍與象頑則頑矣傲則傲矣然而底豫允若即向之捐階揄井者也豈其有兩個瞽瞍耶更可異者盜賊至無恥矣然而也豈其有兩個象耶更可異者盜賊未有不嗚然怒者未有不畏人知者也或呼之盜賊未有不嗚然怒者也誠以為不可為耶孰強之為誠以為可為耶孰令之怒吾不能為之解也非惟吾不能為之解彼亦不能為吾解也如此說來只一人亦有許多般樣因而謂有許多般性也如何通得曰然則何為而有善不善又何為而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也曰此無他

卷一 龍江書院鐫

只爲人生墜地有這軀殼便有欲有欲便有欲羨有欲羨便有馳求有馳求便有期必有期必便有繫戀強者耽耽相競如虎兇者營營相逐如蠅自非於此奈得透拿得定斬得斷掃得淨自家做得主縱然見了善明知是一條好路他却出來做對頭千方攔阻不愁你不退縮縱然不善明知是一條惡路他却出來做牽頭千方引誘不愁你不依順夫如是又何惑乎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也今不察其所以常少之故而但據其常少之跡遂疑人性之善者常少論性書 卷一 三 龍江書院鐫

少却些子移個怎麼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愚必明柔必強矣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最是曰何以見之曰只看下個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個不字更好是故上知之不移上知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意甚分明曰註云善惡一定非習能移如何曰此恐未妥謂之上知正以其必不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而善也曰適言下愚亦有善端發露何如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處畢竟少閉便消散了何曾習得曰有言孟子道性善偏了惟孔子這三句說得渾全然否曰孔子既言性相近又言習相遠正恐人誤認相遠者爲性也又言上知下愚不移正恐人認不移者爲性也如此看來下二句總是發明首句孔孟之首同歸於道性善有何偏全可言也吾人欲圖超凡入聖須於此真真信得勿生二三之見而後可

或疑程張之說未透性善惡竊以為氣質之說正顯性善耳夫何故人之生也昏明強弱千萬不齊自未有氣質之說人且以是不齊者為性堯曰性善猶在離合之閒自既有氣質之說然後知其所以不齊者氣質也非性也即欲談不善於性不可得已故曰氣質之說正顯性善

魏裔介曰涇陽此論足證孔孟之同破千古之惑

顧涇陽論性

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

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喫緊為人語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

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伊川曰性即理也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

今顛撲不破却也有個來歷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曰衷曰則非理如何

但拈出理字尤覺易曉了耳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

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說息子以為未也別氣質

於性則性明濁氣質於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惟性

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問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何如曰

此專以氣質言耳然而氣質非性也以氣質為性是

旁論非正論也程子蓋嘗喻之于水以為清固水也

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也是則然也但借水喻性須點

出性字方纔明白試曰清固水之性也濁亦不可不

謂之水性也其可乎孟子亦嘗喻之于水曰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

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誠按而為

論性書

卷下 龍江書院講

之說曰就下固水也過頽在山亦不可不謂之水也

是則然矣試曰就下固水之性也過頽在山亦不可

不謂之水之性也其可乎以此論之安得指氣質為

性

魏裔介曰涇陽此數條不特有功於孔孟並有功

於張程學者其深思而詳釋之

蔣中完論氣質不可言性

性不須定定見性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

者緣定求性真見性者寧有動靜之分氣象之別

主靜非動靜之靜靜體靜功當有分別先儒於氣之
凝聚息之調攝養之見其端倪身之見其光澤或念
一中或守一敬皆靜功非靜體

理之與氣神之與形也理氣之合一神形之合一也
性卽理也無氣則理無掛搭處故知形神之合一則
知理氣之同原矣

今人直任己見必曰我性實然氣質之性有二乎又
性無殺盜邪淫之相人則有殺盜邪淫之事此亦累
性否乎曰言氣質則氣質之謂矣曰有氣質之性此

論性書

卷一

三

龍江書院鐫

儒者之夾襍也或淫或暴自謂我性實然豈知性者
之言乎陸牛食我見色聞聲而卽知其性此徵吉凶
於氣質豈定善惡於生初乎盜跖聞其名卽避此知
避之心卽知痛之心心無有二如手反覆心無有晦
如拳合開有迷有不迷有時迷有時不迷迷無定迷
所以能悟悟非證悟所以仍迷殺盜邪淫之類匪心
所生匪心所有見以爲心有之而心生之者是妄心
非心認妄心爲心非真心也真心斷無不足斷無不
存斷無殺盜邪淫之根真心卽性性卽理也又何疑

於氣質之夾襍故

孔子不言善惡程子言惡亦有之孟子中閒截斷曰
性善蓋驗之夢寐清爲本類形體和爲本類臟腑適
爲本類交際之親稱謂之順驟離久別道僅旅貧瘁
孤之恤皆以雍容慈育爲本類也

心無體以知爲體良知卽知非知有良不良良心卽
心非心有良不良其有不良卽非知有不良之知卽
非心有不良之心卽非性驗心驗之于粹而已驗之
於熟而已驗之於始於終而已入廟入墓比于乍見

論性書

卷下

三

龍江書院鐫

謂之卒然夢寐驚否謂之自然幼多不欺死見本性
則於始於終之說也
只因氣質二字攙入性內性遂不明於天下不知是
氣質使不是性性主自然然善機有自然惡機亦有
自然善到熟時惡亦有慣處此須自其中夜不安及
夢寐自愧中看他善熟必樂惡熟必苦盜賊而諱其
名殺人而隱其罪到底不是自然至於善機迫露如
灰中宿火石裏出泉既是一定亦復自然故謂之性
性是理學天道是數學不言性言倫以倫卽性也不

言天道而言人事以人事即天道也言性莫備於宋
儒禪以氣質則性晦矣言天莫盛於漢儒禪以識緯
則天褻矣夫子之不言性所以存性不言天道所以
尊天尊天以責之人事則易與春秋其在存性而兼
之人倫則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教也盡倫盡性盡人
盡天非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言也釋之言言皆性
性其所性而已矣道之言言皆天天其所天而已矣
魏裔介曰中完言倫即性人事即天道可謂體用
一原顯微無閒得尼父之深旨矣

論性書 卷一 元 龍江書院鐫

辨性不禪於氣質說 魏裔介

性形而上者也氣質形而下者也夫子言性便是說
形而上者然不曰一而已矣而曰相近是以有氣質
之論要之非夫子當日本指氣質之說夫子未嘗不
言之然絕無之性二字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是其說
氣質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是其說氣質也
中庸開口說天命之謂性是發明夫子性相近之指
而其對哀公則曰三達德五達道是指實天命之謂

性之理也或生而知之節是說人之氣質之不同也
明善誠身而加千百之功則愚必明柔必強聖賢下
字確有斟酌氣質有愚明柔強之異亦無善惡之異
也然則人性皆善孔曾思孟之言無不同又何疑乎
禪以氣質之性之說吾恐開天下以言性惡之端曰
天命之性善而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豈不有害於
性乎然則夫子之言相近何也曰此聖人之微言也
對習而言之曰相近猶道不遠人耳對性而言之曰
相近猶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耳性同一原

論性書 卷下 元 龍江書院鐫

未染於習故曰相近習有不同智愚各別故曰相遠
相遠者品有不同性終不可得而離則知相近者習
有不同性終不可得而一相近對相遠而言相遠對
相近而言合一句讀爲一句聖人之情見乎辭矣若
何晏註疏以相近解爲相似程子言人性本善語其
才有下愚之不移胡雲峯又以四端證之亦可見先
儒於此議論不能盡一而吾人當慎思而明辨之以
求合於聖賢之指而已
或曰新安陳氏之說言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

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此其言最爲詳明有功於程朱吾子尚有疑乎愚謂天地之性不能懸空獨立即在二氣五行生化之中人之性不能懸空獨立即在天氣地質之內故人生天地之閒氣質清者此性濁者亦此性也氣質厚者此性薄者亦此性也又焉得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乎况氣質清濁厚薄不同而皆可以爲善正以性無不善耳故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非性則無以主此形非形則無以構此性古之聖人踐形盡性不敢岐而二之添了之性二字生出許多葛藤吾考之易與中庸孟子而斷斷然知孔子之言必無有前後之異矣

論性書

卷下

四 龍江書院鐫

辨心之欲性之理

魏裔介

或問於余曰子言性不礙於氣質是矣然橫渠張子言之明道程子言之即晦菴朱子亦言之何子獨不以爲然也曰今之學者尊孔會思孟乎抑尊張程朱子乎傳足以明經傳不可不從也傳不足以明經傳亦何可泥也且氣質之性之說自戰國已有之告子

曰生之謂性朱子註曰知覺運動豈非生之謂乎豈非氣質之謂乎惟其不知生之理之謂性是以孟子窮詰其說而告子不能對假如告子知生之理之謂性則其道與孟子一矣告子又曰食色性也而當時之人亦莫不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殊不知此皆心之欲而非性之理是以孟子恐誤天下後世之人直判斷之曰性也有命君子不謂性也彼時人之所言即後儒之所言者孟子盡知之孟子亦盡辨之蓋願學孔子聖

論性書

卷下

四 龍江書院鐫

由於智全在此處故生平自負知性自負見知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形色天性實有見於此也學者何必拾告子戰國之餘論而負孟子哀憐人世之苦心乎噫以君子自處者慎勿陷溺於時人之論也

論性書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是書引書易孝經論語家語左傳禮

記中庸孟子孔叢子子華子荀卿子論衡老子以

及唐宋以來諸家論性之語而衷以已說末自附

性說二篇

靜怡齋約言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約言錄二

卷》提要

約言錄自敘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智慧日枯忽
忽遂及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
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
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
騫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
義則十不失一又况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
之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
自敘一

盡意此之謂也嘵嘵嗷嗷得無落章句之習而
貽覆瓿之誚乎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爲學者
之金針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以
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
巳之冬註籍在寓積雪凝寒百年所無飛鴻滿
野鳩面盈途痛念吾生未至饑困然不能賑救
亦何忍見聞遂謝却知交閉戶高墜追憶舊聞
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爲內外二篇曰

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之所
以命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
兔園冊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
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
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若余之言
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
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謂約今此錄一萬
七千餘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謬耶吾
自敘二

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謂約者則
此錄卽置之覆瓿奚不可

順治甲午正月栢鄉魏喬介題於燕邸之靜怡
齋中



靜怡齋約言錄

栢鄉魏喬介石生著

門人

荷氏陳適度

崇安盧傳

全校

大學之要在格物中庸之要在誠身論語之要在求
仁孟子之要在性善莫作兩樣看

道者天下萬世公共之物非聖人之所得而私亦非
天地之所得而私

土載草木人物水載土氣又載水誰載氣者請問之
庖犧氏

約言錄

內篇

一

聖人之道曰誠佛之道曰空仙之道曰逆佛仙自以
爲能出世矣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至誠無息與天地
同其悠久故曰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未有
聖人而不超然於生死者也特聖人之言隱不欲使
學者爲於高遠而反失其實耳

貴賤賢愚原無二性氣質清濁雖有不同本性之善
豈有二理

性固爲貴形亦緊要天地日月俱不能有氣而無形
人獨何爲貴性而賤形乎釋氏以形骸爲臭皮囊此

論過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最說的周至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乃程子論學之要

造化人物原是活潑潑地若如釋氏之言一切俱是

空幻則索然無味

禪學亦不可不看或不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

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

儒之所謂精妙也

凡嘉言雖經古人道盡然學問到融會有得處則自

約言錄

內篇

二

能發揮其中之所欲言

天動而不靜者也而至靜之體常在空之不滓是也

地靜而不動者也而能動之用常行氣之上升是也

所謂動靜互為其根莫非太極之理也

日陽也而中有陰獨陽不生也故其象為離月陰也

而中有陽獨陰不成也故其象為坎聖人作易上經

首乾坤終坎離則天地日月之理昭矣下經首咸恒

終既未濟則山澤雷風水火之用著矣明于其道者

可以通陰陽之紀可以盡人事之變可以用世而處

變化可以避世而全壽命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首神何物即太極也

聖人者天地之心也眾人者聖人之體也

無私無欲之謂聖人去私去欲之謂賢者

形上不離形下道與器豈得歧而二之

自來發讀書至今二十年始識體用合一之學

中庸之言即繫詞之旨也繫詞之言即中庸之旨也

二書不可一日不玩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發也德者性之聚也道者

約言錄

內篇

三

性之率也神者性之極也性情道德儒者類言之矣

而往往遺神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

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為用大矣哉

識得至善之謂知止卓然不惑之謂定一念不擾之

謂靜身心泰然之謂安極深研幾之謂慮適還至善

之謂得

人即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以明然師友極難其

人若非其人反為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周

喪程未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性不可治也治其氣而可矣情不可無也防其慈而可矣

性固善情亦善其轉而為不善者意也非性也亦非情也自然而發者始謂之情桀紂最為不善矣然則孕婦之胎斯朝涉之經如是之惡豈其情之所為乎桀紂未即位之時未聞有大惡之事也故桀紂之為不善習也非情也亦非性也推之為惡之流如盜跖輩莫不皆然

剛者聖人之所欲見也而釋氏竊之為金剛光袪四

教言錄 內篇

表格於上下帝典之所以贊堯也而釋氏竊之為法

然虛明遍照十方

稿木死灰何如勇飛魚躍

舍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外不可以為人舍親義

序別信外不可以為道

程子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余

謂顏子鮮類盡化才更高於孟子孟子發明聖人之

道如持志養氣存心養性求放心息夜氣却實實有

可依據故謂孟之道同而學有頓漸之異學孟子者

較有漸次耳

天地者道之統宗乎萬物者道之散殊乎聖人者道之全體乎天地非聖人則無以顯其道萬物非聖人則無以著於道聖人為天地之孝子而為萬物之大父母也

太極圖說周子之精於體易也西銘東銘張子之善於言仁也自孟子而後言道未有若是之切至者

太極圖說在觀陰陽之性而主靜以立人極東銘西

銘在謹言動之際而踐形以肖天地

教言錄 內篇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已聞性與

天道矣說者以為子貢猶然未聞非是

不規不聞性之體也莫見莫顯性之機也

克己復禮固是克去己私然連公也着不得

非禮勿視四句更徹上徹下之學

戴而不知天之高履而不知地之厚紆紆之衆皆是

也君子仰而戴天如履父之臨於上焉俯而履地如

慈母之置於懷焉體易簡之撰以為德而參剛柔之

宜以致用則動無不吉而成位於中

聖門傳道之旨莫直捷於參予吾道一以貫之事
予之所謂一忠恕而外更無餘物此堯舜以來精一
統中之嫡派也夫子如是曾子如是門人如是天下
萬世之人如是說者過為分別奚啻痴人說夢至庭
前栢子信手拈來則竟落野狐禪矣

曾子大學一書乃剛發忠恕二字即所得于夫子一
貫之道也

或作大中言格致森其精顯見造其微非也格物致
知是工夫莫見莫顯是性機

初言錄

內篇

六

格物之說以為格去物欲者非也正心誠意是為格
去物欲矣茲又言之不為贅乎且前云物有本末指
明德新民而言豈一時所云而物遂有二說耶故朱
子窮理之說為是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至也致
知者在用其知於物而無所不至也於物無所不至
斯可謂之致知矣世人淺看窮理第以為博識之事
究其嘵嘵不已也

或言論語之中多有無頭柄話說如開口說學而時
習之未嘗言所學者何 又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及之等語皆未言所知所樂

何事總要人自忖自悟余謂聖人教人雖有漸次不

欲其凌蹴而上然明白指示未嘗如禪家之棒喝機

鋒也學而時習之雖不言所學者何事而下章便言

為仁知及之即接以仁不能守之仁之外豈別有所

知耶然則知之好之樂之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

仰之彌高四句顏子未得道時之光景也博文約禮

夫子誘顏子以可據之實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

有所立卓爾顏子既悟後之確見也雖欲從之末由

初言錄

內篇

七

也已工夫到此已着力不得世解以高堅前後為形
容道體如有所立為揣摹形像者大非吾夫子之道
中庸之道也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豈恍惚不可為
據者哉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歸仁非稱頌其仁也若謂稱頌

其仁則春秋之仁者莫過夫子何以絕糧於陳蔡見

逐於伐樹遺議於東家之丘也蓋歸字之義如人之

久在逆旅而忽返其舍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也此萬物皆備之體自有生而已然特顯一已於

其間則觀已自己天下自天下今既克已復禮則其
心渾然與天下爲一天下原非外物一旦全體俱現
故曰歸

聖人之學有本則必有末有精則必有粗有大則必
有小有始則必有終有內則必有外有先則必有後
有已則必有物有道則必有器執其偏而不挈其全
者非聖人之道也故中庸之論君子曰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其學無所偏弊如此而後之學者猶

約言錄

內篇

八

且箭已自用或務於訓詁之習或守其空虚之說各
樹其幟以自交詬病也亦未之思焉耳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此仁字箭就愛之用說非指心體
言也若指心之全體則兼四德爲善之長是即君子
之道矣何以曰鮮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物而與之以誠也故中庸曰
誠者物之終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彼釋氏者焉
得以無字厚誣天地哉

敬者主一無適所謂無象寡無小大無敢慢也常然

聖三字足以盡之未與事接時如此既與事接時亦
如此

終日乾乾可謂自強不息矣而夕尤惕若蓋發之於
白日恐怠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喫緊爲人處古人清
夜不眠正此意也故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等人
說法然喚醒最切學者須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大
言以欺人余近扁所居曰惕菴每以此自警

申觀仲問於余曰曹厚巷先生言精粗一致何謂也
余曰此理在現前人自不察耳即如手粗也而能持

約言錄

內篇

九

非精乎足粗也而能行非精乎眼粗也而能視非精
乎耳粗也而能聽非精乎推而至於天地萬物凡不
形者皆粗無形者皆精也無形之理即在有形之中
此處掃應對悟之精義入神也觀仲曰高遠與卑邇
有二乎余曰卑邇之外無高遠也觀仲曰家 趙而
適於燕未至於燕謂趙即爲燕可乎余曰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未至於燕則燕遠也既至於燕則燕亦邇
也聖人之學不外三綱五常合此別無窮神變化道
理故從心不喻終不過志學之所極矣大聖神不過

善信之所積又何疑乎觀仲乃以為然

雨雪日暗喬文表於招提文表舉小人閒居為不善
節門此聖賢教人喫緊工夫余曰然此是為學人說
益小人為為不善常人所為有善有不善賢人去不
善以為善大賢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
人之心則無不善矣無不善即所謂明明德也止於
至善也今學者大約皆是中人雖不至閒居為不善
無所不至然不善之萌時時有之須以小人為戒刻
刻加省察克治之功若曰當下反照便能消釋試問

約言錄

內篇

十

轉一時轉一念能保得不善之機不萌否不善之機
全然不萌則已到顏子三月不違地位誠非淺識可
窺若其末也則雖識得此心恐未能保定此心是焉
得不急急操存乎故此一節乃學人喫緊工夫也聖
人當下便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自慊而無自欺矣
自不須比今世之儒者好言聖人之學而未能腳踏
實地恐不免於自欺之弊也

人不學易則無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無以知聖人
無益之念不必想無益之言不必說無益之書不必

讀無益之人不必交無益之事不必做然則奈何固
皆為其有益者而已矣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
粟不可須臾離也玄學如藥物尚可藉之以養生然
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
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
易於陷溺耳

約言錄

內篇

十一

陽互為其根也然則人心孰為太極曰即動靜之相
續渾然處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或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此可謂太極乎曰此人心之靜而太
極寓焉發而皆中節此人心之動而太極寓焉周子
所謂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道為太極以流行言心
為太極以統會言邵子嘗言之矣蓋心為太極兼動
靜不可尚以靜時為太極也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
非天之命乎心體渾然而動靜相生非人之性乎命
一太極也性一太極也余嘗深思此理以為如是也

考之帝氏之說益信。席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極之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曰已發以求未發。庶太極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若周子所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則以動本於靜。養未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實一也。席氏又云太極無極非淪於無。其聖門要旨。

有真性命者有真文章。有真文章者有真經濟。

或問何謂聖人之道。曰君子之道是也。何謂君子之道。曰子臣弟友言顧行行顧言是也。或曰聖人之道。

窮有錄

內篇

幸

止於此乎。曰誠無以加於此也。易之九二其象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孔子繫之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德至於龍德而極矣。然不過庸言庸行之信謹。積之以至於德博。而化庸言庸行。豈非中庸所謂子臣弟友者乎。使一世之人各盡其子臣弟友之道。斯之謂善世。斯之謂德博。聖人之道何以加此。或曰聖而不可知。則如之何。曰是言善信所積。以至於極。非真有絕滯變化不可測識之事也。易曰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通。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神無方而易無體。聖心神明之用。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也。中庸曰苟不固聰明。勝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讀書到快活處。便覺義理勃勃自生。

存亡禍福皆由於已。天災地妖不能加聖王。善於立命也。持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聖人善於得壽也。知此道者可以保國千年。無傾危之慮。可以保身百年。有康樂之享。

窮有錄

內篇

幸

人心惟危。舊解發於形氣者。為人心余舊亦從之。又見趙忠毅公間居攝言云。人僅為形氣。孔子曰仁者人也。何耶。人與道為二。非所以垂訓。蓋人心惟危。以道心微渺而易昧。故危也。其說似長。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可謂得道之大本矣。

造化一歲一新一歲之始。則正月為首。一月一新一月之始。則朔日為首。一日一新一日之新。則平旦為

有人當法造化之自新而三始爲尤要

薛子曰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
余曰太極中雖無一物而萬物之理已備
聖人之寂然不動者如太極中之一物
不着感而遂通者如太極中之無物不備

陽明先生云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學也可謂善言自得者矣

由太極生陰陽陰陽外別無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總一太極

約言錄

內篇

南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即一日之間陰陽消息如此而况於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如韓子有所足於已而無待于外之謂德蓋明德即天命之性人人具足原不欠少不待行道有得也行道有得亦只完其足乎已而無待於外者爾

趙忠毅公口知與行原非二事又曰博文約禮非有先後又曰天下之至可樂者無如道又曰聖學之要一敬盡之又曰士之高明者多疑而之禪窮愁者多跳而之禪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非真有所見所得焉能爲此言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此數語簡而盡

約言錄

內篇

東

不知網常之至正非學也不知進退之隨時非學也不知往古之治亂人才之賢否非學也不知今時拯救之宜用舍得失之變非學也學也者以窮理盡性至命也理之不窮性之不盡命之不至不可以治一身又何以治天下乎三代而後事業不及古者非時不可爲古無古人之本也非窮理則無以盡性至命學者奈何淺視窮理而深言性命乎夫性命之外無理可窮是以繫詞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或謂於魏子曰世界有鬼神否曰體物而不可遺聖人言之詳矣昭昭也福善禍惡有之乎曰積善有餘變積惡有餘殃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言之詳矣察也世之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者多又何歎曰是未定之天也否則缺陷之天也然小善或不受福大善未有不受福者小惡或不受禍大惡未有不受禍者又鬼神所惡者刻薄與隱疾所怒者無心與小失世之爲善而不受福爲惡而不受禍者或出於此不可不知然世有不受福之善而無不可爲之善世有不

物書錄

內篇

末

受禍之惡而無可爲之惡此君子所以修身立命而不囿於氣數也或曰天地之鬼神既聞命矣人之鬼神亦可得聞乎魏子曰吁是聖人之所難言者也雖然未知生焉知死猶云知生則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猶云能事人則能事鬼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蘇子曰聖人之死爲神衆人之死爲鬼又曰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既明言之矣或曰若是則佛氏所謂輪迴托生者信有之而普度超生之說不可以不信也余曰

否對不可降而爲鬼鬼不可升而爲神猶君子不可目爲小人小人不可目爲君子也普度之說何所用之且人死爲鬼朱子以爲終歸於散余以爲散而不能久聚者鬼也聚而不可復散者神也古來大忠大孝如關壯穆岳武穆諸公亦只是浩然正氣結聚的塞乎天地耳托生之說世誠有之先儒以爲偶然氣聚亦非其常故君子修其身養其心不媿不作以漸致於至誠神而明之之道也陰陽不測之道也無方無體之道也否則生爲小人死爲下鬼而欲借沙門

物書錄

內篇

七

志乃拔陷溺之苦可謂惡之極矣昔人作書者雖命名無非精義卽如性理一書天地鬼神帝王賢聖修身治世格物窮理無一不備然莫非性理之體用也舍此不務而佛老莊列之務孰以爲是奇書也果奇於吾儒之書哉奇者無對之稱也至一之謂也太極之理也性之外無理矣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余曰心而已矣忠恕卽心也

心與性最難辨程子云性者心之理也朱子以爲此

一何自古無人敢道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心余懼
自心之無形者謂性嘗試思之心如藥情如藥味藥
之性各有濕涼燥濕人性各有仁義禮智及其發而
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如藥味之有甘辛酸苦推
而充之至於保四海即如服藥者之能復人元氣也
然非知藥性者不足以製方故學以知性為要
既知性善須知於此着一不善不得則靜而存養動
而省察皆有實際處不然恐落空虛一邊

約言錄

內篇

文

學莫急於立志知聖賢之可慕而蹉跎度日者總由

於志不立也志不立即說主敬說窮理說致知說

明善說的與聖賢一般不可謂之有得

朱子曰思所以用夫知蓋人之于理雖各具於心然
未有盡合聖賢之格言而能得者亦未有盡靠古人
之陳迹而能得者思之思之索之於吾心驗之於吾
身筌蹄之喻得之矣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又曰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又曰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
為陰故二者一而已六者三而已八者四而已又曰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
中三才之道也又曰天地交而寒暑和又曰乾坤天
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又曰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
化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又曰
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又曰形可分神不可分此
皆至妙至妙之語也人能返而驗之吾身焉豈有不
樂天知命者乎

謹言者涉世之方主敬者為學之寶

楊朱學於老聘即道家者流墨氏兼愛亦有志於仁

約言錄

內篇

文

而析之未精者孟子闢之以為無父無君近於禽獸
今佛氏之學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獨
為其身孟子而在其闢之當何如哉

張武畧以遯離坤乾四卦加以退忍默怒四卦之名
亦自有義然退忍默怒之義聖人於諸卦者皆有發
明亦不必備言之也

家語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
也然則觀於人而不可以知道乎

五蘊為正則心從而壞矣若心為正則五蘊皆得其

職豈能爲害哉

哀公自言不知哀憂勞懼危而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齊宣自言好貨好色而孟子引之曰與百姓同之於王也何有此皆因其所明而導之使自致其知也

陳白沙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又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集中佳言甚多其教人於靜中養出端倪蓋本於周子而世遂目之爲

約言錄

內篇

子

釋學者以集中語有涉於浮屠耳

吳草廬曰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與我者爾又曰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數言得爲學之本至於論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未得聖學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察則未免已甚二公之學豈於德性全無涉者哉特未入於室耳尊已卑人亦儒者之過也大本人人皆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又非難知難行

者性善而已矣

老子養生家之鼻祖也其言有偏處用之以治世則流弊必多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言天地至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其言聖人至矣今道德經之言曰天地不仁以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聖人之心願如是乎此其言之謬而不可訓者也

約言錄

內篇

子

釋此四語與臨深履薄之義同

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即道也老子乃謂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是其所謂道者以渾渾漠漠爲道而其所謂仁義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岐道與仁義而二之其視仁義亦淺矣老子所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與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數句意同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佳兵者不祥之器物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則仁人之言也

程子有言老子語道德而維權詐竊弄闖闢者也此言足以盡老子矣

袁了凡曰善言天難謀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自取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鄴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約言錄

內篇

幸

村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諉之氣數者豈得遂為知道哉
余過猶龍齋中有近人一語錄其自敘云或尼山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說余曰此落禪家語非正義也任他極好事皆是聖人行過任他極好語皆是先儒說過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蓋為仁雖曰由已而取法必在古先何嘗教人別開門戶另求

妙護今世之學者多中此病故不可以不辨
既云曉得聖賢為甚麼却要走人二氏邊去迺又云昔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試問中庸之學與二氏之學果是一樣否中庸之道在誠釋家之道在空盡心知性與明心見性毫釐千里老子之學出於易雖非佛氏之比然未免駁雜如以道德仁義分作數

約言錄

內篇

道

件事又和光同塵翕張取與等語皆有為我私意後之學者漸流入虛無刑名權術是以先儒闢之其實老之道優於佛
錄又云曾子是脫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若認定忠恕作一貫何以曰忠恕遠道不遠此論非也若謂忠恕尚非一貫豈別有道理曾子秘而不示門人乎遠道不遠乃因人淺視忠恕而指點之非謂忠恕外有道也又謂聖賢相隔一間却正在此不知所謂不隔者安在也至於以夫子之道曾子

驚駭承任尤謬

知道者性其情不知道者情其性

張子曰聖人蓋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又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又曰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掩皆深有所得
於造化之言

人以一寤寐為一晝夜天地以春夏秋冬為一晝夜
環溪問於余曰天地何功效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

新書錄

內篇

言

事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余曰此先聖之微指造化
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蓋天地者乾坤之邪廓
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
物功莫大焉然大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
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
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
其事雖推衍不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

先乎人能於性命之中時常戒慎恐懼得其所謂性

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

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

讀書乃收攝身心之資收攝身心則又讀書之本也

人性包天地萬物

人性皆善得之天地者然也其有不善則氣質為之

孝於父母仁道之大已具推而廣之事業皆以全其

孝也

學能不惑於異端斯可謂之知矣

約書錄

內篇

言

老子之學不尚仁義蓋欲渾渾漠漠而復於大道之
自然也然民生機智日開豈能返於無名况仁義是
性所固有安得與道視之為二
浮屠之說行而性其晦矣乎彼雖千言萬語說空說
幻豈能如吾儒之無聲無臭者與天地合其德也
易以道陰陽而其要在寡過書以道政事而其要在
執中禮以明節文而其要在主敬春秋以明賞罰
其要在憲天詩以陳風俗而其要在無邪要之皆為
防閑人性而設也

蘇老泉六經之論悠謬而無當於理

文清之學以復性為主即孟子之性善中庸之率性

大學之明德也

制慾最難時時省察則庶乎其息矣

因思克伐慾欲不行原憲於此可謂用力維勤而夫

子不許其仁以其未到自然無欲復禮地位也然求

仁則必以四者之不行為方故夫子曰可以為難難

正先難之難哉章實實體驗則知克伐慾欲不時萌

動不行正未可易言之也

約言錄

內篇

論語

晉顏舍字弘都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筮舍曰年在

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

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若合者何謂明於性命之

理矣

陳白沙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

又曰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又曰時時要尋靜中意味

屠赤水曰天地之太極人物之性靈是也

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語則儒者之

學

學不可一日而不講善不可一日而不明

田不耕則荒心不求則放田荒則家饑心放則性滅

口饑而死者形性滅而死者神人皆知形死之可懼

而不知神死之可懼尤甚也

志道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志於文者斯可矣

志於文亦可以悟道文與道固非二事也

袁中郎曰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

而已余謂陽明良知不差差在無善無惡一句

約言錄

內篇

孟子

淺於世味深於名理

荀奉倩曰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此言似有悟然因

言考道神而明之則糠粃之說未可為訓

佛經以為祗練神明則聖人可致蓋以修智慧斷煩

惱而言也豈若克己復禮之為切哉

要救世須經濟要傳世須文章要作聖須克復

神明游定即此是道舍是而求變幻超越非吾道之

正也又要能長能久故曰久于其道曰不恒其德凶

人不見塵鬼不見地龍不見石魚不見水此四語深於窮理可謂至言

夏正夫曰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閑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歛和莊觀行曰學校以明倫為先文章末事耳

宋黃治有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府不

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詳觀此言可謂深

於聖賢勿欺之旨矣如是斯可謂之致知亦可謂之

前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

約言錄

內篇

宋

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相傳為真人之言誠哉聖人之言也

趙忠毅曰一妄能生百妄一真能復衆真

獲罪於天者上帝也上帝為百神之主福善禍淫

百神奉命故獲罪則無所禱若解作理字反不見的

對越森嚴了帝之所持者不過理然謂理即帝豈可

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言道之不可不聞自有可死者在

也不聞道而何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又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謂聞之矣

李固政事疏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亦是名言

陽明先生與薛侃書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

偉績

又曰良知二字聖學傳真骨血全明善尤要

以老子為道教之祖誣矣老子亦儒也其學深於易

約言錄

內篇

宋

特中稍有術耳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

人何嘗不多識但要在畜德而非徒記誦耳又曰傳

學於文約之以禮可見執文字以為學者固落口耳

棄文字以為學者亦墮虛空

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之法以伏

陰陽之用相資而不可相無也故君子順天道以治

其身即以此治人以此治百姓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朱子曰儒學所以異於考莊者其辨在乎理愚觀夫

子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禮者仁之會也以禮治世則化洽寰宇以禮治心則仁存性命禮是以斯須不可去也言禮而樂在其中矣

面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此伯喈女訓之言有合於自新之旨者也

古人之好學者必通五經觀文中子受書於李育受詩於夏璵受禮於關朗受樂於霍汲受易於族人仲華其博可知故執一經以爲學者淺也而况無所得於一經之用哉

約言錄

內篇

三

南牖日箋云聖人無欲賢者室欲衆人縱欲聖人知命賢者俟命衆人不受命

日箋云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稽康養生論已盡保生之道異論小術之言雖詭譎其辭而弗望其涯際也然世皆舍而驚之立遠或服金石或假淫佚以喪其生者多矣哀哉

天地有混沌而其不死者元氣也故否塞可以復通形骸有敝壞而其不死者性靈也故忠孝可以爲神

昔蘇綽誠其子威曰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三代而後若綽者可謂有用之實學得王道之大端非後世諸儒所能及也

至虛至靈者心也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則修性卽所以修命也性命雙修丹家以此說爲妙義然而於至道已落兩解矣得其一萬事畢恐不如是也

養氣是不動心工夫是仁者壽之實理

蘇子瞻曰才者爭之端也此語最有味可爲鑿戒古

約言錄

內篇

三

之人以才而誤天下國家誤其身者多矣故有有才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才者也

千聖相傳舍却此心之外別無用功處

復良心當觀孟子牛山章其警醒人更切

季梁勸隨侯修政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語三代以後鮮有能道之者蓋人皆知神爲民之主而不知民乃神之主也

師曠告晉侯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若而爲之式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此皆見道之

言也春秋時去古未遠故賢哲之言往往如此
蘇頌演曰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此蘊衛聖道千古不易之論頤演於理學精切遽入
非其父兄可及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固爲學問根本然未發
則並着不得氣象二字故曰不睹不聞千古性學當
於此處認宗惜章句之儒竟以未發之時朦朧混過
此性學所以不明於天下也

性命雙修似是而非性命豈有二乎修性而命不在

約言錄 內篇 三

其中乎儒者祇有養性之說未嘗分性與命爲二此
其趨出於丹家者流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道德心經俱從
此發出蓋二氏之學其初皆從聖學分支派而出特
不若聖學之大中至正而漸遠漸失耳故吾謂義易
之外六合內外決無學問

常靜常默道在其中矣丙申冬至前一日五更睡醒
聞鐘聲鉤然其音遠達久而後已不覺有悟曰是扣
之而始有音也未扣而其音安在是扣之而卽有音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吾以此知心以
此知性以此知聖人之心以此知衆人之心同於聖
人之心

既知此理心如秋水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
道其莫大於仁乎夫天地不仁不足以爲天地聖人
不仁不足以爲聖人

書以道政事施於仁也易以道陰陽要於仁也詩以

約言錄 內篇 三

咏性情蔽於仁也春秋以明賞罰別於仁也禮以序
節文發於仁也孝經者仁之統宗乎故自上古以至
於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務於學焉則莫不務
於仁而已矣

積善則財不營而自豐子不督而自賢官不求而自
崇祿不謀而自厚不積善則凡所積者皆非其有也
其身之不能保欲以貽諸子孫愚矣哉難矣哉

道者人之所以爲性學者人之所以爲人也自垂髮
赴壘所誦說者無非此二字所講習者無非此二字

即科舉之學時文策論中亦未嘗不以此爲進身之資也自明之末季有李卓吾者別以道學先生之名而辱詈之姍笑之後生小子效尤以爲高脫夫宋人之攻道學者猶加之以僞字彼雖戕害君子不敢抹殺道與學也今直曰道學先生便是迂濶無用之人則彼生平所道者何道所學者何學耶聖王在上欲治天下舉大儒以典禮義起教化則排擯正學之人必宜先加流放之典庶人心正而賢者得伸其志矣近世之學不汨于利則入于禪汨于利者俗學也入

約言錄

內篇

言

于禪者異學也夫惟聖賢之學修已則能治人無欲可以常靜既以安身亦以福物

悠忽度日故不能見道能見道不能得道須勇猛精進一番又能加功不已如易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於善明而於性復矣

陳懋德曰從古聖賢多由豪杰鉗錘而出其入門有悟有修有頓有漸要以孤憤獨往不受人世牢籠則一也

真知者即主敬之頭腦而主敬者實致知之要訣

胡文敬曰理無形而具于心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按此數語可謂聖教真傳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爲甚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甚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即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枯于氣知覺枯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哉

約言錄

內篇

言

李文達云吉水羅公僞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爲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

卽亦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
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晚年氣血衰敗可補常常無物便是補也此丹家之
言然常常無物乃聖賢克己之功

真道養神僞道養形亦丹家所言此其說與孟子養
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亦暗相合
太傅呂忠節公諱維祺河南洛陽人也死流寇之難
理學融徹作吾浩然之氣銘云天地之氣吾之氣吾
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

約言錄

內篇

美

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何
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浮氣游氣吾
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天地
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二厥養異也不養
卽浮游之氣養卽浩然之氣不養卽有害而餒養卽
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卽仍爲天地之氣養卽爲
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
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
得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用淵與

天時弗失也悔九日湯心罔貳也在羣不首往有濟
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也先天非違後天奉時浩之
至也是故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身銘

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沈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
吾身缺陷吾身虧天地傾欹身非塊然天地參也合
之爲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
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
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察於人倫

約言錄

內篇

美

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
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焚感誠則形鄒衍之飛霜
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已復禮女媧氏之補
石慎爾樞機虞廷之齊七政戒慎不貳成湯之顧明
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爲禹之行
水行無事也清寧莫位疏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
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愛惜吾之瓜髮疾苦無
皆撫摩吾之頰頰薦德馨郢斤之鑿鼻聖且游衍金
鏡之刮眼翳灑乎若太虛中存元氣與天地參萬物

備也

余作座右銘云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易曰洗心存則
為人夫則為禽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實有是理實有
是事實有是功戒慎恐懼備于已日用之間又烏
可已

靜怡齋約言錄

柏鄉魏喬介石生著

門人

荷氏陳適度

崇安盧傳 全校

治國家有要道曰養賢以及民治身有要道曰養氣
以存精

勤儉二字不惟可以治生雖治心身亦不外是不惟
治心治身雖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

唐之府兵其初最善三變而弊已甚不可用矣非法
之不善守法者因循之過也有明亦然屯衛之軍半

約言錄

外篇

一

天下而不收一軍之效乃變而為召募召募設而衛
軍不廢是天下常養數百萬之兵也民焉得不困國
焉得不亡

古人經濟備在簡策若再通時變則可以四應不窮
富而能施貴而能下貧而能守賤而能伸非有學問
人不能

止謫莫如自修固矣然亦有不可止之謫奈何曰鳥
啼鵲噪本無關於人事行雲流水常自適其天機

三人水利者十中有九求名者十中有一求道者十

草一歲一死木有葉十甲者有幾千年
而死於人乎天未嘗使木與禽獸之
百年之內豈於久而獨斯其延訂裁培傾覆之道也
亦人道也

人之生也有氣而後有血有血而後有骨肉皮毛故
氣者物之本也

天下事將壞在要位者有十數人擔當足以維持若
一二人則不能也

約言錄

外篇

二

人於四時之間精神皆宜收斂而冬為尤要一日之
間精神皆宜收斂而夜為尤要

工於詩者只可謂之詩人工於文者只可謂之文人
若能磨練心性則可謂之賢人然未有賢人而不善
於詩文者以其能見道也

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有當規正處須以
委婉開導為善若過於激懇則君臣或至於離父子
或至於傷兄弟或至於闕牆夫婦或至於反目朋友
或至於絕交古人如此者多矣然委婉開導非積誠

不能動之

或問處小人之道如何魏子曰化之為上遠次之去
之為下不能去而擊之則禍必中于人國矣

朱子通鑑綱目獲麟以後之春秋也真西山大學衍
義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萬世治平之金鏡也三代
而後欲為明君良臣者舍二書其何從焉

古人之制有善於今者如井田之勝于阡陌丘甲之
勝於召募是也後人之制亦有善於古者如肉刑之
變為笞杖封建之改為郡縣是也井田之制不可行

約言錄

外篇

三

而限田之制可行丘甲之制不可復而府兵之制可
復是在有心世道者留意焉

嚴子陵陳圖南巢父許由之流也二子皆有治世之
學觀子陵答君房之言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
旨要領絕陳圖南之對宋琪曰白日昇天何益於治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煉無以加此此豈枯稿
山林不適於用之士哉然而二子皆不屈者蓋其所
學者高非漢宋之君所能用且亦不欲見用於漢宋
之君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二子足以質之

魏晉得天下於篡弑亦失天下於篡弑趙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善治生者去其害吾生者而已矣善治民者去其害吾民者而已矣

學者讀書不可東涉西獵須讀完一部方可再及一部又須逐句逐字不可放過淫僻之論不應入目泛濫之詞勿庸究心先儒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佛夫元凱左傳之癖尚有資於經濟若相如

約言錄

外篇

四

之文帶一藻續字句竟何益乎宜其將死而猶作封禪之書所謂以事君為容悅者也

從切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此人之受因於天者也葆其形骸以全性命葆其性命以養氣血老而如壯壯而如幼幼而如孩此人之自立其天者也

仲長統雖漢士之超然者然未見道其樂志詩詞意宕佚所云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舞鱗神龍喪角元氣為舟微風為柁遂翔太清縱意容冷等語意亂

老莊猶之可也至於判散五經滅棄風雅則放恣之甚矣故言之不可訓者君子不敢筆之於書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余每讀此語輒為之流涕

薛文清極推魯許齋以為朱子之後一人余於明之道學亦獨推文清以為魯齋之後一人

魯齋元之民烏得而不仕於元不仕於元是坐視斯民之塗炭也聖賢必不如是故文清許之以為出處合乎聖人之道而後之人猶或以為譏亦未察仁者

約言錄

外篇

五

之用心矣

無名公傳曰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此是何等人品

有渾泉無寒火坎離既濟之謂也

邵子曰眾妙之道備於神又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日附乎天天地何何何附日自相依附又曰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此道亦在天地亦在人身然而人知者少

邵子曰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

遠不可精由是觀之不得天理真樂而讀書者記翻
之學也詞章之習也否則必流於空虛寂滅矣但真
樂難得周子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此樂果在蔬食
飲水單瓢陋巷之間乎聖賢得位行道亦何嘗不樂
也要之聖人未嘗不明言但人未以身體貼耳

明窗之下讀朱夫子感遇詩吟諷數次不覺泣泗漣
而也哀萬古之群蒙嗟瑤琴於空區乃圭不足移其
志捷徑不能荒其心斯可謂大雅之章吉人之詞矣
漢唐以來豈有是作世人徒見天光雲影青山綠樹

納言錄

外篇

六

南什以爲淺近而不咀味此等甚矣其不學也

非陸敬輿不能取韓昌黎非歐陽修不能取蘇子瞻
兄弟故唐宋以來主試之人實關人才盛衰不可不
慎簡也

陳白沙之靈快章楓山之冲夷皆儒者翹楚但其力
量小無文清之純正博大耳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句可作天命之謂性
註解繼善以成性性豈有不善然則孟子道性善不
過發明夫子子思之說耳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
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謂感慨淋漓余獨惜
其言之悲而無以自慰也夫前不見古人當思有以
繼其心後不見來者當思有以開其學天地無窮當
思有以俯仰無愧也詩中雖不宜有此語然不可無
是意

周邵程張朱之書高閣久矣余幼嘗觀之味如嚼蠟
今日讀之字字皆性命之奧孔孟之蘊也世人不讀
此等書直爲虛過一生

納言錄

外篇

七

劉靜修可謂清矣許魯齋可謂仁矣二人相較魯齋
規模自勝

薛文清讀書錄一書沉潛淵粹大中至正吾敬之如
神明不可一日不讀也

余幼見皇明通紀陳建所評聘君吳康齋疑其過於
貶抑然未得讀康齋集也近日讀之乃知陳建之論
最確而康齋之言行果無以過於人文集及疏陳十
事枯淡草率曰錄所記於聖道全無發明說夢尤爲
奉附之見至跋石亭之譜而自稱爲門下士則大節

人矣此陳剝犬欲往見之編修張元積以爲不可見不必見也又况被冠囚首而爭訟於有司之廷哉維一峯爲狀元客至而借粟傍舍陳克菴爲方伯之官而騎驢出都前輩之清節如此然一峯厄於李賢而罷官致仕克菴被誣於韋泰而客死石亭賢者之不得盡其用也惜哉

胡敬齋陳白沙其初皆以師禮事吳康齋而其學皆勝於康齋所謂青出於藍而過於藍也

仕宦而至高位者其人或受知於天子或見薦於宰

約言錄

外篇

八

輔或以資望之過人或以俸勞之積致有是於此皆非無因若既不受知於天子又不見信於宰輔資望俸勞猶之衆人而思驟躋通顯是熱中也是躍冶也君子斷不作此願外之想矣即使有才而屈於下位然下位豈無應爲之事昔孔子爲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皆能隨分盡職後之人負超軼之才而不得志者往往不勝其牢騷之感以至鬱鬱而隕其生者有之矣其亦不善於用其才也夫世患人負官耳豈有官員人哉余讀楊敬山傳疏叅嚴嵩貶秋道典

史即以實心行實事地方至今思之萬曆以後貶謫者乃高坐公廨而其官長反匍匐奔走如奉藩臬何其悖也故凡仕宦者患心之弗盡勿患位之不高患力之弗陳勿患祿之不厚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吾知焉此救時行道之一會也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不吾知焉是有命以制之矣昔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婆娑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學者遠師孔子柳下近法椒山文懿又何至濕司馬之青衫而作摩詰之鬱輪袍也哉

約言錄

外篇

九

人於都城做官最易喪其所守非卓然有見者未有不隨俗波流矣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惑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昔王相之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旣而讀書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易以弊齊余所居讀書室初名曰餐玉齋旣而思之涉獵群

玉之府未為涵養性靈之道乃改曰靜怡齋蓋取周
子主靜之義也雖然無欲故靜余豈能無欲哉庶幾
寡之又寡日從事於此焉可矣

朱子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
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余謂人生寸陰可惜
亦不必坐百日但一日之間時嘗向內照管思索攻
苦之暇默坐澄觀片時或散步林下花間觀水流物
生自得之趣則有益於求心不少少年讀書亦宜用

讀書錄

外篇

十

此法古人所謂游焉息焉若束縛太苦課程太急則
無活潑之意反不能深入而有得矣夜坐或講論或
齋讀宜以二鼓為率倦時即休大約愛養精神乃為
學之本也

莫如見獵心喜須當談虎色變

俗人以富貴為福聖賢以忠孝為福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為國而至
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
事功犬一般分明人可以勝天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今與古無異也而獨謂世運有
升降人心有淳薄吾弗知吾安知堯舜湯武之不再
生而周公孔子之不復作也

春秋以上之人多學道術戰國之人學功利兩漢之
人學經義六朝與唐之人學詩賦至宋而學反之於
正周程張朱之直接孟軻氏無疑也若其餘為時藝
之學者弊與詩賦等耳

有明一代之規模亦自濶大然文不及漢詩不及唐
道學不及宋若制度之詳審節義之麟炳則勝於前
代也

讀書錄

外篇

十一

明之亡亡於添兵加派朋黨其一端耳

幼年精力盡消耗於時文有志聖賢之道者宜痛以
為戒

余嘗論天下事凡國之興廢家之盛衰身之壽夭以
及萬事萬物皆天人居其半焉其興也盛也壽也雖
氣機使然然人事不善必無興盛壽之理其廢也衰
也夭也雖氣機使然然人事苟盡必無廢衰夭之理
故委於運數而坐致傾頽者庸人之言也古今人受

誤者不少

調理脾胃為醫中之王道節減飲食迺病之良方
余最愛此四語

杜詩之所以高 百家者以其忠世愛國之思勃勃

溢於筆墨外也 白鳥足以及之楊雄之文世儒多

稱之然而周旋 聖賢王莽之間其品污矣朱子綱

目大書之曰莽 不楊雄死真春秋之筆也

自樂天蘇子瞻皆千古達人也惜其汨沒於禪若置

之聖門可以謂之狂矣

約言錄

外篇

三

建文君遜國以後諸臣碎身報國蓋從前史冊之所

未親也謂古今人不相及者謬

語不發交結夤緣可以致高官厚祿誠為巧宦之

術然位至三公識者鄙之

韓信漢室第一功臣惜其未聞道郭子儀却是天資

為實不由學問中來

黃伯固先生云讀書取科第受享不過三三三三三三

能立身行道則千載不朽余謂人不學道雖取科第

幾械優優日墮沉迷何受享之有

若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雖聖人有不能盡處如堯

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是也然不害為聖

人

范少伯張子房諸葛孔明狄懷英李鄴侯乃呂尚散

宜生之亞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子厚朱晦菴即

冉伯牛仲弓之儔

王衍何晏等以老莊而亂儒者也王慧給李卓吾等

以禪而亂儒者也君子起而闢之功與拒楊墨同

葬地所以安吾親也不可不擇其佳者藏風聚氣山

約言錄

外篇

三

水明秀無所損傷而又稍遠於城市喧闐斯為得之

若觀幸富貴則妄念也富貴福澤人修之天與之豈

倫在地哉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此相地之法

而非觀富貴之謂也

亂法者聖王之所必誅亂道者君子之所必擯亂法

之害在一時亂道之害在百世孟子稱伯夷伊尹柳

下惠為聖人而不及老聃氏以其道之未能粹然一

出於正也

覺世訓物雖千萬言而不厭其多也與戎取怨雖一

三言而已不可追矣

或謂孟子若遇莊子其辨未知孰勝余曰否知言養氣聖人不能易其言也莊子非聖人顧能屈孟子之辨哉

作舉業不碍於學道非窮理則不能通其義也非存心則不能靜其氣也非多作不能純其機也非就正則不能詣於高也謂作舉業即學道可所患者記誦勦襲全不向身心體驗則世俗應舉之學耳

劉靜修不獨人品之高也其詩清峻絕俗一塵不滓

約章錄

外篇

南

今塔城尚有刻本惜未傳布於海內耳

住宦而不能濟時行道窮約而不能著書訓人君子耻之

日月者天地之神光也天地雖廣大神光無所不照謂北方有龍燭之國者謬也譬如人身之有神光豈有不周到之處哉

女媧氏鍊石以補天此道家之寓言也天清虛而莫測覺有崩漏可補

或謂日昃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者應測之譚也易

曰明入地中曰明夷明出地上曰晉日之出於地也明矣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此繫字非泛下者蓋日為純陽月為純陰其運行一元氣之所為星辰雖小而然亦附麗於元氣之間如人之經絡莫不各有所繫屬也

星之常著於天者以其精光也人之不朽於世者以其神理也星無精光墜則為頑石爾人無神理死則為朽骸爾

約章錄

外篇

北

志士不忘在溝壑屈靈均文宋瑞方正學楊椒山之謂也

出師表歸去來詞原道論太極圖說東銘西銘正氣歌此六書者三代而後之至文也余彙抄為一函朝夕觀繹願與學者共之通書正蒙皇極外篇洪範九書亦宜熟誦

鳳鳥尚有再見之時河圖終無復出之日聖人非真以時衰而遠已也蓋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天地之意注於吾夫子矣聖人知天命將以其身為鳳而心為

圖焉故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象作春秋蓋萬世之屬
圖也

人心當混濁之時則天理之提撕愈不可不急世道
值陵替之日則君子之修持愈不可不振若徒以泉

石鴛膏盲煙霞為痼疾是則無用之學君子耻之

器之美者易墜樸者多完人之機者多死朴者多壽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此不可不報

者也不報則非人矣若其因簞食豆羹而起睚眦之

嫌以求田園舍而致猜爭之憤迺遂雀鼠不已經年

約言錄 外篇 夫

徒訟小之價財破家大之陷於刑戮勿論有道者不

處即鄉會稍知自好者斷不肯為之矣

有治安天下之願者宜以興起人才昌明教化為已

任若不專志而以所學傳之後人則澤及無窮亦無

異於得時而駕也

明之三大功臣皆出於浙劉青田于忠肅王陽明三

先生是也

鸞飛之所皆樂飛於極高之上蓋高處則氣盛而飛

者易為也也觀此知造化之不息

戶部劉茂遠與余論及詩經鄭衛淫風聖人皆不刪
之蓋以為世戒爾余曰不止此也詩者王者所採之

風也易曰后以省方觀民 教周之盛也採列國之

風而獻之天子天子得以因其奢儉而齊其政教其

後王迹息而詩亡聖人刪詩若止存其美而不列其

惡則有王者起而治之政教何所施焉故美惡兼存

以見先王之化遠而風俗之不齊宜有以變之以至

於正也聖人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諸

國之風聖人皆欲以二南之治治之豈獨鄭衛哉茂

約言錄 外篇 夫

遠甚以為然

人於卯辰時多不能飲而酉戌時多能飲者何也卯

辰者陽氣方升則酒隨之而上故不能飲酉戌時陰

氣方盛則酒與之相濟故能多飲

無董仲舒毛公諸子則必無兩漢四百年之太平無

周程張朱諸子闡明道學則必無有明三百年之太

平六朝之雜亂老莊誤之也南宋之不振安石新學

誤之也明末之衰禪學誤之也第漢儒收其功於本

朝宋儒見其功於隔代則以宋有偽學之禁明有尊

朱之今耳雖然朱儒之功豈獨見於明朝也哉溯流窮源實為孔孟之肖子雖百世尸祝可也

王衍之罪浮於桀紂王安石之罪又同於王衍此其僻偽與少正卯等皆聖王之所必戮也

用兵國家之大事儒者不可不知孔子之對靈公以衛不宜黷武非真不知也

世人教子弟希務取青紫者陋矣若但求博洽以為才智出衆總屬無益必須存心養性乃見為學之大

原謹言慎行乃見為學之實

物言錄

外篇

本

戰國人物惟有魏公子信陵君使得國而臨之羸秦非其敵也趙武靈王雖有大志而詐為使者跪拜於

秦王之廷其辱已甚矣且人之智勇亦不必視面而後悉也

漢文帝周世宗宋仁宗三代以後之令主也學之可幾成康

自古國家小人之多者莫如宋以趙普為之領袖也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世之尚禪學者以其能絕慾絕情耳身知慾可絕也

不可絕也無情則人矣道之在色戒之在聞戒之在得不為酒困酒色財氣不感四者聖人何嘗不

詳詳教人然皆寡慾而非絕情也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可謂情得其正矣

丹家之旨不過坎離既濟以復純乾之體易道也魏伯陽叅同契為丹經之要書實以發明易理故知養生者聖人之餘事也

上古之帝王皆以養性而兼養身故享國壽考往往數十年後世不惟不知養性並身亦不知養矣漢

帝之溺於飛燕合德燕憲宗之感於方士柳泌其為害生一也

物言錄

外篇

本

程子曰苟或不智楊雄不忠此二子之定評

譚子化書雖未能盡然食化儉化二節所言實為治民之要其墨者之流與

孔子居魯則未違境之本居宋則冠章甫之冠蓋亦從其俗也不從其俗則物必怪之

文章非有才學者不能作非品行者不足貴

錢收齊世所稱能文者也余讀其成均語錄一敘謂

江陵相業華燦此舉痛快點出金剛眼睛已落野狐禪矣其他又何問焉

言官第一難做非有識見學問而克去私心者不可出道後方可著書不然非枝蔓之詞則悖謬之說耳讀道德經得養生之要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讀悟真篇得養生之要言曰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燭置之風中則頃刻而滅然之密室則為時甚久炭聽其自烘則一兩時而盡埋之以灰則可以竟日君子觀此而得養生之理陽寒暑勞役不知避是風中

約言錄

外篇

三

之燭也思慮煎熬人不知休是自烘之炭也人壽幾何時而不自樽節哉

趙普開國之勲也而背金匱之盟大節已虧寇準崇德之賢也而以天書起不學無術韓琦社稷之臣也乃兵敗於好水川西事幾至大壞胆寒亦虛語耳張浚建炎之英也廼兩抄於金人宋室遂以不振長城竟何倚焉宋之大臣不乏賢者然當以李沆范仲淹宗澤李綱趙鼎為最

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地震次日或告余龜作

夜地動余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余曰地以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天動而何或乃釋然程龜紫雲陽獄單思十年變篆為隸蕭何作未央殿單思三月以題其額張反正自小學書嘗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三十年不輟古人精神不苟如此以此為學則何事不成

字雖文藝然法之內須行以神徒以法不足存也宋高宗曰學字惟視筆法精神錢惟治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可謂作字之至言

約言錄

外篇

三

蘇子瞻序范文正文集云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文正雖未必到自然地位然即此推之亦可見其好善不倦矣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夫李白杜甫陶淵明世所謂詩人也乃象山以為有志於吾道豈非以其曾懷曠達雖未可語道之全然庶幾近之矣以是為詩其餘事耳後之人曾懷既不及古而雕琢辭格之間藻繪字句之末求工愈拙失其本矣

故象山之言非為作詩發可謂解於言詩者也

孫溪告余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余不敢

以此二語余曰此所謂動靜俱善也靜而惡息動亦

如是動而善生靜亦如是動靜不已互為其根善體

常存凝然無間

遇善人而不知敬見善事而不知學聞善言而不知

記斯其人必無所成矣

善者天之所命無事無物而不有大舜得之而沛

然莫禦顏子得之而拳拳服膺一而已矣

物言錄

外篇

三

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非僅全其手足也人須曉的父

母全而生之者何物則知大體小體一時俱有五常

百行缺一弗完雖欲不蚤夜汲汲以從事於所生之

道而不可得矣全而歸之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註

脚全其生生之理斯可以為人可以為子可以事親

可以事天此孝經之所為作也彼棄親虧體而從事

於禁門之教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孟子曰能言拒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之後害道莫過於釋韓子

曰其亦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介雖不敏敢告正天下學者

曰願為無父無君者右祖從釋氏願為忠臣孝子者

左祖從孔氏

繫鐘燭舊龜非日也神馬尻與豈遂足以言道乎故

君子致其知以觀定前之本立其誠而破虛無之見

志確而萬夫不能奪成而成而生死不可易非古弘毅

之士易足以當之

陸放翁詩有二句極好會看金鼓征天下却用關中

物言錄

外篇

三

作本根是也

作者七人或以為儀封人荷蕢晨門楚丘接輿長沮

桀溺荷篠丈人或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二說

較之川後說為勝蓋作有著作與作之義故易曰聖

人作而萬物覩未有以隱約作者也聖人曰述而不

作正以作之之事歸之七聖人耳

或問天地未分時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問六合之

外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吾於是知氣者貫徹上下

四方古今之物不可得而窮也外則更無理

茅鹿門曰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余亦曰道非
以人為得失時亦非所論
智者得意而忘象愚者溺象而忘意聖人觀象而忘
言天地無心而成象

子華子程本晉人也其墓在內丘縣西所居鄉名爲
程家灣今其後人尚有存者劉向稱其以道德爲指
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可謂知言余
獨惜其北宮子仕一篇尚有諸子習氣未盡若其所
論元始性命禮樂奢儉之類則雖孟子無以過之矣

約言錄

外篇

雷

宜孔子有束帛之贈美人之稱也其過於莊列遠矣
栢邑至其鄉僅兩舍敬書於此以誌仰止之懷
仕而不學者其居官必無以過人
一念之差其後遂至於不可救
居官者有時時懷刑之念則必不至於徇慾敗度
嚴以律已和以處衆
治家最難恩勝者易至於褻也故必持之以正御之
以誠能行於妻子兄弟則無往而不宜矣
薛文清可謂大賢矣繼周朱而續道統之傳乃嫡派

也白沙諸公皆支庶耳
諸葛武侯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託臣以大事也
恧大英雄只是謹慎二字曹瞞之爲亂賊正坐不謹
慎耳

士大夫居官之後好建牌坊巨石大木丹青燦耀欲
以夸示流俗無識者或慕之趙夢白先生曰官高
行穢適滋唾罵耳不可不以爲戒
趙夢白先生請朝講疏云心必有寄而後嗜慾退聽
身必小勞而後血脉流通可謂名言

約言錄

外篇

五

趙夢白辭工部侍郎疏云結髮砥礪至於白首誓之
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必慎申明憲職云人之心
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
之乃爲勿欺
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游而山谷可以
浩歌人以地重耶地以人重耶人生斯世有負於性
則有負於父母有負於天地矣
天地猶是此天地日月猶是此日月山川猶是此山
川城郭猶是此城郭時移而變而古之人則不可見

矣其間庸愚之儻沒汶焉與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遺
吳史冊惟有道德文章忠孝廉節之聖賢耿耿焉有
英氣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

余讀老泉以為其六經論皆悠謬而無當於理及讀
忠毅公文集亦云勿見康對山之子云其父狀元公
得力於嘉祐集時即閱之晚年復讀乃知其於聖人
之道無所窺可見理在人心自有是非之同也

黃省曾叙李空同文集曰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
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於筭非騷選李杜之篇不

約言錄 外篇 天

歷於思可見空同讀書有眼故文章高古超於一代
再加以以聖賢學問則其所就不止於豪傑而已也
陳白沙曰論詩當論性情性情好風韻自好性情不
真亦難強說

靜修先生曰亂多治少君知否陰偶陽奇理自明亂
多治少乃理之常可見小人多而君子少亦理之常
正不必疾之已甚也

諸葛武侯集陶淵明集李太白杜工部集王摩詰集
韓昌黎集白樂天集劉靜修集王陽明集趙夢白集

此十書者中多佳處

涉世之道不求有譽只求無咎

白日勞勞攘攘至夜一毫也用不着生前勞勞攘攘
臨死一毫也用不着要知自有用得着處

余與鉅鹿楊猶龍太史癸巳之冬每見必微言商確
覺生平學力大有悟入處及乙未秋九月楊子外轉
臬司人皆為楊子惜而楊子坦然夷然無幾微不平
之色以此見講學之益於人也大矣

余自勉自課無他術去私去欲不以外物亂其中而

約言錄 外篇 天

已然私欲時時竊發去之正未易言也
治亂興衰循環反覆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
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
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雖曰
人事亦囿於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為也故君子不
論氣數而論人事也

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此語有何好處而隋
場忌之薛道衡王胄以此取死亦可怪也

蕭瑀對唐太宗曰隋文帝克已復禮又曰雖性非仁

明亦是勵精之主前後語言悖謬可見焉不知仁爲何物也

陸文定常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爲也故運烝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顧思之曰古之爲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既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耻而不爲也而徒冒左史屈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其可耻孰甚焉

約言錄

外編

元

臨潼李公崙治縣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

陽城王西曰知進知退天之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而歸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處亂世宜安貧履善雖有才幹未可輕試也彼輕爲人用而喪其生者多矣如陳友諒張士誠皆僭稱帝王旋就滅亡爲之臣子者嗟臍何及故曰良禽擇木而栖良臣擇主而事

東莞鄭德聚讀書難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

夜誦非三鼓不休

韓信答漢王謂項王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此語極有學問惜其後爲功利所惑以致取禍

漢文帝除肉刑功德在於萬世而後世腐儒猶有以肉刑爲三代之法與井田封建並不可廢者何其忍心害理也

司馬遷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此語大有識蓋其去聖人之世未遠必有所聞矣

崔實政論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優

約言錄

外編

元

於孝文此言甚過漢家一代元氣皆文帝培養豈孝宣可及趙蓋韓揚皆不得其死宣帝之失德多矣仲長統乃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信斯言也其不禍世者幾希

陽明之所以成功於兩贛者以兵部尚書王瓊在內爲之地也觀其換提督之勅一應軍馬錢糧俱聽區畫申明軍法便宜行事豈惟勦蕩寇巢擒濠之功實成於此瓊真社稷臣哉

李子麟王元美之詩世所詭稱余觀之殊無意味

過酬應人事而已豈能望李杜之藩離哉

激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所以抑末作而重農
民使人賤之而不肯為也此令時時可行

史書多不可信如李鄴侯勘定禍亂保全儲嗣功在
社稷生民而史臣書曰好談神仙為世所輕夫鄴侯

論其出處與留侯相似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不為世
所輕而鄴侯獨為世所輕耶其輕詆而失實亦明矣

常見五代史和疑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常
自鑲版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可見文章不欲多而

約言錄

外篇

手

自炫耀尤不必也今之士大夫鮮有不墮此弊者矣
可不戒哉

赦者帝王之大政自古至今往往行之而或者以為
不宜如吳漢之告光武及劉玄德述鄭康成論治之

言五代時張允亦有此論後人將何取取愚以為登
基建儲普天大赦自當一切蠲除與民更始若其餘

言慶或有天變只宜清省刑獄寬者釋之滯者疏之
肯過則弊湧洗之若殺人強盜則萬無可寬之理也

漢高祖約法三章真可為萬世法程易曰雷雨解若

子以赦過宥罪是赦固聖人之所不廢也事在仁慈
而行之以詳慎而已

王文伯曰人情之動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當以數
知之

殿陽公傳五代臣如周德威史建瑨王彥章筆法皆
妙絕與左傳史記不相軒輊也後代史筆如此者少

翟醜曰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集
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雖衰

紹之文亦似孔璋之言

約言錄

外篇

手

救奢必於儉約極薄無若敦厚

慮為功首謀為賞本故有發縱指示之功然後有攻
城野戰之績後世崇以戰功為首故爵有論級之稱

相沿不變亦可哀矣

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體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

無窮又曰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憚於飢寒富貴則流
於逸樂逐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

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

等語極爲警策

呂蒙破荊州未及受封而卒鄧艾滅蜀而父子被戮皆戕漢之報也天道灼哉

王昶教子云北海徐偉長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此意伏波之遺也

三國文章有曹氏父子楊德祖陳孔璋諸人然豈能望諸葛公之藩籬哉諸葛公之文日月也餘子如燭

火耳子建議議較楊陳殊勝孔北海則諸葛公之亞耳

約言錄

外篇

三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古姓遭

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可見白之爲秦人而後人或曰山東謬也

大戴禮曰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

李德裕之文章識議最高昌黎之下未可多得其論文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

靈物也真妙絕之論

史職最難故昌黎亦不肯任其事孫可之曰爲史官

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膏可燒也

可之又曰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爲史官者不能怵直骨於枯墳謗諛颯於下

泉豈國家任史官意耶

鼂錯所言皆商鞅李悝之緒說董仲舒則純乎王道矣賈誼大醇小疵兩儒者常以此二人爲最

約言錄

外篇

三

差可取也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後

世五品之議不彰而德言之効鮮徒以武力爲功積日爲勞此臣道之所以未明於天下也

用客兵最害事募無藉之兵尤爲不可明之十客兵誤之也安家行糧鹽菜帑衣所費不貲又沿途騷

兵未接刃而奔走以去既無藉貫則不可究詰以其罪是以相率爲盜李自成張獻忠起於叛兵也有

天下者可不以此為燭戒哉故古人曰兵籍於郡則易為徒卒出於遊則習其險

陸機欲復五等諸侯亦屬膠柱之見封建親國遇大必起妄心如賈誼所言與郡縣相錯既有屏藩相輔之勢而無尾大不掉之憂此道百世行之可也

杜預常言德不可一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是以於平吳見其功於注一氏見其言古人之有志而自審如此後人之功與一無所表見總由於志之不立也

昔宋藝祖欲取幽燕所以為子孫百世計也以初開之主兵力有餘固有可取之勢而趙普乃以曹翰取之無人守之為對余兩患無人取之耳何患無人守

然觀藝祖攻太原而小能取則其攻遼亦未必能取也蓋一代之大勢全視開創之規模宋之規模固已弱矣宜其累世而不也

今之所謂場屋取士一表即古之告君之疏也古用散文其後用四六體異而其為表則一也然表用四六實為非古宜也

奏疏可耳

世皆以有治人無治法為難有善法若不得其人

以為難有善法若不得其人

亂是固然矣然雖有治人而不立為畫一一定之法則中材無所持循其亂更易故余謂有治法然後有治人蘇子瞻曰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其言治法不若治時誠名論也

漢將以趙克國為最也田父住使差虜自服三代仁義之師方叔召虎不能過也世人皆侈言術霍亦不知將矣

史言蘇長公之學本於賈誼陸贄莊子觀其章疏條達明晰誠無愧於賈誼而雜著之文恢諧變幻則得

約言錄 外篇 三

之生子為多也韓昌黎一宗孟子故其學術最正老泉雖學韓孟而雜以孫吳故非純乎儒者昌黎之下

歐公與南豐其文章之最醇者乎

項羽矯詔殺卿子冠軍已有無君之心然猶曰草昧之時至破秦報命而後欲弑之范增於此不諫烏在

其為智士也蘇子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余謂增之去當於弑義帝時弑其君則知羽之無

成必矣此所以為王綱素之資也或謂羽之失天下不在不都彭城或謂其失天下不在不用陳平韓信皆

未觀於其大矣

程朱之前如歐陽文忠曾南豐皆大儒也歐陽子文章政事卓然可觀其學一本之昌黎南豐潛心理解獨得先王所以為治之意豈區區章句之間者然歐公尚得志於時而惜南豐之落落也

左氏不知大義周鄭交質不言其上下凌替而但曰信不由中雖由中豈可訓哉

火烈民畏雖子產之言然非上治之道也况子產亦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則宵之為尚明矣寬以濟

約言錄

外篇

委

圭

猛猛以濟寬雖左氏所載亦似非仲尼之言觀論語所載寬則得眾又曰威而不猛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見寬之得眾者以道禮為之主而政刑輔之也若有心於猛則必不得其中道矣寬而有制善乎明祖之言也

穎濱夏周秦六國三國唐周禮老子諸論識見皆超絕千古至其行文高綽不可羈束真如天馬行空長公雖善議論然難於權術不及其正大而精詳也唐荆川極愛之余亦酷愛之何其不用於當世而遭遠

穎上以終老也

昌黎之學得之孟子歐公得之昌黎而穎濱先生亦曰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百家而不亂此其學於聖道皆確有所見者也

喪不可以久停也久停而不葬不孝之罪大矣改葬之服以緦既葬而除之非父母則無服惟用吊服子思子之論最善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乃謂之葬世人混稱其不講於禮已

五星者天地之肝肺脾腎也日月者天之陰陽真精

約言錄

外篇

圭

也

見寶刀而嘆曰嗟乎其亂世之器也乎

晉孔顛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顛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顛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魏子曰今之為賈客也多矣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管幼安便認為罪過然則余之罪過多矣何可不猛省改圖

王陽明至地藏洞遇一人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

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此人識見大不尋常
後世學者多有私相謚者然易名者朝廷之典而士
庶爲之似爲未合故子瞻曰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
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後世之得天下也亦以仁三
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後世之失天下也亦以不仁
特後世假仁者多雖有天下而不免於雜霸

讀慷慨悲歌之文學忠孝廉節之事

東坡先生書於江右壁上云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

約言錄

外篇

美

有有人所無天壽其三而界其二以月計之不足而
歲計之有餘

天之高處則其氣盛余嘗山居讀書每至山頂高處
則覺肅肅然耳邊如有風雨聲以是知愈高則其氣
愈盛也

祭祀用牲禮也然必禮之所宜方可行之若婚非其
鬼而祭以求福多殺生命適足以爲不仁耳何福之
有

婦女看戲最爲風俗之辱若不嚴禁則設習詞訟奸

逃劫盜其敝將有不可勝詰者矣昔年曾有一巨室
凶手帶金釧而啓戎心以致被劫深可鑒也

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
不過慮粧貨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
之之嫁女可師也余曾具疏論其事蒙 俞旨允行
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嘗召左
右將營子母忽是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
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約言錄

外篇

美

弋說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
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
楊氏真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興子道絕又曰異端
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
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
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
爲士夫者不可不知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天之辰猶地之土辰則爲太虛而日月星辰麗之上
則爲大地而水火金石附之

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憶一
昔云皆為黍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
而未熟也昔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種之有芒
者麥也至是當熟矣或芒種稻麥也過五月節則稻
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
過是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
晚深哉

三十八宿今韻畧所傳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畧
宿亢氏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
宿音錄

外篇

聖

舍又謂之二十八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
音紛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
刻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
底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氏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
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
虎而蕭參為虎首故有背之義音嘗誤彼音畧不知
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呼也
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蕭蕭如此何也漢郡極
大又屬吏皆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

得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昆
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樞李即
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
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
朱買臣等為之氣焰素素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道左
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日未次曰
牛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
天文志柳為鳥味星為鳥鳴張為鳥鳴翼為鳥翼或
謂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
言尾有微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蓋以翼為
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闕疎其尾鶉之闕疎其翼
以此知之 此四條余舊聞故次之

外篇

聖

口陽也為離離中虛陽中有陰也何三足鳥之有月
陰也為坎坎中實陰中有陽也何蟾桂兔之有此什
世人擬其形象爾非真實義又月無光得日照之所
光其體則月魄也故書曰哉生魄哉生明月雖望時
其七圓滿而陰魄猶半隱半顯宋儒以為大地山河

之影此與世俗瞻官桂兔之說同一無當耳

吾聞之淡海者云大山至中國始有其海外諸山多

小而平坦求如五嶽之雄峻者空谷足音也

齊熟頓大韶常言詩當用毛傳為至毛必不可遺然

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

然後網羅群說而以己意衷之嚴粲詩緝作于朱註

之後獨優于諸家大全之作款行朱註一無發明想

養習說可也

錢牧齋云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為極則

約言錄

外篇

四

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為極則夫子瞻之

文佳者在諸論與疏劄而其受病在汨沒於禪教齋

乃以為極則甚矣其不知文也

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

則罪俱消滅恐無是理乃長小人為惡之念回教更

為可哂為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教

則又以聖油傳頂皆邪說耳

治天下者莫難於得相和相將得人而內外統理矣

此安民本於知人也相賈客入將貴愛民財者君民

之用也其道在于力行檢約取民有制使泉貨流通

乃腐儒為之說曰有無多寡人主不問若是則大學

何以曰生財有大道兵者國之大事也其道在于訓

練有素有勇知方以安輯為功乃腐儒為之說曰戰

陣之事儒者不道若是則易卦何以曰師貞丈人吉

孟子何必曰利善戰者服上刑救時之言也孔子曰

足食足兵教民七年經久之理也故不知理財者不

可以養民不知用兵者不可以為國

約言錄

外篇

四

約言錄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是編乃順治甲午冬裔介在告時所

筆記內篇多講學外篇則兼及雜論

朱子聖學考畧十卷

〔清〕朱澤溪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聖學考畧十卷》提要

朱子聖學考畧序

朱子上繼孔孟周程之聖學自紹興以來至元會稽六百餘年如天地開朗日月昭明可謂盛矣中間^{朱子}十年王學興特宗象山以無善無惡直透心體立為宗傳至指朱子之學有洪水猛獸之禍自是以後二百餘年天下學者多惑其說間有宗朱子者又不得朱子聖學先後次序之精微但以習見習聞之說駁之不獨無以服彼之心折彼之氣反使執吾之說以相訾訾執成聚訟無有底止是以遷延至今學脉不歸於一良可歎已朱子答范伯崇云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答石子重云二先生說經如此不同亦多或是時有先後或是差舛當以義理隱度而取舍之如此說當以解為正蓋其義理最長而亦先生晚年所自著尤可信也玩此二條則讀朱子書者烏可不推究吾學之枉致與夫先後論定之次序而徒吮吮於口舌爭辯哉夫大學之要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庸之要在於尊德性道問學

此朱子所服膺終身而不倦者也。議朱子者曰：朱子格物折心理為二，徇外遺內；又曰：朱子只是道問學。宗朱子者曰：朱子格致非折心理為二分，徇外又曰：朱子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議朱子者曰：朱子晚年方悔方指示本體，同於陸學。宗朱子者曰：晚年不專指示本體，不同陸學。所引晚年者，非晚年各執一說，無有定論久矣。夫朱子統會大學格致誠正中庸，遵道之旨在於居敬窮理，循序漸進，載之文集語類者，其極致本原之實功先後早晚之次第昭然可考。宗朱子者於朱子聖學之極致本原既未究悉，至於朱子早年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

之故，又未嘗留意從襲文字語言之粗迹，以闢彼虛無誕妄之邪說，使朱子敦學一片真精神真門徑不顯於後世，是以學彼之學者其徒轉盛而朱子之學反晦盲否塞，湮鬱不彰。此其罪豈僅主張異說者獨任其咎哉？余少不敏，年既壯，方讀朱子全書，求其用功次序而不可得，後讀中和舊說序記論性答稿後二篇，並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胡廣仲諸書，其前後涵養未發進學致知之次序皆顯然。易見按年細考，覺朱子當年虛心浩氣積累深遠之微妙，雖不能盡得，而其居敬窮理不同於陸學者亦可判別矣。蓋朱子仁義至善之性根於心者，合下便是聖賢資質，

又有先生長者為之師友，又好六經孔孟周程張邵之書，註述講貫孜孜不懈，故其明德盡性之功有本源有條目，豈任心自大蕙視經籍之輩所可議耶？其居敬也，自見延平便存心養性擴充仁義之心，但其工夫偏於體驗端倪，延平既沒，悔其未得未發之旨，與南軒反復考究至四十而恍然後，十數年更加涵養，是朱子用涵養未發工夫屢進屢深，學如不及之意，自有如此境地。至丙午丁未而動靜合一，包羅含弘，天地萬物之理歸宿於此。至庚戌而聖學純後，十年則含養益精粹而幾於化矣。其窮理也，自延平教以聖經中求義理，日用間做工夫，便窮究天地萬物

之理，但其工夫重於文義，至四十悟未發之旨，便了然於未發時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又十數年而丙申猶自悔其稍涉訓釋，是朱子用格物致知工夫屢進屢深，研幾精微之詣，自有如此進境。至丙午丁未而精粗合一，內外渾融，天地萬物之理臻于精透。至庚戌而聖學徹後，十年則無事窮究而幾於化矣。夫朱子之居敬窮理固是齊頭用功而文資互發實是一貫，非有兩截。其行事講說處只體究仁義之性，但已丑前偏於察識而天命本然未發之旨未透，至己丑後而心統性情之旨了然於心，自是以往因悟不知涵養專於致知，固前日受病之由，而所知不精害於

涵養又今日切身之病特與諸儒往復詳審使來歷精確不稍舛錯所以深切明示直向涵養窮理用力凡居敬之功即是居其所窮窮理之功即是窮其所居渾然一致更無本末精粗之間至六十一歲涵養純粹一切道理貫通融會都在這裏敬不待持而自萬理不待窮而自著性體在是工夫在是內外融徹無迹漸近化神如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陳安卿講說發明太極渾然燦然之理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總從仁義性體本原處該括流通一以貫萬萬歸于一此全體大用只完全明德盡性之實學而萬世學者之指南定於一是無有兩途也嗚呼朱子聖學

高出諸儒之上直接孔孟周程者惟其入手便於天性道理精詳研究直透本然體段故其所涵養者是涵養仁義至善之性而非涵養無善無惡之性也其所窮至者是窮至仁義至善之全體大用而非窮至無善無惡之體用也如是涵養原非晚年始然而亦何曾有毫髮之同於陸氏耶如是窮理亦自道訓釋精研之煩而何嘗因悔而謂前此格物之差耶正嘉以來宗朱子者亦間有人止言朱子窮理而不言朱子居敬之基於早年達於中晚即言窮理亦止言文義訓釋而不言其透徹性體分別名義會歸身心呈體達用之妙聖學不明而欲有以服彼之心折彼之

氣其亦難矣予不自量誦讀遺書識淺力弱歷數十年而稍有見焉故纂此編實望當世積學君子摘予所不逮而校正之使朱子聖學昌明則彼之識朱子者不辨而其誣罔自見庶幾共為聖人之徒也夫竇應朱澤澤止泉氏書於顧天齋

朱子聖學考畧提要

一朱子聖學所以遠承孔孟近接同程者全在體驗仁義禮智渾然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燥然之情孔子所謂依仁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程伯子所謂識仁體程叔子所謂五性具焉天地所以為天地而生人物俱是此奇夫天地只是太極陰陽五行之理天地生人只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朱子曾見得太極健順五常之德是天命我之性性體無為渾然在我發處呈幾着乃體驗積累擴充透到大正欽明未發氣象皆統會於一心方有歸宿其全體

也只此渾然燥然者無一毫私欲之自累無一毫條理之不精充滿分量無少欠缺也其大用也只此渾然燥然者無一物不措之得其所無一事不經之達其宜各有脈絡不稍紛擾也其用體以該用而成天德也只此渾然燥然者貫徹於身心內外五事五倫而同胞吾與之無不備覆完性體而無不足也其即用以見體而行王道也只此渾然燥然者流通宮府八政六官而吉凶同患之無不施行亦完性體而非有餘也其始也只此渾然燥然者為之始其終也只此渾然燥然者為之終其實也只此渾然燥然者有倫有要其虛也只此渾然

燥然者無聲無臭自始學至湯等滿腔子是太極健順五常之德與天地合撰而已此其所以為孔孟周程之大宗也夫

一朱子聖學全從大學中庸得力合下見明新止善是大人之學之全量稍虧欠不得八條目工夫必自格物入身心性情天地人物鬼神皆物也自己心性就得一切故從身心性情格起漸而通之修己治人皆是明德裏事只要看實逐次用功充滿明德全量方為完倫其最得力者在補主敬一條此朱子四十時有得於親切要妙之旨非主敬則格物以下工夫無主宰無歸宿是

接聖傳隻眼惟其於格物認得未歷的確故於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從自己心性中歷：真切則戒懼謹獨吃緊精明然後本來未發氣象可復而發處各有節度積累涵養愈造愈深愈斂愈實自有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在這裏方能完全天性朱子一生是從本來明德貫徹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家國天下達德達道九經皆一心統會非有二物也自朱子體於身著於書而聖學之天德王道全體大用備矣一朱子聖學全從論語孟子得力章：研究體驗身行心得無一處不到而一貫克復如見如承傳文為禮居

處執事教章尤是孔門為仁切要處體入細審究極淵源故於仁統四端倫焉善之旨渾融包涵通透活絡身心內外皆是生意周流以捨放心透存養之要便是致中集義擴充透發敬之用便是致和總是仁義路脈認得真切所以論孟精蘊發得詳明此為孔孟大宗他家真能與焉

一朱子聖學究造化之原歷陰陽之變順性命之理得之於易為識風土之宜別貞淫之情審治亂之故得之於詩為觀二帝三王之心傳味畢孟伊周之忠懇玩典讀誓語之治要得之於書為恭敬辭遜以會其身心尊

三

卑內外以別其分限隨時制宜以定其典章得之於禮焉君臣治亂以明其是非恤民重役以行其仁愛因草創制作以詳其法度得之於春秋焉統五經道理會而歸之自己身心中自有易詩書禮春秋道理渾融無間矣一朱子聖學崇兩程夫子如已發未發就是朱子四十年統會程子論心性情諸條透得未發性體原由其潛心先儒遺訓如此他家真是鹵莽滅裂之學矣一朱子聖學宗五經四子外周程張子書極深研究而於太極西銘尤精詳焉實見得太極無聲無臭之理氣生陰陽五行而人物得是以生這一點理氣來自太極

必居敬主靜然後不虧損了太極實見得乾坤是大又大甘之性體生宗子承相而聖賢固以全生這一身來自乾坤必存養不愧能純子存然後不辜負了乾坤所以一生統、業、窮理盡性於太極圖說西銘之來歷即體會自己身心來歷於西銘識太極圖說之實際即體會自己身心實際也由是推之書言降衷恆性天地萬物父母易言太極兩儀四象乾元坤元詩言天生烝民物則象彞禮言人生而靜陰陽之會皆是太極而說西銘之宗祖惟周子張子會而通之著此二篇惟朱子深信此二篇發經書要旨而潛心焉此其足目俱列

迥出諸儒者與

一朱子聖學當先心體神會究極朱子所以居敬窮理契合同程上承孔孟其用功夫次第若何先後得力若何何以高出漢王之上何以立萬世後學之宗歷、分明令人開卷了然方得朱子推明吾學極致之旨一朱子聖學高出諸儒者在格物窮理知得性中萬理具條則涵養不涉於虛靜如明道識仁篇云義禮智信皆仁伊川好學論人生真而靜五行性善即孟子性善孔子述善成性之旨朱子知性直從此入故體會得性中萬理皆實而渾然無迹所以與陸王從靜入者絕不

同也

一哉朱子者皆以朱子泛求事物之理為格物而本體不虛不知朱子存心工夫自三十前便知得心是仁義禮智之性所統會處夙夜持守不去於心但在用處著力至四十透未發之肯已悟本體矣此後屢悔亦以仁義禮智之性理見於文字事物者其塗徑通於心思者其幾發見於躬行者其實地誠於省察者其歸宿塗徑幾發相感發達到實地又達到歸宿愈收斂愈充實愈虛明如答徐彥章云所謂統於吾而無間斷者非遂盡度復思無一息之暫停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微心

五

體湛然萬理皆條此統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也如此分說真至虛至明若陸王虛則有之至心體湛然萬理皆條則未也以其從靜入而不透仁義禮智之性理故差入禪派耳

一朱子四十前常存此心以格物致知但在端硯上著力故認心是已發性是未發及四十時知心統性情未發之中性體具焉此後窮理愈精惟恐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故尊德性道問學是相通工夫答勉齋云此心常明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即此意也此朱子吃緊處讀者不可忽畧必自家體驗到心上透得是如此方為自得

若依象山教竊恐心雖定而義理不透然是半明半暗豈可哉

一朱子居敬自少時即著力亦在端硯上用功至四十時便覺涵養本體只是敬以直內玩谷林擇之書可見其親切矣後又云敬於讀書致於應事敬於接物不可頃刻使心在焉何有之柳又云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又云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朱子從居敬實持

六

守步：有行程去處請敬齋箴可見故以此補小學工夫立八條目之主宰聖學之宗自此定矣

一朱子透無聲無臭本體見於語類文集者甚多而答呂寺丞者更為詳明彼謂朱子本體不虛者由未曾體驗到自己心中只有仁義禮智渾然與迹之性體而無思為念慮的時節故以朱子所論者為言語文字而終不識朱子也

一朱子講說雖多著述雖繁其血脉吃緊處只是整齊嚴肅大明直方此是朱子心體中真氣象善學者酒體驗此真氣象前後有許多工夫到德全仁熟至虛至

靜以此氣象此乃為善之根柢極渾然一太極也吁
至矣哉微矣哉

一朱子窮理高出諸儒直接孔孟者有數層自見延平
窮究理氣仁義之心及訪南軒窮究太極陰陽仁體敬
靜未發之旨與呂伯恭論仁說之旨與胡廣仲論性與
善惡及真妄動靜之旨極其精透皆身心體認膏下踐
履工夫後與陳同父辨王霸與陸子美論太極西銘
與陸象山論太極皆嚴辨黑白不容假借蓋由用數十
年讀書窮理之功及身實驗胸中萬理明徹所以涵養
得心體正大陶鑄得行誼純全無一毫偏蔽故於諸儒

之專於養心而缺於窮理精於講說而昧於力行重於
應事而輕於立本宗其師說而不能理會本原義理者
直察其受蔽之由究其遺貽害之大決不輕易放過而
教學者以讀書窮理切己及身為要最忌一場大脫空
徒放言高論以滋學術之患也

一朱子涵養高出諸儒直接孔孟者有數層四十前只
在發念正大敬畏小心處用功是一層察識端倪工夫
也四十悟本體未發心統性情是自己本領隨事觀理
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是又一層主靜御動也丙申
又悔涵養工夫少如復齋記所云不肆焉以聘於外則

本心全體即此而在又云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于一
而不為內外之分此一層即動亦靜靜亦動也至于未
成申動靜周流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此又一層
動靜合一敬貫動靜也至廣成以後就是天理發見如
太極在陰陽中即陰陽即太極即動靜即天理只是天
理做舒不得以動靜言發渾是理不見動靜矣蓋朱子聖學得力
在四十前工夫用力於格物致知擴充堯治直向道理
上窮究體驗及其透悟未發之旨深信天理體段是道
理源頭只在這裏透此主宰方能御動由此居敬窮理
再加深入覺語嘿動靜總是一理更加深入隨動隨靜

其理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至於暮年天性充滿洋
溢只見道理無意於動靜界限惟其學以理始以理終
此朱子為理渾然之涵養而非諸儒比也若他家之學
始以靜始終以靜終其見理也不過隨其聰明任心而
行雖有夾謀不自知覺而只以虛靜為主烏能及朱子
之萬一哉

一朱子涵養窮理合一功夫高出諸儒者有數層自見
延平如是窮究如是涵養培得心氣正大總在道理上
行此初用功時不以涵養窮理為二也但窮究處未免
寒屋故涵養總會未有得力及丁亥後所窮究者由用

適體所涵養者亦由用過體至己且直會本原此時即窮理即涵養也至壬辰後窮究性善真靜極其精微則涵養無有流失而中循悅涵養功淺正其極深細處此窮理涵養相資更進也至丁未戊申道理充足涵泳優游亦不着力用窮究工夫涵養了然處便是知亦不着力用持守工夫光明肅然處便是敬涵養窮理渾融一片漸次知天命之候至庚戌而直透天命之性渾融無迹自此至易箐時純是天理在這裏不獨不用窮究而亦自然涵養無有用力處矣夫朱子高出諸儒者在合下窮究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

九

天理也果力卓識辨得這天理真守得這天理定積累擴充滿腔子是這天理開眼便見觸着便應動也是這天理靜也是這天理一切收斂條理無非天理鎮動運行天地只這天理朱子只這天理到此境地只先得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前朝儒者止虛靜且何曾透仁義真面目哉

一朱子四十前於發處用功如云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又云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是也四十時透徹未發補小學主敬涵養工夫如云不待發而後察而後存又云敬貫動靜以靜為本是也自朱子補小學工

夫自以主敬涵養為然然告勸膝革每舉五箴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為吃緊處谷陳起宗云洞合下立志畧見義理大概視誤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愧懼勇決之志然後加討論玩索存養省察之功而期於有待是從立志做起仍在發處用功此處最宜體驗雖在發處用功然志在此敬即在此即立志即主敬涵養便是有本原許了凡發語處處皆有本原之發與無主宰發條消者大懸絕蓋立志真切即至理之源與動而生陽後見天地之心一般不可以喜怒哀樂已發為言喜怒哀樂之發與四端之發不同四端之發與立志真切之

十

發又微有辨若就人身上推尋見得大本達道處義同只是此理便是動靜闔闔終始萬物一貫之理此義甚精見庚辰延平答問是時朱子立志已久只缺涵養一跋工夫故從居敬直透本原教人以主敬補小學與谷陳起宗即此旨也學者非用數十年工夫豈易及此哉

一朱子請問延平李先生至學末而終其得力處在仁義之性識得的確及心窮理躬行實踐做去

一己且朱子悟本然之中之旨是聖學大關鍵

一朱子恰未發之旨得力主敬最深見得聖人之學始終在此故以主敬補小學工夫壬辰朱子追序中和舊

說原由及論性之真靜善知性最精所以涵養無弊未

子聖學大關鍵在此數年

一朱子悟未發之旨在此已非是四十前有錯到四十

方是也此與曾子唯一貫同蓋朱子四十前工夫窮義

理識端倪躬行實踐敬畏整嚴處、循理只於未發之

旨未透一有所發後味道言永解凍釋透微中和益與

亦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及聞

一貫之言而無疑耳切不可錯看如陳清潤章也

一未發之旨是朱子潛心深思積累通透上契程子發

明其所未竟者此時南軒先生亦只在發處用功未透

此義及聞朱子之訓而專一涵養所造益深矣

一朱子遇南軒先生後二三年尊道兼進所見所養遠

勝南軒如先敬存而後着察辨知言性無善惡之差實

大有益於南軒而南軒幡然從之是以深入聖道而為朱

子所並許也

蓋性不以善惡名發於龜山與常惺然龜山人欲非性

之說極其直截胡氏遂有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論非

朱子嚴辨之其貽害學有不淺信乎朱子格物或問之

訓為闡明大學正宗也

一朱子戊子答江書丙申答龔鼎書暢言不應召之故

出處謹嚴不苟居位後庚子辛丑壬寅戊申庚戌甲寅

外任不過一二年任在朝止四十九日已定於四十前矣

一庚子朱子論後賢否及自悔講說太多是尊道工夫

進步緊要處及細察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非

猶夫他家之悔也粗看一毫便不足語此

一甲辰朱子開浙學自孔孟後無此論說陸王不窮理

安能見到

一丙午朱子序易學啟蒙本幹枝一以貫之

一丁未朱子答劉表呂諸書透徹本原久矣

一丁未朱子與二學陸論太極西銘極精

一己酉朱子作大學中庸序尤聖學吃緊處

一朱子云而今方見得德地朱子所謂德地者只是性

命道理所謂見得德地者只是性命道理透徹表裏无

明著見耳凡屬意氣激昂心境虛靜者去此遠甚

一甲寅朱子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的是立人之道仁

義而已玩此二篇自知所謂見得德地者仁義之性而

已

一丁巳朱子云許多道理在這裏玩此言知朱子此時

之心都是性命道理渾然惺然而已到地位只是誠

敬純熟即心即理滿足光輝宗朱子者皆於朱子心地

工夫粗疎影響深可嘆息

一已未朱子與陳安卿論身心內外全體大用之學後儒罕有及此者當與庚戌教安卿窮究根原來處改恭看切已體之不異親承教誨也

一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以教後學；朱子者須熟讀熟玩守定規矩積累久之必有得處斷不可厭早進而驚高遠如洪濤巨浪茫無津涯也

一朱子教人讀六經四書及先賢遺書之切要者須成誦在心神會身行步；體驗覺得心定理明日視耳聽口言應事接物皆聖賢說過道理自家只是行之不盡

十三

斷不可說不在語言文字

一朱子教人在讀書陸氏流於異端其弊教人不讀書朱子嘆其誤人致使終身愚盲無知而已此是諄切指示處學者切不可空談性命陷於陸氏晚空之弊也

一朱子禮書編於暮年雖喪祭二禮未備而三十七卷中由冠昏以至王朝其明倫立教經世宰物大綱細目無不畢具學者及後禮會所謂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者必在此書不可不盡心焉

一朱子綱目直接春秋如正統無統君王主帝盛備得失賢否用舍刑臣外家征寇誅殺薨殂卒死不同之類

其所以提綱挈要明白謹嚴無不條分縷析而又著凡例十九門一百三十七條尤極炳如學者窮理工夫不究于此安能四通八達甘吉甫錄云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正教人從此用功方見頭緒

一朱子論語或問闢上蔡知仁之說最詳語類一百一卷中有數段論上蔡以知覺言仁似先立一物之非蓋不知知仁之錯只去想象安排必趨於知覺一路况又有陽明良知陽儒陰佛之學稍不辨清差違非悟答吳晦叔溫厚慈良一書答張南軒驚怪恍惚一書熟讀之方知游揚謝呂之不可不辨也此是朱子立教大關鍵

十四

若預知陽明良知之禪而為之防者聖矣哉

一朱子孟子註教人察識擴充答石子重著箇察識字便有尋求捕捉之意此兩言各有所指教人察識者欲人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也著不得察識者不可求見未發之中也合孟註與谷呂子約心無形體書熟讀身體之方知此中消息不可偏執一邊此是朱子立教大關鍵

一朱子教人以存養為主而省察不可疎察識與省察畧有不同曾是一幾察識主善說省察兼善惡

一朱子格物或問大抵以程子涵養立誠意五章立志

居敬延平常存此心為主。即朱子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之旨也。以程子九條五峯知乃可精延平反覆推尋以究其理為用功法。即朱子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之旨也。存心方有主宰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循序加功，遞件窮格，不蔓不浮，不隘不殊，漸次久之，可以會通其辨，諸儒錯處尤當細玩。此是朱子立教大關鍵。

一朱子中庸或問辨呂氏求中之非不可不體驗未發之中全在涵養從主敬致知力行齋頭並進久之自然

十五

呈露非補救年功夫不能到此一涉察識愈求愈遠矣。此是朱子立教大關鍵。

一朱子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為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言，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雖內外判心，速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玩此段與近思錄八卷橫渠答范巽之書同意，是以善學朱子者當講求朱子陳善敬君行政愛民之實事，皆從仁義忠懇透處與循吏迥別。方知聖學全體大用不可作兩事觀也。

一朱子封事奏劄皆是惓惓忠君愛國之心，自然呈露出來，改正君心處句：切實而用人，軍政諸大事各有條理，實可見之施行。

一朱子南康浙東教荒，凡告天子申上官語，同僚晚屬，肩勸上戶懲貪吏，并有條巡歷郡縣不憚勞苦，皆愛民之心切格物之功明故事，同到如此。

一朱子漳州經界，雖未得行其法制之詳，經營之泰皆可考，而知為政者師其意而行之，一邑田畝高下多寡，可有成局矣。

十六

一朱子戊申封事是漢唐宋明以來告君第一篇文章。

其言正君心也，自君心敬畏以檢其身，以及后瑞左右，替御之臣無不納於規矩法度之中，直足證二典三謨仲虺之誥，旅獒召誥天官冢宰之後，而同南召南宮闈根本之化，俱了然在目矣。其言教而胃也，慎選老成遠斥和佞，直足證文王世子補樂正，瞽宗之所不運矣。其言用大臣也，以剛正為棟梁，以柔媚為蛇蝎，直足證舜命官韋陶九德，周公立政三宅三俊之旨，而憂危懼亂尤兼家父凡伯之若衷矣。其言振紀綱變風俗也，倭幸盤據深可憂，賊更得位深可懼，而宰相通近習深可耻，譏道學摘督哲深可危，直足證姬亞熙任車馬祖向之

刺而垂泮法以道之矣其言愛民力修軍政也十分登足為壞祖法殿最郡守必利民膏括死士卒以相私財結交倖臣而得備餉直足就杆袖其空如賈三倍之痛而披肝胆以陳之矣未以開國循奮厲之非破老佛管商之謬歸本於古先聖王之說天經地義自然之理而以斥私人結之又憐於天顏非昔歲月邇邁之感以冀盛德之日新其愛君憂國之誠洋溢於語言文字之表者不愧古帝王佐焉雖武侯宣公循不能望其項背况長沙中壘諸人哉學者熟復此篇則知朱子為州郡為監司為侍從其所以格君治民者皆本於天德王道

十七

全體大用之聖學而措之豈僅史傳所載名臣循吏比哉

一朱子壬午封事主於明理而定計任賢各極其是戊申封事主於精一克復而六事各極其是此前後告君之大主腦即朱子用工之大主腦也

一己酉封事贖列分明實可見行事

一甲寅奏劄二與福州經史閣記恭看則帝王與儒生

正學工夫只是一箇塗徑

一朱子於經世道理法制無不講究胸中了及任職事坦然行去與朋友議論即明白言之盡其曲折如田

賦一舉朱子使欲將無名額外錢凡所增名色一切除盡只從民正賦民始得脫淨賦入既正無見數目量入為出又項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如名園麗園宴遊雜冗以及中間白乾消沒之類盡行拔去冒破根由則新嘗胆日夜圓求而更新之始得如其制一事朱子嘗以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一歲計以一百萬貫養一萬人皆羸弱無用其患却在主兵之員多費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害未有艾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使之練習士卒修治葺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寄豈不有備其在漳州練兵之法答趙子直書皆歷歷可考如建官一

十六

事朱子嘗以朝廷只置一相三丞政則事易達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係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監司薦人後化賊犯罪瀆與錫三五資德地也須怕他如學校教荒屯田經界保甲社倉均役諸法皆逐件講明通透了徹改隨所設施出之裕而無有不當也或曰朱子欲行古制恐不宜於今否曰是不知朱子聖學者朱子何嘗堅執古制哉如古史餘論井田類說雖憊於封建井田之不復而仍以行之必俟其時與其入非謂南宋之時必如此行之而後可也朱子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

難下手又云封建亦難行使嘗梁子不學而居士民上其言豈有涯語類所載分明如此大抵朱子經世之學亦只是因當日之法就其中隨時整理而不失古聖王之遺意耳請朱子書者須考究得各項規模是如何朱子運用是如何雖未能徹底精透然其大綱所在亦必詳晰而貫通之因理勢而區處之得賢才而共理之要在不生事不擾民而却能整頓變化於其間是能得朱子之遺意者矣

十九

朱子聖學考畧凡例

一延平先生答問教條與朱子同序以明聖學所自來
一凡朋友門人朱子教而有得其言可以証朱子聖學者概見於按論若有疑問而朱子答之精悉切實者亦直序其說於前以明聖學所裁成

一朱子文集語類中有闕聖學無年可考或語意有似於中年某書晚年某書則附載於後若並不能斷其似中年晚年者間見於按論

一朱子文集其年之可考者序於某年其無可考証而按其文義大概在某年前者如文中叙及魯答某人書

三

得某人書而某人卒於某年則序於某人卒年之前大概在某年後者如文中追叙著述之書朋友之舊則序於著述之後與朋友卒年之後又無可考証而據所答之人其人語錄在某年者則附序於後如此類者概不取選定為何年然相去不遠亦不至大舛錯矣

一朱子語類其零錄某年所闕者自序於某年其錄某年以後有別年可考者則序於別年如藤子晦問書三段因訓書文鄉在丙午則別序於丙午其無可考者仍附序於後

一文集語類有年可考者載於前無年可考而語意之

相近者附於後

一文集語類既分以年則不能以類分矣其或言讀書窮理或言居敬存心錯見不一閱者識其切要而留意焉

一朱子有統言功夫自某年後云云者問見於按論

一凡年無年可考而附於後者概不取較定以俟博學者訂正焉

一有文在後而錄於前者以追題從前工夫行事也有事在前而錄於後者以文作於後也

一叙朱子註釋纂某諸書一遵年譜

三

一叙朱子治道如南康浙東漳州潭州經筵分年了然惟泛論治道如農兵錢穀刑罰之類從諸儒所錄年分載其要者仍當詳閱文集語類方知其細畧曲折

一是編如通鑑之有紀事本末閱通鑑而不悉一事之本末此紀事之當閱也閱文集語類而不知朱子進德行政之次第或於是編有取焉

朱子聖學考畧總目

卷一

庚戌至丁亥

卷二

戊子至辛卯

卷三

壬辰至甲午

卷四

乙未至己亥

卷五

庚子至甲辰

卷六

乙巳至丁未

卷七

戊申至庚戌

卷八

辛亥至癸丑

卷九

甲寅至丙辰

卷十

丁巳至庚申

朱子聖學考畧目錄

卷一

朱子生 庚戌九月甲寅

稟學於籍溪草堂屏山三先生之門 癸亥

年譜錄 乙丑

楊道夫錄 丙寅

年譜錄 乙巳

年譜錄 乙巳

年譜錄 乙巳

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 癸酉

二十三

三

同安縣學宮書記後 乙亥

李先生書 丁丑六月

李先生書 戊寅

存齋記 戊寅

謝上蔡語錄後序 乙卯三月

李先生書 庚辰五月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庚辰七月

李先生書 庚辰

李先生書 唐辰

李先生書 唐辰

李先生書 唐辰

朱子問太極 唐辰

李先生書 辛巳五月

李先生書 辛巳

李先生書 辛巳八月

李先生書 壬午四月

李先生書 壬午五月

李先生書 壬午六月

李先生書 壬午

李先生書 壬午七月

李先生書 壬午

朱子問某 壬午

朱子又問孟子 壬午

朱子問某 壬午

李先生書 壬午十月

上封事 壬午八月

李先生書 癸未五月

李先生書 癸未六月

三五

答許順之書 癸未

答汪尚書書 癸未

答李伯諫書 甲申

答李伯諫書 甲申

困學詩 甲申

訪張敬夫於長沙 丁亥

與曹晉叔書 丁亥

酬張敬夫贈言 丁亥

答何叔京書 二

請徐王二生充學官田縣劄子

三六

舉柯翰狀

舉鍾戶部

潘時舉錄

王過錄

卷二

程氏遺書後序

與張欽夫書 戊子

與張欽夫書 戊子

答張敬夫書 戊子

答張敬夫書 戊子

程氏遺書附錄後序 戊子

答陳允夫書 戊子

答石子重書 戊子

答何叔京書 戊子

答何叔京書 戊子

答汪尚書書 戊子

與陳丞相書 戊子

與陳丞相書 戊子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己丑

楊方錄 庚寅

家禮成 庚寅

答許順之書

答張欽夫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胡廣仲書

答薛士龍書

答林擇之書 八

答張敬夫書 四

卷三

語孟集義序 壬辰

中和舊說序 壬辰

記論性答稿後 壬辰

八朝名臣言行錄 壬辰

死齋記 壬辰

尹和靖言行錄序 癸巳

中庸集解序 癸巳

跋古今家祭禮 甲午五月戊戌

答呂伯恭書 甲午

資治通鑑綱目序 壬辰

西銘解義成 壬辰

程氏外書後序 癸巳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癸巳

三八

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甲午五月丙戌

已發未發說

養親說

知言疑義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答張欽夫論仁說

答張欽夫又論仁說

答張敬夫論仁說

仁說

答呂伯恭書 二

答呂子約書三
 答石子重書二
 答何叔京書八
 答楊子直書
 答李伯諫書
 廖德明錄
 升田類說
 舜典象刑說
 古史餘論七

卷四

書近思錄後 乙未五月
 鳶湖之會 乙未
 答張敬夫書 乙未
 全去偽錄 乙未
 答呂伯恭書 丙申
 答呂伯恭書 丙申
 敬齋歲 丙申
 答歸尚書書 丙申七月
 與龔參政書 丙申
 復齋記 丙申十月

雜書記 丙申三月

三九

論語孟子集註或問成 丁酉六月
 周易本義成 丁酉十月
 詩集傳序 丁酉十月
 跋范文正公家書 戊戌
 建陽縣學藏書記 己亥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己亥
 知南康榜文 己亥
 白鹿洞書院揭示 己亥
 勸農文 己亥
 答吳晦叔書 四

答麻子晦書
 答程允夫書
 答方耕道書
 答張敬夫書 二
 定性說
 答曾泰之書
 答林一之書
 答方伯謨書
 答游誠之書
 答林伯和書

答林叔和書

答麻子晦書

余大雅錄

卷五

答曹立之書二 唐子

答呂伯恭書二 唐子

答吳茂實書 唐子

答傅子淵書 唐子

上封事 唐子

與陳帥畫一劄子 唐子

三一

與江東王漕劄子 唐子

與漕司畫一劄子 唐子

與同孫政劄子 唐子

勸諭救荒 唐子

與王運使劄子 唐子

與星子諸縣議救荒書 唐子

奉勅諭到賑濟人戶狀 唐子

大修荒政 唐子

開場濟糶 辛丑

與象山至白鹿洞講習 辛丑

答呂伯恭書 辛丑

乞住右軍軍裝罷新寨狀 辛丑

乞禁保甲擅開關集劄子 辛丑

延和奏劄二 辛丑

視事西興 辛丑 珠璣錄 年譜序 辛丑

奏救荒事宜狀 辛丑

瓊州學記 壬寅

奏巡歷合奏閩陳乞事件狀 壬寅

奏巡歷發衛救荒事件狀 壬寅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壬寅

三二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壬寅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壬寅

奏救荒事 畫一狀 壬寅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壬寅

奏盜酒謀及差役利害狀 壬寅

社會事目 壬寅

勸立社會榜文 壬寅

答項平父書 然尔

表曹立之墓 然尔

答諸葛誠之書 然尔

答項平父 癸卯

答呂子約書 甲辰

張南軒文集序 甲辰

答萬正淳

答林擇之

答潘恭叔

答色黼道

答色詳道 二

答色敏道

答李翁老

答江太初

答黃高伯

答呂子約

答陳超宗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劉定夫

答王欽之

答項平父書

答周叔謹

答李叔文

答呂子約

答潘叔昌

答方肅王

答陳同文

答康炳道

萬人傑錄

潘栢錄

周謨錄

程端蒙錄

萬人傑錄

包揚錄

不知何氏錄

卷六

答陸子靜書 乙巳

答劉子澄書 乙巳

易學啟蒙序 丙午

答陸子靜書 丙午

答程正思 丙午

答劉公度 丙午

孝經刊誤後記 丙午

答趙幾道 丙午

邵浩錄 丙午

邵浩錄 丙午

答陸子靜書 丁未

答劉子澄 丁未

答陸子美 丁未

答呂子約 丁未

答陳正已書

答陳雷仲

答姜叔權

答汪長孺

答潘恭叔書

答呂子約書 三

答黃直卿 三

答袁機仲 三

答余正叔 二

谷程正思

答同舜病

廖德明錄

齊從同錄

小學戊丁未附題辭

三五

卷七

題太極西銘解後 戊申

答劉公度書 戊申

答劉子澄 戊申

答陸子靜 戊申

黃菴錄 戊申

萬人傑錄 戊申

上封事 戊申

延和奏劄 戊申

黃菴錄 戊申

大學中庸章句序 己酉

大學中庸或問 己酉

答王子合書 己酉

答陸子靜書 己酉

上封書 己酉

答周叔謹書 己酉

董伯羽錄 庚戌

陳淳錄 庚戌

劉砥錄 庚戌

楊道夫錄 庚戌

三六

到郡百頌禮教唐成

奏經界狀唐成

經界申諸司狀唐成

楊道夫錄唐成

陳淳錄唐成

元亨利貞說 易寂感說

答林黃中書

答楊志仁

答守約書二

答劉公度四

答徐彥章三

答黃子耕二

答蔡季通書

答胡季隨

答呂子約

答項平父

答趙子欽

答邵叔謹

答鄭仲禮

答模晉叟

三七

答王子合

答吳伯豐

答劉履之

李方子錄

陳文蔚錄

吳必大錄

李閻祖錄

不知何氏錄

李壯祖錄

楊道夫錄

楊駮錄

不知何氏錄

徐寓錄

李閻祖錄

吳必大錄

李方子錄

楊道夫錄

李析錄

卷八

答陳君舉書辛亥

三八

答吳平南 辛亥

黃升卿錄 辛亥

滕璩錄 辛亥

鄭可學錄 辛亥

與留丞相書 辛亥

與趙帥書 辛亥

陳淳錄 辛亥

鄭可學錄 辛亥

皇極辨 壬子

答胡季隨書 壬子

答項平父 壬子

汪德輔錄 壬子

蔡懋錄 壬子

楊興立錄 壬子

陳芝錄 壬子

與趙尚書書 壬子

答唐元善書 癸丑

答趙然道 癸丑

答許中應 癸丑

答蔡季道 癸丑

三九

鄂州學稽古閣記 癸丑

石洪慶錄 癸丑

鄭南升錄 癸丑

游倪錄 癸丑

林恂錄 癸丑

潘桓錄 癸丑

答陳術道書

答鄭子上一

答項平父書

答杜仁仲

答歐陽希遜

葉賀孫錄

黃卓錄

周明作錄

吳雄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甘簡錄

卷九

乞修三禮劄子 甲寅

四十

玉山講義 甲寅

滄州精舍論學者 甲寅

又論學者 甲寅

蕭佐錄 甲寅

吳琮錄 甲寅

針高錄 甲寅

詹謙錄 甲寅

龔蓋柳錄 甲寅

乞潑飛虎軍劄子 甲寅

委教授措置置藏麓書院牒 甲寅

甲

桃廟議狀 甲寅

行宮奏劄二 甲寅

經筵留身陳四事劄子 甲寅

編次講章 甲寅

進德劄子 甲寅

丙戌詔除齊入閣待制 甲寅

廖謙錄 甲寅

答陳才卿書 乙卯

答陳器之書 乙卯

答林德久書 乙卯

福州學經史閣說 乙卯

答晏亞夫書 乙卯

答林德久書 乙卯

楚辭集註成 乙卯

學校有舉私議 乙卯

湯沐錄 乙卯

答張元德書 丙辰

始修禮書 丙辰

黃士毅錄 丙辰

答胡季隨書

甲

答致虛書

答李晦叔書

答林德之

答任伯起

答張元德書

答董叔重問

答謝成之書

答曾無疑二

答曾景建二

答胡季隨

答劉季章 二

答孫敬甫 二

輔廣錄

林學蒙錄

黃士毅錄

林暘錄

不知何氏錄

廉德明錄

董鍊錄

潘時舉錄

林學蒙錄

萬人傑錄

廉得明錄

王過錄

董鍊錄

卷十

答林正卿書 丁巳

答曾景建書 丁巳

答林德久書 丁巳

答潘子善書 丁巳

四十三

萬人傑錄 丁巳

曾祖道錄 丁巳

錢木之錄 丁巳

葉芻孫錄 丁巳

錢木之錄 丁巳

答林德久書 戊午

答孫敬甫書 戊午

答林正卿書 戊午

作書傳 戊午

答廉子晦書 己未

呂燾錄 己未

陳淳錄 己未

林學履錄 己未

沈澗錄 己未

呂燾錄 己未

李儒用錄 己未

陳淳錄 己未

黃義剛與陳淳同錄 己未

答呂子約四書

答廉子晦三書

答潘子善 戊午
胡泳錄 戊午

四十四

答度周卿書

答林德久

答李敬子

林夔孫錄

黃義剛與林夔孫同錄

林賜與林夔孫同錄

沈憫錄

不知何氏錄

林賜與林夔孫同錄

林夔孫錄

沈憫錄

齋德明錄

周深父更名序庚申

改大學誠意章庚申三月辛酉

朱子卒庚申三月甲子

朱子聖學考畧卷一

宋高宗庚戌九月朱子生

癸亥朱子丁父革齋先生憂初稟學於胡籍溪劉草堂劉

屏山三君子之門

己丑朱子嘗言某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一敗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殊然警勵奮發

丙寅朱子嘗言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

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

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揚道天錄

己巳朱子嘗言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理

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

貫錄

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

觀用粉筆三觀用墨筆教過之後全與元者時不同矣余

大雅

又云二十歲前讀已有得書大意如此錢木之

朱子二十歲前讀孟子觀上蔡語錄費多少辛苦工夫

窮究聖學雖有留心於裡處而希聖之心發端已大不

同

此三年所紀五段皆後日語預序於此如何請例

齊應朱澤溪止



癸酉夏朱子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按年譜云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曾問則曰且有聖賢言語意遂將所謂禪權倚闕起取聖賢書讀之請來請去日後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破綻罅漏百出又言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元妙只在日用間看實做工夫便自見得善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言李先生今去聖經中求義理意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

諸人之誤玩此則朱子自見李先生後深究聖賢言語而實體之是第一大閑道無他元妙日用間看實做工夫便自見得教語朱子始聞在此後未得力在此下文載延平答問中請論孟玩心理之說入手用功已與象山不同矣學節通辨以朱子此時學禪同陸豈知朱子者哉

乙亥朱子同安縣學官書記後云九百八十五卷與諸生識所以欲藏乎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幸教此縣之人按此篇記於紹興二十五年正朱子聚經籍與同安者共為窮經之實功也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承諭涵養用力處是見近來好學之篤甚慰甚慰但當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在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出此存養終不為己物更望勉之

戊寅李先生書云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强而無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洒落自得氣象地位甚高恐前教說方是言學者下工夫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與心一庶幾洒落尔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

在心日間雖資質不美世界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不副孤陋寡聞遠有看問所疑何愧如之

朱子存齋記畧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者心也心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道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之而久之而熱心之為體必將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存矣

朱子學禪止在少年自見李先生後尚未能透徹心理如存齋記亦非學禪如象山也通辨云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大失之矣特朱子此時見理未透工夫未到耳若云禪學何能一二年後即覺其非而力闢之子且戊寅有問延平甚多正與存齋記皆是窮究語孟嘗學存之之道教語即用力於延平所謂持敬涵養而未融釋豈其求心而遺理哉通辨與禪陸合之言不知朱子之甚者也宗朱子者反以為然何不詳考朱子進德之實而隨聲附和若此故不得不力辯之

已卯三月朱子作謝上蔡語錄後序畧云獨板本所增多

循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敬程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有日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涼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為之以亢其術偶出於魯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非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為得學於程夫子而魯氏為得學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回函輒放而絕之雖或被之以借妄之罪而不敢辭也

是時朱子衛道闢禪之心已於此篇發之後十年作上蔡語錄後記云江氏表辨直錄一篇乃盡所削去五十

餘章看夫氏表所著以詆程而難於上蔡語錄之中以欺世非朱子深識其禪而削去之則上蔡幾冒大難矣朱子是時聞禪如是精明而謂其同於陸氏然乎否乎

庚辰五月八日李先生書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中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索思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者何如往不能無補也

此段朱子親受李先生靜坐之說後日且以為說得偏重其靜之不同於禪可知矣

李先生書云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洒落即作為盡洒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理道方少進賴更存養如此

李先生書云聞召命不至後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

固滯便是洒落即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庶幾於
道理一貫若見事不做中心未免做有偏倚即涉固滯皆
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為如何為此說者非理道明心與氣
合未考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前一書延平教朱子之本洒洒洒落後一書教朱子應事
洒洒洒所云此心廓然大公無彼己之偏倚即立本應
事一貫之理而要歸於理道明心氣合此正朱子居敬
窮理之淵源也

七月季先生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
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洪

洪汨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即
即猛省提撥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於今更
無進步處當切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日用儘有未合處
或更有閑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文言語稍無間因
得一次舉此意簡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纖奸
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肯意大改各別當俟他日相見
劇論可知大率今人學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子群居
終日相切磋人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
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

以老邁為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未又不知偏
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未否只為往來月十日事效亦
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無礙乃佳爾

李先生書云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
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
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洵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
方是儒者氣象

季先生書云又云因省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教語偶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
意更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如何洒洒緊理會

這裏始得某叢時侍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
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却
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
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
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聲接乎耳目
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見乎微體物而不
可道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釋乎中庸而執之於隱微
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謂昭、而
不可欺感之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據
孟子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

未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體合
渾然體用無間乃是自然非着意非不着意深、淺、疑
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勢多是如此類室礙更望
思索心日熟請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
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李先生書云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改某之意只謂
能存養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
今之學者雖能有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解焉過
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純理
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來論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
相似較着了也如何

李先生書云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
心與氣間不可某翻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
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
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爾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
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情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第一書辨釋氏更非是無第二書云理會分殊第三書
云用處昭合第四書云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
道理油然而生總是教朱子體認本體理會用處必體

用無間方是真功夫第五書言理會心與氣又不可分別
勞攘正要會得一體流浹處朱子早年便聞此切要者
實語所以後來見地高出諸儒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着不
得意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
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
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
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者不知得否李先生曰
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關至於絳萬物始
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

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
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哀同只是
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
蓋就天地之本源於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
而生陽難以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
欲作兩節者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
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
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
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於天理一也就此理上
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何如何

玩此段知朱子潛心太極所由來也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動靜闔關只是此理一貫人物上推只是此理見大本達道處又氣同只是此理皆天地自然也若喜怒哀樂就人身上推尋不得不異者不盡是天然自然與太極動而生陽有不相似處所以不得持動而生陽作已發者也到得見大本達道處又氣同只是此理總是天然所以不可作兩節看也未言不遠復無間斷並功夫却說了究竟只就此理上皆收攝來人功盡

而天理全也此旨甚微非十分透徹終無歸宿朱子後來體驗極精故言聖人不是閑動靜又言聖人一動一靜莫妙精道精之發深契此旨矣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李先生書云某村居一切如舊無可言者若東為人事所牽間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晷之離理應如此爾

李先生書云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為此其仁淵其淵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者則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切以謂

此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改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儘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芑閔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書云云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茫釋氏所謂一起直入如秉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八月七日李先生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與輩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珠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既歸未不先令人畧修治亦須苟充可爾家人簡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但一味若東亦有沮敗人住處無可奈何也

中一書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教語實有用功曲折方能到得朱子教人讀書當深潛縝密皆本於此前後二書就境上實打疊朱子壁立萬仞百折不回得力於此後一書首有辛巳二字原本錯在壬午今改正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李先生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處草衣木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也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爾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艱飭所不及處使之既然而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此乃知

覺之功更在勉之

五月十四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處事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帶此病可於靜坐時攝將未省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

六月十一日李先生書云承諭仁一字條陳可推測處足見日未進學之少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只着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湏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淵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

三

要切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其若合而言之與仁之名亡別運是道理也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統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情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

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自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唯人獨得之則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酒體認到此統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概是然細推之却是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禮理一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意蓋爾在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

三

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今透徹即何緣見得本原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是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於此進步湏把新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沉澹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說也更熟思之

細玩此書知朱子功夫皆溯源於此朱子嘗言論語只說功夫不說仁體能用工夫仁體自見即李先生知所

以用心則人欲沉天理見之謂也朱子大學或問孟子

集註辨人物理同氣異氣同理異甚詳即李先生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禽獸得偏之謂也至於理一分殊之說朱子以理一是仁在本源上着分殊是義在推行上着自李先生言之本原上分殊源下工夫於透徹方是本源體用兼舉處着来天理本源原是如此周子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程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周程分明說在這裏李先生特地提醒乃知人心只是仁義是主千變萬化道德皆在其中如辭受去就凡不可受不可就者本原處原是不可受不可就一切可否輕重厚薄本

也

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結而家人為先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它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仗助為世事澆汨者甚矣所幸比年来得吾元晦相與講學顏情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

李先生處境過熱用力學者當着眼暮年涵養深純循借肯於朱子朋友之益豈淺鮮哉

李先生書云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

十五

未原有合宜的只患不知所以格物致知不可忽也朱子特重格致要使心地了、於本源分殊處無毫髮蒙混方不虧了仁義本體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不待推行始是義其得於李先生之教深矣

工夫又言語只平說尤是氣味深長

朱子二十歲前玩上蔡語錄甚有味李先生即以此立教針芥之契微矣

朱子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熹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後求正於左右熹切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

李先生書云以今日事勢觀之處此時唯德避難更加輪轉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者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項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未漸折便沒事此語可時、熱心也

七月二十一日李先生書云其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

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但無血氣者更體元此處

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不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難具此理而不自知而

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
為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
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
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先生身出批云以上大
體不如此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
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
時者已發未發時者合內外高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
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雜不
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而分殊也知其理
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謂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

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
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言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
句即其所以事乎此之謂先生批云恐不消引孟子
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
間分殊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則無時不是此也此說
極有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涵和粹涵育
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森然各有定
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句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
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
然之仁義先生身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為得
然之仁義之加以源春何患不見道也甚慰甚慰前此
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

上則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李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嘗
習志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習志可以
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
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志則
涉於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
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
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着蓋不曾如此用功也自非謝
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即恐明道此
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
此意思踴然元晦於此更思着何如唯於日用處使下工

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已物不然只是
說也某輒忘意如此如何如何
玩此一段未子窮理之精李先生指示之悉皆可見矣
仁之為仁人得其正物得其偏故有知與不知之分就
此究伊川龜山之意方顯明透關知字關頭便是人禽
之別朱子推測到此自然切實用功也理一分殊朱子
看到未發時原是如此又看發用處該攝本體又看到
包涵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文理森然各有定體直
歸到本然仁義其入微處從天性源頭窮極非江西家
能及也李先生又教以兼本體已發未發時者合內外

為可又教以於日用事上下工夫庶可漸合為已物而引謝上蔡一段以証之蓋吾道不比釋氏既窮理見得本體只是仁義包括人道已盡便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兼體用下工夫方能內外合一此李先生以伊川龜山嫡傳示朱子之意至今如見者也濬向玩此亦曾依之以行只是難得合為已物後閱朱子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書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為本之說而力行之始信朱子發明親切而益悟李先生兼體用下工夫之訓原來如是的确苟非朱子於心性仁義之本窮究精詳亦引不出李先生此語非朱子後來發悟

六

之深亦發不出李先生兼體用下工夫有如此次第之可簡而行也有志於道者高潛心體驗焉

李先生尋常於靜處三句說透學者病痛日用處使下

功夫是關靜合一秘訣

朱子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脾胃益皆便是震于天地氣象非求外也如此則心氣

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如齊之知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又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致其所行也正是此理不審先生以為何如李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粹而益皆使塞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今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敬養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等處有此氣象一差別所失多矣豈所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

先

謂養者自有一端緒頭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於田地上而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今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者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愜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朱子體驗養氣已是反身切已用功李先生分曉路陌之語尤精微養氣端緒頭從知言處下工夫旨哉斯言也知言即窮理不從窮理入雖心與氣合非浩然氣象

陽明一派學者喜言靜坐收斂以朱子格物窮理為徇外雖能收斂非大學之知止定靜安慮得勢必偏重一邊即不入禮亦是虛寂一派究於性理半明半暗有許多強制過檢處不遵朱子窮究體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斷不能認取心氣合時不偏不倚氣象用工夫者自知之

朱子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秉彛之性才存主著這理便自見

子

得許多道理忒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為如何李先生曰此段有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而動有作一貫曉會九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今學者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入體究竟來全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理然來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始得講說不濟事又

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史於此教者一併體認不可滿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朱子體認鬼神直從秉彛之性存主處透出即李先生所謂學者有入頭處之意也至於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盡皆入體究竟有會心處方是云者朱子教十年窮理工夫實本此語蓋天地間妙用日生日飲無有窮盡此便是鬼神若不理會天地間妙用只認鬼神是人心所為許多病痛皆從此出大矣此章鬼神全理故須從大極陰陽動靜五行消息人物變化一統看來方知鬼神是無方無體而秉彛存主是統會處愈不可須臾離也

主

李先生書云翰梅一事喜見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

翰梅一事是李先生儉德自守學力朱子雖任亦是此意

秋八月朱子應詔上封事畧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之務者得矣又曰程翰與某晤皆以大學篇乃孔氏遺書翰陛下留意此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

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錫微之無
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
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
無窮之變其所至豈臣所能量哉又曰今日之計在修操
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諱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
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
下之事使疏而瞻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通必棄力主
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訛毋篤私意思以犯亦人不廣之
戒進退取舍公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
正矣

三

此篇朱子告孝宗者在去詞華虛無之見專意格致誠
正修身齊治平之道不諱和用忠賢以成中興之業而
請大學段尤其吃緊處惜孝宗之不根也

十月初日李先生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
乍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勞攘處詳此足見潛
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
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
祝至祝

乍喧乍靜乍明乍暗朱子三十三歲尚如此固見用功

之難亦是必歷境候過得此閑方踏實地善學者所不
可稍見影響便謂已是蓋不見未熟終身不熟矣可懼
哉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李先生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既
然後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統熟漸可見渾然氣
象矣勉之勉之

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一語是存養體驗要緊處須恭朱
子所云日用本領工夫亦必以是為本等語實。下手
去做自有貫通處

六月十四日李先生書承諭令表予之去反而思之中心

三

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
罪己者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為悔未論云悔
本已顯然如何便銷得胸中若如此即於理道極有礙
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
竊以謂有失處罪己者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
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求其
所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未論所謂似是於平日事親事
長處不曾存得恭敬畏之心即隨處檢見之時即於此
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滿私意常漸
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

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者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嘿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尔禪學者則不然染亦有此病却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為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便中示報為望

玩此段涵事、堯已必所存者神方能所過者化靜時動時無一刻不存神存之之久且熟則所過者漸化矣

按朱子事李先生十年往來書問於要緊處切實言之

三十四

如養氣鬼神仁義理一公殊等與肯究極底裏不作尋常依文逐句解說專令於日用下工夫四方八面盡收入來體究皆朱子所身體而心會之者是以此十年間用力於格物疑是反身求之非泛泛求之事物者也惟於未發氣象及肫、淵、浩、就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之義未徹故李先生沒一二年間思透此旨與南軒講究其微從遺書透其妙而有得焉此朱子聖學顯然次第而宗朱子者不獨於透未發處不加發明即從李先生切已格物如心理氣合一秉彝存主本源理一本然分殊之說其中條理脈絡親切要妙處亦少

探本尋源之論如是而謂能明朱子下手工夫切實不涉虛玄異於陸氏有於此分其途諸儒議朱子格物向外者於其此辨其誤要在玩味而自得之非筆所能悉也

按朱子與李先生講論仁義誠敬分晰精微何嘗不求諸心又何嘗欲伺專事求心耶又何嘗同於空虛耶通辨乃云與陸合大不然矣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闕久之見實理自然相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意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相

三五

誤惟以自完耳

此書通辨載在朱子四十一歲後且云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非也按此書作於癸未書中云伯崇去年得書問論語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又云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是時李先生尚在安得謂四十一以後子所謂從前相聚者指三十以前所謂高奇新妙之說者指三十以前所言非指答何叔京書也癸未已悟禪學子韶之非豈至四十後方悟乎。朱子又答許順之云大抵舊來多以泯堯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

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草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此書亦係三十四以前朱子與順之開佛書不一不應至四十以後始云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草也或試閱四十以後書其開佛處絕無一死轉語通辨亦大誤矣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吾說而後求之未為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而欲復求之

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此書作於隆興元年辛亥未與答許順之從前相聚一書同時其云求之切至則少年學佛也先生君子之教即李先生也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即奉李先生教而自安也此書未云和戰之說一段按孝宗元年李綱忠弼宏淵兵敗於宿州與金人議和而朱子論此甚詳其為於未無疑且此書一段所載上蔡文定之言以開佛者語意亦死轉誠如所謂方覺其非者若甲申瓜李伯諫諸書則明白嚴厲以痛斥之通辨乃序之庶寅何不詳考也

甲申朱子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從初謂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然敢說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扳本塞源之心已為腐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答李伯諫書云未嘗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脩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喜

三

所疑慶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分中_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教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尤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功夫耳但其用力却有不同處故其_然有差他如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也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稗稗之根株則生稗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

毒哉政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爲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脩之意矣然未書之云知是從儒向佛改循藉先生之言以爲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

中中朱子答伯書凡十六雖非一時然亦不遠其關係甚力不復如前之宛轉矣通辨沈吞薛士龍馳心空妙二十餘年之語遂云中年始覺其非若細考爲伯諫諸書開佛如此之力根林枝葉之辨如此之精則自不爲此言矣通辨知尊朱子而糾謬至此學者宜詳審焉

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

三八

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此詩通辨序之庚寅且云朱子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若覓心又云禪學近似亂真能陷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何怪焉亦考之未詳矣按年譜甲申困學恐聞成因以名其燕坐之室而有是詩第二首旁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恐未能是從書學返之言行明有據矣安得序於四十後而以爲朱陸早同之證乎

朱子自見李先生後同安官餘及履其說已知其不我欺漸有出釋氏破綻及癸甲申深識其非而力闢之

是又一大闕

友朱子訪張敬夫於長沙

按年譜載丁亥往長沙朱子與南軒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殆因未發之旨未透急於往見講論如此玩前與何叔京書後作中和舊說序自知長沙之行已丑之悟是朱子聖學要緊處也

按語類一百三卷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南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是朱子過南軒於臨安在癸

未十月

朱子與曾晉叔云某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

三九

受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學問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敬夫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聘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奇敬夫不可辭也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教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

按其父言事正在丁亥朱子因未透未發之旨聞欽夫有得於胡氏之學不憚跋涉往來共講明印証好學真切如此以一二年間恍然有得通辨以爲同於陸學其

亦何所擬耶

朱子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蓋要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是根本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教

此朱子別南軒先生於梅州第二詩也中和舊說序云敬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退而沉思殆忘寢食教語與此詩互相發明其要在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三

十二句只於發處見根本故從察識端倪下手耳朱子未遇南軒先生格致必入其與身心不解其防但未知未發何如太極何如千聖之源何如及與諸論沉思乃悟酬酢語嘿莫非已發而未發本根自在蓋南軒先生得力原從端倪處你稱所以朱子亦於此驗未發也其送朱子詩云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厘有弗察體用豈同流此亦可知兩賢所講論者矣南軒先生送張深道詩云良知本易且天機驗所起涉濡自日新日新乃無做聖學非空言要領改在此此詩雖年月雖不可考玩天機驗所起與毫厘有弗察同是察識端倪之意

自丁亥冬至己丑春張何石范諸大旨都是如此此是又一大開通釋禁以為馳心空渺概以為未是定論不齊夫之于

按平譜洪本有云朱子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後定此語恐非知朱子者朱子丁亥八月訪南軒已丑春與蔡季通論次間因敬復玩遺書遂透中和之旨與湖南諸公書亦然可考即南軒答書在壬辰前已信朱子所論中和的確無教諸說例蒙印可一書亦可考不過二三年間朱子見透中和體用在我超越南軒之上何得云幾十年而後定乎

三

朱子答何叔京云某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高明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俞樾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恩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慨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鈞之魚當時寧有是則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

因聞見揣摩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斃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清今則尤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然何所止泊也

玩書中語意自是甲申李先先生沒後未遇南軒先生前筆此書大旨當與中和舊說序參看朱子當甲申後未發氣象未了然於中屢有孤肩此翁之語殆為此也雖自云當時曾聽諸論竊好章句然其格物窮理省心制行之功何嘗有一刻疎忽既用功於身心矣又云未達又云羣肩教育者何也蓋朱子從事胡劉李四先生之

三十三

門至甲申凡二十餘年詳論章句格物窮理其知已造於高明者何制行刻不疎忽其体已詣乎正大獨心性源流之故存亡動靜之微未見得大本在此未得大本安穩在此回思李先生未發氣象之教不禁莫然自失所以已且未悟之前有答何叔京諸書已且既悟之後有中和舊說序春林擇之書再三闡明此旨而此一書乃其發端之最先者也玩非卓然真見二句朱子原不以聞見揣摩之知為足據故急於真見道體之全自此以往有多少曲折在祿書先生但云此書尚恐未是朱子定論而已夫未是定論固也然不明其用功始末屢

進親切之語只以未定之竊慮朱子體會未發氣象而無諸儒之偏者其中所以然之故終隱晦而不顯著也豈細故哉敢據鄙見依年細考以發明之未知有當否

朱子答何叔京云中屬集說如戒歸納愚意竊謂更當精擇未考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稍粗滷一一究之今各有下落方惟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所謂由今觀之始知

三十三

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

玩此書則知答叔京所云不守書冊泥語言者正欲嘿識與未發已發之幾非如世之專事心學清淨自守之謂平湖謂此非晚年是矣但以爲與孤酒如昨書同為未定則不見朱子聖學次序耳

按朱子進學次序皆本延平如此書所云一一究之各有下落即延平答問中所辨論語春秋義理毫不備侗含糊者也此書所云不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即答問中所謂但未知用時如何昭合不然只是說惟於日用處下工夫庶幾合為已物不然只是說之意也然

識心契即尊德性居敬之功各有下落即道問學致知之功朱子終身學力總不出此但此時尚未悟未發之中而讀書窮理涵養本原未得打成一片是以追思教誨與張何林范諸君子日相切劘親切着力正是根本工夫上承程門在此不同象山在此不獨各有下落象山無此一層即然識未發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絕非象山所及宗朱子者豈可使朱子與諸賢窮究體驗本原處一概抹殺以為在出入老佛之時也耶學者細讀此等書平心而觀之豈有一語涉於佛老同於象山而曲為忌諱耶

三四

朱子請徐王二生充學官申縣劄子云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識事易致既少又皆頗有公職者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經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肅天資朴茂襟履堅懇求之筆流未見其比已從縣司行下本學其禮差人教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

朱子舉柯翰狀云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為務行年五十暨登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

競薄惡之風欲氣已降申使府差補施行

朱子與鍾戶部論虧欠總制錢書云今執事之滋事教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 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事蓋 聞之天子憐憫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教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奇贏以就成教又詔遺執事使蜀弛其通肩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循一切蠲除不復殫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備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沈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

三五

虧少絀絕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朝奉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舜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思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檄急動傳切膏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與膏典意外督趣無不主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胥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膏使備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放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

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誑誤
朝廷耳計今天下州縣以為此說而率取其民無慮什之
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來逮吏
繫治捷擊以必得為效際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
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
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
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
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
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
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

三六

天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
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
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
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總制錢
者一日不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
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絕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
言尚書者御史臺則昔之審為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
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
外巴賈項背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

按此三篇皆任同安事未詳何年故附有卷末

朱子自見延平後即事即改真透心理其教士愛民懇
摯之情藹然流於行墨間此正是就日用着實做工夫
也

朱子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賦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
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
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
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
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不怕當時舉錄

三七

又曰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預榜曉
榜曉示令其具檢願多即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
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
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王過錄

按舉錄在癸丑過錄在甲寅皆叙同安時政故列於前
以見朱子初仕之有綱紀也

朱子聖學考畧卷二

賈應朱澤溼止泉氏輯

朱子序程氏遺書後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諸奉而質諸先生曰某在

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厘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撮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己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

知益明知精而卒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俟後之君子云爾又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嘗竊取是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高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為一卷以附於

二

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四月壬子

按年譜程氏遺書成於戊子附錄後序亦紀戊子故前序亦載於此伊川卒于丁亥去此時六十一年非朱子亟為搜羅輯叙後將散逸愈難用力矣朱子真程門功臣哉至於主敬立本窮理致知以求得乎先生之心教語實可由是得其精微嚴密之旨讀者宜盡心焉朱子與焞致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速草以至于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

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而未發耶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体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于是退而驗之于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体用固如是而豈物欲

三

之私所能壅遏而措亡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体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措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與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張欽夫書云只一念間已具此体用發者方往而未

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一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一不審如此見得天果無差否又曰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時已生物有盡處氣化絕斷有古無今久矣

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此時朱子與南軒先生講求未發已發未有領會處也前一書劉念臺先生序為中和說第一且云說得大意已是但有覺處不可便謂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愚謂朱子自云非是者箴山以為第一說恐未確程子云有知覺却是動朱子已

四

發之說未為非也且朱子所謂几微之際一有覺焉便為已發指念之動於事言非謂本体之覺為已發也向玩此二書朱子自注非是者不知其何以非是忠憲載山皆取其說亦未為非及通前後而深味之乃恍然於其故矣前一書朱子與南軒先生論察識端倪以驗未發故求日用之間即於感通觸覺者察而存之以貫大本達道之全体而於天命之性尚未契焉第二書亦是此意方往來：得無窮之說尤覺重者端倪無須更止息質之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諸說例蒙印可書及恒卦艮卦註皆主於靜太極註說靜者常為主之語

顯然鑿杓不相入始知所謂非是者職此故也且前書於萬起萬滅中驗寂然後書於來處驗未發試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時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教語泰之則是非愈了然矣通辨叙朱子之學此等書皆不載則清瀾未嘗究心於此可知戴山學承陽明是以有覺性渾然之說寔不知朱子察識端倪之學所可惜者忠憲編朱子節要十四卷而一卷載人自有生一書與已發未發說等篇類叙畧無分別平湖讀朱隨筆但評云念臺難知此非朱子定論然深有契焉則以與學合而已高陸兩先生篤信朱子皆

五

不詳考朱子察識端倪之學而發明之真有不可解者也大抵朱子已丑前以動為重已丑後敬貫重靜而以靜為本此進學之最要緊最顯明者而與南軒先生諸書尤歷歷可考宗朱子者尚其潛心而深味之

按朱子太極說有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之言卷呂希哲有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之言朱子後來得力靜而常覺矣戴山覺性渾然之說恐似是而非也

朱子吞我敬夫書云論曲折始不能無疑近深思之偶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下是吾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個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

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瀉倒海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敢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象無毫髮雖窮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宅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自處道遠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六

此書向疑在四十後今細玩書中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是去前二書不甚遠又玩卷石子重書中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教語正指此書所言則知此書在卷石子重前矣

丁亥朱子與南軒過論中和不合蓋為未喻未發之旨故往復問難至於再三前二書未得其要領此書又直言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真自道其好學苦衷歷歷如見總由心地中必体会得未發性体何如未發中感應已發處何如感應已發處如其未發何如是以孜孜急求契程門未發之旨此一二年間請論潛思漸

有契合寔已丑見道之先幾也朱子聖學關鍵全在於此何曾有留心於禪處何曾有同陸學處通辨泥吞薛士龍馳心空妙一語遂不詳考此教書忠憲節要一書亦以此書與前後諸篇類叙無有分別平湖云此條所謂主宰未曾明旨懇必是指心念臺以此為忠中和說二而以為指天命之性則失之矣愚謂平湖之言固是但主宰雖指心言然朱子此時正要從心識性只未契未發氣象偏於動耳惜未發明此意此予每讀朱子書栗勝浩嘆也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羨見

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寔体似益精明因復取几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知致格物居敬精養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体如川流

之不息天運之不窮乎此所以体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車馬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豈不易哉始信明道先生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論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在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閑啟

鍵直發其私誨論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高明觀之復以為何如爾孟子諸說始者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羨熹終疑之蓋善無惡之名夫豈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如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勿能

勿表此則無所違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太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細考此書恐亦是浩：大化自有安宅之見其云讀而驗之無一不合即舊說序中所云胡氏與魯言父論未發之旨與余意合者然雖舊是舊見亦體驗功深會得全体叠定不似從前在焉起焉滅方往方來中流動矣故與南軒先生講求心理汲：致：將有統會而又與何叔書云：也至於性不可以善惡名之非則終身辨之嚴立後世之訪矣

朱子尊德性工夫後儒多不言九開闕錄云朱子尊德性

授受於帥請明於友久矣豈待至此而始集於靜哉此數語大有見識但朱子尊德性工夫曲折甚長甚密可引證者甚多乃引此二書殊不可解蓋浩：大化一書朱子自云此立語固有病水到船浮一書前幅明言已發者人心而凡其未發者皆其性也正中和舊說序與湖南諸公書云所不以為然者比二書皆在己丑前以此為朱子請明尊德性則疎矣惟朱子尊德性工夫不明於世致起良知家無窮妄議而練江所論如此石門尊之又不言明誠可嘆惜必反覆詳究於身心方知其所以然前朝一代諸儒無有知朱子尊德性之與

旨者予故不得已而辨之

朱子答程允夫云去冬走湖湘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偏此一名知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又云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秋試得失當以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十

按密院秋試數語自在戊子春夏間良齋銘乃南軒先生傳五峯先生之旨從四端入手是體驗過來到大體呈露兢業保守事：循其天則良止之妙可得是時而夫子皆未透未發之中而此銘用功次第直從發見處大可充達而行故夫子深服其超詣有契合得力處即以此教允夫令讀此書朱子取友何其切也後朱子所造益深透未發之中著四書章句集註南軒先生極其佩服進所未至而益簡易平寔是又皆得力於朱子者也後學可不親師反以求益哉

朱子答石子重書云 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

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緣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况粗達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覆開益為多但其天資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令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逐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採之胡氏子弟及它門人亦有此語者皆無寔得拈提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徧今此相見盡覺釋處儘好商量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洵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

士

心却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洵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寔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洵有体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洵就此識得然後為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能何非聖門求仁之學也不審高

明以為何如順之留書見做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到家又寄書曰勸釋氏者不須寄來又云不如且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勤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此道寂寥近來又為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板行此禍甚酷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熹忽有編摩之命出於意外即不敢當復聞闕期尚遠遂且拜受然亦不敢久冒空名旦夕便為計矣

此書云自去秋走長沙又云忽有編摩之命其為戊子無疑書內深訊順之是桑門伊蒲塞氣味而吞順之書

十二

既關資神養真之非又教以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則朱子是時未嘗絕學捐書也吞許順之只看六經語孟云云者為順之學佛之樂言之亦隨事理會所當然也恭互考證各兩家書同出於一時而有不同者因人之教体用之理不得不疑故早南軒明敏朱子尚嫌其太高豈其躬自蹈之敬字之功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之序字之親切又豈屏書冊語言而專事養心者摠之居敬窮理朱子原是齊頭做工夫特是時未見動靜合一之理而大化安宅之說雖有体用未得打成一片由於日用工夫止以察識端倪為下手處而涵養之功少

也陽明援答叔京書為晚年定論已非矣通辨既關其非乃云專求心學早年同陸何不互考此數書而輕立論耶

按此書最宜詳玩：湘中學子學為虛談胡氏子弟門人拈搥豎拂幾如說禪則朱子四十前之闢佛可知矣玩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數語則合南軒先生誨諭曲折書在丁亥可知矣玩下學處須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則用功誠正時全要理會性命以達事為可知矣至其工夫把柄全在敬為入門教語一則曰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再則曰要見自家主宰處三則

曰須就此識得其示人日用識根本之意深切著明雖未悟未發之旨心統性情之表而其把柄已確有疑據所以積學生悟一旦恍然於中和復艮即在此心動靜之間非偶然也通辨不發明此旨以為四十前學禪同陸而平湖因之其失朱子聖學之精微豈淺鮮哉此書自敬字之說以下凡二百五十八字字字當玩味其云敬中有体察工夫者即察識端倪之謂蓋察識端倪原是聖門要緊工夫書言惟幾易言研幾孟子言充四端周子言誠幾德皆重幾字必由察識擴充方得天机流行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天机

驗所起之說也其云日用純熟識得便無走作近方見得此意思患未打成一片者即萬化自此流之謂自古聖賢皆内外合一身心相攝必由此打成一片方不為兩段此朱子自做工夫而又有得於南軒先生日新無敬之說也自甲申至戊子五年間在察端倪合行解處用力雖屬已發而未發自在所謂主宰在此把柄在此卷何叔京書固原於此已丑之悟亦原於此用功益親所見益明一節進一節耳豈有迷悟之大懸殊而絕不相蒙者哉

朱子卷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違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

說亦不自記其云但何但因良心發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茫：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即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語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

又春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飢歉至此初夏所至汕：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欽夫臨川之除菴者意不止此亦是時之消長非人力所能為也前此彗粟博觀之鑿誠不自揆乃蒙見是然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為勿正之意同者今乃茫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体初無間斷處有下功夫處乃知日前自註：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十五

此二書陽明不考年歲載為晚年定論顛倒已極通辨闢之是矣通辨謂此二書專說心學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同亦有考之未詳者按此二書一云狐鼠雖去指魯觀之出一云飢歉至此指救荒之事自在戊子無疑矣朱子既悟禪學之非當李先生沒後恐不得與聞於道一聞南軒之名亟往見焉其所與請求心理者皆是因酬酢見本根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必於日用間体之察之故有與南軒先生教書可考此是朱子切近用力處亦朱子求入道而將有得處朱子所謂察於良心發

見處者即就此察識擴充涵養仁義之心耳非如陸子克養精魂之心也特其以已發屬心未發屬性為稍偏耳及己丑春由疑而悟乃得心貫動靜之理用功次第了然可見至於春叔京二書所謂無間斷處有用工夫處即春南軒安身立命主宰如覺一源無間乃在於此之意所謂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春南軒存者存此養者養此之意惟叔京有博觀之鑿故以所得告之明道以謝上蔡氏之多聞博識為玩物喪志伊川曰解養理若一向靠書冊何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藝亦悞人朱子所言亦因病發藥之教通辨遂執守書冊泥言語

十六

全無交涉之語謂與象山同何其疎也書中默會諸心以立其本即春石子重敬中体察行解相資打成一片之旨故有不守書冊泥語言之句蓋朱子以察端倪為立本與姚江不同平湖乃云此等語易為姚江之徒所借若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恐為姚江所借則可若因良心發見猛省提撕使心不昧正是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要法亦恐為姚江所借一概抹盡則大失朱子本旨矣况因諸公以求程氏三句即為靠書冊不用功於良心發見者而言亦豈姚江所得借者乎

按通辨云右荅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語
言無交涉正於象山所見不約而合平湖與秦定史書
云荅何叔京三書正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兩家說
如此傳流海內失朱子聖學次序為最甚烏可以不辨
乎朱子出入佛老止在癸酉前後即此二十餘年中亦
有分別癸酉前未見延平固不免矣既見延平雖知聖
學而此心未忘至己卯已看出異學破綻壬癸之間窮
究四德道理甲申與伯練書大闢禪非甲申後悔從延
平時未透未發之旨故與張何諸君子講求玩味直以
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四五年間默會諸心敬中体

立

察只是此意兩家遽以四十前同於象山出入佛老可
謂讀書不詳而輕評朱子矣通辨率畧若未窺見聖學
底蘊平湖潛心朱子極細極密亦何輕信通辨而不詳
味遺書乃至此乎試即其說而辨之其云朱子四十以
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至此朱子之轉關似有錯已
知後朱子關佛甚力中和舊說荅叔京書與延平之學
原不相矛盾其幾微之介在察識端倪而不涵養未發
耳况察識端倪是延平之教因南軒而益信而平湖以
為出入佛老與延平矛盾矣荅叔京二書乃戊子筆
如荅子重順之諸書皆在此二書前豈有前已關佛而

後復好佛之理乎荅彼關佛荅此好佛豈朱子之學乎
中和舊說序首云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荅何叔
京孤陋如昨書云專負教育之恩皆是未過南軒前即
追憶延平之教而平湖專執荅林擇之書謂四十以後
始追憶其言此一轉閱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一也其云
荅薛士龍書比乃困而自悔至此又朱子一轉閱似亦
有錯朱子所謂困而自悔者朱子當延平沒未達未發
之旨一困也與季通論不合再困也自過南軒以察
識端倪為立本又見程子心是已發之言遂以諸儒所
記為不可信所以有隔幾重公案與好書冊泥言語全

立

交涉數語及其疑而悟始悔其悞認心是已發之差悔
其只察識端倪為下手之偏非悔其荅叔京會心本立
初無間斷不守書冊泥言語為出入佛老之失也即所
謂退求之於句讀文義亦是指復取程氏遺書未及數
行冰解凍釋因著已發未發說以明程子之訓以見程
子書不可不字句體會而平湖以為服膺延平反復推
尋以究斯理之言獨不思朱子之尋究斯理已非一日
乎朱子序延平荅問自丁丑至癸未七年中往還書問
無非反復推尋已究斯理之教即上封事以格物窮理
為先務正是自述其學以告人君平湖乃謂荅薛士龍

時悔吾叔京書而服膺尋究之語恐有未當况朱子之學先窮理格物後以居敬為主而窮理格物工夫仍益精進不執已見為是吾胡廣仲書言此甚明其中曲折先後兩進之故次第井然乎湖乃以朱子之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豈其然哉又一轉閱之說不當於朱子者二也要而論之吾叔京書由於察識端倪大體莫非已發之見斷非出入佛老至吾薛士龍書原合求句讀文義謹視聽言動齊頭用功此即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旨乎湖偏重句讀文義遂謂朱子之學再定於此恐有識者自尋朱

元

子立言之意而未便遽此以為確論也乎湖宗朱子最堅確關象山陽明最精密玩其論敬靜之分至善無惡之辨入於毫芒絕不假借真衝道之嚴而薛胡之後之純正者湮嘗恨不得親登其堂請業焉安敢徒尚筆舌輕敲其非但按朱子之學莫不如其所論又安敢私阿所好而不精考之此溲不得已之苦心也夫

朱子吞汪尚書云徐粹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此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啟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逸懷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慙愚日甚與世

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為自并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海飭之勤敢不深体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之行矣則其自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焉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也

二十

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之路之不見容已顯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

矜許固為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采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舉便自難處籍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因徐倅使人解啟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

又荅汪尚書云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為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不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萬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嘉俸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重筮而親采闕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機印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心胸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

還朝期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貢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嘿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亦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令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熹則熹失所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

子二

朱子與陳丞相云熹非以愚懇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就開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寔以鄙性蠢愚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高罪大矣伏况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於如此旦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違是敢再瀝悃誠仰於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徽廟一次俾得婆娑丘林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寔為莫大之幸

又荅汪尚書云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

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以答知己之過，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羨，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羨，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訕，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高去就，熹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

三三

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諷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諒斥之，亦足以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明公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

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丞圍之熹之心，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籍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肩之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羨，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

朱子此時羨利，閑頭極確，極精出處進退籌之，已熟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出，豈肯輕於一往以蹈屑之往來

三四

之轍。雖陳福公汪聖錫之相知，決不受職，蓋職之受不受，原於道之行不行。道不行而受職，以為官餌也，烏可哉。所以丙申再辭不肯苟就，寧受郡路地方之任，猶得拯濟民生，上報君恩，不掛名清要，虛負陳善責難之羨。甲申在朝，隨事進言，期成至治，只四十九日不合而歸。朱子終身出處，總是此理也。明朝儒者，惟顧端文高忠憲出處甚正，其餘諸儒，淹滯爵祿之中，高談性命之奧，如是而側身儒林，斷不可矣。

己丑朱子與湖南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

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以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本而天命之性當俾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

三五

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蘄季明反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攘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靜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

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所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發之言而盡疑諸說之悞又不可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何如

朱子向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遂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故從良心發見着力而自有未發者存所謂大化安宅即此而在及已丑春悟心貫動靜之理未發已發之俾用皆具於此因有此書後采太圖極圖說四書集註心會身行深造有得而上契孔孟之旨皆由於此是又一大闕然則此悟也悟察識端倪之無當於未發

三六

而豈悟學佛之非乎傳習道一顛倒誣妄亦篋墩陽明未曾細考耳通辨力扶正學乃以朱子既得本領之日為馳心空妙之年與陸同其亦疎矣故特表而正之按朱子已丑之悟見於中和舊說序此書即序中所云亟以書報欽夫及嘗為此論者是朱子悟心統性情以涵養本俾為本寔自四十歲始良知家執晚年定論之說與宋史晚年指本俾之言遂以為朱子至晚年方悟本俾取朱子凡言及本俾者概目為晚年已失之矣至宗朱子者竟置此書勿論專主窮理一路即重言居敬至居敬之功所以涵養未發貫通已發之故無一字發

明嗚呼朱子之學晦而不明，令良知家得據文執詞，敢以窮至事理為泛涉，至謂本體不虛，誰任其咎？與夫子子自己反悟心統性情，後從此涵養有谷，林擇之、呂子約、吳茂憲諸書，又懲單持本體，類於禪家張皇之態。有谷、呂伯恭、傅子淵、包敏道、輩諸書，又數年從此涵養，益熟有谷、陸子靜、昨聞、馬外一書，至六十而愈純矣。然朱子涵養未發之中，上承濂溪二程之脉，以溯孔孟者，自己丑而大進也。既悟未發之中，歷三十年居敬窮理，克復擴充，集義養氣，道理飽滿，本原堅固，盛大透天命，至善性體大異乎善亦累心之學者，自己丑而更精進也。

三十七

宗朱子者不從此極力探討，求其所以立體適用合下不同於良知家之故，亦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自朱子與湖南諸公書後，南軒先生取益於朱子者多矣。南軒先生只用功於發端擴充，而居敬主靜涵養本原之功，得力於朱子。此其一。南軒先生天資高，無物欲纏繞，覺得此擴充則仁存，在是漸能廣大。此是五峯傳授故其教人亦只要依此做去，不見辛苦細密曲折。層次自聞朱子講說，教人用功亦有階級密境，如谷、胡廣仲、李隨、周允升、陳平甫、劉宰、潘文叔諸書可見矣。此其二。以性善為贊嘆之詞，善不足以名之之說，胡氏主之。

湖南諸學子宗之自朱子，辨其未當，南軒先生深以然。此其三。胡子之言南軒先生服膺久矣，自與朱子講論窮理益精，方能見其所未到，則可疑者共商之，以歸於至當。此其四。他如論仁論語論政事深入理奧，究極精微，日用工夫愈早，近愈高遠。此朱子所謂益深益遠而反就於簡易平寔之地者。廣仲晦叔輩皆不及也。讀而先生書當於此留意。知朱子之取益於南軒者在己丑以前，南軒先生之取益於朱子者在己丑以後。前後之說亦大概言之，其寔互相資助之忱，無有已時。無有界限。而先生歷心以成其德如此，後學可不勉哉。

三八

朱子曰：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令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盡此生之力而後已。

又曰：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月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居處常恁他忙，又理會動靜以為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甚，卒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谷橫渠書自不入也。

朱子因看心生道也，云不可以湖南之偏而廢此意，但當

於安靜深固中涵養出此以靜應動湖動靜相涵

又曰應物：與我心中之理本是一物而無少欠但要我

應之爾物心共此理定是靜應者是動

又曰古人唯如此所以其應事敏不失機今人躁擾却失

機

又曰今隨事忽：是以動應動物交物也

又曰以靜應兵家主靜點着便有

此七段揚方錄庚寅所聞

按朱子己丑透悟即着寔用涵養工夫如谷林擇之前

三書附載子直所錄其最顯著者玩哀苦之餘教語是

三九

自家心裏主敬涵養極其專一寔見此理不待外求只

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從人身上指出此理充

塞二段正前書所云親切要妙處即此知朱子於持敬

中見仁体自然昭明呈露歷：可驗如此子直所紀前

二段朱子自道向來未嘗專用功於本体以示學者後

五段就近日所見親切全在要靜涵養本体以示學者

合觀之朱子自學教人諄：以涵養本体為主後來無

窮工夫皆塞於此二三年間則此二三年間所答之書

門人所錄之語正宜細心潛玩方見朱子立大本曲折

有層次可循而非晚年始悔者也無如攻朱子者概不

詳玩但以言及本体者目為晚年宗朱子者或以同於

陸學或以講求文義謂同於陸學非矣即所講求文義

亦未盡差不知朱子此時力務涵養講求文義之功未

嘗有輟而其所講求者即其所涵養者處：養本原

即處：明本原如後所載春胡廣仲諸篇總是此旨乃

諱而不言致使近日宗陸王者謂朱子晚年方悔方指

本体示及門以尊朱子之詞審不滿朱子之意是彼之

不滿朱子者寔宗朱子者開其隙而不專責之也予故

力言之庶了然於朱子安靜深固涵養本体之教自庶

寔已然則後世之紛：有詞不滿於朱子者皆朱子者

三

門外人宜其言之不當也

理感非已發也理安即未發也理感常如此通貫也理

安決如此貞固也寔是一般未發氣象此中消息甚微

密細心体驗要在以靜應而窮理以培之只就此處用

功也

朱子問李先生云存主在這裏仁流動義定体是就心

地用功也答叔京云良心發見猛省提撕贈南軒云惟

慮慮酬酢處特達見本根是就發處用功也已丑悟未

發發寔理感理安以靜應之說是未處用功也得此安

靜深固田地向後日明日充尚有許多工夫在讀朱子

書者須反心做去寔有如此階級方信得是這樣不然終日批自不相入也微哉微哉

庚寅家禮成

按年譜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泰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為一編命曰家禮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也禮之所以禮者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心與行也朱子家禮一書有以立本有以達文立本必致其誠篤達文必求其合節誠熟誦而勉行之不可以為儀章度數已也自己孝弟忠順和義哀敬之

心與行非此無以守之固非此無以發之暢然後知朱子進德之方而因以嘉惠後學禮於禮教者此其門徑也夫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今細觀二書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在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体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何如其可棲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箇看得破便成

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中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侷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寔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為資神養真胡荼自己之說而已也

按順之資神養真之言正陸氏完養精神之見朱子再三非之又與石子重書之通辨何不細考此書而遽以為與陸合耶

朱子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熒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竟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為侷而寂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者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侷

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幾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寔已。幾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而常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三三

然則君子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微上微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德中和之妙可言而盡矣。某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難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義，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處固當察識，然人自有未幾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自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茫無下處，而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擬，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未幾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謂喻某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未幾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地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則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養夾持，不容間斷之意。

三五

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也。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幾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未幾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

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寔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此篇是南軒答朱子前書以為然而朱子又答之如此也前幅發明心性中和透徹極矣後言敬貫動靜以靜為本正教心人下手涵養處宗朱子者竟將以靜為本吃緊工夫一概抹過使朱子靜動用功先後之序不

三五

明大可慨也

按此書朱子從察識端倪透涵養未發發是為根本故力言之以定聖學之宗旨林擇之書亦同此旨學者當急涵養根本庶立體達用漸成德矣至其曲折又有可歷言者學不主敬涵養而專於察識端倪則有茫迫紛擾之病與湖南公諸書已發未發說不可不讀也學者不主敬存省交用其力而弗以察識為功稍見心性影子便以為本心之妙在此自陷於擊發作弄妄張皇之病吾方賓王此事一過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立志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但從亟收持養平做

將去必陷於存若亡徒勞把捉之病春陳超宗書不可不讀也不能集義但從事主敬九陷於昏憤雜擾之病春余正叔歎非其歎書不可不讀也不能窮理但用功把捉必有今日促住明日不見之病答秉味道所疑端的知得之訓不可不讀也是以學者粗知向學未入處全在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待其志滕德粹鄭子上所錄立志居敬四端下手等語甚詳甚透須實做去方知此中有如許曲折只謂涵養可以得力便藏了熱志不明不立等弊究不能到主一地位知其曲折不達用涵養工夫終是茫迫紛擾躁急影响此察識端倪未

三六

始非用工要着而必立志居敬為田地此際立志此際居敬無先後次第朱子與張林兩先生諄言之良有以也更有說焉四端是發處立志亦是發處發雖同而不同不可不辨四端因事而發如愛牛入井之類誠有此事一過此用遂息之養若立志真切處此時感觸發動氣象便是主宰便是根本萌芽發生即夫子所謂志於道後來工夫皆從此始在人為不遠之復在天為一陽之復自一陽至六陽天理自此充長聖賢天地之發動在此與愛牛入井不同延平先生云動而生陽不可作喜怒哀樂已發即此養也雖然人無二心心之所養

果是正理亦無二念但看真切與否如上蔡聞玩物喪志之語面赤汗背固一時因感而動是志氣感動真切有主宰之義即根本萌芽業生何可輕看朱子所云不待發而後察之而後存者謂無主宰但從發處尋討則不可耳且朱子以靜為主之說原於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旨靜不原於中正仁義與虛無者無別篇中懸言之蓋以性命之理靜中具足寂然不動之中而問架條理自在斷不以虛無為靜也當與玉昏陳器之其曰定曰主曰立皆志為之惟此志專於中書來者正仁義故未發而知奄不昧已發而品節不差即不昧

三五

不差之際此志卓然統乎性情動靜皆有所主而必有主靜之功然後動中能察不失所主愈了然明白篇首以心為主數語即立志之義也若非從立志居敬窮理集義恭親潛玩反身復行焉知朱子教人主靜之學有如此滋味乎彼疏解文義者難語此矣○此段乃統論為學工夫最為切要新本移置昏胡書後以見學道原委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敬貫動靜以靜為本學皆然但有淺深不同用功者方知之南軒先生物於業處用功如桂陽學獄麓書院擴齋寺記答直夫范主簿寺書良齋克齋等銘皆後來見得主

敬涵養是吃緊工夫如春呂伯恭胡廣仲喬德瞻劉宰潘文叔等篇自道曲折全在涵養未幾主教立本而主一歲蔡軒石銘尤極親切教人有下手用功處是得力於朱子此書也深体味之乃見

朱子昏胡廣仲云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某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湏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知覺終亦必亡而已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是下工夫處顧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安矣近

三五

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以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者為主而格物以至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論敬云但存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自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又昏胡廣仲云上蔡難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

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存敬者又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於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趨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朱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

三九

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說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訊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尤未穩當子文子子知言疑羨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又谷胡廣仲云須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能識得若茫然

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為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

第一書與谷擇之論涵養一節同意二書三書亦主涵

養而辨知字靜字尤確儒釋之分在此通辨以為同於陸學何其誤也細玩敬貫始終是真寔下工夫處全在無失二字自家反求寔是得心得心體常兢兢業業提通自如如有主人在內處之提綱挈領不敢放鬆失馭如此年餘自然得力朱子示人立本之教著明極矣

又谷胡廣云熹承諭向來為學之病是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

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索今日之所知而兩進夫涵養格
物之功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由也
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幸垂聽而圖之

此一說已丑悟後與廣仲論書所陳凡七條漸理精微
正朱子涵養時用功致知之明驗也朱子最警學者不
可儼伺虛靜黑窳之底涵養致趨到那一邊去居敬窮
理雖曰相須以居敬為主窮理光明之直是一事玩平
日涵養臨事識得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教語是朱子四
十後立大本吃緊處即防虛靜流弊非攻朱子者所知
宜其專以道問學目之矣

四二

朱子自己丑悟未發之中是性体即居敬以涵養之蓋
不敬則無由理會未發性体即理會得未發性体不常
居敬以涵養之依舊散漫去矣然不窮至道理之極於
七條中有一不透則含糊疑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如
執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体之陽列有無對之善善說
必差入虛寂一路無善無惡之說早以開其隙端非所
知不精害於涵養之明驗乎故朱子以居敬為聖學之
成始成終而格物致知即貫乎始終不可不透頂徹底
使渾然無欲之裏有森然條分縷晰之理而後涵養致
知用功處渾是理一分殊規模在這裏無有舛謬者也

所以吞薛士龍書有求之於句讀文義謹之於視聽言
動之語殆齋頭用功一定之法蓋朱子此時涵養固不
敢放鬆而格物又加精密矣

後書不全載學者當細玩：記論性吞稿後一篇則知
吞廣仲論性在壬辰前故序此三書於庚寅辛卯間

朱子吞薛士龍云熹自少愚鈍事：不能及人頓嘗側聞
先生君子之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
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而自
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
際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是不為

四三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據遠如許矣

按此書內云孤靈餘生自在已丑以後其云馳心空妙
者非專指佛學也中和舊說序云舍近求遠厭常喜新
即指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言此書所云馳心空妙亦同
此意未免視未發已發有分別非周子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之旨耳惟以此書與舊說序參看字：體合則知
馳心空妙原不專指佛學而絕不與陸同也且所云求
之句讀文義者是請明聖賢之書如本義詩傳綱目
道理與視聽言動合一以為誠正修齊治平之体用豈
如鄭康成陸德明諸公哉兩邊不可看錯方知朱子之

學矣

朱子答林擇之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
斂筋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前日不知於此用
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但
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之云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
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是不誑語今未能久
已有此驗况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林擇之云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
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体更無

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則莽：蕩：愈無交涉
矣

前一段哀苦之餘自在居憂時後二段語意相近故類
序於己丑庚寅後此三段書是朱子用工切要學者宜

潛心體認

又答林擇之云答熙之仁說甚佳其頗未盡處熹答其書
復詳言之仁著於用：本於仁當時自不滿意今欲改
云仁者心体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
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
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

物做起令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
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
分亦無寔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
乃其間節次進步耳

此書與春胡廣仲欽夫未裝書同旨是朱子因哀苦之
餘体認敬字親切要妙悟向來不先涵養而先致知之
悞大學或問補主敬工夫寔原於此：一條後學切不
可易視蓋學者自幼不從事小學雖謹飭讀書者亦不
免怠慢非痛下工夫整頓數年則此身心怠慢慣了何
能豎立得起故必翻然悔悟依立教明倫敬身規矩循

思

循做去使此身嚴肅不惰此心收斂常在方有寔地可
據其用心功利病乃有可言自此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節次進步階級甚明曲折甚多終身無有止境始信朱
子主敬補小學一著真貫通始終之金針也

又答林擇之云人生而靜不知如何看敬字亦指未感物
而言當此之時此心渾然天理全具所謂中者狀性之体
正於此見之但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徹頭徹尾說
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却直
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
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

交物之引然^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洩史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体所謂中已發之際能体所謂和此語高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未^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云先言慎獨然

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跎孤負此翁耳

按此書無年可考玩其語意深信平日涵養未發是當下主宰第一着工夫必未發時有主宰方能安其靜不昏了天性也此書自是己丑悟後語洵合乙酉谷何叔京書丁亥贈張敬夫詩與寅楊子直錄參看當李先生沒後思未發之旨而不得汲之皇之講求体認遠涉江湖尋求良友二三年間遂悟未發乾坤動靜之理向時聞見揣摩此時見道全体向時忙此時有安居處用功曲折顯然矣又須合後四段參看蓋能涵養未發則不

至若有若亡且涵養中漸之体出端倪是己物湛然貞靜之性自復其常而要歸於主敬必能克己復禮無流弊矣由此觀之谷擇之數書正悟後工夫切實處故姑附焉

又谷林擇之云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洵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專要精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却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体莫無可疑數日來玩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日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

四六

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無誠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誠動靜方無透漏若已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功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体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為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又谷林擇之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功夫了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之体出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純熟今日即日所學便

當察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為學之序也又云涵
養則其本益明進學則其智益固表裏互相發也此語甚
佳但所引三傳語自始學以至成德節次隨處可用不必
以三語分先後也蓋養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
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若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
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
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体非是
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
行焉然非体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養非
兩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

四文

動靜敬立養行無違而非天理之正矣
又云伊川論中直敬之字謂之就常体形容是也然靜字
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湛然而
已豈非常体本然未嘗不靜乎惟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
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素常以為靜者性之貞也
不審明者以為如何主敬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
定之以中正仁養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
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
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
所論敬義即此理也

又荅林擇之云此因朋友誦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
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
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之全不加工設使真
能如此存亦與釋充何異有上蔡說便又况心慮荒忽未必
真能存得即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
先又言未有箕踞而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賢聖說
克己復禮尋常謂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
己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此四段年無可考細玩書中語意似皆己丑庚寅後第
一段云前日中和之說即承為人深切書中所論中和

也第二段云豈待察識而後涵養即諸說例蒙印可一
書意也第三段與二段一時所吞也第四段論主敬工
夫極周密從有形象處着力內外交養方不走漏與第
二段正相發明即靜貞本体必能主敬始得安固也姑
統附之

按此五段朱子全副精神用功涵養是見得未發之中
是大本原所在不可有一毫攙擾專一潛心於此平日
若有若亡至此而志氣大定有清明氣象平日識察体
驗至此涵養中一一呈露端倪非復向時動中体察平
日以動應動至此有立脚處体察亦甚明平日未明性

體至此如一性之真湛然虛明本體未嘗不靜朱子涇
養工夫吐肝胆以示未學如此分明其要歸只在整齊
嚴肅正尊復禮著力學者寔下主敬工夫處：涵養以
之自有大定處有呈露處有立脚審幾處有本體湛然
處何等親切要妙宗朱子者諱而不言吾不解也

自丁亥以後數年窮理疑悟涇養生熟工夫是朱子後
數十年功力根本讀朱子書宜推類玩味反身俾佩方
知其旨趣也

玩南軒先生文集用力敬靜培植前面一截頗有工夫
亦自發處透入涇養沉潛者也精一之說一書所云無

四元

前面一截工夫者想指歛齋書院記擴齋記良齋銘等
篇耳

朱子吞張敬夫云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
何如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禪萬一
此見臨事而慎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
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
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未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
倫難竭愚慮亦不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
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
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仇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

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違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
仇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
寔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康可謂深
切著明矣而前日諫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
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神宮往者屢經
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
矣萬一狡寇出於漢新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
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
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
泣盡死於復仇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

五元

以此義存心發為辭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
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耻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
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論
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
萬一果有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叔殺若前日之言未
盡此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
謂得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
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寔下工夫處愚謂以誠是恭畏
存心而遠邪僻親
忠直諫經訓以明義理為之補凡是臣之役險遠迎軟熟
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欺罔則剝生事受寵者一切
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於中書使近習小人又洎審度彼
無得假託以紊政俸此最事之最之大者

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仔細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挫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嘉幸從遊之入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氣象有所未足以故

所發多暴露所而少含蓄此殆誣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詳也近年見多無節寡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免丁徭期反牛羊之說宜播遠近尤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必使非小失不可不戒能立其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功倍矣有失人以高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高善向見舉措多有一人言而為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從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之輕則守之固必矣以為獻想不罪其借易也

又荅張敬夫書云今日既為此舉則江淮刑漢當戒諫以待不知將帥孰為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

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高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卒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紜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伏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尤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

五十二

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不出不避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晚憂君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借問幸少留意

又荅張敬夫書云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社私門則立政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言聽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

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工夫處。今乃知圍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五十三

又卷張敬夫書云：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慇懃，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請席。延造昧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殆凡平日之所請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詔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

容沉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也。惠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廣，博是以反。夫聖言平淡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遠，所以為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之。羨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是地工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請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輪日請

五十四

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理，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寔，監司不恤，諸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道學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通，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

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其寔。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載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

五五

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猶經意，然四方未親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誑否？今日財賦出以千百巨萬計，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寔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足，因陋就簡，則欺誑者易以為姦而隱憂者難於得寔，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兵井，洵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幸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

敢概舉，但政本未清，俸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類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切伏想直道而行不待愚言之及矣。

是時朱子居家憊，君民之念旦夕不忘，所論立政養民治軍聽言用人之要，歸本於人主心術，即庚子戊申封事之張本。賦稅一條，令逐州縣各項金穀總數與支費總數一一清明，此量入為出最要緊處。屯田是養兵最要緊處，施之確有條理者也。按綱鑑廣召張某為尚書吏部員外，又兼侍讀，辛卯諫用張說，壬辰出知袁州，則此書在寅卯間。

五六

按朱子答南軒先生四書所以發明論語大學孟子道理則知求之白讀文義當如此用功非僅訓詁也。



朱子聖學考畧卷三

實應朱澤波



要古

朱子語孟集義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
分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
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
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躑躅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
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
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
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
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
徒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之其所以興

卷三一

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

以附本章之次

既又取夫學之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
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
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
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無非操
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
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体用一源
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
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
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

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
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
而意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厘
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
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
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
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
功傳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述世
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
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

卷三一

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
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
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
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哉顧其語言氣
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
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不敢笑則是書之作其率爾
之請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
謬則竊亦忠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論孟註疏如馬季長鄭康成何平叔邢叔明趙卯卿孫
宗古輩不過解釋文義其於孔孟微旨無有也幸兩程

夫以^子身體之以心會之筆之簡冊以教來學又有橫渠先生及門諸子為之羽翼然後孔孟微吉燦然明白特是諸家之說亦未盡合程子以無失聖賢之本意若非朱子反復申明將又有流弊焉嗚呼讀未知孰可為孔氏之顏一語乃知朱子辨謝呂游揚諸公之差者大有苦心在學者誠深味而默會之則其以孔氏之顏曾自任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朱子資治通鑑綱目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

卷三三

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反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摭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上年^上行書^某甲子^通甲子^字則朱書^而因年^以著統^凡正^之以^別之^雖無^事舉^要以^倫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年^歲下^大書^非正^大書^以提^要例^如始^終舉^廢災^祥公^革統^者兩^行分^注非^正大^書以^提要^例如^始終^舉廢^災祥^公革^統及^此例^而善^可為^法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而分^注以^倫此^例而^善可^為法^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而^分注^以倫^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成^者皆^特書^之也^而詳^陳其^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述^世

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使夫歲年之久述國統之難合辭亦頗未以附於其間云云使夫歲年之久述國統之難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晚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歲之中苟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入道定矣大綱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嘿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

按綱目一書朱子雖云兩公之志可以嘿識蓋謙詞也

表歲以首年者春秋紀年之旨也因年以著統者即魯史而推之天下也大書以提要者春秋大書之旨也分注以脩言者合三傳溫公胡氏及諸先生之語而取其粹精斷以至理也夫如是天道人道常理不易大綱衆目治戒昭然國家君德之修否政治之得失師儒之興廢人才之盛衰皆於是乎見其所以承聖人春秋之傳下定萬世君臣之則者嚴而確矣學者不識綱目之旨焉可語春秋哉

壬辰朱子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

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
欽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
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
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
疑以為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言父
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連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
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
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入蔡季
通言之問辨之餘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
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

五

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
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入高弟之手亦不應一
切謬誤以至于此則予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
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
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
日讀之未詳忘生穿穴凡兩辛苦而僅得之者遠足以自
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
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于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
嘗同為以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
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濼常喜新其弊乃

至于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
報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
亦仗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
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
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愚讀此序與答薛氏龍書其大旨有一一契合者烏序
言從李先生學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即答薛書
聞先生君子之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也
序言忽近求遠濼常喜新即答薛書之舍述求遠處下
窺高也序言語默動靜之不同大体莫非發特其未發

六

者未嘗發即答薛書之馳心空妙也覺佛之非而未盡
革固空妙也察識端倪錯認未發之旨亦空妙也發酉
以前之空妙指佛言也發未以前十年之空妙指未能
盡革不得其術言也已丑以前數年之空妙指未喻未
發之旨言也其工夫時候各有不同而二篇所指大抵
如此通辨不細加分別第據馳心空妙一語以為與陸
學同所以宗朱子者皆言諸子四十以前出入於佛而
至是覺其非也若考與湖南諸公書及此序則知其不
然矣

按此序朱子自序己丑時悟涵養未發為主之故而序

中無言及涵養語予由此篇歷考已且後後至壬辰所
答書及語類中言涵養處叙之庶知朱子後三十年操
存工夫得力在此數年中雖後日與伯恭子澄言缺却
涵養深以為悔亦其所見愈親愈不敢輕信之是學有
識者切不可泥後日自誤：人之語並疑從前皆臨語
言講論而無切己涵養之功也

朱子記論性答稿後云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
見驟正累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
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
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

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
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各
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
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
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
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
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
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諱不
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
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速

遂以靜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
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
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
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
文義脩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擇
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
傳所謂無間可容髮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
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揮之疑雖遇
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敬之說則中正仁義之
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忠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

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此稿中間亦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
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

朱子既透未發之旨與湖南諸公往復其說以涵養為
主矣而格物窮理尤致其精明者正恐稍有舛錯以致
涵養之未當也如胡氏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但以知
言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為據其流失不小後來無善
無惡無善而至善之說皆淵源於此若不明著其非將
體性者必以此種論說發於程子之徒之派雖力剖其
未當誰能信其非是而距之惟玩朱子善而未始有惡
真而未始有妄主乎靜而涵乎動三語則論性的當無

過於此而程子性即理之言昭如日星矣夫朱子於未發之性體統幾番體驗而後悟未發之中有本體自然不須窮索於未發至善之性體統幾番窮索而實信性之至善至貞立靜涵動確不可混惟用力居敬使根本已定貫徹始終而又辨別精詳絕無似是之病留於隱微之地以滋涵養之累所以直統周程而無旁蹊捷徑之失也若陸王兩先生家只以養心為重愈養愈愈空並將善字抹殺反以格物為徇外為零碎亦其流弊所必至豈知朱子之涵養實為格物之本而格物之功皆所以精其涵養之體無有內外無有兩途者乎此數

九

年中居敬窮理已透旨歸而通辨以為同陸其與詆朱子者無異矣

壬辰八朝名臣言行錄成兩銘解義成

接年譜載二書成於壬辰

言行錄載名臣事君治身用人愛民理財緝兵之美績可為師範者並間有瑕瑜互見可為鑑戒者讀之可想見諸臣立心制行各有法程不可稍不檢以貼玷又想見朱子一片公大心胸不因短棄長不著美掩失真涵蓋萬象彙集眾財而條理井然焉

淳復日讀朱子兩銘註畫夜玩味不知所自來及讀文

集語類序聖學考畧若有會焉蓋朱子聖將其滿腔惻隱萬物一体之意實從己心體驗發生不能自己又與南軒先生窮究仁說至透仁體即是天地之帥非有我所得私正程子所謂其體此意今有諸己地位己高者故註得親切有味如此不得此消息而欲有見於朱子之註其亦難矣

朱子克齋記畧云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其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

十

此仁之体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繁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枝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且聽焉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翳然其若春陽之溫哉然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

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而舉也與

朱子是時體驗未發之源然有得力所謂欲盡理純者即前答林擇之云從此涵養中漸：体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為己物也必從涵養中体出端倪方是天機活潑生理論然本來仁体呈露氣象此仁体原自微動靜表裏無有間息非克己之盡不能到此地位耳前者子重不遽作記而有待焉至此寔見這仁体故下筆親切

此聖學入深時候通辨猶以為同陸而述世儒者信之吾不解矣

朱子尹和靜言行錄序云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和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某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願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民各事跡亦或不問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

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

按朱子於程門弟子必講求其學辨別其微如謝氏尹氏詳矣玩几微之際所助深矣非切己体察能如是乎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非析理最精能如是乎後學於勉齋安卿而先生集不虛心體驗豈能有得于朱子聖學哉

朱子序程氏外書後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 所序次可繕寫始 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

無所遺也於是取諸其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為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得以取之之難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

按朱子於遺書既訂而序之又訂外書十二篇其於暢游道錄不能無遺猶必謹存之以備全訓私淑之誠至矣後學於朱子語類未窺其類門徑未見其頭面動云記錄之誤亦可悔聖人之言而不知自悞也夫

朱子輯程子遺書有序附錄有序外書有序合三序觀之

朱子有功於程門何如哉由後世以溯北宋程門高弟如楊呂謝尸諸君子所集錄或存或亡缺畧已甚苟非朱子衰而集之安能使千百後全帙宛然以開後學心胸而契精微於往昔哉抑不獨此也朱子接聖道之傳實有賴于文集語錄焉自見延平先生之後惟以程子之學為宗味玩於講習討論之間體驗於躬行心得之失實如格物致知之補傳已發未發之奧旨復良動靜之微言居敬窮理之交進夾持天理之密詣仁立義行定性兩志之要歸種種明訓實自程子以入孔孟之室其功深而詣極者如歷階以升而登無有已時也若夫纂輯所取既擇其要者

十三

附於經書註中又集為述思錄其餘講說發揮載于語類不一而足使後學讀之如迷津得舟楫如暗室有燈光不啻親聆其教誨者蓋程子之言簡質渾噩不易尋其厥理得朱子反復暢達使其曲折盡與源委委委朗然昭明有所循塗而徑其嘉惠至數安可以數計也耶此義惟北溪先生叙朱子文首言之諸前輩未嘗及此有志求道者能深有味乎此義而奮然以與法朱子之學程子者以學朱子則不至不得其門而入矣

此段係謹按論

癸巳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按年譜載二書成於癸巳朱子太極後序有二一作於

已丑一作於己亥年譜小註列己丑序於癸巳誤矣題太極西銘解後在戊申有云始予作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亦不言成於何時而年譜叙西銘解於壬辰叙太極通書解於癸巳者據語類李性傳序也序作於理宗嘉熙戊戌去朱子卒時凡三十九年

癸巳朱子中庸集解序畧云蓋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蓋之凌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天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

志

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害反有甚於前日之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蓋誠不敢私竊懼焉故因予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慎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子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

朱子所云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戒悞乎不
賭不聞之中以踐其實者教人從居敬窮理用功因聖
言以返身心自有互相發明處宗朱子者偏重句讀文
義使後學讀朱子書專力於訓解檢飭其行誼未為無
益至於沉潛戒悞會歸踐實之功無所聞發終覺滋味
淺薄沒有歸宿而難於深入持以恐未得朱子之微意
而又安能有以勝彼說哉

朱子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 所纂次凡十有
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
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

五

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思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
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既出稍綴輯僅一二以古
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好學之士亦
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述作隨時討論以
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
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於無聞因竊蒐
輯叙次合為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
可參校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
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馬馮
烟周元陽孟說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

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
所與起相共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教化導
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

按通典禮書諸種未免太煩朱子家祭禮十六篇必詳
畧得宜情不可見矣惟遵家禮參以續通解而酌之以
定其儀節然終以不見朱子原本為恨也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追慕何窮
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某再辭未報惕息俟命
未知所以為計喻諸孝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政得恰好此
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孝者須是無所不用

十六

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
好孝之弊矣且中庸言孝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
涵養進孝亦兩言之蓋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
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知意
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昨答敬大
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
子夏吾必謂之孝一章共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
於廢孝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就有道而正可謂好孝
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

按象山年譜壬辰春伯恭試禮部考官以內難出院本

傳云父憂是伯恭祥祭在甲午春後此書正其時也吳書內云昨者敬夫言仁說是朱子答敬夫論仁說即在無有儻侗語使學者讀之自知性中四德統於仁便當下克己功夫以保守此仁其發明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可謂明且盡而示學者下手為仁工夫亦顯有門門徑而無歧途之感矣

朱子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飢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康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在朝奉即劉侯如愚曰民飢矣盡為勸

十七

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飢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帝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飢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真直數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

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歲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飢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黎寡福亂其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又去王公又去直龍園閣儀真沉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著貯民家於守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逼出捐一歲之息

十八

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公工役者貢士劉後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賞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即珥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力所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止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楮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

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高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思不過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徃：全其封儲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歛一聽其所為則惧其計私以害公歛計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鈎校

元

彌察上下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民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於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反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擊上說下散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遺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五月

按此記前叙立倉之由後言持久之道一片愛民至情

憐：無已凡讀是篇者皆當深体此意夫社倉是備荒要着合朱子所記觀之其法有四領粟於官加二收息隨時散歛如五夫倉之式一也富而好禮之士能捐米數百石加二收息隨時散歛如金華潘叔度所為二也守令出無碍公廉錢市穀買田隨時散歛並不收息如光澤張侯所請三也富而好禮之士能出穀數千石隨時散歛並不收息如南城吳坤吳倫所為四也統此四法其責在守令與邑之縉紳同心協力四鄉彙積至二三萬石可無凶荒流離之虞而縉紳之責尤重焉蓋縉紳在鄉党中與百姓多是親友獨享豐厚而親友飢

子

餓有人心者豈其忍為若以身行之有愛恤鄉里之心有倡率富民之任有揀擇老臣之識有易別窮餓之法有輔佐守令之權視疾苦為同志則能愛恤鄉里捐穀米為先聲則能倡率富民引賢德為同志則能揀擇老成察貧富於平時則能確別窮餓秉公心以鎮奸頑則能輔佐守令此五美者惟縉紳是賴更得賢守令主持于上自相與有成矣要之守令者朝廷責其牧養斯民而縉紳之倡也讀朱子社倉四記而不感動豈有人心者哉

朱子已發未發說云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

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之謂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以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却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攝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

三

然而心之道或幾于息矣故程子于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存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耳周子所謂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互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却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文也然與中庸

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後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按此說是朱子統會程子諸說體性體至精至粹之論不可率意以讀者也謹分段而詳解之右據諸說以下下是明未發本體即是心體流行三句指點未發氣象極顯明心體流行者當未發時原是流行的若不流行

三

則斷滅了寂然不動者流行却不是動處字尤指點親切天命之性體段具焉者當此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正是仁義禮知渾然之性全具於中教入當未發時識其處即識此是自己天性切不可作空虛見解即程子所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義而指點處比程子更明白有可依尋從古先儒未有說得如此透闢者也呂博士以下明呂說互有得失也未發之中以下示人用功保守之法未發之中三句承上言性體如是當此之時三句教人體會性體如是急宜主敬保守不可疎忽放失通篇吃緊此三句然亦不是僅騰口舌費筆

墨酒是日到神到身到心到識到力到守到養到認得
此是人禽閑放鬆此閑便無着手處必刻、懼刻、操
方是敬以直內工夫也則自此而發二句是指發處說
自此二字宜着眼上三句是戒慎恐懼工夫做得個大
地盤大安宅玩自此二字只就戒慎恐懼大地盤大安
宅中發念慮不違本色可無過差孝者必自驗果有地
盤安宅方解自此二字之妙不然倏然而發、亦不省
雖省亦盡指錢米也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二句承上
八句言孝道人須有此本領工夫方可進步也自右據
諸說至本領工夫是朱子從天命本然說來教人体会

三三

性体用工保守實有合下便居敬持志用許多讀書勞
理力行工夫方能復安于義理而不妄動之性体勉、
循、以保守之非必待靜坐体会性体而後言主敬保
守此朱子異於陸孝大閑頭切不可錯走路也却於已
發之處規之六句教人於幾處察識擴充正慎獨切要
者全在此處把捉得定方得保守性体此處一差變人
為禽如墜深淵如迷鬼窟芒、蕩、無住足處所謂地
盤安宅依舊又散失了可恨如此已發之處差未發之
處失無有二處所以要存所以要現而歸於主敬也故
程子於此以下歷引程說言工夫全在主敬周流貫徹

微初無間斷但以靜為本數語尤寫出戰兢保守天性
体段之要無踰於靜敬靜以復未發性体也向來講論
以下朱子自叙於動處用功不免於急迫深以平日涵
養為主此真見得主敬必以靜為本非同偶然一悟也
程子所謂已下發明程子立言之意而此却指心體流
行而言二句與前已足就心体流行處見一語直契性
体不已之旨教人就心會性從寂然流行四字理會得
如此氣象則知程子立言而又改政正之意和盤托出
無有疑義也周子曰以下邇入生本原即是天命於穆
不已之妙透到性体來歷處也統而論之先之以未發

三四

本体繼之以敬存本體工夫而省察即此而在又繼之
以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本體工夫方是合一因言自
己所見之偏因言程子改正之故而以無極不容說之
義終焉通篇大旨如此不知有當於朱子否子生至愚
至拙宗朱子教凡二十餘年不得其門而入難由中和
舊說序考年歲早晚進德之概究難尋其得力處後復
玩序文反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已發未發說朱子透
徹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体驗屏去邪雜收
心窮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
敢擾亂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本之學

如此切當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初不解未發之中為何物良可嘆矣如是者又一年幾自信其得於朱子傳心之與為不差錯體驗之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靜起伏之交復良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有些轉換在畢竟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此時無容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復取朱子書而玩味之沉思累日恍然有以自信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致中和註先分言動靜用功後言必体立而用行皆是從涵養未發做起而已發未發說直從未發本体指示使人有所

三五

領會即就本体繫着主敬工夫使人有所持循入門下手無如此篇從此篇寔反之身心自朝至夜兢兢端莊讀書窮理積之之久覺性体時：呈露只在這裏仁義禮智信渾然在這裏如殺種生性惻隱羞惡是辭讓是非皆在這裏發生如殺中萌芽視聽應酬皆自這裏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真不用轉換一直做去之妙樂從前日誦日習而不解者今方透得觀面相承亦竊自幸矣嗟乎未發之旨自周子發之兩程夫子繼之越百餘年朱子會之而著此篇者特難有其入耳果會得此旨真個大本在哉存在此處發在此處發存

處舍得發：處仍是存周子主靜立極無欲則靜虛動直之旨程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總統於此朱子答直卿周知敬甫德久諸書皆發揮於此動靜分合用功皆貫通於此：予所以嘆此篇之旨實朱子聖學之樞紐而願單力而不辭者也予質至愚至拙幸窺奧義借為疏解寔愧淺陋因紀朱子聖學次序故錄於篇後云

朱子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以持敬之功貫通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

三六

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時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而靜中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

程子涵養觀已發之旨既見於已發未發說而此說又特提明歸於持敬真是要言不煩學者誠於此二說及後玩味熟讀精思依此寔下工夫未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方知朱子於程子子思中和傳心之妙獨得其宗而闡示後學垂教無窮矣

朱子知言疑義云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笑人欲者桎梏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子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熾熾天理氾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 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

三十七

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体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于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 杖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明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

以至善明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 杖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三十八

自康侯先生有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

五峯遂曰先生遂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又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與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由是湖湘學者皆宗其說不以善惡言性幾有性無善惡之意是善性學明晦一大闢朱子從而疑之發明性之本体實然只是一理無入欲南軒先生深以為然固有正當以至善名之之善此朱子大有五峯以救湖湘學者之蔽矣而南軒從之者為不易得也若心無死生流於輪迴之見而南軒亦然然樂其從善虛心千載如接 疑義又云聖人下學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

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
大抵自謝子以來終說洒掃應對便湏急作精意入神
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不免有病又云以其
大者轉於小者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按此辨
極精朱子是時見得純是天理故即人事即天理言之
非造道之深者難知其曲折矣

知言疑義又云兼接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
觀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
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
求心之問甚切而所得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

三九

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
操而後存者豈不後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
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
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体
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操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
其無是理也 杖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
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
識其體矣則其為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為仁之間
宜莫若教而已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遽語至於善放心
求心之間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

其放而求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
苗裔因利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時體察之功也
二者要不可偏廢若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
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
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太過蓋見
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
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而識本根非
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兼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
門之教詳于持養而畧于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則其
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

平

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
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此四段朱子因知言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及見牛不
忍良心之苗裔大有可疑而共商之者也合觀四段則
必為仁方能識仁因苗裔識本根不若培其本根而枝
葉自茂已了然矣南軒論末段處又當恭看按吳晦叔
云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本根夫苗裔之本苗且
未能知而遽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異聞日坐操
未見良心之發便皆敢自謂已見性者性者故胡文定
公晚得敬字便不差也南軒卷云不知苗裔固未易培

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也此語須兼看
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体察之精則本根愈固未
知大体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慧衣冠一思慮便整
然涵養之意衣冠一思慮此雖未知大体
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
培壅但欲省察恐膠：擾：而知覺無有得發也敬以
致知之語以字有病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為學者
不會去源頭体究故看得不是觀元晦亦不是畧於省
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如說愛字亦是要
人去所以愛上体究但其語不能無偏却非閉目坐禪
之病也細玩此書所答甚詳反身体驗實可持循必以

三

培根本為主而体察以謹之充之未知大体者四句與
朱子答楊子直一主於敬書答林擇之程子言敬書同
意尤初學入門所當依此下手也至觀元晦以下尤能
發明朱子微意朱子詳於持養二句非謂体察可畧正
教人在仁体上功持養當密也與陸學專主虛靜有天
淵之別晦叔子以為何異於閉目坐禪也亦大差矣非
南軒孰能聞之哉
南軒先生於知苗裔培根本立兼看之訓誠用功要着
而未知大体四句正下手寔功從此做去正合下立志
合下主教合下謹幾致曲合下窮理力行必有大本可

立違道可行庶于已發未發不至有偏亦不遲遲于已
發未發既防張皇又防虛寂而徒生擲擾：也夫南軒
教人切實如此究其進步得力於朱子者不淺當朱子
未透未發之旨急往長沙相與講究大有切磋之益但
南軒平日原在發處体究不獨朱子諸說例蒙印可一
書箴其發而後察：而後存之有差並答伯崇揮之書
皆有益於南軒即其答呂伯恭云某自覺向來於沉潛
處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
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為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体之由

三

此觀之益信南軒得力朱子以用功于涵養者有明徵
也嗚呼學道深造之功難矣哉亦微矣哉朱張兩先生
未相遇之前其用功于立志主敬者為何如而其所以
立志主敬者猶未免於發處着力及兩相遇兩相勉各
自於隱微幽獨之地言貌詞氣之間省驗其密跡檢點
其生熟一則曰缺却平涵養一段工夫一則曰自覺向
來於沉潛處工夫一則曰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
此一則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一則曰敬實
徹動靜以靜為本一則曰愈覺周子主靜有味于是力
從敬用功直透天命明德之本然謹几致曲窮理力行

不厭不倦優入聖人之域而不自覺此所以啟孔孟周程之秘奧而立萬世來學之準繩也嗚呼兩先生於已發未發之間如是自學如是教人歷五百餘年其人雖往其書常流行天壤中昭昭如也後來學者防張皇而昧於端倪防虛寂而昧于本體自滋紛擾無所適從亦自細心讀兩先生書耳豈不大可惜哉

朱子與張敬夫論發已論語說畧云如所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二本明道筆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蓋筆瓢陋巷寔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固在筆瓢陋巷之外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

三三

而即其事以求之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若曾言志乃其中心所願而可樂之事其見道分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克舜氣象者正指此言之學者欲求曾皙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二子之樂雖同所從言則異今可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亦可誤哉又云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行不遇處不思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但以遂其心之所安而已非欲全其所以

以生者而後為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為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為畏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為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輕重而後為之誠使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夫率全其所以生等說自它人言之則可若挾是心以為善己不妄貽况自言之豈不可笑

按此說甚多今載此二條見朱子休認聖人言語必到極處涵養既純窮理又精所以胸中有至樂而無一毫計較之私也

此書當與卷魯無疑此君子所為而學一段恭看

三十四

又答張欽夫論仁說云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着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皆根于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是非各因其體以見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仁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

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己發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己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体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体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体也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謂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于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于仁之性也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或亂也若言一仁可以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

三五

所用矣

朱子答張欽夫又論仁說畧云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條今撮其大要不過教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簡言堯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人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於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前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堯已復禮廟然天公然後此體運全此用

助者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性發為情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真指仁体也細觀來前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為仁之体則陷于此情為性之其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体則恐所謂公者漢然無情但如虎兇石雖其同体之物尚不能以相愛况能無所不体乎然則向句坤初未嘗一字說着仁体漢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体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体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而帶得仁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辨之而遂以情為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寔未嘗識其義且又并與天地之

三六

心性情之德而昧焉霜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

又答張敬夫論仁說云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己自不論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為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可勿論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此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也當覺是覺此理如此之理也意以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是

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物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于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此書當與卷呂壽丞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教語

三七

恭看

朱子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難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為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

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体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体而存之則兼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後乎天理則此心之体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為逃諫伐而誠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三八

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詞以發愛之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苟嘗判然離絕而不相關哉吾方病夫學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道而子頌以為異子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者而以萬物之與我為一為仁之体者全矣亦有愛之非仁而以是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至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

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傳施濟象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後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精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後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仁說述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

三十九

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曰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昭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畧曉其名義者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指汲以求仁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也復何所向往而愛說而知所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割得名義稍分界分脉絡有條有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耳若不

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往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以為如何

細按仁說一篇前幅仁字根原來歷模樣性情未發已發歷歷分明所舉論語數章包括為仁大要後幅統會論仁數條意義符後淺陋元空之弊一一說透使學者曉其名義便下切要工夫實造其地庶不負立說垂教之苦心耳蓋朱子已且前後體認未發氣象以為日用本領立仁之體如此其至矣已前後窮性中道理以見日用實際致仁之用如此其精力行實踐即貫徹於體

早

認窮究之中故以身立說以身垂教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目俱到者乃後世學者不體朱子立說垂教之苦心以邈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在宗陸王者止知靜養至於窮究性中道理則全無工夫任意立言脉絡不分道養得靜定時反覺理為析二狗外竟以句讀文義目而不知自陷于廢學之弊並非所以立仁之體也在字朱子者止知名義分明至于涵養未發氣象則欠却工夫即其克己功亦熱用力而氣質欲猶有未盡也甚至着意時又以體貼語意推朱子而不知自陷于章句之弊也蓋非所以致仁之用者嗚呼朱子之割得名義分

明正教人嘗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如此說破而兩家猶各執一見以為後世學術之患惜哉

按此書知朱子若何苦心分明名義孝者從此書下工夫然僅曉名義不盡實功之弊已明：言之所以數年後於切指中更加切指即此書可識其由未為假專以名義立教者豈知朱子哉

朱子答呂伯恭曰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留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

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今蘇氏之學上謀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滲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益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按朱子請唐志論韓文曰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誦說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立

者皆必由是以出也論歐文曰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恐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王氏緒經說論韓氏曰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指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慨惻而有條理也由答伯恭書及此二篇觀之朱子立萬世學于文章之正則肇於此矣夫文所以明道也韓歐之文於道亦間有當而以朱子之言求之素無探討服行細密體驗真實工夫徒即其所見以為文章是以有道文分裂之患學于

欲由此合道文而一之必有所不能蘇氏又不遠遠甚無怪乎後世文章全不根本道理而學疎破壞無所底止惟朱子之文即歷聖相傳之文朱子之道即歷聖相傳之道選數百篇奉以為主而讀之沉潛反復歷有年時如某：若干篇可得立志主敬之要如某：若干篇可得窮理之要如某：若干篇可得躬行之要如某：若干篇可得成已成物之全功誦之於口會之於心體之於身施之於事道德仁義之實由此以契其本魚鱗身居家泣官之宜由此以正其規矩存而養之擴而大之斯道之全体大用充足飽滿於中則其發見於外者

必有光輝頭著之象自言動成儀以至出處始終之間
無非本原之呈露由是而筆於簡冊皆所以抒寫其胸
中含蓄之蘊文之所行即道之所行道之所在即文之
所在道文合一之妙有實喻其所以然者蓋信朱子之
文之道即歷聖相傳之文之道而非韓歐蘇氏之文所
可按量尺寸者也文則章之正則其在斯字其在斯字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既
畧文字直起本根之意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
學但變其名號耳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而

四十三

因賦所疑也

朱子未會象山時已知其為禪矣何得謂中年同陸子
又答呂子約書云所示心無形體之說節意正謂如此不謂
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
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
从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
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
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俸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
者乃所以速其運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子所論
練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豈以此
一物操彼一物如闔者之相捍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
遺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
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
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朱子答石子重云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
体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而
止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說得心
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

四十四

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止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体
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則
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
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
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
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
滅心之体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
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請者當知所謂不
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
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

然不動之本体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又答石子重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扣飲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擇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役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意整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

四五

病否

按答石二書恭以答叔京子約書論心体甚細操心功夫甚密其大要在主敬存養不可有察識念一有察識念便是求中便是已發便是遷動非寂然不動本体此旨極其精微必從此中透過教番方知其味後人不曾嘗下功夫執察識尋求捕捉之說竟謂察識四端必流於陸王釋氏識心之學以致終身不能反情復性徒為章句謹憲一派而已吁學道流弊遂至於此豈能接朱子之正脈哉

朱子答何叔京云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

蓋入而存者固是直心出而亡者亦此直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直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和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方有妄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謹疑呈幸乞指論然心之体用始終雖有直妄和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而其有妄和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滿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

四六

元翁兄弟也歟元翁與蕪黃遊學佛該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滿君者又豈非清遠家子弟耶清遠之子亦恭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大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体實淵慈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為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体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

用曰建亦体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為主者尤為難^辨証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欲畧言之

又答何叔京云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止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涉也但以存止而異其名耳方其止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止出入之心却待及本還魚列

四七

求一箇無存止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止不止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繼舜禹之聖亦一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

按朱子答游誠之云心体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体之本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也無不善矣

舍則止

於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体用始終真妄和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玩答何二書及此書朱子發明心体之理使向來蒙翳一旦廓然矣其吃緊處在心固本靜八句及非是二心各為一物真妄和正不可不分教語夫不知人心靜而不能不動善而亦流於不善則不靜動善惡之所由判不知道心人心非是二心則不知變動錯綜之皆出於一心不知真妄和正之分則不知神明不測之當歸於一是無惑乎說之紛而日用間

四八

若無着手處也惟反復三書知朱子於心体熟用工夫透得心体本善只在操存用力則所操者要而推行運用自有主矣此朱子四十後窮究心理精密要緊工夫讀者不可不著眼

答何二書未詳何年前一書言太極通書甚詳於太極通書解成故始附之

朱子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為則何間斷之有哉又云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觀切方可復

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
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
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
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
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又
云天命之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裡許故曰性便
是理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
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
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云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
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

四十九

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
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忠
皆天理其可惡謂之惡者本非惡也物便但過與不及便
如此則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
此
又答何叔京云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根本然後致持養
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
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
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
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

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
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戒者以進為文主於益者以反為
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
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
箇恰好處方是識得中和也又云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
儼若思敬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
也

朱子宗程子主敬以教叔京此聖學宗主也帝王聖賢
皆是主敬不主敬從何處入頭不謹於衣冠容貌從何
處主敬蓋敬者德之聚平日窮究底義理原在心中能

五十

敬則凝聚在這裏故朱子屢以如見如承如臨如履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立教正教人從入頭處做工夫此項
以身体之尤須以端坐為第一着坐不端莊則心不能
整起植立而行立動卧皆縱肆矣能主敬則身心內外
一貫而無間隔不敬以直內而言存養其能不能於空
虛乎敬為主而義已具主於義而敬行二句尤極要
約主敬是集義根本窮理又有互相發處不可偏廢此
朱子四十後力從主敬做持養工夫諸者當着眼言仁
言性言天理人欲之辨有功於子思孟子程子尤大正
居敬窮理合一箇竅也

朱子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
值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
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
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
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齋肅相
反誠能莊整齋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
僻邪侈
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
其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
何急情願靡漠然不叔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
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齋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五十一

又答何叔京云竊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
有餘而於莊整齋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
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
先生指出敬字之一字實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
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
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為功
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
尋繹自當見之
又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高卿具道尊
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

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
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
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且當就此覺處敬以
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
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
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
耳所喻勿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須
反復錯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謂此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
草：自欺乎

五十二

又答何叔京云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
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
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体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
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体流
行向決而無一物之不備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
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靜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
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述而指遠矣今乃
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一向外馳無所
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
據守之敬哉必如論所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喪

安排推助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辨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及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却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賓主之辨耳

朱子答楊子直云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情深所數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畧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

五子三

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首有始終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蓋向以太極為

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象之機也此則庶幾述之來喻疑於体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義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以本體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以流行若謂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贊笑其它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虚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繞也特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肅肅威嚴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教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

五言

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貴有不足行者豈不謬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室居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体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樞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耘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立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傳故叔京來書尚執前說而未

喻之云亦似卷內外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并以寄叔東而所
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却以見告也

前二書及此五書皆未詳何年以叔京卒於乙未故載
於乙未前

前二書教叔京從規矩繩墨上守定則制外養中只是
一事第三書即叔京所謂操其覺者而明示以主敬即
操之之道不可專操其覺者而不加意主敬且不加意
主敬則所謂覺者必有時而昏且散也嗚呼此書之旨
亦微矣顯矣且當就此覺者處四句朱子以人身乾坤
易簡交用之義示後世學者至今五百年無人闡明徒

五五

執良知家復始之說奉為秘訣豈知朱子教人如此親
切著明哉蓋就此覺處即乾以易知之知敬以操之即
坤以簡能之能敬以守覺則敬中有覺即乾知交於坤
而為復覺不離敬則覺中有敬即坤能交於乾而為始
常敬常覺常覺常敬即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至於
所以覺所以敬者即學問思辨講明太極中正仁義之
理可以得正而無失者朱子指點明白如此何學者漫
不經目而深思之也彼良知家專言知而不從事於敬
竊恐一點虛靈所依附不得不入虛寂一路以尋歸根
復命之原况所謂知者止是虛靈之知而非中正仁義

之知宜其然陷於精魂之覺而非元亨利貞大明之覺
也豈不惜哉第四書即答子直所論敬貫動靜內外辨
析極精非過來人不知得半失半之分初主敬者靜時
得者即動時失也知得動時失方知得靜時并未得也
始有味子朱子之言揆我隱微之弊寔得敬守此心
內外卓然始有味子朱子之言示我周行之路也合五
書而身體之者旨哉旨哉主靜曲折次第志聖學者細
察之

朱子答呂伯諫云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
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

五五

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講求辨論考究尋繹一動
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寔事學者之病在于為
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向外者皆為外事若是有
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對月將
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造
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
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
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
內思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
妙也哉至於易之為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

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
而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病根有未除
者故敢以告

此書未詳何年與各叔京子直書語義相類故附之
細玩此書與各叔京子直書著意反身體驗既無道內
狗外之病又無是內非外之失有本可據有用可施又
其以也內外合一隨事隨處皆是功夫皆是道理方是
自得之而居安資深達原地位朱子垂教至精切矣後
學可不勉哉

朱子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也為他佛說得相似

五十七

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慎所不聞如
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夫

此事尚鶻突者如大化安宅佛說亦相似耳豈有發未
甲申己屢開佛而尚與佛同乎看得分曉者看得心貫
動靜涵養省察處：通徹極其分曉非止看得佛之非
處分曉而佛之非處分曉在其中矣

問春間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
間却以為太迫切何也朱子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
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
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

會正心誠意池錄作四却有局促之病只說致知格物池
作讀書講學一却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固決兼今日
學者所謂格物却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宣王因
見牛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
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
簡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知敬
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分曉故其
見識如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
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者去
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

五十八

格于己發見之後

細閱此段則知前朝儒者議朱子格物向外之非矣朱
子格物直從性情用功其中言局促汎濫端緒涵養窮
格皆朱子點：體聽過未以示學者最宜潛玩端倪發
見須善看戊午沈莊仲錄此心無時不發見也待見端
子入井林備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
時節玩此教語察之知愛知敬是人心生几時：發見
全在時：涵養窮格則生理可以不息而光大矣其要
緊處在未發見時涵養涵養厚則發見必多此根本之
當培壅也

朱子曰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各有个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頭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致善之意大學涵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整徹底物事今人却塊坐子相似昏倦要須提撕便敬昏倦是肆、便不敬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物格而到其是非朱子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中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以持敬不時：提撕若亦易以昏困須

五十九

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

此二段當互看格物須從敬入敬亦須格物自是程子

正脉方無虧欠

朱子曰格物二字最好物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也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就便行非底就便不行凡自家身心皆須體會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則應事接物各：體驗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濶如魯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

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于我謂物亦然皆從只這裏出去如何朱子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真箇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

又曰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擾：之時少方好

以上廖德明錄

前答林擇之云義理人心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明若了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不

六十

太急迫子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体非是如其未發放下敬底工夫此謂未能識得涵養箇甚似乎相反不知敬是涵養合下便如此故程子云能敬則如此所以無先知得而後涵養之理也到得能敬如此方見涵養益力得力若不知此則涵養亦是空前以未識得涵養箇甚也兩說相需自有次第意味無窮體驗之自見得果能見得涵養下截斷嚴整工夫蓋截斷嚴整亦是合下便如此而緊中愈緊保守愈固者非深入之難喻此意也

統玩數段立敬格物須齊頭做必立敬方能窮是非窮

是非則主教不黑泮：底朱子此時雖未動靜令一已

是亦條性休然呈露事物道理了然心日笑

朱子并田類說云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

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倍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平官

收百一之稅民壯太平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感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

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

秋之美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

數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考

六十一

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

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事不得施然三十頃者不平矣且

夫井田之制宜于民家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

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視之並起

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

先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為契就未悉備井田之法

宜以口數為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贖貧

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亦宜守雖古今異制損益

隨時然綱紀大畧其制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

為步：百為畝：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井方一里

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

疾病救相殺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

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

賦謂計口祭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供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

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種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

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

六十二

蕪蕪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亥修蠶織五十則可以

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

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

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為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

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

同我婦子為政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

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然輕

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

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

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前十五入大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居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辨敬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

六十三

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書曰天秩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象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十萬通：十為成：方十里成十為寰：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十為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匹牛三頭回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此鄉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振旅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有長十國為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叔叔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樂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六十四

此篇未詳何年朱子講求重農賦稅軍旅教化封建之

制皆備於此因五夫倉記而附錄之

新典象刑說云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于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面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孝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于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其由而新典所論敷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而
言矣雖然善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
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虛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
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
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
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之人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寔苟已晚然而無疑則難
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處不中而大本之立
違道之行故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
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刑者畫象而示民以

三五

墨刑制宮大辟王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
之于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之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
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
麗于五刑者也其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
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
皆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
刑者言有恃而不懼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
今律令之明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
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其察
之有不可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

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
意可見而其于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審矣雖其重者
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
施于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
者之街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難若甚憚而諱其實則為
適得其宜難以不忍之心異刑之甚而不得報也惟其情
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思畏刑之意而有以
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黜也蓋以等所犯非殺傷人
則亦或宥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彼既免于刑而又
得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矣孤子將

六六

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
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之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
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
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鞭以
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宥以宥肉刑而不下及于鞭
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于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
嘗不致詳也至於通謀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必權衡乎
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者之
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難可以雖或至于殺人而其反
後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二皆從廣大虛明心中中以流

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
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倍
者則是自免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
而舜之心乃獨不忍于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
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
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
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于五刑又不察
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
寇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殺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
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

六十七

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風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為
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
免一偏之弊其于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
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
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因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
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
託於輕刑之說以遠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亦示戒而
程子策試嘗察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
不輕于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倍刑之驗殊不知
知覺共兇朋黨無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

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王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冒
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
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
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駁而不道
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情聖人之失職故為此
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得較輕信其言耳而遽稽以為史
乎聊并記之以俟未者

司刑者必讀是篇而身體之使自已之心毫無偏倚又
詳察其情合人心合天理合王法而不誤又既得其情
而哀矜惻怛不自己其不忍之心方能無愧於已有並

六十八

於民無負朱子立說之至意也夫
朱子古史餘論七曰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
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
春所當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疆
之患王者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輕
撥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
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抹公卿
之議用淳於越之說并建子弟以為藩屏不過為陳吳劉
項與向之首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
晉之車則或以地廣兵強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

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種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臣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與於郡縣。是因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一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

子九

之義。根於性情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知必撫其民。謂之民則知必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持。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以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一日得臨。若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樂布。曹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

有難為之操。為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稱六國。強大。誠不可以為治。既事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側。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笑以勢言之。孰使有如種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止。蓋其利害得失之等。初不係乎此耳。種子。乃以其淺狹之心。徂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彙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

子十

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反。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強大而難制。則謀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

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

封建之說先儒論其不能行詳矣然特論其勢非論其理也必明其理之當行與夫勢之不能運行而待其人而必可行者然後其理方盡朱子襟封建於郡縣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教誥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七十一

朱子聖學考畧卷四 寶應朱澤漢止泉氏輯

朱子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適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講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闢博若無津涯而恨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擬取其關於大体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五九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規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潜反復優柔厭飲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

之靈百官之富庶乎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

向讀是篇朱子教人吾心良法雖隔五百餘年如承馨咳安敢不盡心力以從事於茲既卒斯編乃究四先生全集依此十四則而求之雖有門徑可尋終覺渾渾噩噩透又從朱子語類所論四先生處反復推究若有端緒而用力得力未見次第之的確者又從朱子之集語類或問全編沉潜玩味然後得朱子工夫先後始終之序修己治人之法全体大用所在而循之勉力焉於是四

先生之全体大用顯然明白矣嗚呼朱子所遺諸編乃萬事求學之規矩歟

朱子送呂東萊至鵞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

按年譜乙未五月後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鵞湖寺江西陸子壽子靜清江劉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于壽賦詩一章子靜和之既而特所見不合而罷朱子越二載和之

鵞湖之會朱子已分明永炭矣象山詩中自謂易簡工夫終久大不知彼所謂易簡正假託易詞以自文其禪學也朱子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

二

云博我以文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要約得人先以易簡存心不知博學當問慎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言哉是言也學者不歷許多工夫遽希易簡惟恐心不清靜不直捷不頓悟只保此情情虛知覺之体必有暗昧不明遺漏不盡處即能保此已入禪學此象山陷於異端終不悔悟錯誤易簡之弊也或曰初學不知收心只向博去豈不雜乎曰朱子教人原不知是大學補王敦工夫中庸註云下學立心之始在焉已知謹何嘗不有操要處至用功却有許多第次如學問思辨行和做了方能到易簡地位不入於禪佛釋來

陸之分在此切不可錯認易簡字

朱子答張敬夫書云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日勞無種補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或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切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勦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

三

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走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到一通了直是意味深長也陽明錄入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畧修一遍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刑處論語亦如此單定一本未暇觀編則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此下作易一段文于壽兄弟氣象甚好却是盡廢踏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

者要其持持^註曾表裏不二是有以過人者借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通辨三契附陽明甚詳獨有未盡者中言易一跋正是講求經義之學與陸不同處前段言慎獨毋自欺切近分明者正朱子涵養省察用功處如答林擇之廖子晦

書皆發明此理極觀極切極有權柄之功候朱子慎獨誠意^意：兼：象山以收拾精神為主而託於慎獨誠意來陸不同之根原定於此今水炭陽明截去後偏通辨亦無發明失其旨矣

按子壽兄弟教語自在初會通辨序於乙未改因之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朱子曰本無先後如乾之元亨利貞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靜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將靜來喚做敬

二段金去偽錄

按象山年譜陸以朱子教人為支離觀此二條朱子教人豈非以立本為要哉

丙甲朱子答呂伯恭書云 正初復至即武選走寓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為婺源之行未及而釋^註呂選極欲

一到三簡又汪丈之喪而未知所以為決旦夕上道徐思其宜耳請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

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寔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理義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

五

之詞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道意孝通行計久未能辨早夕或同過要源然後入湖

明儒柳仲與輩議本義主卜筮為非夫本義主卜筮者豈每事必問以卜吉凶哉如此書所云讀一卦一文便

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推之於事自王公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者方是本義卜筮之旨則知朱子

修身治國或用乾健或用坤順或用離明或用坎孚或用震動或用巽權或用兌悅或用艮止或其人可比與否或其時可辟與否或其事當決與否或其位當舍與否此便是卜筮豈非聖學實功乎不知朱子主卜筮之精義而遽以為非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答伯恭書云昨承遠訪幸教日致誨論開警良多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適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李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心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

六

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無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論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胸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際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此朱子自做工夫覺得少涵養與李通講論而有悟不因子靜而後知非如近日諸賢頓悟一言已明指子靜之非有同冰炭而陽明載之定論何不細味此言耶細玩答呂伯恭昨承遠訪一書末有近思錄教語語又

內所指愚意若有所不同焉按中和舊說序云乾道己丑

春與李通辨論之餘年譜云淳熙三年丙申二月如婺源蔡元定從一序一語各有年歲可考乙丑與李通辨論之所悟者言心是已發之非也丙申與李通講論之所悟者言講說強探之非也雖答張敬夫與湖南諸公二書亦言少涵養其意以少涵養由於認心是已發止知察識端視此則直言少涵養又有工夫次第與時俱進之驗且篇首昨承遠訪至與李通講論云云皆是一直說之詞非推原往日指己且春之所悟安可以意為混同耶其云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机正指象山

七

諸人在既會鶯湖之後自是兩次講論由此觀之朱子用力極涵養得力於自己省悟之深又得力於蔡子講論之詳初非因象山也朱子與蔡子講論處必有微言精義蔡仲節抗曰獨念先師又有親自制定與先父西山講論之語及性與天道之妙名曰翁李錄者久未得出以流行於世倘是書得傳亦朱子不同於象山之

一証而竟泯沒不深可惜哉

朱子敬齋箴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君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載：兢：罔敢或懈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屬：

周啟或經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違弗貳
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
動靜無違表裏交正洵史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敷於予小子
念哉敬哉墨卿司或政告聖臺

按年譜序此歲於丙申二月如婺源之下云時朱子與
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菴菴因載歌菴箴又按南軒
集二十卷答朱子來書披玩書云菴箴當書之坐右
以此考之年譜所序可信矣

持敬工夫入德之門也他家極力發揮不如此箴同適

八

身心体用動靜表裏無一不到而斷續之微邪正之機
辨別分明循序而行操之有要發之有源日用起居嘿
嘿休驗皆有行程去處方知或終或始之妙實在於此
朱子雜書記疑云偶得雜書一編不知何人所記意其或
出於吾黨而於鄙意不能無所疑也懼其流傳久遠上累
師門因竊藏之以俟君子考焉淳熙丙申三月乙卯

按雜書所記如傳己心人本無思慮公本來還有儒佛
否等語顯非程子平日立言之旨若非朱子細心辨別
誰知其為假託者是術道之極功也至云上累師門則
私淑虛懷又昭如日月使象高視濶步程忍先儒之弊

真聖門所宜預存者矣

朱子答韓尚書云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
命出於憲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
為竊妄意此尤尚書大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過到六
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
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
門下也素獨介之性褊狹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夫不能與時俯仰以乾功名
以政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啟者不過修身
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輒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

九

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問亦草之於書以與學者共
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寔無毫髮餘念也中間
懲辭呂命反誤罷集初亦不敢承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
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閭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
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勉避踰年而終
於祥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
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遊卒歲就其所業
而無迫蹙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素亦安得默然
而忘言哉夫以素之獨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
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

風考其行事讓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
今君不辭而冒受刑宥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
者無益於治而造所以為群小相笑之資且煮之松楸所
欲就者亦將泊沒而不得或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
人亦必以爲已試不聽之書而不之請矣又况今日一出
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黜而不可
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苟爲不求所以伸其
志全其守而必脅縱縱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
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閭風俗
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煮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

+

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投煮若受而不辭則
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避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
風類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
有此一流耳而煮遠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煮雖
不肖寔不思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
罵而嗤鄙之也且煮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
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
要歸成政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煮
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
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

不敢終然：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煮前
日所報大參書怨：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備易有言非獨
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鑿公也必若或命
已行不欲違寢則願因其請免復昇祠官之秩其於出令
之体亦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
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益伏惟高明垂矜察
朱子與龔參政云煮衰陋亡庸誤蒙引授自知不稱嘗力
懇辭未奉俞音故增震懼今再有此欲望哀憐早賜敷奏
施行則煮之願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煮自知愚昧
本無宦情既長猶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

士

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
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無所諧偶加以
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
致之播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群而入
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世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煮等輩也
使之強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煮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
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
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煮之所懷將不敢隱於
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
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

後之說則惧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熹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絀階越

或子之辭托於視元履焉去就茲二書直自道其不可仕而勁直不屈之義婉轉中自然流露後十八年出處大槩只在此二書曲：馮盡矣

朱子復齋記云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

三

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素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警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孟馬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

充之不同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難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亦耽於內今也既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學庶乎真精力久而於語嘿動靜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內外之分焉然猶惧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曰僕之言未有以盡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警夫空言外徇之敝而豈敢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存身

三

必物格而知至焉復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簡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學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西進而交養焉則夫通學之休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婦乎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又有以自新也

朱子自己丑透心貫動靜分寸積累尚覺涵養工少故有與呂張二書復齋記作於丙申十月已透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博約明誠兩進交養此又是一進境

丁酉六月朱子論孟集註成

按續集答黃直卿書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
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
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
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意誤
今幸見得却煩勇卒不可苟避訛笑却誤人也陽明著
晚年定論叙此書于首通辨云此是說教人立本朱子
嘗言教人有立本正同此陽明不得假借以為悔集註
諸書之證據或是言也其云可且與說出正意者與人
說正意也令其寬心玩味者令受教之人玩味也未可
便令云云者未可以同異纖密教人也恐其意思云

由

者恐學促迫不得長進也將來見得大意云云者學者
能見大意直卿可略舉節目以教之也不可苟避云云
者欲直卿改其誤不可執向來定本以致教人之誤也
細玩文義顯然主教人立本說愚故因通辨之說而解
之陽明何得以為悔集註耶况論孟集註雖成於丁酉
後來改定甚多年譜行狀鑿：可考即以續集答黃直
卿者言之云諸經舊說皆看得一過其間亦有改定
處一云近却改得論語中西三段如葉子路魯哲之志
如知我其天之類頗勝舊本且夕錄去一云彭子壽初
亦疑中庸首章近得書知云已釋然矣方知章句之說

為有功也一云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附
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另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
為帳耳以上教書考之^{集註}章句或問朱子再三改定
命直卿玩味陽明其畧畧而未之審耶且此卷中又云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曼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
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
真有得于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于此更如何與商量
討是處也可嘆可嘆朱子與直卿痛作象山如此陽明
乃據向未定本之誤一語遂以集註或問之類指為中
年未定之說思改而未及者何不詳味文義細檢諸書

五

而輕議先儒也

按朱子答張元德云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逐與或
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
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達處參攷集註更有思索為佳
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玩此是指初出者為
未定後來改定者即非未定陽明概指為未定舛矣又
按語類一百十六卷云朱子曰其所解語孟和訓詁注
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為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
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看者此段是
曾祖道丁巳錄朱子年六十八猶加改定益信陽明未

反改正之為輕言也

朱子論語或問曰謝氏正與程子說中或人所問由孝弟
可以至仁者相似而反乎程子之說者也但其意不主乎
為仁而主乎知仁比之或說其失蓋遠耳蓋其平日論仁
嘗以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為知仁而
後可以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躬行力踐盡于
純熟而終未足以為仁也所謂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可
矣必識此然後可以為仁則其為說之誤也其誤如此故
其於旁引四條者皆有君不知仁則但為某而而已之說
而又以孝弟特為近仁而非仁也夫四條者所以求仁之

十六

術謂之非仁猶可也若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如水
之根如水之源豈可謂根近水而非本源近水而非水哉
其曰以事親從兄充之則何往而非仁又以不好犯上作
亂特為周卷之人由而不知之事心其深念自省而有以
察夫事親從兄之時之心然後為知仁皆此意也夫曰由
孝弟充之而後為仁則是孝弟非仁必其識此活物而充
之然後為仁也故又以為周卷之徒徒能謹于事親從事
兄而不識其為活物則終不可入道必其潛聽默伺於事
親從兄而不識其為活物則終不可入道必其潛聽默伺於事
直曰仁而不曰則又并與其擴充之云者而忘矣必如其

說則是方其事親從兄之際又以一心察此一心而求識
夫活物其所重者乃在乎活物而不在于父兄其所以事
而從之特以求夫活物而初非以為吾事之當然也此蓋
源于佛學之祭習而非聖門之本意現其論此而呂進伯
以為獨釋氏之所謂禪復乃俯然受之而不辭則可見矣
又所謂人心之不為莫如事親從兄者亦非是有子之意
乃論其當然之要非論其偽不偽也且若專以孝弟為不
偽則五常百行豈皆出于人為之偽耶曰然則程子之論
手足頑痺為不仁者奈何曰是固所謂愛之理者與謝氏
活者之說相似而其所以用力者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十七

蓋人能事親而孝從兄而弟則是吾之所謂愛之理者常
存不思而為仁之本於此乎在也事親而不知所謂孝從
兄而不知所謂弟則是吾之本心頑然不仁而應乎事者
皆不得其當如手足之痺頑矣仁與不仁皆必責之踐履
之是非若謝氏反因孝弟以求活物事其警然見之而遂
以為得仁也

按上蔡先生程門高弟朱子於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
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皆深服其精當獨于
活者為仁一語闢之如此其嚴者何也蓋活者為仁誠
此活物乃知為仁之樂有不可勝言者程子能發則知

此公而以人休之二語是求仁定功而上蔡不教人從
敬公處實下手而曰知曰識則潛伺默聽嘗然見之
病皆自此出將走入驚惶恍惚一路逃逃無定得此朱子
力防而辨之之意也然則求仁之定功奈何朱子固已
言之而人不省耳其曰事親孝事兄弟則吾所謂愛之
理者常存不息而為仁之本于此乎在此教語親切指
示只要人小心翼：公平無私以身体之自有定地如
欲求及仁而徒曰知曰識則不免於潛伺默聽嘗然見
之之病如懲此病而求之文義講論之間不求之躬行
實踐之地則又大失朱子之意而無得於仁矣旨哉朱

六

子答吳晦叔溫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而不失一
書乃教學者求仁之要高出于上蔡者安可不身体而
心會之耶

朱子孟子或問曰范氏諸說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
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祭
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
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于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
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
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
心之論用而反求之耳又曰此心之發固當察存養而

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
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善惡哀
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

或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獨有不得而聞者孟子之
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陵節之甚焉曰性
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考言者若其大
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不知也蓋必如此然後知天理
人欲有省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蓋于所謂明于
天性自知者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然
安處善安履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孝為

九

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

朱子曰呂氏之論明善誠身皆有所未盡其於明善直以
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
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
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
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
誠身直以為知有是善于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
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
也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体無所不

統而其用無所不同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休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于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而所謂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啟手足而知免得正養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首畧可見也又曰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

二十

有條理而其所以為說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休見者如曰守靜復本而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曰然則誠心養性儒者之說可得聞乎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以此推之則儒者異端之辨明白矣曰然則心之為物與其盡之之方奈何曰由窮理致知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休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或問四章之說曰萬物皆備之說程子至矣蓋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

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反身而誠則張子無不慊于心作德曰休實到實有之說為是若不責之處心行事之寔而但欲反心以求殺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之可言哉若程子學者先須識仁一條則其說高矣非所謂盡心知性不假存養者不能及也其諸程子自道其所以入德之由乎雖非學者之所及然玩而輝之其所以發人者亦深矣楊氏之說正是想象安排之病

按朱子己丑前用功識端倪己丑後用功涵養非不教

三

人識端倪也欲人平日涵養原本于端倪處深識其本而善推之即由其惻隱知其所仁之旨豈欲人就端倪上推就端倪上玩弄乎或曰既養之而又識之仍犯尋求捕捉之病矣曰非也朱子云於此深識者是動時幾也是於動時體會本原也與存時尋求捕捉者大不同若以此例彼仍不知涵養省察地頭工夫則其為門外漢可知焉是與言此中微密之旨乎知性善與論呂氏條當參省不知性善安能立大本也只知在我者未免于狹也此段道理格物或問已說透要當以知性善主忠信而窮究事物之理以盡明善之

量焉存心養性反身強恕之學朱子只教人氣不運物
守常至正事必順理不害本然與張子實到實有之說
同最剛守靜由視想象安排等見故於游揚之說再三
申明馬後學濁定從此用功方知朱子為人深切

丁酉十月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載朱子答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
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
作始因其言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
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
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易言者遂達於日用之

子三

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與復包會該貫曲暢旁通
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
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
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
所指以為言法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
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于世使上至王公下至民庶所
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
遺意

讀此一書朱子主卜筮非世俗所云也玩一爻一卦即
如身處此地值其事務窮其理使吾一身言行以至制

華治人各有準則所謂日用之寔在此即左氏所載周
礼卜人所掌無非根於道理以善其日用行事故本義
一書所以補易傳之不逮教人有規矩者也象山語錄
云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
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
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次日對學者論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單乃言曰大哉乾元
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又曰道在通而
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近事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
昨日來道甚規矩象山以意氣侮先賢以己見解聖經

子三

不讀易傳以詳盡事理遠趨易簡直容易苟簡耳與朱
子本意尊宗易傳之旨大懸殊矣陸說之害不重可畏
哉

本義成丁酉在啟蒙前亦不可拘本義註云既見啟蒙
者再三言之則本義修改又在啟蒙後按孫致甫云
易傳初以未成不敢出一段則本義成在甲寅後如論
孟集注成于丁酉後多更定今姑依年譜序列耳

朱子詩傳序云或有問于予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
則不能無私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

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
族而不能已焉此詩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
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際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
其言足以為教其或感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
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
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卿黨閭巷其言粹
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備之教律而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
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

三四

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功懲
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
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
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
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
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雅
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
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
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傷于傷是

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治亂不同人
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
先王之風者于此為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
朝廷郊廟率歌之詞其語和而壯其義寬而容其作者往
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閎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
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
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于下天道備于上而
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
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

三五

于頌以要其正此學詩之大_五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
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
審之言行机樞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
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問者唯：而退余特方輯詩傳因
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後世讀詩各有意見如鄭氏通志序論天籟却氏京山
論趣旨雖有可取皆無切與_子身心反以儒生論義不論
聲為非此詩教之日遠於孔曾也孔子思無邪曾子戰
戰兢兢之訓是何等切於身行心志乃後儒以詞章之
說混雜之不深可慨哉惟朱子直從人心性情之原指

示親切以教來學：者誠能遵孔曾之訓以立其本而於朱子所謂求其端盡其變大其規要其端止者一一從自己性情隱微念慮論物行事處實之體驗如何是求其端盡其變如何大其規要其止皆有路可行有門可入有宅可居乃信朱子教人學詩之法其孔曾之正傳而非後世論詩家所能窺其萬一也夫

聖人往矣經籍具在聖人傳心之書也秦漢後習經者非無專家轉相授受第詳訓詁解文義其書散逸不傳重楊繁露太玄法言又只自言意與經書本旨無當若王輔嗣注易孔子國注書毛長公注詩鄭康成箋詩禮

二十六

杜元凱注春秋何平叔注論語趙壹柳注孟子辭畧意淺鮮有發明即孔仲達之正義邢叔明孫宗古之疏雖勞精神費詞說亦只考據詳核句解顯明而止求其造手源淵入手精密則無之矣是以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所以体天地造化之原而措之民物事業之寔者晦而不明塞而不通前則前聖之有待于後聖者豈不亞哉周子崛起而程子嗣興著太極通書易傳論孟精義等書深得聖人本旨又不及百年而流傳失其幾致後亂幸朱子出註四書易經而書禮春秋雖未成編各有論說又注太極通書訂其孰偽取叙西程子經說遺書

然後聖人作經傳心之旨晦而復明塞而復通如日麗天如何行地始嘆服朱子之繼周程而注釋經言致：不徒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也嗚呼後人請朱子注釋之書習以為常不知關係聖經如此近世若公卿尚以漢儒反經而經存宗儒解經立論其妄矣今周程後若無朱子極力闡明掃於一是將博雜之家如止齋同父空虛之派如子韶象山各執異說黃鼓其間前有漢魏浮淺之詞後有宋儒雜空之論攪擾紛紜薰蕕莫辨雖有周程諸書亦僅若隱若現既不獲朗然獨行又有庸本參錯混淆竊恐後世有志之士聰明易惑思慮若迷欲求聖人作經傳心之旨

二十七

無由識其門徑而終身無聞道之日矣以此思之朱子注釋之書其所以關係聖經之明晦通塞而傳往開來之統者為何如安可日讀其書而不原其心之維持如此其切不知其功之勤勞如此其大也哉

朱子致范文正公家書云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後然足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壑蔽之蒞明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

知也友人陳君明仲為侯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隅以自
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其蓋三後焉而深贊其言之近指
之遠敢書其說于左方庶幾覽者有以發焉淳熙戊戌季
夏閏月

文正公之訓以真營私利立本與同官商量禁御親與
取應物愈淺近愈切寔情詞此態溢于言外朱子表章
以為有官者法而推本於先憂後樂之心信哉朱子是
時雖在畝畝豈能一日忘天下之憂樂哉

己亥朱子建陽學藏書記云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
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寔詩以導性情之正

三十八

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
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意窮極可謂謂盛矣而
總其書不遇教其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
者相與專官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
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
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
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
動乎中則又頗論著其說以成一派之言而簡冊所載筐
積所藏始不厭其多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豈
可舍是而觀哉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

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
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
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
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
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孫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
為恨今知縣事會稽桃棧書室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
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
而世儒所誦科舉之業者一無得於與其間諸生既得聖
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
予爰以記之于惟桃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也而諸生

三十九

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猶賴有吾馬諸君
諸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
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知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于
往時矣己亥二月

按是季朱子斥科舉之業無當於聖賢之學明矣後世
評選時文賈之朱子不得列學宮無疑而乃以評語明
朱子之學其亦未讀是記而深思之也

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畧曰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
告者莫隆于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
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

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其語而通之故清遠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時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如此矣淳熙己亥五月

按朱子訂周子書正其件記者有四一以太極圖說置於通書之後為卒章致序次編倒使讀者不知通書即以發明圖說之旨而特錄潘本正之一以通書各章有目傳本乃削去之使讀者不曉其旨而特據潘後之一以考說兩本皆假託一辨其卦說本于陳忠肅所著一辨其繫詞祖公同袁祖之非一以朱子發謂此圖傳自

三十一

陳搏神效榜修而辨其非神榜所及凡此四說其有功周子堂淺釋哉若非朱子特識嚴辨破似是亂真之業以復其舊不獨易說駁雜支離之語混擾不清即顛倒次序削去章目流傳日久後人既無從知通書即以發明圖說之旨而通書各章又豈易窮其蘊奧如是之廣大而精微乎況有子發之論後人將以神榜之學視之又安知馬宗學代理之原而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之教是以開兩程大儒之秋乎試會觀朱子兩序如是以訂之辨之而且註之又其語類所載以發明之然後周子聖學大明于世讀者其毋易視而深究其所

自來則必知所以自淑矣

朱子於太極通書既有註書語類所載精要語知朱子之學周子者深矣其論太極動靜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又曰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氣之中其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曰只理之本休便是又曰只是一箇定理在其中截然不相侵犯然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是靜羞惡是動義是靜又曰正是要人靜定其心目作主宰程子只恐管靜去與事不交涉却云致則自虛靜須如此做工夫又曰大抵以靜為主如礼先而樂後其論誠幾德

三十一

曰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誠其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君子此分明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己不得其論動靜曰神之為物自起然于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体常如是而已又曰靜者為主故以敬艮終云其論聖學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其論蒙艮曰止所當止如君止于仁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有理其他精語不可勝舉朱子學周子者如此反身定体所以日用間只有此心天理主宰發見直造聖人之域而又

語學者使知從入門徑其望後學誠恐心至今躍：紙

上後人請朱子書能如是反身是體則可入與德矣

朱子陸興府學濂溪先生詞記云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顯而不其寔不離乎仁義理智剛柔善惡之際其体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曰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具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

三三

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曠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己亥十月

按是記見朱子窮究先儒書到極至處恐不離生民日用之常未有一語涉于元虛此便是格物與陸王從入之途分明不同後人讀未此記須合答黃直卿所論太極書恭看是通太極於心寔有太極於身體驗自己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的：是太極在這裏凡視聽言動行持坐卧無非吾心太極運用眼前天地萬物化育

流行無不與吾心太極契會向能不能有時

向時不能見今是：見了雖不能與造化融會無間而此中生：之趣是有合內外之妙方是復而執之之寔地有可居者可資有達原之樂也若只通文義不理會如何是太極如何是復而執之之實雖說得通暢條達亦是紙上空言與已何有不惟大失朱子立教之深心反為宗陸王者所藉口而卻笑矣

朱子和南康榜文云當職久以病退伏里閣比蒙聖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

三三

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倘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單土瘠民稀後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恤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濬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恤并請子細開具著定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定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迺少諍訟獄少係因及按圖經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高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議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即至國初又有義門洪氏亦以累事義居登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錫除陞役此足見其風俗之美也即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肖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師神不良不加教勸是致頹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憐父老歲時集會並加教戒或因事反復丁卒使後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敦厚親族和睦御侮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

三四

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一本軍皆自羗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于東南禹跡所註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後來之考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頹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請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夫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于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送入學陪厨

待補德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履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特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教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單學校校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聘學錢撥修立課試規矩關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朱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云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善私

三五

財而律文亦有別藉異財之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据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取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夫大司馬中郎熊燦令洪義門孝行義君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隣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効比聞訶訕有違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諉不納賦稅爭論到官

珠駭聽聞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列陳由仁等撥團約盡
行毀抹當屢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兄弟同居共財上
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
管屬更有以此棄禮法傷風害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
時教訓糾禁上員風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
檢坐條法指揮下項洎至曉諭者

準律云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三六

右五教之目克舜使契為司徒教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
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慎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
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其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已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謀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
鈞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
以教人之法其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
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
其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
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
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

三七

如右而揭之相聞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身焉則
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
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
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勸農文云當職文慮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
勸農竊見本軍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
鹵莽滅裂較之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踈淺草盛苗稀
而澤猶愆便見荒歉皆由長吏勸課不動使之至此深懼
無以下固邦本仰冀爾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來前將戶下所有田

假一側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適教節次第
把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向肥厚種禾易長盛水雞
乾

一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用糞埃拌和種子

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草之時預先割去土面

草根燃曝燒灰施用大糞拌入種子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即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於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改

出踏在泥裏以培木根其膝畔斜生茅草之屬亦須節次

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

三十八

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

盡地方庶幾青黃未交之時有以接續飲食不至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玩怠惰不趁

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濶去

處私以難以糾集即仰經縣自陳官為修築如縣司不為

措置即仰經軍役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食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

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遇秋冬即將旁生拳曲小枝盡

行新削務令大枝氣脈全盛自然生葉厚大鱗鱗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

同去處高懸休有^新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

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急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

惰農自安昏不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黍稷此皆聖賢

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

右令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

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

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如感召和平

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按朱子初到南康善政甚多不能全錄茲畧記數條其

三十九

訪利病厚風俗勸農桑也則雖周呂之撫綏焉其育人

才立學規也則^大魯卽之教澤焉其中纏綿之情懇到

之誠流露於文字行墨之間者至今讀之猶如接其^教

容勅：感動况當日親炙之者乎至其設施措置必有

一段宜乎人情合乎土宜之妙用而今不可考矣治天

下以民事士風為本學朱子者讀此教篇反復玩味推

求其本天德行王道物我一体吉^凶同患之体用而^景

仰之休佩之其^有之詩書所載何如也其^有之孔孟所

傳何如也無^為之神往不已哉

南康及朱子門者有李敬子周彝弼諸賢旁郡有曹立

之萬正淳張元德諸賢生其時者何幸也

朱子答吳晦叔云未發之旨既蒙許可足以無疑也又蒙教以勿恃簡策酒是自家思索超然自見無疑方能自信此又區區平日之病敢不奉承此一義向非得之簡策則傳聞繁見終身錯認聖賢旨意必矣又况簡策之言皆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重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雖不可一向尋行教墨然亦不可據管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也愚意却願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聖賢之書既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盡求至當

四十

之歸母咩一時究索之勞使小惑苟解而大礙愈張也又答吳晦叔云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禮義智信此仁者所以必有知覺而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大凡理會義理須先剖析名義界分各有歸著然後于中自然有貫通處雖曰貫通而渾然之中所謂燦然者初未嘗亂也又答吳晦叔云兩槐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于西社禮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

難與復長久之計不濟則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又云前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人之方便人自得者善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定下功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朴則心不恣縱而于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吾心盡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近日究現聖門重教之意却是人要人躬行是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于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体常存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着力隨人淺深各

四十

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定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近因南軒寄示言仁錄亦嘗再以書論所疑大槩如此而後書所論仁智兩字尤為明白想皆已見矣

四書皆格致切己工夫洵一一依此下手方見親切无要緊者第四書指示體驗處是落立脚處確有依據不徒語言文字果能躬行是踐直內勝私吾之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心体常存不失則上三書都有得力然非從上三書用功亦不能到直內勝私地也

朱子答廖子晦云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

問已發其端近答嵩鄉書論之尤詳易明者一請當已洞然而來書尚復如此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所見以不能無失者正生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主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胡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

字三

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滙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者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哉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立立尸燭蕭灌盥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

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体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出時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講言者且以剛闢以來精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以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寔然之理不要其斯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寔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夫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

字三

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有是非筆舌所能盡者俾併前而說參攷而熟之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達通即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精累而貫通焉則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也

按答子晦書朱子格物工夫實是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夫鬼神死生之說至難窮矣子晦之問亦儘有理非胸有所見透徹底裏無纖微疑惑者能決

其奧如指掌手淫向讀是篇大概粗通深入其微難以
透悟後屢閱全集凡有干涉類記熟玩如答連嵩卿公
共道理答李伯謙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答吳公濟明其
大本究所自來答王子合須辨得合有合無魂魄之正
便是陰陽答李克卿非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
未始不長存數說皆反復深究之如答程允夫黃商伯
劉叔文呂子約董叔重萬正淳吳伯豐汪長儒方賓王
鄭子工陳安卿黃道夫林德之歐陽希遜杜仁仲李敬
子以及語類中凡互相發明者未嘗不條分其緒合觀
其理始知致生致死之旨的確不易魂魄陰陽之合極

四十四

精微而廣大而此書前後之義乃暢然而無疑也試究
其大本所自來而言之太極者陰陽之根根陰陽者太
極之動靜自其命于人也有太極陰陽之元氣以成性
即有太極陰陽之游氣以成形元氣者理氣渾然無間
之原游氣者血氣生長少老之運人特旋轉于其中而
不覺遂為七情所動蕩百物所引誘終百年之身止憑
游氣用事而理氣渾然而間之原漸衰漸消忽不知其
無有矣有志者奮然猛省知方寸之中元氣所宅必以
理為主在即氣在無有先後彼此之分朱子所謂氣之
根於理而日生浩然而無窮者是在於此惟其能以理

為主則主宰嚴明一身血氣莫不俯聽命操其仁義
忠信之本盡其學問思辨為行之功務使方寸之中私
欲盡淨天理沆水行飽滿充足無少欠缺慷慨壯蕩無
少間斷與乾坤大洪爐之主；不息者合一無二必如
是而後魂魄之正便是陰陽生如是生死如是死則聖
賢之歸全安死理無聚散未始不長存者原未如此皆
朱子是從簡策窮究體驗自家自心生理勃；只此便
是太極陰陽無有分別窮理直到盡精處涵養直到極
正處只是這箇公共道理其終始有不得而更故反復
為子晦道之至詳且盡也若陸王者不從簡策返己深

四十五

思明其大本究所從來以一己之精神靈覺為不斷不
滅之物而保守之培養之雖其行事未嘗不當於理而
亦不盡當者要其所見只以我為主以覺為性以為是
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所以晏
然安處于冥漠之中是以非不窮理而所窮者不精非
不存養而所養者不正勢不入於佛老而不能即入於
佛老而不自知其非以試朱子鬼神生死之說辨之有
不了然哉

答吳慶書未詳何年晦叔卒于丁酉子晦錄在癸巳以後致或于書間
朱子答程允夫云可欲之說甚善但可者欲之不可者不

欲非善矣乎此語却未安蓋只可欲者便是純粹至善自然發見之端學者正專於此識得而擴充之耳若云可者欲又則已是擴充之事非善所以得名之意也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純尾之意以爲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敬持用功處伊川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非懈之于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

四十六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衆是和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苦於妄念而有意于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寔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使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高飛鳥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真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用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信不及耳及信得及捨持敬窮理則何以哉至于張子齒喻子才之伎雖云親見龜山然其言論

風旨規模氣象自與龜山大不想似而熹載其說於程氏遺書之後試深考之則世之以此學自名者其真偽皆可覆也

朱子答方耕道云示問評復其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爾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敬事其根于東桑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主與論極幽微于我亦有何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立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是用功

四十七

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于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且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遺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知益當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頭過憂小失正謂欲^欲欲流而問^問無^無盡^盡尖之類舍此受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功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二書未詳何年遺書或於茂子外書或于乙未故附於

後按福建志耕道為善化尉因見南軒書中長沙云
自在此間

玩二書皆以主敬為第一看學者孰小學工夫必以主
敬為先斷不可持有所見而後主敬也至於東委自然
之則須一一理會當切操持即答程書正要於此識得
而擴充之謂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之旨此處更
切緊面意總有滋味不能歇手不然主敬工夫必有間
斷之弊當與答陳超宗書參互體驗

朱子答張敬夫云翰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
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

四十八

速行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夫抵二
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
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
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與者蓋專務說仁而于操存涵泳
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
定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
無真寔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
全不知有仁字而只看愛字者之高愈也 竊嘗謂若寔
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墮墮冥行之
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

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
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
目矣初不必求之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
之說稍為平易然後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
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之類 如則雖殊不
類近世學者為怪恍惚窮高極遠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
語之言而首章曰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
又多所以明仁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
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
川說中間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

四十九

更詳究之也

又答張敬夫云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
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通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
此區之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
言仁亦恐有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
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
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
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
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悟前說之非
敢不承命竊恐不能人人皆如此慈寔用功則亦未光尚

有過計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畧未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廷議論以附其後庶乎其有益耳

朱子與南軒論仁詳矣此二篇又防驚怪恍惚厭迂求捷之病而力言之者早知後來學脈必有宗陸氏一派而不沒其慈愛之良者遂以所見影嚮便為仁體橫說豈說大驚小怪扶為不傳之秘以誤學者故不憚諄切與之說破也其教人用力處全在力行二字即答吳晦叔躬行實踐直心勝私之旨至於且將愛字推求六句即孟子或問正欲於此深識其本之旨以視驚怪恍惚

五子

厭迂求捷之說相去霄壤安可以此例彼沒先賢垂教之深心耶又安可不辨其疑似之分主敬致知交相為助以防其懸空揣摸之夫耶

朱子定性說云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外內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也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誇之除而反為是慳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

是以情有所蔽而體：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事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慳：而不自知也良其皆則不自私矣行與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備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而何事物之累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也順應天理之盡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志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于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五子

此說未詳何年近思錄成乙未故附於後

朱子自己且後涵養工夫甚深蓋如說中多是此旨惟其涵養深故窮理力行之功愈不能以此所以大異於世之博物洽聞者也如張子初見而程夫子猶不免於強探力索朱子深有見於涵養為定性之要着遂專一於此而栽培充拓之豈晚耳始用力於本體哉朱子答曾泰之云所喻柳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闢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着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

素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話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朱子答林一之云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

參觀二段朱子諄：教人玩味論集注曉得大義就日用盡為己功夫方是讀書集注者蓋朱子後三十年工夫體驗涵養深信四書一字一句皆是入得處所謂義

理栽培正在於此故口誦心維見義理在這裏不見文字語言如此用功涵養讀書是一件事後人學朱子如

五十二

此用功自信得意句集注是訓釋人心本然道理當然工夫不可須臾離者乃陽明以未定立言使正嘉後學者以己意說經朱子注解竟致塵封全不從曉曉處玩味省察着力為己是誰咎歟

朱子答方伯諒云大明終始傳意自明其曰明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揚遵道錄中一段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仰天以見運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又答方伯諒云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

時止時行無所礙滯亦未嘗不洒落也致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是合做底事豈容有所忽忘即此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

此二段朱子於易見天理人心合一處於論語見聖人至誠不息處正是解書即可透心性源頭涵養讀書非一而何於此可驗默識默成之是如此解書豈非為己實功乎

答曾林方書年無可考以集注本義成於丁酉故載於後

五十三

朱子答游誠之云示喻讀書玩理次第甚慰所懷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所論日用功夫尤為己之意但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人以覺用心紛挐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握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敬為主而勿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故孔子則言克心復禮而不言致覺用敬孟子只言操存舍亡而不言覺存味亡耐先生雖喜以覺言仁然亦曰心有知覺而不言知覺此心也請推此驗之所論得失自可見矣克齋記近復改定今別寫去後而不欲深誣近世之失波動危迫等語皆已削去但前論性情脉絡功夫次第自亦可見底裏不待盡言

而後喻也。因見南軒試更以此意質之，當有以相發明爾。天啓游誠之云：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功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發云：敬是常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總當耳。窮理涵養當要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真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朱子答林伯和云：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定，其功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茫然遠

五十四

以判斷古今高談治体自任，是皆使人迷于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慈惠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性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死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情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後然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概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學講互相發明，日用應接思慮隱微

之間，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懷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和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間。刻慈：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其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而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又答林叔和云：雖或紛冗不得近書，毋然此心此理隨處

五十五

操存履處体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按文集與叔和第三書論集註自在丁酉後，故以二書附。

朱子答廖子晦云：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學，此實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關心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遺，意雖有大不堪者，特以自比，則可以少安矣。始者甚早，其說以為何至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若箇中不快，亦無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

縮已進不退只得着脊深與他所崖着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吉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它許多威風却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東城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語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請活度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開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子晦勉翁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敬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總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以為何至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

五十六

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丁亦不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吳不能用竟憤鬱成疾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難其臨机夫於漸決亦是平時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引有取於虞人而孟子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洵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按子晦軌道五年進士先除潯州教授後知蒲田縣此書正官蒲田時始附於後

象山教人不以居敬為主只直養靜本體又不講學讀書不知心中道理是何如雖養得精神亦是半明半暗不知事物理義所在是如何雖應付得去亦是拖泥帶水又遭困處窮便氣消志喪平日所養衰弱無有全然倚靠不得此由于專養本原而不講學讀書之過也惟朱子立教必先主敬終日整齊嚴肅以立大本又必講學讀書從聖賢遺訓中體認自己心性四德之所存所發體認天下事物萬理之所在所通不啻莽畧過不參錯已見又省察幾微之動而克之克之務使時時截斷時時整嚴只安貧賤識得此意辦得此心堅守牢固徹

五十七

始徹終難值寒心不稍搖動只在這裏持字守不敢尺寸失足以虧性體則立本之學庶乎有得又必隨其識力旁通世務研究經綸以為致用之具此講學讀書所以培植根本包涵運用不可一日緩者也以視陸王之教不講學讀書而高心空腹者何如哉

朱子曰困兀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墮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兀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又曰今說求誠心說未說去却似解老說入定一般但彼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其通同學畫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若此心工夫則不待商量猶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暇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時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而不難也

又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別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即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不要因一事惹出三件兩件在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灑掃加帚至於學詩學樂舞

五十八

學詩諸皆要專一若不欲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定立屋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善：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為學便有歸着不錯

又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時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不是時如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有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後與天地想為然怕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為工如此纏繞皆只是為人若定為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

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

又曰於善惡二者始分之中洵屬意者教分明及其流出善者一向善惡者一向惡問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人欲耳曰只就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要惺覺莫令頃刻倦：情：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閑收然坐便為敬湏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後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

五十九

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是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艱毅中為主便湏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此纏繞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礙屬湏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來子曰固是這事不尋言湏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是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

又曰此一箇心湏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大學一書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好惡果能

好此乎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
有此子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
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朱子曰即求者便是賢心
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此
心不待宛轉尋求既覺其夫覺處即心何更求焉自此更
求自然愈失又曰收拾物致知誠意正味身之要當見一箇明德
流水行於五者之間方分明

又曰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覺有進步處大抵人心流
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在軀殼內其四

六十

散開走無所歸著何不收恰全在腔子中

此十段皆余大雅絕成或以後所聞雖不皆是成成姑
以所錄之年叙之按一段朱子是時已進大壽不誠地
位矣二段朱子居敬文得句要道問學工夫即從此做
與釋氏只見得便了大不同也三段朱子靜坐與坐禪
不同即程子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之意四段朱
子直到透天地聖賢皆是一心即太極西銘之旨體驗
得極平穩若後儒張皇太過不知皆朱子所深非而反
以為發前人所未發亦未曾細讀朱子書而輕於立言
也五段言居敬工夫如此總有行程去處規模階級可

尋得此下平入門路如指掌非止靜坐也六段朱子工夫

不尚高遠只盡平通致知誠意切要合一處在此念卷言
貞明是本體知善惡是流水思默言能知是本體所知是
發用其首意皆根良知朱子言天理實然即是本體能識
發他即是流水發用其首意根明德前朝先儒多矜見其
實不知朱子也七段言居敬讀書是合一事八段言求則
心在體敬即心不向外求也九段言用工夫都要見明德
流水行心理貫通也十段自言病中進退步深信求放心
最為學第一義是此時又悟本體而涵養有素也玩此十
段居敬窮理有體有用宗陸王者多言朱子晚年方悟本

六十一

體易觀於此而自悔其失言乎



朱子聖學考畧卷五

寶應朱澤澗止



萬正

庶子朱子答曾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
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
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
似漸有捨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頭道筆仍主先入尚以請
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軒項亦云
傳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判便令令是非
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
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
又答曾立之云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

許來此令戰速既不定恐其闕此早曠又未必成來深以
為恨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為有罪然亦不當斥逐
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
可不監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遠避亂世而免
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
其能有益於人國哉然此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素自
為之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為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
必矣

萬正淳來訪見五十二卷答伯叟第一書荆州之卦云
云自在漢子玩近日二字當是同時後書云早曠庶子

無疑矣

玩答曾第一書顯道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此
即陽明洪水猛獸之說所自來也按象山語錄云先生
於門人最屬意惟傅子淵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
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嘆日子淵
擒能打風底手段由是現之象山專於求心見此一物
在我便自高大視六經為註脚非不講求義理而即此
輕視聖言之心生出許多病痛故其學終於虛流於狂
致令門人揚眉瞬目空腹大言而不悟也玩第二書知
朱子即物窮理讀書講學之是效陸氏所萬及者於此

益見矣

朱子答伯叟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近得書其使曾立
之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答渠
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
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
巧為飾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

曾立之墓表云後五年子守南康立之來益庶子也
觀遮前掩後之言則朱子不信象山明矣非冰炭而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
酸噀所論荆州從遊之士多不得力此固當深警然彼猶

是他人不得力令自循者乃是自家不曾得力此尤為可
恨不知先兄有得此病合作如何醫治幸以一言就緊切
處見教千萬之望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
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
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
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
勢令何什去七八耶

此庚子七月書也子靜舊習朱子時望其改悔人無倦
之心也苟信之矣又何為望其改也

朱子答吳茂寔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

三

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
點諸朋友亦只如此用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令方深省而
痛懲之亦賴與諸同志勉為幸先兄編以告之也陸子壽
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書學其後有
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
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
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
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
無此病也

此書陽明載入定論至編以告之止下數行皆刪去寔

不可解情性持守上用力集其長也主張太過省發覺
悟流於怪異去其短也陽明以上數行為晚同將下數
行亦晚同乎况全少檢點即檢點日用又豈同於陸氏
乎曹表明允言庚子立之來見陽明強指為晚同不知
何意也朱子文集自在天壤後世學者有目有心安能
欺人哉

朱子答傅子淵書云荆州云亡忽二戲晚比又得青田教
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
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為懷也所示荆州問答讀之敬夫
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有鄙意所

四

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
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亦取決於胸
臆氣豪言語以似禪家皇閣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澆釀郁
之意荆州所謂拈提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
初不領養而渠亦無後語此恐所深恨也

按此六書在南康時筆也朱子教學苦於此益見閣陸
氏有讀書講學意則引之聞其不肯轉身則憂之如其
此於情性持守上用功則許之知其主張太過流於怪
異則非之至於淵似禪家張皇閣怒則顯聞之以學脈
言朱陸自冰炭以聖人立教之心言陸氏不幸不受朱

子之裁成而朱子誨人不保之心然契先聖矣

朱子上封事云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者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而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所以頌之即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為臣謹按南軍為即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澹焉得枯涸人民稀少較賤農傷困已為貧

五

國矣而賦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難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倍能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却而四望則荒時敗屋在廢有之故臣自外任之初即嘗具奏乞其特厚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其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教奏蠲減稅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

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壤江皖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科一色而已也若不為經理深加隱恤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

六

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極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取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

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又夫日前雖明知其一旦業竟遭
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
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
若不計理軍寔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可寬然國家寔處
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圍者常患其力之不
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
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寔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
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乎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駿子所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
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較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

七

得此差違所費已是不知皆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飲刻
剝經營賈取百裡搜羅以償債員債員既足則又別生希
望愈肆譟求蓋上所以奉權責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
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取簡閱訓習撫摩凡軍
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
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
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
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曉曉戰陣者例皆不肯
就本軍投募朝廷反為之方貴州邵枉費錢物拖拽短小
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垂錯

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東裝問查
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僚選代之
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為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况
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
百色費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餉輸之任者亦皆員
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
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
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為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
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
之而任事之臣卷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趨州縣使

八

之急征橫賦伐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
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其是
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翹皆高官
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茅茅末職之
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機在陛下
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計軍食以紓民力則必盡
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
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寔經
行陣會五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
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

蒐閱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又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法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園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兼尺籍大抵全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寔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謀最增秩而因任之如

此數十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措積金穀綿綿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盡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立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徵責以寬恤歲課而時措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數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

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畧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綱無綱則不能以自主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

今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使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今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盛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

壹擊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頭而飲月底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通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盡或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替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難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觀擬自守而未

士

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畏其驚逆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集窟之所在勢成或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跡全無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又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警恥又何時可雪耶

按此篇言恤民省賦治軍三事反復詳盡其弊皆由孝宗任用近習小人使軍政壞則賦不能省民不暇恤百患生矣故朱子痛言之雖陸宣公李忠定奏議不能過此孝宗不知前席下問寔見施行所以積弱愈甚再傳以至於亡

朱子與陳師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芻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於乾道七年本單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

士

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指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以簇價錢所管或俟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目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救荒事体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退回其他州縣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救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理催歛乞帥司因此旱傷作

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今逐一具申特與勸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

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早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

下今放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

說今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蓋有劄

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

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未修結石寨狀列本具呈并

乞鈞念我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行募民充役可

十三

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意復有慮懇欲從漕司指前三年上供粟米五千餘

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次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

免轉及之幸甚速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稟概

上呈恐今歲事休不減此也提舉通鋪司牒有近曰

雨水甚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奈何

朱子與江東王漕劄子云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

至今雖有得少而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

可保民情望：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

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蓋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

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氏則莫有所不忍得賜退還今得一

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

甚其可辦者蓋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

下今均在工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上供之數

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倘以

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重意不勝

幸甚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

十四

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挽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

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

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

不當求自速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克冒此嫌耳

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幾此時知友皆以為

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為所誤而姚提舉平生不

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本炭錢二千貫不審亦

嘗聞之否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朱子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來照

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稟欠軍糧米奏乞截留
六年錢欠五千石及今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
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
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既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
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是教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細計
欠數申稟或列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 本軍常平未通兩縣計五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
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關食即將工伴米斛分等第糶
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未敷不足即乞支撥應副
稟已先即請色官錢往鄰近以糶為可得為餘石但苦
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十五

一 石使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
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意
一 去秋建昌檢放未當依台諭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
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性復不如徑自使司申請如何
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 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由康之論可付一笑若
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
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列具公文申聞仍申朝省
極論其礙預乞台悉
一 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鄂澧諸州皆熟得湖南唐憲書

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
與帥相商度乞奏指揮兩路不得阻絕客販許下流被
害州軍徑與奏聞重作行違乞台照

此一項早
乞台照

朱子與周叅政劄子云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
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
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婦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
天之寔而今日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
免錢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
林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何如哉素
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寔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關政曰

十六

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
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新者
鄂州軍具奏 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
重行責罰 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
勸倉備區二念此至熟悉矣欲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應
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於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
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朱子勸諭救荒云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
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
念厥愆寔深悼懼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
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未見管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

邀米船日近出糶仍兌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衣糶準備
賑濟况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
來决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奉諭日前災傷人戶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
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為主
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尚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况
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熱捨此徃彼等是飢民有何
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使朝廷非
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專屏水漿
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

十七

司減放稅租賑濟未解不可容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畝務令足
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未即須各發公平廣
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科日逐細民吾羅即與
應到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保
全亦自不為不多其糶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保明申
稟推實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
官司當為根究如有故違不肯難求之人即仰下戶經
縣陳訴從官司究寔

一今勸貧民下戶既是平日作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
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關食時只得
上門告糶或乞賒借生穀與米如委行需至索錢家作
開至奪錢未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行決配
逐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道

一早禾已多糶早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及
大小麥接濟食用

朱子與王運使劄子云熹復有少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
取會本軍金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是供申偶會得池
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效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

十六

當粟名收合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置以
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未猶不
在數中也見欲一面如此措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
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粟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
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為上欺
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令既自謂有餘後日將
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
寔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為其一以高州郡措置所
收粟名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
意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是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

寔有均給之惠而盡寔供具入款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素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寔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於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朱子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云素為政不得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知淺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二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

九

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 一 逐縣知佐既是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仔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修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各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之務何由可濟况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寔惠
- 一 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

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計囑別作情弊

一 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眾依公推舉酌定所蔭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暮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寔量與增減如更詐

十

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作施行

- 一 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陽官保正仔細抄劄著寔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寔眾議平允即與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陽官保正重行責罰
- 一 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

場出糶不須報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足去處及將來撥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仔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朱子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云照對本軍今歲早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呈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

三

等承認未殺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依所認數目椿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初中書門下省檢會昨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早傷州軍切慮未償賸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未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實指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遺義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限補不理選二千石補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限將仕郎選二千石補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使一四千石補陳信郎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即

如係進士符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逐恭稟行下呈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未殺之人如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廣去後令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未殺稅戶張世亨張邦猷劉師興黃澄四名各情願依格法將未殺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推廣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教椿管未斛伺候奉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約是賑過米數別行保奏推廣外須至奏聞者

庚子大修荒政

按年譜云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力

三

措置為救荒備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符旨減前所申呈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乃可因以賞格諭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募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未充軍糧備賑濟速官吏授以方畧俾似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當積虛是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翼稍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

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關食甚者先加贖給比冬遂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闈稅租奉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闈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

辛丑正月開場濟糶

按年譜云初既分場遠見任寄居指使派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而分委縣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悉令赴場就糶糶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

三三

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飢民老幼二十一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時孝宗臨御日以重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損瘠之患

按此數篇朱子救荒之策全在預積未殺放免賦稅周知是教飢民遠遯廉能官防察作奸吏胥体恤勸諭上戶以及築隄行賞等事竭盡心力不憚勞苦而親行之是以民受寔惠慶更生有志民瘼者涖逐考究使胸有定見法有餘條理庶不愧為民父母而信朱子体用

該格之學是可坐讀而起行矣

辛丑朱子與陸象山及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講習

二月陸象山訪朱子於南康朱子即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堂請升講席象山高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深明義利之辨朱子請為簡自為之跋稱其發明懇到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朱子與人高善大公無私之誠意極其懇摯矣

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是意見如此即是議論如此即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

三四

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凡人材有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闊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斥亦過分了洵著邪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湏先立定本方始說得無定本的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三然終未竟窮也子靜之學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洵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訶以為禪者某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

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踉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

呂伯恭與朱子云子靜留得幾日鴉湖氣象已全轉否故朱子答之

通辨云南康之會朱子於象山取其講義而終訛其禪會疑信相半如此非也不獨言信不可即言疑亦不可朱子明言子靜是禪渠又說不是禪關之至矣此即前書所謂遮前掩後巧為飾說之意講義可取亦是渠有得處故敬服其長乃取善公心非信其學渠既是禪直

三十五

斷其禪不同如水炭又豈僅疑之乎

朱子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云其位熹熙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新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恭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

並無留州得用錢未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尚缺三百人難以遵依分委兵官招將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緇一百五十五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無合撥稟名可以支遣况當荒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不申陳竊慮虛員

三十六

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教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為額如以州郡武備不備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料甲業牛皮數竊緣郡境民窮不堪撥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申奏蠲免而又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事夏秋二稅檢放倚闕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

然軍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至死亡有負朝廷救荒恤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教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豐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奉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初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今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令照都昌為邑百

三

餘里見有崇陰四望松門樹溪大孤山五寨土軍窺管四五百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僥倖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五寨之中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帑廉昨來格術利害及以本軍墮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教奏依所乞施行

朱子乞禁保甲擅閱集劄子云契勘保甲之法什五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

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閱集教閱為名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下叛行閱集鳴鑼持杖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託於保甲之民名安敢公然如此除已將劉邦達等依相殿報寬高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

三

司特賜教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報以閱集教習為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司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畏不致負緣敗壞良法委寔利便須至申稟者

按朱子自丁丑同安滿任家居至戊戌凡二十餘年中閱兩辭編修密書即而就郡守者侍從之職在巨君行道一有不合翩然而歸義也當時朝政邪正雜行君子小人并用佞幸弄權軍政不修朱子處此必不能一日安其位勢也即義也若夫郡守猶可行政故竭力盡職此出處正道而亦為兆之深意也合觀三年中愛民勸

襄教士飭吏訓官治軍正風俗崇祀典禮：是心是政
非同條教具文而救荒大政條理井然情詞慨然惻至
今可深味焉朱子是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居敬窮理
直是一事徹內徹外有二境性體中道理滿足直達流
行指之政事自有左右逢原之妙然非平日之功極深
研幾以克拓其性體廣大之量亦未易到此地位也嗚
呼以朱子之聰明睿知迥出學子百倍猶閑居念載著
是讀書事：請求方得心理事合一古人量而後入學
優而仕如此後世讀朱子書者須反身寔求自度立心
行事能勝民社之寄否豈可輕言仕哉豈可量竄理而

子九

不克拓其性體哉

朱子延和奏劄二云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
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二者一分而公私邪
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
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則其心私而且邪此而性體知者
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
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所為之
資膺受付託憂勤顧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問者
臨軒慨然發嘆乃或未克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

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二陳之夫天下之治
因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
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中而必深求
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情通士大
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
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修象主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
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
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
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
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

三十

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
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
側黜爾猜嫌固日搜：乎方寸之間而喜為諛惡叢眩眩
替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當然也恭為陛下即政
之初蓋嘗遠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
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
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
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
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脩驥使而宰相之權日輕
乞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重已也則又時聽

外處之論雖甚狂計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
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忘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
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翕縱之機周防畏之計又可謂遺巧
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
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
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
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
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
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別恐陛下未及施其

三十一

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教中矣是以此未陛下雖欲微抑
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士勢
日輕重者既扶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竊者又借力
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
至於姦竊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可然
猶委蛇盤薄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
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附之姦也
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
充塞賄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飢饉荐臻
蓋羣小相挺人之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無所得而

國家禍乃獨受其鑿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
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
勢若彼之所鑿避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
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言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如此偶未察也是
以往載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
於陛下之前惟深哀是在於此而學淺詞拙不足以啟
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
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修聖政
則夫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

三十二

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鑿^最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
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
鑿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
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
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
寔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冊用袋重封
已於閣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目
昏筆縱前劄已具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此篇言正君心用賢才關係極大發明近習小人固寵
蠹國之害尤反復詳盡始信大學惟仁人放流之解上
三文辭而扣小人退射擊高壩之訓的確不刊不去小
人欲用君子難矣哉

辛丑十二月朱子視事於西興

按年譜朱子初受命即印榜招商販廣米至浙東許
以不板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
海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規畫織
悉畫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
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

三三

遺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齋以行
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經^在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悍其風
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藝有朱
縣耐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
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
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某
政事却有可觀

朱子曰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
抄割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
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

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保盡在一寺令供
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教日便辦却分作教等賑
濟賑糶其初全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
米所於門首立木牌關兩入之人 璘錄

朱子語次問浙東早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朱子
日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
有名無實者多因日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上下出米不
同有徐木者獻策湏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過
不會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
在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

三四

易計未之有無而委知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
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之所始論詐之士則
務欲容私此大不可 鄭可學錄

按此二條皆辛亥所錄譜序於視事西興之下故因記
之得以詳考抄飢民量遠近推排有米之法此為真心
愛民寔之奉行而不病民者方能得其條理也

朱子奏敘荒事宜狀云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
日夕考究求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
歉台明歸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荒昔所
未有臣以目所睹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

賑救既在所急事体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鄞
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捐皆七八分味
縣旱及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
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不過十一先
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奉司前官申
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貫一百
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郡州日夕惟賑濟是
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等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
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孺之寔民情嗷嗷二日甚
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宦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

三五

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房
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
得售為幸與質則庫戶無錢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
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蝦螺蚌久以竭澤野蔞草根
取掘又盡百里生齒飢困走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
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幼呼號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人
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
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
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
失蠶麥些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以匱乏是

以細民無所仰給復復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
已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猶行勸分便
可苟活今以空虛之境而荒即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
給十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關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
補助者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者既如此復約
墾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
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
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
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
絕長補知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批劄山陰會稽四等五

三六

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
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
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稔歲所斂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
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
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蠲放數以計
今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取之米約計三百
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之數目如此浩瀚則所
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
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
萬貫諸州申到以無見在又措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

遇共折米八萬二千餘石并諸項未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令采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所得固已不遇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唯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資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參較之前九十餘日當高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糧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功切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

三五

有加之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思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熱事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寔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章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俛辜之至

此篇叙旱災情形歷歷如見後世君相內外大小百官皆當書一通至置座右呂新吾是政錄叙萬曆九年十年閏中山右旱災之慘更甚於此當泰互考究知備荒宜預也

此篇首有回思去歲而康之數之語當在辛丑十二月壬寅朱子瓊州學記畧云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志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曉之以師儒聞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

三六

務於外也又曰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故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為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天下之理得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非吾事之所急又何足為輕重乎

按此篇朱子教人明理守理自復身心所固有不可外求諸記誦文詞之末是事切要而陽明以為徇外不知何說也

朱子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云臣自正月四日起奏紹興所遺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令具下欲望聖慈

檢會臣前兩疏所奏及今所陳事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籌款之實痛減度牌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埋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嵯縣八日至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飢羸尤甚據其稱說皆自八九月來顯食至今其死亡者不可勝數道瑾相望深可憐憫臣等謹已再於昨蒙給賜錢內取五撥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嵯縣新昌及三界鎮一帶病困之

三九

人庶幾稍護安存未至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絕少問之鄉人云是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今佐卿官稱說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嵯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通判劉侯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根刷到勸諭上戶賑糶未會出糶之數尚有四千餘石已碟通判劉侯及本縣催促赴場增添添人戶每戶除單丁外更與一口收糶及有人戶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

捺湖埋緣臣曾與即臣王希呂連狀奏乞給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兼廢農工已亟急於給賜錢內借撥三千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接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

朱子奏巡歷發衛救荒事件狀云臣非按視紹興府嵯縣諸暨縣已具事奏聞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等界歷義烏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山

四

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次之而境內馬海白沙一帶為尤甚其他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為稍輕大槩通計比之紹興府諸邑事殊不侔然諸縣措置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已有飢民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已衆幸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員往來檢察請到卿官五員日夕商議計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存錢米不足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糶米糶濟伏乞

睿照

一 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龍遊又次之通計其是不減婺州但緣當時州郡各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文案之間但覺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邑而聞艾漢一源向來俞七俞八作過去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逼替吏民懈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軌行下本州所得朝

聖

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司兩員鄉官三員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親驗支給伏乞

睿旨

一 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巡歷未到處回程當一一點

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朱子奏荒^救畫一事件狀云臣竊見本路諸郡頻年災傷蒙被聖恩僅護全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比之去年被災地方大段濶遠至於公私蓄積則連年飢歉支移糶散畧已無餘其於措置尤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錢未詢訪合行事務回日

類聚奏聞庶免類焯天聽今高紹興所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督捕埋瘞已累日未見哀減未敢起發前去竊慮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畫今畧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閱此一方重罹災教特賜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 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月上旬取足嗣屬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興府去年任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依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秋合納之數亦蒙聖慈

聖

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行下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復有災傷豈是追呼筆捷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 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的貼黃奏稟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早賑及早差官檢放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獲之際便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

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
訴早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八月蓋欲
公私兩便迨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
早至八月三十日斷限遂至九月方檢早田則非惟
田中無稼之可覘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
是將早種早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受苦無所
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乘此暗昧以熟
贖官作孽皆不可得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
然欲乞降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
速受理早狀目下差官檢踏早田荒熟分數其中晚

四十三

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賜次檢踏如有奉行違慢後
時失寔之處許兩司按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寔
寔惠目下聞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猖狂
別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寔為利便

一 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緣今春支用數
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不可不加接濟則其
費皆當出於朝廷臣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寔數
然後奏請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衛華明州
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奉司乞撥錢糧米數
目甚多又見臣僚劄子論衢州等處見已乏食及有

指揮行下聞廣勸諭客未前來温州接濟可見一路
州軍荒歉屢乏事勢已急臣今具約一路之數權以
一百萬貫為率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印給度牒官
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錢數之內且給三
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
四百貫文省容臣約度分依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
置變轉收糶庶幾起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左近有
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免致臨時倉卒貴
價收糶緩不及事

四十四

一 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強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
當禁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然後禁其為非庶幾
人心懷德畏威易以彈戢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
後誅鉏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况其不勝何患不生
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
通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銷厥禍亂之萌矣然
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心人
及早擒捕致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 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官資無敢
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於紹興一府施行
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取延

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無修農田水利而募被災飢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錢收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俟將來給到錢物即令逐州計度令興修處額募作役既濟飢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信可倚伏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糧濟往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不應差出之官權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五

右謹錄奏聞謹奏

簽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中色未備計之方糧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次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在中夏以前未經再早之時行之固若有過優者在今日再早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況今據大教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言之今

今年夏稅亦合在催况此是補還去年之數直行放免

不為過當重念臣自論此事上高省部所據下為州郡

所仇籍贖形迹無不至原其本心只為陛下受養疲民

護惜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獨閣轉運司臣今敢以為請者蓋

緣獨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若獨放後時災寔使

飢民已被輪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喘

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貫通使聖

朝賑恤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思施行而此項最高急切竊

四十六

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得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

副却并此項沉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

失機會且如明州糶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

後節次申請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糶乃不施行

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為上戶收

糶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甚弊百端不稱陛下

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

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寔亦

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

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電鑑近已
利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
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
賜觀覽仍詔大臣常体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罰聖意
朱子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李洵等狀本州
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即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
求利害籍宥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
諭上戶糶未借貸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給津遣鄰郡

四文

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
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寔迹可考今歲屬郡乾旱祈禱尚
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况
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以
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
置賑濟佃契勘云云臣照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
趙善堅措置濟糶存恤飢民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
本州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緊要知得措置首
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旨許從本州守臣
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

置災傷庶免誤事須至奏者
朱子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蝗蟲大者絕火而
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早中禾稻皆已成熟多被喫
損人戶皆稱檢檢官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
牒本府催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
又支錢付曹城監監官收買十四十五都蝗蟲并
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到本縣蝗蟲頗多亦
已行下催促支錢收捕埋瘞今未期得雨澤遠近

四六

沾足窃意其毒必當殄滅已牒本府一面審寔具
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望望赤間有
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收成現其災傷委是至重
而本縣不受人戶投訴反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
繫門頭及出招子催督賦稅無問貧富大小人戶五
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
不到者即差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
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遮臣泣訴者至五七百狀臣
已送本府存恤究治施行去託更乞聖慈特賜指揮

庶幾州縣有所懲戒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嶧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蓋紹興諸縣之旱嶧為最而上虞次之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收獨嶧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其上戶中家已竟眼窘鰥寡細民則已有掘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到所採稗子一升令申納尚書省欲乞宣索一賜覲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此三縣新舊稅租特與^特開俟見秋苗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雨幾至通夕

完

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免拆方自中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諸縣大抵早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深氣候寒冷其間稻田雖尚青活而不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分明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可差悞伏乞

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早耕犁布種藩麥二麥之屬接續契用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

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行應副尤為

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理尋別具奏聞伏乞聖照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更乞撥作二百萬貫及別有畫一奏聞等事伏候勅旨

臣非以本路荐被災傷輒以賑恤事宜一二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以充七郡糶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詔旨頒布遠近飢饉餘民感激

五千

受賜歡聲如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恩矣然臣愚昧暗不知分量報敢更有無厭之請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臣不勝甚令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荒之備已

蒙聖慈開允應到三十萬貫不勝幸甚然臣自昨

者具奏之後續據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

萬貫婺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而

紹興府衛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當亦不下三

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

用而臣向來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寔
數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無所逃
形惟^刑有及今據寔披露尚冀可補萬一臣竊計本
路四十一縣除得熟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
荒且以三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
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石若止得
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八千餘石今乃僅得
三十萬則是一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
二千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式行
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之費推之則一

五

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者况今歲之荒甚於去歲
一縣飢民之衆其非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
待筭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後計所
不足續有陳請則恐地方濶遠取會未能遽集之
間而已後糶米之期矣冬春之間糶者日衆米價
日高臣恐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已民之飢者愈
失望也臣恐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降旨
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據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
臣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糶俟見糶給戶口寔數
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高

晚伏候聖旨

簽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洩今減半賞格
已蒙施行乞指揮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
十道并度牒官會接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密
民間之願獻助者必多有應格之人即乞許令
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賞格聚廳書填
當面給付亦足以闡防私曲情契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取進年所奏浙東一路獻助米斛八
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開允施行不勝幸甚

五

但指揮內却有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
保明取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應
募之意也臣雖以行下州縣令人戶願獻助者先
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
散然人戶未知省部人吏得來的將是何州縣
作災傷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初
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但今在二處
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
往則亦無處不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
之端以疑羣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恐欲望聖慈

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道七年取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刪去今來所增委曲閔防之語使大哉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可會計餘數扣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 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限催促不得非理播擻不勝幸甚但今年早傷寔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為陳乞但令八月十五日

五三

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寔惠候聖旨

簽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而台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為苦欲望聖慈將台州五縣第五等八戶令

今年丁蠲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呼決捷之捷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 臣昨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旱災國家不忍坐視夫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

五五

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策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是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寔無以異於豐稔歲於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今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踈畧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

十萬貫者而今於內量撥付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寔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意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為失策伏候聖旨

簽黃

臣又竊恐興修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給即乞且令貸興食利人戶顧工興役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未數量分料次赴官送納椿管在官尤為利便伏候聖旨

五十五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絕下戶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擾誤蒙聖慈曲賜開納令者本路復遭早虐竊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令檢官已在田野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司疾速施行若候俟命下到臣巡歷去處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觀歲既不登所在糧食全賴商賈阜通之利所以存恤不可搖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往糶而有所挾之資

既糶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以邊阻抽稅為若是致客人憚於興販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被災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關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如蒙開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東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稟施行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伏候聖旨

五十六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朱子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狀云臣照得本路州縣今歲早傷臣自七月十五日出巡取道嵎縣迤邐入台州按視及預行措置賑恤事件節次具奏外臣已於八月十八日起離台州取處州前去所有台州奉行事件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一十五萬緡臣即時分撥應副諸州外仍於台州刷到常平司及諸州庫眼有管窠名錢八萬貫及於降到錢會

內撥錢二萬貫共撥一十萬貫量逐縣災傷輕重地星潤狹均撥應副仍訪到土居官員士人誠懇練事為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札教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差募人船前往得熱去處米糧未解循環賑糶仍多方敦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錢物并行運糧添助賑糶仍據本州申到見管常平義倉米五萬二千石令椿管準備賑濟友一兩立式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從定抄劄法應糶濟大小戶口取見的確數目各隨比近置場以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仍立罪賞約束不得泛

五十七

濫濫抄劄費官廉外伏乞聖照

一臣所經歷去處得雨之後晚稻之未全損者並皆長茂可望收成但民間所種不多僅當早稻十之一二其早稻未全損者亦皆抽莖結實土人謂之二稻或謂之傳稻或謂之爭稻其名不一目今已有黃熟處亦有尚葉青色處村民得此接濟所益非細但其稻莖稀疎粒多穀少其色青者已過霜露恐難指擬至於粟苳油麻蕎麥之類却並有收次第今冬未至絕乏只為存飢民無益藏竊恐來春必至艱食臣已面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

早晚但竟民間闕食便行賑糶取錢運糶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寔為利便伏乞聖照

一臣體訪到本州黃巖縣界分潤遠近來穀最多一州四縣皆所仰給其餘波尚能陸運以濟新昌嵎縣之闕然其田皆係連山澗海舊有河涇壅閉以時啟閉方得灌溉收成無所損失近年以來多有廢壞去處雖累會開淘修築又緣所費浩翰不能周遍備臣竊惟水利修則黃巖可無水旱之災黃巖熱則台州可無飢饉之苦其為利害委的非輕遂於降到錢內支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宦教

五十八

郎林為承節郎蔡錫公共措置給貸食利人戶相度急切要害去處先次興工俟向後量熟年分却行拘納其林為曾任明州定海縣丞教篤曉練為衆所稱蔡錫曾任武學諭沈審果決可以集事但本縣知縣范興直不甚曉事恐難倚杖欲乞依本司已獲降到指揮特與徽廟理作自陳別選清強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伏候勅旨臣前項所奏給降到錢三十萬貫臣已分撥婺州八萬貫衢州六萬貫處州五萬貫台州二萬貫黃岩興修水利一萬貫及明州定海縣亦乞興修水

利已撥一萬貫共已撥二十三萬貫外尚剩七萬貫初欲分撥應到明州紹興府而明州申到已奏乞撥錢一百萬貫臣遂不敢括出兼婺衢兩州連年荒歉並無蓄積可以即免運糴恐將來更有欠闕欲且留此錢數更俟聖慈添撥到錢即并諸州再行均給所有添撥之數已兩次具奏今更於後項開說伏乞聖照

一臣於八月初三日及十二日兩次具奏更乞聖慈添撥錢物及紹興府明州元降度牒官會所糶米斛通糶作二百萬貫又乞不候檢踏先放五斗以

五十九

下苗米又乞權住催稅零欠俟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并行除豁理納又乞申嚴未殺免稅舊法仍乞特降指揮與免往回貨物及搭帶稅物亦已日久未奉進止欲乞聖慈詳臣兩狀早賜指揮伏候

勅旨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朱子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云臣竊見本司所管鹽酒課利國計所資為甚廣而民所患為最深久欲條奏願以救荒方急有所不暇今以罪戾力請投閣憐之私懷不能已輒有已見冒昧奏陳如有可採乞列達忠厚通敏之

臣付以其事令其詳細稽考因事制宜使民情盡得去其所患而國家永不失其所資是為利便至於差役一事亦屬本司所管今亦有少利害并具其說若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濱海既是產鹽地方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

六十一

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畧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鹽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廉費更卒搨搜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畧齊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單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

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寔而便欲乞聖慈特詔奉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單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里遠近鹽價高低比附恭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草襲救民之一事也

一酒坊之弊其說有四一曰官監二曰買撲三曰拍戶抱額四曰為戶抱額臣竊以為莫不便於官監莫便於為戶其他亦互有利害而為之中亦不能無以利害要在講究詳然後施行則庶乎其弊之可革矣今官監之害朝廷既知之而罷之然州郡占吝多不遵戶部漕司所撲仍不廢

六十一

罷此則害雖除而未盡也買撲之害在買人有折扣本柄破壞家產之患在衆人有捏托抑勒捕捉欺凌之擾拍戶抱額則庶幾矣然或額重而抱納不前或籍此而捏托搆擾亦不異於買撲惟為戶抱額最為簡便然須一州一無通計田畝浮財物力而均出之使無官戶民戶之殊城居村居之異一概均數立為定籍乃為盡善若舍官戶而數民戶舍城居而困村居不立官簿而私置草簿使吏得以陰肆出沒走弄於其間則又病矣此法本路處州見已施行四五十年民無爭訟今欲便反其法行於諸州則恐本州課額素輕非他州比然他州課額雖多少曾登足若蒙

聖恩深詔有司取淳熙六年七年八年三歲寔催到庫之數恭校取中立為定額然後以此科數俾為萬戶則亦安民省事之端也

一臣於今年 月內曾具奏差役利害事申尚書省數千言內有徐誦所畫欲役年限一條最為詳密而近準戶部行下乃無一言見施行者欲望聖慈特賜宣索觀其大槩然後付之愛民院事老成詳細之臣今其首詳擇其可行者具為條畫別降指揮施行

朱子提舉兩浙東路常平監茶公事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

六十二

排其間有停截逃單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覓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知官交納知官照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是即許人告審是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札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速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料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連後近
曉示人戶管運衣食不關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說
大人小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逐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
見口數結保人同保均擔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
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
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
正等人不保而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
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
妄有遺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奉府給到新黑官桶及
官斛每桶受米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
五者半

六十三

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投抄撓奪人
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授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
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
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先於十月上旬定
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到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
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廳倉展折
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條折閱及至吏到等入飯
米其未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連後
一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逐相糾率造一
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高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
交納監官鄉官吏到等入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
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
支貸日不
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單日具總數申
府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奉縣差到人吏一名斛子一名社倉
筭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運裏
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點書一名點斗一名
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運裏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
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
十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
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牆并買葦葦修補倉廩
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六十四

一非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合同本都大保長隊長
編排到部內人口數下項

甲 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
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
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
來逐戶開列

餘聞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
一戶一口不是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
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逐相保委就社倉借米大人若
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耗米三升

六十五

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備均備取足不
故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長姓名

社長姓名

一社第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
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關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

社首依公差補如關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鑰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
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
情別生奸弊

一如過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

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備如此小損壞

逐時修整失毀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未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

六十六

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晚諭人戶有願
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費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數
散隨宜立約寔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
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
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
敕即直秘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
奏臣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

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
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
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閉合屬
去處須至指揮

而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
施行仍閉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朱子致語云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以備使浙
東奉行先政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以所居建
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卒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
頒其法於四方而臣又使事遠獲奉承仰戴皇仁頓

六元

首幸甚竊惟念里社有倉是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
舉所以收恤者蓋偶合其微指國家未定若令是以
不能逮及且悞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偏下郡國將遂
得與闔宇之間舍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以不
勝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高明詔之所稱揚
下高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傑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
祈被勅命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層於故里本倉廳事而記
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有以無忘帝力之所
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臣朱熹拜首稽首謹言
朱子勸立社倉榜云當司恭奉聖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

下管內州縣勸諭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
諸州修職名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
文新台縣州司戶王迪功名若衢州龍游縣表承節名起
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
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

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
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人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
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前年譜朱子視事於西一段紀其大要最該括詳盡夫浙

六元

東之荒異於尋常現條奏救荒事宜一疏自然如痛負身
迫不容已細閱歷郡情形委曲措置之法瞭如在目前如核
飢民寔數檢災田及時量米多寡設場遠近請二百萬貫
放五斗下米住催夏稅指放舊欠免商不稅減官會備兼
用土官寓公糾劾貪守汚令推賞助人奏均知員賢修水
利決官鹽酒課及義役差役利害等事條理分明請者里
蓋心焉朱子不忍坐視飢民仁心也勤勞救此飢民善政
也仁心善政內外一致倘欲於其任言能諫行亦是試天
德王道之依用於萬一卒以勅唐仲友見阻於王淮良可
惜已夫救荒善策無如積貯東南水地猶可通商山陝早
荒難以措手運穀石米費幾而全每縣飢民不止數萬難

有四五萬之穀莫致千百萬餘里之程合三十縣計之必不能一時聚百萬石之穀也待斃者衆言之痛心計惟先時力行社倉每縣由數千石積至數萬石則可無虞矣古人三登良法舍積貯豈有他策哉牧民者審之念之此段係法癸卯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與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被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某自竟難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

五十一

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按象山年譜壬寅秋除國子監正載此書于癸卯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一言非信之也不過取持守可觀如禪家問主人翁在之說且姑容之不與競耳去短集長正朱子廣大處人有一善聖人最取之若云疑信相半則非矣既疑之而又信之稍有定見者且不然而謂朱子然乎哉是知答平父書非信也有可取者取之而已曾立之墓表非疑也其不可者決言其不可而已兼取兩家之長亦可取者取之也至云勉力於吾之所

急則不然彼說明矣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亦取其長也蔥嶺帶來斷其禪而非疑之也通辨屢以疑信相半未定如此立言殆未及細考耳瀆深究朱子用功之序未得如何已得如何其未得已得不同於象山如何了言之自知始終與陸氏大懸殊矣

道一編指此書為朱子晚年信取象山之證筆據原不知學抑亦象山之罪人也其言之非雖不足責得通辨關之亦可醒學者矣

五月朱子表曾立之墓云立之幼穎悟長知自刻厲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

五十二

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業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寫書以講于張氏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

通辨云前似信而此表尤疑：信相半未定如此非也
朱子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
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
合亦置勿論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立之
故反有所激如未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子卿平
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
雜于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
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
究之以歸于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
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屬詞恣色如對仇敵無復少長

之三

之序禮遜之容至今常不滿也

通辨云猶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說非也玩下答平父書

則朱子不明作之意矣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為學別無
巧妙不過平心克己高要耳朋友議論不同不能下氣虛
心以求寔是此深可憂誠之書未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
取一現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
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不必深憤
嘆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于事也

合答平父誠之書及曹表現之皆在一年而若有不同

非不同也專是尊德性事取其長也看得義理全不仔
細是其短也象山云不知尊德性安有所謂道問學朱
子不詰其所謂尊德性非子思子之旨者容之也即不
輕相詆訾之意也某却是道問學上多了非不用尊德
性工夫也道非一聞可悟一起可入者即看義理不仔
細非尊德性之真諦也朱子提是取其長容其短因門
人競辨之過而不欲啟兩家爭端教誨之心亦良苦矣
學脈之不正早已見之而通辨乃云中年疑信相半是
不然專是尊德性事即程子云釋氏止有敬以直內之
說豈信其學哉且答誠之第二書有云大家商量箇是

之六

處正見朱子正大光明虛心求益子靜所學尚未必是
類商量講求耳何信之有

甲辰朱子答呂子約云前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
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
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
意氣象殊不能平意思弱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
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
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
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擬定收斂之是少聖賢親切之
訓也若如此說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言不在於

經而在於史高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現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切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諸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高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高不足現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遠唐遠周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呂奇丞固是好博故朱子箴之而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教行是聖學一定次序非但教漸學之弊而已也

七十五

此書年譜序於甲辰

張南軒文集序畧云自其幼壯不出家庭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理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無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相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襲其故稿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

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教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現之蓋多寡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該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

七十六

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是蓋謂有所不知年教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純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次序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按南軒先生之學受之五峰先生其初就發處擴充如

重教麓書院記良齋銘諸篇多是此旨故以高發而後
察之而後存也及聞朱子主敬立本之說專用功於敬
深嘆周子主靜立極之妙如答吳晦叔呂伯恭劉宰潘
叔昌胡廣仲諸書可考也大抵朱子所謂始極于高故
卒就平寔者正指其從發見用功便說到天地合德鬼
神同用變化不測從孝弟用功便說到無一物不在吾
仁之中雖其理如此未免太高後乃撫之主一無遺之
地察之念慮感發之微謹之視聽言動之用得之細繹
舊聞及身識理之趨步平寔有行程去處無復向未
高妙語矣其答朱子有云某近來思慮只竟向未所講

七十七

之偏暢然內慎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又云某
教年未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竟得應事接物時差
帖之地此皆朱子所發明而南軒先生後來虛心服膺
親切得力者也讀者以朱子所序而細密求之則幾矣
朱子答萬正淳書云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間須有箇
樞柄方有執投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之地恐無撈摸
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圓理之間措
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也

萬正淳見朱子于南康載五十二卷答伯量第一書荆
州之卦云：故錄答正淳書於庚子後此書句：是教

人立本工夫何曾專用功於文字即玩已百答王子合
論溫故知新則讀書立本只是一事合內外用功矣
朱子答林澤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教人講學其間亦唯
得朴寔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寔体
於身故在己在人却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
常切檢點氣色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
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
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
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
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

七十八

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朱子既曰氣象皆好集其長云尔又曰亦有舊病終不
信陸子之學也細玩前後朱子之不厭不倦如是哉自
此教人檢點氣習欲效黃廖諸君子皆得聞道象山不
能檢點氣習意欲故子淵狂躁子堅翫跡朱陸之判一
一了然而象山并諸止載此書下教語截去上半節又
摘亦有舊病一語以是為朱病不亦懸乎

朱子答潘恭叔書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
直是要得念之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
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竟有倒置處誤人不

今方自悔耳

此朱子自言教人根本工夫内外交盡其源頭處與象山不同陽明何得援為定論此書亦不可考其年月玩書中語意與答林吳二書同故附序其後

按答林擇之吳茂寔恭叔三書象山年譜載其一陽明定論皆載之竟以朱子自悔支離與象山同大謬：

朱子答方質王云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又云浙中士友多主一偏之論故尔遇擾然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答陳庸仲云陸學固有

七十九

似禪處然却意近竟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矣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身心稍一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于一旦豁然大悟也以此三書考之伯恭：叔凡弟皆婺州人皆講論事功之學婺州士友多從其說則朱子之答林吳潘者正為恭叔輩專事聞見無身心工夫而砥礪之非欲專重靜養而以講學為支離也且一日似禪一日非欲其兀然無作已早防陸學流弊矣奈何拘其文不考其意漫指為晚同乎

朱子答包顯道書云既未免讀書則不啻大段着力理會

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酒醉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朱子答包詳道云示喻為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現古人為學只是升高自下步二踏是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中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工夫做得到此而曾子卒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既也

八十

又答包詳道云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為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洵講學總讀書窮理便為障蔽則無是理矣賴子一問為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織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即東坡作運筆漏銘譏衛朴以己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衆喻之云無乃亦類此乎

朱子答包敏道云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

之卒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亦可謂凌躐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其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為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為說之高為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為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

玩傳書子淵之狂悖朱子已先知之猶不棄之而且教之望其能改庶可共學耳及乙巳見其大呼乎道始嗚鼓而攻矣若答包書竊取禪學之近似云云直指象山之差但不斥言至三包之妄只以不屑教之此四子

即前書所云其徒多有主先入不肯舍去者故以法言立教朱陸冰炭於此益信陽明第執答林吳潘書以為晚同何不讀此而參考哉
玩答林吳云深省而痛懲之是教以持敬集義是處用功也答傳包云不虛心現聖賢師友之言平時不講學如何曉得是教以讀書窮理也蓋不用持敬集義是工專以讀書為學固不得力而不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徒口傳一紙作捺紐捏工夫矜為捷得其流弊可勝言哉此二層轉閱學者果身入其中未有不讀書者到得讀書講論義雖檢身心未探原卒其弊無所

淵涵從而疑之且添造之方信朱子教人持敬集義是親切語未有不靜坐者到得靜坐攝心畧明義理莫透精微其弊糾於事物從而疑之更深造之方信朱子教人讀書窮理是親切語過此二閱從居敬窮理實用工夫兩件只是一件則此地方信朱子教法是孔孟明善誠身知性存心之正傳果非陸王比也如不會親歷揀得影響或任其所見墮於一邊不味朱子正教自疑偏誤終偏誤耳豈能知朱子哉

敏身心亦必從事居敬窮理漸漸止愈止愈明斷無一旦豁然大悟赤子之心全復於此之理必欲如此非入釋氏禪定不能到得定時自不肯讀書窮理致起惡慮以攝靜體渠却不如說必假執則一定浩然獨存復赤子之心立明義之卒等語以附於儒林所以朱子云竊禪家之近似尊為此說以誤後生為能勸透陸學隱情也若答陳庸仲身心稍二端靜二句即大學或問主敬格物致知之功非欲其兀然無作二句正見無一旦能復赤子之心句二對看其義豈不了然耶
答包書亦未詳何年姑以其徒來相訪之語附記於此

朱子答李濱老云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為之先唱指
示要途聖以趨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猶
序以進或乃探測幽微馳騫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為談說
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寔其幸不至於中道而
廢者必流於先佛之歸而不悟

朱子答汪太初云近世學者不知聖門是學之根本次第
而溺於先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寔而常妄意天
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
心懸然惟繼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
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

三

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
持而拘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未有不墮於此者也抑嘗
聞之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
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在誠身之前而誠
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致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
此二書朱子任南康時答其闕陸學處直透底裏何得
執答林吳潘書為晚同哉其亦不深考矣
黃商伯問云未發之前惟當敬以持養既發之後又當敬
以察之未發之中不待推求而已瞭然於心目一有求之
之心則其未發者固已不得而見矣剖析可謂明白呂氏

欲求中於未發之前而執之誠無是理然既發之情是心
之用審察於此未免以心現心前章或問謂別以一心求
此一心見此一心為甚悞論語或問現過知仁章亦有此
說豈非學者不能居敬以持養格物以致知專務反求於
心急迫危殆無科級依據或流入於異端與始終持敬體
用相涵意味接續者為不同也朱子云已發之處以心之
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耳所謂物
皆然心為甚是也若欲以所發之心別求心之本體則無
此理矣此胡氏現過知仁之說所以為不可行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宋史本傳商伯見朱子於南康故附

四

於庚子後

玩朱子之答最明最精洵於自己心中體驗是如此方
見得力稍有一毫信不及便是影響其要緊在本體權
度難得的確此非居敬窮理集義是二下工夫培養此
心公平正大之體段在這裏雖欲以此審其所發何從
得此本體權度也縱天命之性原有公平正大之權度
一時清明未嘗不見而識力未至其中夾雜氣拘物蔽
之偏則不當者多且恐直任本心又走向那邊去矣惟
朱子居敬窮理集義既久常覺此心有安於義理而不
妄動氣象此是本體權度呈露以此審其所發則輕重

長短自見所以不差此項工夫最親切精密教學金針
立萬世之師特高括出學者從此循途以往必有得力
時也若不如此用功遽欲以所發求本體終是操之於
運動之中已以所發求所發不亦沒世窮年而無所得
耶

朱子答呂子約書云比日竊惟休益佳健矣但未書以
為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
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
反至生病恐又是太史公作樂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
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

五

今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
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况以子約平
日氣味不甚壯寔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
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
哉

道一定論載學問之道教語以為晚同不獨失朱子因
人施教之意以欺後世並不知朱子存心養性之事為
何解徒節錄先賢之言以伸己說通辨攻其節障極明
但此書中云寔為伯恭惜是時伯恭已卒通辨序於乙
未誤矣故正之

又答子約書云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廢然法養
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
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
功利權謀裏去矣某亦近日方寔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
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志已逐物貪外塵內之失則一而
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挽己己立後自得了得天下
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
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
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六

此朱子直指存養省察工夫以戒子約之博雜而陽明

以為晚同當不然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前書為伯恭惜而此書同意故附
之

朱子答陳超宗云為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
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惴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
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攻此也若但悠悠
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乎故將去則恐
所謂莊時故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
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彼中誠是偏頗向

日之言正為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恐可資以為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久之須自有開明處也

朱子答潘叔昌云學者先須置身於規矩法度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禽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自立矣朱子答王子充云今日之繁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不知因踐履之寔以致講學之

字文

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益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間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卒無發明也

朱子答劉定夫云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是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教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尚有此意非區區所欲聞也

朱子答王欽云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仔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泛泛都不著

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題日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無浚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洵聞但願頤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只從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晚則思思而未晚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嘆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且未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字八

又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之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亦何患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不明是非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遠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此六書亦未詳年歲皆是過象山後教人若寔立志居

敬讀書三件只是一件事。一有滋味故附於此學者當潛心體驗立志居敬是第一要緊工夫然必著是讀書浸淫灌溉竟得聖賢言語即是心中義理渾融貫通如食之飽如衣之暖則立志居敬克己力行漸到居安資深達原地在矣不然氣質伏私脫空入禪墜必至此非身體之不知朱子學脈之正也

朱子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二識得已發時常二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棄一邊故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

元

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掣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二了二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單二

領畧就名教訓誥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玩此書及前書當合看故附之朱子原兼尊道用工夫而常自整頓惺二了二之語尤尊德性扼要處其以尊德性于象山者亦取其持有力以自提撕其平氣虛心深沉詳細不竟流露出來何得執道問學上多了遂定朱陸分派乎

朱子答周叔謹書云應之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竟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

元

為幸某近日亦竟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工亦未切耳因此戒去文字工夫竟得開氣象甚遠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寔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究也

陽明列此書于晚年按與叔謹第二書云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經界事在庚戌首云應之相聚所講何事而此書云恨未得相見則在其前可知且此亦朱子自言體察收拾為要未見與陸同也玩語意與答諸葛誠之書同故附于此

朱子答李叔文云喻及高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緣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頤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眩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憊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據索處矣數美之詞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九十一

此書未詳何年按集中所載前三書皆自南康歸閩語故附於癸卯後宗陸王者多言朱子偏於道問學本體不虛豈知朱子哉如此書直教人從心中體認性善塞下工夫收斂切不可添求仁字旨哉斯言蓋自家性善只是一團天理藹然湛然正大光明氣象在這裏若不將字樣作幫補一著字樣便涉支離便難摸索又不同於無善空蕩：沒有樞柄處此惟身到心到者方理會此氣象的是至善無一毫添著處却是寔有樞柄處也只此一書便見朱子德性至善無聲無臭異於陸王者在此

朱子答呂子約云論語所記皆聖賢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此即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現程子書中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豁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呼援與主一無遠非但不同直是相

九十二

反今比論之亦可謂不察矣凡前後所言皆瞻前顧後一前一却之論不曾坦然篤直行教步此亦一箇大病根株恐當痛下工夫刊削不可憊也
朱子答潘叔昌云承喻李陸系氏之言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 愚意學者當且就聖人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却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力也嘗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視之可見其得失矣

玩此二書朱子立本之旨明白極矣操之：功只在專一講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彼以讀書講學為拘外者豈其然哉夫讀書講學必以四書六經為主以小學近思錄周程張朱書為階梯有箇入處然後看史則合與不合了然不差尤其要者惟朱子集中有門徑有權衡要在學者心會身修而自得之非可苟也

按年譜云甲辰辨學極力為呂潘輩言之此二書語意相近故附之

朱子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

九三

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玩朱子此書所謂涵養根本用功處與象山不同又答方賓王書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而有以察之則其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定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存心之妙不過如是擎拳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輩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

下事：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即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可小有效驗然而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以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

二書所言皆是斥陸學之非但不顯言之耳二書亦不考其何年宋一書有云浙中聞頗有私粟可濟民會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朱子浙救荒在壬寅且玩徒增競辨一言自在知辰間故附之

朱子答陳同甫云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特於形

九四

體之私固不能無人心矣然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抵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洩史之不常抵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至如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心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高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

九十五

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湮吏之間偶未泯廢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處也又云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撇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

微處痛加剝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點其痔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体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以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之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視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現其

九十六

所謂成人而不必於儒挽金銀銅鉄爲一器而主於應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則吾恐其碎棄繩墨脫畧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如挽金銀銅鉄爲一器不惟壞却金銀而銅鉄之用也不傳之學一事却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辨不明舜跖之塗不判眩流俗之現聽

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譏而明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之所深憂而甚慮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

又答陳同甫云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宜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賢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

九十七

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乘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將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銖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缺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

銖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銖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開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之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直金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寔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銖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銖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銖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恨今乃無故必欲舍棄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銖鑪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

九十八

之禦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援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見學自無此弊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筮籥邊物而不知者其為喚銀作銖亦已甚矣未論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惡現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况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

道心之肇自克舜歷聖相傳數千餘年宋周程始接其
統朱子大發明之與同甫往復再三非好辨也漢唐
賢明之君無有精一工夫間有是處多是暗合諸儒亦
然同甫取其言行之合理者便指為與唐虞三代不殊
是視漢祖唐宗即克舜湯武視熾何曾參劉向匡衡房
元齡杜如晦韓愈李白之功業文詞即伊周之經綸誓
誥雅頌黍亂聖學無所底止矣朱子一生經濟文章原
於道心故特辨明之上承克舜不傳之絕學下正後世
學者之宗旨其功豈在禹下哉
按年譜甲辰力辨漸學之非

九九

朱子答康炳道云所論為學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
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
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却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
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知之豈復有
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
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為吾道之害故不得不
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闥之又假借之則
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
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
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仔細整頓成編乃可商

量但此事亦不宜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即
此事無分付處矣

此書未詳何年東萊卒於辛丑故附於本卷後

朱子格致功夫原與討論制度者大不同事物本末道
理與吾心本然之知只是一理如民當養理也吾心知
民當養理也惟事物道理見不透吾心本然之知亦不
透所貴格物以致其本然之知程子云合外內之道正
謂此也陽明指為徇外亦未讀此書而輕於立論即
朱子曰未發已發只一項工夫未發固要存養已發亦要
審察遇事時之復提起不可自怠生放過心無時不存養

一百

無事不省察又曰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或云只暇日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
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体朱子曰靜坐而不能遣思
慮便是靜坐時不會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体

能敬便本體在方會得未發已發是一樣工夫應事常
如無事之旨然不從已發未發說着是体驗過來安能
知此

又曰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樂固欲得其正然過後洵平
了且如人有喜心以此應物便是不得其正

朱子是時已是不遷怒地位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寔事朱子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高無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某尋其說甚當

朱子於鬼神道理了然久矣

又曰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以上六條皆為人條錄存養讀書朱子齊頭用功如此或問此心未能把得定如何朱子曰且論是不是未須論定不定

二一

是字是存養要訣若陸王則論定不定矣

問敬何以用工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如此方能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面墻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充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充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

治之不舉耶

三段皆潘柄錄合觀之君故窮理不可缺一也

朱子曰所謂窮理者事之物：各自有箇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自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靶柄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真即其所發之端求其可見之體莫

三二

非可窮之理也

又曰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處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

朱子所謂窮理原不向外尋求只就自家明德發端處推廣所謂讀書須求自家疑慮處仍是明吾心道理也

又曰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又曰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

而行之聖人教人導：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聖為賢皆只在此

以上周漢錄 前一段言克己後一段言立脚在天理上再無移易處

又曰學者是下功夫湏是日：為之就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然少動時常多朱子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

一百三

又曰四者人所不能無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

又曰定亦有淺深如學者思慮疑定亦是定如道理却見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以上程端蒙錄動時靜聖人地位固難到然靜動體驗正是致中和切要工夫靜中既認得性体只恐動中擾亂不能順應若能是用窮理讀書克己盡倫存養工夫道理見得徹有箇立脚處則靜時動時漸有盡定意思朱子思定理定分別最精陸王思定耳如程朱方是理定陸王何以思定况靜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也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礼朱子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礼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卿飲酒礼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礼謂洩官行法非礼威嚴不行湏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朱子曰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礼兼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刑兼工兵其察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

一百四

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宜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察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朱子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它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取之唐鑑議論大綱好又商量處亦多云范文正蜀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此矣

以上萬人傑錄

朱子曰唐時州縣上供少故州縣富兵在藩鎮朝廷無甚養兵之費自本朝罷了藩鎮州郡之財已多歸於上熙豐

問又令州郡見看軍額幾人折了者不得補却以其費格
管上供而朝廷得錢物甚多今天下兵約四五十萬又皆
羸弱無用之人所費不可計今若要理會須從此起

又曰荀悅云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又曰賤濟之策初且大綱如何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

或去却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

罪官吏筆皆有一定格子細之碎之皆在我手高得只一出使委

人如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

又曰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

搜羅天下人才諸部長官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

百五

尚書攷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荐俟次第闕人却令侍
從以下各舉一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如此以大段非才
者進今常之薦人一切却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
一清一憲茶鹽併兼了

問陳少南詩如何朱子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

易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管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

子賁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妻之分是時太母還陳遂忤太

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

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訃聞太母還秦檜欲

以吉服迎吳才充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

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些二三日奉安梓

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秦意吳獨爭

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之又云公羊之說非

是只有一嫡

朱子曰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先武要小之自做家活子亦

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

只要自做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

方好朱子曰只有揀練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十教

年又先了依舊無用

百六

朱子曰張幣字柔福建人嘗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

計其所費問之張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計筭後

又有人欲築紹興圍神廟墻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其人

用張法自築一丈長筭其牆可直二萬遂以四萬與匠者

董事內官無所得遂與奏紹興貧不如自出錢太后遂自

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上包揚錄

朱子曰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

處端蒙

又曰天下事有六根本有六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

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按此條不知何氏錄上一條得此方明故附之

朱子於擇舉相擇監司選將練兵部法工料事：講究此為明体達用之學陸王治事亦料理得而數學別是一說体用絕不相蒙殆雜佛老管商以為學而異於聖人之道矣

夏

朱子聖學考畧卷六

寶應朱澤溪止泉氏輯

乙巳朱子答陸子靜書云奏篇重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源語同意注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

象山奏對在甲辰

象山輪對五劄教陳詳明朱子稱之亦致其論治道之衷也至於人君根本處要在格物致至誠意正心而象山穩不言及五劄之末但言垂拱無為而百事詳何言之易也朱子窺見其隱絕無君敬窮理工夫故直斬之曰葱嶺帶來豈殺信祠半哉前言專是尊德性事而通辨

一

云殺信祠半此言養深蓄厚而通辨又云殺信祠半不知尊德性一語不過言其能收斂身心即葱嶺帶來之意養深蓄厚不過言其詞意渾浩亦由所養所蓄而然意各有指原無相信處是時朱子已五十六矣按其年考其學正是存有有得合一之候集中文字了：可見即以此書觀之細味語意都是砭碻安有纖毫信底意思讀者深体之則自見耳

朱子與劉子澄云近年道學水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党作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的別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見孔孟規模却在管商見識令人駭嘆而

已伯恭自有些抱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誠得學者身心不而無力然其下稍無搭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

張敬夫集序作于甲辰十二月

其以敬學者身心即是禪傳子淵輩之凶狠子靜之教之害也朱子憂之如此尚曰信之哉

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罅滯處亦是渠所得致驗但不免^本成意思非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寔是如此諱不得也^二

日連昌說得^如地撐眉弩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二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酒著猛勇然此猛勇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稍無^成可就便灑却是怪妄而已吳伯起首實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勵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

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水走作耳

通辨載至吾道之不幸也止以爲二家冰炭自此始是矣然冰炭至此而極不自此始也。連昌謂傳子淵淵

連昌人

朱子易學啟蒙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性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知^慮之所得為也哉特^三

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其心而假于焉耳近世季者輒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執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知^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二曰闢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啟蒙之作朱子非得已也伏羲有先天卦畫而後天道^理統括無支遺文周有後天卦畫象爻辭而先天道^散見各列孔子十翼根本先天發明後天無所不備程易傳闡晰後天而未啟先天當時學易者如黃中機仲

輩雜說盡起真所折衷朱子憂之本即子之書著啟蒙
四卷載河面洛書先天卦畫而以明無聲無臭之中俱
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在天如此在人亦然載後
天卦畫而明著策考爻占以明陰陽老少之中具有卦
象卦休卦德卦變之妙承應敵吉凶悔吝之用人事
顯然天運可見使人本先天以立其基而於一卦一爻
一事一物如下筮所得推求其象考究其理以盡後天
之散殊詳後天以致其用而常戰兢履薄臨深如
上帝臨汝不敢戲豫不敢馳驅以先先天之本原此朱
子著啟蒙以立教之旨也如啟蒙五贊答袁機仲諸書

易語類皆當反復潛玩心体身行庶得朱子之旨可復
向上根原矣

孝經刊誤後記云某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
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
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文程
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
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
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固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
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夏清昏定晨省文是博顧顧
未餉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十八章朱子分前六章為經後十二章為傳最分
明其中辨論皆當潛玩焉

丙午朱子陸子靜書云昨聞嘗有子以之請而後未遂今
定何如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
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
其偏處亦甚事雖苦口恐未尤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
相見亦嘗痛与砥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
聞之狀是非黑白即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
慮之表亦已誤矣某東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教日
來病軀方似累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
五

久於世者所幸近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
之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象山年譜載此書于丙午

此書陽明所錄止衰病以下數行耳首已明言子淵所
學之非末教語朱子自言涵養得力原非象山之學為
是云未知復有異同否同不同未可知也通辨攻筮墩
陽明之捕風捉影誠然
細玩與象山書朱子之不同於陸己一一言之矣特筮
敬陽明未之知耳剛毅不易得者訖子淵也偏處亦甚
害事者責子淵之高大自許也雖嘗吾口二句見子淵

不愛教也亦嘗痛其砥礪否見象山當痛砥礪之亦知其不痛砥礪之也道理三句言不當求之玄妙也此而不察三句言子淵之求玄妙即象山之教之誤也_也_也來三句朱子自言涵養有力實信得及也未知吳時三句見自象所得與象山異同未可尤子淵不以為然想象山亦_未以為然而料其必有異也首尾二百餘言無一字與象山同而陽明以為晚同董墩以為未及胥會而陸已下世二家之歎世至此然亦不能歎人也此書之在丙午朱陸年譜文集的確可憑自丙午以後朱子答象山書一云一味慢罵虛喝尤欲取勝一云肆走蔓

六

躁之詞一云陰楚祖用其說而改頭換_面陽諱其所自來如此者甚多冰炭極矣稍能讀書_者知之祇程王之自立說耳安能援陸附朱以歎來學哉
朱子答程正思書云所論正當確寔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者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註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一遍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敢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_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

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言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_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乎_也託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嘆賞_也漸老_也過此著今日徒勞類舌用力多而成功寡也

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與前答子靜所云子淵去冬相見同答公度几道語意亦同答正思

一云雖知其非一云譬如楊墨朱子久知其是禪特未盡見底蘊耳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云者非私嗜其學也

七

酒玩知其非三享其學已非矣但其收斂身心亦甚有力即取其長之意云尔朱子嘗曰釋氏說去空便是空無物又說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又嘗曰看釋氏下工夫直是_也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_也多少閑雜念慮如何似得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知此則知私嗜之言蓋有說焉同一收斂不走作之辭其中大有分別釋氏之收斂不走作雖曰有物而_也內_也俱空象山之收斂不走作表禪宗_也內_也俱空而以知覺應事接物朱子之收斂不走作主敬窮理而內_也合一

惟其一於主敬窮理而兼取裏長所以取其收效不走
作者只在用力疑定處此所謂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之
意之旨也若不透徹此解而泥字面既知其學之非而
又嗜之是嗜其非正之學矣不獨上下文義自相矛盾
而於朱子學聖之功未見得其領要也至於哇阿云者
蓋以象山陰釋陽儒而猶有慕儒之心又其氣質剛猛
不肯虛心下意求交集益第以異言往來冀渠一悟自
去所蔽共而講學庶幾歸於一是而庸吾道之傳卒以
私意為主狂悖百出乃得盡見底蘊不憚極力攻之此
則朱子之苦心衷腸皎如日月者也通辨乃云朱子初

年因嘗參禪學與象山所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
善則大非矣故不得不詳辨之以俟後之君子
南軒先生云明道先生為條制司屬官是介甫初為叅
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後未見他執拗不可回
而天下害故在臺剛力論之無非中節也注朱子初遇
象山以吾党孤弱亦欲變化之後來見其妄自尊大俯
視聖賢致力攻之朱子待象山即程子待介甫之心南
軒知程子後儒不知朱子可慨已
朱子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
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注之近亦覺其非

否
朱子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但所謂冷淡生活者
亦恐注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
此也向來正以吾党孤弱不欲求中自為矛盾亦注紛就
辨若注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述乃深覺其弊全然
不會見天理彷彿一味只持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
說注邪通之說又且空談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注棄
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
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
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與象山一切容忍亦以任道者少難或稍近禪宗
尤誘而進之北宋諸儒兼注禪學多有其人若禹嘗二
君之去邪歸正固朱子所注者及傳子淵輩大畔聖道
不可諱化故與程趙諸同志鳴鼓以攻非始信其說而
至此始攻之乃向已覺其弊而至此深覺其弊也通辨
言前此疑信相半至此始覺其非亦未詳朱子之言之
意乎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
敬則起居語嘿在規模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
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朱子曰學莫要於

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者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循是造次顛沛尤於是不可須更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敬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使與敬為一句家須用持敬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熱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又曰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任地故縱便是敬

+

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有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蘇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此貪則州郡自寬運之十年其效尤著酒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措置勿教更易庶幾有濟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幕職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有成天下酒是放開做使候有餘地乃可却信知天下在得人得人在擇監司太守誠領要之論也魏天下而言監司太守大畧酒三百餘人果得其人治道可舉其人固擇之亦難養之教之蓋有連矣

士

丁未三月小學成

主敬工夫依此做去方為程途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物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尤有則之謂如何朱子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洒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三設答即浩錄玩洒掃應對中三句朱子是時格物已內外俱徹矣陽明議以狗吠豕識朱子朱子曰今日只因正緣松江起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耐收穀尤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

按年譜云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大學者又恨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解此書以訓蒙使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水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畧修焉小學一篇學者飲食之書也張子云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旨哉斯言士人少時不讀小學致言行不循理法墮陷於不知及其知之漸報無地良可嘆惜有志者便從腳下做起須時稽古嘉言善行三篇熟讀反身深思尚賢何以能行後人何以不能真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則知立教明倫敬身三篇字字句句

皆自依性命語，牛得不玩味，安得不踐履，如此方無負朱子之意云。

丁未朱子答陸子靜書云：「魏駕心久，諸况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此，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為高論，志生內水，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尤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尤深察者，此其為說，幸庚很悖大為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未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曾耿耳。」
朱子答劉子澄書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

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尤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更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是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体大段走離，幸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己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為取舍也。小學能高刊行，亦在但須更為稍加損益，乃善。

子所見也。
答陸子書通辨序於丁未極確，答子澄書亦在丁未。以小學成於丁未，觀此二書，則朱子因材施教之意，可見矣。答陸者，即訓廖子時，項平父之意也。答劉者，即訓呂子約，林擇之之意也。道一編以答陸者，為早年定論，以答劉者，為晚年顛倒，已甚大抵程王兩家皆以朱子早年異手。陸晚年同手，陸執一己之見，讓朱子之學止。知答陸之書，與陸相南北，而不知答劉之書，與陸亦冰炭也。朱子以子澄務博，恐流於擊學一派，而蔽之，且述自己平日博學，未免有向外意，至今涵養得力，有所統會，以見不可專用心於文字耳。至於周程小學等，朱子奉為神明，熟讀潛玩，以收歛自心者，象山多所不取，其不同已了然可見。即此書末一段，與子澄言小學，甚詳正，所謂不在日用之外，簡約端的，而與象山冰炭者，陽明刑而不錄，烏足以語朱子之學哉。

者從初便忽其言不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
知却原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
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
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乏為變化之根抵不言
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變化之根本只此一句
便是其下語精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
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翻摸不破只
恐自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設乃在此而
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
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

孟

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
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
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
古之君子性其見得道理真者如此所以親而仁仁仁
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
人而非意之也今若不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濶廣大
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
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是理合有分別聖賢
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是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

增節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
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足以破人之格於一己之私哉
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既明則不
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
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
子靜相會曾以此語細商量近見其所論王道續經之
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初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
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按答子靜論太極在戊申則此書自在丁未

朱子與太極一本萬殊西銘理一分殊道理實見得如

十五

此然然備具於胸中所以陰陽剛柔仁義當前都是民
物與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惟其如是是以敬便有義

義敬有敬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內外本末不是二事

朱子此時得於太極西銘者最深徹最廣大子莫不且

以語此故就二篇首句畧言之其大義已畧見矣

朱子答子約云日用工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
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自
立則事皆病耳來喻指出劉康公語甚善但上面疑却
話頭恐亦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聞子約教
學者請謹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

功夫向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和做得如何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做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中使精神昏弊先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比書前一書本註丁未七月三日比書本註九月十三自是丁未上二書皆言詩自是相去不遠

呂寺丞以博覽為學朱子歲其交離勉以向東比後所答多親切屢請者須留意而卿來談涉交離教是言寺丞之弊後儒以為朱子自言大失之矣

朱子答陳正己云示喻為學大致及別紙教條皆已深悉

十六

巴區、於此有不能無殺者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後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膏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侯之意性、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此相規否也蓋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比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冲淡無朕一段恐

未可輕議若當此時為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奎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遠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敢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為無然未嘗以為即與吾之所謂敢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近來浙中恆論竊起令人憂嘆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為如何也

玩書中某自年十四五時教行知朱子少時並未專心學佛不過所見未端的如延平答問昭、可考即答汪薛許三書亦自言未能絕意耳後儒遂援以為少年學禪之証試細考此書則其立說之非明矣此書未詳何年

十七

因浙中教語故附記於乙己後開關錄序比書於乙己予向聞朱子語類云象山是禪心竊疑之以象山人倫中居象泄官井、有法未元是禪閱象山文集語錄稍覺其有禪意猶未了然也及後玩朱子立論詳明處知其雜禪有由來焉其養心也稍有所著使為心累直空之惟恐不盡其制行也心有所發是其天性感動元盡其力其治世也然有機柵故用之元盡所及其之成也應事接物之間因其所發用其所長果足以經理事物而自心仍是不動空體遂以為聖學在是一切典籍皆屬語言文字竟謂之注脚而無殺矣蓋人心之靈無

所不可而運用之發無時而息力求其空則能空力求其定則能定務先所發則能先僅行所發則能行先兼其長則能兼先專其長則能專以空養心以發制行以長治世空原於禪發原於儒長原於管陸學之根寔是如比至於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理吾心中渙與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理渠固未之用力而亦無由造其微也陸曰愚能累心又曰善亦累心夫以善之累心比之眼中之金玉屑而欲無之是以心為空之一無所有百行萬善悉為後起之迹其去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不知幾尋丈矣緣其學不

六

從格物入而從靜養入故於太極陰陽生人生物源頭處流行處未曾研究但以空明高体作用高用其雜禪豈不了然哉通辨及諸儒不於此按其由來僅以弄精魂關之亦難服其徒之心矣

朱子答陳賡仲云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讀書時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而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者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

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速勝看解也

此書亦未詳何年以前書在甲辰後書在戊申故附記於己後書中移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心無存教語見如見如承要旨不可草、畧過

朱子答孫叔權云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儒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酒且盡底放下今胸中平寔無

十九

此等奇特意思方是正當也

朱子答汪長孺云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八病遠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說理便有氣血矜暴之失後生大疑講結教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習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頃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採今又曰先作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玩此二書應在乙乙丙年故附之

大抵江西學脈從靜坐中見得天人不限隔影響遂謂道在於此是悔慢聖言凌視同類生許多病痛由其所養者非仁義禮智渾然燦然之性又不用讀書窮理小心体思工夫故敢如此張皇明儒龍溪心齋皆是此病是誰咎歟朱子深知陸學貽害後世故諷作之

朱子答潘恭叔書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日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端的親切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寔多恐難

得就又有擔負耳

按此書前一書云小學旦夕可就小學成於丁未則前一書當在丙午其書有云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此書亦云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事別為一門與前書相類亦當在丙午然不敢遽定故附於丙午後且語意與象山書正相契合可見朱子主敬之學至丙午而益親切然則答象山之書陽明以為同陸之証愚即以為朱子聖學卓立之証而與象山不同之確據也後幅論三禮甚詳與陸學迥別朱子自己丑悟心貫動靜處用功如答林擇之諸書

七如意涵養答薛士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身心內外講學踐履無不齋頭著力至丙申與季通先生講論專意涵養而不輟講學之功以益其栽培又歷十二年至丙午主敬親切動靜合一是一大闡詳見於子晦文卿所錄其功全在博文約禮上看是做去久而後純豈陸學之收拾精魂所能企其萬一耶

朱子答呂子約云年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而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高賢

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即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有判決之助又失此機會極令人悵悵

又答曰子約云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握處也公而以似人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非是公復又將此意尋討他也又答呂子約云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言以放心求放心之間怪其亂碎散漫不切當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

之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所
論尤有事焉蓋乘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
一句便是思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
語轉險直說到活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不為不易更
且虚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却向外面博觀衆
理益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
處尋討却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墜
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
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踐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
易之類則高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

手三

又是一種功夫直是專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
蕩地不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專所
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
得矣

玩此教書朱子教呂寺丞立本制事讀書之法極極不
得止操書寺丞鄉來談涉支離教語指而專事本體晚
年同陸也蓋朱子立本工夫至此益親切有味凡制事
讀書皆是培養根本工夫合內外動靜無時無處不用
其力所以答陸子有日用得力之語於此教書益信之
矣

按呂寺丞云誨諭工夫要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
有用力處如定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謾說
收其放心其蓋當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
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
實見此體改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
又看做仁了知者又看做知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
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看他不見不大
改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忽忘忽助間認取者認手此也
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

手三

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念慮憂患好樂恐懼不得
其正也故舍甚明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
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寄
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操存然語默應
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
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
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朱子答云此段大
緊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愈甚甚
呂氏又云誨諭
胡子知言云朱子答云此意大緊亦好但太甚不直
截不覺却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峯

一語早晚提撕全有簡要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
溫公為中所亂矣呂寺丞又云論謂沈有事焉云云
朱子答云者此段看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
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地方要如此著意尋討
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為仁工夫
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便說下句
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使即時除却是非教
人先安非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朱
子答呂寺丞四書及此三書其指示未發之中至矣矣矣
寺丞所問皆極親切而朱子答之又進一層蓋朱子答

三四

寺丞見於四十七卷者至詳且盡故四十八卷所答即
持詳且盡者渾成一片無有痕跡必有從前許多工夫
到此方覺自己性體有更約處不似朱子代知言一語
斷不能一蹴而至也四十八卷後教書心極微妙學者
通二卷前後而細味之自知朱子與呂氏傳授聖學的
確深微其所不言者可默會矣
按呂寺丞論工夫一段是其從事朱子實有用功處學
者當潛玩不可與朱子同序故附載於此
朱子云一切掃去又云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
潑地此是呂寺丞著實立志居敬窮理有入門下手

工夫方如此說併歸於一若他人未見工夫未嘗博學
便不如此說改須合二卷通考之則知朱子立教之次
序矣

此三書未詳何年語意與前一書相近姑附於丙丁後
朱子答黃直卿云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意却可且與說
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
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
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却酒勇草不
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三五

又答黃直卿云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
義覺得大段局捉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
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恐不能展拓也
又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
得道不可湏史繼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嘆萬物皆
備之說相合學者當依此意造次類沛不可間斷此說大
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
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
說耶通書中所謂誠無為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
直動直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直上說出其餘如靜
虛之類亦是箇中陰陽動靜處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
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如先天

之說亦是太極散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
支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
要隨處盡得皆不但而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
是大槪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
要約處不可尤待見着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
空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就着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
立脚處又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
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聖牢闊矣若但寸、銖、此
量適合逐旋將來做工夫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朱子教勉齋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此非大勇不能心

三六

常明隨事觀理以栽培之即是親切要約處即是推考
證驗萬里洞然通透活絡之是功有要可操有塗可循
實能行之則知太極兩儀象卦陰陽五行的：只在此
誠幾得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心而不待他求矣
然須明得太極先天底道理方能反身理會其視陸氏
不教人讀書講學者如何哉

此三書未詳何年玩言太極先天之旨姑附於丙丁後
朱子卷衷機仲云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
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
今之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

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
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尤將誤認文王所演便為伏
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又云四象
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酒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
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首也其以
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
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
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
教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
象此教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操著者又隨其所得

三七

掛扣過操之教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操掛著之
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竊恐且當先向
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
量今未須遽立論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
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寔体分明則
然觸處通達不勞辨說矣又云鍾高明毋以為善之說而
忽之姑且盡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
其瑕庇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
長之妙自持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尤
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

邵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閉。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又答袁機仲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巖毅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波揚乎？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知以難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

三八

易中卦位，代表理層教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一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都了却，自己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紜，成由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又云：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訖。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

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兩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陽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知蓋人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知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上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義為真寔之義，而為四德之地。稟善之主地五，翠五色五味五臭，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

三五

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教段尤為要緊，非但小節，而己也。又答袁機仲云：吾嘗喻一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悉鄙意，別緻具呈。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處也。玩答機仲書，孰謂朱子主卜筮之可疑哉？朱子之意，欲機仲反身心著實體驗，尤以未盡前元有太極為骨子。

必以在人信實之義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為切於吾身不徒在卦畫陰陽分位上辨別也。讀易如此他經皆然。方是居敬窮理只一件矣。

易學啟蒙成於丙午三書皆言易理始附於丙丁後

朱子答余正叔云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亦未免昏惰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物。頭。處。

三行

處無如此休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當以敬為主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弊則於敬蓋有助蓋有不得著意安排而無昏惰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當時鄙論不甚分明今復如此剖析時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而處用功交相而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矣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煩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是下工夫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為不可

一向專靠書冊故稱：敬。敬。聖。閑。務。聖。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敬。合。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為。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酒。得。力。箇。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讀。

書中疏主敬集義曲折最明所云這下認得天理之正又云無事時便加持養立箇主宰亦是緊緊血脉處能

三十一

立主宰這裏便有方正氣象。便是直內而方外根本已具於此只要栽培過事來即別是非則這裏天理愈分明堅固所以主宰通貫動靜非判然二物。酒。是。久。遠。得。力。造。到。參。倚。不。捨。真。通。之。候。矣。若。僅。亦。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未。嘗。有。偏。豈。足。發。明。朱。子。之。意。哉。

朱子答程正思云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為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為致知之由敬為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

學看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心以爲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此書未詳何年以被後忽被改除一書在戊申改於戊申前

玩此書則不讀書窮理而專靜敬者必不能明理必流於虛寂朱子已早見之矣

朱子答周舜弼云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於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

三

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乃後段克伐怨怒鄉原思學焉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看寔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亦須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誠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充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人生疑今已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弄及之然其切要工夫

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

又答周舜弼云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爲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此二書未詳何年程周錄皆在已亥後故類附之

朱子教人爲學先要信得及居敬持守實下工夫方有把柄向難處力加持守尤要緊着不然終難動靜合一也

三三

朱子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先涵養清明然後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撤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語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却將此去應物却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如此下一句變節之邪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

知其為忠信為何敬如何而忠信為敬自在裏許方好
朱子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曰言聖人只說格物二
字便是聖人執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
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
理人欲頭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
是天理肆便使人欲如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
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執然不動上理會及
其應事却七期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
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
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

三四

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朱子問竇云尋常看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它處
朱子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胸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坐
守著箇敬却又昏了酒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
得是非去竇云每常胸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
有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
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
是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却謹獨如此即私意不
為吾喜矣

此三段處德明錄乃訓竇從周者故序於丙午後

朱子問曾理會敬否竇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違之
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
酒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肅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
方外義便有敬便有義便有敬如居仁便由義由義
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
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某說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死不可朱子曰不要
恁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
不要尋求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便是克
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

三五

箇透徹無隔礙方是又曰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尋不是
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
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
又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酒湛然在此不得因類如鏡樣明
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
當

此三段竇從周錄

玩此六段朱子涵養格物集義之功皆統於敬合而為
一是又一大闕矣一段中云未有事時且涵養四句莫
朱子自四十後用功之方今云成兩截事竊嘗疑之漸

獲恍然方其用功時自是將此去應物亦以主敬未熟
義理未足不免有存體待用留心照管之意心迹內外
不能渾融至於丙午又用十餘年工夫主敬熟矣義理
足矣滿腔子主一無遺整齊嚴肅滿腔子惻隱羞惡恭
敬是非之心即此是敬即此是格物集義敬中有物有
義格物集義只是敬以貫通無有心迹內外之別故曰
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回
念從前用功立說尚或兩截事也是以與潘恭叔書言
敬親切而與子靜書僅言日用得力無復向未支離之
病蓋此時已動靜合一而言之謙詞耳當時子靜既不

三十一

相合後世讀朱子書者又不詳玩深思穿透曲折底裏
遂使此一說純熟工夫不暢明其源委不顯著於何年
而反云晚年方悟本體中年疑信相半豈足語朱子之
學哉溪生不敏聞朱子書凡數問亦不甚解後方體驗
涵泳而得之深信敬做本領涵養貫通敬便有義二便
有敬之妙所以一則云此心湛然物來便見再則云敬
做本領涵養貫通胸次湛然便然判別皆由主敬格物
集義之久得其合一如是自此後泊泊然入於聖人之
域而無難此淳嘗窺之見彷彿其然未知有當於朱子
否也後之學朱子者尤無惑於晚年方悟之說又無惑

於中年疑信相半之言而細考朱子用功之次序及之
身心實體驗然後歷年學進之妙可得而喻也夫

三十二



朱子聖學考卷七

寶應朱澤漢止



西銘

戊申二月己巳朱子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西書之失或乃未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目六經四子之後先儒遺書能雜其統者惟太極西銘蓋太極之運行布護只是此理人心之本得其正者亦只是此理太極陰陽五行成男成女無論氣化形化皆此理流通灌注所以乾坤是大父母而大人之學能繼述父母之志事者必居敬窮理了了遍徹有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氣象渾全於胸中宰制經綸各有條理此亘古亘今首出庶物之大學業大規模惟周張兩夫子能統會發出而兩程夫子見之最親切者也庶幾十年來朱子生其後居敬窮理之至於乾坤化生之原聖賢繼述之任徹底透關孕育包涵深信二書是虛聖相傳之嫡脉後來學者無能出於範圍於是章疏而句釋之統括而統論之不獨周張而夫子之精義昭然顯著且使學者知二書實大學明新止善之根柢中庸盡性參贊之實學由此開拓心胸增長識力以讀六經四子方有徑路門戶以入道其覺世婆心動傑於二書以定聖學

之正宗者可謂至矣乃二陸輕肆訶語塞前聖之心傳使後學之耳目關係非小朱子既聞其非又書此以示學者後又與泰山中辨關涉嚴衛道切豈得已哉

朱子於張子西銘既有註矣語類所載精要語亦當潛玩其論無非教也曰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賢皆然其論仁件事而無不在曰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其論至之謂神反之謂鬼曰以處要錯綜因遍觀之仲中有屈如人有魄也

中有伸如鬼有靈其論心統性情曰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其論精義入神曰入神是入至微妙處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乃所以致用於外其論德不勝氣章曰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都還他氣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性高君子不謂命達簡却由我不由他了其論未能立心一段曰若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其論以通体自非以自体道曰只是主於義理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是有禮不知有己又曰只是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者伊川亦云除却自只是理懸空

只是箇義理其論西銘曰西銘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自己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些吾與是如此主腦是如些尊高年悉孤弱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些於時保之子之莫也樂且不憂紙手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些是說話體用兼備凡此精要語是朱子學養子實體處後人讀朱子書必如是實體驗方為善學朱子者寥寥宇宙果有人乎哉

朱子答荆公度書云所論世豈能人人同己人人知己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汝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

乃近日亦為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汝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汝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筆檄以荆舒祠記為早年通辨關之筆檄之欺詐顛倒無所逃避真昌黎所謂群兇愚者也自形其穢耳何能欺世即以是記言之尤足見朱陸之分焉象山以介甫志在孔孟伊周而自信不疑為其弊介甫豈真法孔孟伊周哉特假周禮之遺文藉世儒之議論以遂其言利專權之私耳象山推崇其志而輕言其弊其亦惑矣至

於熙年排介甫者固未嘗而新法之行人民流離介甫不悔象山不汝之責而咎排之者之非抑又不可解者也且云元祐諸臣不知自勉而以公異人為快抑思使紹聖用事之人得以借端而作之備者誰耶不原禍本寬宥首惡而專責諸賢真設淫詞而助之攻也蓋由象山主於意念之私學問不能虛心識善見識不能正大高明朱子挾其隱微而以偏枯昏昧非之直有學術世道之憂高象山猶悍然不顧高大自許以此篇為明道之文章不知其所明者何道也世有識者試取朱子請兩陳諫議遺墨反復潛玩與詞記參觀互考則朱子

陸之黑白一見而可決矣

按朱子曰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介甫言利賊民象山乃以為法孔孟伊周是無惻隱之心語意一味狂叫是無辭遜之心以言利賊民之人而推崇之是無是非之心立言之差至於如此不自愧悔遂至當羞惡者不羞惡只是大言不慚任氣實行去顛倒是非都不顧不窮理而高言頓悟其害至矣朱子所以與門人力言之那有一毫同處。象山年譜載荆公祠記於戊申正月則此書在戊申

朱子答劉子澄云此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者向裏做此功夫為善某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却是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與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究竟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按書中云去歲作高孝先祠堂記：作於丁未則此書在戊申幾字是關鍵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坎處正大親切前後際皆得矣

朱子答陸子靜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

以無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皆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具體則知不言者不為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其愚也且二而已乎既蒙不御而教之蓋亦不敢盡其愚也且夫太極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縉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

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分面合巽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傳勻故謂之極身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

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為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忠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敵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既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休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

坎光真傳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通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礙矣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

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為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蓋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者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耶謂之實有人見說無耶謂之真無耳自謂如些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謂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

穩而雅曉也請以無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也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憂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劫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米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後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美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夫子此書一段二段言極與中不同三段言無極是道體本然非架屋疊牀四段言陰陽以陰陽為形上不可言無極即大傳言易有太極七段言周子不同老子大旨如是而反復辨明必詳盡者非得已也蓋太極說是孔孟後統會易理發明道原第一書今象山以無極同於老子竟以太極說與道德經一視矣若不明辨其非

是使考理不明道原蔽塞後學日誦六經四子而其未
歷之一原用功之專主歸宿之植立總無着力處幾不
識此身以心何所安頓汝性汝命何所發聚充塞欲求
欲求定靜不根於中正仁義而根於虛無寂滅其流失
不可勝言此朱子所深憂而辨之不遺餘力者也

此書年譜載於戊申

朱子曰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
然道理未到修為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已
之信屬焉有諸已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
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做

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
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往
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地到坤
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
居休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
不錯了

再論湖南問答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
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
則簡如恐懼戒謹是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
水然只是要不緩地做又如騎馬家常：提撮及至過

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
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
終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以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
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
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
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勉強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
察不會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後於已
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照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
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無涵
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擱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

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
熟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
交相助不可交相待

朱子曰心要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
人欲必又緣天理存則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玩此朱子是時已通乾坤之德工夫貫未發已發而主
宰嚴肅活是天理二語尤見本體昭明已久即程子心
常要活之旨與謝上蔡所見大不同不可以彼而例此
也

正淳曰陸氏說洵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強探力取朱子曰

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發人性質不同或有專執一時見未到得因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彼乃是吾子之說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着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

以上黃帶錄發明象山執己見不讀書窮理之病惟坊段極亦朱子精學理明自通得親切耳明切中葉以後

學術不正皆由此不徹此病終不能出新會姚江窠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其命於人三句只是就就人道上說朱子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聖曰再問云既就人自言之却以就人自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即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有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此萬人傑錄黃帶錄別出窮格如是方是天人合一之學朱子上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沐具跪陳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茲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頃視華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教日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敢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此所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敢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

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之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未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又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卒欲聞之手抑其別有以乎臣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三而為臣于者豈卧於家則臣於於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疑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

賜親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
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恨萬一程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
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
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
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况
陛下之處侍從之列方有違為飛語以中害善良鳴為橫
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豈
焚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後陷已覆之轍也蓋臣
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
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

十三

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
佗之輩搜以神丹劑為之滿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
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
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繼引藥眩厥
疾不瘳之語意蓋如彼而其言猶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
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
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
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報以陛下之
心為天下之人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

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
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
之事無一得由於正善不惟其當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
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親戚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
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
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
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
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

十五

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
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高若宮闈之內端莊
肅肅后妃有闕雖之德后宮無盛色之譏貫魚响序而無
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
也退朝之暇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巷屏侍左右各
恭其職咸福招權而上憚不忠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
人敢通內外窺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
也內有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邪私之
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臣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
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

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不
正則是教者用無從而得其正是教者一有不正而曰心
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統業：持守此心
雖在紛華波動之中處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
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
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
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大臣官妾之政無一不備於冢宰之官使
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難以一人之尊乎深居

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
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駁而其
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
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坎之功乎所
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
禁臣固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
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之已不勝其
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
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過當往往者
洞觀詭拆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

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
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
得逞邪媚作漁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
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旬不當論况其有才遠
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未主營喪事欽奉
几筵之命遽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
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
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咳而人曉之耶
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榮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
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

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則又知此曹臣之用事
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餉財之
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而
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
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
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賞
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莫不為
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獨生靈
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領乃未嘗
一温飽甚者抹薪爇膚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

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
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
者巧為名色爾會集飲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
賂於近習以希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歸為羨
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
一受其敵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
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憂
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罷服之以是為我之私人
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
是非以此而現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

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謂也哉據已分之所獨得有不
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
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
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
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履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
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
之私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
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
入外納羨餘之敵而至於有施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
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慮其所以與我者亦不

細矣乃不能充其天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
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
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
中府中俱為一體涉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臣之蜀抗
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吳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
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勢之要而暗合乎先王
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
國然則是將以果益之乎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

君子廢法今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
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
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內
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
義理言之既如此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
齊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
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碌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
一有所碍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
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無燕貽之謀未遠輔相之職
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國勢日卑一

粹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望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教世之仁者蓋以微察其端而未敢直言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望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諭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固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亦鮮矣而又時使和佞儂薄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

十九

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息父備教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侍遊燕者又不通使臣宦者教革而已皇太子壽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通術博聞之友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遠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教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皆擬天子之二省故以詹事府于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于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也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陰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衰襍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倫責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也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政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王之

二十

制置府友諫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叅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也備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手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以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

所以常不得如汝之人而反容鄙夫之劣位者非他他直
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者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
輩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
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
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
先定姓名未類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
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
汲黯魏徵之比領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

三

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毒也故
專用此流以塞賢路蔽上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
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汝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
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
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者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
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
之才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定不遇保給唯諾
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
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
也下圻一等則唯有作姦蔽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

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其然其
布列於後以希次輔者天已不過汝等人矣蓋自其為諫臺
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疎者而登用之則
亦毋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為任之也然方用之
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
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
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畏不求其能達吾意
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愛其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
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
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汝取之以汝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

三

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
之說則臣前所謂動於立政而善政卒不能立者亦已發
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饋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
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
是以朝廷之上忠邪稊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趨卑汙
廉耻廉廢懷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
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
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察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通不正之人
傾乃得以憲六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
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

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
陛下又未能深剖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
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於外者亦是而不欲
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職污不法聞者矣鞠
治未竟而已有與邸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
理為之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
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
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
有所私我既逐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
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難或如此亦未至

三十三

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
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
下之法今則亦非細故也又如朝廷正議配享其間邪
正曲直固有所在則而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
邸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罷免監司使酒以攻邸守亦不
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
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隱拱不言陛下亦不之問
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違
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
則便斥為邸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與東畿遠師西蜀一

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未上而所聞不實
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常請辟闕頃復吏民
御史有言亦無違行而或反得起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
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裁削而繼以進用從
班之中贊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禪聖聽者
領亦隨辭逐隊排連備補其然點者乃敢造飛言語橫議
如臣前言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熾反撓公議亦從之臺
諫亦不敢以聞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紀綱為如何
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
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字

三五

習為軟弱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
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
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金萬緡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
者以全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嗚嗚宰相近習可
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見勉其弟一
用攻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
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
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指排指為通學之人而加以
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
之間十數年來以坊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後如崇

宜之問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攬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佞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使節死義之士常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居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女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乎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乎世必能不詭隨乎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使節死義之士非謂必知

三五

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生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慮之所不及乎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志唯然後前日播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若其忠義之節以天贊之亂視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顛賊虐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沫而不悔如趙鼎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之人也使明皇早得此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地等早見用於明皇正何

至真為他節死義之舉或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難以臣等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次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計之憂也陛下視埃風俗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壘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教說者臣皆極諫於前矣今請即民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慶元文之為相也蓋

三六

取版曹歲入案名之必可指擬者孰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日經費已自不支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不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武官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七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尚嘗聞其能用錢以爲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執徒使版曹經費闕欠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

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之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三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以舉責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今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雜紊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未善未善

二十七

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雅屢屢其本未正則雖或舉埃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剋士卒以植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任任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任矣而豈知其諧備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出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杖是以難或言之而陛下

敢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非刺如坎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剋之是先交結之是蓄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其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弊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爰而蓄儲蓄蓄也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極軍寔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祈不顧故朝廷不免使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聚資其

二十八

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塞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更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解而之弊務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亦為供軍之政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賦則此屬底牙其皆可禁矣今皆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於救者根株深固枝條廣濶若不可以朝變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

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情以歸版圖矣版書不至甚闕必
能獲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
能擇宰相以選牧舟矣擇臺諫以公刺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
能擇官官矣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
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寔廣屯田以省漕運矣
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與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
相議直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
劇劣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
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
劇之縣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繼而退之

三九

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
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
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
牽制其檢校課督當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
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
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者官通知兵農之務
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
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功勤惰之實以行誅
賞如缺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日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
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

可盡去者今亦可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
之五六也凡此六者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難
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
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
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而聖意而亟而使之使大
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敵
不滅則臣請飲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
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
一及宛其是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

三

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寔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寔高則血
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
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惰不可不以不獲中原之故
繩不可以不復此以此為務則臣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
此不而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歸
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
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
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
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
且以衛氏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以求規

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功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自又安敢先憂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乾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備將廢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愆怨之軍民其他事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教追

三十一

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傾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濟還謂無事而遂以速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顧隨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唯保中原之戒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徒為虛言以快天時之息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慶之初不合處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胆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蒙孽萌生臣：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奮乎故臣不敢

隨例迎合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正事庶幾真寔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惡害以防遠而益所謂善者不言者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飲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于日新也彼老子誇屠之說固有疑於

三十二

聖賢者矣然其寔不同者則以性命為真寔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舜然不動者萬理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息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壽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善考其終則設謬邪遁之見

解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同偏而窒外于倫理實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道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兇徒狂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未今也如或求以臣言為然則聖賢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

三三

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常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羨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貧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矣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思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

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乃右先聖賢之說非古先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顏曾伯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達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盡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教不過三自其始見于隆慶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幸且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堯而固欲攻之以

三四

快己私哉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臣之意獨為國之計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及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蓬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愛國之誠敢冒萬死剴瀝肺腑以效野人食芹負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為仗惟陛下哀憐財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意誠惶誠

恐昧死再拜謹言

是篇也朱子內聖外王之學所由設施以繼帝臣王佐之後者也其緊要處在正君心一段精一克復以正其本師保諫議以正其行象率之官有司之法以正其版食財賄起君動靜之節內之嬖官人外之貴戚近臣無一不執於正然後百官萬民各得其正此三代聖王之遺法寔可坐而言起而行者至於六事指陳時弊獨有空轍不待久而更張而已各就繩墨矣惜乎孝宗不能用也後世帝王斷且反復是篇以定主治規模凡宰相六部九卿等官皆撫布按府州縣等官皆當各書一通以

三十五

立輔治尺度由坎及文集語類講求治道之大綱細目總書史鑑考究治道之義理條件一人倡之百僚和之治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朱子戊申延和奏劄五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敵仇汎掃陵朝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所以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

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豈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豈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戇竊為陛下之故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閑瓊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未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與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入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難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微未嘗不朋分而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頗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病痲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順庸膠之輩頗得

三十六

以久寓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五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謬說矜行而亦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不免於數息愁怨之積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雲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招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坎為恨也聞者天啟聖心日新

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於天理之統而人欲之
盡矣然臣竊以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
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慎矣然而
去者未遠而後還存者更進而愈深則知陛下親寵此
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亦邪庸繆之黨
知所慎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者
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埃筆之意猶在
也增置諫員斥逐邪佞則燕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
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
而用之也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

三七

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
陛下果能遠而去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齒宜
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登寺軍政敗壞
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廉獨租墾禁科
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
賦重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耶是教者而論
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
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而治之久而治之切宜其晏然高
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
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

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
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
而不本於陛下之自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
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
之備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欽也昔者堯舜禹孔
顏之間蓋嘗病於而謀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
詢之謀勿庸詎乃有位設修其可顧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孔子之告顏子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勿非禮勿視

三八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指蓋四代之禮
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嗚呼此十
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大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
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而漢以來非無明治
之主而莫死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
得以與乎帝王之盛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
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
知有所謂實理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為達而不知有所
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重離不相為用而反以
害於政蓋所謂予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

愚不肖劣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許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禹舜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動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之履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節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裝之惟恐其不衷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

三九

其有偏也如坎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昭厥孫謀以燕望于武王然我朝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所不但教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蕤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涵聖志痛自剴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世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托萬方然缺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坊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畧同辭不列白者不分明曾不足以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

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釋薦閣後以此選借委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殺不勝恐懼取進止

考崇人欲未盡天理未全故有交戰之患朱子愿：說破使了然其故又示以用功之方自今以往一段言語幾用人處事之道實可施用行奈考宗已考老又欲傳位不能早用朱子固循無功大可歎惜明朝亦有賢君多犯坎與皆不讀坎篇之過也

朱子曰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諸路監司根衆却如無一縱不若每路只擇一督監司其餘悉可省罷

四

因因論荐舉之弊朱子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并得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荐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今胡亂薦舉但不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官安得不胡荐

又更曰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和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便侵蝕得我今五六年間只以和為可靠兵又不曾練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以上黃芻錄

律吏部監司練兵蓄財是為治要着南宋皆不得法漫

說恢復竟同異戲以朱子所深慨也

己酉二月朱子作大學章句序三月朱子作中庸章句序

朱子大學序以知性復性為主格物致知：性也誠正修齊治平復性也必知性然後復性孔孟之教朱子所宗者朱子先從端倪用功後透至善性體覺自然天則性體皆備只在窮理以栽培之合內外之學也合朱子格物之法其何入手

朱子中庸序以道心為主道心即性情也歷聖相傳端的在此朱子心地大正欽明停：當：之中常在這裏

四二

不離一步道心極大便是仁道心極正便是義道心極欽便是禮道心極明便是知擇善擇道心為主也固執執道心為主也主靜御動此道心也即動皆靜此道心也行連道九經此道心也狀：淵：浩：此道心也參天配地此道心也育物成物此道心也通鬼神此道心也洋：優：此道心無聲無臭此道心也朱子聖學驪珠在手通達萬變微始微終只是道心是性體敬靜是工夫本體工夫合一無間俱於此序見之也儒謂支離豈可解乎

朱子著大學或問中庸或問成

按大學或問一書發明經傳奧義指示後學工夫無不詳盡有所編述以次深造而尤吃緊者主敬格物誠意正心四條其補主敬集程子謝子四說雖補小學未達直透到無思無為一理炯然發以直內融一境地故聖學成始成終不外乎此其自明格物之義始於性情身倫之近推及人物之類極之天地鬼神之奧必推究到一私不存萬理澄淨之極則自家一心通乎內外統是天理至露充滿此乃窮至於太極本無極源頭處方能了澈至此而其用功之始則在格物信乎升山涉水之舟車也執謂朱子格物有拘外之失或其著力誠意去惡必盡好善必篤初學成德

四二

克己之功又依此訓實落做去方是真金他家好言本體視此為第二義者竟至臨味禳私如假金見火鮮不銷鏽矣迨其存養欠人心欲淨盡天理流行未發如鑑之空如衡之平應事則妍姍重當其本分而此心渾如太虛更趨倒道理畢備發見感通朱子之心之虛明至坎有成而謂晚年方悔何不詳考也至於修齊治平皆主敬格致誠正之功貫乎其中無有疎漏無有止息此朱子生平最詳審之書明白垂教之至者矣後人反執意見以求勝其可為學術慨乎

按傳習錄卷上陽明門人士德問格物之說一發陽明

所見不過據朱子答何邦來等書為定論以為晚年方悔平
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通辨攻之極詳惡謂此即陽
明不格物之弊也以早年為晚年屢以改正王者為不及改
正以壯年悔者為晚年方悔以此學積三十年者為
不久即去世種：糾錯不可枚舉知之而改為此語以惡
後世聖賢所探非也不知而率為此語以垂訓是平日以
讀書窮理為向外工夫故于格物致知之義一白錯解蓋
朱子文集浩繁不肯屈首細心從頭至尾詳加檢閱著
寔玩味但以合于己意者為晚同不合己意者為未及
改正豈執平日之成心創為同堂之偏論至於得罪聖

甲三

門貽訛賢路豈非格物之僻解流弊無所底止哉
按中庸或問一書義理精明辨別細密而首章尤為入
微妙養極虛明其論性道教原于天之元亨利貞人之
仁義禮智以健順五常為主是道心未歷分明處也既
已未歷分明則体道之功何容疎忽君子戒慎於所不
及見不及聞即是道心常在這裏不離而不散有須臾
之間若已所獨聞獨見道心之靈皎如日月毫髮之間
是非了：必於此尤加謹焉蓋戒慎通貫動靜而謹幾
一著尤動中吃緊工夫是以常存敬畏無一刻之懈也
休懸未臻已到極處論程子明鏡止水之說曰聖人之

心未發則為水鏡之体已發則為水鏡之用非獨指未發
言又曰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
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總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
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
動為比則未可此皆窮究存養道心之本體極密極微
者也純坤陰也微陽坤中乾也心地一片大虛靜而一點
惺：渾然在中此即于初動未生之旨可想見朱子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之道心焉道心如坎虛明此一所以
極其中和而位育在吾心氣中矣朱子是時六十涵養
道心主宰靜定已久陽明乃晚年方悔而後儒因以本

甲四

體不虛日之豈其然哉故子於此特發明之
大中或問著定已久年譜叙於作序時故仍之
朱子大學或問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
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
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
不經約而流於狂妄既不含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
者无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
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雜曰祖其
師說然以憑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
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為知至

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
為一遠近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為一求屈伸消長
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
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不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
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
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
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
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起
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
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起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

四五

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
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
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
之物不可勝窮無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
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
而誠乃為格物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
致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
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嘗耳固非以是方為格
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
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言誠自即意誠

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工夫地
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遂以是而
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
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
中庸學問思辨得中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
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欲夫現理之頓耶直
以已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又有以為物之致察
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
其曰物之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
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

四六

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欲回
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審如程子所謂求其所
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
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
格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
之表發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合手未有致
知而不在致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
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
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覆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
所以為說者乃如舛離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

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表而大義已幸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功於後學哉問獨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過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篇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嘗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末易以口舌爭也

按朱子格物或問先叙程子九條用功之次第後叙五

四十七

條涵養本原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又自申明其說原諸天命以見理之所由來由小學進大學以示用功之方又存心以立窮理之本窮理以盡致盡心之功其於格物之義詳且盡矣又力言程門弟子之說之差何也蓋呂謝諸家親受程子苟集程子於前不辨諸說於後後之學者指說說亦淵源於程子雖然分途不歸一是勢必執其弟子之說而反說程子之本旨是以朱子不得不明辨之以垂教後學也夫朱子辨諸說明矣而呂謝楊三家尤當深思切究焉補呂氏萬物同出於一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一而遺散殊變動之理矣補謝

氏一處通一切通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大而遺耶事即物之理矣循陽氏反身而誠無不在我之說而失之不免用力於內而遺修齊經論之理臨鏡中萬象之變矣究其旨意之所在善於捷徑而無積累既多之後貫通之序偏於籠伺而無條分縷析有倫有要之規雖遵其教未嘗無得力之效而迫促籠罩必有舛錯推其立言之心未必盡廢審察講習之業而由其立言之法則時時重流弊難挽即較之藏形隱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難阻絕之論者相去懸遠而各執一說皆義不全其為不精晚程子之意則大略同也以視朱子點

四十八

識此心之靈六句五峰延平而先生之說為何如或大抵朱子格物之教必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為格物根基其用功也由中及外由近及遠由身心性情以及倫物天地之繁曠高深逐事逐物反覆推究積累之多有自脫然而聚之通而理之一以貫之之候此其本末之不可倒置而內外之不可缺畧者也實用功者當自體之

近有誤解即物窮理之說以求之心身心性情同於幽深恍惚惚第隨事物格去者不知失朱子之意又幾億萬文也

朱子中庸或問曰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慎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現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圖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無手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遠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來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

四十九

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遠而不可義理之準則不可啗刺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指物以為道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徇枉妄行皆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又曰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質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其不陷入於浮者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而病愈甚庶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

止則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待而見之况又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次而不勝其可疑

五十

也程子訊之以為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于未發之際能体所謂中其曰驗之体之執之則又呂氏之說也

按中庸首章或問辨諸說之差甚詳而辨未發之中尤不可不加体驗也中庸輯略程呂各問朱子深幸此書之存以為呂氏問之審學者當虛心悉心以審其歸而辨呂氏求中之非又極其嚴者蓋求中二字學術所關不可稍有差錯若必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謂中者將愈求愈擾不過忽起忽滅倏往倏來出於沒於

思慮營之之境而中卒不可見矣夫未發之原原本無
完其豈容用思慮求索是以簡於以心求心以心現心
之病而無所定止端不極力辨明學者誤起於昭：不
可欺感之而應之遂又濟以空然後中之解其不墮於
浮屠者幾希而原其致病之由根於求見未發之中之
念遂至屢差終無有合楊氏之病亦略相等有忘學者
者可不知所審或獨是辨呂明矣而未發涵養之功必
有所以致力者焉亦惟熟玩本篇所云當然之理不外
於吾之一心必戒慎恐懼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
可離者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又謹幾微之際無一

五十一

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者寔：奉為嚴師實！
主教窮理集義心在此身在此事在此無一毫走著精
之：久安於義理而不妄所謂未發之中方可默會不
用想象臆度此朱子既于答呂寺丞所喻心無形體一
書明言之而又力辨於或問其指示後學存養要旨可
謂明白極矣至於呂氏賴子屢空見甲中子首蒙聞見
所應有限之說尤大不可者陸王皆是此等見識至有
無知無不知見聞為次一種猖狂謬解難為倡之而至
此極然則佛者所養所言安可不致謹耶

朱子答王子合李伯陳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

病多端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西園打不
透便身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
時抽摘問難審其醜後果能反覆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
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孟非惟不能
知新且并改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
其必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
如其不然則呂蓋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
以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
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
留意

五十二

此書本注已酉閏五月十八日按書中所云即指示本
體之謂也朱子教人原從講說中窮究聖賢格言尋出
滋味用切已體驗工夫曉得自家身心所在加意持守
克治擴充即注釋章句亦此是此意後人徒向講說注
釋用工不識此意是不自承反身不率朱子之教耳豈
可以病朱子哉明儒得此意者惟薛文清而已

朱子答陸子靜書略云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無故創
為浮辨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為煙蕪亦已甚矣細考其
間緊要節目孟無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
論胸膈會氣象只于肯亦不肯如以未可處以此而輕便也

又云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更仔細看眼未可容易訛評也又云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少矣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靈：能作用底便是謂此是太極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翰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難偶然道著而其所以所聞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室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

道一編序於辨在一家未會而先之前得通辨開之蒙

五十三

翳一空扶筆坡之指鹿為馬示後學以撥霧睹天厥功偉矣使成弘時有人以是質之筆數有句面目立於士林耶朱子之書往復教予言無極太極之旨揭如日月伊川好學論即原本於太極論說象山既不虛心受朱子之言又不窮理味程子之訓但以己見肆為詭譎更故終陸之身益成冰炭而卒為異學之端也

前篇文集年譜載戊申十一月八日則此篇自在己酉朱子此書極詳不能悉載其透宗處在人之識太極數語其曰昭：靈：能作用底與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翰撲不破者是二耶是一耶如曰是二

不應昭：靈：之外別有本然之如曰是一多有能守昭：靈：而不得其本然之理者須定辨得分明是一而二：而一總是孔孟正脈此非朱子無與違從也朱子確見元亨利貞之天道是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仁義禮知之道心是吾心本然之理而昭：靈：能作用底即坎而在初非別是一物而却與守昭：靈：者不同此在人各從自心體驗出有分別而渾一底氣象方信得朱子見道体道是孔孟仁義禮智之正傳寔不同於陸氏方信得朱子與陸氏辨者寔是闡明太極本然正脈非以己見爭勝清瀾未見到此地而僅以死年先

五十四

後辨之宜其不足以服彼徒矣

朱子與陸辨無極而太極往復教書後人多以兩家不能平心靜氣競勝從事此亦不止一時一人之論歷數百年來皆作如坎見解而為兩可之見者必以委曲調停為是嗚呼不知朱子寔見得仁義禮智之道心是吾心太極本然之理焉能知朱子之學高出陸氏其作如此見解亦何足辨獨朱子見道正識埋沒於眾口數百年不見真面目為可嘆也予以朱子見太極本然之理而陸氏只守昭：靈：者非無據而云然按陸氏答胡季隨云以顏子之賢必不至有殺色貨利之累忽報縱

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克已復禮之說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已私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可以至聖賢之地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仰體之力故卒能踐克已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朱子曰陸子靜說顏子克已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要言語道斷心思路絕耳此是陷漏人之深坑切不可不戒又曰象山好說道顏子不是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

五十五

思之類現陸氏之言與朱子斷之者則陸所指太極端在在矣夫周子所謂太極者至中正仁義而已聖人所以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君子所以修之者主敬克己求至於定心之中正仁義而已朱子註太極數後世亦恐學者悖乎中正仁義不為聖賢而流於小人之端不憚詳復詳明大開厥旨使有志者求無失乎太極今陸氏曰自命以仁義道德期至於聖賢皆其私也勢必掃除希聖賢存仁義之心趨於好清淨樂窳穢之路其所存者昭：靈：空虛之体耳是豈能知周子無極太極之本意者耶曰聖賢仁義道德之心亦

是無思無慮然必功夫純熟久之達到渾無思慮境地非合下便掃除而不著思慮也而陸氏便欲掃除有識者能不心憂而深辨之哉蓋天地之太極只是元亨利貞之天道故其昭：靈：者歷萬古而不變聖賢之太極只是仁義禮智之道心故其昭：靈：者亦歷萬古而不變如不會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本然而僅以昭：靈：靈為太極吾不知何以為昭：靈：何以為靈：不屬知覺運動之氣而安為耶以昭：靈：之氣為太極而反詆仁義禮智之無體與而立根基者為老氏之言其外錯為何如是安得不究其所以然而大殺疾呼於其間耶

五十六

且夫陸氏以仁義道德自命聖賢自期為私為當克者亦惑於莊生坐忘之說耳朱子直次其隱以為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果老不可說不可思之類而陸氏立言之意一語道破無所潛逃夫不尊夫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克已而以坐忘為克已何其違聖言而奉異教也乃以周子無極二字與老氏文同而實異者為不可毋乃口之所言筆之所書為一說而心之是崇是尚者又一說耶嗚呼請朱子書者必知朱子所見是吾心中正仁義之太極不同於陸氏昭：靈：之太極則知朱子所與往復者乃不得已之苦心雖欲調停而理有所

不可教有所堪容故耳再三言之不足而大毅疾呼於其間也無如後之識朱子所謂太極者亦少矣謂西家辨論此為勝氣彼為拒諫者固不足言即有專先賢之心不敢置一詞以為西是者亦未為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而徒為緘傳之說足終不知太極也朱子開發如以分明後之學者猶不知太極之所以然安望乎後來者耶不知朱子所謂太極即不知吾心之太極不知吾心之太極只為先儒緘傳其何益於吾心耶予向亦為緘傳之說今教年來漸透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之太極是吾心本然之理欲仍為西可而不得予亦非好詆陸

五十七

氏特著朱子所以不同於陸氏者如此於予心方暢然而無恨是蓋有不得已焉耳因紀其後云

己酉朱子擬上封事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凡有血氣之屬莫不觀德聽風而臣首蒙趨召且辱賜對其敢無說以效愚臣志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脩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本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

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位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戒成王曰若生子則不在厥初生自貽咎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曆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非已切矣今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自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蒙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

五十八

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佞以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修政事以豫凡是一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關焉者也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

按己酉封事即戊申告孝宗者臚列十項使光宗逐條勉勵更覺分明而憐：初服謹始慎終之意此誠流露惻：動人真名語活語之神髓也

庚戌朱子答周叔謹云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

尋文彙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為毋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濶病痛轉深也所云頃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礼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旬期不可便為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於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淘着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為佳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監法以亦振民萃契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

朱子教讀書以本文正脈為主若別枝葉即屬纏繞雜五十九

是道理去本文正脈已遠故必以義理正脈到得積累多後自然義理充足不至支離此窮理要法也至於克己必以顏子為法以為不能即窮理不到處書中云命行經界是唐成在漳州時說

玩說得大段支離一語則丁未太涉支離為責寺亦無疑矣

康成朱子曰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又曰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又曰克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

籍說克之德都未下別字欵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者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敬只是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過事時如此無事也如此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朱子曰敬則德聚不散不散則都散了又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六十

又曰某覺得今得年方無疑章伯利錄

以上章伯利錄按此七段朱子立言簡而旨意深自家心體時：收拾湛然在這裏以此讀書應事從本領做去自學數人皆步：踏定地到此地類仍不敢輕言自得直曰今年方無疑耳不似江西家說天地說聖賢流為傲視凌厲之習而已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為費見朱子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裏裏良心處察之曰心

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朱子語：言曰此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仁敬亦然此通理皆從根原來處處究竟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通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己見自立一門戶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

六十一

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慈而不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透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頭是涉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体渾然而其中燥然上下教于年真是昭：有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以教者教乎此也類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處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也

問類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全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空處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類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猶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空處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名朱子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和其中遂分別成許多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細件又要徹曰固

六十二

如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是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一曰天下無不可說的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須放這稟又不穩恰指教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悟這邊也是頓教那邊也是七轉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又曰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

徐問前夜說動靜相救靜可救得動：如何救得靜朱子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若事物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便又靜心既靜虛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將去應得便微便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來涵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哉然斷定便是慮而后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良其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于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安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救靜然其本又自此湛然純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便動靜一齊當理

二十三

心若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了又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無端若專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嘘吸若一向嘘氣必絕了消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滯了消又當噓：之所以為吸：之所以為噓尺護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開闔大消息小處有小開闔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目豈能不瞬亦豈能瞬又消開：了定：了又瞬：了又定只當恁地去消息開闔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問曰用問如何是不聞不見處人之耳目聞見常自若莫

只是念慮未定未有意於聞見否朱子曰所不聞不見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凡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常在這裏便是所以未然不見是箇底意思徐問講求義理時此心如何曰思慮是心之發了伊川謂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則不可

又曰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在

六

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

以上陳淳錄

按此七段朱子造道益深見地益遠於此可見前二段窮究根原來處十分透徹直見到天地間公共一理票得來便為我有則根原在這裏不可移易矣三四段居敬窮理造到熟處熟處即樂處樂處即熟處故在這裏理在這裏所以熟所以樂也五六七段尤根原所在湛然一防於未_是是後其性体本然涵養到極微妙渺無聲臭地位即所謂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

言下道出烟：氣象便知其靜中有物，所云仁敬虛吸，瞬定動靜相生，言下道出，唯化知化，妙旨便知其見大化，應而應事，思慮皆從這裏發的，是萬理明徹一心篤恭之候，笑體驗到此，朱子雖遠遺書尚存，真有聖言，聖心觀面呈露之妙，後儒輕議朱子，不過一真如如不動之旨，何嘗夢見聖學精蘊耶？

朱子曰：余洵是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統一。

又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

問謝氏：惺之說，朱子曰：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

子五

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如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煩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問有事時，清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朱子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少間都成沒理會。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嘗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人要

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洵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暮然有事，至於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忘了。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俱便是把持，曰：也是持，但不是硬捉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子六

蜚卿問：孔子參罔，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

虛有此兆朕也。朱子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湏看它與罔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態，惻惻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親君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揭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在這；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故曰：知止

而后有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而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亦動也動靜如絃之在水湖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無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問答之際答則動止則靜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為學莫先於致知是

六十七

程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以上劉砥錄

按此七段朱子涵養操持之學一根於理前四段皆以通變格物性；見理為主惟其萬理明徹主宰凝定得熟所以事；中^理動靜皆靜即夢即定也

朱子曰讀書讀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

年死也杜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是聖人說話也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諸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

此段楊道夫錄

按^年陳劉三家錄皆是庚戌惟徐錄是庚戌以後而與陳同在臨漳錄者亦是庚戌故紀三家於此徐錄附本卷後合四家錄反復玩之所載朱子主敬窮理之學字字實踏平地原非一日自四十後未發涵養是日用本領工夫讀書應事必以是為本易註恒艮二卦皆以

六十八

靜為主太極註靜者常為主有是根本又有前後窮理工夫積月累年心中渾是至虛至明氣象至六十一歲方信得動靜便在這裏方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故動時心亦不動此亦自有動態惻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脫然無所繫累處之候也豈偶然哉江西家心定是念靜氣靜而理多未透惟朱子直是理靜竟念養氣皆歸于理丙午至此又是一大關自此愈熟愈熱到聖人地位豈江西家心定者可同日語哉明者自別之

庚戌四月到郡首領禮教

按年譜云師臨漳風俗薄陋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

而不服喪經者朱子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諭之又
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
其俗尤崇向釋氏男女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
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為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
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
之有行義知廉耻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

循禮教則有規矩可循風俗漸正然必尊禮賢良以風
示之人心方有所興起此治郡先務也

朱子條舉經界狀云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
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袁晚近疎無所能似提蒙
六十九

聖恩界以郡級靜惟僥冒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乃幸
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是邦使得
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令實
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舉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窺見經
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
園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實當得實訴訟不繁
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
產存其產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廢月削其勢亦
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小民而豪家
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

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有朝是殊不知往歲
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
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
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
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
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
計之憂又有以慰西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
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
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責必可行也然今已是
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
七十

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欽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
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
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
司行下詢窺實具已見中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
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更汰其昏疎疲軟力不
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今或不能則擇
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
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事守臣隨逐中
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

慮於其始而委任有成於其終事畢之後丈量加旌
實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
施行

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曲折算計之法又
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
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
募本州舊來有舊經奉行諸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
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
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
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謄錄點對

七十一

行下

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
必要東西相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
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
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邊係之大界總教而已
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寬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
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猶竊慮今日
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
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置紙僱工以
造正簡正帳專委守俸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僱工之
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清憲而司許就本州所官兩
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入利可成而民亦不
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登申經界之行惟里
之正長其役最為煩重疆理畝分別土色均攤稅賦
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
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饒夫且輕重失當則詞訴
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
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

七十二

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
嘗為胥吏之籍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
急於期限不允隨索則酬而又簿書番帳所用紙札
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
今日不可不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
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
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文
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為詳盡伏乞參照特詳施
行

一 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

此蓋以算教太庸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租額素來均平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租額素來已有輕重即使人戶從然遭此一翻打量措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為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嘆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行乞特許產錢過鄉過縣均細度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為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政

七十三

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高准稽考何况歷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其民積吏並緣為姦管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係計寄不足則或攤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色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繁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為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為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

去月縣連歲米只

遞減今縣

一倉受納錢亦一律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讓若干為省計若干為職田若干為學糧若干為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今于午卯大祀寅中已交年解發舉人開具本鄉所管業田數惟此四人年州縣無事

七十四

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烟

變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科稅簿送冊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之過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砵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籍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於如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單灼見多寡實教方可定其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下行俟一面打量了單別其利害申奏聞次

無人敢對亦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
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呈封請賣買一
時田業有歸民蓋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
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誠厚下
足民懷作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
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產錢不得過柳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

七十五

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割上
烟費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窮
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考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也
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依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甚租
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於一端貧民受弊亦
可見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漳州見之伏乞聖
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賴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
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者沈師之亂閣郡
驚擾不知所為向非朝廷威靈尋及破滅則此邦之患
何可勝言以往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賣
坊田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椿管列行相度漸為修築之
務一兩得莫便於坊并乞聖照

朱子經界申諸司狀云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
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遣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
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史史亟請施行因竊念
已猶未晚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軍思旬日然後反復心

七十六

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
語之曰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
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開縣通差下以烟界遠
近為拘不以歇後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高入分為二
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故徵書其
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強高強或人
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
於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
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
定然後以戶部事日印本給之又為說其大意使之退而

講究期以一日悉其縣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
為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處之如是五六日凡為
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置打量不過兩月它
邑差役未定而進打量見次第矣蓋嘗切記其言以為
若使被差之官人如鄭君之心則雖歲二方田年二經
累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
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被
差官吏有所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

按朱子答黃子耕云安仁縣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謂戶
部行下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言本縣措置者即是常來

文

邑中推廣其說雖未及一細觀然其可見其不苟之意
卿在臨津訪問打量法得書教種此此加詳然鄉民年
下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于田段中間先取正方
步數却計其外安斜屈曲處酌湊成方都自省事恨為私
意浮議所據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效此書自
在辛亥歸里後未詳何時致錄以此請者合奏狀申狀而
通考之自知朱子留心人才之誠直捷實法之要皆通問
學着實工夫而不得行其志惜哉

朱子詣學官以例講書婦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
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章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

思處都不曾見

朱子熟聞知道錄趙師處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
首舉之其詞曰履行深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

以上楊適夫錄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
杏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
典職事沮格至是朱子下學僚屬又有乞紹魯有官學正
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朱子变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
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知到此未知人物
胥者風俗淳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實遂欲由意

文

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
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
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
之域以休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未沒
合般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方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
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校
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節廉退之節礼義廉耻
是謂四維若寡廉鮮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君
耻之

朱子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

增中之後區為節卷：三牖左牖標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為剝卦卷前結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朱子曰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區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既不知其尾後所書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忽遷他官自空三四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寔而竟無至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春秋樣不可悅其首末雜手所作

七十九

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朝以曆日為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文院置六房史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其類如史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條月日而書其更房有事涉刑獄則閱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閱過戶房逐月接續為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寔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於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又曰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時則封建好處便是

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資者善政亦做不成又曰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緣得及民

以上陳淳錄

舉賢教學射圃親民諸條朱子行之一方被化猶有三代道風至於封建蓋以古史餘論乃不失先王意然非最盛時得數百俊又不能行也

朱子元亨利貞說云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

六十九

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知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朱子易寂感說云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寐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謂体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

以時處分美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感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現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二說未詳何年啟蒙成於丙午太極西銘解出於戊申故附於後

朱子註易時已徹天命人心之本然於元亨利貞易每感二說見之矣中庸首章說末云惟君子知道之不可須史雖者其体用在是則必有以致之以極其至焉蓋教

以直內而喜怒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夫中也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符其正所以致夫和也敬義扶持涵養省察無不用其戒謹恐惧是以當其未發而品節已具隨所發用而本体卓然以至寂然感通無少間斷則中和在我天人無間而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細玩此說所云未發而品節已具即寂而無時不感之謂隨發而本体卓然而無時不寂之謂中和在我天人無間即天人心性情之主之謂天命人心之本然朱子已當体透徹自此以往功夫日熟日純渾然燦然直達天德真孔孟周程之大宗也

朱子太極說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也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敬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動亦

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此說亦未考何年太極註戊申授學者始附後

一段言天道入道之本然二段言立人極者必主靜雖動亦靜三段言動靜皆要復性之真四段五段責成人
在立心：有主宰一準天理方能常覺常止者此是朱子直透天命於動靜用功最細密處學者當潛心理會
朱子固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于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敬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命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儉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敬德云者強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七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

十三

逆惡則以得于己者為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不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敬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雙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敬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敬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敬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者孝德而一於敬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恃德之累是以薰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

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以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之以三行總之則雖其至未至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契至於至德敬德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

十四

者雖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多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沂其原則孰謂至德敬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入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御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按此說未詳何年始附於三說後

三德說經朱子發明可了然矣敬德如武侯宣公李韓范富諸賢與溫公相伯仲寔兼孝德孝德如元魯山丁平子輩先趙徐而稱實兼敬德三德皆全方是程朱一脉如南軒勉齋而先生其底幾乎若不能兼自有偏

病如朱子所云者是以三行必由親父母而進之以尊賢
良師長者蓋有以也

朱子答林黃中云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
發明其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為
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說論而自然可見若曰道明
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
意果如何其或文乎而寧不予則其請以邵氏之淺近殊
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大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序位
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燦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
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

分五

待用意安排而與前之三分為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
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
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
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
同矣况其高深闊闊精微妙又有非某之所能言者今
不之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說之其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
皆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

按年譜云戊申六月奏事定和殿又云林栗與朱子論
易及西銘不合栗詭朱子欺慢請行罷逐玩則是書
當在六月以前

學者講易當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為主即于六十四卦圖本於此朱子特加發明以易本
然之理不待安排而脗合者也若夫累乾疊坤以意交
錯先畫於內後畫於外說到人為造作便不是易本然
之理矣蓋易有先天後天必明於邵子先天之說如易
所由來方見本然道理再看後天卦畫首震終艮與三
男得乾之初中上三女得坤之初中上皆其自然而然
無有安排黃中不知邵子先天之易故有交錯旋加之
弊乃敢輕詆邵子豈可與言易哉

分六

朱子答楊志仁云西書所喻存養工夫甚善甚慰固知他
人不能如此者寔用工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未
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
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翻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
方是向進若只守此此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只揀取
玄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楷倒向一
邊將為有体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所論理氣先
後等說正坐如此怕說有氣方具此理恐成氣先於理何
却都不看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
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

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無言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張子說得費多惟是太極通書教章說得極分明解得又極分明可更于細看便自見得也浩然之氣若據孟子所言即合儘就粗處看不須如明道先生之說若欲理會明道先生說底則只合就日月間已見上四句識取不須如此說作費力也

此書未詳何年以有解得分明之說故附於戊申樓朱子立教必受世間道理通透無疑不可只守此子為有体無用之學此所以異於陸王也即陸王亦有用意只是以法把持恐於体用一源之理未得通透故內本

佛老外襲管商若不及陸王者內外皆佛先矣

朱子答李守約云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究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為牙鑿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書不識聖賢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模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者想亦坐此所謂持教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坐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此所當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教哉

又答李守約云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

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体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中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体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合裕言之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致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二書無年可考守約所錄語類在戊申以後所聞故附戊己後

朱子訓守約指出杜撰之弊使知虛心玩聖言之本義指窮理精後思慮不妄動使知窮理大有益於持教不走

虛靜一路指出反身真箇識得使知有可立脚之田地句：是根本工夫而窮理精不妄動尤江西所不言所以朱子之學的是孔曾正脈也

又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策聖賢之言皆須于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點：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力而失其且下稍矣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又答劉公度云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

何便教何保不復變耶

又答劉公度云：先見聖門教學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又答劉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切務，然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分明方肯如此。若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

分九

時節是幻當甚事耶？又曰：要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夫，自有見處。義理細密，直是使粗心者不得乍看，極心繁碎久之，自然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按朱子曰：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它聳動，底亦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算思而不學，則雖正謂無底，算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惠不到，今其徒往，進時甚銳，其退亦速。總到退時，使如墜千仞之淵，又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

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盡皆顛狂。夫陸氏所以會說能感發人者，只是人心聽者一時舉動不覺悅而從之，即神家因地回向之見，將千百步作一步教人，一起直入窺窠，高明者稍見心性，影以以為本來面目如此：所謂頓悟之說，悟之者便故大言狂，很高自期，許不做講學窮理工夫於事理多不能見，到致靠倚不得，一時意氣消，餘遂有墮淵之失。公度惑於陸氏，朱子教以讀書講學，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此程子栽培仁体切要之訓，即易繫知崇礼卑之旨，脚踏實地，絕不傾倒，所以宜守死

九十

而不變者也。熟謂朱子晚年專指本体而不教以講學窮理，或孰謂朱子讀書講學之教止在句讀文義而非尊德性之切務哉？

朱子云：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又云：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誠我是言也。試論之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禮知渾然，然之性而已。性統于心，必存教以存其心，窮理以知其性，果能存心用力，窮理明得仁義禮知之性，性是自家，亦異於禽獸。上接聖賢根本，不可虧損，發意方實：下保全培養工夫，明得不義富貴是害性之物，方實：不

處明得習心習氣是戕性之影方實：不為所牽引明
得一切非礼是害性之毒方實：能絕明得遊思雜念
是誘性之媒方實斬斷明得撐眉努眼是暴性之強賊
方實：謙下明德畏慎因循是痿性之的賊方實：振
發明得親言視聽是性之匿字方實：端凝明得惻隱羞
忠辭讓是非是性之萌芽方實：直達明親義信序別
是性之綱領方實：擔當明得天地是性之源頭方實
實敬事明得萬物是性之胞與方實：仁愛明得窮居
是性之本分方實：安樂明得在位是性之薰善方實
實施行明得患難是性之磨厲方實：順受明得

九十一

剛假是性之休遠方實恬靜明得性與天地萬物是
一箇方實：有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應明得生是女
理死即是此理死生是性之終始方實：盡生死通盡
夜無一息二三息意到此精透明了則平日於接時
消無有心地中只是一塊天理發現照融一身行事自
然隨時隨處無非心理貫通是朱子將自家親切過未
處明白指示此所知益精涵養益粹講學窮理實為
存心養之助惟實用切者能依之而知其應：有省也
朱子曰到能致知已有八九分了程子曰真知知得方
能行後先一軌心：相印故格物知性孔孟正統程子

後之朱子繼之陸王家只存養得昭靈之心而不窮理安
得天理發見即其直指人心亦能感發止為一時難以持
久即得久矣或夫氣質或雜意見窮理不精害於涵養
朱子早言之矣不知自反：病程朱格物為拘外其可
嘆乎

答公度後四書未詳何年以前一篇書通辯載在戊申
故附於後

朱子答徐彥章云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性
情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
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

九十二

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理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未者
喻本欲自拔於其端然却有侵逼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
象急迫無沈浸醱郁之味尤非小失頗且寬乎其心渾派
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為真知儒佛之邪正
不必如是之迫切也
又答徐彥章云示喻主善之說甚佳但守有動靜二者
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
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
又答徐彥章云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
若就厥動而求靜有依而無用耳至於分別体用乃物理

之固然非彼之言也求之吾書雖極其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于善而無間斷則遂盡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使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獨欲以寂然為未無乃自相矛盾耶夫概先釋說于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于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難勞不得息聖賢亦弗為也

九十三

蓋其出雖有彼於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無事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又云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而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答徐孝章三書未詳何年以語意義理與太極註同姑附於戊申後學者當潛玩焉

此四段所言功夫旨趣甚微寂如靜主動客心體湛然

萬理皆備靜必有事固未嘗動守語非功深力到不能喻孝章其深造矣乎

朱子答黃子耕云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吾衰病間散既無所效其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諭且看大學僕見大指乃及它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之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逐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今如此教段之從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待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

九十四

是人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如此如前所云欲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益蓋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自知已切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而中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又五答黃子耕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立此名字令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析公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并皆脫離而其
功夫實處却無大關耳

二書未詳何年黃帶錄在戊申致附于後

前答言讀書之法後答言寔下功夫方見許多名字脫
離此是最親切語功夫到好自知意味如此堆高門外
此人道也

朱子答蔡季通云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
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
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
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

九五

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新所以有人心道
心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
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善惡邪惡但謂
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
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惟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
心之心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
其致知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
萬物之主而善或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
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高之本意而
序文述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有清明

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
于形氣之偶然則亦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
便謂以為過心而欲括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
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
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
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
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
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朱子答胡季隨云恭叔所論似是見素舊說而有此疑二得
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想說為此有病後

九十六

來已多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致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
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滯史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
其戒慎之至無處不然雖是致耳日不及無繫要處亦不
然皆如云應於無聲視于無形非謂有所見聞處却可聞
善而精然於又言莫顯乎隱莫顯乎微致君子謹其獨乃
是上文全体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
又更緊切致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德而見自微而顯
皆無人欲之私也觀而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
處故于全体工夫之中此以更為緊切尤不可不致其思
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体工夫既無間斷即就
此處善加提斷此是兩文義不同詳答亦異夫中庸本意

欲人戒謹恐悞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

朱子答呂子約云既言通不可須臾離即是無精粗隱顯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謹乎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謹非謂不戒謹乎所睹所聞而只戒謹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抹上文不可須臾離一節意思了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又是結抹上文隱微兩句意思也蓋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為已發而設耳

九十七

三書本詳何答蔡書發明序文其在作序後無疑矣答胡呂書辨戒懼獨極精微附於戊己後按答蔡書辨氣之清明純粹不偏於理不認為道心而格為精一之地此義最精蓋清明純粹是氣仁義禮智的確不易方是理若認氣之清明純粹為理便有窮理不透氣曾夫謀之病味必有得則念盡主氣氣曾之說不辨而知其謬矣答胡呂書戒懼通已發未發微而微尾無時不然而謹獨猶一念處萬事根原是一發更繁要工夫朱子說得如安分曉貫通後人以為截分動靜何其停也要之朱子是時工夫滴：端源却涵蓋萬象

其答季通云所論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當通書中數、括出幾字要當如此譬見地即自然有簡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有造化然後本德之顯推見至隱無不膠合也是書雖未詳何年白在出太極通書西銘註後朱子養得幾字活潑一心中天理生幾滿腔于皆是規矩造化總在這裏語嘿動靜耳聞目見都是生幾即粗見精即見：隱無有毫髮之間也他家只養得心定通理則半有半無耳其為異端之歸於此辨之矣

九十八

朱子答項平父云為學次第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未充其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休養極精極密性：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而不自知近世高此說動作甚無毫髮近如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難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肯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誠意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然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

坎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難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察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學察而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未所失之失之所以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為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常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詭誕邪道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唯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依之

九九

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未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晰細察精緻之蓋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天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基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克吾恐其審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遷惑而不能安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徃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即序明書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此書脈絡讀者須潛玩首言為學工夫以主敬為先必實實窮理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方能所守不差是皆蓋正脈次言只守心而不窮理既不能應事并失所守者皆此至之弊末言無自家本分工夫而比較取舍不過自用已見無當於本心正理之全段：說透學者病痛故須逐層體驗過未如何心有攝柄如何事理明白自信朱子居敬窮理齊頭用功的確不易雖欲訣其一而不敢也彼家所守亦堅不為他說所惑先守其所守而是非取舍括已見為定者其徒則敵敵百出矣

一百

按朱子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以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認則只是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速避之也玩此段即答項書中小註所云之意正指象山之徒故附載之

按答項書未詳何年因書內大學章句一本云云致附于已酉後

朱子答趙子欽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騫古今更不下窮

理細務工夫非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
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
者又安在哉

按此書未詳何年念甚於前者當指象山辨無極之
書也故附于己酉後

時此峻勝古今教語斷盡象山病痛此須反身細看方
知意味聖賢之心原是統、業、底即造到德盛境地
仍是這樣若氣象粗厲蕪蕪視前賢即此便是敬肆分
開便沒心地工夫了當從自心省察朱子之言深矣哉
朱子答邵叔韻云于靜書未殊無義理每為閑匪不改廣

百一

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
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
想甚得意大學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方惟恐人不知此
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
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謹附
呈

于美言太極西銘二書象山不言西銘而專言無極者
蓋只認得老子無極二字便較固于無極之非更不玩
味其道理充塞宇宙貫徹細微之妙反說覆說來括一
無字別無條理朱子所以深味之即其答邵叔韻書尤

喝罵無礼至今請之其狂暴如在目前

無極太極之東辨朱臣水炭極矣嗣後書問亦少年譜載
己酉八月六日朱子書云云正不知何所考也

朱子答鄭仲礼云示喻為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
亦須以主敬立志為先方可就此田地推尋義理見諸
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
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備一字亦何所益
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
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悅為學如何近來
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百二

此書未詳何年因此書前有啟蒙大學章句之語故附
於己酉後

此書教仲礼主敬立志為先而讀書究理就其思田地
上做工夫須與答張元德王欽之諸書參看

朱子答蘇晉美云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接合
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探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
生乃佳耳

此書未詳何年以集中載先葦一書有前此病足教
語在戊申後改附之

宗陸王者多議朱子接合之語但朱子云然者欲學

立心隱微中有生意零星用功自有不期而合之妙若無而接合則所深戒觀此書及答直卿論太極立脚處可見矣

朱子答王子合云前書所論實地工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後提撕勿令墜隨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事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破把持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汝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總有此守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

二百三

前書本註已自故附後此書欲手合處：向本原做工夫

朱子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及環及復無時不然但存常存坎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

必大錄在戊己故附後

此書教伯豐即動靜

朱子答劉履之云袁杓益甚思與朋友及復論講而外終

獲不能如穎如獲之者又相去之遠不得早晚相見為恨然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附累

此書未詳何年以砥饒後錄庚戌所聞故附於此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隨此切要語惟實居敬窮理者始知入處讀書治身苟免過失而已

或問存心朱子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也在此對客
又曰把定生死路頭

二百四

又曰扶此起此心則未關

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是大學第一句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已做容亦為己通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

又曰人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此身綱紐其他更無當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日間時已發動特有正不正耳如暴疾愚很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含糊不分曉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如一種不通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日間一正一反無往非四端之發

以上李方子錄

朱子曰今人說養氣嘗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而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樂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
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煨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
集義只是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地人便是浩
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
氣象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朱子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舍則亡
兩句上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我牛羊之牧一收斂在此
便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晝時不為事物所

一百五

汨

朱子曰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為奪也此
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
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現之他之學亦自
有要卓然自豎起自心方子錄云立者卓便是立所謂致以
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
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未
醒是他自醒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
只緣銜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銜續

文蔚曰如天道流行化育萬物其中莫非至理洒掃應對

醉醉萬變莫非誠意寓於其間朱子曰不然為飛魚躍上
下昭著莫非至理但人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分將出來不
得頭是於此自有所見因謂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為證謝上蔡又添入夫子與點一事
且謂二人之言各有著落文蔚曰明道之意只說天理自然
流行上蔡則形容會點見道而樂底意思朱子默然又曰
今且要理會必有事焉將自見得又曰非是有事焉於此
却見得一箇事物在彼只是必有事焉便是本色文蔚
曰於有事之際其中有不能自己者曰即此便是今且虛
放在此未須強說如虛著一個紅心時復射一射以後

一百六

自中

此段與程子為飛魚躍之旨引而不發如漢鄉錄林
重齋說今說參考文集則妙義顯著矣

文蔚以所與李守約答問書請教朱子曰大槩亦是
如此只是尊德性夫却不在紙上在人自做問學功夫却
目却多尊德性工夫甚簡約且如伊川只說一箇主一之
謂致無遠之謂一如此別更無事其向未自說尊德
性一邊輕了今覺見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
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

以上陳文蔚錄

此段云今覺見未是一語不可泥朱子是時尊德性之功已熟而備云然者恐學者執向未所說於尊德性工夫有缺耳細玩只是如此別更無事八字非得力人不能道

朱子問道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如何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貳焉朱子默然久之必大如何曰此說亦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

百七

未若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提掇今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如汝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汝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忠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止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空孝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耶謂養成學見在內相似凡人欲遠事這箇人斷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曾說未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汝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

養功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汝人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曰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自初學者言之它既未知汝道理則教他認何為德故必令其先學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既不令其躐等級做進德功夫不令其止於學而已德既在已則以汝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故曰有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汝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末章發明此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絀以下皆是只指地做工夫

百八

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勤一白藜一白米子再三誦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故不厭似手簡而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簡而已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子有序中更有分別如汝入細做工夫改能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夫見于遠者皆本于吾心可謂至近矣然猶以已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凡見于視聽舉動者其是非得失必有所從來此皆本於一身而言矣至于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

知其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方可言德然亦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愧於屋漏蓋已能如如傲入細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箇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輔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敬真終之

甚哉朱子之學異於陸氏也陸氏教人靜坐氣質私欲夫裸在裡面一旦觸發並靜虛氣象不可倚靠其樂由於執德不用見理不明所以天理不為己有也玩朱子

百九

此段發揮程子之言中庸末章之義宜可持循若存於者不能斷然必是孝弟忠信則見於事者必不能依理而行雖良心發現有意於戒謹恐懼以存養之亦只修戒所謂根苗已在依佛恍惚間安望其發榮滋長故必以得手已為第一着而以成德為行示學者也第朱子立此言者為學者用能用工夫收斂近已使知實得而不可恣地悠忽若初學者茫然未知德所從來徒勞思慮何所執持學文教行即是格物工夫必須熟玩大學首章格物章或問先知得天命明德是自家性命的道理是人禽直同的關頭能存得便是人便是直生不能

存得便是禽獸便是周生由是研究漸清日積月累歷之數年此心必孝弟忠信方安不然即不安終日終夜在此醞釀加以前言往行栽培灌溉躬行寔踐時刻不忘終有渾全是箇孝弟忠信底人氣象在心中此非可以一蹴到也惟窮理居敬齊頭用功造到德成於我則胸中都是天理有箇不言而信者漸：可到篤恭地位矣此朱子之學為孔孟正宗非他從靜虛入者所可抗衡也夫

玩以成德為行教行知朱子所云敬便有義：便有敬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是的確有依據工夫存於心

百十

者斷是如此非直內便方外乎以此德見諸事人欲違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非方外便直內才辨命一實境

丘玉甫作別請益朱子曰此道理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因人却聽得禎了不曾真箇做頭知如此理在己不在人得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戴明伯請教朱子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今今晚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掃磨呀

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箇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玩前一段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凡幾朱子格物為狗外者非矣玩後段聖人之心四句凡幾朱子注釋為文義章句者非矣朱子合身心書籍總是一理一件工夫如此切要而不見信於後世由于細心看語類者無人可嘆哉朱子教人必知此理在己返之身心讀書明理方有實得不返身心散漫求理無有是處非朱子之教也如江西家器於讀書然隔一層事物之理即聖賢之心即自己之心不加講求必有真行顛倒之弊故虛心讀書明理

一百一

去病皆在於此及門如勉齋教于安卿諸先生存心無一毫放鬆無一毫偏戾事理則處：貫徹其得於朱子者深矣

以上吳必大錄

朱子曰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聞之際亦致其謹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無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微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朱子語諸生曰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記得人之性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盡記衆理而義礼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于細思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

以上李閔祖錄

一片止水晝夜相承隨事發見是本體工夫合一無間

一百一十二

全體發用一以貫之：候矣執謂晚年方悟哉

問塞乎天地之間朱子曰天地之氣無所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無氣無火關所以程子曰天地人一也更不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慊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逃縮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必識道理然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便這樣氣人須有蓋世之氣方得存錄云塞天地只是氣能大如所謂氣蓋世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狗國是他養得這氣大

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以不知何氏錄因註有文蔚錄故叙于戊申後

王景仁問仁朱子曰無以為也滄是試去屏疊了私欲然後子細體認本心之德是甚氣象無徒講其文義而已

問或問常日在之真若見其參于前倚于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不知所見者果何物耶朱子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可以見其形象耳

一百十三

此李壯祖錄不紀年壯祖閱祖弟也故叙于戊申後

以上三段言養氣二段言寡欲三段言存理非寡欲存理氣

安得杜非寡欲安得存學者當識其次弟

朱子曰自早至暮無非是做工夫時節

又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朱子曰聖賢言語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如夫子非礼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

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道夫曰泛於文字間祇覺得異寧下工則貫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雜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得入但恐不下工夫爾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透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處方始是滄是靠他這心若一向業馮底如何得

又曰格物滄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己家者已定盡然

一百十四

後漸推去這便能格物

又曰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知便窮致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財勇使窮到王則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是見得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窒得也說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云云朱子曰天下之理偏塞滿前屏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滄當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

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

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朱子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于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多許多道理又曰九容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由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如洪範亦曰貌曰恭以至於庸非聖人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

百五

此明日便休又問故行于事物之內曰這箇便是細察處事、要這些子在立志便要卓然在這事物之上看是甚麼都不能奪得他又恁地細、碎、這便是志立乎事物之表所以今江西諸公多說甚大志開口便要說聖說天說地傲視萬物目視霄漢更不肯下人間如此則居敬以持其志都無了曰豈復有此據他才說甚敬便壞了那個又曰五峰說得這教句甚好但只是正格物時工夫却是格物已前事而今却須恁地

以上楊通夫錄

此八段須細、體驗其格物功夫要處在察之於心使

心理既明自必定登然後漸推去此一定次序也或曰恐記錄有誤心能察物而曰察之于心非心察心也乎非也觀心說云心而自操則七者存便知心而自察則昧者明豈有以心察心之弊乎

朱子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者察使大用全体昭晰無遺則人欲蓋溷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恁地至有事時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時自

百六

然凝定有事時自然隨理而處無有不當

按至善朱子固以事物言以段正以本体言、事物即包本体蓋朱子立言原未嘗說一邊遠一邊人心至善令下該体用後儒執朱子之辭者未詳考而心体之故不免偏汎兩勝之弊

又曰四者心之所有不可使之有所私才有所私便者不能化梗在胸中今人才念憶雖有可喜事亦不喜便是騷遇事理了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其味矣者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蜚卿問起字古人所說有不同處如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大學繫程子所謂推己都相似如程子所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及大學中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却兼通不得如何朱子曰也只是一般但對副處分別子細看便可見其當初似此類都逐項寫出一字看對一字看少間紙上底通心中亦脫然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起直卿問程子言如心為起如心之義何如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生天地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

百文

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這事便是准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謂者然心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謂是聖人方會無一處不到又曰一譬如元氣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貫通是恕也又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卑獲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

問不違仁是此心然天理其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恐是所得在外朱子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便是三月不違仁處又問是如何曰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顏子三月不違仁豈真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顏子有事亦須應詢欲須飲食須接賓客但是無一毫私欲耳

按朱子云服膺便是不違仁則中庸擇守之說自是本體工夫合一之學俗解一善嫌於偏外失之遠矣

道天曰知崇便是博禮早便是約否朱子曰博然後崇早然後約理窮盡卓然于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

百文

住如汝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早又問知崇如天禮早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

以上揚道天錄

按此六段朱子是時久已造一貫地頭天命至善一也隨時至善貫也心如太虛一也各正其所貫也樂一也禮貫也統體不違仁一也隨事不違仁貫也知禮成性一也天理行乎其間貫也玩聖人之心無所不到教語尤見朱子之心已純是天理仰觀俯察一切應用都是此理所以成有見得分明理會得恁地之語功深學

到左右逢原非偶然也彼一起直入如來地者氣質物欲未化全體大用未通只檢定此微靈光鳥足語此宜其以通問學目之矣

朱子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天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看甚方法也不能得

一百九

他住這箇是見得夠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則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德不勝氣一章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於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于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為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了

道夫言看西銘覺句：是理一分殊朱子曰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上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邇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加裏去討一箇乾坤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疑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直卿曰此問亦甚切

一百十

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功於世善觀之則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初未嘗於未發獲季明以求字為問則未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立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辭羅先生說恐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做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

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穩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虧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彥忠問君常苦私意紛攪離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朱子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性心無主宰政為私欲所勝若常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不容他不得此事頭是平日著工夫若待他起方省察殊不濟事

朱子曰為學難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讀如仲思早來所說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更

一百三十一

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過無事則靜坐有事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之地便是存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向日斐鄉有書亦說如此某答云見有事自那裡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如何是實下工夫

朱子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箇明白日後將來溫尋于細熟看曰如這問所說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于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復說這一箇道理孟邦彙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以上揚道夫錄

按此七段朱子自心源流工夫畢見如論定性書推本知止有定德勝氣推本由我不由氣西銘乾坤推本都在我身中此真透徹本原不假外求索緊要工夫只在主敬存心使此心光明洞達道理瞭然則讀書應事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豈晚年始悟本体以立教哉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朱子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總放下或因睡這事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

一百三十二

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他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朱子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掇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

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治平此心合常：光明耳
按修治 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倘思不醒只
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陰：又白日裏在
大路上行如何會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昏睡或暗地
裏行便被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
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
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
昏未明便用提撕醒他

此二段揚驥錄

問致知在格物朱子曰知者吾自有此知此理心虛明廣

百三三

然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班半點只是為
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
見於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則
知可致今有此而不能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擾百病
種病根皆自此生又問日用之間作事接人皆是格物窮
理曰亦須知得要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只是接人何處
為窮理

此不知何氏錄因與上段類故附之

按此朱子立教以主敬知行為主甚重人心之知人心
自有知自是光明存心窮理實是一事存心是窮理之

根窮理即窮此心之理窮物理亦是窮此心之理無心
外之理也謂朱子漸心理為二者何不潛心細玩耶

氏問格物問得太煩朱子曰若只此聯纏說濟得自家甚
事其最怕人如此人心是箇神明不測物算合是如何
理會這耳目鼻口手足合是如何安頓如父子君臣夫婦
朋友合是如何區處就切處且逐旋理會程先生謂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徒欲汎然觀萬物之理
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又曰格物莫若察之
於身其得尤切莫急於教人然且就身上理會凡纖悉細
大固著逐一理會然更看自家力量了得底如何

百三三

問先生舊解致知欲人明心之全体新改本削去只說理
何也朱子曰理即是此心之理檢束此心使無紛擾之病
即以理存也苟惟不然豈得為理哉問致知自粗而推至
於精自近而推至於遠不知推如世間甚事曰自無穿窬
之心推之至於以不言話之賴自無欺害人之心推之舉
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至於四海通神明皆
此心也

問忠恕一貫朱子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
如克之克明峻德黎民以變時雍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曾
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貫親歷

之聖人一點便醒元來只從一箇心中流出來如夜未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簡約却沒實處忠恕本末是一貫緣聖人皆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以二字以明之一貫是無作為底忠恕是有作為底將個有作為底明箇無作為底竊問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朱子曰亦只推已以及物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似此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二章五

問如何體信達順朱子曰體信只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體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又贊言修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來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還是逐一粒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聽自然明聽自然聽色自然溫親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

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一箇一便是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

問惻隱之心因感而發前章今以此操而存之充而達之不知如何要存得此心朱子曰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如何強要尋討出此心常存在裏只是因感時識得此體平時敬以存之久之會熟善端發處益見得分曉則存養之功益有所施矣又曰學者要識得安心存主敬四端漸會擴充矣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朱子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且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

百三六

者幾希今只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且晝理會只是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去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九十錢由得十錢這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未積去被自家積得多少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

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七轉，深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處便是措之反覆，違禽獸不遠，亦似使我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減了，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斤，到底又減了，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都消磨盡了，因學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之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與孟子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意自別，平且之氣便是，且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問初學精易神易散靜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在

一百三十一

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認，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在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燃精神不收，拾則謂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孟子？

寓問：有事時應無事時，心如何？朱子曰：無事則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模樣，只要此心常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朱子曰：只是看未熟耳，若熟看待，決洽則悅矣。又說：高讀書看義理，洵是開濶胸次，今名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效才，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徹，洵是胸中寬闊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關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熟養頂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

一百三十二

事，須是相救，始得。寓者未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朱子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閑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慮動了，靜；動了，靜；相生循環無端，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則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救動其本，則在湛然，此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無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朱子謂寓曰：文字可汲，看恁，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

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其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

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專說氣也可就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下者說朱子曰所以某就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發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又在那裏曰神便在心裏凝在裏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為陰神為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六段粗處

以上徐寫錄

按此十二段朱子工夫無毫髮向外處格物致知二段知處皆心上用工也志恕一貫體信達順明聰溫恭惻

一百三十九

隱存連四段行處皆心上用工也夜氣一段心上積累極分明也求放心段下手處有事無事只要此心常在段動靜無間斷也通達萬變此心湛然段格致誠正之功也無事提撕不放講習應接用義理做去段動靜之實功也動靜相生相殺段皆本於此純一也心神段體會到做渺處也要昏統身心上著實收斂充廣直是一心該括萬理包羅萬象而太極把柄關關在我者此六十一歲今見得道理恁地之意也明朝儒者以朱子之學為徇外其必直趨虛靜為向內無疑矣

高問前夜段與陳錄大同小異

實錄院畧無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員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不相應朱子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翹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惟葉正則不從闕祖

朱子曰今上下層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一百三十九

天下之大百官之繁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耳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衣地鵲突差焉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脩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申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閤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省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

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草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更辦必得剛健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洵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君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能管路分路鈐都監三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庫事廂庫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棟中不棟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天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盡多少通其害使民不憊今變而不通民憊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故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其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終者哉事之不管只任

一百三十一

知州自為彊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
又曰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其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又曰權重處便有弊宗室權重則宗室權作亂漢初及晉是也外戚權重則外戚作亂兩漢是也春秋之君多遼宗族晉惠公得國便不納群公子文公之入即被懷公此乃異日六卿分晉之兆
以上吳必文錄
朱子曰濮議之爭結般在王閻擊韓公蔣之奇論駁公伊

川代彭中丞奏議亦似亦未允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書六經了今接續讀去亦好未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皆讀宋昔公厯年通譜與此書相同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高氏小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于高峻唐人通鑑中亦多取之

以上李方子錄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朱子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攻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其在浙東都不曾受

一百三十二

吳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形刑以為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弛苟不用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似梗吾治易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要宜檢察於其終曷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為心經界
又曰吾輩今徑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又曰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

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會押相率制事何由或成

又曰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彼固不足即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諸兵事者此最有理或曰謂我幕宜用文武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直卿言辛幼安即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叔木者新

百三十三

閉難者配朱子曰這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

朱子曰除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隨材擬職州中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察察聞奏下授其職都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不得人

又曰監司若人後犯職犯罪須與錮三五資正則降為員郎員郎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以為侍從或無職可錮則錮其俸或一切不與奏荐如此則方始得完痛楚也須怕今都不損完一毫

又曰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体由自家監司雖大子州：雖大子邑然都祿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

又曰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軍政今人都不理會

又曰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過

以上楊道夫錄

百三十四

朱子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峯論封建井田教事學統其說以質疑朱子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唯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李析錄

按此一段不紀年以與安鄉錄相類附之

以上所紀如正賦數目量入為出去重權講稽古修屯田用將帥行若法諸民事究軍政諸大事皆教學者一、研究末言井田封建強做成亦別生弊病尤遠

變要論所謂三代法度必通之當今而後可行者也讀朱子書者毋徒好立大言焉

二百五



朱子聖學考畧卷八

實應朱澤溪止



地上

幸矣春朱子答陳君舉云嘗謂人之為學者
 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久漸見
 端緒自然不假用意策燕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
 理之實允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議論之際
 心即是口口即是心重各別生許較依違遠就以為俗
 自便之許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
 於依違遠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蕪芥之說有
 以致然非獨以進退之故而後說於詞也若某之愚自信
 己為向來之辨雖至於遠讓取辱然至今日此心狀：猶
 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不合異同之趣而不取
 以為悔也老病幽隱死下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
 一期許而終無由為之期是以胃致卷惘鄉風引領不
 豚馳情

按年譜載是書於辛亥云朱子往咸開陳傳良居舉嘗
 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未暇云未暇詩說年未或與
 士友言之未嘗落筆卷見以雅頌之音蕭句律應訓出
 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止聞
 欲以書明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舉後有臨川之辨他
 如永康陸廷勳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

相參此沒大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於持己甚反
涉各輪以此五意言不能重要酒請見兄此來由耳朱
子答書云云

君舉所云三家其學術之謬與天通聖學相悖不可不
其非而明其是乃以高利畫太精頗傷簡易亦不足與
言又改朱子第以言之未陽答之而已

辛亥朱子答吳平南云某承接於此忽已踰年疾痛後凌
無一日好况請祠不遂莊界之役得請後時不可奉手少
酒三五月即後後昔歸矣李平所見趙蘭子不知何人莫
是永嘉趙房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方理功夫

有所未至則亦只真行終不能并聖賢真且入聖賢之域
也發集程門諸公行事明年亦嘗為之而未就今邵武亦
本所謂淵源發者是也當時編集未成而後生傳出致
此流布心甚恨之不知曾見之否然此等功夫亦未洵作
此來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門人恐未有承當得此衣鉢者
此事依洵商量未易以剝削而暮獲之心不耐聞亦是大
病此乃平時記憶討論博知心路古人所以深成玩忽喪
志改過此也此後且當灰心一意根本之學此意甚善今
人尚於所長決不能發此聰信身心也佛學之與吾儒雖
有異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

明道先生所謂曰：同事：同然而不同者莫是有味非
是見得親切如何欲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
見聞玩索而自得之：謂道只是居陸天子日用常行當
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
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
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猶說了改每流於釋氏之說
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允忠信行允為敬念：不志到處常
居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克於夷見舜於瞽
堂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則兩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
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

下之改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
心思路絕天理全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止便是天理流行
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
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居陸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是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无
如此惺然珍或一切各違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也
世論論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此書分別儒釋最為精微學者所當潛玩朱子所謂見
聞玩索而自得者非看換又義到擇曰語也由玩味六
經四書而及求之師即其言聖賢者知見聖賢之心以

自淑其心即其言天地者如見天地之心以自正其心
循心循神會自心有得處方是自得彼謂請者安能
強探哉所謂居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者非徒拜
跪坐立虛文故事也由日用常行事理而深究之從天
地生人物大原本體會未嘗見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礼制什如而銘所云都是自心中一定皆倫底道理
如是方克積累豁然貫通當無思無為時此心道理已
是本領盛大一旦事來觸應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
於寂然不動之中驗之矣若釋氏一派豁然大悟通身
汗出是心思路絕釋久生明之故豈有道理者哉蓋儒

與釋異者在方理不方理耳朱子與陸氏異者在方理
之至不至耳方理則無思無為即是心思之正皆本然
之天理不方理則心思路絕天理殄滅僅虛靈之清氣
也方理之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信渾然燦然無
非天理昭明運用方理不至則仁義禮智信親義序別
信縵是半明半暗天理與氣質夾雜用事无待心思路
絕而後天理之影響始見不能純是天理也嗚呼書中
前言趙彥昭之不方理後言釋氏之滅理其病皆原於
此：若欲方理无兼致其功為聖學之正宗也然學者
能采朱子要无方理功夫到養得無思無為而道理充

足精明方是朱子之學居心思止而思慮多無息：良
止氣象是涵養功夫未到又非朱子所望於後學者矣
按此書所答至顯至微緊要在居敬以方理其教斗南
下手用功却在前言中云嘗謂今之人知求雖大而不
知其故心固為大感然苟知其故而欲求之則即此知
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体用之
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体方理以致其用則
其日增月盛自將有敬罷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
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遠而非方理之
地矣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忽喪志而已此教行是立

本知行下手用功處无如此用功方透得讀書切已物
玩物喪志尽倫常即是間道心体未感却非釋氏虛寂
流行運用無非天理非教十年功夫不能到此地位豈
謂耕而暮獲哉
按朱子早語庚戌四月任漳州此書云承撫諭年當在
辛亥春夏
朱子曰人心常炯：在此則四體不待勸而自入規矩只
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當：提擊
教身入規矩內則此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又
以規矩絕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又曰今人心聲然在此而無隨慢之氣况心常能惺：者
乎故心常惺：自無客慮

又曰人言匹夫無可作處便使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
默皆是行處且爾於行處警省酒是戲：既：方可居悠
悠况：地過剛又不可

又曰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是添事蓋聖人只為學
者主下規矩守得規矩足使心也自足如言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乎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
心則與此為四矣如此處要人會理

以上黃井鄉錄

朱子曰從前朋友來此某謂不遠千里而來酒知箇趣向
了只隨公為他說尚學大概看來都不得力此某之罪今
日思之學者須以立志為本如昨日所說尚學大端在於
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爾是使立志如此使
做去始得君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哉此道理使休
宜乎工天不進日夕漸：消靡今酒思量天之所以與我
者无酒止人无明无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依
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
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季：高利
念：自不忘居不立志終不得力因本程子云學者為氣

六

所勝習所奪只可看志又本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
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又本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又本舜高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而那
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本三軍可奪
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榮致無足怪
又曰君於日用間省察此四端分明透徹出來就此便保
存滋養將去便是下手處
又曰或思人以渺然之身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以常人而
可以為聖賢以四端之微而充之可以保四海是如何而

七

致君分明見此志自工夫自住不得
朱子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肯曰但不善
字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有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
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
端之說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歸仁其仁程子云事：皆仁
是也今人酒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
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只是
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本不更
出非礼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水則可以養其中固是肉
是本水是不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處

此心使不實外面值有過言過行更不當却云吾止其心
有此理在浙中王雍信親見伊川來後設教作性舒州有
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
不說克己復禮

以上滕璘錄

朱子曰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酒熟猛火先煮子用微
火慢煮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
乃恣地悠：幾時會做得大要先酒立頭縮頭縮既立然
復有所持守書曰居業弗得其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
養病

八

又曰向學問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
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元先
現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者之意譜史以考存止治亂之
建讀諸子百家以見其畧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
越近日學者多善復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
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
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考一制
度宜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均是無益
問其言也善何元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无
云聖賢臨死不亂朱子曰聖賢豈可不亂言曾子到此

愈極公明易著事可見

李通以書問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氣朱子曰形氣非皆不
善只是善不得李通云形氣亦皆有善不知形氣之有善
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
而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縱之行有時入於
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舵以運則雖入波
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渠
云天地中也萬物過不及亦不是高物豈無中渠又云浩
然之氣天地之正氣也此伊川說然皆高養氣言養得則
而浩然之氣不養則而惡氣卒走理不得如今日說夜氣

九

是甚大事專靠夜氣濟得甚事可學云以前看夜氣多略
了足以兩字改然朱子曰只是一理存是存此養是養此
識得更無走作

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克舜以上事學者則
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孔三百曲孔三
子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
因甚不善人皆可克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規書
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

方看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邪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可
學謂邪邪是包括心其此理如邪郭中之有人朱子曰方

既曰慢問以窮理焉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
發見說語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
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既之若只執此
便不是曰然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
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某謂心豈待發而為之宰
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問問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
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朱子曰自有不由聞
見而知者

朱子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

十

里來此語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現之徑：只要做二
三分人識也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敢不曾以此語之夫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象雷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
象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至主為三自象此性
元善同是一處來一出入若有居止元來固有之性不
曾見得則難其人衣冠其實與虛物不象多但川曰學者
尚氣所奪習所勝只可看志顏淵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尔矧子分明見此物酒要做得五峰曰為學在立志主
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練主則已在陽
處主雖時失即入陰然一竟悟則又在於陽自來只主得

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是走德性高明廣大皆是元來底
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居
思慮紛擾雖主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
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云為在由
己而由人乎或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濟
此心耳故无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又曰持敬而未免弛慢是未嘗敬也須是無間斷方可至
如言思慮多酒是合思即思不念思者不无思則不无獲
亂又問凡求之於心酒是至一或於事：求之曰凡事無

二

非用心處只如於求則求如何是孝於弟則求其如何是
犬抵見善則速有過則改聖人于言高語不出此一鞅酒
積勤時久游泳浸清如飲醇酒其味愈長始見其真是真
非若是是而非似有而未嘗有終自恍惚此最學者之大
病又問讀書宜以何為法曰酒少看几讀書酒子細研旁
講究不可放過假如有五項議論開策時須逐一為別白
求一足說看他日再看又須從頭檢閱而後知前日之讀
書卓卓甚矣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
夫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
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終問仁

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知聽識而却落
汨廢此不熟之故也昔吾^五峰於京師問龜山云先請論語
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曰事：要緊

朱子問德粹夜間在卧雲卷中作何工夫德粹云歸時日
已暮不曾覓書靜坐而已朱子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
宜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
不可暫息間亦不兀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靜坐}
未有所存主始得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然而兀而已天地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
秋冬已絕則春無綠復有生意學者常喚此心不死

則日有進

陳季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朱子曰寂然是體感是用
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无感而後發如仁感而惻隱未感
時只是仁義感而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明氏說此多
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發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
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
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人錯了

以上即可學錄

右黃鵬鄭三度錄皆在辛寅所記君歌足心之音實有
把柄循而行之實有程途句句收斂處：發見非空言

也教人自立志始讀書以少看精存心以藏中進某示
人本體之意甚此切告元祐元復一段允當看眼視聽
言動不謹徒曰歸仁此江西家之流弊而前朝嘉隆後
猖狂尤甚者朱子吾預知之而為之防其意深矣至寂
感一段尤精微無時不感無時不寂則本體之抽枝長葉
千條萬緒其根柢只在這裏豈有內外精粗之不貫哉
學者欲知朱子之學要當合克復寂感二段而切實之
知感之體常在則非礼勿視聽言動皆根於主宰常足
常明余非僅點檢於視聽言動便知朱子是時造道深
靜流行發見中自有卓然不可移之妙彼以晚年方悟

十三

本體者何嘗尋其源頭而無契之耶問平日讀書段允
切要讀書存心只是一事學者允循此用功方有入路
彼以晚年專指本體者何嘗尋其門戶而復體之耶

朱子與苗丞相書云伏願丞相相試熟計之臣陰求學士大
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
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
氣而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以從而用天下之事可以
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
日是以憂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

按此書有九家於念俾遂退閣教語蓋因于表而教去

漳歸遲是時向在漳也

朱子與趙帥書云近聞有旨招換諸州禁軍寄奉沿江成卒而事並行以難辦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換本軍以時練習都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更代都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致遲阻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而長久之計今不慮此及全州郡泛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遠足以消其膏肓之毒而空耗禾種豐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

志

以不墮用寄奉之數年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兩康日見陰吳所臻之人全無遁去并與都督軍事者皆不復還移文都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伏堪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即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諸公尤不得已且罪寄招而稍遠增禁軍本寺及人等第斗力尤使及格方再收判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照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刺換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死反次高強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接通鑑辛亥二月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各具時政闕失以聞九月詔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淳熙云四月二十九日遂行此書首有雷雪之交及身雖在冰數行則此書不獨在辛亥九月前其在四月前求賢士格上心是大法要務蘇奇招增禁軍尤使及格乃收是諫兵要務此朱子行政大綱也

本州寄監高壽民之橫賦海經首罷而後屢起朱子至石大屋言其利害曲折朱子即散榜先罷湖海十一爾其除諸緝擬使經界正賦既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郡解到監錢諸康皆充塞朱子曰某而今方見得監錢底裏與郡中歲計

十五

無與前後官都被某見過而不巧作名色支破者石看山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及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

朱子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熙有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見先生以表輔子乃初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為病幸其有是請也即而允之四月主管滿度官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熙至同安蘇東之沈并補而別嘗五月二日也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取散隨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依然慕而亦有謬然疑肆然者越半年後

人心方肅然以定條屬屬忠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純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猶欲踈而不欺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註孔登朝岳之會者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衙門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歎歎不敢執奔良家子女從室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尔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

以上陳淳錄

朱子因論學校曰凡事酒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主絕遷連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

十六

只是計省考選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專尚可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云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會當時有孫明復胡安之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朱子曰今日亦未論受科舉法只是上之人主張分明善惡擇用正人使士子猶知趨向則人心自變亦有可觀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朱子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歸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以上鄭可學錄

除鹽禁禁濶屠殺學校習兵事皆治漳之綱本目者惜不久任耳

子于朱子皇極辨云皇者居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今以余說推之人居以莊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視之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元禮五行歌五事以修其身原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主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視者莫不於是而取

十七

則高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書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改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浴書之數所以難始於一終於九而九以五君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難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九以皇極而之主也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為萬物其滋味無形有不可德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居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而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竟人之言因復誤認中

高合明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樂居中而非有取
乎中之義且中之高義又以其無適不及至精至當而無
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而誤
訓之極不謹手至嚴至密之休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
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主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
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倒置而禍敗隨之而
何歟福陽氏之可望哉

壬子正月象山知判門車率吏民謀洪範五皇極章云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畴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朱子聞
之作辨以正漢儒之說關象山之失既以闡明經義而

孝愛居憂國之心豁然見於言表實教人君以一身而
主至極之標準於天下非君以空言教於但仲已意而
昧經旨者也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前書諸會請之惘然李應學有疾傳
又從而軒之又何故於此寺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竟緩
而請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此為浮說所動今乃
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紙語疑正當解釋方
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
釋但不敢杜撰身不知都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
不思則罔中庸說博學審問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

此豈可合之而向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訊項平父出入
友師之間不而不久而無所得者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獲
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倘深省察且誦大學中庸論語孟
子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潛見頭
緒不可兩及所誦度先陰也則門望極說曾見之試更
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其文義看是如此否

良復三句即涵養用敬而兼致知之學何以各止其
所以見天地心正思惟尤有親切趣味別紙三句
即進學則在致知而有益於涵養之學皆是教李應用
工合一處即朱子與象山久不同處至其前後之意則

關象山者至矣

朱子答項平父云吾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
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水而不求今
人因孟子之言都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有不
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謀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
者故致學求問辨之所得皆指而水而以非義之所在
逐一切棄置而不求此與吾子之言雖居小異然其實則
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幾課程也由其
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
而其終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以為義之所在

者或本元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方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

按朱子曰：告子只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謀義，理正是告子義，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朱子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耳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足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曰飲水，冬曰飲湯之類，是已居在內，而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繫其說如此，乃與佛氏

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當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玩此二段，則象山亦一告子也。夫講求義理，使心地通明，正學問思辨明善之功，聖人示人向裏切要處。朱子是見得聖賢典籍皆自心中具足，道理必講切實，然後心通理得，可見與舊所載非心外之義。講求深造，非義外工夫。而象山以兩義外如遵其說，止欲身心不用謀求，事至物來，任心而行，意見既偏，氣質又雜，清淨而不知平淡泊而不精明，及至辨階謬戾，而此心仍因之搖動矣。即不搖動而所守者終因漏不通，是非朱子與平父輩明辨之。孟子正解安能不掩蝕於此。論說式。

按是年十二月，朱子聞象山卒於別門，率門人往寺中為位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自丙午至壬子，朱子無一語與象山謀論學。附則朱庚之勢極矣。假令象山因朱子既附，復主之說，翻然悔悟，殷勤請教，必不終於偏蔽而執拗不改，所以終為告子也。

象山在別門治功，亦有可現。而學術於是。告子者蓋治功之善，亦其天資之美，學力之優，終與道德性命之理不相干涉。何也？程子云：冲淡無朕，為象森然已具。朱子云：此心湛然，萬理皆備。故其見於事功者，都從人本中流出。所以治功性命只是一實，為公有体用之別，而無

心運之殊。居象山以禪之空寂治心，而冀賦高明功力，專一亦有效驗。所以事功雖卓，可紀而克不足與程朱体用一原之學者比也。是豈獨象山然哉！如趙清獻陳忠肅劉忠定張子韶諸君子，其行誼政事，何嘗不高人哉。等而卒不免於禪，又何殺於象山乎？又何殺於陽明乎？嗚呼！象山一時儒人也，而非朱子發明詳盡的確高，知其為告子一流人物也。乃朱子如是言之，而後世學者循以其行誼政事卓，可紀之故，至尊之與程朱等殆亦徒事口耳，未嘗反之身心体驗，所以不同之故，而有所見亦莫怪其質。然尊之而不知所分別也耶。

子梅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
冲何以生丹朱商均朱子曰氣偶然如此如替股生舜是
也某曰替股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朱
子答之不詳次日廖禹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
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他人軀殼裏過來

此江德輔錄

一日因論諸人學答以念慮掩後趨妨工夫朱子曰只是
不敬：是常怪：法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
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
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操心只是敬才敬看甚事

三二

登山亦只是箇心入水亦只是箇心

此蔡君錄

朱子每舉立等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語孟所
載也只是這許多說話一箇聖人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
賢又出來又說一番了如書中堯所說也只是這箇舜所
說也只是這箇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
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便居桀紂之所以危
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換得出來古人獨自撰
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共這道理

此楊與五錄

問主一無違亦是過事之時也洵知此朱子曰於無事時
這心都只是主一到過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
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君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
心行身在這裏亦在這裏君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此陳芝錄

答子梅問甚精天地人只是一氣操心主一只是敬
看是涵養能敬方知歷聖只一箇道理

朱子與趙尚書云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
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謀慮之道漸
次更深展如其不然欲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

三三

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
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
而主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採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
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
吏張非唯任事者未先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先
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
若欲因讓而致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修整則
畫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為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
坐消奔馳偏冒請囑之弊然其行學不行亦非安危存亡
之所繫議而不行止亦不必因請也今所見畫皆是創立

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嘉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迂濶之策而使旁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訕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奉：者當為何事而今乃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高前所謂時道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

三四

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照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奏議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為一言且其投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不言之則不巧不惟薰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為尚書難以簡責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愛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其

尤有以取之矣矧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况於而嚮為衆之主乎尚書誠以天下之事而已任則尚書居心之非始欲格居心則當自身始蓋非強暴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許善親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

按通鑑紹熙二年辛亥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四年癸丑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則此書當在壬子矣

三五

玩收拾居心以天下為念延賢人智士講求事理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區處更革之宜先後緩急之序敷衍知朱子得居行通所以經理天下者胸有成局泰而措之耳惜子直不能虛懷請教以致功業早：也
癸丑朱子答詹元善書云子靜抹視經由聞甚周旋之此珠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稍習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福又何時而已耳

象山沒後其學盛行得朱子與黃蔡諸君子竭力排斥餘風履衰即卓庵間有一鳴而和之者少於公甫已露

始緒陽明出而陸學大盛然明之世學子宗尚朱子蓋已稍變之今雖稍想此變正未^有艾也

朱子答題然道書云刑門之計聞之慘怛故曰凋落自而可傷不許平日議論之同異也朱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某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拙淺近然其求之甚難而察之甚審視之通曉空說於佛老之餘而遂自謂有得者蓋堂笑其陋而訛其備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微焉者哉

朱子之學主狀窮理積五十餘年凡數變而後純視象山之一起直入不問不察者何如也朱子得傳聖道甚

艱甚蓋陸王之不知也宜哉

朱子答許中應云夫道之体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誘勸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朱喻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隨於意見而非所以兩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叢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而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

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人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感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覓則其來歷見美唐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職思官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事有人皆得見之說無或有不藉不聞之歎夫中庸之言正謂道体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

二十七

至其戒慎非謂獨成慎於隱微而忽畧其顯着也君如來前則人所共見之履聞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遠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不取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審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史所看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動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牽深察之當否復報也近見富沙陳安舍人說及遠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展鄉元善蔡兄季通書條見首末偶脚氣發作不能親執筆口占布此他日病起卓得記成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可用耳

按陸深甫問高學次序朱子曰公家處專長平日所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則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固見得此心方可高學朱子曰此心固是無虧欠然爾事：做得是方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因說江西學者自以為得陸則定之學使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以自為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渴為人某謂曾謂云秦二世今日即位明日射人今江西學者乃今日悟道明日罵人不知所修者果何道哉玩朱子答許書及語陸深甫知當時江西學脉多復象山一派絕不知有圓程矣其學只以

三八

見心為主見得此心便將一切書冊事物歸併此路那無虧欠凡行事之差議論之謬氣質之偏大悖本然天則處都不檢點如揚慈胡傳子淵也故道革深中此病象山套不以為非流弊漸染任心而行竟不知聖賢典籍本心天命正當道理其要由於不讀書穷理故舛錯如此至於姚江一起浙中江西泰州結之議論愈狂見識愈差無所底麗良可嘆惜非朱子力辨於前公明曉了後學其何所違從與

朱子答蔡季通云長沙之行幾日可歸公相見亦何言耶聞記不敢辭但恐病中意思昏惰未克能及許教未替

前了得身向見薛象先盛稱其人今請其書乃知謀於陸氏之學者近年此說流行後生好竄習者皆為所擔閣壞了甚可嘆也

象山之徒有來學問道者朱子必諄諄誨誘蓋憂其學術壞後生故不憚勞而拯救之。答許蔡二書皆言闕

記故序於記前

朱子鄂州學稽古閣記云人之有是身也則有是心有是心也則有是理居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成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而事而元曰

三九

與於詩主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或孟理雖在哉而或蔽於氣秉物欲之思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世不知學振冊諸書者既不過誇多闢靡以高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手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從迎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

不可高言之果不可請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主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我通之不明其可嘆已鄂州教授許居中應既新其學之大門而曰建閣於其上精藏船典石經兩朝宸翰以高寶璣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其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各看討論誦說得以餐飯而閑禁焉因于友蔡君元定來請記于推聞許君之志蓋有志於為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現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思感聞見為挫擊之端也因為記其本末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諸書之病請其利

三

為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通之不明豈足慮哉癸丑九月

通辨云朱子早年專求心學而此記乃深記義心學之樂非也朱子早年求心學之時即多理之時二十歲前讀上系語錄用朱彭墨筆屢以研旁深求與義正記中所云謀乎此理之賢者何嘗專求心學哉通玩此記知朱子教人先明夫心統性情之根原來歷則理之在我者的確無疑矣由是諸六經四子及程朱書而詳明切究之九循先後之序致玩味之詳虛心一

意以專以精皆不外乎心統性情之理而神凝意會為而身體力行為使方寸之中瑩然湛然為理明徹洗滌習通推而行之即此而在則所謂從容以會手在我之理者無事他求矣彼取足於心之說又安能感吾哉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出前卷子曰讓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言語多似不目的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竟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猶欠少工夫先酒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又自有亮：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標則存西節及明道語疑中聖肯教人千

三

言高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別向處去孟一辯目間便不見疎亮得便又在面前不是吾雅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酒滿莊存養獨現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猶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亮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公既耳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善不就此上面看緊用功恐歲月悠：竟無所得又

曰如公賓賓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淵淵處用工較少而今
酒宴緊着意做取月和靖在程門直是千分到底被他只
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或曰既及陳安鄉二
人為學獨得璞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多多是聖
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
風恬浪靜時又曰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
克君君處无恭執事无敬與人无志要如顏子且獨就視
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伸手出門如見大君使民如祭
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
會如此只將他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

三三

益

此段石洪慶錄

拜來子訖坐定朱子曰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酒用常提
撥走得慢不要吝^{若吝}則不致莫大焉才命海時少間一
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酒用認取那箇是身
那箇是心卓然在面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
處得當

此段鄭南升錄

倪求下手功夫朱子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要要走走作作
使是不致酒要持敬先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克勞頭便

云敬明又思敬便是敬問如何持曰只是要莫走走作
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觀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
不是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
收斂虔宗廟只是敬虔朝廷只是敬虔閭門只是和便是
持敬

此段游悅錄

按此三段朱子將自家主敬工夫一併安心曲示人
學者深加潛玩便知自家身心是大本大原所在時
刻：只是主敬實見得仁義禮知之性昭：在這裏統
業保身無時忘之久之竟得性體會蓋廣大視聽言動

三三

皆從性體發見無有離其根者皆是性體包括無有出
其外者與從前泛：視聽言動而性體不啻轄者大不
作此項工夫非可伴致若致方理功深養到修積倍生
方信性體卓然在此而不搖洞然通貫而不滯也朱子
中年以來發泄養高準絕無^無契大形體之象即本來明
德之休而聖人明鏡止水之基已具於此的自是讀書
書檢心久自然種着端莊存養而格致之功仍在於
收斂勿令走作居敬窮理之功仍是齊頭並用積千數
年而熟又數年而益熟身在心在了然目前所以不致
輕對人言正主虛靜之嚴防在陰禪之流獎其用意至

深遠矣而指示切實却不欲學者向身心外誤用鑽故
紙工夫從終日讀書不知身心為何物則亦朱子所深

非者為得借口奉朱子讀書之教也哉

問明簡道如何便死元可矣朱子曰物格知至自然理會
得這簡道理觸處皆是這簡道無不理會得生亦是這一
簡道理死亦是這一簡道理

行天問志通振德依仁游藝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
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至據於德則事親能
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使自有這道理了都有可據底地
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透件理會若不依於仁不到那

三四

事親事兄時此心便沒頭頭故處仁則至朝至暮此心無
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孔樂射御書數一
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竟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
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都養得這簡道
理小大精粗皆無滯漏皆是做工夫處

蔡行天問仁者不憂章朱子曰不惑不懼都吾理會得思
董仁者如何會不憂蔡云無私楊至之云人欲淨及洪慶
問先生說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未便有道理
應他所以不憂人所以憂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箇道
理應他使不免憂甚麼事未不問大小成類類由來自來

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到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心便
應是理了

或問求放心朱子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
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強是走作喚做放心
職去也是放只有些各情便是放

又曰知至意誠是為善之根有入底地盤方立得脚住若
無這箇都靠不得

以上林恪錄

朱子曰孔子與燕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
安是操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天理流行觸處皆是著
往來來川流山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此理如

三五

學而時習之亦是方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此理所貴
乎格物者是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無見得到蓋事
事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
這處更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開
事曾無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
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

董問克己復禮朱子曰只有天理人欲不是天理便是人
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如坐如尸是天理
敬倚是人欲克去敬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都不
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酒是五箇界限將那未能

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又曰禮是自家元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公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公天理來如算路非禮自家克去算路藉：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曰世間都有能克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也是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已私了却空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着處又曰只說理都空去了這箇禮是那

三六

知得適合他地下學上連去曾點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胸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又曰為國以禮之禮部不只是繁文末節更便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都只是這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夏冬寒飢食渴飲居臣父子禮樂冠數都是天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死底有這幾說話

孟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克已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

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又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來子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如畫動在靜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却變得晝夜晝夜都變不得神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

三七

朱子曰諸公教日看文字但就文字上理會不曾切己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並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酒要主一主一當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淘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曾方惟其所之孟子說求放心已足而載如常知得心在這裏則心是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酒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却似瞎困都不清事今看文字理會義理不出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問集注怒不在血氣則不遷只是不為血氣所動否朱子曰固是因本公聽斷人自家元不動又曰只是心平以上清祖錄

按二家錄朱子是時心定極矣理明極矣如云自家元

不動是心在此應是心元不動真風恬浪靜之時且契天命本體如太虛一鏡非強把捉也至云各：道理應副胸子本不待扭一時見透蓋其一心之中高理具足却渾然無迹故徹大小微內味無非天命本體充塞流行仍常凝然在這裏此胸中道理定卓立戰兢之候也豈他家操心不動之謂哉

朱子答陳衝道云既示所見此故足以自樂聞於世之沉迷胃流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救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是道理所以見處則低高明則

三九

洒而用處七類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常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語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病意其語未免有偏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即來喻所謂本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酒足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走行畏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全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看便是懶得此理非若便是逆着此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

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紫氏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學之命子如朝廷是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而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及性便是盡得處居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絲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暑無絲人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及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三九

此書未詳何年書中言義與答平而書可互發明故類附之

用處有差便是見處不實元留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方是答平而書中心體本然天理流行真本領既陸王見處用處雖與釋氏稍不同而見處不真用處有舛終成兩截豈配與於事理一貫之真傳哉

而子上問云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吾處恭敬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朱子答云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工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也待其有時

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分毫之事若便以此為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旁理却是無事言及酒和遇事而推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充以造其極即是格物

朱子答顏子云謝且二說確公心外皆是自已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恭敬處豈可不常惺子

朱子云善端無時不呈露發見無時不有下工夫處此種境地豈易到得也若旁理愈久愈熟愈克愈渾方能時呈露發見及遇事時仍就此推充以造其極得手後尤加切實毫不放鬆朱子要於陸氏者正在於此至

四

於動靜皆整齊未嘗常惺：此若敬法養要法學者所當潛心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子上說錄在辛亥改姑紀於此朱子答項平父書云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於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察察反復玩味只畧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喜虛度無陰也孟子之意適從上文看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養取之於外云尔非謂義不是外養也今人讀書不仔細將此章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証諸衆生恐其罪不知止如范甯之議王觴而已也

象山文章皆是一線可通便謂理只如此遂有許多展聖即以望極謀言之雖其說未嘗無理只是經義不如是止所謂王一切法橫說豎說証諸衆生者朱子深戒平父即以深闢象山也

朱子答杜仁仲云良仲示俞敬子工夫甚善九聖賢之言皆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通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

五

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通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此書未詳何年按後答杜肯道書中致通語云云致通朱子孫塔答仁仲良仲肯道與致通同時自存晚年故附於壬子後此心之正事物當然不易之理只是一箇中庸註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直徹內徹外合一之語洵要旁理力行寔見得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生死皆與通而休矣朱子明白示人如此

朱子答歐陽希通云所謂後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準作方此初學之過焉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擬規規準而不能成方圓者而未久自知其非也以愚評之但且使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曾廢緩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切不可驟明妄念求之於言語文字之外也又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猶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克辭事業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身只此舍慈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而在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四三

又答希通云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蹈居一向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按象山云曾點是過之好者陽明云點也雖在得我情

陸王皆有取於點居不循下學上達之序而取其過且

狂則流弊不免是以朱子以謹身規矩語希通也

此二書未詳何年以希通說錄琴且所聞始附於此

琴季通問程居之意是如何朱子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君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偏指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曰猶

曾孫曰公卿問陳叔向止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酒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知愈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如他學無據這都是不曾平心靜聖賢之言只把自家心下先揭放在這裏却將聖賢說話壓在裏面

此稟曾孫錄

此象山之根本也象山只養得這箇心聖賢言語與他合是處如此說與他不合處亦是如此說層波疊浪皆這箇主意更不體完聖賢語跡至陽明而又辰皇之致能聳動學者不知朱子早已說明惟在李君細玩焉

四三

朱子曰大抵是且收致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都於這裏理會為學且要守一理會這一件便且且理會這一件若論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又曰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過天理常：恣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又曰敢要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諸公所以不進緣是但知說道格物都於自家根

骨上熱鬧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
措說未說通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現山玩水也熱
引出了心那得似教地常在裏面好知世上一等閑物事
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味通問死生是大開節處酒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

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來子曰然

朱子答林子淵說大學曰大學只說箇工夫節目纔看過
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上都不在文字上
說道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
知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

四五

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信也論其體則實是仁義禮
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高不得更
自一身推之於家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
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安排是合下元
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
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至於物莫不然但拘於形氣而不
變然他自有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
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撫臨萬物各用
其性而導之如不玩天不覆巢不殺胎之類所以能使萬
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之意

又曰君知所止便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着做到如此
地位欠闕些子便不自住不得如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不曾見得決定着如此君決定見
得着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君不是見得到如何會
恁地

又曰教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離意思不得
學者要緊在求其致心君收拾得此心存在已看得七八
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公曉惟是到那變處
方難處到那裏使用子細研究君那公曉底道理却不難

四五

見只是學看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濬離開吾斯之未能
信君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大學了間時把史傳來看
見得在人所以處事處處低有短長

又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
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公別取合表裏精粗方知得
到能知得到方會意哉可看天高不可看決不肯高到心
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處有主而不亂
此身便修家便齊國便治天下可平

歌之問心有所好樂章朱子曰視聽是就身上說心不可
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

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
是事未來自來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長而
在胸中不能忘或止應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逆重這
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
事來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堂堂然明明
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居大居小四方八面莫不隨
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
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
虛明物：無遺

又曰整齊嚴肅亦只是主一無遺意且自看整齊嚴肅時

四六

如何這裏便敬常惺也便是敬收斂心不容一物也使
是敬此事最易見我自體察看便見只要教心下常如此
司說到放心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正心才差去便是
敬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某看來四海九
州無遠無近人：心都是放心也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
才有知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
問引成性存：道義出矣如何朱子曰明明德只是一
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性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
親尤會孝見儒子則怵惕之心便發見穿箭之類則羞惡
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自然會辭

遜酒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
不存得這性待做出那箇會合道理

仁南問伊川說居一事方不得酒別方一事與延平之說
如何朱子曰這說自有一項難字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
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酒是且就合理會底所在
會延平說是方理之要在過平常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
理會第二件德地終身不長進

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其樂之異故於理或
不能知朱子曰氣稟偏者自不求所以知是有這心要求
便即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知人人同有只被氣稟物

四七

欲進了然這箇理未嘗止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酒是要
子細講究酒地的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知
德地把捉在這裏今直捉住明朝不見了明朝捉住後
日又不見了若知得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義重物欲一
齊打破便日日朝：只德地穩：做到聖人地位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朱子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
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德地虛空之中忽
然有風而雷雷這是如何得德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
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
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在來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神

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而水便是肚裏面水鹹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義間現現如何是陰陽曰現如火現如水

又曰台人從小學中如禮樂射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填補實是難但酒莊致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致：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無所用卻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已甚事

四八

又曰君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君識得此路頭頭是莫斷了君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掇起來當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爇氣只彼他常：恁地抱得成

曾孫問問通自開通也無間於死生朱子曰君開通而死方是死得是死是剛在生也都足君不開通在生也做不是到死也不是吾儒只是要理會這道理生也是這理死也只是這理佛家百般費力要掃除這理教無了一生被這理攪問伊川說此一段及呂氏說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侯命是此意否曰這是兩項動容周旋中

禮這自聖人事關通不足以言之自與通而一了自無可得開行法以侯命是見得了定立恁地做問曾子易簣當時若差了這一着喚做開通不開通曰不論易簣與不易簣與不易簣只論他平日是不開通平日已是開通那時萬一有無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開通到那時也不到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

又曰忠是一起是實忠只是一箇真實自家心下道理與是真實事、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真實處副將去自家看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替置他便都不實不合道理看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實合小便小合人便大合

四九

字便字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合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

曾孫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己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朱子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理會此心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于頭焉狀是少做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去

又曰夜來說不遷怒不厭過且看不遷不厭是如何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此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厭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滿都是道理是其次第又曰顏子地位已高說見一不善不為這一善改時其餘是這一套消彌消了當那時消過進一善他聞一知十觸處皆通他竟得這一件過其餘若有千頭萬緒是這一善一齊打併掃蕩了又曰這工夫衆頭都在非礼勿視聽言動上面如今要緊只是箇分別是非消着分別教些子不今晚始得心中思慮靜起便消見得那箇是那箇非才去動作行事便見那箇是那

五十一

箇非應接朋友交遊便見那箇是那箇非看文字須便見那箇是那箇非日用之間若此等物消是分別教盡尾重尤見始得自家是非須先明諸心若只管恁地講定不分別少間一齊都淡做不好處去都不解知問是非本吾心固有萬物萬事是非之理莫不各具所以是非不明者只緣本心先蔽了曰固是若知得事物上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程先生所以說總明那說此自家心下合有許多道理事物上面各；也有許多道理無古今無先後只是一箇道理一念之初千事萬事究竟於此若能先明諸心看事物如何來只慮副將去如尺度如權衡設在

這裏看甚么物事來長短大小只稱量將去可使不差毫分分別精愈則處事愈當故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在這裏只是這箇^精一直是難

問過此幾非在戒者朱子曰這只是說循：勉：便自住不得使自不由自身已只是這箇困難過幾過得自要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只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只這道理理得便會分明又云看得道理透少間見聖賢言語句：是為自家身已該又云內外賓主只是如今多是不能守得這心譬如一間屋日月至焉者是一日一番入裏面來或一月一番入裏面來他心自不著這裡便

五十二

出去了若既說在內譬如自家自在自產裏作主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裏睡也在這裏三三三不違是時復又暫出外去便竟不是自家產便歸來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直是無人守得這心若能守這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某嘗說今學者別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消是理會得分明。又曰人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衰頹了又不然便是行有不慎於心氣便昏了若見得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卻不說怕不

作這氣自浩然

問禮認四端擴充之意云云朱子曰只要常：德地體認
居常：德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匪：都各撈投地

又曰操則存管則止程子以高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
而已如今做工夫都是這一事最要緊是主一無違底道理
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所謂旁理亦只是
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
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而
他照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插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
最緊要若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

五十二

事方要旁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
這箇去旁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

藍鄉問孟子說求放心後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
便是仁否朱子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
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清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
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
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
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又義自是如此意都不然只
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後已縱出了底依旧收將轉來如
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旧底已自過去

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洵將來日用之間
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止誠無而
幾善惡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而只是常存得這箇是
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
得善惡看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窮了如何認得善
惡

又曰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
令此心逆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
何會收得轉來自是新底水

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他知始得今人有箇心在這

五十三

裏只是不曾使他去許多道理少間過事做得一辺又不
知那一边只成私意皆不能盡道理及得此心者洞然先

明事：物：無有不合道理
藍鄉問盡心莫是在至地位存心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朱
子曰盡心也未說在至只是凡事使道理會教十分固足
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独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
存在這裏到存得然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然時始只在
這裏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朱子曰固是
居眼前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說是無只減少

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會要那未死便說到都解不好
底物事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
秀才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馬字又
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
去他處用其心不要人學馬字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
解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
管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
從古作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
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是做外去了只是要
得寡欲存這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反之反復也

五五

反復得這本心如不迷聲色不殖貨利只高要存此心規
誅焚之書一箇焚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
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朱子曰未說到事只終有意在上由便是欲
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高意於物不可面意於物
這說得不是純說高意便不得人好君子見塵間有碑軸
便酒要看別是菲好畫見畫軸便酒要議美惡這都是欲
這皆是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
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回思與其
將心在他上何以閉着眼睛坐得此心寧靜

問戒謹不勝恐懼不聞與謹獨雖不同若下工夫皆是敬
否朱子曰敬是常惺：法所謂靜中有箇動處只是常惺
惺在這裏靜不是睡昏了

朱子曰這箇太極是箇人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字在往今
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
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亘古亘今往來不方自交心
下洞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甚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
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扣却
只守得箇空蕩：底公更看橫渠初看有許多節扣却似
從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

五五

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
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卑所以長其長
惡孤弱所以知其初又是做工天處後而節：如此于時
係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此于者也其呂都次第又如此
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
而自言之便是各止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
曰然又問聖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修道
之謂教處因之今且酒淫昏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酒於
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便酒於講學上用功
二者而相趨適處得互相振出策去君龍德性常尊便德

地廣大便恁地充輝於謀季上洵更精森見靈洵更公曉
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洵好竟年未朋友於謀季上却
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
又曰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人心
大則自然不意迫如有福患之來亦未洵驚恐或有所獲
亦未有便欢喜在而子言君子人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
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小則文王之翼：皆為
好也

又曰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非礼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礼
是一箇物事礼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

五十六

便是箇主宰居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居不收歛一
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
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

用之間獲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
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洵有
箇覓處此二句以反說無物字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善然
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全未有箇動絃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
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
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也

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洵是常有箇主宰
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
問非礼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
已發只是放而無失所以高中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
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睡睡底靜中聞常有箇
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陽是動底物事
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
二陰之中在上則沒處去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
媚底事物在下則柔媚陰柔不能自主洵附於陽在中則
是附麗之義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

五十七

問心統性情統如何朱子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
渾然底物性是此有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
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目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
而情動且如仁義礼知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
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通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
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養與情性如何曰意也
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
才發出便喚做意橫取云志公而意私看自說得好志便
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主作意思意便有潛竊

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問精義入神一條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都不似橫渠較說得公明

問西銘朱子曰更濶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這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

五十八

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歸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能之者善便是公共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水向水

又曰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吾與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居不相似

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此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處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今就居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又曰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去終不肯力

又曰如今理會通理要識箇頭若識得箇頭上有象頭下有歸着看聖賢便的；若實句；而自家身已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多道理

五十九

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知、皆積而充之若火之始然衆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語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人惠；教人只在這處子又云見說母不敢便定；若無不收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若思無邪始得如說足容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語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无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礼勿視聽言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眼耳口身心不曾教自家視非礼聽非礼言非礼動非礼視聽言動非

禮便不是理

朱子語黃啟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洵是自家自奮
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洵是使勇猛果決
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
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東記陽剛陰柔陰柔
是極不好

語歌之曰敬之意氣甚弱只是不見得道理分明且說請
孟子請了依舊是這箇人便是不曾得他裏面意思孟子
自是孟子自家身已是自家身已請書看道理也須着些
氣力打撲精神看教分明透徹方於身上有功看公如今

六十一

只恁地慢：要進又不敢進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
觸了手相似若恁地看文字終不見得道理終不濟事徒
費了時先酒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騎做得去看何如只管
怕箇甚麼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他合下也有
許多義理自家合下也有許多義理他做得自家也做得
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禍福直是不怕
直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
朱子曰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若只恁地逐
段看依前不濟事這大底道理如騰淵底基址洵是開墾
得這箇地方且築造安排有箇政處見得大底道理方有

王那安頓處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知君臣父子凡
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攬在這裏洵是理會了體認教
一一周足略欠缺此子不得洵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洵
是大作規模淵闊其基廣闊其地少間到近處即看近處
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通道理裏面轉喚教
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向下床也在上面向晚衣服也上面
更無些子空闊處充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
草不要看他繡得好洵看他下針處如人罵子好不要看
他罵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問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

六十二

歸去理會朱子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
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
這道理又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實事
政和有害同待坐朱子曰這下人全不讀書更說通教他
請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也洵若請始得
又不是大段真幾了不能得他請只問人借將手讀也得
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同在身已上
既做秀才未說通要他會理甚麼高深道理也洵知得古
聖賢所以出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
體是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事都

全不識如何做士人，洎是識得許多，方或得箇人。又云：向未入讀書為科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諳而赴科舉，又末之末者，居以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實空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居依古聖賢所教，做去雖極奮戰，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汚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又云：如今人也，洎先立箇志趣，始得還當自家要做甚麼人，是要做聖賢，是只箇做箇人，天教自家做人，關時也。洎思量著聖賢，還是元與自家一般，是有兩般天地。支付許多與人，不狃學於聖賢，而薄於自家，是有這四端。是無這四端，只管在塵俗裏來，還曾見端頭面，還不曾見

六十二

四端頭面，且自去看最難，就是意趣卑下，都不見上面許多道理。又云：如說學而時習之，公且自看平日是曾去學不曾去學，曾去習不曾去習，學是學箇甚麼，習是習箇甚麼，曾有說意思無有說意思。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朱子曰：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如橋種相似，洎是實有種子，在下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如孝弟洎實是孝弟，方是那孝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竟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竟得不同。立其誠：依旧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

得到居業是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竟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強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德終始不易，若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而前，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義肯之義。又曰：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六十三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曰：說只恁地說，洎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不恁地。截然而方：正、洎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問，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須略略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值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看某講學，所以與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回不濟事。若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又曰：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

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指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事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朱子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然不用工夫聰明睿智如何不由教出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統不專靜則奸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高聽亂色說說之谷交敵而莫辨何以高明睿智皆出於心：既無主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酒於日用間體認是

六十四

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便是敬有些子計較有些子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敬以直內要得無些子偏邪又與文振說平日酒後投精神莫令闕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用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

以上葉賀孫錄

按賀孫所錄在字交以後九錄中與他家同錄有年可考者別載事錄者畧類於此朱子進德之實於是錄尤顯明詳悉可考其曰收得此心截然在這裏此居敬之旨也其曰知所止便見得事：決定是如此：守理之旨也其曰收拾得此心在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

晚即居敬方理合一之旨也其曰雖存得心在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此見得天地本生生、之德滿眸子惻隱之心也其曰心無所係仁者不憂也其曰端的知得知者不惑也直是不怕勇者不惧也至於操存熟了將這箇去守理自是分明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蓋自與湖南書中是以敬立於四毫此而發用二十餘年工夫方得到此是以敬立於四毫無私欲胸中洞然義形於外截然方：止：微表微裏都是道理用之不穷此朱子六十二歲理會得這些子之進境也學者請是錄而心體之從收斂身心方究道

六十五

理實：做去則身心隨在有整肅處道理即隨在有歸宿處終日志氣精神性：定：惺：了：常作主宰而議論克治只在這裏有事實於是錄得律梁馮况朱子教人讀書方理只在自家自己身上不在文字上以此推之不向外面尋討諄：向裏如是而讀者猶以向外疑之望其然哉

曾與宗問如何是明：德朱子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

又云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未看未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遠來既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守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兩惻隱羞惡便是仁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人能冬溫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孝父令本似孝孔子却以不孝與其得罪於鄰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義這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大故分別得出方不昧如齊宣王見牛殺蘇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

六六

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與甲兵危士臣處便敢快意而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愛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恁地做去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能安能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
曾又問致知格物朱子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非是此心之智若能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物皆不

出此四箇道理其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抵出來抽拔長

葉
黃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朱子曰人之為事必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汎然而無主悠々終日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猶敬動也猶敬坐也猶敬肉刻去他不得

朱子問公每謂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持使暴夫曰此乃是持其志者心之所向持志

六十七

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捉教定當喜怒哀樂時也酒喜怒哀樂時也酒哀樂當教定後莫化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居不當喜怒怒而喜怒與喜怒之過不當哀樂而哀樂與哀樂之過分者皆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踐粗也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這被他引去朱子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忽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復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弱人與強人相爭一般要得勝他亦是將養教力此後自後可

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
孟子所以謂舍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怒好樂
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來正一箇
心又曰見得微處微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却是見得實
方是見得誠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
實

以上黃卓孫錄卓孫不記年而語中多紀與賀孫同
錄故附於卒後

卓孫云惟定則明又云知其理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
移易二說相需甚有意味若欲持志工夫只是把捉教

六十八

定高教定洵於此下手不可放鬆

我問此存得此心便是仁朱子曰且要存得此心不高私
欲所勝過事每看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洵要緊守
着看常得此心處事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之中都
是不能存其心此心不靜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
知聽或問其在於敵否曰敵非別是一事常要醒此心便
是人每日鶴、笑、過了心都不會收拾在得裏面又曰
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
有涵多般洵得是非詳進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
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錄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

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
生物所以說仁為春

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是氣稟私欲所累朱子曰是私道
兩箇阻障了所以知識不明見得道理不分曉聖人將格
物致知教學者是只要教你理會這箇道理便不措一事
上肯有一箇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得
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
得這言語中有一箇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得熟只見
理而不見聖人言語不然只是吳行都顛倒錯亂了且如
漢高帝做事亦有合理處如寬仁大度約法三章豈不是

六十九

合理處甚多功諸將慢罵待他都無礼教所以今日一
人叛明日一人叛至於愛惡甚人子如此全錯更無此
子道理前後恰似兩人此只是不曾真箇見得道理合如
此做中理底是他天資高明偶然合得不中理處多亦無
足性只此一端推了古今人物都只是如此所以聖人教
學者理會通理要他真箇見得了方能做得件、合通理
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遇事時把捉教心是心子細體
認逆旋雖將去不要放過積累工夫日久自然見這通理
分曉使處事不措此與偶合者天淵不同問去私欲氣稟
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進去居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無此

理亦不消得事洵是當時子細思量認得道理分明自然
勝得他次第這便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只
空理而上又問各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即曰氣
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所欲無急
舉此一端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
只這欲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現得理會分明便勝得
他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
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誠毫委
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要只是要見得道

六十一

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蹟處不是
與是紛亂時總是德與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
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久凡一事事固不可避
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道退時且道退無
時了了不要攪攪九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
是不奈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
自有箇理或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不干別人
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性不要改倒覓得物欲
未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酒是自去理會居說把持不
得勝他不去是白壞了更說甚為處由已由人乎哉又

曰把心不定善惡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懷好樂乃
在我之事可以強勉不做如憂患恐懼乃是外面來底不
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洵是自家有箇道理措
置得下恐惶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
管累其本心也不消得事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
在前了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怡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
理分明自然無此患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格物究一箇
道理自此以上誠意正心皆連上去

六十一

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忍為別思量勿引將去皆自是
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洵是自把捉不被他引
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語末云而仁由已而由人
乎哉不是自家做又如何得明把捉之說固是自用着力
又以括括無滋味早急不易着力洵平日多讀書講明義
理以誣養灌培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然方見得力
處約而言之論孟固當讀之經亦當讀史書不可不讀謀
究得多便自然熟但始初洵大段着力若究理會教道理
通徹不過一二番雅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難乎
可以觸類而張孟子曰天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所以君子

熟者只是要得此心與義理相親。義理與自家相近則非理之事自然相遠。思慮多走作亦只是不熟。後自無

以上周明作錄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本。朱子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也。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不見。若謂雲霧去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石為水也。

又曰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近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七十二

此二段吳雉錄不記。年固周明作所問雉錄之自與明作同時。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此一語的是。儒佛之辨不可不深思而得之。讀書以大本原大綱目為主。即理會事物解釋文義亦自大本原而旁究之。非外也。即明作所紀而潛玩之。朱子是時。互心互見。理明死生在前。元不動心。其應事也只見理而不見好樂憂患。其讀書也只見理而不見文字語言。此固一心凝然。萬理明淨之候。所謂至善所謂太極。即渾全於身中心也。既洵自把捉。又滯多讀書明義理。以誣養堂他家略於旁。理專於守心者可比。玆

朱子曰自家既有此心身。元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來力量。方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

問應事心便去了。朱子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吳志先問在氣如何存。朱子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說欲得此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清。不特平日時清。若存得此心雖歇得此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亦七撈八摸。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

以上甘節錄

七十三

理會得主宰是要緊工夫。只應事時便別。灑歷二十餘

年方體驗得心在此應事二句之妙。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大槩以理為主。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元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來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然聚成。天子統攝天地自倚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間。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

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闕便不能相通聖賢通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通傳聖賢之心便是自荷這物象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蓬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護焉之人家子孫自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舉高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祭

朱子問近來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美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來與看數日朱子曰遺書發明通語多

六五

有只載在入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齋成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事此句教人去思量朱子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成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來齋成便會靈聖不齋成我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成三日齋用叔器曰齋成只是敬曰罔是敬但齋較謹於成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整揚之謂成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整揚也無了

朱子曰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

不知是這般有度、昔有只是尋時先後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它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事都恁地

又曰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便去下工夫不要致驛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

又曰澗是步、理會坐如口便澗要常、如口立如齋便須要常、如齋

朱子問叔龍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獨子樂處朱

六五

子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能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書冥無厭之際去何處討自這樂處將次思量成病而今一部論語說得恁地分明自不用思量只要著實去用二前日所說人心道心便只是這兩事只去臨時思量那箇是道人心那箇是道心便廟子也只是使人心聽命於道心不被人心勝了道心今便澗是常、揀擇教精使道心常常在裏面如箇主人人心只如客樣常、如此無間斷便能允執厥中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拽將轉來方得

以上黃義剛錄

亞夫問克已復禮朱子曰克已者不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若克去已私而安插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有父子之禮君臣有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方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

七十六

亞夫問君處恭一章朱子曰這箇道理酒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

或問仁朱子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洵知通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通得生却是快破了我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是春是利貞是利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歟朱子曰其氣已散收歟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歟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而生氣也

朱子曰諸公固皆有志於學然持敬工夫大段欠在若不知此何以高進學之本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切要和之間不知敬如何持曰只要收致此心莫令走失便是今人精神自不曾定讀書安得精專九看山看水風驚草動此心便自走失視聽便自眩惑此何以高學諸公切宜克此

廖晉卿請讀何書朱子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可好商量讀書謹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得有意思却好讀書

七十七

陳希周請問讀書修學之門朱子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

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君官有君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過圓方處方小

處小大處大只是一箇水耳

早拜朔朱子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以見亦未能起詣不滿人意為學固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這言語說若無存養低說得明白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元說得明乎要問發情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在并歲月可惜也是日間時緊看詩外別看何書時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上面做下來自下面

做上者便是就事上致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現事物見其真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洵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尔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蓋若行之謝翺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李曰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閣高旅不行后不首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坐養這此子善端耳曰若着費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便不看此說某不欲說於人都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如程門中存定

七十八

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曰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道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處若般私欲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曰云釋氏有豁然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高却更趨倒踏凡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見漸淡去

了何嘗倚靠得時奉云早上先生云諸生工夫不甚起語不知如何使得起語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去自會起語如今學者考理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竟辛苦不能向前洵是後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焉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中看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高却顛倒錯謬全於所知者相反只是不會在源頭上用功故也時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寔故行得無力又云此心虛明高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

七十九

道耳又云本頭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開洩知道大本看主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問人待師席今將苦遠望賜一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朱子曰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旁理洵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書專看親切處其他疑難都未檢考

以上滿時奉錄

按黃滿兩家錄正是治身心要訣讀書旁理者實處早拜朔一段說得前十數段會做工夫大本推之達道先務收斂身心自此實一旁理見得這箇道理步踏看

非如他家只收斂身心不去方理以致漸淡去總業不得也。曾孫疑擬擬精神看義理分明亦即此旨。蓋朱子是時一性之內真是道之全體渾然充足故其教人親切語直從自家親切處流露出來隨所問而答之非潛心玩味豈能識其真諦哉。

朱子曰嘗及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先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諸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

此吳棫錄

朱子曰曾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

間出官者九六十餘人州郡稍添許多條給養無以支答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害今所以已有一二州郡創了緣宗室請受浩瀚直是孤遺多

才鄉間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朱子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君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靡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首肯慈仁都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照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

初陵中國後來都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朱子曰說天子之喪自太子率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凶服訃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為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為其君三年之服蓋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為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服為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為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為天子諸侯有土

者服三年之喪為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遠官之長杖違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軍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凌於君者九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鄭漢補之問賊盜朱子曰只是處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禁自准閭防如保頭等易得扶勢為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賊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

教習諸軍子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五
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實賞其不及者而在只
管稅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
及上等者亦多後多而判以關頭其有老弱不能者至是
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剽劫通問轉充富
初教兵甚善朱子曰公道歸公安法如何又云判陝西
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僕智高反亦是輕可成
事何故恁地費力

朱子曰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灼多都有箇
措置每聽詞收集屬官都未列位於廳上多少均公之各

十三

自判去判着判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
有可疑等事便由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
何會理此非獨高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原是
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
漳州堂憲送下狀如而初亦無隨手斷幾件後竟多了恐
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所上分了頭項送下
訟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厨
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所兩邊說慢住令
逐項叙來歷末後撰判俟食時即就那厨辨數味飲食同
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聞是得幾箇來自去做

文章都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而畫探子云某官今承受
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
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事照計幾項逐
項次第隔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回甚麼事事起則官一家
如何未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
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審訊
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審訊至盡一馬出後面却點對
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儘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
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進人便進人若
不滿進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

十三

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塵滯揚通老
云天下事体固是說適當從眾頭理會來也消是從下面
細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
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着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此事
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連陽民戶訟這箇
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堂能及防如
齊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
在戾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
有可以白 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過事上簿逐事要
了始得某馬子一日詞訟一日看到合是第九日亦是詞

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打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澗是令自家常開吏胥常忙方得看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題不見吏胥便來作樂做官澗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對自有限日如初開是本州磨篋司便自有十日限都交通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看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許滿其所徵方與呈州初過磨篋司使一番就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就到停所發回呈州覆吏人又要我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

四

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即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不使裏底虛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開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篋司及審計司限滿到日都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西吏後來却每一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遲延縣通知得限度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掇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過吏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只要一日走盡更不面未處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是得限期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到

劉五我世傳之又曰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更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簿朝廷詔令事都如此無紀綱人人玩死可慮又曰前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約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後下一保明說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由去某當時看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判西行李配將去

五

朱子曰呂興叔欲奏五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都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兼通諸經所說舉處某看來舉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高試詳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得則令所屬長官舉詳所屬長官舉詳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及識得天下官之否賢定是了不得這事從遠期今士人習爲時文應奉如此洵當有逼箇轉處否

朱子曰某時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若如此學在上者也若如此學在上者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看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酒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語宰相只須說教語戒諭如做足笑又云表奏之文下說其上也誥勅之文上說其下也朱子曰酒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尚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看科舉時文

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粟祿教他做也酒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朱子曰真正老成士人多不得大學就試大學錄此多不得人某與子直書曾云吾怕人都來赴大學潛思量士人所以都要來做甚麼皆是秀才皆非有古人教養之實而仕進之途如此其易正試既優又有合送恩教學校之諸州或五六百人解送一人何其不平至於此自是做得病痛如此不就這處醫治却只去理會其末今要好且明降指極自令人學並不許以恩例為免大學既無非望之恩又於

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人自安鄉里何苦都要入大學不整理更說甚

朱子曰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師六邊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辛棄疾胸暗曉兵事云兵老弱不法可慮向在湖南收茶魁令執領揀人要一可當十者押得來便看不得盡是老弱問何故如此云只揀得如此閉有稍壯者諸處措事去州郡兵既弱皆以大軍可恃又如此為今之計大段著揀汰但所汰者又未有損處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之勢只緣人調發極難元顏要犯江南整一兩年方調

發得裝級中雖是號令簡無此間許多周遮但彼中人統逼迫得太急亦易變所以調發甚難只有沿淮有許多捍禦之兵為吾之計莫若分幾軍趨關陝他無擁兵於關陝又分幾軍向西京他無擁兵於西京又分幾軍望淮他無擁兵於淮北其他去處元空弱又使海道兵倚海上他又看擁兵捍海上吾密揀精銳馬在此度其勢力既分於是來其稍弱處一直收山東人首尾相應不及再調發來添助彼卒未聚而吾已據山東既據山東中原及燕京自不消得大段用力蓋猶統萃於山東而勢已截成兩段去又先下明詔使中原豪傑自為響應是時魏公答以

某只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蔡云今兵政如此終當如何朱子曰洵有道理蔡曰莫善改更法制曰這如何得如同父云將今法制重新洗換一番方好某看未看便使換得并收其曰民皆為兵若無人統率之其為亂道一也然則如之何曰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這裡易只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

朱子曰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熟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既膏慶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粒法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

是無名額外錢洵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都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而人居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如何得得好這洵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復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洵更見得事休可畏慶不知名園麗園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策致以供之上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朱子嘗歎州縣官碌碌民無所告訴兼民情難知耳目難得其人看來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規之君是見

得分明決斷時豈可使有毫髮不盡又歎云民情難知如此只是將甚麼人為耳目之寄

朱子曰今做官人那箇不說道先著數吏少間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又曰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章孰坐卷對之時啣刺郎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洵有箇案子今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啣刺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初之語

君有一案猶使大臣略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要著在殿下邊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看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還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各道巡泛一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應所以見高出利害只就是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君更有

甚高重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
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為事只緣皆各家
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遲轉耳那得事了古
者人居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遵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
二日為幾如今屢臣進退對噴利而退人主可謂甚速古
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
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
入朝這爾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
方為計而後敢說且不是甚麼搜括之朝所載對案
畫初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諸想看如今言事者雖所

言皆是亦只類諸想

又曰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
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
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酒用去御前畫音
下殿前司然後可發看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
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使子立得
事扶得個今幸無意外之變君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
未得而到之事今人多看之宋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
在人定人推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
得如何氣貌是如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

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如何地如今有志能擔當
大事人亦須有平瀾廣大之意始得致到云若做不得只
結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
自身道理雖懂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覆自若奈
何如着康孝忠愍死於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
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死相援引兵而
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
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殺者

又曰古之戰也兩軍相對甚有禮有饋惠焉有飲酌焉不
似後世便只是爛殺將去劉猗燭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

地而後生當時 騎大擁而至凡十餘萬諸將會議以為
固知不能當然急渡江則朝廷兵守已自成矣死不可渡
兼攜持老幼 騎已迫死而所追其勢終歸於死若而下
皆死不若固守度幾可生遂開城門而守 人至劉猗
先遣人約他某日戰 人謂其敢與我約戰大怒至日
騎壓於城外時正暑月劉猗分部下兵五千而五隊先備
暑藥飯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
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如此數次其兜牟與甲尚可容
手則未發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
飯稍定與暑藥逐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軍上

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進出迭入 遂大敗緣
人衆多其主無能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奔直
入人叢揪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執到即壓斃騎殺死甚
衆况當衆止斃甲者如火流汗喘息燭悶而吾軍迭出飽
斃清涼而傷困者即扶歸就棄詢獲遂以至寡敵至衆
人大敗方有怯中國之心遂從和議前此皆未肯真箇要
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機不遂進
亞夫問漢議朱子曰歐公說不是歸公曾公亮和之溫公
王珪議是免獲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
於漢王一邊孔教太薄固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

六十三

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
相對坐其子來與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與所生父為父
這自是道理不可試生仁宗於是此亦生漢王於此使美
宗過焉終不成都要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
神不可考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量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
宗有語云朕皇兄漢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
當只以高據足矣亞夫問古礼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
已壞了孟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礼兄弟不得相入廟
乃立定陶王孟子行也礼光以尚書監廣饒之兄王爭之
不獲當時漢廟之事都是不爭好：請古礼見得古人意

思為人後之子其義甚詳

以上素質孫錄

黃仁鄉將幸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
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州時庶說猶均得
朱子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閒尋得這說去防那一
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
未盡洵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
裏十錢而人便洵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
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退而却不知
別那如何照單竟疑名曰多後德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

九十三

底便約未有地底便約納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
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擾又曰三十年一番經
界方好又曰元換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
兩紙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
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公世業其職志單
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
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考
才又曰林燕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
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
朱子曰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後在京西括民

冒獲官司請許多獲令民四口冒一五口則冒二其後民怨幾殺之吳竟而然免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指摘其失以爲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通竟不曾始復元豐之政也

以上黃義剛錄

朱子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古者剝削之法本朝皆倍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徐揚江鄂之兵止謂展宣撫兵某入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

九四

此甘節錄

朱子在漳州時教射及寺同官擬期限日過呈又如論變科目理經學少翻作教彙疾論兵均太學增州黜除熟名歸正賦大臣復各論政逐事區處施行仰恭陛下剋判諸前輩等說是當日面心政事更可行者所謂全體大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也君陛下亦有一二善政可法焉能如此廣大詳盡哉且其虛心景行前輩誠意允今後學知所踴躍陛下則俯視一切無此謙冲懷抱矣

朱子聖學考卷九

賈應求澤溪止泉氏輯

甲寅朱子乞修三禮劄子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遺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同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卻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恃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

率用耳學聽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不經之下其列注疏諸儒之說或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馮久之未成會衆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其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閣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踰迤空閣官屋教問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

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給局日量支稿費別無推思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章甚天下幸甚

是時朱子在朝上此劄子旋即去國後來肯許多工天編成通解一書喪祭二禮以家禮與通解參酌以為式講求服習者有儀以習其升降進退拜揖之節有物以達其尊敬孝愛遜讓之忱又有義以講明天理人心性情中和之體用學之草莽推之大是禹舜世定規也

所難者朱子教人學禮真誠之意不輕傳耳必得人如黃勉齋陳安卿兩先生者或為鄉大夫或為鄉先生無起士民禮讓之真心扶持士民禮讓之醇俗庶不失朱子苦心也夫

甲寅十一月朱子過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為諸生講說其大畧云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相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故信字更不須說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之可見及其發而為

用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所謂情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畧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時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通同流於四者之中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中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罕冗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

處矣又曰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有序指粗巨細無有或遺或練尊德性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學者要當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黑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尤不可以不戒

仁義禮智之性愛於天而其於心此天地生人之理至精至粹者也自孔子言仁聖門學者皆知求人而義禮

智或專言或聯及性之理始類至孟子言君子所性仁
義禮智根於心分別性情如指諸掌至周子言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爲程子言性中只有仁
義禮智四者夫然後仁義禮智之性發明條暢然其義
旨深藏學者循有不能解晰體認者至朱子出研窮性
訓几教十年其於仁義禮智之性存之固養之熟統之
於心驗之行推之於家國天下且見得體用一原麴微
無間無事不有無事不然故既取聖賢之書章解而句
晰之又日以此理引進後學反復開示其受之者有所
師承而傳之者無所流弊矣無如象^五以佛老之似亂

孔孟之真但以知覺心意便認作性朱子於其議論不
合處大聲疾呼攻其迷惑而卒不能使之悟及其既
沒江西學子承其緒說煇其餘焰粹率聰明篤實之士
陷溺其中所以闡明心性之德示人以知所及求之
實更極力說破空虛曠蕩之病使人不致於迷惑而不
悟是以朱子聖學之純一無如此篇而開聖道息和說
之嚴峻亦無如此篇也程王兩家亦稱前朝勤學之士
乃藉此篇而不知悟則其陷溺之深如珠之沉於淵鏡
之蝕其尤而絕無醒悟之機以朱子此篇之委曲詳盡
而不能動其機豈非學術人心之大不幸哉

朱子滄洲精舍論學者云老蘇自言初學爲文時取論語
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
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觀其外而駭然以驚又
其久也論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
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
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身覺其來之若
矣子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
功如此故其所說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
是如此其答李翱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
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用已事却用了許

多歲月肯了許多精神其可惜也今人要說學道乃是天
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費着力蓋未有能用句
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其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
會做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會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
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
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及求諸己其實見得真實行得
耶如所求師徒肯脚力不如歸家社門依老蘇法以二三
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
張諸書分明旁曉處及後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
索着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待而訂其誤誤

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論學者云古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且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奮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洵反覆思量究竟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遠邁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按精合成於甲寅十二月如存養玩索行履聖賢所說無一事不是實語此朱子以穩步正路明示學者能遵

而行之有所見有所待方信字、是實也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洵是靜坐方能收斂

此段蕭佐錄

朱子訓誥曰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玩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仲方主張先己之說只是治己還曾如此自治否仁之為器重為道遠幾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任是大事大重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係如臨父母曹子所謂教、

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象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洵覺識見只管進純語言只管長編方是自家進處孫起謝云先生故論深中膏肓如百芒刺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孫雖不敏請事斯語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

此段吳琮錄

或問人之生稟乎天之理以為性其氣清則為知覺而心又不可以知覺言當如何朱子曰難說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不可太

說開成兩箇當熟玩而熟識其主宰之意可也

此段竹高錄

朱子訓誥曰若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洵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或問人誦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運身自無著處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此段廖謙錄

朱子曰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行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洵是靜坐

又曰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而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放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

此二段兼蓋細錄

按此六段句：切實精神不定不立志不識主宰何以為學尤當警省者玩三魂七魄不知下落一段點驗自家魂魄只是隨物流轉豈不與禽獸一般急：叔欽向身心中莫存體察玩本心之知一段識得自家本心之知原是全體通明最不可為物遮蔽決宜向裏深入理會如此用功方能點識主宰而存養之不負朱子教人一片婆心也可不熟玩哉

朱子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云素病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初置所費財力以巨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謀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酋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陸差事權並在襄陽焉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為捍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預設軍馬惟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此軍近在目前行移狀疾察探精者事權專一種：利便今乃遣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自有大軍萬教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

紀律之疎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教羈縻相扇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詰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初置此軍一宗本未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教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額其陸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今刑部劄制帥司每歲十月間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覽察有無圖額虛奏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朱子奏教授措置置蕪麓書院除云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後

置蕪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課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初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感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此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劄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寄顧恨庸鄙非充奉承到官兩月又因簿書未能一從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慶四

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木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參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膠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令千人排備盛舍几案床榻之屬並帖錢糧官於本州瞻學科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洵至行道

朱子祧廟議狀云准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今侍從兩省臺諫直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素今竊詳詳議其說雖多而概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

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天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主之西夾室也故响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响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天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一也至於裕享則又欲設陛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致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裕

之時群廟之主裕於太廟四廟之主裕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而廟威靈常若相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停徨踟躕不知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

追尊帝號之心而然推之則知太祖今日之靈於此必有所不思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祖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武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養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下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養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

之所以必為此說也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倍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未封於仰而不當已相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遠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且豈計其功德之小大爾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至而百世不遷以社稷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祇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始以禮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倍祖擬周之后稷而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為世翼祖

三

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據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倍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

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制則述神宗之制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終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倍祖以東向者思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餉者也思者太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誠思以快天下臣子之餉孰若誠義伸思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誌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誌之祭常少亦中情改畫於此有感焉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祫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

三

通不若還倍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若而無事也燕孤遜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遠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

素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為君臣使同父子各為一世而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為禮之正法若今日先行廟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為一世而太廟增為九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未失也故素狀中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詳考自倍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為

第三世尚在四時四榜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年
遺翼祖例且遺宣祖然後為得乃不祭此而欲一旦無故
并遷僖宣二祖又強折太祖太宗各為一世既與哲徽欽
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遑不及今又
九退不及古之七元為幸終無所據依改使意說迂闊多
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並遷二祖折一為二之失亦合
速行改正且遺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復為一世以足九世
之數伏乞詳察

意既為此議綾綺投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太祖
而上有僖响翼宣尤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

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
也或難以傳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
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艾無根醴泉無源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
無功業故朝廷後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意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同至論此事
則深服之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
固有素約而今者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
於祖考亦忘避遊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民無得
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

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芽鑿
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帝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
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
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詳察

朱子行政一循舊制之善者初無功自己出之意飛虎
軍尊幸制微麓書院遵刻制不祧僖祖遵太祖制與程
子之言以大公之心酌其一定不可易者行之則國家
廢墜可次第修舉矣

朱子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
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

經藝為急先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
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
是則初謀之官所宜遠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
為過矣蓋臣天資至愚極陋難嘗挾策請書妄以求聖賢
之道昔而行之不力充矣無聞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
講也其何以當權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
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仁義禮
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
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
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

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
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其而
言則往之所當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
學之道莫先於窮禮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恭敬而持志此
不為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且之理為父子
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
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
大以至於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
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

六

以莫先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
古至今不可移者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
無不可為天下不為之大法其餘則嘲之者為君子而吉
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任四海而可以為法
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以繁然之跡必
然之教蓋莫不其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
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
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
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愈多而務廣往未啟其端而遽
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難後終日

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有奔趨迫逐而無從
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當久不厭以異於彼之
急忽間斷而無所成者或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
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
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
清淡泊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
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
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當為一身之主以提萬
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
揚以徇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難其俯仰顧

七

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沈能反復聖言參考
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
謂此也誠能嚴恭肅畏當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
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恭敬持志所以
為讀書之本也此教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
試之效竊意聖賢後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帝
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無以易之特以近年
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直學必排

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浴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
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
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奈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
和國如高宗興宸撥亂如同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
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強盲聾扶曳疲憊以活近侍之利而為盛世之羞哉予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取進止

文

此篇朱子示人君學治道理工夫只是將自己平日用
功曲折甘苦歷歷寫出諸者不可草誦說試深思之
存心能整齊否讀書能專一否於經文中能見^道誠已法^或
戒否於倫物中能實見切已道理否就四項添一體驗
乃知不啻甯理讀書然身在教果而牆中不啻循序居
敬終身在奔馳馳騁中不不禁悚然通身汗下有息
閉戶理頭循此四項切要指示之語做得三五年工夫
方可與諸學業以此為典型以此為宗王以此為神明
自脚下起至於一夕尚存未死之前無他法也守此中
已

十月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年譜云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教百間欲徙居之諫臣黃
度將論近習選以特批選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
事其畧曰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臣恐上
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不當興此大役亦恐
畿甸百姓飢餓流離怨望念切以生他變太上皇帝未
有也見之期壽皇在瑯琊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尤之年孰然憂若晨昏之養
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遠安使又壽康定省之禮
所宜下詔自青類日結往顧乃遠抱舒緩無異尋常泛

九

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徒儉禮實無必
求見我之心其深開固拒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
當嚴今進退率執移步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非為治
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
能盡允於公議至禱宮之卜偏聽臺史謬妄之言但欲
於祐思諸陵之旁構那夏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
魄安寧之慮又不為社稷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
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葺之間草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
皇帝之心而遠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

奉而盡兩宮景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臣願
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預詔近屬專行之賢使之先
入然後隨入望見太上皇帝則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
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愈怒之情亦且雲消
霧散而欣然沃浴矣此二事也若天朝廷統綱臣天嗣
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凡號令之張弛人才之進退
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徇己見此三事也若
夫山陵之下亦望先窆七月之期次點墨史之說別求
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
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

三

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此四事是當日新政大槩朱子痛切之寧宗不知前席
請教皆求治不誠羣小蒙蔽之故是以私欲橫行天
理日就消亡也

閏月戊午朔論次講章以進

年譜云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
拜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朱子講及教次復編次
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言
中書請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曰復卷進德
劄子朱子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納常得賢者輔導

天下有聖矣 庚申癸講李雨晚講

朱子大學講章發明君德其勤率宗務奮自強之心無

如一暴十寒卒為庸主惜哉

朱子甲寅乞進德劄子曰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
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
之天地之大無不生有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
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
有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
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

三

子蓋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
堯舜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復此位當此責而無
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
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之能執善而固執能死已而復禮
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
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曾雖若不及而其反之至則
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
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
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採稽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
家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

撥事之本制世御依號施今之要亦或有未能無待於
諸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
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
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教召大臣切勵治道俾陳今日要
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
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其人材之短長庶幾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
決論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振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
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世則是反之至而克齊湯武之
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

三三

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
徒以趨召之教冒昧而承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
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春過之厚循欲少息滯史以俟陛
下聖志之立聖學之誠決知異日嘉言相說不能後亂果
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而臣主俱榮矣願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
在陛下為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賦、私恨無窮
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
委得遂其所願則雖多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
惓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此篇在結召諸諸無逸立政之後接同召兩聖人之
心傳與經並行天壤矣至今反復熟讀立本求賢治
安民之道無一不具其狀懸肝腸胎前萬世而寧不
為感動豈非未運之否哉

丙戌詔除齊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湖北安撫辭

年譜云是日晚朱子請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遲
即降詔批除官觀趙汝愚持鑰到尤祖陳傅良皆
爭留之不可有旨除齊文閣待制與州群差遣遵行道
除知江陵府辭初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
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聞之惕然以為憂因辭免職

三三

名已微高其意又進對再三而陳之又教以手書遣生
徒蔡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丞相方
謂其易制所依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棘苟安
無後慮慮朱子獨懷忠憤曰講學秦桧極言之侂胄大
怒除與其黨謀去之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善間之
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
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益張衣冠之禍蓋始此云
朱子任湖南善政不勝載理軍政興學校用人有其最
大者任經筵盡職事亦不勝載疏批廟奏四事論講章
益侂胄其最大者至於奏對劄子進德劄子其陳善言

難之心直以商高宗周宣王望寧宗矣乃擗而不用自
速者德自此禍垂秦亂國紀再傳而亡哀哉

朱子曰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
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
而亡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
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
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心盛景嘗謂若
此差徐和衷得未

朱子曰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厭已和子厚亦說得
是曾子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

三四

不掉之勢成同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同之勢
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東西同分治故王但寄於西周公
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與者大帥朱子之意以為封建井
田皆易得致弊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實亦浩翰恐事大力小兼不得
人亦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衆之將可
用張仲云向來靖康之變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
罪亦是闊遠難守朱子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闊遠之故
稍縮令狹却易修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長沙米倉酒庫
自在城外萬一修得城先財物盡在城外不使只當移倉

處不當修城曰此是秀才泳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
自當修又云初益公任內只料用錢七萬今執瓦之費已
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

蘇

玩此三段知朱子行政在大綱細處轉移師古法必通
今制非若後儒拘執也

以相朱子答陳才卿云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
以為善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
檢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
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

三五

也

按陳才卿集此書係朱子答才卿一和四月十八日拜
朱先生書也才卿書所云存養省察之意不能自己等
語最精最切近可為後學進修門徑故朱子答之如此
此時朱子涵養德性至純至熟不求而得不操而存亦
已久矣格致亦只是一本貫通與涵養一致象山以為
道問學陽明以為向外非惟不知朱子而其空虛外義
之弊不益勝然已哉

朱子答陳最之云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
但其中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

孔門未嘗修言至孟子而始修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
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有其孟子時異端蠢起往
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
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然不足以曉天
下於是別而言之眾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
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有條理自有間架不
是儼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統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
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
朝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
間象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

五六

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折而為四以示學者使
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
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
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
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
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
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
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是
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証也故孟子
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未言

性善亦避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
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依閑鍵蓋仁仁也而
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成循春夏秋冬雖為
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
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
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而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
義者仁之新制智者仁之分別循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
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

三五

則春之藏也包四而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
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
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有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
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
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
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而
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
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
元氣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

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昭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朱子答林德久云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軍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及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玩答林書所云即指答陳書自在也

朱子註孟子教人於四端擴充孟子或問又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二義涵養者教人擴充四端者教人由情知性也教人不可只在發處用功者教人先立致立

本則有以存心若待其發而後察；而後存未發時無所用功則工夫之不及者多此朱子與南軒先生存心言之也此篇於四德四端及復詳言如此精審者蓋主敬立本是補小學第一着工夫若不由情知性依舊是無心之粹無寸之尺必墮於空虛如陸氏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任意爭張必陷於茫昧如俗儒之學不細心體驗性情所以止了文意故極力發明耳性是太極以下原孟子明性善之旨也蓋四端之未發以下原性中本有四德故有四端也然四端之未發以下正教人就發處驗得由情知性也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

分曉以下言仁義統禮智也仁義雖對立以下言仁包四者也仁包四端而智若四端之末以下言智能成始成終、則有始也必如是歷、用功方有以存心主不而心之肅然主敬者就是天理存在此處存養在此處發隨時隨地無非用功處則知二義實相涵而不相礙矣嗚呼朱子之示人至矣哉不知四德條理由情知性已大不可不知對立關鍵仁包四者智能終始之旨則然散漫無紀本原不定也若夫執一草一木亦有理之說謂性情與草木平鋪用功者豈足與言朱子聖學哉朱子答林德久云彭書荷留意此公之去深為可惜所論

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合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窮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講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浹貫通正欲速不得也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說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它說得

熟致如此不能無疑又緣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洵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簡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端壁遮欄分別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三十

又谷林德久云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今歲適有科舉之果來者亦無多人持敬之云誠如所論此是最緊切大病之餘又若日昏讀書不得兀坐終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別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

此二書讀者當細玩蓋朱子格物之功以知性為要吾儒學朱子之學亦以知性為要蓋補小學必從主敬下手入大學必從志學志道下手知性工夫必從本心發端體驗本原著實擴充於孟子太極圖說加意研究反之身心果見仁義禮智意思情狀在這裏又反到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只有渾融、大正欽明氣象在這

裏確有據依絕不是恍惚影響始覺得說虛說空及疑有四塊者皆不得謂之知性也始覺得四者非有形象方可撮可摩兀坐終日甚有味也始覺得未感時便有分別不待感時方有分別也此義至微至大滋味無窮所以立人之道與立天地之道一氣無始無終俱在知性討消息明儒惟薛敬軒透此言彼雜禪者豈能與於此哉

二書篇有殿記教語科舉教語自在心印

朱子福州學經史閣記云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

三十一

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請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鈞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

功之實愈無以違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請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索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徵學之憲而後為之諸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子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統一有以為請書之地而後宏其規派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機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曰序其事而並書以遺之

三十一

慶元初元九月

玩是記知朱子於後世詞章記誦訓詁之學深且速矣自宋末歷元諸儒多以博覽精考為朱子正派其上焉者能礪虛獨立名節以佐其博物洽聞之學不失儒者氣象而按之朱子盡道之全體大用進學之積實從容已闕幾重矣至於專尚詞章記誦訓詁者不知去朱子幾尋丈而循以宗朱子為名良可嘆已有志學朱子者必奉是記為準著書主敬存養使本心清明淡定不為戚傷不為利疚而請言窮理以栽培之細循工夫先後本末之序盡其明體達用之量然後適其所造之淺深

皆能得朱子之遺教矣不知用力於明新止善之本而徒靠紙上作工夫豈朱子所許者哉

朱子答晏亞夫書云某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固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且待於此見得本末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有入頭處

按朱子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皆曾剛未敏鈍不可一概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淫子許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

三十三

管外而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為他說率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証罔聖賢亦如此以朱子此段合之湯林所錄乃知朱子之學立體應用無少欠缺朱子所云心上理會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卓然在這裏紙上說底全然靠不得云者原在心裏四德用工夫心裏四德實統天下事物故晏亞夫所云見得本末明德之體與象山之理會內不同象山只言此心本無虧欠其與明德體用實不曾見得其不見得者由不用持敬窮理工夫也蓋朱子是時明德之體呈露昭著動靜一致處是這裏而物事貫通實非象山可比學者果能透得朱

子根本在衷而用工夫內外本末上下毫無間隔方知
朱陸不同陽明晚年定論之說直不知朱子者耳不然
雖連篇累牘究何益哉

朱子答林德久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
為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欲為奉寄以斯遠亞欲附家
報未能辨俟後便也又曰持敬固是本原然亦須隨事省
察去其不如此者

此書即在福學記後自在山碑

此即先儒所謂晚年指示本體之意也在朱子之意是
說文字論本原工夫者少故特著此記非教人做工夫

三五

未嘗於本原上發揮也如語類中指示本原已教十年

於茲矣至六十六歲始教人重本原乎

山碑楚辭集註成序云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
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
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
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
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皆雅或流於跌宕怪神恣意激發
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惻不能自己之至意雖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

子怨事去場投淡語墮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
此間天性氏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
典之重此子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
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曹達之書世後不傳及隨
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
清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
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
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合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
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

三五

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連欲取喻立說旁
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情
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
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
吟之暇即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
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
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嗚矣是豈易於
俗人言哉

按年譜註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
先生憂時之意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註楚辭

一篇玩此朱子是篇篇有苦心後儒有識之者烏知朱子哉當慶元初仇曹秉政群小弄權于直氣流正人削跡寧宗一懷王也仇曹一上官大夫也而宗一弱楚也暗此昏亂景象危殆世局凡為臣子有忠愛之心者咸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或著歌詠以冀君上悔悟訖心畜和於萬一焉朱子註楚辭之苦心於此序見之矣彼烏知朱子哉

朱子學校育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育舉之法始於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地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

三六

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矣臣敢、惟悞德業之不脩而不履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循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審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又曰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服死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

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道以秉實學之士裁我解額合選謬濫之思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漸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

按是篇作於乙卯見語類一百九卷朱子是時退老田間無復用世而教人材培國本之意未嘗不悵也若為私意六條後世誠遵而行之則士皆尚實行敦實學通世務體用兼該不為浮辭無用之學矣然教之者雖其

三五

人必如明道先生熙寧議方能老成以為士表六條乃可次第舉行蓋熙寧議經也首舉私議緯也一經一緯而士行正人材出風俗淳治道其進於古乎前朝自陽明集朱子晚年定論宗其說者以朱子晚年用力於不體試讀此篇教人通經習史為治平之用則知尊德性道問學是當年立教定式也朱子曰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於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會如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又曰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

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朱子與涑說看文字籠常且靜坐

朱子出示理會科舉文字大要欲均諸州解額仍乞罷詩

賦專經學論策條目并云且待士人讀此書三十年後

恐有人出以上湯涑錄

心上理會定於理多讀書此朱子教人定本若不多讀

書安能心定於理乎

丙辰朱子答張元德云衡陽之計想已聞之深足傷嘆然

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進制禁網之類

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雖閣中講學固為美事

三八

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為恨而賢者乃以勸彭文

何也熹幸已得詞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

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有得義理如何且收得此心有

輪着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

翻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

而費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如

如此溫習乃為佳耳所說易得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

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

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洵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

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為一

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我寧略無詳寧疎無密始有餘地

也詳故碎歐嚴據君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

所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決洽方可玩釋處如

其不然泛觀雜論徒廢日月決無所益也

朱子嘗見聖學正脈必從窮理收心方能略選不差二

項工夫非讀書不能有何也不知讀書者以收身者書

自書理自理能收身者以書載聖賢身心道理窮是書

之理則明吾心之理不知讀書以收心者書自書心自

心能收心者以書載聖賢收斂身心工夫入是書之門

戶則收吾心之性命決非二事也成誦尤是先着成誦

三九

方可由此窮理收心不成誦又何望予靜坐亦是入門

要着但看得重偏向那一邊去便不可所以讀書以明

義理主敬以防虛靜朱子終身奉於此二者何得謂

晚年專重本體不教人讀書也

按衡陽之計謂趙汝愚卒於衡州也此書自在丙辰答

靜坐書未詳附後

丙辰始修禮書

按年譜云先是草奏欲已修三禮會去國不及上至是

歲始修焉

而亦以前三禮並存無有綱紀朱子特以儀禮為經同

禮大小戴記及諸經有及於禮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
其外如弟子職係傳傳之屬自為一篇以附其目有家
禮和禮學禮和國禮王朝禮而喪禮祭禮則勉齋先生
續之於是禮經有綱有紀習之者得有所宗主以尋流
溯源矣嗚呼禮者人之大經也自說言動靜冠昏喪祭
以至細射朝聘不可一事而無禮自天子以至士庶不
可一人而無禮自少壯以至耄期不可一日而無禮能
隆禮由禮則為有方之士不隆禮由禮則為無方之民
禮之所興象之所治禮之所廢象之所亂信乎禮之所
係重矣夫矣所難有條目互見錯出無所循序稟程耳

四

誠能熟後此書本太一兩儀以會其元正之身心以立
其體習之日用以親其事措之政教以大其施遠卷逐
條務求實用雖不能盡合先王當日之制而已無失乎
先王當日之意是書之有益於人心有裨於家國天下
何如哉

通編係晚年編集朱子教人立本讀書不可缺一於此
益見

朱子曰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數十年
前理會不得又可惜注此段黃士毅錄

朱子答胡季隨云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

語云洒然水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
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類形之過而已若
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過極苟免期然尤悔則隱微之中何
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解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
學者須當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
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致須從真
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
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而俟其有
得本為不是但欠窮理一節工夫耳谷者乃云學者須當
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強欲做此模樣殊不

四

知通透洒落如何今得緣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
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又云道書
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
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此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
得其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
功亦只是存養得它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
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又云先立
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在敬者又云收拾得
放心後然後自能導向上去亦此意也又云外面只有此
解障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註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

喚得主人公常在也

諸儒皆云朱子晚年多指示本體此語固然然晚年教人窮理之功无一刻放鬆觀其答胡季隨者知窮理有益於涵養然非淺鮮若窮理不精胸中安得通透洒落如自家被人存舉非胸中實見得出處道理毫髮不能假借此心必致搖惑即出處辭受可以苟免尤悔自家心性道理未會的確分明依舊只是影子故須窮究心性本原事物變化都是這箇則心思方定應酬始當後二段敬字工夫親切有味此窮理涵養初非兩事也按輔漢御錄甲寅所聞此書中有示輔漢御云云姑附

四三

於此

朱子答曹致虛云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致夫之意亦非且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為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心待別著誠字然後為誠也夫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統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緬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予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固風示其可否焉

按文集致虛二書後一書本註已前二月一日故序此於甲寅後

欠窮理一節工夫一句斷定湖南一派之失不窮到極處所見不真則所養亦不真故朱子有所不滿而實有持敬之心則南軒得力境候益實用力於敬日用功夫自有統會處與窮理相通非用功有不喻也

朱子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若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今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却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

四三

又答李晦叔云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

李晦叔問云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如力之久便覺得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某尋常試之誠覺得如此然於閑處又却不然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

又答李晦叔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

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曰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
言語只者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又
曰若欲正心誠意酒是格物致知

五段皆是身心吃緊處學者逐段逐之於心切實用工
何得以涵養專推他家耶五段云只此操時當處使存
以零工夫不間斷此入手要訣一段云日用間只見本
心義理不見有他物此用工實據到此地位自知朱子
尊道合一之妙決不他求矣

按氣一机膚二條之下一條晦叔云伊川罷說書而辭
朝官先生罷侍講而辭侍制事體實同朱子曰此事不

五

敢自分疏後世自有公論則此卷自在山外前後五

書並附

朱子答林德久云別紙所論敬為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
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
本末生意融、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
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賤了不相聞自是改他
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功驗

此書所云心無私欲此處便有本末生意尤是求仁第
一義識得生意方知吉凶同患立人達人從心苗發處
出假借不得也無私欲而並無生意只是冷淡異端之

教宣聖門求仁之旨哉

朱子答任伯起云所喻已素荒廢比亦深以為敬意謂世
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
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素衰病之
能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
還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
遽自歿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恢舒之意若
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成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
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恭先生言透待名利關
方是小敬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

五

曾見此書否

此一書自在甲寅後

此書前答任伯起云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
患能省察至此甚不為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
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
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誤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末
曾改定侯後便尋去然且專意既日用處涵養省察
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又云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
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
著曾持守體察當自見耳玩此二書語：親切學者反

身體驗自有得力後一書朱子此時險夷死生久已視之如一幾於化矣學道到此地位方安穩是究竟處朱子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為是時從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行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朱子晚年不專教人靜坐蓋防虛寂也

董叔重問朱子云程先生論鳶飛魚躍處曰與心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地錄詳先生舊說蓋謂程子所引

四六

心有事為與活潑地而語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着之意其曰必者非有人以心之曰有主張是首而實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未嘗有所為耳此心之存主處活潑地云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得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地地畧無滯礙耳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心者若有所事而不為所累云爾此存主之要法蓋必如此方得見此理流行無礙耳錄見得此說似無可疑而朋友間多主舊說朱子答云舊說固好似涉安排

今說若見得破明即此洞史之頃此體便已洞然不待說盡下句矣可更猛著精彩稍似遲慢便差過也

朱子今說得叔重一問聖學工夫顯有把柄不比他家虛見所云見得破即此洞史之頃此體已洞然者謂功深見大當此心有事勿正處即是全體呈露妙用顯行不待說盡活潑地地方見此理流行無礙所以洞猛著精彩常存此洞然氣象而操存省察不使有毫髮之間斷也旨哉言子董錄從朱子最早以錄在丙辰故附之

朱子答謝成之云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所恨

四七

聞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無以悟主聽下無以變時習而使斯文蒙其黑暗是則不能無愧於古人耳若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校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朱子教人有體有用禮樂教條實是自己本分內事直從天命源頭透來非虛語也蓋無私欲之本體原有融通底如典禮命討祇以安民食貨屑師相歸農政若不

如先學陶箕子豈能一日安哉後世教法惟胡安定先生治事齋得此遺意必謹之有素行之有效方能直達生意無有虧欠也彼篇精工拙不過鈞名弋譽之私心捐壞仁體特甚此朱子所以奉：垂誠耳

玩斯文蒙其黜閣之語自在禁偽學時故附於丙辰後朱子答魯無疑云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本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顧此迂濶干餽科禁恐非階者進取之利更冀審於未動之前

毋使貽後日之悔焉乃所願也

又答魯無疑云嘗聞之孟子之言有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君子所為而學也然欲存此則必有以識此之為何物而後有以存之能識之則所以存之者又必勉：致：而不少懈焉然後乃可幾也此君子之所以為學者而終身勉焉唯恐一毫之不盡而不放少截其心者也今足下自謂學無本原心常駁雜豈亦自覺其未嘗用力於此而然即此其自知亦明矣然又欲因其固有而循習之則亦可以殊塗而同歸則未知足下所謂固有者為何物又知何而循習之與何者為殊塗

又同歸於何許也又謂雖舊習之未忘而未嘗為學之累則又未知今之新者為何學而昔之舊者若何而能不為之累也凡此所云竊恐非獨善之愚有所未解意者足下之心亦未必其能別其孰為同異而孰為是非也足下幸試思之其然乎其不然乎如其果然則願姑以前者所引孟子之言為主而博考古昔聖賢之道以參驗之則夫入之所為而學與其所以學者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我而之所謂固有者所謂同歸者姑為有以識之而知昔之舊者真不足為而果有累乎今日之新矣人之為學必其有以尤識乎此而知取舍之所定然後其功夫利病可得而言如

四九

其不然徒為論說皆是空言無下落處無所補於事也景陽季章於此嘗嘗有聞雖未知其後來所進如何然苟善取之亦當有以為助矣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己分上一段工夫若見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增：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不審明者亦有意乎

又答魯無疑云孝弟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弟忠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

谷聖人一貫之妙有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反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思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爭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其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

漢書謂論語當先體驗人之生也直章請孟子當先

五年

體驗人之所以基於禽獸章必有不甘於罔生幸免念頭方能循志據依游規模做去必有不甘為庶民禽獸念頭方能循善信美大規模做去然其不能果決振奮者由於舊習能否世俗毀譽身計通塞三種病根為之障蔽故必去此病根後能向學欲去病根仍在不為罔生禽獸若念能去病根可為君子不去病根便是禽獸所以朱子教人先以立志不為禽獸為主循聖賢所謂學問思辨行實、做工夫進一步方覺心不存知不致底病痛又進一步方覺能存心能致知底滋味必知滋味則三種病根可淨向上階級可漸次而升此君子之

學有所為而為而為學之功有序可循者誠以不甘為禽獸之罔生故也果能如是則孝悌忠恕皆是仁義禮智所發生流注有源可守有委可達通神明光四海一以貫之俱在於此自與拘守一行者不同豈待於外求者哉然免念罔念即在轉瞬間是以君子兢兢然身惟恐失墜讀書窮理克已集義身心中有着實工夫從生至死精明篤恭可危也夫可懼也夫

前二書干觸科禁教語自是禁偽學時後書俱承前書

申明故附之

孟子

朱子答曾景建云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何所用於斯世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入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有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言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悌忠信狀飲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足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

端緒有所矣兵錄亦先入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

又答魯景建云使中書書條知向未徧參及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為喜也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為之實難為之甚易而守之為尤難主一之功固固當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會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異端之蔽自是已公上差初入路欠却工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為已任者

五二

又未免有外會內虛之患亦徒為說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已公上實實下得切已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前書與福州學經史閣記同時朱子教人論歸源意也讀者宜依法自斂工夫不可忽畧後書即申前意攘斥異端教語尤為全盤

按二書未詳何年孰後前此尊書中云主一云先德所抄龜山語與此二書相應則此二書自在後書之前故記於丙辰後

朱子答胡季隨云蓋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

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

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苟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此來得書似覺暗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

善不可名性朱子拳力辨其非此說流行不已明朝

五三

無善無惡之宗旨橫行至今尚有附和之者乃知朱子先見之明若逆知後世之樂其防微杜漸之心不千載如揭哉

玩篇首憂患教語自在暮年丙辰時與故姑附於此

朱子答劉季章云昨已具前幅而細者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蔽而下句所說曾無敬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言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

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反向後他人亦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以此意思是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又答劉季章云所喻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殊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這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視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

五十四

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遠所以一向投標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往不得宜反更有懶惰時前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洗白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新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深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殘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翻意則謂說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技亦如何動得它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它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先

理不透無損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顧更察此

朱子又有答季章云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二句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扣說正其義四句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到互截割利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玩此義理之介極其分明由朱子此時心日間只是義理不見它物一切利害播曳不動所以教季章如此切實此窮理之功有助於漁養也按此二書未詳何年玩消磨摧殘語自是誇興之時又與答曾無疑同時拈附於丙辰

朱子答孫敬甫云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洵：未有寧息

五十五

之期曠遠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 他非智慮所能避既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互相發而敬當為主所居既庸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考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間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侍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倫諱當時若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遺藏改名換姓欲以

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濁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避之端而反為下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果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楠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持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解經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露索漏露處多故請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浸巧拋散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

五十六

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果老之言近且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後已知此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曠日枕腕而指本心奮聲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細學之病然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為得之然此意真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為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

又谷孫敬甫云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

欲從事於其實濁史傳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理書見得此意頗分明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嚴不敢從人借書更故師勞力耳

前書先言用功之要正朱子主敬說熟所以與象山絕不相同後言象山之失自禪宗來合玉山講義觀之則朱子傳聖道之脉故淫辭之害於此二篇見之矣講義

五十七

所云仁義禮智皆見於心此致知親切處而仁義禮智根於心而不失者非主敬不能養故此言持敬致知實交相發也迨於能敬以養仁義禮智之性則性中所有自是廣居性之感物而應者無非仁義禮知之所謂通大事小事提不此真向大路由之而無疑者也朱子自早年用力於此中間歷許多轉折探討積累涵養至六十七歲覺得仁義禮知底道理都在這裡愈久愈熟統一端的故告之友朋訓於門人者不覺言之詳明出之親切以傳道於學子象山深非持敬借聖賢之言改頭換面以發已見是以朱子剖其根原破其巧術使

善匿者無所藏身矣後一書詳言格致功夫在博考經
文氣格事變使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其教人窮理
博重訓如此彼謂晚年指示本體同於陸氏者豈其然
哉

朱子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而為一物理在心之中心
包蓄不住遇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
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燦爛但今
人少能看得如此

又曰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
益史讀書以來新見聖人七通八達事：說到極致處學

五十八

者酒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身
微民不終不悖無教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
不私考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酒
要體之

又曰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
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是循彼塘之水已滿而不
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決：焉以看史
為先務是循彼塘一勺之水以溉田其潤也可立而待也
又曰講學固不可無酒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
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蓋人心本善方其

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才發便被氣稟物
欲隨即蔽蝕之不教它發此酒自去體察存養者得此最
是一件大工夫

又曰人酒是有廉耻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忠
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人言今人見曾子唯一貫之
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
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
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難而不可奪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慚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
做工夫處此箇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

五十九

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
富與貴章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
然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
別是入門便差了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吝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苟者朱子曰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
其事所當然而不吝已者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
道理之不可苟者今學者如為忠為孝為仁為義但只據
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
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因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

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率各有一理源是一一理
會教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
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
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源知有極至之理非
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
不妄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考者曰因是人
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
得似禪頭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
高禪學者只是未會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
也程門高弟上蔡龜山也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

六子

也須教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兒為學源是四方八面都
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如喫菓子先去其皮殼後
食其肉更和那菓子都咬破始得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
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今人於外
而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而中間菓子未破則所理會得
者亦未必皆是然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
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却恐遺了外面許
多事其便不敢如此說源是內卦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
徧方是儒者之學
又曰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四者源當日

體完今分曉指確其初發時毫毛如也及推廣將去充滿
其量則廣大無窮如人當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而不惻隱
羞惡辭遜是非皆是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
然也只此便是日用間做工夫處

又曰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曰人心能操
則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惻隱羞惡是已發處人須是
於未發時有工夫始得

又曰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這次動沛必於是
不可有一息間折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
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是以此處之自然有個界限而制

五子

操著那天然却好處

問必有事焉孟子論養氣只是謂集義程子以之說為飛
魚躍之妙乃是占此心之存耳朱子曰孟子謂必有事焉
者言養氣當用工夫而所謂工夫則集義是也非便以此
句為集義之訓至程子則借以言是心之存而天理流行
之妙自見耳則此一句又恐人太以為事得重則天理反
塞而不得行故又以勿正心言之然此事易說得近禪去
廣云所謂易說得近禪者莫是如程子所謂事則不無操
心則差之說否曰也是如此廣云若只以此一句說則易
得近禪若以全章觀之如肯而德與造端乎夫婦兩句使

自與禪不同曰須是事事物物上皆見得此道理方是他釋氏也說解事門中不遺一法然只如此說着他做事却全不如此廣云舊說多以天地聖人所不知不能及為飛魚躍為道之隱所以易入於禪唯謝氏引天子與點之事以明之實為措切故程子謂浴沂風雩詠歸言樂而得其所以也蓋孔子志在使萬物各得其所曾點知之故孔子與之曰曾點他於事、物、上真箇見得此道理故隨所在而樂廣云到此已向月蒙先生教誨不一而足迨來近來靜坐時以做得心意稍定讀書時亦覺頗有意味但廣先矣望先生痛加教誨朱子笑曰某亦不敢不盡誠如今許

卷三

多道理也只是恁地說所以不如古人者只欠箇古人真見耳如曾子說忠恕是他開眼便見得真箇可以一貫忠為體恕為用萬事皆可以一貫如今人須是對冊子上安排對副方始說得近似少間不說又都不見了所以不濟事正淳云某雖不曾理會禪看來聖人之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是實理流行釋氏只管向上去是空理流行曰他雖說空理然真箇見得那空理流行自家雖是說實理然只是說耳初不曾真箇見得那實理流行也釋氏空底却做得實自家實底却做得空緊要處只爭這些子伶俐者雖理會得文義却不曾真見箇朴者和文義都理會不

得譬如撐船若淺了無緣撐得動須是源頭決開故得那水來則船無大小無不浮矣廣云所謂源頭工夫莫只是存養修治否曰存養與窮理工夫皆要列然存養中便有窮理工夫窮理中便有存養工夫窮理便是窮那存得底存養便是養那窮得底

朱子曰今有一種學者愛說某自某月某日有一箇悟處後覺及問他如何地悟又却不說便是曾子傳夫子一貫之道也須說有箇來歷因做甚麼工夫聞甚麼說話方能如此今若云却不可說只是截至自甚月甚日為始已前却不是已後都是則無此理人心存亡之決只在一息間

卷三

此心常存則皆是此心才亡便不是聖賢教人只據眼前便著實做將去孟子循說存心養性孔子不說此據話但云時習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無求安飽敬慎就正非禮勿視聽言動如見如承不欲勿施其言也初學者初做時固不能無間斷做來做去做到徹時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一刻有刻工夫一時有一時工夫一日有一日工夫豈有哉自某日為始前段都不是後段都是底道理如曾子未開一貫之說時他須知敬孝慈信件：初實理會得了實做將去零：碎：煞着了工夫只是爭些小在及開一貫之說他便於言下將那實心來承當得體認得平日許多工

夫子頭為皆皆是此箇實心做將出來如今人說者只是箇虛底一以貫之耳

朱子論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插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亦自覺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項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

三十四

將來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因言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實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實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來大段精切

朱子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恣地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瀆時時自省總自收斂稍緩

縱則失之矣翼日廣請曰自到席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又一日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今靜坐時讀書玩味時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於言動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攝之功然侍教只教日更望痛加教飭朱子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者是如何廣云朱子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指理言無主則此實字是不好指私欲言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

六十五

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或問人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朱子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就熟自無此等思慮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如人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要做更過極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弭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別尋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有為去意見之說者此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學者但

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同真
妄盡欲除之所以游、蕩、虛度尤陰翻無下工夫處因
舉中庸曰致中和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存心養性
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充廣仁義之心是也
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尋求捷徑去意見只恐
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
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微
做得微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
融明爾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才有些子
偏倚便不可謂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廣云

李六

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工夫不可曰回只是箇戒謹恐
懼便是工夫廣云教曰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
後內外本末無不同泰所謂盛水不滿曰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涵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涵
則博文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主則約禮底工夫愈益

以上輔廣錄

按朱子立教盡是切要工夫其中錯綜互見者皆井然
有條學者須潛心體會將聖賢言語玩味漸覺此重彼
輕就意見上存其真者去其妄者相親言動不可輕易
稍緩縱則失之幾如是庶幾正心養氣可以默識主宰

而存之著察體驗造到卓然精明然後於未發之前虛
明之本體分曉事至物來只以此處之漸充新滿則實
理之有諸己者流行不著與祿亦空理流行者霄壤不
同到此時原來全體通明者乃得光明燦爛四方八面
無不照徹復全其虛明之本體矣朱子於根本處如此
喫緊如此提醒何等親切要抄以自學以此教人皆以
其所得力者曲、道出後之尊朱子者不從此處指出
眼目以契朱子之心傳以立後學之準則漫於句語文
義行、墨守前後相承儼然立一宗派竟若朱子之學
只在句語文義之間是致宗陸王者之辨而予之以口

六十七

嘗也尊朱子而不知朱子學術實由於此惜哉

直卿云舊嘗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處此是收拾知覺底
心收拾義理底心朱子曰知覺在義理便只是有深淺

此段林學蒙錄

初按朱子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朱子曰主敬二
字只恁地做不得涵是內外文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
比釋氏涵是窮理

問窮理真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朱子曰是如此
問私意物欲方蔽錮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這箇
恁地兩相搭闕不得涵是氣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

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木石定雖不免逐物反
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
便安如宅；在外不曹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
着落處

士教稟歸請教朱子曰只前教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
夫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踐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
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
一跋人河是識得自家物事且如存心若不識得他如何
存得如今既知踐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
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物這頭那頭便動如行

六十八

步左足起右足自來

以上黃士教錄按士教錄不紀年以所錄多與輔廣同
故附於甲寅後

朱子曰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
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
洒帝；提醒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

又曰四端皆自人心發出惻隱本是說愛愛則是說仁如
見孺子將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愛這孺子惻隱原在這
心裏面被外面事觸起着思辭避是非亦然格物便是從
此四者指將去要見裏面是甚底物事

問推四端無出乎守朱子曰學者須見得守底是甚底物
事人只是一箇心識得箇心卓然在這裏無走作雖不守
亦自在學者且恁守將去

問戒慎恐懼能存天理了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朱子曰
雖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洵然檢這便是他忝處若只說
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
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慎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
恐懼太重了此只是略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是箇敬
底模樣如此然道着敬字已是重了只略；收拾來便在
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改用得力孟子曰操則

六十九

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使在這裏如人之氣
才呼便出吸便入

問鸞飛魚躍集注一跋朱子曰鸞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
甚底物使得它如此便是隱在人則語默動靜無非此理
只從這裏收一收謂這箇便在

以上林陽錄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要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然
靠不得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其用與天地流通云
云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
經書指意是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

無一理之不盡矣

此段不知何氏錄年歲無考姑附記於此後兩行即文

集卷陳安鄉

朱子曰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須是有業次竊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朱子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體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京頤理會過且如請堯舜與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尚肯山川洪範九疇洵一一理會今透又如禮書冠婚喪祭王朝刑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

七十

制不取刑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註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是時除折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諸人之學又只是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源頭處理會來

此段屬德明錄毀信宣廟在甲寅

按林錄皆切要語朱子教法全在心上用功收斂自是夢着戒懼謹獨語然物靜只從這裏收一收何其吝也收物只從四者推將去何其有源也源從有源推廣若不推廣窮究尚書禮書一一體會則四者分量不盡雖

收心亦無用且於源頭處多虧欠矣讀書窮理豈可一日

濶哉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朱子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榦又曰貞固以貞為首子則堅定不可移易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同子說出太極已是太極分明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是此心之仁仁即天德之元元即

七十

太極之陽動如此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

又曰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今有箇恇放處若收斂却在義理上安插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

又曰孔子所謂堯已復禮中庸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致中和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淵水中明不可見去

了濁水依舊自明自家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着力主定一而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板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存箇敬在這裏剛人欲自然來不得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識處朱子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右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才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

上三

會才說太快便失此項工夫也

又曰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所當知事是此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有許多道理不待逆旋安排入來但人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剝利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又曰能於分殊中事：物：頭：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徒言理一不知理

一在何處如拘子鞠怡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專運件運事一一根究著落到成故孔子皆以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格出忠恕二字大煞分明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教化處孔子於鄉黨從容于此也學者戒慎恐懼而謹獨所以存者乎此也格物者窮究乎此也致知者真知乎此也能如此著實用功即如此著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又曰不怨天不尤人聖人相不與已相干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誠自然起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

上三

朱子問錄曰伊川說善觀者却於已發之時觀之尋常看得此語如何錄曰此語有病若只於已發處觀之恐無未發時存養工夫曰楊呂諸公說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伊川又說於已發處觀如此則是全無未發時放下底今且四平著地放下要得平帖湛然無一毫思慮及至事物來時隨宜應接當喜則喜當怒則怒當哀則哀樂喜怒哀樂過了此心湛然者還於未發時一般方是而天下工夫若只於已發處觀則是已發了又去已發處轉多了一層却是反鑑看來此語只說得聖人之止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是說事物上說理却不曾說得未發時心後來伊川亦

自以為未嘗銖曰此須是動靜而下用工而主靜為本靜而存養方始動而精明曰只為諸公不曾說得靜中未發工夫如胡氏兄弟說得已發事大猛了銖曰先生中和舊說已發其義朱子曰言當時所見次第云云

問或問所謂吾身之天地萬物如何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即吾身之萬物也

問先生舊說程先生論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初無激滯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

事焉作用功處說如何朱子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行無礙也

朱子曰某人說書是捏合來說乃是心上病心不專靜統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銖曰後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正謂此曰然張仁叟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又曰讀書須將心帖在書冊上逐字看得有若意方好商量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統一日用動靜間都在不馳走散亂方看得文字精透如此方是本領

以上董銖錄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死守此心而已要須常使此心在義理上朱子曰也須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固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慊然前日侍坐深有待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慮之發不知是偽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均是見得分明方有受用處

此段滿時舉錄

按以上所錄則知朱子之學高出諸儒之上諸儒議朱

七五

子者皆不知朱子者也有以分理氣議朱子者不知朱子分理氣者欲人於理中識氣不可認氣是理豈以理氣為二物乎蓋天地間只是一箇理理之有象者是氣有象中之無象者是理原不可分為二物即以人乘馬之言論之曹月川先生深以為非是不知朱子者大凡譬喻可以意會不可執著天下有無人之馬不可謂有無理之氣天下有無馬之人不可謂有無氣之理則朱子人馬之喻可無疑矣有靜坐久覺心通天地萬物為格物而不宗朱子格物之說者不知朱子尊卑上下大分四句乃通天地萬物實事盡得實事正是從大頭腦

流露出來若諸儒不從實事做工夫雖見得心通天地萬物終是虛見乃知朱子位育之功步踏實地也有以四端不指所發言與朱註背者不知朱子長醒之說即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旨更看所發即感而遂通天

七六

際之間乃為化之機抽看得太極分明必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日用動靜都在不馳走散亂云者正寂感一致實氣象實受用處朱子所謂理會得時者此之謂也至於教人則緊着方主定^教長醒在這裏更須看所發始得教語循此而行可以自下升高自近及遠不患不至聖賢地位自知朱子之教確不可易彼摸徑頓悟者直是影響又何怪其紛置喙哉

若若尤有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林學家錄

朱子曰在經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後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從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有嫡孫承重當時若遇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

為人性錄

問先生頃更被大任用在朱子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幸未定江上泊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子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求魏公初在五路治

七十七

兵積粟為五年計然後大舉因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為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依為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廢德明錄

以某經某子某更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工過錄

其情重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化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高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挂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判事亦作一簿發放天子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稿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檢照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道

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董銖錄

看一却稽古錄損為家計貢舉私議各作一簿日日檢點此通經史歷世務之要法學者當能行才識使長許多勿輕忽過



朱子聖學考畧卷十

寶應朱澤澐止



朱子答林正卿云李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化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卷其所偏也聞渠論居却能自遠亦甚不劣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請猶著白布衫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違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苦乞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槩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

作卦爻者：得通達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耳若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先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朱子答曾景建云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但讀書須更力量少者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題山語以它書改之不安然却不及向求所記雜說教條又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

朱子答林德久云：素屏居如昨，朋舊多勸謝，容省事者亦嘗試之，似難勉強，又揀別取舍，却恐反生怨怒，不若坦懷待之，若合須過，顧此亦何可避也。

朱子答潘子善書云：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照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純仁可念，此間方為孝通，遠譎作惡，恐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孝通，使人不能忘懷。

按通鑑丙辰十二月，竄蔡元定於道州，則此四書自在。

丁巳朱子慮患難，只如平常，其德性堅定，萬理明徹，有與時消息意思，非第不以患難動心也。當此之時，仍以讀書窮理立教，尤以向裏為主，量力講求，不可馳騁，彼以朱子晚年專指本体與格物，物外者，曷現於此，而自悟其非耶。

丁巳正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云：周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朱子書此，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予之意非深透朱子學不能信也。

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

過宋之意，朱子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誇詆，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何事因曰：論語有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令人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湏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唯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以上萬人傑錄

朱子曰：讀書湏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箇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箇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別理，自然在其中，令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

或問：正心修身，朱子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着力，此心多為物欲所蔽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在物欲皆不是，以動我，內中發出，又不陷了。

問：意識朱子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

唯令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騁但把捉他不佳

朱子曰然而識之者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令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

又曰心為主心把得定人怨自然沒安頓處

以上曾祖道錄

朱子謂若之看詩病於草率若之云如今將先生教書循環看去曰却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

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德地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指過少間只是鶴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夫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語言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盡除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

詩唯是誦誦之功上蔡云詩須誦吟誦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羸亂後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誦誦至四五十過已漸：得詩之意却去着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誦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然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徹了少間却多引前句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

此段錢木之錄

朱子教人讀書先要掃去許多鄙俗見識非讀書以義理澆灌胸腹不可不循此法讀書雖多亦奚以為李通被罪壹謂及朱子朱子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

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恙蔡亦遺元傷即同輔萬孝弟至樓下朱子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文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聞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徐見別朱子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詹元善詢覆之朱子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朱子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

此段葉賀孫錄年譜丁巳朱子別蔡元定於寒泉精舍

按是時朱子聖學已進於大成亦只後志氣堅定達到性天統一地位學者不可驟慕純一輕視堅定舍堅定亦無純一妄玩朱子亦云提出此心使之光明不動不陷及只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使將自家新到了也湏壁立萬仞始得此是志氣堅定後雖歷奇禍極難而志氣絕不動搖人見其不動搖或謂此造道極處而不知其堅定久矣自早年來已如此堅定至於造道之深亦只如此堅定止有生熟之分初無二說也其所謂熟者於何見之早年於處境時尚少自然從容氣象此非可以勉為者積之；久生死禍福了然於心故其日用之

六

間只是成性存；常在這裏凡其外來者順逆險易惟循理而行不惟無一毫勉強並無一毫犯投視逆如順視險如易玩弄適被罪一敗知朱子所得者深所養者熟生淺學者能窺其底蘊哉然是時之所得所養亦有可形容者朱子讀書講學居敬主靜之功非一日矣日以聖賢切要之言培養其根本日以經書精微之義開拓其心胸凡居家居官事上安民之道都從講學中透出入以出九生人生物因天因地之原都從講學中透入所以本體呈露妙用顯行覺得千人萬人只是這箇四德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覺得生死消息居臣父子動靜形色

都是天地之志與事而吾之知之行之者即是迷迷天地之志與事如此廣大如此精實所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只是一箇道理天地在此人物在此心目間只是義理而安固不搖只見義理而洋溢不息即心是性即人是天此朱子是時之學之大成也孰謂朱子泛言格物而本體不虛哉孰謂朱子從格物入而不於主敬加

意哉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朱子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字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

七

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屬之司寇唯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亦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

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本之因說舊時妄意有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德地，須要識公卒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合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

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空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已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几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吐淫鄙，使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客說社倉訟事，朱子曰：如今官司鶴哭，却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期某在漳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區每月取帳錢，令縣官逐人

輪着押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鶴哭，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新一某令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令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又曰：諸葛孔明大綱資質好，但病於粗疎，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如授後主以六韜等書，與用法嚴肅可見，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他却事理會過來，當時若出來放施一番，六須可觀。以上錄朱之錄

朱子論古禮難盡行於後世，是通交至論，有後聖出亦不能易屬官輪着試事，是知人要法居官者當遵行之。戊午朱子答林德久云：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令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為人所前却此可為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疑義已略，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覆大抵，似用意未精，酸嚼可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

江西吳元大伯畫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後事
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事所屈甚不易
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朱子答孫敬甫書云所論才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
只是不動著他即以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
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兀待冥然都
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堂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
此辨論而忽已為古人深可嘆恨今錄其語讀往一觀深
体味之便自可見也誠意一節以段章句或問近皆略有

修改見此刊正舊版俟可印即寄去

朱子存養之功原不專在無聞無見時隨時隨處提撕敬
畏直是合動靜用功之法理明然後私意脫落故不差入
釋氏象山惟以求放心為主靜時流於坐禪入定動時任
心任氣實行去儒禪之判分明可見陽明惟宗象山故於
動靜交養存心致知齊頭用功之說全然差却何得以晚
同愚世即大孝章句或問至戊午猶修改不及改正之說
謬無疑矣 此段係按論 錯高寫一字

按朱子曰從陸子敬者不問如何箇：孝得不遜只緣他
門前過便學得恁慢無禮無少長之節可畏可畏蓋象山

氣質不純於理以就和午故致得學者如此由於持敬二
夫差了當其靜時早有偏在故發於氣憤者終偏又不講
書窮理以變化氣質是以識見亦偏也朱子答孫仁甫曰
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
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
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无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散忽然後可
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皆無此矣則
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
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

士

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寔而勿求速解
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
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
地不然終恐後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朱子如此
立教安有恁慢無禮之失觀此則朱陸之得失了然矣 此段亦錯
高寫字
朱子答林正卿云李通云止允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
要无有死進速遠進亦何足較聞其此却甚了了屈處付
屬皆有條理亦之強人意也亦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奉
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
不盡也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

綜各有意脉令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
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私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
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朱子答潘子善云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為
佳書說今宜報去歲卷于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
故未到然大抵看得到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
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
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
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
習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令

十三

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
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
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痛傷此間蔡季
通六死既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玩二書朱子教人讀書窮理極精密孰云晚年專指本
体字讀書有得亦是書中至理若執一邊便廢他說則
不可不熟則其中曲折不見便有執一之弊故朱子特發
明之

戊午作書傳

按年譜云大全集止載二典為誤金藤石語武成諸說

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沉俾定
成之

朱子所註數篇迄今反復潛玩述上天立君子民之意
帝王奉天勤民之道師臣陳善責難之忱與夫存心出
治之本用人行政之方以及天文地理文義字訓之詳
無不備具至於口授大義九峯先生聞之熟矣故十年
而書傳遂成

戊午間前輩說治悞室中率置尖物朱子曰那箇本不能
害人心下要恁地悞且習教不如此安怕問習在危堦上
行反以此意看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

十三

習得不怕少聞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問程子教人每於己分上提撕然後有以見流行之妙正
如先生昨日答語中謂理會得其性情之德体用分別各
是何面目一段一般朱子曰是如此問人之手動足履須
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
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於前在與則見
其倚於側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
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
道理只是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

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這箇是孝如
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這箇是弟便
是而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
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

以上明泳錄

按胡錄二段是身心合一工夫若能不怕心見道理非
深入有得者不能洪範五事論語四勿皆從身心着實
用工以理為主心在身在理心身只是一箇孔孟正脈
在此

己未朱子答康子晦云前此章：奉答只是說得虛庸因

五

此却得左右明辨力扣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
說之本意而區、愚見亦因得以自竭非小補也詳來論
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
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亦引所謂無位真
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苗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
後將心想要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
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
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未見此物故不
得為窺見耳此其意則然矣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說教首
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体察要令窺見著

緊把捉要當在目前以為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
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
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亦易明白固無此
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契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
書以明道体之極致而其說用工夫處只說得善固執
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敬君子
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
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
實見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
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

五

化皆由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
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
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
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几
其中許多合當做道理漸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採取此
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
云事：物：皆有定理如仁義禮知之性視聽言動之則
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体即無一不善此說雖
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体為一物
之渾然而仁義禮知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

查淳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高學則又不在于事：物：之定理而特以洞見全体為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体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矣喻又疑考吳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若此亦不然前日卻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察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令

十六

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禁也大顛問答初疑只是其後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彷彿計其為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莫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以此便見

被朝廷一敗異教一言而便如此失其當度我此等處極不可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思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晚不取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寔事上看亦甚明白亦不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擊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支

陳安卿初見朱子於漳州後十年又來見有顏子曾點

之訓此言安卿之病亦即指此則此書在已未無疑矣夫儒佛之辨止在毫厘雖經前賢發明若非朱子剖而晰之又有陸氏一教後學將何所稟程即蓋人心之靈原有許多道理自立居敬時許多道理根本皆在這裏所謂明德所謂天命之性即此本心便是但一隙之覺無由光明洞達初生之苗無由植立盛大知之不明行之不盡無以復得本來具足之性只是用知行工夫知得多行得多窮理愈徹性體愈明集義愈久性體愈固自有打成一段後得本性時候緣此心此理原是一物非是零碎而不融會不做零碎工夫無由得到融會

地位故朱子教人居敬知行齊頭用工無滲漏也且細
玩若論功夫數行正是教人理會根原不使外馳許多
合做道理皆從此分明所謂由大本推達道者實在於
此豈不立本而後向枝葉零碎做工夫者哉特持守身
心而不向事物窮究竄忘持守者亦虛而無寔不免對
塔說相輪之弊耳况未段論韓公正辨其不持守負心
而豈以持守為可緩乎要之不可重體輕用重心輕事
使心體恍惚流於真人谷神一派也若象山之說合下
便要先得得一箇物事洞見全体下向工夫却疎略了
陳廖朱子之高弟也微有好高之意故語類及此篇痛

六

切指示從博文約禮實事上做去至切至近有把柄有
大用然後顏曾自程之學了然明白朱陸之判無毫髮
同處學者反復詳味旬知朱子辨陸之功不在禹下而
其味：教學之心至今昭然如日月也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應物事具象理是精靈中有許
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應朱子曰不消如此
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
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象理
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
昧是如何具象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却濟得甚事

問明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
應便可就書上理會若書上無應便著就事上理會若在
時無應便著就而今理會所謂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應
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此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
息著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著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
之者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
分明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不明方得
問或問說敬處朱子曰四句不須分晰只做一句着次日
又曰夜來說敬不須只管解說但整齊嚴肅便是敬散亂
不收斂便是不敬四句只行著皆是敬

九

問或問云心雖主乎一身六句不知用是心之用否朱子
曰理元有用何元又說心之用夫心之体具乎是理而理
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不在然其用定不外乎人心蓋理
雖在物而用定在心也又云理徧在天地萬物之間而心
則管之心既管之則其定不外乎此心矣然則理之体在
物而其用在心也次早朱子云此是以身為主以物為客
故如此說要之理在物與在吾身只一般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方是聞道
故雖死可也若以聽人之說為聞道如此便死亦可謂枉
死了

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朱子曰未發時無形影可見但於已發時照見謂如見孺子入井有惻隱之心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見穿窬之類有羞惡之心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蓋仁未有惻隱之心只是箇愛應心義未羞惡之心只是箇斷制應心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但隨所感觸觸便自是發出來故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穿窬之類便有羞惡之心見尊長便有見尊長便有恭敬之心見得是非便有是之非之心從那縫罅裏透將出來恰似寶塔裏面四面透光放出米又云孟子此一章說得來連印本末內外體積粗細包在裏面無此闕處

子

或問孟子道性善章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只就情上見說得時暫發見處如言孩提之童無不親其親只是就情上說得他人事物無預於己若要者得自己日用工夫惟程子所謂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性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不善此語最為親切學者知此當於未發時加持工夫已發加省察工夫方高切已朱子曰不消分這箇是親切那个是不親切如此則既兩截了蓋是四者未發時那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反物事靜也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

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蓋靜中有動者存動中有靜者存人但要動中見得靜中見得動若說動時見得是一般物事靜時又見得別是一般物事靜時見得是這般物事動時又見得不是這般物事沒這說話蓋動時見得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在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個物事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已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錯之反覆下文操則存舍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个生死路頭

子

國秀問向會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語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知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朱子曰未須說那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在模樣說未有區別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介仁在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個義在模樣物事在內礼知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又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在物事發而

為羞忘必要認得羞忘之根在裏面是甚在物事知上
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个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无
有一根又問宗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
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
鵲哭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
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鵲哭了愈
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
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
則所謂虛靜亦是个黑底虛靜不是个白底虛靜而今須
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个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

三三

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漆：地莫之通
曉也

以上呂齋錄

或謂虛靈以下八段本體工夫俱有所謂模樣物事者即
明德本體本體無從識須從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發見處
便見本體物事模樣統是一箇圖生機盎然此是朱子教人
第一着工夫須與程子能敬則知此恭看蓋不敬則不能
知敬而不體驗模樣亦不能知也若識得這物事模樣將
統：保守動靜鉅殊皆是這物事作主稍有擾亂這物事
便不肯做讀書是明這物事居敬是守這物事明道是聞

這物事惟這物事常在這裏端凝不動故其已發也四端
感動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機依無在這裏其未發也一
元蘊蓄而端凝不動之本體生機依舊在這裏在物在身
只是這物事本末內外体用精粗玲瓏融通都是這物事
若不識這物事求於動中見靜：中見動既有起伏轉換
之勞到在不識主體所見究屬影響也朱子教人寔於明
德本體上用功原非以博洽廣聞見何宗朱子者偏講之
使本領家缺略耶此段係謹按論

玩此數段朱子寔從大學孟子得力從蘇看大學明德
孟子四端無有如此透關親切者看透仁義禮知根原

三三

未歷模樣體驗充久之無論已發未發這箇物事常
在這裏學力所到皆是這箇物事貫通運用會得四端
本末內外体用精粗都包在裏面方透得明德寔際真
曾孟後一人也高忠憲以陸王是孟子一派豈其然哉
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朱子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
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
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
言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
行動都沒理會了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
醒在這裏不恁地困

又曰讀書不可求專就純上求理義滿及未就自家身上
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
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
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問知有聞見之知否朱子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
爭這些子不是後來又別有一項知所知亦只是這事
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教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
知

朱子曰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不可分作兩氣人之
言語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

三四

累到充或虛仰不愧俯不作這氣便能浩然則何謂合而
有助之意曰此語已精天下真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
是道以道義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果決以進
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
這浩然之氣去助他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身死而
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恁縮不
對便是餘

朱子曰若論原頭未發却一般只論聖人動靜則全別動
亦定靜亦定衆人有未發時只是他不曾主動靜不曾知
得

又曰呂氏未發之前心体昭：具在說得上好

問呂與叔云未發之前心体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南
軒辨昭：為已發恐太過吾朱子曰這辨得亦沒意思敬
夫太聰明看道理不予細伊川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
而言呂氏只是辨此一句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凡言心
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語固未當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
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
如何此語甚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
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向于
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

三五

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
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
方其靜時動之禮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聞
見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淳舉伊川以動之
端為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
如動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元亨
利貞元是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
結實歸宿時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
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
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

致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曰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德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又如人沉滯道不待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問鬼神造化之迹何謂迹朱子曰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淳因舉謝氏歸根之說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

問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三句朱子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

子六

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以正義者何以見朱子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志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曰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恸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頭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是亂了當

子七

應_不應是死了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操警覺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頭常恁地醒不是惺然不省若惺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或甚麼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惺然不省怎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朱子曰肯曰是下句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問形体以下十三段其中云讀書不可專執紙上求義
理須反求身上推究此朱子教人讀書要法蓋聖人言
語都是就自家身上發明以示後人今只誦讀於身心
何益故朱子切實指示學者所當反身然驗也其曰常
醒在這裏這箇何事動這裏都是定只是一個空理在
再三言之至諄至切尤要緊者須玩惡物未不感這裏
自不接二句學者不得定若緣這名利心不淨名利未
感便與之接念懷恐懼好惡憂患心不淨四項事未感
便與之接原其不淨感接之由緣性體不復天理不的
確不光明不堅強理不定故也須是性體純乎天理極

三八

的確極光明極堅強千定萬定在這裏任他名利念懷
四項等事來我這裏只以理處之毫不為其所汚染搖
動只如平常的確光明堅強此方是理定方是常醒其
工夫原於知天知天即在體驗未發氣象是自家本來
性體動靜皆以性體為主故能理定若惡物來而感且
接如虎傷火熱便不是平日未發氣象此性體便死便
焦不得復生後潤安能得定可不惧哉朱子喚醒迷入
何等既切不當率意讀之只自懸定時如何不定時如
何冷煖便自知覺難以筆舌道也

朱子謂淳曰不須持戒謹恐懼說得太重只是常提撕

認得這物事常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
只是順這道理常存他地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如此
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便是克舜禹孔不成是從
家中道不惡戒謹恐懼他那工夫未嘗得息子思說
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這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
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這許多
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
不得時交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
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十分到終不足以應友到那
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友也牽強去應得便只成杜撰

三九

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友不合義理
則平日許多工夫依旧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
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
事之友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友無窮一身有許
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
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友如何通得
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沈觀天下
之理精粗巨細無不通編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個物事
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應友在一邊粗應友在一邊所
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

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諸友揖退朱子面淳默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處更望提誨曰今日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友常應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友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潤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然應處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討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

三十

方見得周偏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閨門獨坐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聖賢亦無不通友聖賢亦無閉門獨守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龜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体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

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而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概道理方周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投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要博學二字說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

三十一

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窺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也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兄弟夫婦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中事已無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許多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白見得若

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觀萬事
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
得如今只是待教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失固是
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
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為甚要格
物致知便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
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去却無障
礙

朱子語陳安卿曰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个天
理在前向方去做此正是病處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

三十三

博文約禮也若把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个空在物放這
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
水銀滾來滾去投那不着又如水不流迥源合下便要
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
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
淳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意思否曰非
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个合做應是如何少聞又就
這事上思量合做應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
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
事都如此理會便件：知得个原頭處淳曰件：都知得

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
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
將間自然撞著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又曰聖人教
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
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推
上去便自見原頭處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
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
則此心未梢又會沒了不審如何朱子曰這自是一事之

三十三

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抵物攤在這
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預理一向
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應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
長應道理這事自有這個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
會得透則萬事各成箇箇道理四面湊合來便只是一箇
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會那貫將尾作
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

所謂四面湊合來者須細體認若湊合有迹焉能合一
緣工夫是零碎本來都是一理如水流木榮穀實草茂
生各不同都是地中所生定：用功方知朱子之言有

味若象山之學恐是行南之地也

諸友入侍坐定朱子曰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吾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坐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教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教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處說粗鈍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其他五篇都刪了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意思來涵泳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

三十四

某說只是自去尋：到極苦滋味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意思未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在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着了粗處做粗理會細處做細理會不消得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處書如何地看得

以上陳淳錄

玩朱子謂淳五段知朱子之學絕非陸王比也陸王雖非遺物然其教以敬為主至於格物工夫多疎略即其格物亦然用工如陸之治荆門王之用兵皆素所講求

者然其立教不教人細心讀書所以多疎略也若朱子之學先立定此心收拾得緊不至走失全要格物：理明則應事當方是有体有用之學如云天理大所包得亦大非實有得為能為是言也朱子實從周易太極西銘體會過來見得乾元坤元包羅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綱常名教都該括在這裏人夾襍私欲不能明此明德所以日就狹小故朱子教人先明仁義禮知渾然之性立定脚跟以為本領及推之物理如洪範九疇考六十四卦禮三千三百天文地理制產學校之類歷：推究雖不透極精微其大綱大目處早已胸有成

三十五

局及臨事應處雖不能曲盡纖悉其要領布置處早已合乎人心宜于世矣天地間許多道理皆是性體中有所謂四向湊合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正以格物便能湊合不格便不能湊合不是將外面道理強合來也陸王之學只以心光明為格物心地光明者自能合理但考究不詳必有不合理處故兩家弟子或任賢或扶私流毒不小皆不格物之弊今兩家集俱在有言格物如此之明晰者乎但知收心而不知格物自正嘉後士習皆然而近世尊朱子者又流於章句時文之習使朱子格物定義又致逼抑聖學後明其何日哉

讀朱子封事奏對諸篇及教安鄉教股竊嘆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達德達道九經之傳非朱子莫與承接也孔
顏曾思孟天德王道之全体大用盡在大學中庸而經
史致用之學於此統駁於此發舒若非立定此心力加
諸求識得大綱分得涇渭將事至物來必有舛錯何以
當天下事乎故朱子教及門諸賢於全体大用定立
定請求迄今觀勉齋敬子經營措置皆有濟民却敵實
事此体用兼該之正教也前朝如東廓輩体虛著力而
用不足荊州輩用虛著力而体不足則体用皆失之矣
誠反復於朱子教安鄉者不愧然知所用力乎

三十六

安鄉先生康成見朱子於漳州朱子教以窮究根原未
慮安鄉遂從此深入有得是以有仁說心說及問論語
諸章皆精寔切當朱子深然之及己未再見朱子教以
立定此心沈觀天下之理許多規模大体也要識安鄉
又從此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見於北溪集答陳伯濂
梁伯翔諸書學若誠取安鄉諸篇讀之始知朱子所以
教安鄉所以學大有正路可由正門可入由安鄉之學
以進於朱子亦即由顏子之博約曾子之忠恕以進於
聖道也人病不知耳知之學之得之實有自飽自知味
之妙豈可忽哉

朱子曰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樣樣卻就過
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
因風俗世安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
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都有在裏
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曉方好若先
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
也

此段林學履錄

朱子曰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

三十七

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
忽然在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教吉凶道
理來所以聖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

此段沈炯錄與學履錄同時

右林沈二段朱子統六十四卦於畫前之易統喜怒哀
樂於未發之中此聖學滿、歸源處也如此用功方見
易理即人心之正人心之正即易理以易理洗心則卜筮
之說正大有意味在也

或言大學補試動一二萬人之冗朱子曰要得不冗將大
學解額減損分佈於諸州軍解額少處如此則人皆只就

本州軍試又何苦就補試也 呂素

朱子曰天生一世人才自是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
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
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句意思略轉下面
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人自銷鑠改交不
敢做出來以其子曰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
小人多是有才應 李儒用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
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應
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三八

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
也 李儒用

又曰籍溪嘗云連突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
境恐行擄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珪者以才略稱嘗作其縣
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教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
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繫鐘邑
人聞之如其宿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
若此也相顧失色而遂整師以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李
儒用

或謂李通八陣圖說其間所著陳法是否朱子曰皆是元

來有應但李通分開許多方圓陣法不知混雜稍好又問
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
亦後人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敵有許多兵馬相
戰開只滾作一團又只排作一行元須前後左右步伍行
陣各有條理方得令且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探布得所
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
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之論不知班固以
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省文爾看古來許多陳法
過征戰亦未元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
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机應變方略不用只如

三九

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又曰
常見老将說大要臨陣又在者休遞士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
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如之只管
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于困乏御來張彖直守而
劍戰退充法高只用法方汝為之末寇也柔直起御兵
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葷仍作飯分御兵為數替
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沙為
林文說彭子壽彈驍倪胄只任氣性不預因休致倪胄大
恨故趙相淑或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絕不曉事情率有而

妄舉陳淳錄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朱
子曰近處從重遠處從輕且如六御自是家：為兵至如
稍縣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鄉曰御邊用貢法却都用
助法則是都御却或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
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唯曉這箇
今且理會得大概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
封建并田尚熟事淳錄云因論封建并田曰大禁是如此
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恰如
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今世去封建并田大段遠其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

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下錢重處成些使一家但納百十
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民處淳錄云如海之
監錢罷了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
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嘗教倍緣上向自要許多用而今縣
若省解些月株看州府不來打罵麼某在漳州解發銀子
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可付一笑字
聽他們自去理會似恁時節却要行并田如何行得伊川
常言要也復并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也封建并田便
也是者破了淳錄云見暢道錄想是他經且如封建自
應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柳子厚之屬論得未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
子厚說得

世安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家如漢當初要封建後
不見得古人封建處好意來便恁地很便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
其貢稅如此便不也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個親戚
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也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
皆賢若有一个在那裏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个
困居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淳錄云封建以
聖人公共為民庶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計之第一世所
封之功正統既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个空是不曉
事則害民之事廢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
也不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番利
少而害多便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
自行不得

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
縣尉唐時理會一番繫封刺史人都不肯去符秦也會如
此來人皆是忘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人押起淳錄
不肯去也之便去這箇決是不肯行若是以大稅論之聖
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
史論得也或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若後昏昧說得
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土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
如此他每：兩穿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時那一邊害
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
會黃善剛與淳同錄

人才隨上轉移做事先其大綱以為政操要法也封建
井田雅行此段發明詳悉後來庸儒多執泥並未見此
故載之知程朱所言如是庶治道有定論矣

朱子答呂子約云代語之喻甚善妄為此語今已是十餘
年每以告人無碩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
始有分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惠書所論或問中語却
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今分明却將
冊子上所說來合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却將
衆說回互恐轉生迷或斷置不下也且如子約平生還曾
有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

甲二

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
不聞其告語之報矣故前疏莊練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
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都無聞見也况
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
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
為之說而強使為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
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家若論
優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
亦云一陽初動為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
慮方始見得若怀一點偏主張說意思即方寸之中自據

後矣

又答呂子約云未發浩然二義皆難亂膠纏不可從就今
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者且勿速增他說
只以訓詁字義逐句畧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体之
定為何如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請復詳論之夫
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教條引寂然感通者
皆與子思本旨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問偶有凡
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當亦無可疑
至遺書中統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
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為已發此意已

甲三

極精微說到未發恭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
不能言不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見無
聞之問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
合不答不知何故却引惹他致他如此記錄前後差舛都
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為非亦且合存而不論今
却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為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
當之言而專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
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
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為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
本此其誤認又不然曉故或問中粗登其端今既不信而

復有此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為一等時節一有則不得為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為已發則可而記若以無聞無見為未發則不可若若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冒堂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耶若已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訛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体有不充而餘然

四四

耳此其竅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粗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及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于此配彼而為崎嶇詭曲以為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礙而止為血氣之私故无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而無餘乎若果如此則孟子于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為主以剛二者竅主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為氣也以發語

而其下復言無是餘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体有不充而餘然矣若如來喻以是為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為之餘則孟子于此不當別下教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未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体大体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為離合却自隨于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若定予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逆選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今亦不暇悉數以陷于來喻

四五

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近分上明理致知為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為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掩救之無及又况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在水中央未能自拔又何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無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當恐更宜靜坐教教心昭虛明淨潔却時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旧見以來新意者也

又答呂子約云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冲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詎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冲漠無朕也至于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此是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間也

又答呂子約云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不若放下只白直看子思說處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汎說

四六

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向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功夫處而唯聖人為能盡之若凡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滋味在人雖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人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知此若只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狀因而漢矣千不足萬不足痛切未告莫作此等見解若信不及一任狐疑今後更不能說得也此非看未意更有一大病根乃是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試更若精彩看莫要只管等閑言語失却真的又云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

向是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相礙得方無偏滯而向後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

前一書言未發時耳須聞目須見無知覺之事而有知覺之理正純坤不為無陽與復卦一陽初動不同此種境地須自家體驗純坤有陽是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象復卦一陽是隱：有感而未見於事之家微妙處須自識得方能辨別涵養不可以筆舌道也第二書言未發吃緊處在心之有知二段未發而未嘗無知聞見昭：具在即純坤有陽萬感俱寂而一理炯然之家也一有此則不得為未發思視聽感則几動即復卦一陽

四七

有感而未見于事之象也第三書只此當然之理冲漠無朕說明用不離體：不離用不得舍當行之理別尋未發矣第四書不曾識得自家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時節一語畫出程子無見聞而有見聞之理在座模樣令學友及現益親切矣奇玉之差由于以未發為太極遂有錯解無聞無見之疑朱子特注明之能以太極作骨子則未發已發陰陽動靜皆太極運用奇玉終未理會朱子所以有答敬甫一書申明此旨也至于氣配道義之說寺丞以無是：字指道義言與上下文不合不知無氣配道義便是氣不能行道義單指道義而道

氣豈孟子本指朱子詳志辨論止窮理當處要之朱子此時全体太極靜中一點竟處昭融明旭太極之竟也動中一點定處堅固凝聚太極之定也即竟即定心中太極不倚于陽也即定即竟心中太極不倚于陰也只有浩氣渾淪統是道義所謂全体太極也浩氣即元氣之直達處元氣渾浩氣盛元氣者太極之含藏浩氣若太極之發舒不可以体用分却有始終意學者反身玩味毋復以文字讀之則几矣

四書未詳何年以六十三卷答孫敬甫去年堂與子約論忽已為古人之語考之則四書在丁巳無疑矣故附

四八

於後

朱子答廖子晦云所論顏子之嘆大概得之然亦竟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个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後守一物而硬定差排與作心性也若不如此政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必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况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旧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

之助几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比箇道理時常只在心日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近時朋友漫說高孝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以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孝之利而後取廢銅之禍者甚可嘆也來喻蓋已得此大意然特之以久全在日用工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真寔見處也又云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体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墮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戾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

四九

其施之於政事便瀆有綱紀文章閑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獎不奪之處人之蒙惠于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寔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于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己引書傳政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

常苦不得呈復頃當計余業史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
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終矣又如縣道送兩稅簿上
州府皆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登神用印給正
令有數月不還者守俸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
此為寬不知孔子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猶更不得行
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
孰有大于此者乎

又答廖子晦云心性一段大概則然但中間方說心為之
主不知從前說太極二五四端之未發時此心却在甚處
可更思之文云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
明蓋以其所見而言則自源但流由本制末堯舜事業何
難之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曰行有不檢便是曾點寔未

五十

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廣耳
非謂季間之道只到此處便為至極而無以加也然則幸
者觀此要當反之于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
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几是日
俱到無所欠闕

前書首段只在居敬窮理著實用功事；反已刻；撫
身雖當愷悌亦有依據無不至隨手消散果能如此後
書二段皆可然會而見點所見存點所存克己復禮以
顏子為師千古學聖津梁被此語道破不做顏子工夫
便有流弊矣前書第二段尤宜詳玩蓋季與政初無二

理當身規矩條理固要分明行政規矩條理亦須了徹
若不了徹空言一體之愛何濟于事何益于民何快足
于心不過謹自寡過之士耳細註極精寔可坐言起行
者非閭廬人不知

按前書有廢銅之禍一語後書第七段有辨文考異刻
版數語似當在丁巳故附之

朱子答度周知書云比來為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
功否即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于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
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現理講求思索沈潛反
覆庶于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五十

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孝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用書信筆不竟錄；切勿為外人通也

按朱子與屢亞夫書云明年便七十矣去年度園鄉歸
崇託致意云云則此書亦在丁巳前後故附叙于此
合本卷所載答潘子善書規之雖是教潘度二君用功
之要朱子此時若用力若不用力自然合一可見于此
矣蓋朱子持敬工夫至純至熟致知工夫至精至密至
于暮年至精至密者皆融會于至純至熟之中打成一
片故其靜也仁義禮知之有阶分而渾然者全体于中
而無不在及其動也仁義禮知之因感觸而發然者發

見于外而無不宜一動一靜即心即理深造自得左右
逢隙是以抽閑敲鍵盡頃應裡以副示孝者使知所以
用力以無失守孔孟立教之止脈焉試問象山文集有
一言若此之詳明親切者乎彼後朱以入陸者妄謂朱
陸之同即尊朱排陸者競謂朱陸之異至其所以異者
無如此二篇之詳明親切苟孝者及後而潛玩之其必
有以信之矣

朱子答林德久云如所論私意脫落無有渣滓為盡心即
不知却如何說存心兩字兼既未知性即是於理尚有未
明如何便到得此田地耶此處一差便入釋氏見解矣此

五十二

理甚明更宜思之况知者有漸之詞盡者無餘之義其意
象規模自應有先後也太虛寔理正是指形而上者而言
既曰形而上者則固自無形矣然謂之無理可乎以此思
之亦既有曉然也

此書未詳何年文集序於仕宦書後故附之

李敬子問云燭竊安謂顏子四勿曾子三省與夫博文約
禮動容正顏之事皆資外養內之事也學者唯當恣意於
此朱子云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
也又問云燭竊謂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
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良當以其任欲民俗淳當興禮

樂欲強甲兵當傲高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朱
子云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
之方始有寔有用不為空言也

玩朱子勿之省之亦由內要內用不為空言之語是有体
有用之教可備塗以從事者也朱子答余國秀云所謂
貼裡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于人之
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
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
密更積聖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後頭至尾不要揀
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

五十三

抵不曾著定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
務極精微之蓋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
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裡之病也現此則朱子持守
讀書至老皆以此立教聖李大宗定於一是何得尚有
異說乎

答敬子書未詳何年按答胡伯量云敬子說是則與答
伯量者亦相近伯量錄在戊午故附之

朱子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
在裡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當初付底既
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

無違及礙亦無所包裹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個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佛氏也只是見這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個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應保合便是有個皮殼包裹在裡如人以刀破其腹此個物事便散却便死

又曰而今人會說話行動凡百皆是天之明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也是天之明命

五十四

又曰心須卓立在八九著之外謂忿懣而勿陷於八九著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處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于彼

問五十四知天命朱子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于真謂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應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曰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同是且知四端雖固有

孟子不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厘絲忽裡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個周到處是何物

又曰聖人之心直是表裡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所思都是這理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蓋形骸雖是人其寔是一塊天理又高而不樂朱子曰說子在川上章問曰今不知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兩個物事是一箇物事公且思量良久乃曰今諸公讀書只是去理會得文義更不去理會得意聖人言語只是發明這個通理這箇道理吾身也在裡面萬物也在裡面

五十五

通同只是一箇物事無障礙無遮礙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聖人即川之流便見得也是此理無往而非極致但天命至正人心使邪天命至公人心使私天命至大人心使小所以與天地不相似而今講學便要去做與天地不相似處要與天地相似又曰虛空中都是這個通理聖人便隨事物上做出來又曰如今識得個大原了便見得事物物都從本根上發出來如一箇大樹有箇根株便有許多芽葉枝葉一箇則千百個皆動

又曰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却緣是它存得那赤子之心而今不可將大人之心只作通遠萬發赤子只作統一無

偽說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純一無偏亦于之心未有知而純一無偽

問氣是合下有否朱子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心不可知

又曰於天無怨于人無忤于天而上達自在這裡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地任這裡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曾去看合看處就看處白虛靜這個互相發

朱子謂蔡孫云公既久在此可時一發文字與眾人共理

五十六

理會蔡孫請看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蔡孫依朱子解說過朱子曰而今解得分曉了蔡孫請再看處文字蔡孫思錄披教板云也揀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却想像有箇光明閃爍處物事在那裡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個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從動處說起其變動之極前又有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未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裡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日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滾：將去如水相似一個

起一個倒一個上一個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個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處動靜所以結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德地便生知得德地便死知得德地便消知得德地便長此皆是結天地之志隨他德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親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個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使吉小人悖之

五十七

便凶這物事机關二下撥轉便攔他不住所以聖賢說：業：一日二日萬幾戰：統：至死而後知免大化德地流行只得隨他德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天壽不貳修司以俟之所以立命這典西銘都是貫穿只是一個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便只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畧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德枯存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生條陽這只是一氣一消一息

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自家
吃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所以仁
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知無非是此個物事
繼之者善便似日之蒸添模樣成之者性便恰似造化都
無可做了到得成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
之者善人物莫不如此如人方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
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便自成一個性了便自會長
去這後又是繼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
發生處和者謂之知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
便是不知所謂發生不知所謂收斂斂斂生夢死而已爾先

子

生太極通書便只滾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
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個便
生兩個兩箇便生四個四箇便生八個八個便十六箇
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個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
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
之途耳少頃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無為只是自然有
突理恁地不是人做應都不曾犯于勢幾善惡便是心之
所發處有善有惡了德便是善惡為聖為賢只是這材
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
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便是有箇體在裡了一起一倒無

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動而不失
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說來說去只是這一個道理
孫問云此個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成之者性都不曾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
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
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著朱子曰孔子說得
細膩說不實了孟子說得粗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實
從原頭推說來然其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明曉得仲蔚回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和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
是體義便是用吾曰仁只是流行出來應義是合當做在

子

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剛隱之
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朋友故旧有許多差
等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
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
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
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
九族之情無所恨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
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室有十房父子到得父
各慈其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
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

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裡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由在後面少間放出來其是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這理應那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向來應便是情其是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裡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來亦好則劇又舉邵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來看都在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知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禮知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

六十一

他說道之形體便是說得好

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裡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裡今年頗克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以上林葵孫錄

朱子謂顯道曰久不相見不知年來做得甚工夫曰只據見成應書讀朱子曰聖賢已說過何待更去理會他但是不恁地恁地都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着因思顯道恁地說不得若是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應道理人最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

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而已其生後復說孝弟為仁之本朱子曰說得也都未是因命林子武說一過既畢朱子曰仁是根惻隱是根上發出應萌芽親：仁民愛物便是枝葉次日朱子親下精舍大會幸者朱子曰荷顯道與諸生遠來某平日說應便是了要特地說又似無可說而今與公御里平日說不同處只是幸箇讀書與不讀書講究義理與不講究義理如某便謂是須當先知得方始行得如孟子所謂放淫邪遁之辭何與自家事自家心欲知之何故若是不知其病痛所自某少間自家便落在裡面去了子

六十二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道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那上面六節固是當理會若鳥獸草木之名何用自家知之但是既為人則于天地之間物理須要都知得方可張子曰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回處今但見得些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于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直與某相象多年平時看文字甚子細數年在三山也然有益于朋友今可為某說一過直御起辭朱子曰不允多讓顯道曰可以只將日所說有于章中之於是直御畧言此章

之指後歷叙聖賢相傳之心法既畢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是頭上安頭以脚為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行字讀蓋孝弟是仁裡面發出來應性中只有个仁義禮知何嘗有个孝弟來它所以恁地說時緣是這四者是本發出來却有許多事千條萬緒皆只是後這四個物事裡向發出來如愛便是仁之發才發出這愛未時便事：有第一是愛親其次愛兄弟其次愛親戚愛故旧推而推至于仁民皆是後這物事發出來人生只是个陰陽陰中又自有箇溪陽：中又自有个陰陽物：皆不離這四個而今且看如天地便有个四方以一

六十二

歲言之便有箇四時以一日言之便有个晝夜陰陽以十二時言之便是四三若在人只是仁義禮知這四者方未發時只是仁義禮知及其既發便有許多事但孝弟至親切所以行仁以此為本如這水流來下面做几个塘子頭先從那第一个塘子過那上面便是水源頭上向更無水了仁便是本行仁頭是從孝弟裡面過方到那第二个第三个塘子但據其看孝弟不特是行仁之本那三者皆然如親：長：須知親：當如何長：當如何年長以信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這便是長：之道事君時是一般與上大夫言是一般與下大

夫言是一般這便是貴：之道如此便是義事親有事親之礼事兄有事兄之礼如今若見父不揖後謂之孝弟不可便是行礼也由此過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若是知得親之當愛兄之當敬而不違其事之：道這便是知只是這一個物事推于愛則為仁宜之則為義行之以遜則為礼知之則為智良父顯道云江西之學大要也是以行己為先朱子曰如孝弟等事教件合先做也易曉夫子也只略：說過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也只一處恁地說若是後句許多合理會處須是後講孝中來不然為一御善士則可若欲理會

六十三

得為人許多事則難此一段本注與蔡孫同錄朱子曰人如何不博孝得若不博孝說道修身行己也極難做不得大孝誠意只是說如好：色如惡：臭及到說修身處時已自寬了到後面也自無甚事其大本只是理會致知格物若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應將來只成一个無見識底人若是意思高廣應將來過不下便都顛了如劉淳之徒六經說孝字由博說方說起來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孝于古訓乃有獲朱子至此諷誦愈終始典于孝厥德修同覺曰這教句只恁地說而其曲折意思甚密便是孝時自不知不覺其德自修而

今不去講孝要修身：如何地修此段本注參孫下

以上黃義剛錄

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如干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朱子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通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而死者非正命湏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紲非其罪也若當公冶長死于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个甚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二十四

元孝者湏是于此處見得空昭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到了也湏望主萬仞始得而令人有小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本注參孫同

此段林賜錄

前十段所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吾心即天地心下學上達貼地在這裡皆切要細密語也玩太極西銘通書中庸一敗朱子是時正是渾然中正仁義主張這个物事不是閑在動靜也戰：兢：死而後已只得隨他恁地正是事天立命真趣味也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起居食息都在這裡離他不得正是主

張這箇物事也通書只滾這幾句易也只是如此朱子心中備具太極西銘通書中庸道理也後說到仁義禮如是主張這个物事之樞紐天地萬物道理都在自家性分之内即所謂許多道理在這裡也玩訓顯道一取見世間事千條萬緒皆從這四个物事發出未與前段互相發明朱子身心行事總是四德流通也後二段教人格物講孝明此理歷立萬仞守以理孝若也遵此方有主張也嗚呼朱子之學至矣朱子於聖賢經書細心講究義理而涵養固守之積累既多又與俱化此心即前聖之心天地之心許多道理融會貫通直到左右逢

二十五

原大成時候也若夫象山非無讀書窮理之功也略窺大意而已其中條理之精密次第之曲折許多合理會處皆置不講只以經書言語幫助自己見識現其於太極一書直以老子為比則西銘通書中庸易也未能見在裡所以俯視聖賢輕忽經書大為孝脈之害其後之柔者不過一御善士其狂狷者率多悖禮勢新又至而陽明宗之直一派陰禪說話于太極西銘通書中庸通理毫無理會矣豈不大可恨哉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朱子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威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也氣雖

散他根却在這裡盡其誠敬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
事雖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
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
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
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
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
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
看得這個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降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
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个上帝如世間所望之
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

卷六

立壇禱一節分明是對鬼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
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
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
問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
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三樣其實
只一般若說有子孫應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應他
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个亦自浩然日生無
窮如礼書諸侯因田之祭：其田之無主後者如太封于
齊便用祭甚費鳩氏季前達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
此固來理合祭他道理如合此便有此氣如晉侯茅盾叔

云相奪予智蓋晉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
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
絳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應方有感格之理便使
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便是遠然既
合當祭他便有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
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
看得活雅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
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未問其討說只
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
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問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

卷七

蔡所說已是無分曉了

此段道理毛俊問易太極圖銘定：穿過來克己養性
心正意識自家心中清明正大之理氣洋溢飽滿隨處
皆是方是心中正理正氣與天地正理正氣相接自然
合一竟得益天地間總是個其不思者皆正理正氣
流行張子所謂生死一天人一即此段精義也
後之問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虧欠而夫子反
貧賤何也未子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
得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榮得那高庄則貴稟得那厚應
則富稟得那長庄則壽貧賤夭折反是夫子難得清明者

以為聖人然稟得即低，庶庶所以負職，雖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即短，庶所以又夫，又問一陞一陽，宜若得句，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者？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只是偶然，不是有意。曰：天地那裡說我特地安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裡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耳。

朱子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地在這裡流轉方是。

三八

又曰：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速委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看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物事，須更交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

又曰：書只是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庶也不滯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然看過，心裡思量過，也不如讀；未讀去，少間曉不得，庶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當思之讀，便是。

學夫子說孝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孝，則殆矣，便是讀；了又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靛靛不安，一似借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便喚若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日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

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若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

此五股須細玩，知貴賤清濁之氣，質則知氣不齊，知道

三九

活潑：極有憑據，則交滅者不足碍胸，知書當熟讀，牢記則不流于空虛，熟讀尤要緊，性拙鈍，只讀正經，讀思工夫循環反覆，果如朱子所言，先聖賢決無虛語，只在人自勉耳。

又曰：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裡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几時得？又曰：涵養之則，此非礼勿視，聽言動礼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朱子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

養

問敬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挽亂朱子曰
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即要無
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挽亂我且
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
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裡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
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
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裡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
是自挽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
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

七十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于物欲中打一竟悟
是時私欲全無天理盡見即此便是仁之全体否朱子曰
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
否只才被入畔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于應事接物上不
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朱子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
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又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
有許多地頭去處
又曰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後孔子只

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
諸子皆是數無能應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
汲：去理会這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
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遠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
他求若是大應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應功業使用小應
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来如何可強

又曰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問知止而後有定項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
物格知至只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朱子曰物格知
至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

七十

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個各隨人淺深固是
要知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
去所以聖人之教要人只管理会去
又曰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應方定方不走作如水
之初定靜則定得未久物不能挽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
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
安然不挽安然後能應令人心不搖漾不定盪還能處得
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慮事于叢冗急遽之際而不
處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便有許多說話
在人細看之

又曰如今說格物只晨起開日時便有四件在這裡不用外尋仁義禮知是也

又曰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日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只是窮此理因漸及于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苟令人皆無此等禮教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体会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先聖所說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決

七十三

洽貫通

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誠是真知了方能識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未去沒安頓處自然著它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所不及處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孝它非無長處但只知得一路其知所及者路徑甚無差錯知所不及處皆顛

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但知善當好惡當惡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定未嘗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或問意者聽命于心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乃在心之先矣朱子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之体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得故水亦搖動也須風既息然後水之体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也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應事但當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

七十三

又曰觀天之明命古註云常日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着察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決知克舜可為聖賢可孝如菽粟也飽布帛也煖自然不為外物所誘若是若在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箇通得一處則諸處皆通矣

林安卿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竟同否朱子曰大略也相似只是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个如此竟足自然心中自有所覺悟曉得道理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个是：应心一个是不是应心只是才知得這是个不是应心只這知得不是应心便是：应心便將這知得不是应心去治那不是应心知得不是应心便是主那不是应心便是客便將這个做主去治那个客便常守定這个知得不是应心做主莫要放失更那別討个心来喚做是应心如非礼勿視聽言動只才知得這是个是非礼应心此便是礼应心便莫要視

七十四

前六段主敬主靜親切要妙皆有與義全在敬不間斷不隨物轉後八段言知止言定言格物言存養言主心皆朱子親歷過來的故道得有滋味如此孝者須將朱子格言一一反之身心聽得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不隨時如何隨物時如何靜時如何不靜時如何竟得不遵朱子用功便身心無下落則句有不能已者矣又一反之身心聽得知止定是如何不知止不定是如何能格物能存養有主心是如何不格物不存養無主心是如何竟得不遵朱子用功便蒙困一生與草木鳥獸無別當有疎然汗下者矣朱子教人要存得此心理光

明不昧無事有事常是湛然如此的確切寔而宗陸王若全不研究此等處直謂朱子本体不虛宗朱子者又不從此發揮只將句讀文義拈去不去時又蒙曰反人報疾呼以為此是朱子正脉嗚呼朱子聖孝一歸于陽明之攻擊耳晦于後儒之誦說不有遠識特起之士何能挽其萬一哉中間若不用躬行一畝尤見体用一致隨器力孝無責人求倫之說陽明以朱子無不知無不能立教為病特著拔本塞源論從其教者附和之不知朱子立教原不求倫只隨分量做讀此段則朱子專重身心隨力致用之教千載可見矣豈有泛求務博

七十五

之病乎

德元問何謂妙衆理朱子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来若無知道理何從見所以謂之妙衆理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朱子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居所以仁蓋居是个主腦人民土地皆屬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以一家言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頭来便如此

了又知父所以慈子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個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執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个仁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个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于人物便有个仁義禮知之性仁屬春屬木看春問天地發生藉然和氣如草木萌芽初問僅一針許少間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爰化萬狀便可見他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个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于用自然慈祥惻隱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个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

七十六

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知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

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朱子曰天即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裡頑誤是常要着教光明燦爛昭在目前

又曰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于詩興此心也立于禮立此心也成于樂成此心也

朱子謂林安卿曰論敬自是徹頭徹尾要度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裡打瞌睡

情等有私欲未時旋投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起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朱子曰不須多言這只是个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于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恣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頹怯懦于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恣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荅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寔只是个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此氣自然發生于中不是只行

七十七

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于外而得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也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个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道理若慈善柔弱應終不濟事如曾子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操使若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孝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于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裏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

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又曰今人多將顏子做個柔善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柔細密不發露如有大氣力在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橫臂扼腕盡發于外論其氣象則孟子粗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則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孝若則須自粗以入細須見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加工如顏子聖人也

又曰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刺語却被這三句捋來持得不活轉不

李八

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才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地只是這許多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後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有曰吾儒見得個道理如此了又要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

德元以下四段皆從自家身心道理直透到天命源頭見得人生只此心此理即是天命安可不了然安可不頓說揭安却以下三段止見克己集義便是天命之性當在這裏孟子實見得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元亨利貞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教臭觸着便發感着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孟子之心到此時即天地之心虛靜純一只是仁義禮知道理充塞盈滿無一毫教臭觸着便發感着便應且常發常應常靜常一無有息時則是孟子之心與天地之心通一無二也其用功處全在剛果決烈方立得脚住天行健人不剛果

七元

決烈安能合得健德惟其剛果決烈却是虛靜純一所以即心即天朱子自心合天與教人合天之孝具見于此矣

郭兄問段必有事段請着尤當着眼細：理會只此自然然然然然然然然之性天地生成萬物是如此人心統御萬物亦如此原非二物只要理會得透徹果能透徹見得這物事在這裏動也如此靜也如此實是觸着便應多少受用快活此理自問程根四夫子發揮出來尚是渾全至朱子始分晰極其明白統會極其融洽所謂天命流行性通仁義降衷活潑果然只在這些

子天人生死合一都在于此正指示大路與人偕行共
造聖域之金針也止嘉後孝若不返靜虛得力何曾遠
徹此理原頭此孔孟大宗斷：屬朱子無疑矣

朱子曰君子之言豈可妄發某嘗說實誼固有才文章亦
俾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齐說了宜
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看他會做事人便別
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做將
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
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
只管跳踉爆趕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

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為曰良其輔言有序悔七聖人
之意可見矣

此段論前賢定力深藏處極有味當參玩

敬子問且晝不措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朱子曰不是肅氣
為蓋要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
水涸則魚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
心亦微矣

問夜氣一章朱子曰氣只是這個氣日裡也生夜間也生
只是日間生應為物欲格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應則
聚得在那裡不會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

耳聽口裡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操存得無非是耗散應時
節夜間則停泊得在那裡如水之流夜間則開得許多水
住在這裡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裡又聚得
些小若從午且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
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
其且晝之格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非如
之心如船閘在乾燥處轉動不得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
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足是此氣不足以存仁義之心
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个保養護衛意
意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

全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朱子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
子有親不然便是違天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
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性便有那天
問不感知天命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裡自看
个血脉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問孝者曰人何故有惻
隱之心孝者曰出于自然龜山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
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

問由太虛云云朱子曰本只是一个太虛漸：細方說得
密耳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体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
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

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个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
氣化說雜氣化而是不雜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
然之理家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面圓圓氣化便是圓
圓裡虛靜陽動子曰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
理便隨在裡面無此氣道理無安頓處如水月中波是有
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竟
又是那氣之虛靈反應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竟
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
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印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
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竟但有通

全

塞草木亦有知竟否曰亦有固茂叔窓前草不除去云與
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竟只是鳥獸應知竟不如人草
木應知竟不如鳥獸又如大黃喫著便瀉附子喫著便熱
是他知竟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
如火燒成炭將未泡湯也煨苦因笑曰噴信州諸公正說
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
又曰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引个甚麼怎生地不
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發起這心與他着教此
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
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也今說不得自是那妙處

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時那个物事自跌落在
面前如張子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已知得真个是中這
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夫雜方看得出

揚通光問中庸或問引揚氏所謂無遠非道云云朱子曰
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會
聚此皆形而下之器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
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
之器窮到那形而上之道理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
而上之道理得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若便謂
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

全

之頃一般亦是此病須是運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
用若還得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
性便是如此說我這个會說話應會作用應叫著便應應
便是神通妙用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須是就這上尋討
个道理方是通禪老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在汝等
諸人面前上出入云云他便是只認得這个把來作弄或
問告子之學便是如此曰佛家應又高告子應死殺了不
如佛家應話而今孝者就故紙上理今也解說得去只是
都無快活和樂應意思便是和這佛家應也不曾見得似
他佛家者雖是無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便是

他就這形而下者之中理會得似那形而上者而今孝者
看來須是先曉得這一層却去理會那上向一層方好而
今却是和這下向一層也不曾見得所以和那上向一層
也理會不得又曰天地中間物：上有這道理雖至後
緊要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性這道理却無形無
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向這兩個元不相
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孝于父者未博孝
似後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
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一
各理會方周遍無疎漏又曰道不可須臾離所謂不可離

全

者謂道也若以春止動作便是道則無違而非道無時而
非道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孝道為：其不可離所
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
有介仁義禮知始得若便以春止動作為何用更說不可
離得又曰大孝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以
懸空無捉摸處說格物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
而上之道便見得這個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如此何空說物便是則竟小使指
物做則只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物也目之視
乃則也耳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日是

物其視之明聽之聰方是則也

敬子以下六段教人養得此氣方養佳仁義禮知之
蓋以心氣原不分為二不混為一知其不混為一方
知其渾然是一此須反自體聽心是如何氣是如何心
宰氣是如何氣養心是如何一動聽明白方有得力
嗚呼微笑微笑非知養氣者但數十年來循朱子之
訓而體聽之稍有端緒高其始也知王教補小孝不知
立志及知立志時此志甚微若存若亡若有若無茫然
不知下落又從事於端莊凝定以收斂之隨事體察而
力行之居教窮理積之數年此志稍定此氣稍寧竟得

全

氣定有相依之妙始立志時非志無以御奔逸之氣及
養氣時非氣無以涵微渺之志其相依之妙直有不可
言語形容者雖然猶恐其似形而上者也後太極圖說
寔體驗於身心及反之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昭融
之時乃恍然曰此其形而上者乎然又不可以暫時頷
會便謂有得也即此氣象是朱文子所謂仁義禮知渾
然燦然之性理會根原未歷模樣的確：是如此精
月累歲馳之又聽到得常：一毫雜念不生只有天理
昭融之會庶幾其有合也然又極微全在保養蘊衡之
功不稍間斷仍從居敬窮理循：做去其積之歲紀無

可歌手也。歷之困窮無可歌手也。極之生死無可歌手也。此蓋從朱子遺編尋味探討用力梗概有如此未知合否。因編聖學考卷至此并記之以明朱子揭探源立本之旨。以垂訓後世。若如此切實有可依據做工夫不得草率。畧過也。

用之間戒。慎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繫一繫。朱子曰。不可如此說。戒慎謹恐。是普說這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得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個却是喚起說。戒慎無个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如桌子有四個角頭。一若用著工夫。更無空缺。

處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扁中間。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不戒謹恐。只自做工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戒。戒。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成到臨死時。方如此說。戒。他是一生戒。戒。就到死時方了。

問呂氏所謂執楊氏所謂聽。所謂體或問辨之。已詳延平却云。默坐澄心。以聽夫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為如何。聽字莫亦有呂楊之失否。朱子曰。它只是要於平日。知得這箇。又不是昏。地都不管也。

問。無非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

皆不外。夫鬼神。朱子曰。不是有以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又有此物了。又不能遺。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攪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體那物。鬼神却是主。

又曰。誠者。物之終始。未衷是誠。去虛亦是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

又曰。大德是敦。那化。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在來。這便如思想。忠是敦。那恕。是流。出那忠。來。應如中和。是大德。敦。化。和。是小德。川流。自古。及今。都只是這一個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與鳥。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類。乘。倒去。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以至聖人。所以為聖賢人。所以為賢。皆只是這一個道理。人若是理會得。那源頭。只是這一個物事。許多頭項。都有歸著。

問本義。云。忠。信。主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實。恐是。成德。非進德事。朱子曰。若有一毫。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家。德。何由。進。又問。居業。如何。寔。曰。日。如此。後。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事。禮卑。居業事。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朱子曰。然。因。引。禮記。

中天通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原都從那粗原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原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出來天地與聖人皆然

又曰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及之謂鬼以其緘也人死便是

鍾祖考未格便是伸
又曰印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
敵氣湊處置得精明也氣本未清明又養得未純厚又不
曾枉用了心他用即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
得天下事理精明堂于百源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

分八

勝之常東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
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
做得出來須是異康節甚善張子房問不知其真个用時
如何曰須有此机捷術數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
先生顯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朱子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
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
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
曰見羅先生說春秋頗竟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
理會得如何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

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
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脉及釋氏傳心傳髓之說朱子
曰便是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而書白書人
自人如何看得出

又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
這志氣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其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
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裡不穩只交到五
更初日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簡起來
應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志氣定不會

分九

被血氣奪九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來自暴之人耳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做時乃爲人
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
處枉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
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向前有个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
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
人欲交戰之机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
項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上智聖人不用若力若賢
人資質先也因分別最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須大段著
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色容莊持以甚唯朱子曰非用功于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又曰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措尊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李為英雄之孝務跡他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其道理須是事：從心上理

九

會起奔止動步事：有个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關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今公們孝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問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孝應他心難放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孝却放得遠少問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又曰某平生不会懶能甚病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
用之以下二跋言或恨操存之功也問体物三跋言鬼神言誠源頭只一个物事也問本義三跋言進德居業

是不已的事而天地之教神伸鬼鍾皆此理也又曰即康節八跋言即子延平之靜言自己之持志言這理事從心上理會皆心行也切要處尤當着眼其曰戒懼無个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者合下便當戒懼只緣上夫問斷接續故有起頭處若實用功若見得覺体如此流行則戒懼工夫亦當如此流行戒懼一鬆心体便放知得關係重大又知得心体本先明本端疑為得不刻：捉掣乎其曰柔處是誠去處是誠：則有物不誠則物者尤喫緊指點孝者亦知當誠只為不能長久故至舍亡又以難不誠未便是禽獸豈知一有不誠則有物

九

與無物同未處是誠人所同也去處則散亂渺茫雖有如無室不大可悲痛其曰日：如此從生至死無頃刻不相似若從忠信深入体曉本來明德分曉所進在此所居在此便無頃刻可提思慮孝者通病在把忠信看輕了不知道之活：無後下手惟立誠總有可居之地一念誠寔這就是明德呈露愈精進愈廣大終身游息其中有無窮滋味是自家居居不可一日離若若離此一步便屬舍止便屬游魂可恨可哀極省極省其曰理會道理明透自是靜若從未靜之一字最難着手所以朱子力防討靜一路然有深心玩程子敬則自虛靜不

可把虛靜當做敬之言則知靜後敬顯然或有難以持久之病惟朱子理明自靜之說為更的確若明得性體本不可着一物汙染方還天地潔清本性何處容得一毫雜念明得性體本是萬物皆備方還天地完全本體何處容得一毫虧欠合程朱之言後敬明二字着實用功則不期靜而自靜不走入虛寂一路矣其曰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若後來待志工夫須有凡番鍛煉僅安常處順信以為然者忌恃不得一經折挫便至銷阻惟試以大困窮此志不屈試以大拂逆此志不屈試以大疾病此志不屈此三種境人所必有無本

九十二

願者逆境苦惱此志昏弱可惜可惜惟有本願者歷：堅強能勝得他方是得力此中消息只可自喻若信不及守不安安可不痛加策勵上負聖賢自虧天性到極之生死便難着力措手不及了枉生可痛讀朱子之言直是天道之行便不息人事之守死善道都是一理所以全始全終也其曰某這裡事：從心上理會舉止動步皆有道理者此皆極微密宗陽明若漫言朱子工夫皆在見聞上又曰晚年方用力于根本豈知朱子事：從心上理會會歷數十年如一日但陽明從心空處着力朱子從心實處着力此為殊途耳且細玩朱子此數

語便見朱子小心翼：如臨淵谷氣象一切道理都自胸中流出自有心管身：依心形性渾融一致之妙之非體驗自家身心有得不能知朱子做表做裡統此道理灌注也願學者詳味之

朱子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有用處朝夕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安得似他此心元不曾有所用豈日流蕩放逐如無家之人悠：樣：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有謹錫不安作者亦資稟如此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若是汲：用功庶人自別他即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裡許

九十三

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一個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公等每日只在門外走所以都無入門頭處不濟事又曰孝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到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去此心肯放捨否定是追尋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又曰某曰時看文字極難諸家說盡用記且如毛詩那時未以如今說得如此條暢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潤時將

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借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們紐捏巴攬來說却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便他不動敬子云而今每日只優游和緩分外看几遍讀几遍意思竟不回到而今使未得優游和緩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方得那優游和緩須是做得分分九九成了方使得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這个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滾成汗瀉成鐵方得今只略：火上增全然生硬不

九五

屬自家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今孝者所以不得力只是不熟又曰漁溪二程橫渠們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白自是恁地重看得寬緩無力者只是心念不整肅所以如此緣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那意思不著說從別處去湊是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未有方四方八白截然有界限始得又曰讀書之法只要落案槽今公們讀書畫不曾落得案槽只是走向外去思量所以都從差着了朱子問孝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

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兀于是顛沛兀于是湏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應時節多閑緊要事究竟自己應事時節少若是真个做工夫應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几多緊要大節曰尤緊要

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湏是未接物時也常割扶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

九五

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時取事而謀平居靜慮思所以慮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此雖于本文說得大過然却如此湏于此處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又曰只守得塊然應虛靜雖是虛靜理向黑漫：地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湏是將那黑應打開成个白應教他裡面東西而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得做虛靜或問左傳疑義朱子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于左傳所謂棄却甜桃樹綠山摘醋梨天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上教化一兩錢豈不哀

我只有聖人所說無不是這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愆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不然于思何故說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体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向堂見呂伯恭愛學者說左傳某堂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却說這個繼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蓋早矣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應甚高只是下向空疎無物事承當伯恭應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

卷六

須是于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濶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个字在面前仁義礼知只趨著脚指頭便是這四个字若看得熟于世間道理沛然若决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字一句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併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個道理渾淪用過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在全体令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体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以上沈簡錄

朱子回言以下八段皆是教人做工夫步：着緊者如云無一時一刻不在裡許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又云正當道理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又云須是心念整肅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又云讀書之法要落窠槽又云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此數條是用功入微處孝者當依此体驗乃知朱子一片婆心流露字：句：各有指歸絕非向外用心也至末段直是朱子自寫胸中道理非深体味之不能見蓋朱子是時造德純熟滿腔子都是道理充足如天下至聖克積極其

卷七

風發見當其可地位一切經書中文義道理摠在朱子胸中隨所寓目即是道理流行于行間絕無語言文字之迹一切天壤間名物道理摠在朱子胸中隨所感觸即是道理流行于事物絕非形象方名之粗所以然者惟朱子見那本体到完全極至處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天性實：在這裡無所不包故即心即經書即事物終總是一箇道理流布洋溢無有內外無有彼此渾身都在道理中也孟子而後惟南程張朱到得此境自朱子後並無一人見到此季到此者不失偏空便去龐雜有如是精粗一致渾然無迹者乎改朱子者不研究

到此宗朱子者亦不研究到此終、口舌何能損益聖

李之為一哉

朱子曰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合之廟貌亦謂之神以方伸之氣為言自此處要錯綜固編而觀之伸中有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又曰某然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竟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裡一者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道理大原因要

九十八

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粗精大小無不常理會四邊一者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令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自着力培得甚事如坐定一個地頭而他去脚也須分有攝障如大軍廝敵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回去別處以邀截須如此作工夫方得因建陽士人來請問朱子曰公們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竟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似今日都無昌大發越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稍透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只泛

泛在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柱而今都乾燥

只是心不在不曾著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做得工夫某常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存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那物

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恁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字也須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爭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

九十九

轉動不得自家脚才動自然踟躇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怠然後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裡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著

以上不知何氏錄玩語意與沈氏錄同故附之橫渠一敗言鬼神屈伸之理二段三段言窮理極該括言存心讀書極入微全要着見這物事由是存心窮理讀書：有把柄這物事非他即至善即天命即太極也朱子如此教人猶謂專于訓詁豈其然哉此段係漢按論朱子論封建曰此六難行使青梁之子弟不孝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視之其荒縱淫虐如此

豈可以治民政主父假勅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
故禍不及民所以後宋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
至于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欲存心皆禁制更存活不
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兵相屠相戮
馴致大亂惻云監防大密則有魏之傷思若寬去純勒又
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耳曰那介雖教
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令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凡大不
憚之惠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戍故更支撐不住間因舉
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
般名色錢可以贖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題

百

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安天下凡解由州郡無兵
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群
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即守晁
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攜之使去留鄭公闢之大怒欲
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路之范文正
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擇拒令守臣能權宜
應求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
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沈個錄 卓介甫
只是剗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關額盡令勿填補且如一
州有千人禁兵額關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括由

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
于朝廷如此然有得錢不可賺計文云也怪不得州郡欲
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旧有千人
禁軍額某到時終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旬關供給本軍
每年有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石上供所餘者止
七千石僅能贖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摩畫措置如
斛由加租之屬又盡則預于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
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冬則
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贖不給膏皇教：有
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准于招只是

百

無討糧倉庫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
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換過日子而已
朱子曰居今之世若欲盡除非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
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
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充淳夫
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節
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晚之信然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
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于嚴今所難者
是難得晚事在人若晚事在人歷練多事終至向前他都

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令人往：過
廠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
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廠便是這事難

彭仲剛子優作台州臨海縣理全後事甚善朝廷措置後
法看如何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
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新：自是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
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几鄉：有濶狹其鄉多富家某
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
則隨其道理遠近分劃禱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
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于人民：自禦之雖

二百二

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安也又有所
在利于為保正而不利于為保長者蓋保長催稅其獲極
多其在紹興有人訴不肯為保 少間却計會情願做保
某甚嘉之以為捨易而就難及詢之士人乃云保長難
于保正又有計會欲為保長者蓋有所獲于其中所在風
俗不同者未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為保正外又計
其餘產若干當為保長若產錢倍多則湏兩番為保正如
此則無爭又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使人依由子分為
几限令百姓依限當廳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
諸邑依由子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是時飢饉

民甚苦之恣為吏人乞覓或所少止七百而限以十限每
限自用百錢與吏或欲作一項輸納吏又以違限拒之或
所少不滿千錢而越限之錢則已踰千矣其擾不可言所
以做官難非通四方之風俗情偽如何了得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朱子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
法便是此法都是後這裡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
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御凡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
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法天下坐令之兵不曾做
得成范仲達名如埤太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
未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

二百三

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
至縣：聽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託任滿無一冠盜頃張
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畧記大
概

朱子曰某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入此最
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爰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
湏是四面有个防衛始得一个隅官湏各管得十來里方
可謂細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然寓个大小相
維之意于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湏是若意理合這个于
弟真个要他用非其他泛：之比湏是別有个拔擢旌賞

以徵屬之乃可此等事唯處澳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

朱子曰自秦漢置守尉監漢有刺史郡守如令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宋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三國有太史之權而即愈少不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改刺史為州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刑獄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

一百四

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各謂則貽害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幸判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盡之弊矣

陳問復仇之義禮記疏穀梁春秋許百世復讐又某書庶人許五世復讐又云因君許九世復讐又某人引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在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不記自桓

至宣公九世孔子相宣公會齊侯于夾谷是九世不復讐也此說如何朱子曰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許五世復讐者謂親之恩欲至五世而斬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與春秋不記春秋美之：事皆是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何嘗說不記與美他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亂美為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亂美之意又曰事也多樣因君復讐之事又不同個問疏中又引君以無辜殺其父其子當報父之讐如此則是報君豈有此理曰疏家胡說豈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說聖人是之曰聖人何嘗有明文是于胥來今之為春秋者都是

一百五

如此胡問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將墜諸淵毋為或首不亦善乎言當執之但勿為兵首後人以教之可也曰蓋是胡說子思之意蓋為或人問禮為曰君有服禮歟子思因云人君退人無禮如此他不為或首來報你已自好了何況更望其為你服此乃白人君而言蓋甚之：辭非言人臣不見禮于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讀書不可窒塞須着他大意

又曰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襲據莫可誰何而畿內土地亦皆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卻他因而取之

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種土分封某堂以
為郡縣之事已萌于此矣至秦時是世事窮極去不得了
又須如此做也

又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委曲說盡
更無滲漏雖至小庶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向所
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罵得出令
現奏議中多云今日早向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
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尊武度如何曰武度氣象較大
恐宣公不及武度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
及其細密處不知此宣公如何只是武度也密如橋梁道

百六

路井灶園澗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度密得
未廣其氣象剛大嚴毅以上沈

問或言今日之告居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居從
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朱子曰安得如是說只看令下心不
是修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意盡屏去所用
之人非賢即別技求正人用之間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
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
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錄

礼刑用專家均御富戶通四方風俗情偽明分數用監
司一人判官教員好宰相好臺諫此等大綱目是原稟

衣布之事極平常極要極難安頓得安孝者當潛心
焉

康申朱子書周深父更名序云水之深者淵曰澄澹人莫
能測其源底之所極其或未然則无瀟之而後深此理之
不然也深父更名以避前聖其意則已善矣而其所欲名
者又即其字而得夫所以深之：道焉豈不又甚可嘉也
我自今以往因稍有所警而日有以深乎其內使相與遊者
但見其淵曰澄澹有異于前而莫察其極是則深父之果
能為深而不負乎此名也夫康申閏月

按朱子答周深父云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

百七

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驚紛擾則
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令亦不
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來現書自當信此
言之不謬也玩此書知朱子教深父深之：道有自來
矣閉門端坐收拾身心深之：始事也開卷有益深之
之結事也若不收拾身心如何讀書若不讀書如何道
理浹洽必遵此言者定用功使方寸之間淵回澄澹然
後道理凝駁在這裡深父所造不知何如序作于此書
之後其亦可與言深之：道者乎

三月辛酉朱子改大學誠意章

按年譜云戊午歲嘗與廖德明相云大學又修得一篇
簡方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後疾甚不
能興先是已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康申夜復說西銘
更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一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
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
生萬物直而已矣玩此知朱子聖學自始至終步一著
實全此直理毫無元妙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原人始
生之理本直也朱子臨沒以心與理一而發無私聖人
應事直而已矣盡訓人當完全此直理也天以直理生
人：以直理全天：人合一之學只此直理全歸也夫

百八

甲子朱子卒

按年譜云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苦之曰撰諸君
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
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遂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今早歸
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
吾無恨矣及令收禮書庠本種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
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之式一與范念德托寫
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
先生之疾草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
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

之就視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毋得近諸生揖
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玩堅苦工夫牢固着足
八字是朱子一生定識定力至此純熟通明不用着力
矣學者不循此進步斷無是處故諄：以此垂訓即魯
子告門人敬子之旨的是孔門正脈視南安道中光明
何恨之言何如也識者自辨之

百九



朱子聖學考略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朱澤澐撰澤澐字止泉寶應人朱陸二派在宋已分洎乎明代宏治以前則朱勝陸久而患朱學之拘正德以後則朱陸爭詎隆慶以後則陸竟勝朱又久而厭陸學之放則仍仰朱而絀陸講學之士亦各隨風氣以投時好是編詳敘朱子爲學始末以攻金谿姚江之說蓋澤澐生於

國初正象山道弊鹿洞教興之日也

廣祀典議一卷

〔清〕吳肅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吳江沈氏世

楷堂刻昭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祀典議

一卷》提要

廣祀典議題辭

嘗讀陸魯望野廟碑而知唐之廟祀為可鄙也像之
 黝而猛者曰某將軍少而文者曰某郎為婦人狀老
 者則曰某媪少而美者曰某娘其可鄙如此考古之
 祀典德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
 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古之
 祀典所以尚德而報功也若今之祀典初非有功德
 于世不過徼福而免禍耳夫以功德而論雖食田豕
 之虎食田鼠之貓亦得與于八蜡之祭苟徒以禍福
 而已則世豈有祀則錫之福不祀則降之禍尙得與
 于祀典乎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亦準于古之祀
 典別其所宜而已如忠孝節義有關于名教者則國
 典宜祀之其或僅有功德于一鄉及有功德于一事
 者則祇各于其地祀之各于其業祀之若夫以喜怒
 為禍福其畀之水火也固宜吳街南徵君作廣祀典
 議非謂其力能如狄梁公亦惟欲存此論于天壤冀
 得遇于觀覽者一為正之庶幾愚民之耳目心志反
 乎經焉則其功當不在狄梁公下也心齋張潮題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題辭

卷七

十

世楷堂
藏板

昭代叢書乙集卷七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琳惠 翠嶺 校

廣祀典議

宣城吳肅公雨若著

竊惟人心風俗之所繫莫切於祀典考宏治八年禮
科給事中張九功請釐京師諸祀因奉詔與禮部尚
書倪岳等議除漢壽亭侯宋文丞相外各祠觀釋迦
三清紫微雷尊東岳文昌真武靈官城隍及徐溫子
昭代叢書乙集廣祀典議 一 世楷堂 藏板

知証知謬等稽其本末正其謬妄所有齋醮祭告宜
悉罷免制曰可尋罷革者二徐及溫帝號冕服而已
他皆如故嗚呼是時天子賢明視武墨垂拱之世何
如狄梁公巡撫河南奏毀淫祠火烈具舉徒罷祭眇
矣顧莫之舉行何哉肅公推論之以為幸臣李廣左
道陰尼之故不其然歟謹按紫微大帝二徐真君先
朝一時之誤建廟京城故未沿於世達於州郡也其
諸神祀踵襲莫衍實廣且永上行而下効者皆禍福
之說中之也禍福之說不破則膏肓之惑不解膏肓

之惑不解則心術邪而風俗壞故凡禍福是計於學
為異端於人為陋士於行為鄉愿以事親則為不純
以事君則為鄙夫為亂賊斷斷如也然則何以正之
曰先王之道不可不明聖人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
聖人不言禍福乎曰聖人之言禍福本諸身而聽諸
鬼神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本諸身而言也記
曰祭則受福詩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
昭代叢書乙集廣祀典議 二 世楷堂 藏板

以介福禮曰修其純嘏以降先祖是謂承天之祐皆
聽諸鬼神而言也萬物本天人本乎祖報本反始幽
明一致鬼神者天神地祇人鬼而已報功崇德之屬
無預乎禍福者也自道泯學湮民始多奸慝之行然
觀福而怵禍其衷罔不竊竊然也異端乘隙而鼓其
說以中之而非鬼之權重禱媚之事叢矣以為自作
之孽庶可祈而免也若盲子之乞食而無所棲託若
罪人之營救而投跡豪門夫吾儒之禍福求於內者
也二氏之禍福求於外者也吾儒之鬼神本性命有

所不忍而誠敬乎焉二氏之鬼神本禍福有所不敢而禱媚生焉天地祖考一氣流感猶果實之有根也種桃李而培他本望其繁實必不然矣或曰洪武帝祀二氏何也曰帝舉百神崇祀典晚而合祀天地社稷精確至矣少龍潛於釋故不廢二氏也雞鳴山之祀真武定鼎草昧未之深考耳神兵靖難姚廣孝之邪說也文皇之營禱祀毋亦誅僂多而疑志生歟張亞子之爲文昌誣矣士者曰此非二氏之鬼神而吾儒之鬼神也會友結社妄觀科名陋矣歸然震序中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三

世楷堂

祝而歲徵其稅不亦羞乎凡此皆祀議所及而未詳者也他若議所未及而里俗相沿者首觀音菩薩所傳男子化婦人顯三十二相不幻乎詭爲經懺謂誦者卽刀兵杵械解脫有是理乎普陀一洲寧波內地果天竺乎準提斗母持齋叩禱操券以責或兩家矜異而私爲陰庇或一身遞舉而迄無長尊須眉巾帽崩偃皓首可不大哀乎金地藏新羅國僧也以爲西佛九華之山四方老少男女走死勿恤吳地於誕日裸體掛燈男女溷雜云報父母會是爲孝乎冠婚大禮茶筵奉五聖街巷曲匪道匪巫間之歡聲笑上方五聖祠子嘗親歷之絲舟盛饌歌伶游女歲無虛日費貲萬億曩不已甚乎比有効狄公之風者盡毀而昇諸水火絕無有他則邪不勝正而淫祠之宐廢有明徵矣三官謂龍女所生得道受封官天官地官水龍一水族耳雲臺香火赫赫也三茅眞君全眞之士耳奚以司福禍謝緒朱義上隱金龍山奚以司水爲大王濱河之地妖巫馮托油烹火爍以誑惑取貨正神安之乎張祠山謂佐大禹治水不見經傳君

昭代叢書

乙集 廣祀典議

四

世楷堂

也而王佐也而帝乎晏公水神吾鄉陋習又以司產
 乳穢矣愚民有病致禱假面裝神游街謁廟裸肉刺
 刀亦醜甚矣凡此類曷勝枚舉宐罷而莫克罷之所
 貴讀書之士遵先王之道講聖人之學窮理盡性而
 通知乎鬼神之情明物察倫而不迷於恍惚譎詭之
 說可矣或曰其有為變以厲吾民則奈何曰傳云人
 之所忌其氣微以取之人無畏焉妖不自作人棄常
 則妖興此之謂也抑漢壽亭侯睢陽張公忠義正神
 也崇德之祀夫誰議焉關公者朝勅之為帝並稱為
 昭代叢書 乙集 廣記典議 卷七 五 世楷堂

夫子不僭且妄乎道奉為天尊釋奉為伽藍關公井
 里比戶與寢以至賣卜丐兒肩負筐舁為尊乎為裏
 乎張公為厲以殺賊矢志也厲而象之藍面獠牙以
 司瘟疫布痘疹夫人柳氏霍氏不誕甚乎二公詳史
 傳而聽其譎張况他莫可徵信者哉凡此皆鬼神之
 義不明而禍福之惑中之也愚故推廣祀議為世正
 告焉

跋

吾族有業黃表紙者每苦于難成而易破蓋其法先
 造白紙既成之後始以黃水染之是以破者居其大
 半一旦恍然悟曰吾何不于造紙時卽和黃汁于其
 中不惟省力其色亦易勻也試之果佳且無破損于
 是凡業此者皆取法焉此人歿眾祀以為神嗟乎若
 此人者紙商世享其利其廟而祀之固宜但祇宜于
 此一事耳吾故表而出之以見廟祀之有公有私不
 可一概論也雖然尙當正其譎謬若茶坊之祖陸羽
 昭代叢書 乙集 廣記典議 跋 六 世楷堂

酒室之祀杜康猶為近之苟茶園中祀蔡中郎則誠
 可笑矣心齋張潮

2013703

S
Z121.5
16b



21161660428140

廣祀典議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讀禮問已著錄是書力闡二
氏及諸淫祀持議甚正然皆儒者之常談可以無

庸復述